

●序

夫男子始生，悬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志有事也。夷戎蛮狄，不出覆载，孰非四方之极，而为男子所有事者乎！粤自王者无外，殊疆一统，故伊尹定四夷献令：正东越沔，剪发文身，令以鱼皮之な、蛟<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柱国、百仆、九菌，令以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耳、贯胸，令以白毛、纰、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戎翟，令以白玉、良弓、余、是为献。是岂圣人斥疆土宝远物哉？亦以德威所感，凡有血气，共惟帝臣焉耳！然一来一往，礼无不答，则所以口衔天语，身驾星非，报聘宜拓，传纶之温煦，布声灵之赫濯，而使中国常尊，外夷永顺，固使者职也。以比男子有事，其责不更重且切耶！由是则遐览旁通，以备将命于上，采风于下者，自当无所不周矣。

明兴文命，诞敷宾廷，执玉之国，梯航而至。故怀来绥服，宝册金函，灿绚四出，而行人之辙遍荒徼矣。我圣祖之敕本司有曰：稽道里之遐迩，识其缓急，验其辞色，进退节度，规矩弗移。斯圣谟也。夫岂为我中邦之使告哉，凡以训承巽外域者耳！盖方今天下，车书混同，驿路有版籍，仪礼有注式，皇华届止，雍容委蛇，导扬休命，罔不承听，所谓节度规矩，不肃而中者也。惟彼夷酋，言语不通，心志叵测，王人往临，恪顺威旨者，虽云其常，而间有匪茹反覆，狡猾二心，或以胁羁，如西域之于傅安；或以利诱，如高丽之于祁顺。狭诈多端，变生俄顷，则我所以守正出奇，刚不取祸，柔不取辱，以万全天子之委重者，其急缓辞色，诚不可不慎。皇祖训敕之旨，良有以哉！

曩予备员行人，窃禄明时，每怀靡及，虽未尝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故独揭蛮方而著其使节所通，俾将来寅き，或有捧紫诰于丹陛，树琦节于苍溟者，一展卷焉，庶为辞色进退，将命采风之一助也。然其间勘讨之略，守御之策，列圣威让之谟，诸臣经画之论，随事具载。虽以著一国之始终，要亦官守所系，不可缺焉。何者？盖行人奉使条例，其凡有九，而有曰军务者，有曰整点大军者，则武事乃居其二，非特司礼文之末而已。况国家每有征伐，必以行人之为先谕。故太祖欲征缅甸，则遣李思聪诏其罢兵；成祖欲讨安南，则遣朱劝许其赎罪。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以口舌代之而有余。君子称行人之职，与将帅相为表里，其然矣。岂可曰军旅之事吾未之学，边疆之筹吾未之任，而漫焉废讲哉！乃备录之，而并附其诗文、道里、风俗、土产之类，非徒夸文炫武，而实服膺圣祖之训，周肢爰询度，犹恐有遗识焉耳。但是录之作，昔合为使职文献之外编，今因板泐，重校分为一书，名曰《殊域周咨》，以畀我僚之便览云。

僻居陋巷，不能广致群籍，是以不免挂一漏万。所赖大雅君子，惠赐斧教，订误补缺，俾成一家之言，则就正之心固所愿也。敢自是哉，敢自足哉！

万历甲戌正月元日，前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给事嘉禾绍峰子严从简识于后濂精舍。

按是录所辑，多今时事而略于古者，何哉？盖自汉、唐以来，各夷自有成史，不必再赘，故但揭其大纲，以见立国之由可也。若我朝之抚驭各夷者，其文典藏诸私馆，世莫易窥，有苟散见于各帙者，必尽著之，以表国家章程之大，以博臣工经略之猷，祇惧其语焉不详，未论其择焉不精也。至其中有杂说一二，亦以原非正史，聊广见闻，如宾筵鼎俎之外，侑以螺头龟脚参错成味，俾览者解颐，不至端冕而听，惟恐其卧也乎。

### ●卷一 东夷

《禹贡》曰：祇台德先，东渐于海。《君》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则知溟渤之区，虽非正朔所加，要皆文德所徠。自古称藩献珍者，已极夷，之外尚已。肆观隋、宋，如裴世清使倭奴而有仪仗郊迎之盛；钱勰使高丽而却金器四千之饷。矫矫二星，迹震东表，名揭方册，猗欤休哉！仰惟大明当天，穷荒极攘，咸在照临。而海中诸蕃，春先得于阳谷，气早回于扶桑，其所被帝德光华，比之他国为独渥焉。行人乘帆而至，丝纶一布，拜无欢呼，如太阳东升，而金砾沙明，霞光电闪，川鸣谷响，海水立而海若藏也。然则使者其捧日之云乎哉！虽曰鲸波万顷，蜃氛千里，时多不测，所仗天子神威，冯夷先驱，天吴效顺，百灵秘怪，呵护毕出，又何足为皇华虞耶。故采其方域，正东则有若朝鲜，有若日本，东南则有若琉球，而皆东方之夷。录分四卷，以为衔诏青者之博喻也。叙东夷。

#### ◎朝鲜

朝鲜，周封箕子于此，同三恪不臣。《朝鲜》云者，以其在东，取朝日鲜明之义也。秦属辽东。汉初，燕人卫满据其地；武帝平之，置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公孙度开府行牧事于辽东，并有其地，三传而为魏所灭。晋永嘉之乱，扶余别种酋长高璉入据其地，称高丽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丽，拔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其国东徙，距鸭绿江千余里。五代唐时，王建代高氏，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而为一，建都松岳，以平壤为西京；其后子孙遣使朝贡于宋，亦常朝贡辽、金；历四百余年，其主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画慈岭为界。

入本朝，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列圣庙号俱一揭于此卷，余以年号为纪），遣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颙书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夏拨乱十有八年

，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今年正月，以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中国古先哲王，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

按帝王之驭夷狄，有本有文。所谓本，明德是己；所谓文，明命是己。非明德之修，固无以感格其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慑服其邪心而使之畏哉。矧胡元入主中国，其时诸蕃皆以丑类相视，莫肯臣届，积习已久，我圣祖方混一区宇，声教犹未覃及，其可无报谕之令乎！自是招来让责，涣汗遄驰，难以尽载。每国各述其首所颁诏，及因事有宣者，用昭皇灵渐被之实焉。

二年正月，国主王颙上表贺即位。遣使赉金印赐之，并赐《大统历》，仍封为高丽国王。命三岁或二岁遣使朝贡，国王则世一见。三年，定卿会科试条格，诏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行修经明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是科高丽贡士入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寻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给道里费遣之）。上遣礼官徐师吴，往高丽代祀其国山川之神。

学士宋濂记曰：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统，溥海内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粤洪武三年春正月二十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赖，位于诸侯王兆民之上。郊庙祠享之礼，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云雨以泽被生民者，朕于报祈亦罔或弗钦。迺者，高丽国奉表称臣，已封其君为王爵，锡以金印。而其境内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视同仁之意，仪曹其议行之。”于是礼部尚书臣崔亮、郎中臣赵时泰、员外郎臣兰以权、主事臣黄肃相与具牢醴幡币，选志虑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师吴名上。既复命，上出宿斋宫，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册。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国公臣徐达率文武百司序立龙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绛纱袍，复临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师吴。置彩舆中，导以音乐，出奉天门。上亲迂玉趾送之。臣师吴受命惟谨，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国。某日甲子为坛三单于南门外，摄行祀事。其国王王颙暨诸陪臣先后骏奔，以竭显相之义。当祀之辰，天气晏清，海波不惊，祥云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灵来格。僉以谓天子不鄙夷远民，龙光下被，人神俱忻，虽鸟兽鱼鳖之属，亦得翔泳于至化之中。其于庆幸，古所未睹，争欲勒文于石，以垂示于无穷。臣师吴

闻之，自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虽海外要荒之地，视如咫尺，则公羊高所谓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抚有万邦，一遵先王成宪，其有事远徼山川，如此之严，岂有他哉，实为东南民徼福，使风雨以时，年谷顺成，物无疵疠而已。《书》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达无间，昭报响答，当有洋洋临乎其上的者矣。臣师昊不佞，请书是以为记，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国者，当与东海相为无极云。

五年，高丽王王颙，遣其礼部尚书吴季南、民部尚书子温等奉表贡马及方物。表言耽罗国恃其险远，不奉朝贡，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国；兰秀山逋逃所聚，亦恐为寇患，乞发兵讨之。上乃赐颙玺书曰：“朕闻近悦远来，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乃老聃之言。宽而不急，斯为美矣。使者至赉王表陈耽罗事宜，朕甚惑焉。因小隙而构成大祸者，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罗居海之东，密迩高丽。朕即位之初，遣使通尔王国，未达耽罗。且耽罗已属高丽，其中生杀，王已专之。今王以耽罗蕞尔之众，兰秀山逋逃之徒，用朕之诏，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移胡人于异方，恐其不可。盖人生皆乐土，积有年矣。元运既终，耽罗虽有胡人部落，已听命于高丽，又别无相诱之人，何疑忌之深也。若传纸上之言，或致急变，深为边民患。人情无大小，急则事生，况众多乎？朕若效前代帝王，并吞边夷，务行势术，则耽罗之变，起于朝夕，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王宜熟虑烹鲜之道，审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罗亦蒙其德矣！如其不然，王尚与文武议之，遣使再来，行之未晚。王其察焉！兹因使还，赉此以示。”

是年，安置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升于高丽。理，陈友谅之子；升明玉珍之子也。初，元至正辛卯，群盗四起。友谅本沔阳渔家子，尝为县吏，不乐。会蕲州罗田人徐寿辉与其党倪文俊等，以妖术聚众作乱，揭黄巾为号，友谅慨然从之。寿辉攻陷黄州，僭位称帝，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友谅初为文俊簿书椽，未几，亦领兵为元帅，因隙袭杀文俊，并其军，自称平章。寿辉不能制。后友谅兵益强，复袭寿辉，杀其左右，居之江州。友谅自称汉王，领兵犯太平，挟寿辉以行。及陷太平，急谋僭窃，乃使人杀寿辉，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据湖广，居上流，欲与我争衡，攻江西南昌诸郡。上亲督舟师往援，三胜之。友谅忿，益兵进攻。上被围于鄱阳，势困，计无所出。亲兵指挥使韩成请以身解围，遂服上龙袍冠冕，对贼众投水中。贼遂退。乃复整旅相敌，凡大战五昼夜，将臣死者三十余人。友谅相持既久，粮且尽，冒死突走。友谅中流矢，贯睛而死。其臣太尉张定边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理奔还武昌，复立理为帝。上遣其降将罗复仁谕理，使降。理遂诣军门纳款。乃封理为归德侯。玉珍，湖广随州人，初亦从寿辉起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玉

珍守之。既而，文俊寿辉被弑，玉珍遂自据成都，称陇蜀王。后亦称帝于成都，建国号曰夏，改元大统。玉珍病卒，子升嗣立。始十岁，改元开熙，母彭氏同听政。升常遣使来聘。上登极后，升据险未下，乃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后讨之；又命傅友德、廖永忠分道进取，约会师于重庆，于是州县望风归附。升君臣大惧。其右丞刘仁议奔成都，其母彭氏劝升早降，以救民命。升遂面缚衔璧，与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诣军门降。永忠解缚，承制慰抚，送至京师。升朝见毕，上赦其罪，封归义侯，赐居第于都下。二侯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仍赐高丽王纱罗文绮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按韩成诳友谅以全圣祖，与纪信诳楚羽以全汉高事绝相类。固见二臣之忠勇，亦或天生此两杰以为保护开国之主计耳。但当时群雄惟友谅最强，我圣祖鄱湖之战，屡危复安，构怨至大也。迨其既亡，孰有不甘心于其嗣者！而圣祖之于陈理，方且委曲迁徙，与明升同优容之，其宽仁大度，又超出汉高之释季布远矣。

时高丽犹常为窃寇。十年，都督金事濮真承命往问罪，被执不屈，死之。真，凤阳人。初从举义，以忠勇被遇，有功，历官都督。至是往高丽，为其所执，高丽王爱其骁勇，欲降之。真厉色曰：“吾为天朝大臣，视尔夷君不啻下风，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骂曰：“夷虏尔害吾，吾主必灭尔国！尔不知吾大丈夫有赤心，肯尔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胁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惧，遣使入朝谢罪，并归真从行兵士。上曰：“濮真当危难秉义不屈，忠节可嘉。追封乐浪公，谥忠襄。”表其门曰：“班超群将，志迈雄师。”时真子生甫数月，即襁褓中封为西凉侯，以报真功。

上遣高丽使还，以刺谕之曰：“汝承奸臣之诈，不得已而来诳我，今命尔归，当以朕意言于首祸之人，曰：尔杀中国无罪之使，其罪深矣！非尔国执政大臣来朝及岁贡如约，则不能免问罪之师。尔之所恃者沧海，不知沧海与吾共之尔。如不信，朕命舳舻千里，精兵数十万，扬帆东指，特问使者安在？虽不尽灭尔命，岂不将囚其大半，尔果可轻视乎！”

十二年，高丽属夷龙州士官郑白等率男妇来辽东，请内附。守将潘敬、叶旺以闻。上刺敬、旺曰：“奏至，知高丽郑白来降。特未审将军识其计否？高丽僻居海隅，其俗尚诈。况人情莫不安土重迁，岂有舍桑梓而归异乡者耶？中国方宁，正息兵养民之时，尔与东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得以籍口。符至之日，开谕来者，令还。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则师出有

名矣。其来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纳逋逃。不然，则边患将由此而启矣。”是年，国王遂复遣使周谊至辽东计事。初，元主常索女子于高丽，得谊女纳之于宫中，后为我朝中使携归（时宫中美人有号高丽妃者，疑即此女），故上虑谊挟诈。敕辽东都司曰：“高丽数以谊来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备，敕至，当遣谊入京，别有以处之，毋使入窥中国。”

十五年，迁故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及威顺王子伯伯等家属居高丽之耽罗。初，天下一统，惟云南为故元遗孽梁王所据，恃远弗臣。遣翰林待制王伟、行参政吴云持诏往招谕之。等宣布威德，梁王君臣已有降意，改馆等厚待之。会故元太子自立于沙漠，遣使脱脱征粮云南，且欲连兵以拒我。脱脱觐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杀我使以固其意。遂与吴云俱被害。上命颖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五、西平侯沐英率师往讨，遂进取曲靖，生擒其伪司徒平章达里麻，师趋云南。梁王闻败，弃城走滇池岛中。先缢其妃，自饮药，不死，投水而死。沐英入城，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图籍，抚安其民，俘其家属送京师。至是，乃命与伯伯等家属徙耽罗居焉。

先是高丽遣使洪师范朝贡，及还而溺于海上。以高丽贡使烦数，遣故元枢密使延安答里谕意。颛遣门下赞成事姜仁裕表谢，贡方物。上令贺正旦使金沂胥及仁裕偕还，赐王药饵。又谕中书省曰：“曩因高丽贡献烦数，遣延安答里往谕朕意。今一岁迭至，困罢其民，涉海险远，如渠往使洪师范归国覆溺，幸有脱归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县番，世一见而已，贡物亦无过侈。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一聘，贡物产布十足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谕王。诸新附远邦来朝，亦明告以朕意。”中书因使者还，咨谕之。

上又命延安侯唐胜宗镇辽东。敕胜宗绝高丽曰：“旧岁今春，高丽之使水陆两至，此非臣礼，暗行侮慢，明彰褻渎。此夷自古侮中国，构兵祸，可与绝交。曩汉四伐，绝灭其国族；魏再伐，屠其都；晋再伐，焚其宫室，俘其男女五万；隋再伐，城困将亡，受降而免；唐四伐，斩首五万，获牛马八万余，夷王臧等戮于市；辽五伐，焚其宫室，斩乱臣康肇，拔十余城；金一伐；元五伐，夷王窜耽罗，捕杀之，耽罗以故竟为元牧马之野。尔出征辽左，使至送来，勿令其还，以绝彼奸计。”未几，高丽使复至，胜宗察其奸奏之。上谕胜宗曰：“高丽今春使至，贿赂京官甚重，内有一单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观此甚无礼。受赂者少有知，岂不赧哉。今尔知诱而能奏，由豫不得，独名千古矣。辽壤东界鸭绿江，北邻旷寨，非多算不能守，慎之！”胜宗在镇，威惠怀，兵民辑睦，防奸御侮，边境肃宁（胜宗，濠人。年十八挺身来归

，多著勋绩，封侯与世券）。

按四夷来王，虽中国盛事，然赏赐宴劳，其费颇钜。且使者濒至，与华人情熟，窥伺机密，固当防其渐也。至其开单馈贿，虽在彼或可私覲以将敬，然在我不可私受以启侮，我太祖严示禁戒，乃谨微之深意，岂特为厚往薄来惜此费而已哉。

上命市高丽马万匹，索阉人二百。

诏表高丽妇人郭氏为节妇。初，郭氏为辽东民伯颜不花妻，其夫被元将纳哈出所杀，郭氏居浑滩，自缢死于马枋。又伯颜之从父高希凤、药师奴亦死于乱，希凤妻刘氏骂贼而死。师奴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侄僧保往高丽避难，至中途，度不能两全，以其子差长弃之，独携侄以行。后访得其子，复归守夫墓。又希凤从子高塔失丁被仇陷死，其妻金氏与姑邢氏俱自缢。事闻，命表其家为五节妇之门。按从一之义，妇与臣同，然人臣不仕二姓，完名无忝者鲜矣，而况一门五妇同秉坚刚，不其难乎！况郭又生长高丽，岂知有中国诗书礼义者耶？何以能尔也。毋乃天禀介石之性，不间夷华焉耳。宜有以来宅里之旌也。因念国初保宁城中有韩氏女，年十七岁，遭明氏兵乱，虑为所掠，乃伪为男子服，混处民间。既而果被虏，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为女子也。后从明玉珍兵掠云南，还，遇其叔父赎之归成都，以适尹氏。同时从军者皆惊异，成都人以贞女称之。夫韩之全身军伍，与木兰正同，而李之携侄弃子，与邓伯道何异？此尤杰然可述者，谁谓古今人不相及耶？敢并及以著二奇焉。

十六年，高丽遣陪臣张伯、崔涓来贡方物，上以其岁贡不如约，五载不庭，今又非时而至，悉却之。命礼部咨谕其国。

十八年，高丽国王王颙卒，谥曰恭愍。无嗣，权臣李仁人迎辛旽子㒺禺主国事。昏暴自恣，多杀无辜，至欲兴师侵犯辽东，大将李成桂以为不可，乃止。㒺禺自知负罪，惶惧逊位子昌。国人弗顺，启请恭愍王妃安氏择立宗亲定昌院君瑶权国事。瑶昏迷不法，听信谗说，离间勋旧，国中臣民多被杀戮。其子，复痴矣无知，荒于酒色，众以安妃命废瑶退居私第，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二十五年，高丽知密直司事赵胖等持其国人评议，来奏戴立李成桂之意。成桂即仁人之子也。世擅国政。初王颙之卒，或谓被李仁人所弑。辛昌主国日，成桂尝代请入朝，上不许。及是，瑶使子入朝，归，瑶已被废。上得奏，谓东夷限山隔海，非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未可遽信之。乃命礼部移文高丽，从其自为声教。成桂于是代王氏，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曰朝鲜，遣仪制郎熙光宣赐之。

修撰黄观赠光诗曰：“东服来王荷宠褒，遥宣圣泽属仪曹。九重锡予皇恩渥，万里驰驱使节劳。入仰中天红日近，星环北极紫微高。来迎父老应相语

，风不鸣条海不涛。”（观，建丈忠臣也）

旦既得国，进表贡金鞭等方物，纳前恭愍王金印，请朝鲜印及封王诰命。其表有犯上字。上怒，下使者。吏言此表郑集所撰，诏还所贡，追索撰表者。旦惧，即以郑集来献。上命安置云南，仍申谕辽东都司，禁边人不许通，朝鲜人往来界上，亦不许商贾贸易，永远绝之。

遣使送故元梁王（即把匝剌瓦尔蜜也）之孙爱颜帖木儿往朝鲜，赐钞五十锭为道里费，且命朝鲜送至耽罗国依其亲族。

二十六年，朝鲜阴令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人五百余潜渡鸭绿江，将寇边。辽东守将谍知以闻。上恶其自生衅端，遣敕责之。敕曰：“李旦废绝王氏，自取其国，朕以尔能靖东夷之民，听其自为声教，逾月方来谢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闻金世宗时高丽进表启，函惟小石数枚。及贺，王称进玉带，验之乃石。世宗由是兴师，破数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见者也。近者，尔国入贡，复以空纸圈数十杂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集，岂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繇渤，陆道辽隙，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以当之！虽然际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祸福之机，开尔自新之路，朕亦将容尔以安夷人。若重违天道，则罚及尔身，不可悔后。”又著于训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杀王氏四于，姑待之。”

按隋炀帝以征高丽而亡国，唐太宗以伐高丽而致悔。凡以好大喜功、不恤民命之为累耳。我圣祖之于李旦，忍其诈侮，或摈绝之，或切责之，谆谆然以口舌代戈矛，岂其力有不足哉！亦虑师旅一兴，肝脑涂地，故也。不惟示包荒之量，实寓好生之仁，卒致内宁外威，而朝鲜宾服，迄今晏然，为我四辅，不可以观圣祖宏远之略也哉。

旦后复遣使朝贡，乃许其通。旦老，请以子芳远袭爵，从之。成祖文皇帝永乐元年，赐芳远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又给象牙、犀角，《春秋会通》、《大学衍义》、《通鉴纲目》、《列女传》等书，脑、麝、沉、檀、白花蛇等药。

十七年，芳远老，请以子祚嗣。时国家迁都北京，比南京距朝鲜为益近。以后仁宗昭皇帝洪熙间，宣宗章皇帝宣德间，每岁凡万寿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他庆慰谢恩等使率无常期，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虽国王不世见，然事天朝最恭谨，天朝亦厚礼之，异于他蕃。每朝廷大事，必遣颁诏于其国。告哀请封，必遣近臣及行人吊祭。册封之例以



为常。及是国王芳远卒，谥恭定。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吊，并赐嗣王构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通鉴纲目》。

金幼孜赠孝思诗曰：“曾同载笔侍蓬莱，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诏又从天上出，驱车还向日邀来。新亭树色连征旆，驿道梅花点酒杯。好为吾皇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五年，祔遣使献海青膺。使还，上赐王磁器，谕祔：“王国中多珍禽异兽，然朕所欲不在此，后勿献。”英宗睿皇帝正统初年，赐国王远游冠、绛纱袍、翼善冠、龙袞、玉带。王奏乞弓材牛角，特许岁买五十枝。景皇帝景泰间，祔卒。上遣翰林编修陈辑熙往封其子向。

按辑熙幼时，其父鉴为熊大理窜戍辽东以死，其母更嫁一百户。辑熙依坛官施道常为徒，读书刻苦，戊辰进士及第，除编修，欲见其母，求使高丽。使还，果迎其母，与父丧同归，葬于故丘。此与宋之杜羔认失母于深谿、得父墓于梁村者，心尤为切，非至孝所感，何以致是哉。

其后，国王向卒，赐谥恭顺，命其子弘袭。弘幼弱，其叔柔以让位请。七年，诏封柔为王。英宗睿皇帝天顺初，国王与女直毛怜卫仇杀，廷议遣使问罪，金举礼科给事中张宁往，诏可之。内批都指挥武忠与俱，既行，而辽东奏两夷方构祸，乞诏宁择进止。宁曰：“君仁臣忠，义难自便。”乃急趋朝鲜，宣上德威，示祸福谕之。君臣震慑，遣陪臣入谢，复遣其子入学，引咎解兵焉。时谓宁此行不减重兵十万横行鸭绿也（宁，浙江海盐人）。

按宁入朝鲜，其馆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宁为百韵诗，每得句，朴随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残白春前雪，柳折新黄夜半风”，朴阁笔曰：“不敢赓矣。”英庙复位，尤所眷注，尝独召宁论事，每对，廷臣称真给事中。晚年欲大用之，会晏驾不果。景泰、天顺间为谏官第一。太监覃苞素重宁，累遣人邀与相见，卒不往。成化初，南京给事中王徽等弹劾内阁李贤不职获罪，俱远谪，宁会六科申救，忤贤。贤乃假历练之说，票旨升宁汀州知府。抵任未几，引疾致仕，不复起。直道不容于时，不究其用，士论惜之。观此，则朝鲜之行虽推其才望，当时亦已有遗艰放还之意，故辽守有择进止之请也。但宁本利器，能自别于盘根错节之役耳。

是年，谍报女直建州酋长董山潜结朝鲜谋叛，朝廷命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察之。信令自在州知州佟成诈以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鲜授董山为中宪大夫中樞密使，制书还报。信具奏，请乘其未发，遣二急使往问，可伐其谋。上复命一给事中往朝鲜，一锦衣译者往建州。国王与董山初俱不肯承，出制书示之，皆惊服，贡马谢罪。

宪宗纯皇帝成化初年，朝鲜进白鹞、海东青。给事中韩文上疏曰：“臣

伏睹天顺八年，诏书各处今后不许进贡鸟兽花木及本处一应所产财物，诚不宝异物之盛心也。今朝鲜国内三贡禽鸟，虽小国效顺，然不应将此玩物频数来献，其意盖谓朝廷所尚者珍禽奇兽，故博取频贡，希求厚赏。况以禽兽微物，奔驰千里之远，亦劳民动众，彼此烦扰。若不却去其贡，非惟彼国不知诏书禁止之意，抑且窥见朝廷嗜欲，轻探厚取，久则将起侮玩，殊非王者抚驭外夷之体。《书》曰：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伏乞圣明留意焉。”

按洪武间，翰林应奉唐肃有应制《赋海东青》一鲍云：“雪翻能追万里风，坐令狐兔草间空。词臣不敢忘规谏，却忆当时魏郑公。”是日，上御奉天门外西鹰房观海东青，翰林学士宋濂因谏曰：“禽荒古所戒。”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当防微杜渐。”上遂起。夫圣祖之虚纳，二臣之忠谏，一时盛事，实可赞述。而韩公此疏，又与唐、宋二臣有光焉。《书》曰：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其文之谓乎。

四年，朝廷出兵将征女直建州夷，命国王李柔来攻。国王听命，遣中樞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哈等共率兵万人如约抵虏巢，不敢后期。各奏捷，受浓赏。

十一年，建储命兵部主事祁顺、司副张廷玉往谕。关人故集土兵千余，土物万计，从而留易。顺乃悉屏斥，惟匹骑从往。既就馆诏命，遂谒先师孔子庙。顺与廷玉各赋诗以纪其事，而顺为之序。

大学士李东阳赠顺诗曰：“圣代山川尽海隅，朝鲜东面一藩如。冠裳旧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汉诏书。千里威仪瞻候节，万年臣妾荷宗储。兹行大抵关风化，四牡歌成意有余。”

祁顺序曰：“余仕中朝，闻外国之有文献者，以朝鲜为称首。其人业儒通经，尊崇孔圣之道，匪直守箕子遗教而已。兹余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张君廷玉来使其国，恩诏既宣，即谒孔庙于成均之馆。馆在国城东北隅地，最高爽其庙五间，扁曰大成殿，祀典与中华同；殿后有明伦堂，堂后有藏书阁，诸生肄业者三百余员。索其所习词赋策问观之，亦中华体制也。宴坐明伦堂中，值雨良久。廷玉赋《谒庙诗》一绝，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则为诸生勉焉。藩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韵赋之，且愿一言序作之之意。惟孔子之道遍于四方，行于万世，而朝鲜能宗斯道以雄于东，亦为知所重也已。《宋史》称其俗喜读书，庶贱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讲习。而国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继就学于国子监，擢进士第而归，则诗书薰陶，已非一日。我皇明文教诞敷，东渐尤近，朝鲜人士岁覲京国，耳闻目睹，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异中华而远超他邦也。今诸生学圣贤之学，尚思蕴为道德，发为功业，以求高明远大之归，而不安于苟且卑陋之习，斯为善学者矣。若徒屑屑于词章末技，而弗究其本

焉，则非中国所闻也。余之相勉以诗者，意盖如此，诸生择乎哉！”

顺等事毕，国王奉赠舆马金缯声伎诸物，顺等悉隙之，贻王以书曰：“仆不敏，辱承圣天子明命，以抵于斯，自入境迄今，余一月矣。始也闻王之德誉而倾慕焉，中也覩王之矩范而起敬焉，终也感王之礼意而眷恋焉。王之天资英迈，学力纯至，行己接人，悉有仪度，其于尊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礼，盖无不至者。至于仆所以自处，则恐王未克尽知也。闻之左右，皆谓仆之斯行，凡馈仪赆礼，一一力辞，于盛意似有所不愜。噫！君子之交际，岂专在乎物哉！赠行有赆王之礼也，不贪为宝仆之心也，主宾各尽其道而无愧焉，斯足矣。不恭之愆，固所难避，赖高明亮察之。因参赞徐居正送别将还，专此奉达。居正有文学，乃王所信任者，而遣以相陪，周旋日久，则王所以厚斯文之意岂浅哉。临楮未罄所怀，惟希珍爱。”王又遣参判李克墩等追送至鸭绿江，馈顺等貂裘一裘，顺等复以书辞，书曰：“奉别以来，瞻恋弗置，沿途蒙遣官问候，款待有加，仆从而下，无不沾惠。兹抵鸭绿江，而参判李克墩、承旨柳眷已先至此，所以迎劳宴饯，有恪无懈者，皆王之盛心也。不意行间，承旨复以来命出貂裘见遗，则似乎不甚见知者。岂谓前日区区之弗受馈赆为虚伪耶？不然，何寓馆之辞已毕，而千里之赠复来也。昔晏婴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为陋。仆虽至愚，未尝不贤哲是效兹焉，衣一敝裘，犹未及三十年之久，其肯舍旧贪新，以易吾心耶？况物有尽而情无穷，则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在物也。用是再辞，行忙，草率不宣。”王得书，喜二使廉介，为建却金亭。

祁顺《游汉江记》曰：朝鲜国城南十里许，有水曰汉江。源出五台、金刚二山，合流入海，其景以幽胜闻。而临江有楼，可以登眺，故前辈自中朝至者，咸往游焉。成化丙申春二月，余与行人司副张廷玉奉使于斯，甫竣事，有以游汉江请者，诺之。是月二十有六日，偕馆伴卢赞、成思慎、徐参赞正自崇礼门出历山，蹊村迳以达江浒。国王预遣都承旨柳轻、副承旨任士洪设宴楼上，而尹议政子云、金议政守温、任中枢元浚、成中枢任、李判书承召皆在焉。时宿雨新霁，山川明媚，天光与水色相连，二难与四美兼得，于是登楼纵观，举酒相酌，徐参赞赋诗二律，余即和之。既而相拉登舟，沿流西下。居人来观者奔走争先，而沙禽野鸟飞舞渔舟烟水间，亦若乐睹光华，徘徊不忍去也。宴设舟中，烹鳞炙鹿，畅饮无算。酒酣，余复作辞二章，诗一律；廷玉有作，又和之。数里，至杨花渡，乃各道军饷所聚之处，仓廩层出，与山势相高；又数里，登龙头山，山瞰水涯，视群峰特出。隔岸之人家远近，海岛之风帆出没，毕入望中。时日迫暮，而山上先已供张开筵，意不容拒，乃复酌数巡，赋诗一律而返。及抵城中，更漏作矣。嗟夫！朝鲜去中国数千里，非王事不得至焉，则汉江之游，非偶然耳！然斯游岂特探奇览胜，留连诗酒而已哉！江

之南，旧百济也。百济之东，古新罗也。而熊津都府又唐之遗址也。访其迹，思其时，盖有胜怀古者矣。余念斯游之不可常，而恐其或忘也，于是乎记之。

祁顺《北征藁序》曰：诗之道大矣。古今异世，而诗无间也；中外异域，而诗无别也。盖道之著者为文。文之成音者为诗。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则形之言者，无往而不同矣。苟不于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较，岂知言哉！此余于朝鲜徐刚中之诗所以有取焉耳。朝鲜以文献东方，诗派相传，夙有攸自。逮际皇明，气化丕降，声教沦浹，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视昔有加。刚中博古通经，擢巍科跻显仕，文学优赡，国人咸推重之。天顺庚辰，奉其主命入覲于朝，往还几八千里。上观乎都城之宏壮，宫阙之崇丽，车书文物之会同，礼乐典章之明备。下则睹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修迥，民风土俗之熙皞，鸟兽草木之咸若，凡其接于目触于心者，悉于诗发焉。长篇短章，ㄷ风ㄷ风乎其美盛也。渊渊乎其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穷也。推其所至，与中国之能声诗者殊不相远，等而上之，虽古人亦岂难及哉！是固所谓心同道同而形之言者，无不同也。昔陈良北学于中国，北方学者未能或之先，是以孟氏称为豪杰，而其名至于今不泯。然则刚中其东韩之豪杰欤！余承天子命来朝鲜，适刚中为远迎使，既又陪于馆中，送于鸭江之上，相与凡四浹旬，山川风物，倡酬殆遍，用是益信其能也。刚中以余有斯文之雅，出其《北征藁》请言序之。余忝使职，正思采东人之咏，以观所志而献之于上。则于斯集岂能忘情耶！庸为序其篇端，俾人知诗道之所同。然抑有以见圣朝文明之化所极者远，而所感者深也。（刚中，名居正。仕其国，今为议政府左参赞云。）

初，中朝使臣、彼国陪臣往来出入，皆从辽东连山关，一名鴉鵲关也。十六年，朝鲜使臣至京者奏言，每遣使来，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劫于路，请改贡道，自辽阳之南径趋广宁、前屯卫入山海关。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者，事下兵部议，将从之。职方郎中刘大夏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鴉鵲关趋辽阳，过广宁又过前屯，而后入山海，迂回四三镇戍。此祖宗微意。今若渡鸭绿江越辽阳，经趋前屯以入关，则路太径，恐贻他日之忧。”遂不果从。孝宗敬皇帝弘治七年，朝鲜属夷有输米其国而覆舟于海者，夷赖得板半无死，漂抵依岩严都（海中地中）。巡海官军舟过遇之，载入浙境。事闻于朝，命给衣粮，送至辽东，示以归路。夷自陈即归本国，运米既失，将不能自明，罪必死。诏遣通事二人伴送归国，仍敕国王赦其罪，毋行敛罚。国王感恩听命。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命侍读徐穆颁诏朝鲜。

年，国王{折女}卒，谥康靖（柔后不知几传而{折女}立）。子<sub>卞</sub>隆嗣位，逾年而病风。其世子显先卒，<sub>卞</sub>隆以国逊其弟恠。二年，恠袭封。十五年

，封子贖为世子。世宗肃皇帝喜靖改元，遣翰林修撰唐皋宣谕朝鲜，以亲藩入继大统之意。皋字守之，歙县人。家贫，力学。博洽群书，下笔数千言立就，而气概英迈，自为博士弟子，当道即以公辅期之。正德甲戌，廷对第一。及使朝鲜，归日，视行囊惟一砚，投之鸭绿江中。又皋未第时，每梦衣麒麟袍，面前列瓜锤一对，未常以语人。廷试后有报其中探花者，曰不止此也；既而报为榜眼，亦曰不止此也；及胪传果首擢。有诘其故，乃以梦告。盖及第及黄盖金瓜送归第者，状元也。皋官侍读，寻卒，而出使外国赐服一品，其麟袍之验如此云。

杨慎送皋使朝鲜诗曰：“玉马朝周封壤旧，青云一品瑞图来。凤凰楼上星辰动，鸭绿江边雾雨开。王会千年辉简竹，皇恩万里被蒿莱。张骞漫作寻源使，陆贾虚当绝国才。”

又前徐穆出使，李东阳赠穆诗曰：“六龙飞御九重天，天上文星下海堧。万物发生新雨露，累朝封锡旧山川。鸾书共识中华字，凤历初开正德年。珍重登高能赋手，玉堂清简待同编。”

世宗肃皇帝喜靖二年，国王李恠执献倭人倭首。盖朝鲜居日本之西，时日本西海道倭使宗设与中国叛人宋素卿至鄞争贡作乱，逸归，宗设部夷有漂至朝鲜者，故国王得之以献。恠表曰：“小邦世蒙隆眷，罔效微劳，今照倭奴打搅上国地方，肆其凶顽，至杀官兵，不伏天诛，偷生到境。臣仰伏皇威，剿杀几尽。所擒中林、多罗等二名合即行诛，缘系罪犯上国，未敢擅便计处，今将贼倭二俘、首级三十三颗及长箭二枝，船窗二扇，差陪臣刑曹参判成洗昌赍领，并将抢四人王漾等八名管解前赴外，理合具由陈奏。”上喜其忠顺，诏写敕褒谕，赐银一百两，锦四段，苧丝十二表里，差来陪臣成洗昌及领兵官苏洗让、李继长、郑允谦、吴堡、黄琛、孙仲暉各赏银二十两，苧丝四表里，就着成洗昌赍去。其余从人，押解等项人员著礼部查例加赏。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拟罪来说，王漾等八名押送回籍，贼级发去宁波府地方梟令。

初，高丽人张钦随伴至京，净身入内，正德中为太监。及上即位，以有推戴之功，擢为司礼监，又敕加禄米三十六石，荫其弟侄一人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至是钦奏称：“臣一向公出，未曾受荫，且臣原系朝鲜国人，并无亲人，只有义男李某，乞将前恩顶受，以图补报。”上从之。给事中安盘疏曰：“昔汉陶公主为其子求郎，明帝不许而止赐以钱。夫公主之与内竖执亲？公主之子与内竖之奴孰贵？郎官与指挥孰尊？明帝不肯郎其女之子，而陛下乃指挥内竖之苍头可乎？况钦本出朝鲜，今朝鲜使臣见处馆驿，必将语其人曰：‘钦，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本国之人可知矣。’启外夷轻视本朝之心，乞将前命停止。”上不从。

初，舒芬以翰林修撰谪调福建市泊司提举，夷人至者抚处得宜，俱感其德，舒芬以忧去。朝鲜长史金天爵等送之，至泣下。后舒起复，改除别官，芬上言：“夷人虽不知礼义，然亦易感。臣前提举市泊，当其离任，朝鲜诸夷堕泪相送。臣愿仍补前官，为陛下导扬恩意，招来各国，以彰王者无外之仁。”不允其请。

四年，朝鲜国遣陪臣郑允谦、通事金利锡等与天方国使人偕至朝贡，居会同馆。旧例，夷使除贡物外，携有番货或欲易中国什物，俱礼部主客司出给告示，许令出馆买卖三日。提督本馆主事陈邦你查执旧规，凡遇出馆买卖，给与木牌，责差馆夫伴押。金利锡等不便，乃告于礼部尚书席书，书命宽其禁。邦你不得已，将木牌更为纸牌。金利锡等与通事人员私相交通，且结权臣为内主，有轻藐主客司意，欲自行出馆贸易。陈邦你詈之曰：“这些砍头狗奴，尔虽上奏，恩典在朝廷，守法在我，我难轻易纵放。”通事夏麟闻之，遂潜传于各夷。金利锡俱忿，与夏麟曰：“我虽小邦，亦无此欺心臣子。”又本馆主事陈九川先将天方国贡玉选退颇多，夷人乃入朝跪奏。通事胡士绅遂讦疏九川侵匿贡玉，邦你刁难货易。俱诏狱。后九川谪戍，邦你为民（详具天方国传中）。

十三年，朝鲜国使臣苏洗让等呈称：“窃照本国粗识礼仪，至诚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内服，凡本国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见防范，迨至于今，百有余年，敬谨弥笃，别无违异。弘治十三年五月，有会同馆安歇女直早哈杀死一犬夷人，兵部奉圣旨备由出榜，晓谕朝贡夷人，着令在馆，不许出入，并本国一体防禁。后有提督陈主事迫束愈严，久莫伸省。貽此因循，远人慕义之望，殊用缺然。所以区区陈渎，不能自默者，岂是意在买卖，以图复旧哉，其拘闭与否，亦非有他亏益，只以一视之仁，罔有内外，使之观游无间，光瞻礼仪，考质文物，薰炙迁化，大有开益。此实敦怀柔之至德，将事大之竭诚，俾我遐服，永荷宠灵，绵历万世，与之匹休尔。在先本国使臣人等入贡到京，常饬下人务令循度，犹恐或有非违，十分畏谨，即目禁制之严，比前尤甚，在馆防闲，有似囚繫，非唯有违旧行之规，恐非累朝优待之意。伏乞照依旧例，许自出入，以示圣朝优容之典，不胜幸甚。”礼部尚书夏言疏曰：“看得朝鲜国使臣颇闲礼仪，委与他处夷使不同；朝廷自来待遇以礼，出入禁防，具有旧例。所据苏洗让等具呈前事，相应议处。其呈称欲行，观游无间，光瞻礼仪，考质文物，薰炙迁化。”固见其仰慕上国之诚，但远人言服既殊，易罹国禁，亦须曲为之处。合候命下每五日一次，许令该国正使及书状官人等出馆于附近市衢观游，本部仍扎付空闲通事一员陪侍出入，以示礼待防卫之意。其随从人役仍行照前拘禁，不许擅自出入。庶几不拂远人之情，不废中国之法。”诏从之。

按朝鲜使臣例于国子监等处听令谒拜，于一应货买，听其自便，所以优待者已与各夷不同。后因夷人多生事端，始行约束。在成化六年，朝鲜陪臣权碱等赴京，诏今后不许无故往来街市，于是通行拘禁，锁闭馆门，遇有公干只许通事刻期出入，着令馆夫带牌管押，此谨微之意。今苏洗让之请，皆我馆伴教之也。是时主事张{放金}鉴前陈邦你之事，而曲意从之，关防荡矣。

十五年，皇子诞生（是为哀冲太子），命修撰龚用卿、给事中吴希孟颁诏。朝鲜国王率文武百官生儒郊迎至勤政殿，行开读礼讫，宴于太平馆。国王执礼甚恭，因言及其祖非系李仁人之后，《会典》所书弑王氏四君之事，已经累次奏准改正，迄今尚未改，朝夕营心，未尝忘也。用卿等曰：“此子孙不敢诬其祖父之心，不失为孝。若果非其后，礼当奏闻。”酒数行别去。已而连日筵宴，致词敬劳，俱感天朝厚恩，无敢颠越之意，多不能载。其王之贤而有礼如此。

龚用卿《朝鲜太平馆》诗曰：“削壁凌空玉笋尖，溪头和露草纤纤。候迎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从目}具瞻。延上日抄云母饭，盘中时有水晶盐。满囊风月助归兴，却信平生也自廉。”《赠国王诗》曰：“握符久已镇东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国度尚存周礼乐，人文犹守汉衣冠。中林不复歌鸿雁，在野无闻诵考。圣主恩光元不浅，丹心常许傍长安。”《赠诸问候陪臣诗》曰：“国相诸官远候迎，更兼馆伴已多情。贤藩恋阙葵心切，圣主敷恩昼日倾。情逝百川归少海，望悬列宿拱前星。朝鲜秉礼由来旧，应识箕筹道教声。”

十七年，仲冬朔日，恭上皇天太号于南郊。明年仲春，乃册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翰林院侍读华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廷宠充正副使颁诏。下三河，趋苏门，遵山海，放于平壤，东渡江，历义、开诸州，以四月十日抵汉城。王乃亲率邦大夫士肃诚郊迓，拥诏入勤政殿，宣读拜舞，礼成而退。

薛廷宠《游平壤记》曰：“平壤本箕子故都，唐以前高丽居之，汉武帝置乐浪郡，唐高宗建都护府，盖皆是地，胜概古迹视他郡独多。余偕鸿山太史东渡江，次平壤。问译者曰：‘此有文庙、箕子、檀君、东明王诸祠，何在盍先？’诸曰：‘馆之西稍北，崇冈广坡，松木郁阴，中为文庙，右祠箕子，左祠檀君、东明，尔亟谒之。’将至，树石交迳，弟子员序次道右，衿裾俊楚。乃入庙展拜，登堂四顾，虽庙制弗称，要皆备物为位，而不像协新制矣。出坐讲堂，学官率弟子揖见毕，遂谒箕子，新扁旧揭胥中朝钜公题咏。前有碑亭，其国之大夫所叙。复谒檀君东明，时向夕矣。去登练光亭，亭在城上，临大同江。苏赞相世让、金观察麟孙治具以俟，张侯于城外江浒，从官牧守而下，整容引满，自上射之，矢无虚舍，且容节比于礼乐，足观德矣。下城，登风月楼，楼回视城中，四面蓊秀，下为池，种荷畜鱼，时荷未花。逼暮，乃就邸

。明日济江，舟皆彩绘，结茅为亭，浮空乘碧，指点江皋，约以归时毕之，四月上旬也。不逾月，归次生阳，值牡丹盛开，太史邀余玩。久之，译者曰：‘趣往登江上浮碧楼。’遂驰马去，未至江余十里，夹道榆柳，积翠成林，溪光潏沕，微见苍莽间。比至，舟已待渡，拽而上，望楼登焉。时苏、金二君在行，吏曹成、判书世冒亦以奉命祖宴。至轻阴浮爽，水光山色，摇晃几席，周视楼台城郭，如在画中。前二水夹流，草庐参差于洲渚，野蔓蒙茸，树花簇刺。译者曰：‘此为绫罗岛。’远望江北岸涌一小坡，广可容席。译者曰：‘此为酒岩，有酒流出其下。’余诧其幻，因忆谪仙酒泉之说，以为或有云。又有白银滩，清流激湍，辉光映带。其后则锦绣山、牡丹峰，皆取其肖。城东垣依壁而立，障遏洪涛，实为德岩。时复隔江张射，引绳贯筒，拾矢而上。成判书以反命先别去，余辈观射久之。乙密台在城内，相传为乙密先生遗迹，弗及至。其余如麒麟窟、挹灏楼、井田遗制，未到者尚多。暝雨数点下，趣入城。明晨，即馆内登快哉亭，远山长江，一豁幽眺。出城不数里，谒箕子墓，封树而不坟，石碑二尺，陋甚。译者曰：‘不敢易其故尔。’前一小堂，为有司展祀之所，群山环合，林木蔽翳，风飒吹衣，凄然有吊古怀忠之感，因为词吊之。余惟朝鲜越在海外，非遣休会奉使命不得至者，余兹游岂偶哉！记之，他日取而视焉，庶几仿佛其景光，其诸未尽，以俟来者访焉。”（凡此诗文，具见本国山川形胜，故录为后使考，非徒取其华藻而已也。）

华察《游汉江记》曰：“嘉靖己亥春，予与都谏薛君萃轩奉使朝鲜。未至，闻所谓鸭绿江者，已窃歆之。及渡，见其限隔华夷，渺然巨浸，义州诸山，迤迳东岸，以为朝鲜之胜尽在是矣。译者曰：‘未也。’行数百里，有江曰大定。远带清川，近映晓星，（山名。）危亭上控，嘉山在望，以为朝鲜之胜尽在是矣。译者曰：‘未也。’及数百里，有江曰大同。洪涛接天，横浸平壤，楼蘸浮碧，亭涵练白，牡丹诸峰，下瞰江浒，以为朝鲜之胜尽在是矣。译者曰：‘亦未也。必也，其汉江乎？’予曰：‘汉江恶乎胜？’曰：‘朝鲜自箕子始封，凡几易世矣。旧都平壤若干年，徙而之开城又若干年，徙而之汉城。都汉城复若干年矣，迄于今未之有改也，此其胜可知已。’予曰：‘嘻，有是哉！’比至汉城四日，国王遣其陪臣议政而下若干人请游焉，予与都谏君忻然遂往。肩舆出西门，折而南路入山溪，松林石径，悠然成趣。行二十里，绝壁临江，其势如削，上有危楼，高可百尺，蹶级以登，恍入霄汉。楣间有题曰‘朝鲜第一江山’，予谓译者曰：‘畴昔之言，昔谓是欤！’于是凭轩指顾，尽得其所以为胜者。江之流西自鸭绿，东入于海，环绕国中，历数千里，至汉城汇为巨浸，设险守国，恃以为固，所谓长江天堑，庶几有焉。渔船贾舶，昼夜往来，八道转输，上供国赋，莫不由之。南望江岸，津亭历历，平沙远



岫，极目无际，实生平一大观也。时尚午，议政诸君张乐设宴以待，国王复遣承旨来候起居，馈酒馔，于是就坐，诸君更起进酒，不觉移日。既而放舟，游所谓杨花渡者。舟状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纹席，栋梁榱桷，丹青炳耀，四面皆敞，悬以素幕。予谓诸君曰：‘江南画船如屋，乃今屋作船耶？’行数里，西风渐急，舟不能进，予褰帷视之，则见南山在前，北岳在后，龙山弼云，映带左右，蚕头诸峰，起伏万状，宛然如画。予曰：‘即此足矣，奚必杨花渡哉！’乃弭楫中流，令人吹洞箫，复扣舷而歌之。时既薄暮，日轮坠红，霞彩散绮，鱼鸟浮沈，天光上下，相与纵观，不觉神怡志旷，宠辱尽忘，凛乎若乘云御风，不知天地之寥廓古今之长永也！把酒临风，划然长啸，以为岳阳洞庭，殆不是过。乃援笔大书，扁其楼曰‘东藩胜概’。复为诗四章以纪其胜。既而回首西望，则水云烟树，隔绝万里，瞻恋阙庭，得无有媚兹之心乎！朝鲜东方，非中原之地，而田野治，风俗和，百姓安业，海不扬波，圣化所及，无间遐迩，太平之盛，于斯验之矣。我圣天子得无有日中之忧乎！范仲淹曰：‘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夫居江湖其忧已殷，而况去中国蹈四海之外，能恣然乎哉！乃顾谓都谏君曰：‘乐不可极，可以已矣。’遂舍舟从陆，乘月而远。既就舍馆，复登所谓太平楼者，秉烛夜坐，相与确时政，定国是，考四方之风，议军国之急，感激切至，言不殫意，江山之胜尽忘之矣。乃愀然拂席而起，束装待旦，促驾出汉城。”

薛廷宠《游二山记》曰：“渡鸭绿江而东，过安城十余里，有山曰葱秀，成化间，圭峰董学士来作记；与葱秀相望对峙为翠屏山，旧未有名，皇帝十有六年，云冈龚学士来始定今名，为之记。今二记并入碑刻，在亭上云。余偕鸿山学士至安城，其日雨，意不得游葱秀，比至，则轻阴含晴。苏赞相世让、孔观察瑞麟业已设幕水次，余二人登亭，靡碑读记乃下。就步至溪，新雨初涨，滚滚有声。编篱为，畜鱼其中，吐沫扬，游泳可数。山脚一岩，罅泉出焉，渡以苇桥，近岩覆以沙茅，泉流暗穿。已呼酒坐，仰视层崖，悬壁松萝掩映，烟霭飞流，恨不得一蹶磴临眺，而朱旗绕山，油幢蔽野，从士千余人，色笑相语。须臾猎骑缘崖，人声撼谷，放鹰走狗，曳獐献雉，烧蛎深酌，皆循故事为乐。回望翠屏山，相距数里，{山律}雄胜，竟不能一至其下，怅然东去。未几，竣事归，天气朗清，风物佳秀，治具作乐如前，而山水若增奇者。余二人步出亭后，平峦广坡，度其地可宅，进译者语曰：‘宝山、安城二馆，相距伊迩，盍两广之，馆于此，收二山之胜，使继来得常游，游不俟设幕停车，忽忽去也。且翠屏以不在道左，卒无至者，自龚学士始异而名之。倘馆成，至者踵接矣。’译者唯唯，告赞相云：‘赞相俞之，余尝游武夷，泛西湖，南下姑苏，登虎丘山，望太湖，北渡扬子江，观金、焦，周游齐、鲁、燕、晋之间。所

至名山胜地，无不得游，然皆有亭台寺观，故得以广览谛探。使葱秀、翠屏间得一馆，必有缘崖布景，凿磴梯岩，高视远瞩，以尽形胜，不亦幸欤！废兴数也，遇不遇时也，虽山种亦然。葱秀以董重，翠屏以龚显，遇矣；使此馆兴，则二山之遇何如哉！’余记之以俟，且以验山川之时数云。”

翼日，国王燕二使名于庆会楼。楼壮丽雄胜，亭台池沼，花卉奇植，靡所不具。燕之日，风和景明，雍容周旋，白礼式洽。

薛廷宠《燕庆会楼赋》曰：“皇建极大一统兮，际海邦罔不承服。嗣列圣之广猷兮，抑神明又超独。端惟古道兮，兼作述。谓皇帝天之子兮，天称皇义斯弗拂。爰上太号告圜丘兮，玉册昭其有烛。帝锡洪佑震位良兮，前星继曜而重光。肆建储以奠大本兮，慰属望于群方。监国抚军，稽厥常兮，臣民翕而颂扬。侔夏启与周诵兮，占亿万祀有道之长。既尊天享帝兮，鸿业熙其燕昌。道有大而无外兮，庆有衍而必彰。奎文龙检灿灿兮，使者分道而肃将。维朝鲜轨文而躋化兮，恩湛以无疆。伊余遘此休会兮，羌简命而趋跄。只承德意徂兹东兮，莘揽辔而彷徨。属春月之载阳兮，原隰华而煌煌。余戒青龙使先导兮，飭仙子俾杭旌。星轺驾而信迈兮，长云而遐征。朝余发乎冀之野兮，幕弭节乎滦之滨。既涉辽以奔骛兮，又逾江而问津。矫万里而翱翔兮，斯至止于汉城。龙旗法仗敬俟迎兮，草木渥而辉荣。王逡巡跪而展诵兮，爰敷播于臣民。尔乃普惠蠲赋兮，亦论德而序升。万情感悦兮，旷仪告成。三光效顺兮，天日朗清。海邦丕式兮，帝心载宁。既飨献兮，就余馆之太平。曰庆会有楼兮，以乐嘉宾。卜辰治幕兮，椒兰郁而芬馨。朱阑玳梁敞四楹兮，羽觞流而弦簧。陈轸紫庭之多丽兮，冠佩者至二千。入嵬北岳之拱极兮，包弼云（山名）而列屏。银河泻而为沼兮，淘沈璧而浮金。虹为梁以环碧兮，卉木错而摇英。积云左右以传彩兮，霞表哀而媚睛。绚练恍惚，百怪潜兮，势晦明而无恒。林散锦以吸翠兮，禽鸟递韵而啾鸣。解余纷而好览兮，遵亭榭以怡心。余既毕物而畅性兮，阳鸟逝而西沈。何掩映横余前兮，倏流电而流星。乍穿杪而冲汉兮，复越莽而坠庭。为烟为雾兮，如雷如霆。缅乐事之弗可极兮，余吁抑志而言旋。周章皇惑，类梦寐兮，岂神游乎九天。彼乘槎不可信兮，余固真遇乎列仙。蕊宫实，归而莫可想忆兮，聊寄万一于简篇。余将返命于上帝兮，谓余羽化而霄骞。众诧余之诡幻兮，而讷知其直然。乱曰：明明日月，照海隅兮。有赫纶音，御星车兮。合情广志，东人愉兮。式燕以遨，我心舒兮。观风听乐，余有思兮。曷归乎，余踌躇兮。固仿佛而疑迷，余游于蓬莱之庐兮。”

又廷宠《纪行诗》曰：九连城晚瞻东服，鸭绿江明照使袍。风日正逢春色好，烟波应助胜游豪。群飞鸥鹭惊舟楫，两岸旌旗伐鼓声。万里均沾新雨露，前星高照动讴谣（右鸭绿江）。

春风萧鼓上楼船，万里孤城落日边。丹阙龙亭迎风诏，羽旗仙仗拥联。文章箕范通中土，礼乐天朝盛近年。邸第从容灯烛夕，不妨踪迹更飘然。（次议顺馆。）

披发当年意独深，逊荒无奈辄骄淫。道如有待传皇极，事已难回白此心，殷室三仁昭定论，东方八教振遐音，兴亡不尽前朝恨，再拜芳祠酒一斟（谒箕子庙）。

练光亭下大同江，落日江头放钓舟双。翠岭倒流还叠叠，黄莺隔岸自双双。光摇河汉来浮栋，波隐鱼龙欲动窗。林馆楼台多气色，天涯犹见此名邦（登练光亭）。

乘槎应到武陵来，几树桃花向此开。便作长安游上苑，更疑王母下瑶台。露凝残滴流朱粉，日照晴光映绛腮。对景且凭诗句赏，莫教空恨染青苔（生阳馆见桃花，用韵）。

独上高楼倚晓阑，前山疏雨扬轻寒。波光淡荡兼天入，树色濛濛带雾看。几处亭台须品胜，群公暇日称鸣鸾。归时趁得晴明候，便拟凌空一振翰（齐安馆，晓登广远楼，微雨，次云冈韵）。

学士当年气作河，流通异域亦东坡。巍巍华揭悬山馆，炯炯精灵照太阿。菰米漂云饶惠饭，临津鼓楫称湖歌。从前跨鹤真来此，多少诗章灿绮罗（东坡馆，次龙津省长韵）。

凉幕高筵聚广台，晴空万里绝氛埃。江风不动云初卷，岸碛才沉潮正来。烟景恍疑天上坐，野帆恰似画中开。殊方胜会真难料，潦倒须倾一百杯（游汉江，次云冈韵）。

华察、廷宠复命后，其国王緝所遗诗文为《皇华集》，刊成，遣使谢恩，携赠二使。

《皇华集序》曰：“洪惟天朝扫除腥秽，再造区宇，列圣相继，治化洋溢。今皇帝至德应天，丕承大宝，一视同仁，罔间内外，仁恩汪灭，文运泰亨。于是乃命鸿儒硕士崇论雅议，讲求千古之坠典，特举一代之盛礼，躬诣圜丘，拜上皇天上帝泰号，躬诣大庙，崇荐皇祖皇考圣号，遂涣发纶音，大诰天下。又因群情预定国本，播谕万方，呜呼盛哉！至此而敬天尊祖，报答生成，情文备至，蔑以加矣！惟我敝邦，密迩东渐之化，至诚事大，侯度罔佚。朝廷之待我亦无异内服，凡有吉庆诏诰之使，必择文章道义有重望者遣之。今者，帝命翰林院侍读华公察、工科左给事中薛公廷宠赉擎二诏，来布德意，东人仰之如景星仪凤，深感朝廷宠绥之惠。二公受命，不遑宁处，每怀靡及，自帝京至于下国，三千有余里，而甫浹三旬，竣事旋车，不曾有迟留淹滞之色。我殿下祇承二诏，兢惶感戴，推恩境内，宥罪锡爵，设科取士，无非所以重朝廷之庆

而钦使华之至意也。二公既去，而惜不可留，思慕备至，而不可忘也。则乃命臣曰：‘今我皇明，天覆地载，兼容并包，怀生之类无不浸润。至泽我东，实偏宠私，天语丁宁，锡赉骈蕃。二公之来，诚意厚，礼仪雍容，道途吟咏，珠玑溢目。区区小邦，无以仰答鸿造之万一，欲编二公宝唾之余，刊印垂后，俾吾东人得观皇朝风雅之盛，而有所矜式于无穷也。尔其序之。’臣窃惟诗之道尚矣。夫诗者，发于性情，陶于气化。气化隆则从而隆，馁则从而馁。纡余雄浑，平淡典雅者，治世之音也；刻峭轻浮，华荡靡丽者，衰世之音也。能得其性情之正，而发为雅颂之音者，三百篇是已。二公当气化之盛，禀山岳之英，得学问博雅之美，发而为诗。顷刻数千言，而无不典雅，自中规，可以笙镛乎治道，可以黼黻乎皇猷，可以列于皇朝制作之盛，而周家之风雅，不独专美于往古也。臣以不材，滥蒙恩命，奔走迎送献酬于樽俎之间者，至于三四。耳其语音，目其容仪，温润纯粹，揖让周旋，无不中礼。信乎乐只君子邦家之光，而皇朝文物之盛，人材之众，从可知也。何幸身亲见之！嘉靖十八年己亥夏六月下浣，资宪大夫吏曹判书兼知春秋馆同知书筵成均馆事弘文馆提学世子左宾客五卫都督府都总管臣成世昌谨序。”

二十五年，朝鲜恭僖王卒，世子袭封，亦卒。使来告哀（恭僖王即名悻者，世子即也）。上遣行人王鹤往谕祭，是为荣靖王。鹤所经历，辄为诗章。世子命陪臣郑士龙以下悉和之，亦编成《皇华集》梓行于国。明年，谢恩使至。并以其集遗谢鹤焉。国干亘嗣（之子也），三十六年，封子〈皇页〉清为世子。

王鹤《湖阴草堂序》曰：“天子二十五年，予以行人奉使朝鲜。湖阴郑大夫士龙以嗣王命迎于江上。其返也复充远送使以行，次平壤，共济大同江，览山河之美，余为嗟赏者久之。湖阴假译者进曰：‘大人其有意于山川乎？山川固士龙愿也。龙世家宜宁，颇饶山水。有山名九龙，螺峙左右，下俯大江，名曰鼎津，凝注碧玉，澄彻可鉴，异树奇花，游鱼啼鸟，无间于四时，固东南胜地也。龙尝筑屋其中，贮古图画琴书以为休栖之所。乃缘国恩甚厚，思所以致身者未能，固未果于退也。’余闻而嘉之曰：‘君子哉，湖阴大夫乎！不溺情于廊庙而江湖其心，不先其身而急于国家，此古贤者立身行道之大节。大夫能之，是可以愧独善而无义徇人而不知耻者也。闻大夫为宰相矣，秉国钧而总百官矣。况其国有新君，正更化以善治时也，大夫勉之！其以至诚格君心，以协恭率同寅，以靖共励庶僚，以汇征拔士类，以淳庞敦风俗，以精明起治功，从容谈笑以成光明之业。然后以爵禄归国家，以匡济付后人，始休其身于九龙、鼎津之间。怡吾神入吾庐，展吾书而读之曰：吾庶几不愧于圣贤之道乎？上不负其君，下不负其民乎？鼓吾琴曰：庶几乐虞舜之道解民之愠而不愧

于南风乎？登吾山览群峰之环峙曰：吾庶几重厚不迁而无愧于仁乎？临吾江鉴吾水曰：吾庶几周流不滞而无恶于智乎？观四时草木鸟兽鳞介之自得口：吾庶几乐太和之元气而万物各得其所如此乎？是向之所以急于国家者，尽臣道。而今之所以优游者，颐天和也。昔人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夫勉之！’译者得予命以告。湖阴既致谢，且请名其斋。余曰：‘其湖阴草堂乎！轩冕之士可以壮丽名，山林隐遁之士草堂其宜也。余家关中，有屋终南山麓，尝自扁曰薇田草堂，盖种薇以自给之意也。自叨天子恩，未能图报万一。不敢有闲暇之念，而亦岂能忘情于终南也哉！大夫之志与予同，其以是名之，何如？’译者再复。湖阴敬再谢，遂大书其扁以归。”

《皇华集》诗曰：汉江万里壮东藩，放舸中流鼓角喧。四座冠裳来国士，一时笑语出方言。清樽引浪浮春蚁，长笛吹风啸暮猿。况是阳和行海外，苍苔烟树满郊园。（游汉江，右鹤诗）

文星昨夜照东藩，许真游避俗喧。滕阁鹜霞堪入咏，辋川山水漫传言。江空正好撑浮，风急还愁听啸猿。喜共仙舟才弃一醉，惊看旌节贲丘园。（陪臣崔寅和）

解缆临浮渡，杯盘坐小舟。青山明野树，碧水泛沙鸥。掉向中流鼓，帆当泊岸收。今朝风日好，不减汉江游。（泛临津江，右鹤诗）

临津何必问，驻节是仙舟。烟带沙边树，风回水面鸥。笑谈情不浅，诗酒兴难收。绝域萍蓬会，无忘此日游。（陪臣李深和）

画阁开华燕，雕檐列绛纱。金尊春驻绿，瑶烛夜生花。沧海升新月，明河散晚霞。诗成还纵酒，吟眺北辰斜。（燕广远楼，右鹤诗）

能赋诸公后，篇章尽护纱。赏音来有数，缀景笔生花。高会更华烛，严程趁烂霞。接不惭不分，深嚼斗横斜。（陪臣郑士龙和）

帆动拂晴霞，楼船荡两涯。试看江里棹，疑是海边槎。冰解鱼吹浪，风和鹤聚沙。春思同逝水，何处是京华。（泛大同江，右鹤诗）

天晴散绮霞，烟水杳津涯。野日明雕节，江风送晚槎。清尊饶兴绪，高眺豁云沙。留得邦人语，仙标见使华。（陪臣郑士龙和）

亭势与云平，烟光接汉城。明霞恣远眺，好鸟弄新晴。江静饶鱼唱，山空响声。斯游足笑傲，宁复叹浮萍。（登练光亭，右鹤诗）

江波际野平，虚缆跨层城。仙侣来才弃赏，天宫故饷晴。日分帘额影，风递棹讴声。共酌仍薰德，何如食楚萍。（陪臣郑士龙和）

危楼登远客，形胜俯郊坰。缥缈云中树，微茫沙上亭。江光吞碧落，山势跨沧溟。水国天涯远，星槎忆浊泾。（登浮碧楼，右鹤诗）

移尊才罢享，骋目远穷坰。不谓交欢地，翻成送客亭。颓光堪继烛，缺

月未升溟。雅兴通遐贱，无劳计渭泾。（陪臣郑士龙和）

旭日明朱槛，登临见物华。岚光双岛屿，烟火万人家。江柳俱含翠，山桃尽吐花。浮云生远岫，还似凤楼霞。（登快哉亭，右鹤诗）

拨忙登快阁，无处不春华。形胜开重壑，歌钟助故家。楼明通海日，寒峭落江花。安得淹仙驭，芳尊醉九霞。（陪臣郑士龙和）

商运式微日，先生隐忍时。当年须有见，后世岂能知。教泽东人祖，书畴周武师。瞻依终万古，驻马荐清卮。（谒箕子墓，右鹤诗）

堂封当道左，使节驻移时。授圣书犹在，佯狂意孰知。三仁虽异迹，万古尚同师。黄卷曾相对，争如一奠卮。（陪臣郑士龙和）

尊俎劳元辅，关河忆远程。逶迤山不尽，荡漾水还平。四海斯文契，百年吾道情。忍令江上别，帐望一帆轻。（别郑士龙，右鹤诗）

按祁顺奉使归，献《使东稿》；弘治初，学士董越奉使归，作《朝鲜赋》，自余使者，国初至今，无虑数十人，著述繁多。然考《琼台集》，有送儒臣使朝鲜、安南二诗。其结句皆云：“好为圣朝全大体，篇章珍重莫轻传。”丘公之意，是或一道，亦不可不知也。

《皇华集后序》曰：“惟东方不吊于天，今皇帝二十三年，我恭僖王奄弃臣民；越明年，荣靖王受诰命嗣位，在疚成疾，又继逝。帝为震悼，乃命别选廷臣，赐祭若赙谥。行人司行人王公鹤实膺是命，其入我国道途。往来之间，恋阙思亲，即景写事，动其所思，玃非瑟瑟，散落东土。及其竣事而还，我殿下钦天子之宠而无以答，爰诏使之贤而不可留，则乃命臣郑士龙曰：‘尔既陪侍王公，且得酬和于下风，尔宜撰次其诗若文，俾入于梓。’又命臣申光汉序其卷首。此不但使东人有所矜式，将以留传中国，盛行于天下。而臣不佞，且非文材，安能称道雅诗以副盛旨哉！臣窃惟诗之教大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所谓诗亡者，非诗之亡也，诗之教亡也。夫诗者，根于人之性情而发之于言者，无不正。性情不正，则思从而邪，其言乌得而正哉！古昔盛时，圣人在上，以身为教，直温宽栗，操得其中，然后天下之言无不发于正。而诗者，又言之精华也，可以永其声，可以谐八音，可以和神人。于是乎，圣王之能事毕矣。自周衰而来，斯教亡矣。故吾夫子删定三百篇，善恶俱记，非但欲止惩创善恶而已。有王者作，将以见天下政教之得失，民心之邪正，而其施为变移之难易，必于是而得之。诗教之有关于世道，乃如是夫。钦惟皇明济区宇于纯夷之日，续道统于沉澗之余，积德累仁，教道大振，内赞典谟，外敷文命，代有其人。而我东土素秉礼义，变而至道，常先于万国。使节相望，无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华彩，前后相映，为《皇华集》者凡一十有二篇。间以我东人酬和之什，实如周《雅》之后商

鲁二颂载焉。无非发于性情之正，而举皆知道者之所为也。由是言之，皇明文教之覃远，虽周亦有所不及矣。第恨东人无禄，连遭国忧，徒以茕茕恋恋之怀，发之于疾棘之日，曷足以赞大雅之制作。然观民风者若并以采录，则亦可以见皇明达诗教于天下，呜呼，盛哉！朝鲜国陪臣申光汉撰。”

四十三年，朝鲜贡使至。国王上疏言：“本国世系已非李仁人后，乞请改正，以洗祖宗篡夺之耻。”上从之。诏礼部将续修《大明会典》改纪其国统赐之。隆庆改元，上命给事中魏时亮、行人许天琦颁诏其国。国王遣陪臣丁应斗朝贺。应斗将回，患病。上命礼部遣医诊治，免其谢辞。大率朝鲜附近，中土声名文物日浸有斐，不类于夷。国家复加优礼，锡赉濒渥，他蕃不敢望焉。故安南尝请如朝鲜例给袞冕，而英宗不允，则其被圣明之隆遇为四邻之仰慕可知已。故在国初或怀反侧，今乃恪守厥服，盖亦感恩无替耳。

按别志《曾鲁传》载，洪武初，鲁为礼部主事，常忠武王薨，高丽来祭。鲁阅其文，外袭以金龙黄帕，内不书国号，鲁责曰：“龙帕疑汝误用。若纳贡称藩，不奉正朔，何名君臣？”使者伏谢。观此，则当时大臣有故，朝鲜亦至同恤，今则无是礼矣。盖初犹臣叛不常，其来也，惟任本国之意。今奉藩无贰，其来也，一遵天朝之制。如周家内服，群辟会同，不敢后期云。

其国置八道，分统府州郡县。有开城、汉城、定远诸府；有黄州、灵州、铁州、朔州、龙州、殷州、宣州、延州、郭州、洪州、全州、广州、清州、博州诸州；有嘉山、土山诸郡；有安岳、三和、龙冈、咸从、江西诸县；有王城、国城、平壤城。其设官衔，名义与职合。近年官制可见者，曰议政府，领议政事，左议政即中国之宰相也。曰六曹，判书参判即中国之尚书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即中国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馆大司成、奉常院金正，即中国之祭酒、太常卿也。其余各道观察使府留守，即中国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声律，三岁一试。有进士诸科，亦同中国。其俗自箕子施八条之约，乃邑无淫盗，柔谨成风。

按别志载，洪武中，高丽来朝。赐宴乐作，使者以国丧辞。翰林编修赵熏曰：“小国之丧，不废大国之礼。”上乃不许辞。夫熏之议，固得天朝居尊之大体；而使者之辞，亦不失人臣在疚之正法。朝鲜素秉礼教，有箕子谟范之遗化，于此可见矣（熏，新喻人）。

国人戴折风巾，服大袖衫，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贵者紫罗为之服。妇人裙襦加撰。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为饰，常服皆苧麻。俗多游女，夜则男女聚群为戏，相悦即昏，无财聘礼（《汉书》、《北史 高句丽传》）。死者三年而葬，父母夫服丧三年，兄弟三月。既葬，以死者服玩车马至墓侧，会葬者争取之。病不服药，好祀鬼神。恶杀，崇释，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国无私产

，计口受业。无秫，以粳为酒。贸易用米布，器用铜。形貌洁净，知文字，喜读书，饮食用俎豆。官吏闲威仪，兵器疏简，强弩大刀。刑无惨酷之科，惟元恶及骂父母者斩，余皆杖肋。死罪贷流诸岛，累赦视重轻原之。

其山曰神嵩（开城）。其川曰海（国东西南皆滨海，东清澹，下视十丈）。曰鸭绿江（国城西北自长白山，南入海天堑）。其胜诸岛屿苦（小于屿而有草木）焦（如苦屿，而其质纯石）。其产金银铁石灯盏（红白二色）、水晶盐、纡由、苧布（黑白二色）、白捶纸、狼尾笔、满花席（草性柔折，屈不损）、折扇（编竹为骨，以多为贵）、黄漆（树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果下马（高三尺，果下可乘）、长尾鸡（尾长三尺）、蜂蜜、貂、獐、鹿皮、海豹皮、八蛸鱼、蛎房、龟脚、竹蛤、海藻、昆布、粳（可为酒）、黍、麻、麦、松（二种唯五叶者结子）、人参、茯苓、硫黄、白附子、榛子、梨、栗、核桃、橘、梅、竹、茶、牡丹。其贡金银器皿、各色苧布、细花席、人参、豹皮、黄尾笔、白绵纸、种马（每三年五十匹）。其里东西南濒海，北邻女直，西北至鸭绿江。东西二千，南北四千；至京师三千五百里，南京四千里。

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诸蕃虽地有远近，情有顺逆，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辙迹曾至者，皆因事备书，以昭国家一统之盛。其间有他官奉使，固为一时之选。而亦多原任行人者，无乃以其咨諏有素，可不辱命欤！亦并列之，庶我侪后日有不测之遣，其典故可考也。至若各国沿革，聘答之外，使职所资者，大略有三：曰道里；曰风俗；曰物产。昔刘敞使契丹，虏人自古北口回曲千余里至柳河。敞问曰：“松亭路直而近，不数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盖虏故以险远夸使者，且谓莫习其山川不虞。敞之问也，相与惊顾羞愧。其道里之当稽有如此者。西域尚佛事僧，我朝因封蕃僧为王，俾诏谕其众，无不率从。又国初时高丽未服，圣祖遣一谍间其王之冠制而为之，以给诸内侍（今太监官帽是也），因指谓其使曰：“汝王之贵仅与此曹同耳，观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犹崛强抗朕何耶？”使者归言之，遂举国降。是皆因俗善导之略，其风俗之当考有如此者。又闻先朝有使海外者，其国宴飧之际，以朱盘进炙鱼甚巨，人面鱼身，置诸席上。使者举箸径取双目啖之，即令撤去。盖此名人面鱼，其味在目，其毒在身。于是国王再拜，称其贍博。其物产之当识有如此者，故皆附缀事后，以见一国之颠末云。

## ●卷二 东夷

### ◎日本国

日本国，其地在海中。三面环水，惟东北隅隔大山，山外皆岛夷。不通中国者（名毛人，文身等国）。前代号倭奴国，其酋世世以王为姓。秦时，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仙不得，惧诛，止夷、澶二州，号秦王



国，属倭奴。故中国总呼之曰徐倭云，非日本姓号也。汉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皆称王。其大倭王居邪马台，亦谓之耶摩维。光武中元二年，始来贡献。至桓灵时，国乱无主。有一女子名卑弥呼者，年长不嫁人，以妖术惑众，共立之为主。法甚严峻，在位数年死。其宗男嗣，国人不服，更相诛杀。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国遂定。时称女王国。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历魏、晋、宋、齐、梁、陈皆来贡，无犯边之事。隋大业初，遣使入贡，致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览之，不悦。后其国稍习夏音。唐咸亨初，恶倭名，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更号日本。或云日本乃别一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贞元中，其使有愿留中国受经肄业者。久之，附新罗使者入贡。后新罗路梗，始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后，累朝皆至。熙宁以后，至者皆僧也。元世祖遣使招谕之，不至。命范文虎率兵十万往击之，至五龙山，忽暴风破舟，败绩。终元世不复至。

本朝初，连寇山东滨海州郡。洪武二年，遣行人杨载赉玺书往报即位书。曰：“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得据之，播故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备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贼，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其国犹未向化通好。

是年，倭寇复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劫夺货财，沿海皆受其患。太仓卫守御指挥佥事翁德帅官军出海捕之，遇于海门之上帮。及其未阵，麾众冲击之，所杀不可胜计，生获数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诏以德有功，升本卫指挥副使。其官校赏绮帛白金有差，战溺死者加赐钱布米。仍命德往捕未尽倭寇。遣使祭东海神曰：“予受命上穹，为中国主，惟图民，罔敢怠荒。蠢彼倭夷，屡肆劫寇，滨海州郡实被其殃。命将统率舟师，扬帆海岛，乘机征剿，以靖边民。特备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复往捕之，倭寇皆畏惧，不复出，沿海遂宁。

四年，上以日本未廷，乃遣赵秩宣谕。秩泛海至折本崖，入其境。关者拒弗纳。秩以书达其王源良怀，王乃延秩入。秩谕以中国威德，而诏旨有责让其不臣中国语。王曰：“吾国虽僻在扶桑，未尝不慕中国之化。惟蒙古以戎狄莅华夏而以小国视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乃欲臣妾我耶？且其使赵姓者，术我以好语，初不知其觐国也。既而所领水犀数十艘，已环列海崖。赖天地

之灵，一时风雷漂覆几尽，自是不与通者数十年。今天使亦姓赵，岂昔蒙古使者之云仍乎亦将诘我以好语而袭我也！”命左右将刃之。秩不为动，徐曰：“今圣天子神圣文武，明烛八表。生于华夏而帝华夏，非蒙古比。我为使者，非蒙古使者后。尔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杀我。则尔之祸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无不一当百。我朝之战舰，虽蒙古戈船，百不当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违。况我朝以礼怀尔，岂与蒙古之袭尔国者比耶！”于是其王气沮，下堂延秩，礼遇有加。遣其臣僧祖来随秩来朝，进表笺，贡马及方物。

五年，倭复寇边，海上不宁。上谓刘基曰：“东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犹蚊{宀虫}警寤，自觉不宁。议其俗尚禅教，宜选高僧说其归顺。”遂命明州天宁寺僧祖阐、南京瓦罐僧无逸往谕。将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赋诗饯别，持献于朝（瓦罐，寺名）。上览。俯赐和之。

泐诗曰：“帝德广如天，圣化无远迹。重驿海外国，贡献日贲委。维彼日本王，独遣沙门至。宝刀与名马，用致臣服意。天子鉴其衷，复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为使。仲猷（阐名）知心宗，无逸写经义。二师当此任，才力有余地。朝辞闾阖门，夕宿蛟川。钜舰扬独帆，长风天万里。鯢鲸不敢骄，冯夷效驱使。沧茫熊野山，一发青云际。王臣闻招徕，郊迎大欣喜。时则扬帝命，次乃谈佛理。中国师法尊，远人所崇礼。祝兹将命行，孰有重于此。海天渺无涯，相念情何已。去去善自持，愿言慎终始。”

御和诗曰：“尝闻古帝王，同仁无遐迹。蛮貊尽来宾，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当往至。谕善化凶人，不负西来意。迹僧使远方，毋得多生事。入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珍重浦泉径，勿失君臣义。此行飞浣海，一去万里地。既辞释迦门，白日宿海。朦朧挂飞帆，天风驾万里。平心勿忧惊，自然天之使。休问海茫茫，直是寻根际。诸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经之理。入国有斋时，斋毕还施礼。是法皆平等，语言休彼此。尽善凶顽心，了毕才方已。归来为拂尘，见终又见始。”

阐等自翁州启棹，五日至其国境。又逾月入王都，馆于洛阳西山精舍。一遵圣训，敷演正教。听者耸愕，以为中华禅伯。亟白于王，请主天龙禅寺（乃梦窗国师道场，名刹也）。阐等以无上命，辞之。为宣国家威德，罔间内外，且申所以来使之意。王悦。具表遣使随阐等入贡。

按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经书过目辄成诵，善为词章。住持京师天界寺。上一日幸寺，见其动止异常，命蓄发授官，固辞。上不欲夺其志，从之。赐宗泐免官说，尝奉诏注《心经》、《金刚》、《楞伽》三经。有《全室集》行世。时又有僧来复，字见心，豫章人。通儒术，工诗文。一时名士皆与之友，与泐齐名。上闻召见之，尝承赐御食。谢诗云：“淇园花雨晓吹香，手

援袈裟近御床。阙下彩云生雉尾，座中红拂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上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耶？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朕无德不若陶唐也。何物奸僧，敢大胆如此！”遂诛之。所著有《蒲庵集》。夫宗泐诗呈而蒙和，来复诗呈而受戮，是固有命存焉。而祖阐、无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又可见异端之中，亦有乘槎应星之彦。论者谓国初高僧泐、复为首，予则谓阐、逸秉节怀远，不辱君命，胜于元朝水犀十万多矣。戒行弘勋，又当出泐、复之上也。

德庆侯廖永忠上言曰：“臣窃观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掠。其来如奔狼，其去若惊鸟。来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命将领之，无事则缘海巡徼，以备不虞；有事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为寇，岂可得乎！”（今之八浆船，乃因其制为之者。）上从其计。

七年，倭人复寇边。命靖海侯吴祜往捕，遇贼琉球大洋，悉俘其众以归。是岁后，复贡，无表文。其臣号征夷将军者，亦私贡马及茶布刀扇等物。且奉书丞相，词悖。上怒，却其贡。安置所遣沙门于川、陕僧寺。

八年，日本又遣僧如瑶入贡，陈情饰非。上待之如前，命礼部移文，责其君臣。既又遣使臣归廷用入贡，有表文。诏宴赉之，遣还。是时，丞相胡惟庸谋不轨，欲召倭人为己用而无由。乘此机白于上，调金吾卫指挥林贤于明州备倭，阴遣宣使陈得中谕贤送归。廷用出境，谬指其贡船为寇，闻于中书，私其货物与赏赐。贤听其计。惟庸佯奏贤失远人心，谪居倭国。既而复请宥贤复职。上皆从之。惟庸以庐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贤，且以密书奉倭王借精锐百余人为用。王许之。贤还，王遣僧如瑶率倭兵四百余人助惟庸，诈称入贡，献巨烛。暗置火药兵器于烛内，包藏祸心。比至，惟庸已败。上犹未悉贤通于惟庸，仅发倭人云南守御。

按史载圣祖尝与刘基论宰相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犊，将僨轘而破犁矣。”圣祖不以为然。惟庸恨基，用药毒基死，而后果擅政横行。不惟颐指在廷诸臣，且计结远夷助逆。醴泉之观，使非云奇挺身告变，圣祖亦几堕其术中矣。呜呼危哉！（惟庸谋逆，诬言所居井涌醴泉，邀上往观。惟庸居第近西华门，守门内史云奇知其谋。乘輿将西出，奇走冲蹕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不能达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奇垂毙。右臂将折，犹尚指惟庸第，弗为痛缩。上方悟，登城眺察，则见满第内衷甲伏屏帷间数匝。上亟反。遣兵围其第，诛之。召云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监。赐葬钟山。）基初封诚意伯，爵止终身。至是，始思其先见，诏世袭焉。林贤后在洪武二十年事觉，论谋反为从，灭其族。夫倭奴自来匪茹难化而易叛，故圣祖晚年

绝其朝贡，亦有怨于惟庸之事耳。前车不远，其尚鉴于兹哉！予谓圣祖之英明，远能照临四夷，而近不能检制一相。青田之玄算，大能赞决万军，而小不能保全一身。语曰，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诘不信夫！

上常恶倭国狡顽，遣将责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倭王上表答，出不逊语。表曰：“臣闻三王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而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偏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座，封疆百万余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臣闻陛下有兴战之策，小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竭力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来土掩，将至兵迎，岂肯跪涂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于贺兰山前，聊以博戏，有何惧哉！倘若君胜臣输，且满上国之意；设若臣胜君输，反作小邦之耻。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救黎庶之艰辛。年年进奉于上国，岁岁称臣为弱倭，今遣使臣答黑麻敬诣丹墀，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具表以闻。”

按别史载，上尝问倭使害哩嘛哈：“其国风俗何如？”答以诗曰：“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国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卜新酒，金刀脍锦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谩，徐贯之。观此诗及前表，则倭奴恃其险远，不可以朝鲜各藩礼待之明矣。又奚必许其通贡，以启窥伺之端哉！

日本复连岁寇浙东西边。上欲讨之，惩元军覆溺之患，乃包容不较，姑绝其贡。著于《祖训》。二十八年，命信国公汤和缘海相地，筑城备倭。和尝以年高思归故乡，从容乞骸骨。上喜之，赐钞五万，俾造第凤阳。因谓和曰：“日本小蛮，屡扰东海。卿虽老，强为朕行，视要地筑城增戍，以固守备。”和行海上，自山东登莱至广东雷、廉筑数十城。民三丁抽一，屯戍备之。尤严下海通蕃之禁。

按和初为滁阳王部曲。上之始起兵也，和率先推戴，听命惟谨。上深爱之。屡立战功，封信国公，恩礼特异。至是，凤阳新第成，和率妻子谢。降敕褒嘉，赐黄金三百两，白银一千两，文绮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赐黄金三百两，白银一千两，彩段三十端。预为莹葬之资。后卒，亲为文以祭。追封东瓯王，谥襄武，塑像功臣庙，复配享太庙焉。然当时沿海经略之宜，自和一出，规制颇密，使守之弗失，自可摧倭奴之入也。惜承平日久，法度废弛。嘉靖癸丑

，蜃氛扇焰，肇于两浙，蔓于各省。和之孙有名克宽者，众谓其祖有功海防，特调用之，寻能树立，擢升参将。而求其实效，有愧前烈多矣。噫！安得起和于九京而与之筹倭备哉！

永乐二年，对马、台岐诸岛夷劫掠边境。上命行人潘赐捧敕往谕国王源道义捕之。国王卑辞纳款，谢约束不谨，出兵歼其众，献渠魁二十人于阙下。赐回《进归化书》及《永乐大典颂》。上览之，称善。命入史馆，升礼部郎中。命倭使携取献俘还海滨，治以其国之法。倭使乃于鄞县萧皋契筑灶，以甑加其上。俾一人入甑内，一人执爨，尽蒸而死。倭使归，敕奖国王甚隆。给以勘合百道，定约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毋得来带刀枪，如违例越贡，并以寇论。仍命佥都御史俞士吉赉白金彩币并海舟二赐之。又封其国之主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勒碑其上。上亲制文曰：“朕惟丽天而长久者日月之光华；丽地而长久者山川之流峙；丽于两间而永久者贤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极而纳天地于范围，道贯百王而亘古今之统纪。恩施一视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无逆其行，江河山岳无易其位，贤人善俗，万国同风，表表兹世，固千万年之嘉会也。朕承鸿业，享有福庆，极所覆载，咸造在廷，周爰咨询，深用嘉叹。迺者对马、台岐暨诸小岛有盗潜伏，时出寇掠。尔源道义能服朕命，咸殄灭之，屹为保障。誓心朝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朕尝稽古唐虞之世，五长迪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鬃矛}微卢濮，率遏乱略，光华简册，传诵至今。以尔道义方之，是大有光于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朕惟继唐虞之治，举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镇山号寿安镇国之山，锡以铭诗，勒之贞石，荣示于千万世。”是时，礼遇彼倭者如此，终莫肯革心。

明年，平江伯陈督领海运。值倭寇于沙岛，追至朝鲜岛，尽焚其舟，斩获无算。

按陈建谓国初海运之行，不独便于漕纲，实令将士习于海道，以防倭寇。自会通河成而海运废。近日倭寇纵横，海兵脆怯，莫之敢撻，亦以运道不习之故耳。此则言海运之当复者也。然给事中钱薇著论唐、宋无海运，故倭奴之情贡也勤；元为海运，倭奴劫掠运舟，故其为寇也繁。我洪武北伐，亦为海运以济。永乐中，海运几十三，举行给辽东等处，惟我运于海，故彼寇于海。宣德以来，倭患遂少，盖运从内河而寇无所利，故耳，此不足见罢海运之功哉。二说各有所见，故并存之。

八年，国王源道义死。命太监雷春、鸿胪少卿潘赐往行吊祭礼（即前行人）。后又寇广东廉州府，破其城，杀教授王翰。

九年，上遣中官王进等往日本收买物货，倭人谋阻进，不使归。进觉之

，潜登舶，从他路而返。

十年，国王具方物谢吊祭恩。

十九年，犯辽东马雄岛。总兵刘江歼其众于望海窝。初，江至辽东巡视诸边，相地形势，得金州卫金线岛西北望海窝者，其地极高，可望诸岛，为滨海咽喉之地。筑城堡，立烟墩，以便望。既完，一日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度倭寇将至，急调马步官军起窝上小堡备之，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姜隆帅壮士潜烧贼船，截其归路。与之约曰：“旗举伏起，炮鸣奋击。不用命者，军法从事。”翼日，倭寇二千余，乘海艘直趋窝下登岸。一贼貌甚丑恶，挥刃率众而前。江惟犒师未马，略不为意。既而贼至，江被发举旗，鸣炮伏起。贼众大败，死者横仆草莽，余寇奔樱桃园。空堡内将士皆奋勇请入剿杀，不许。特开西门以纵之出，仍命师分两翼夹击，生擒数百人，斩首千余。间有潜脱入艘者，悉为隆等所缚，无一人得脱。凯还，将士请曰：“明公见寇，意思安闲，临陈作真武被发状，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出，何也？”江曰：“寇始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固御敌之道也。贼始鱼贯而来，作长蛇阵。我故为真武形，以厌伏之。虽愚士人之耳目，亦可以壮兵气。贼入堡，若急攻之，必死战。我故纵其生路，此围师必阙之意也，兵法皆有之。顾诸君未察耳。”自国初御倭，数十年来，无如此役之大捷。江以功封为广宁伯，食禄二千石，子孙世袭。将士有功者，赏赉有差。倭又尝寇金山卫，登岸。指挥同知侯端与主帅分兵出战。主帅出南门，军覆。端以孤军驰东门，众不能继，与贼巷战数十合，身被箭如猥，转战益奋。贼惊曰：“好将军也！”乃以所掠染家布横于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剑挑布，一剑截而断之。贼仆地而笑。端由是得出东门，次于杨家桥，鸣鼓招散卒，得百人。适潮退舟胶下，令人持草一束，与炮俱进，至海滩，焚贼船十余艘。贼不得归，遂大败之。

端有膂力。府治前石狻猊高四五尺，端以一手挽之，行十余步。策马过坊门，交手拥楣，以足挟其马而悬之。骑射刀槊皆过人，故能立功。端巷战时，一剑忽坠地，所乘马口兼以授端，其异如此（江驭士明纪律，有恩信，所向无敌。凡诸夷款塞者绥辑备至。后卒，人咸思之。谥忠武）。

宣德元年，又入贡逾制。朝廷申增格例，人毋过三百，船毋过三艘。时有言：“浙江海盐县，地临海岸，每有倭寇窥伺军卫。陆置烟炮，水备战船，望游巡，才保无虞。永乐七年，尽拘军船赴沈家门，立水砦以守，撒去烟炮，倭寇乘虚连年纵掠水砦。相去海盐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请如洪武旧制。”事下兵部，移文巡抚大理卿胡概与三司，计其可否处，行得复旧。

正统四年五月，倭船四十余艘，夜入大嵩港，袭破千户所城，转破昌国卫城，大杀掠而去。备倭官以失机被刑者，大小三十六人。惟爵溪所官兵擒获

一贼首，名毕善庆，诛之。浙江金事陶成之功也。

七年，倭船九艘，使千余入贡。朝廷责其越禁，姑容之。迷失二倭使，普福于乐清县沙嵩藤岭获解。

普福《被获叹怀诗》曰：“来游上国看中原，细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儿为客路三千。心依北阙浮云外，身在西山返照边。处处朱门花柳巷，不知何日是归年。”

景泰六年，倭寇健跳。官军守备，不得入。

天顺二年，复遣使贡。

成化二年，伪称入贡，寇大嵩诸处。官兵因潮落，夜围其舟。寇设诈，以灯悬于篙尾，卓之沙上。官兵望见，以为檣灯，达曙不移。比晓，舟已乘潮遁去。台阁大臣俱坐失机，获罪。

十一年，复遣使周瑞入贡，敕谕倭王宜守宣德中事例。备倭阍帅欲报前耻，乃于送倭使出境之时，金鼓声中随以炮铙，倭船被击沉于海，自是略知畏惮。

十三年，日本复遣使入贡，庶吉士鄞人杨守陈贻书主客郎中，欲请绝之。书曰：“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自唐以至近代，尝为中国疥癬矣。国初，洪武间来贡，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后绝不与通。著之为训。至永乐初，始复来贡。往来数数知我中国虚实，山川险易。因肆奸譎，时拿舟载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以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暴；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暴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也。宣德中，来不得间乃复称贡，朝廷不知其狡，许其至京，宴赏丰渥，困载而归，则已堕其计矣。正统中，来而得间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仓庾燔室庐，贼杀蒸庶，积骸流血如陵谷。缚婴儿于柱，沃之沸汤，视其啼号以为笑乐。捕得孕妇，则计其孕之男女别视以赌酒。荒淫秽恶，殆有不可言者。吾民之少壮与其粟帛席卷而归巢穴，城野萧条，过者陨涕。于是朝廷下备倭之诏，命重师守要地，增城堡，谨斥堠，修战舰。合浙东诸卫官军分番防备，而兵威振于海表。肆七八年间，边氓安堵，而倭奴潜伏，罔敢喘焉。兹者天牖其衷，复来窥伺，而我兵怀夙昔之愤，幸其自来送死，皆瞑目砺刃，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彼不得间乃复称贡，而我帅遂从其请，以达于朝，是将复堕其计矣。今朝廷未纳其贡，而吾鄞先罹其扰，芟民稼穡为之舍馆，浚民脂膏为之饭食，劳民箠力为之役使防御，昼号而夕呼，十征而九敛，虽鸡犬不得宁焉。而彼且纵肆无道，强市物货，善谗妇女，貂不之制，藩宪不之间，郡县莫敢谁何，民既哗然不宁矣。若复诏至京师，则所过之处，其有不哗然复如吾鄞者乎！且其所贡刀扇之属，非时所急，价不满千，而所为麋国用弊民生。以过厚之

者，一则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则欲弭其侵边之患也。今其狡计如愚前所陈，则非向化者矣，受其贡亦侵，无可疑者矣。昔西旅贡熬，召公犹致戒于君；越裳献白雉，周公犹避让不敢受。汉通康居、宾，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议。况今倭奴最我仇敌，而于构衅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狼贪之心，施其奸计以罔我，其罪不胜诛矣，复可与之通乎！然彼以贡献为名，既入我境，而遂诛之，则类于杀降，不武不义。若从而纳其所贡，则中其奸计，益招其玩侮，又不可谓智。取一而损十，得虚而费实，又不可谓计。弊所恃以待无用，俾其不兵甲而骚，不水旱而窘，又不可谓仁。有一于斯皆非王者之道也。窃以为宜降明诏，数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杀之仁，归其贡献而驱之升境。申命海道帅臣，益严守备，俟其复来则草而禽弥之，俾无噍类。若是，则奸谋狡计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临，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贡献不纳货贿之贪，虽有远方珍怪之物，无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达京畿，数千里之民举不识输运之劳，不知征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优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国有礼义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国有谋猷而不敢发，桴鼓不鸣，金革不试，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举一事而众善备焉，斯与劳民费国而幸蛮夷之服者，万不侔矣。守陈不忍民之罹殃，而虑国之纳侮，故敢布之，下执事，冀采择以闻。”礼部不果从。

按守陈后至吏部右侍郎。卒，谥文懿。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处，未尝求进权幸。有重其贤欲援之者，使所亲喻意守陈，谢却之。私谓其人曰：“吾犹嫠妇也，守节三十年，今老矣。岂白首而改节耶！”尝被命教内竖，教成，多去为近侍。与守陈同事者，率因之取宠贵。而守陈独无所资籍。士论多之。今观此书，凿凿正谊，洞烛倭情。使当时肯奏行之，岂有今日扰乱之祸哉，噫！

大率其国奉使得利，往往各道争先受遣。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细川高国强请勘合，遣宋素卿、源永春入贡。素卿，鄞人朱缙也（宋字似朱，素卿，缙之义）。先因父丧无倚，游荡学歌唱。弘治（九年）间，倭使汤四五郎以贡至鄞，见缙秀惠善歌，相与情密。其叔朱澄又为牙人，与缙各市汤四五郎刀扇，负其价值（弘治十年），乃将缙填还。汤四五郎之逋携归倭国，诈称天朝宗室。国王以女纳缙为婿，官拜纲司。至是，伪充正使来。澄识之，不敢见。随至苏州阊门，混作伴送人役，至缙船上相认。后事发，应论投夷重典。时内臣刘瑾专横，乃厚赂之。瑾谓澄已自首，缙系夷使，请原其罪。从之。缙贡毕，乞赐祀孔子仪注，廷议不许。

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复请勘合，遣省佐入贡。

嘉靖二年，各道争贡。国主源义植嗣位，幼冲，势不能制。大内艺兴遣



使宗设谦道，细川高国遣瑞佐宋素卿交贡。舟泊宁波港，互相诋毁。素卿重贿监市舶中官赖恩，宴坐宗设之上，其贡船后至，赖恩复先与检发。宗设等积忿，遂为乱，欲杀素卿，追抵绍兴城下。官兵备御，不得逞，还宁波，执指挥袁进越关遁去，备倭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歿。巡按御史欧珠奏称：“五月初一日，有先到夷人拥入收藏方物东库，抢出盔甲刀枪，各行披执。自灵桥门外循城奔至和义门，将后到夷人宋素卿人船烧毁，及杀在岸夷人一十二名。素卿等以该府卫遣避地名青田湖，出城约有十余里。宗设等赶至绍兴城下，口称还我宋素卿。次日，将宋素卿等移入府城会审。据各称：西海路多罗氏义兴者，原系日本国所辖。向无进贡。我等朝献必由西海经过，被将正德年间勘合夺去，今本国只得将弘治年间勘合，由南海路起呈。至宁波，因我说出怪恨被杀。会同镇守太监梁瑶议得远夷入贡，礼应柔待，今宗设等因怪素卿，讐其诈伪，遂行仇杀，若终待以常礼，许其入贡，不加谴责，不以威示，则犬羊腥膻，愈肆纵横，终无悔祸之期。除再加抚处及拨官军防御外，乞敕该部会官详议。”

按太监赖恩受素卿赂，浙参政邵锡、副使许完、都指挥江洪俱惧失事之愆，多匿其实，故疏词多左右素卿耳。

后得旨，宗设免究。素卿无别情罪。责令回国，宣布天朝威德，令国王严束夷酋，畏天保国。并查颁降勘合是否宗设夺去，今次朝贡果差何人，务见真伪。待后该贡年分具本回奏，以凭议处。

河南道御史熊兰疏曰：“访得宋素卿原本华人，叛入夷狄。先年差来进贡已经败露，时则逆瑾当权，阴纳黄金之贿，遂逃赤族之诛。国法未行，人心未厌，今乃违例入贡，大起衅端，迹其罪恶，虽死犹不足以容之也。参照海道副使张芹、市泊太监赖恩与同府卫掌印巡海等官，禁令不申，守备不设，既不能善处以息其争，又不能预谋以防其变；分守参政朱鸣阳、分巡副使许完，各有地方之责，俱怀观望之私，以致蛮夷公行劫杀；把关管海指挥千百户等官，任夷人出入往来，未有能拦截防御者；指挥袁承委自陷其身，推官高浅越墙以避其锋，凡其侵掠之地，若履无人之境。按法原情通合查究。除备倭同知刘锦被杀外，乞各正典刑。一以为蛮夷猾夏者之戒，一以为备御不严者之惩。然臣等窃有议焉：夫倭奴僻居东海，其俗狙诈，其性狼贪，自唐以至近代，已尝为中国患。国初洪武年间许其来贡，后因交通奸臣胡惟庸，我太祖既正其罪，绝不与通，复载于祖训，着为令典。今皇上践祚之初，复有入贡之请。迹若涉于忠诚，心实怀夫欺诈，故朝廷未受其贡，而浙民先罹其殃。乞特降明诏，数其不恭之罪，示以薄伐之威，绝其朝贡之请。申命海道帅臣，益严备御，俟其复来，则草而禽弥之。保国裕民之方，居中制外之道，无有过于此者矣

。 礼科都给事中张疏曰：“参照副使张芹、市舶太监赖恩、参政朱鸣阳、都指挥张浩等均承委任，便乐因循，议处未定，而令素卿之盘船慢藏，启窥瞰之奸，逆状已形，而听宗设之谢罪，当面甘愚弄之术，避地观望，恣贼纵横，策未展于一筹，祸几延于两浙，合应据法查究，创艾后来。及照日本国蕞尔海夷，利观中夏。先年使者肆为不道，荷我明天子仁圣，曲赐优容。兹以仇杀残我内地，谓宜檄诸夷之甲，兴问罪之师。但衅起使人，国王无罪，且其国与朝鲜、琉球诸夷俱系不征之列。伏望备行淮、浙、闽、广镇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处，如遇前项夷船到彼，就便督发官军，并力截杀。仍行浙江镇巡等官，将见获夷党并宋素卿译审明白，取问罪犯。缘宋素卿系先年潜通外夷人，数重赂逆瑾，脱网生还。宗设人众俱系从逆贼徒，罪在不赦，通合置之典刑，以昭天朝之法，以严夷夏之防。昔汉之英君谊辟，或弃珠崖，或谢西陲，况倭奴诡譎情态，具有明验，若更许其通贡，是利彼尺寸之微，损我丘山之重，其于皇祖垂训之意，不无背驰。尤望绝约闭关，未断其朝贡之途，毋徒弊所恃，以事无用，其一应误事人员并死事，地方作急备查，奏请大昭赏罚，以示惩劝，毋得通同隐蔽。又访得宁波、绍兴等处有一种无赖，潜从外夷，引诱作奸。如宋素卿者，实繁有徒，合行出给榜文张挂晓谕，遇有前项无赖，踪迹可疑，许邻里首告，官府不时觉察，即便擒拿，家属从重究治。庶几中国之势常尊，外夷之侮少御。”

初，宗设追宋素卿不及，还。把总指挥欲率兵追击，谋于新建伯王守仁，守仁曰：“归师莫追，当纵其出而拒其入，把截要害，使来无所获退无所资，疲卧舟中，于是取之，兵不血刃矣。”既而倭果疲卧，为暴风漂入朝鲜境。被朝鲜斩首三十，生擒中林望、古多罗二人，朝鲜国王李恠表献于朝。上命浙江镇巡官，将素卿事从实研审回奏。后复敕差给事中一员前去访察，查勘其事。

。 兵科右给事中夏言疏曰：宗设谦道所领倭夷不满百十余人，而宁、绍两郡军民何啻百万。今乃任彼凶残，肆意攻掠，蹂躏城郭，破坏闾阎，杀死都司方面，质虏指挥，貽国大耻，事出非常。再照宋素卿本朝叛贼，激成宗设之变。访闻宗设倭船先到，而盘货在后。素卿倭船后到，而盘货获先。宗设内已不平，及市舶太监置酒命坐，又以宗设席次抑置贼首。若不明正典刑，梟示海滨，则将来射利效尤之徒，习为谋叛。伏望将朝鲜国执献贼倭中林望、古多罗二名，押发浙江，解赴钦差官处。令与宋素卿对鞫前项构祸缘由及伊国差遣先后，并勘合真伪来历处治。又倭夷入贡，往往为边方州郡之害。我圣祖灼见其情，故痛绝之。于山东、淮、浙、闽、广沿海去处，多设卫所以为备御。后复委

都指挥一员，统其属卫，摘拨官军，以备倭为名，操习战船，时出海道，严加堤备。近年，又增设海道兵备副使一员专督，可谓防范周且密矣。是以数十年来，彼知我有备，不复犯边。奈何迩来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项备倭衙门官员徒拥虚名，略无实效。宁波系倭夷常年入贡之路，法制尚存，犹且败事，其诸沿海去处，因袭日久，废弛尤甚。合无选差官员领敕前去，由山东循淮阳、历浙达闽以极于广，会同巡抚官员，按部备倭衙门亲历海道地方查点，原设官军阅视旧额墩堡盘验，见在兵器官军缺乏者，即与拨补，墩堡圯坏者，即与修筑，兵器朽钝者，即与换给，官员之不才者，即与易置，法制之未备者，即与区画，庶使海防严谨，中土奠安。尝观本朝礼部侍郎杨守陈家藏文集，亦常以倭夷变诈凶虐，不当与之通好。乞敕下勋戚文武大臣，详加会议。再照宗设犯华之罪，不可使之竟脱天诛。乞通敕沿海各处备倭衙门，整搦官兵，修理战船，习占风候，时出海洋瞭捕，务俾罪人斯得，国威以伸。

兵部尚书金献民议谓备倭衙门地方久处承平，武备尽已废弛，相应依拟差官阅视。但恐前项地方广阔，周回万里，一人顾理不周，本部欲便移咨都察院拣选历练老成御史二员，各请敕一道，分定地方。一员自山东直抵淮阳、苏、松，一员自福建直抵广东各沿海地方。其浙江就令差去给事中敕内该载整理，各分投亲诣沿海一带阅视。上命各官失事等情，着差去给事中上紧前去，会同清军御史，用心访察，查勘明白，分别等第，并究各夷致乱根因，进贡真伪。沿海一带边备不必差官，只着各该抚按督并海道备倭并守巡等官，严加堤备，阅视整顿，不许怠玩。

刑科给事中张逵疏称：“浙江宁、绍、台、温、杭、嘉六府，地滨溟海，境接倭夷，实东西之巨屏，北都之外帑也。是以国家建设卫所，特置都指挥，以总才耳之。封墩战舰军器，靡不周备，盖恐外寇时窥中区为梗耳。臣见去年倭夷入贡，恣睢仇虐，横屠生灵，戕及都司。吾中国大被虔刘，拱手莫救，实由武备废残，素有蔑视之意，将来之患恐未可量，固不可不预为之处也。伏望皇上查照巡视旧例，添设谙悉事故加意民隐都御史一员，请敕督理，将前项封墩战舰军器之数一一增修，令不失旧。然后奏闻成绩，徐议功赏，以辍其任。庶中国奠安，而小丑绝窥觊之心矣。”

时户科给事中刘穆，承命访察倭夷事情。至是，上不允逵请，敕令刘穆，仍往浙江沿海地方整理武备等事。后素卿械至杭州，有司勘以谋叛下海罪，系浙江按察司狱。及二倭贼自朝鲜至，并系之。论鞠狱成，久而不行诛决，先后尽瘐死于狱。倭奴自此惧罪，不敢款关者余十年。

四年，浙江市舶太监赖恩奏：“请颁换敕谕，与臣管市舶司事兼提督海道，遇有夷贼，动调官军剿捕，以固地方便益。”上命照成化年间例换敕与他

。兵部尚书李越疏曰：“政每患于纷更，法当务于谨始。此地内官缘为提督市舶司而设，比与边方腹里镇守守备内臣专为地方者不同。即令沿海督兵御寇，自有海道副使与备倭都指挥使分理于下，又有镇守太监与巡按御史提调于上，事体相因已久，沿海有警，俱可责成。若复又令市舶太监提督，诚恐政出多门，号令不一，必掣肘误事。又况动调官军系朝廷威柄，遇有紧急，必须奏请定夺。赖恩小臣，岂宜得辄擅自专？推原其心，不过欲假借纶音以招权罔利也。乞将原降成命收回，仍戒谕赖恩，令其谨守旧规，安静行事。”

给事中郑自璧亦疏曰：“赖恩肆意揽权，恣情黷货。信郑泽之奸计，则延伪使为上宾；受素卿之金银，则致宗设之大变。三司兼欲受辖兵权，辄冀专擅，心每上人，动将坏法，内臣中之奉职无状者也。乞将取回别用，另选老成安静内臣代其任事。惟复痛加切责，姑令扞省前愆，用图后赎。其敕书仍照旧止管夷人进贡，并抽分货物，卫所官军不得干预，勿得轻信拨置，纷扰事端。”上诏前已有旨，俱不从。

赖恩又疏曰：“窃审日本国有武臣三人：一曰大内；一曰细川；一曰{白田}山。是皆权臣，犹鲁之三家。彼国政柄不在国王，而在权臣。进贡之事，彼强则彼专，此强则此擅，国王则卒亦莫革。近况素卿叛去，弊愈深矣。合无将素卿从重处治，同来夷伴或流远方，或遣归国。另别差官赉敕往谕国王，今后来贡，益谨效顺，亲具表文，面用国玺，毋容诈伪；贡船毋过三只，使人毋过五百，毋得仍致大内。细川等弄权私贡，以乖国体。浙江备倭等官除将臣庸材，乞赐取回间住。别差贤能一员，严加提督，整理边务，葺城池，修战船，整军器，慎烽，练兵卒。先之于昌国、石浦、大嵩、象山、穿山、舟山、定海、观海等喉舌紧要之处，次之于松海、金盘、海宁等卫可缓之方，巡海兵备等官，务选年力少壮，熟谙武略，敕专督理。不拘三年五年，就任加职，庶免更换，致旷重务。不许久坐省城，时须遍历操练，事干急重，乞许便宜。仍敕福建等处镇巡备倭等官，严禁漳州贼船，不许纵放出海，眩惑地方。各卫官军月粮，务着有司及时征给，不许缺乏，疲毙官军。日后倭夷入贡，照旧报审实，各执坚甲利器防守，译审是的，方许护送入港。苟有贼船临边，务使多带兵粮剿杀，如有畏怯，即以军法重治，永为遵守。庶几内则官军不致虚费廩饩，外则足制边境不致岛夷侵渔矣。”上乃诏沿海武备，着镇巡等官严督举行，巡海备倭官员有久不出巡、坐视民患的，听各该巡按参究。

户科给事中刘穆疏曰：“节该钦奉敕浙江沿海地方，武备久废，尔仍会同巡按督并海道备倭并守巡等官亲诣各处查勘，原设墩堡兵器战船及官员军士，一一修复振作，从宜区画，务俾武事修举，堪以保障，事完回京复命。臣会同巡按浙江御史潘仿，亲诣宁、绍、台、温沿海地方，一应武备逐一修举，从

宜区画，事完，另行造册奏缴。外间有事关重大，稍议兴革，虽未尽合机宜。聊以补塞罅漏，谨用条陈：一、添设巡视重臣。东南诸夷，惟倭黠猾，比北虏尤为难制。我太祖遣信国公汤和，亲诣沿海经略数年，是以兵威大振，夷丑窜伏。今丑众窥伺，边境危疑，虽尝严督海道官员整饬修举，但坏之于百年之余，而欲复之于一旦之骤，虽才智拾倍过人者，恐不能立致成效也。况南北延袤千有余里，中间卫所堡寨钱谷甲兵，不减陕西三边之一，独责成海道一人，威权既不加重，施为且不自专。添设都御史巡视地方，督理戎务，假以便宜之权，宽以岁月之久，位望之重，既足以清肃颓顽，委任之专，又足以振刷积习，何武事之不举，而边患之足虑哉！一、召募补伍军士。臣巡历沿海卫所，查点额设，军士逃故者既已过半，老弱者又多不堪，凡遇出海守哨，未免足此缺彼，武备之费未有甚于此者也。议将各卫所县军民舍余人等愿充军役者，量行召募在官，填补逃亡正军，以便差拨出海。此固权宜区画之道，亦急迫不得已之举也。一、选调才能武职。臣请将在京在外各卫指挥等官，查选才识优长，性气刚果，武艺闲熟之人，量加调遣，分布沿海边卫，每处二三员，或令把总守御，或令掌印管操，加以鼓舞振作，扶植诱掖，气习刚劲，既足以振起颓风，骑射精熟，又可以教习士众，新旧无牵制之人，挟诈有指据之迹，庶几体统一正，号令一新，积习可祛，兵威聿振矣。”亦不果行。

按观张逵、刘穆之疏，则后日添设巡抚，其机已兆矣。又岂待杨九泽之奏哉。但浙中既有赖恩为市舶而请改敕书，兼管兵务，又有邓文为镇守而请换敕书，如成化旧规行事，俱得俞允。及查成化敕书，除相同外，仍有兼管银场，并官员贪赃坏法者。四品以上具奏区处，四品以下即拿究治。军民词讼亦听准理。盖先时张庆有翊护前星之功，宪庙知其忠而柄之以任，若是文之请盖为含糊之词，冒揽权之实。给事中郑自璧请取回邓文，选老成代任，不从。夫以一省之地置二竖之横，殆亦中国内倭也，其视巡抚之设何如哉！而今论者乃独归咎于九泽，谓其议建巡抚以启倭患，谬矣！且如银场旧时许开，未闻大愆，今银场封闭而矿寇啸聚。如四十六年之大劫，非有总制三省之命，其祸恐未息也。因时制宜，不可拘泥如此云。

十七年，倭使石鼎、周良来贡。礼部奏请申十年一贡之例。命缴还正德以前勘合，更给新者。

二十三年，复至。无表文，以非期，弗纳。

二十六年，又至。仍以非期，使停泊于海山岙，候明年期至而入。

先是王直者，徽州歙县人。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无赖若叶宗满、徐惟学（即徐碧溪）、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为间相与谋曰：“中国法度森严，吾辈动触禁网，孰与至海外逍遥哉

！”直因问其母王姬曰：“生儿时有异兆否？”王姬曰：“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旁有峨冠者谄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独心喜曰：“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兴乎！”于是遂起邪谋。嘉靖庚子年，直与叶宗满等造海舶，置硝磺、丝绵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五六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招集亡命，勾引蕃倭，结巢于宁波{雨郭}衢之双屿。出没剽掠，海道骚动。是年，巡按御史杨九泽请设提督以弹压之，乃命都御史朱纨巡抚两浙，开军门于杭。纨乃调福建都指挥卢镗统率舟师捣其巢穴，俘斩溺死者数百，直等皆走逸，余党遁入福建海中浯屿。复命镗剿平之。纨仍躬督指挥，李兴发木石以塞双屿港，使贼舟不得复入。时海禁久弛，缘海所在悉皆通蕃，细奸则为之牙行，势豪则为之窝主，皆知其利而不顾其害也。纨严申禁令，有犯必戮，不少假贷。然其间亦有一二被刑者未及详审，或有过误，杭人口语藉藉，罪及建议、王主群公。纨又以督府新开，纲纪务在振肃，由是官吏亦称不便，而失利之徒怨谤蜂起。明年，朝廷更议废置，乃改巡抚为巡视。未几，纨复解官去，而东南自此多事矣。

按嘉靖八年，兵科都给事中夏言历查浙江巡按王化有磐石卫缚官之奏，张问行有蒲圻所杀官之奏，欧珠有宁波杀方面官之奏。故建言请设浙江巡视大臣，已得旨，敕部中推选才望谋勇大臣二三员来看。而辅臣张孚敬申议不可，中止不设。至是宪臣杨九泽乃复奏，而夏言为首相，适协其前，既行复寝之议，遂得旨，设巡抚大臣来浙，而朱纨首膺其任。故今之议倭患者，多追咎于杨，以为不宜创建大僚，以生事端。又归咎于朱，以为法网太密，使奸无所容，遂致群逞。殊不知是时王直之辈，如蛾含沙，势必射人，如蜃藏氛，势必迷空。况又有福建系囚李七、许二等百余人逸狱归直，而为虎翼，虽欲自己，此辈将何适哉！防海之官不过列位正佐耳，素倚通番贸易者为生计，此与奸豪互窝无以异。虽有海道兵宪临之于上，然不操生杀之柄，则号令之而不畏，不寄便宜之权，则调发之而不应，安能潜消此蠢动之凶卵也耶！况因循积习之后，动有牵制，此督府之建所以不容己者。龟错论汉诸王曰：“削亦反，不削亦反。”愚于建督府亦云，且不建则叛迟而祸大，建之则可以备叛而弭祸。何也？观纨在浙之日，号令严明，赏罚必信，规模法制卓有条绪。是以浯屿之剿，双屿之塞，确然着绩。使纨久任以责其成，则慑服之威，防御之策，合必井井，而下海者绝迹矣。由是贸易不通，夷人且将乏用，而况王直辈其有不窘困受缚者乎！吾见其或无今日荼毒之惨，劳费之苦也。今乃撤机阱以纵虎，自贻祸患，可胜叹哉！（朱纨，苏州人。清介之士。归家后，朝廷有诏械系别省旧巡抚朱某者，讹传建纨，纨伏毒死。）

五岛倭人为乱。王直有憾于倭，欲报之，及欲以威慑诸蕃。请于防海将官，剿之略尽。遂声言宣力朝廷，以要重赏，且乞通互市。将官弗许，但馈米百石。直以为薄，大诟，投之海中。从此怨朝廷，频入侵盗。事闻，廷议复建台阍于杭，命佥都御史王忬予巡视海道督兵，仍置二参将（汤克宽、俞大猷），分守境内。

三十年，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关，移泊金塘之烈港。自以巨舟泊列表。参将俞大猷率舟师数千围之。直以火箭突围去，怨朝廷益深。且〈耳少〉官军易与也，乃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栅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据古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每欲侵盗，即遣倭兵。

三十一年，直遣倭兵寇温州，寻破台州黄严县。复寇海盐，长驱至嘉兴城外。官兵御贼，战于孟家堰，死者三千余人。指挥李元律、千户薛纲等，俱战死。别寇犯海宁。僧兵与战，败绩，皆死于赭山下。是时，官吏多不知兵，惟松阳知县罗拱辰（广西人）娴于武艺，调守浙东西诸处。挟悍勇家丁数十人自卫，所在皆有功，得升按察佥事，驻浙西杀贼。副使陈应魁整饬兵备，借其家兵半为已用，由是军遂弱不能抗贼。调至松阳等邑士兵，皆不习水战，每退缩奔还，投河溺死者无算。各处所募北地游僧（所号僧兵是也），虽健勇而寡谋。倭人狡猾多防，每为其掩袭而败。官军技穷。已而贼袭破乍浦城，由是澈浦、金山、松江、上海、嘉定、青村、南汇、太仓、昆山、崇明诸处及苏州府治，皆仅保孤城。城外悉遭焚劫。贼或聚或散，往来靡定，如入无人之境，遍于川陆。凡吴越所经村落市吉，昔称人物阜繁，积聚殷富者，半为丘墟，暴骨如莽。而柘林八团等处，陈东建屋为巢，据之，持久不动。

余半岁，朝廷命南京户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别置浙江巡抚，命李天宠为之协谋剿杀。经乃檄调川、湖、两广、山东、河南诸处兵。未集而陈东拔巢，四出剽掠，满载长驱，至嘉善县市。会福建义天长赖某被徵自汀州先至，勇敢前向，大破贼锋。贼已遁走，赖兵因失传餐，乃为退食，被贼复转掩杀，遂为所乘，多死焉。赖兵每以大旗为阵门，贼有冲先者，则挥旗一卷，必能夹之过阵，斩其首，贼遂溃，故能常取胜。至是与贼战，胜后，时有二偏将亦在嘉善，使作虚声，策应赖兵，贼必不敢来袭，乃退缩不顾。赖兵势孤而败，远近痛惜之。经与天宠时驻节嘉兴，比田州土官妇瓦氏统狼兵至，士民踊跃，望其杀贼，而瓦氏亦愿出战立功，复其孙祖职，请于经，不许。寇复攻北门，燔庐舍，掠子女，横杀无算，河水为赤。狼兵以未得经令，不敢动。

按瓦氏者，田州土知府岑猛之媳也。猛自乃祖阴谋夺嫡，枉杀忠良，头目吕召传至其父岑溥，恣恶兴兵，结怨邻壤。猛承其官，又偏听头目黄骥，私

拨土地，结好思恩府土知府岑浚。浚作乱，袭破田州，逐猛，放兵劫掠。两广都御史潘蕃、总兵韦经讨浚，诛之。遂奏浚已显戮，猛自陷府治，难托专城。要将二府改为流官，猛改降同知。尚书王时中、马文升等议从其请，且将浚家小解二千里外安置。猛降为世袭正千户，押赴福建沿海卫分带俸，庶祸源可绝。孝宗从之。押猛送平海卫，猛中途逃回，后调南毋，拒不赴任。正德二年，猛托祖母奏以侍养为名，又令田州夷民奏乞容留本处附近卫所，听调杀贼。四年，猛纳金刀异器于刘瑾，改授本府同知。后调征柳州，得升指挥。调征饶州姚源洞。江西都御史陈金乃奏，指挥知府品级相同，复猛知府。仍于知府上论赏，瑾为之地，武宗准予指挥上升一级。嘉靖初，猛得志，复作乱，杀官夺印。其子岑邦彦，纵兵杀掠。世宗乃命都御史姚镬征之，猛被获，锉尸梟示。邦彦走死齐村，其遣下头目卢苏、王受构众扇乱，入陷思恩。镬复征之，久弗克。为巡按石金所论，镬罢去。改命新建伯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随宜剿抚。守仁至，下令招降卢苏等，议立其子邦相为田州知州。世宗诏邦相准与做田州署州事，吏目仍听流官知府控制，后有勤劳，依拟升擢。今瓦氏盖邦相妻也，相死，子复继亡。瓦氏以太君权州事，年在五十以下，馭众刚明，人畏惮之。张经两广总制之时，常调其州兵杀贼，有功，曾蒙奏赏。故远来报效。冀立殊勋，以复同知之职与其孙也。初至，甚有纪律，军士敛戢不敢肆，咸奋迅破倭。而经竟不遣之出战，优游于嘉兴诸处，颇有河上翱翔之意。军上咸生怨悔之心。经去后，又随阉帅往来年余，竟无成功而还。于是所至骚扰，鸡犬不宁。闻瓦氏兵至，在在闭门逃出，殆与倭寇之过无异焉。又按经之在嘉兴，诸路兵集，各有杀贼之志，而经再不发一令者，何哉？盖其初制两广，苗贼不时出劫，贼巢不远，一掠即归。归后方命兵尾其后，取所携遗老弱，即以报功。未尝交战，徇为长策。今经亦欲待倭奴杀掠饱还乃出师，如两广故事。而不虞倭奴自海登陆，焚舟持久，残破日深，遂疑军门通贼，流言四播。朝命赵文华至浙，名虽祭海，实侦经也。经始不自保矣。

上以贼未平，敕工部侍郎赵文华致祭海神，寻有察视之命。倭众四千攻围金山城，久据乍浦，寻拥至平望王江泾诸处。巡按御史胡宗宪督参将卢镗、总兵俞大猷所统部卒及狼苗等兵大战于百步桥，悉擒斩之，筑京观。

嘉靖初，平望镇殊胜寺有一道人来游。题其壁曰：“我自蓬莱跨鹤归，山僧不遇意徘徊。时人莫解菩提寺，三十年余化作灰。”题毕而去。后倭夷至镇，寺悉被毁。距题诗之日凡三十一年矣。

文华还朝，遂劾经玩寇殃民，按兵不战，械系入都下。擢宗宪代经。然贼愈猖獗。一支数千，自柘林走海宁直抵杭州北关外，屯聚劫掠。巡抚李天宠命烧近城湖上僧寺，闭门敛兵而已。一支有贼九十三人，自钱塘渡浙至奉化



，复转而还，渡曹娥江。御史钱鲸便道还慈溪，适值贼，遇害。已而入富阳，过严州、徽州、到南京城下。京营把总朱襄、将升被杀。城门昼闭。贼鼓行东掠苏州，寇常熟。知县王与致仕参政钱泮，俱为所杀。已复攻围江阴。知县钱死之。言官劾天宠懦怯纵贼，夺其职，寻亦被逮。与张经并下吏，以军法论死。

三十三年七月，倭夷寇广东潮州。先是都御史谈恺闻两浙、直隶诸郡倭寇猖獗，恐其延及惠、潮也。遂移檄巡视海道，议战守事宜，以靖海防。时广东巡视海道副使汪柏议将防守潮州柘林、长沙等处海澳兵船并为柘林一哨，顾募东莞乌艚二十只，潮州白艚船十只，共拨兵一千二百名，委指挥黑孟阳为中军统领，指挥李爵、李鉴，千户王诏、虞钦、尚昂、戴应先等部领往来巡哨。议上督府，恺允之。既而守备玄钟澳指挥同知候熙亦请禁接济倭夷，遂以其议行巡视海道，转行各倭守备及沿海府县卫所掌印巡捕等官，严督各哨官兵。如遇倭船乘风泊岸，星火飞报各处官司，督兵协力追捕。适备倭千户于瑛报有贼首徐碧溪、洪老等撑才驾大夹板弯尾船从福建海洋乘风突来深澳，凑合贼首林寄老等。督抚令于瑛加谨防捕，及督指挥黑孟阳等部领兵船协同各该哨备倭官兵，相机设法擒捕。至七月初二日，果有贼船三只，哨马船五只，从福建汀州外洋泊潮州柘林。时我兵既以预先警备，贼至，不敢近岸。黑孟阳等即统各哨兵船兼程前进。初三日至柘林。初四日官兵奋勇与战对敌，兵威大振，攻贼，败船三只。贼首徐碧溪等被伤，贼众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浪涌不能取功，生擒番海贼寇方四溪等，共一百八十名。皆系近时攻陷浙江等台温及苏松诸郡县巨寇，今又凑合暹罗东洋诸国番徒，经年在海劫掠，流毒滋甚。幸而筹策先定，防守唯严，数千逋寇，一旦削除，各省宿冤一麾可雪矣。朝廷廑忧东南，加胡宗宪兵部侍郎，总督浙、直、福建军务，八省钱粮官吏听其调用。以提学副使阮鹗为巡抚。

三十五年，海贼徐海（号明山和尚，即徐碧溪侄，亦与王直相党援者）、陈东与倭酋辛五郎等复拥众寇松江、嘉兴诸郡，声言欲取金陵建都。乃由峡石越皂林，出乌镇以北。新巡抚阮鹗自嘉兴还杭州，适与之遇，急走轻舸入保桐乡城。参将宗礼与禅将霍贯道皆河北骁帅，‘厚集其阵，合击杀数十人。曾日暮，贼引去。时贼气虽窘，而二将亦绝向道，不得择善地休止，孤垒无援。贼复纵兵出战，二将俱陷歿。贼乘胜围桐乡。宗宪檄诸路兵进援，逡巡惶怖，不敢近城，中夺气。陈东又伐大木，盛为撞杵以攻城，城几坏。一男子献计为巨索悬于城，候撞杵至，即牵之曳以升，不得撞。又募冶工煮铁为汁灌城下贼。贼不敢逼。久之，贼解围去，阮鹗得出，还杭州镇。徐海等拥至平湖，据沈家庄为巢。初攻桐乡时，海先撤围。陈东意海私受军门重贿，颇不平。至是

海又与麾下叶麻争一女子有隙，海乃遣人至军门约降，且以计缚叶麻、陈东送至为信。军门许之。时文华升尚书。奉命督察军务，重莅嘉兴。乃与宗宪暨当事诸公诣平湖受其降。海率死一上三四百人环甲露刃，突进城中，纳款称罪。遂厚犒之而出。寻将归大洋，适所调永保峒兵至，奋击败贼。海死乱兵中。辛五郎即被获，与叶麻等囚至京师，献俘告庙，伏诛。时浙西诸郡唯嘉兴去海七十里而近。贼登岸甚便，最为要冲。先是海宁卫库中兵器夜则自鸣，铮铮有声，识者以为兵兆。郡城地方李上生瓜，长寸许，剖之其中惟水（谚云：李树生黄瓜，百里无人家）。后果首被贼祸，村里断烟云（禅将领僧兵官也）。

钱薇《血泪歌》曰：“四月五日海作妖，青天霹雳山走潮。千艘蜃贼狐狹虎，万屯铁骑鼠见猫。金绯大将膏锋镝，糜烂细民喙乌雕。端阳五日与六日，四郊烟焰运云高。红巾填塞秦溪野，劲枪毒矢杀气豪。此时哭声动天地，横山积血成波涛。少妇污蔑触白刃，婴儿中塑娘同刀。岂无脱奔保首领，官军劫夺无路逃。夜来仰看旄头星，炯炯未灭心切切。淮为入奏明光宫，流离乞抚血泪号。”

### ●卷三 东夷

#### ◎日本国

是年（嘉靖三十五年），徐海虽毙，而王直在岛称雄如故。遣倭酋纷扰浙东滨海郡邑，破临山卫等城，祸如浙西。复寇通州、海门、突流扬州。直之母妻并子俱在浙省。心切念之，欲致其归，乃请讲和。寻率将领渡海，执无印表文，诈称丰洲王入贡。来泊岑港，遣人通好，索家属，要开市。军门胡宗宪许之，且赂以厚贿，说其来降。直迁延者久之。直既离本巢，自失负之势，而受贿繁渥，诸岛亦各生疑贰。直恃其强，谓中国决不敢害己，或可徼幸如意，杰然诣款塞。诏诛之，梟直于市。余党溃去。

别志曰：“奸民王直，倡乱于海。倭酋部落数万，皆受直节制。流劫两浙诸郡邑，三四年间，吏民死锋镝、填沟壑者亦且数十万，官军莫敢撻其锋。督阃胡宗宪惩张经之获罪不知所措，乃欲议和以舒目前之急，奏乞遣使移谕日本国王，禁戢属夷。上从之。先是宗宪檄徽州府收直母妻及子系金华府狱，至是出之，令有司丰衣食洁第宅以奉。而遣生员将洲、陈可愿借市舶提举职名充正副使往日本，且命二人持重贿见王直，说令灭贼保亲属取官爵，以觐其意。二使至五岛，见直养子王澂，道以谕倭事。澂曰：‘往见日本国王，无益也。此间有徽王，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明日，直出见二使。推髻左衽，旌旗服色拟王者，左右簇拥。二使心动，坐论乡曲。直设酒食，情款方洽。二使曰：‘军门遣仆等敬劳足下风波无恙。’直避席曰：‘直海界逋臣，军门不曳尺缠牵而鞠之，而远烦讯使，何也？’二使曰：‘军门以足下称雄溟渤

，诸蕃畏服，伟哉丈夫也。风波隔限，不能亲犒，敢命仆等以黄白丝绵若干为寿。’直忻然纳。二使曰：‘军门推心置腹，援足下令妻寿母而出之狱，馆谷甚厚者，盖以足下材略超世，未能奋迹龙池，故遂涉身鲸波，亦不得已焉耳，非足下本心也。且足下曩岁曾扣关献捷，人孰不知其功。今日能乘机改节，灭贼自效，则爵赏必隆，悠久富贵，非但保全妻孥而已。’直墨然。乃挟二使登舟，巡数小岛，夸示富强而还。初，直闻母妻为戮，心甚怨，欲犯金华。及见二使，始知家音，心窃喜。乃集所亲信者计之，谢和等曰：‘今日之举，未可冒昧突往也。当遣我至亲为彼所素信者先往效力，以示欲降。待彼不疑，然后全师继进，始可逞耳。’直笑曰：‘妙算也！’遂遣王澆敖等来投诚效力，宣言王直归顺成功之后，他无所望，惟愿进贡通市而已。宗宪为直上疏于朝。许之。时直虽伪约归顺。而徐海、陈东、叶麻等已拥萨摩洲夷王之弟过洋入寇矣。时适舟山有零寇数百，宗宪遣叶宗满等助官军往剿尽殄焉。疏其功次，犒赏三酋。王澆敖笑曰：‘此何足赏！若吾父来，当取金印如斗大耳。’既而徐海、陈东寇松江嘉兴，势大猖獗。宗宪召王澆敖等谋之，以观其意。澆敖等初欲小试殷勤，甘心助灭舟山零寇。至于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图大事者，且利直速来共济，乃辞曰：‘是非吾所能，须吾父来乃可耳。’遂留夏正、童华、邵岳，辅王汝贤在军门，自以招直捕贼为名，与叶宗满开洋去。徐海、陈东由峡石抵乌镇，围桐乡城。巡抚阮鹗在城中孤危甚急。时王直又遣养子曰毛海峰者，疑定海关以谢过（谓海不知通好之故，乃尔入寇），间奉直命谕徐海。徐海未允。宗宪疾走。人赂毛，毛又遣人诣海。宗宪复令谍者赍银数万两赂海而说之曰：‘足下所求不过欲多得利耳，与其鏖战而取劫掠之财，孰若安闲而享所自致之货！且直与足下固唇齿也，直已遣子入款，朝廷赦其罪，将官之矣。足下不于此时解甲归顺，他日使直独保富贵，孤立将安所为也！’海然其计。于是遣所亲入谢，约罢围去。因索赂遗他倭酋。宗宪许之以银牌绮币，厚赐来者。来者德之，以报海。明日，复遣他使来谢。宗宪厚待如初。凡数得，海始喜慰。而陈东以海私受重贿，不与之均，鞅鞅不乐。是夕，海果潜移巢去，道崇德而西。东闻海去，势孤，亦引去。围始解。徐海乃屯于海盐、平湖交界旷野之处，将造舟为归岛计，日遣人与宗宪索馈。宗宪悉如其意与之。凡银两、丝绵、锦段与夫酒米、盐醢、裁缝、医师，巨细取给传送之，所馈动以万计。舟相接于道，虽供应月余，未尝缺乏。徐海既感宗宪待之诚，且谓其不足惮。遂以故所戴飞鱼冠及坚甲名剑来酬献，间遣其弟洪入质，于是彼此无忌。谍报宗宪：‘徐海麾下独书记叶麻为长，黠而悍，近与海争一女子，不相能。非用间急缚之，则阻海归心，且将为后患。’于是遣谍赂海说令缚麻以擅功，潜并赂麻，使不疑也。海从之，与麻共宴宗宪之使。半酣，海谓麻曰：‘予辈既与

军门通好，便为一家。今使者归，予辈当释兵远送，以示款洽。’麻然之。命各部下俱不必从。海遂与麻同舟，复举酒大饮。送使者至十里外，伏发，执叶麻。麻出，而故隶叶麻部曲皆怨且惧矣。宗宪恐生他衅，时时遣谍持簪珥玳翠金饰遗徐海两妓女不绝（一名翠翘，一名绿珠，侍海专宠）。令两侍女日夜说海并缚陈东。东乃萨摩王弟帐下书记。海犹豫未决。宗宪出叶麻囚中，令其诈为书于东，乞兵贼杀海。其书故不以遗东，阴泄之于海。海得书，谓东等叛己。遂诈请东于萨摩王弟，代署书记。既得，即缚之以献。叶麻与陈东相继缚，而海麾下汹汹，益疑且怨矣。初，叶、陈二部下贼虽有憾海之意，而俱沾军门之贿，遂皆隐忍。海恐此辈终为己患，乃遣人与宗宪定计。先遣己部下数十人诣军门求赏，皆受银牌花币，厚宴而归。次遣叶、陈二部下之雄者各数十人，皆欣喜争往，一路酒饌厌沃之。抵嘉兴，通事者语贼云：‘前日来者皆去兵器，空手入城，以便簪花执盏。尔等亦当如前。’贼从之。官军伏于瓮城，一将官先闭内城门，坐城楼上，令贼分四门而入。贼既入瓮城，而外城门随闭。通事者语贼当拜城楼上将官受赏。贼下拜。伏出，每二人执贼一人，截其拇指而囚之。于是徐海自度纵归故岛，必为蕃落之所杀。内附之心益固，请与部下入款。宗宪许之。谍往，定期。海先期一日率倭众数百人胄而阵平湖城外，又自拥百余人胄而入平湖城中，庭谒军门，稽首称罪。宗宪与当事诸公厚犒之，竟傲然出。是日城中人无不魂战色变。当事诸公忿其疆，皆议诛海以杜后患。宗宪欲纵海生还。迫于众议，不得已而从之。然海众尚千余人屯近独山，猛鸷难即破。于是令海自择便地居之。海择沈家庄，即僦与居。且馈遗海如曩时。既而永保峒兵俱应征集，宗宪又令陈东诈为书夜遗其党，言海已约官兵夹剿汝辈矣。陈东党果大惊，即勒兵篡两妓女过海所，骂曰：‘我死，若俱死耳！’遂相槊而斗，海中槊，众大乱。明日，官兵四面合墙立而进。风烈，纵火焚之。海窘甚，沉河死。余酋搜斩殆尽。永保兵俘两妓女以归（二妓溺死于河）。于是辛五郎率余党遁至海岛，官军邀击获之。与叶麻等囚送都下。宗宪以下各进宫有差。然而王直犹负固自若。遣贼寇浙东诸郡，流及通州、扬州。宗宪欲以弭诱直出巢，于是委心留用直前所遣来王汝贤数人，抚摩若亲子，及叶宗满兄弟（前同宗满来者）尽加礼遇。时时对将吏言曰：‘直非反贼，顾崛强不一见我耳。见我乡曲，故当有处也。’直闻之，谓军门诚朴可欺。欲乘机见之，而还得完聚亲属，且自度纵不如平日所料，亦不至为失水大鱼。遂决策渡海，首遣蒋洲，次遣王澂、叶宗满等率骁卒千余人，且以丰洲王入贡为名，先泊岑港。据形势，分布要害讫，直乃与谢和等慷慨登舟，令众曰：‘俞大猷吾尝破之列表，泊岸时须谨备之。’军门当直未至时，已度其前有隙，豫调俞大猷于金山，而以总兵卢镗代之。卢镗者，旧与王澂、王汝贤同事舟山，抚循倭

夷备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群倭，斫兵刃伐木为开市汁。且索母妻子弟求官封。宗宪列状以闻。上诏相机擒剿。宗宪秘不宣。夜驰至宁波城，密调参将戚继光、张四维等督诸健将埋伏数匝，乃以夏正等为死间，谕直曰：‘汝欲保全家属，开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带甲陈兵而称降，又谁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见军门，敢留汝耶！况死生有命。苟命当死，战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战不若死降，降且万一有生焉。’直犹持疑，宗宪则使蒋洲往为质曰：‘如负约，则洲命悬尔手，敢尔欺乎！’直信之，凡直意所欲，军门辄馈遗之，不吝巨万，一如饷徐海时。直颇心喜，又其所亲信王澂、叶宗满遣来见者，军门必降礼厚贿，笑语饮食，运床共卧，观契无间，皆为说谕往来相通者五旬，久益情洽。风闻诸夷谓直已归国，无复主之之心。而叛贾素依直为渊藪者，且各散去。直计回岛之难立，而纳款则犹可微幸保全亲属，且莫敢奈我何也，乃挺身诣军门降。宗宪委曲谕之曰：‘汝既来归，我当表奏，爵汝崇秩。但事达朝廷，上意不测，汝当以罪人居于狱。庶九重知汝负罪引慝之诚，我之为汝请者可如意而得。脱有他变，汝之坚甲利兵固在，我敢负汝哉！’乃命一指挥伴送入杭州按察司狱。直遂俯首受命。狱中供帐备具，自是日有宴，夜有官伴宿。虽在狴犴，无縲绁之拘，有费应之资，直乃安之，以俟恩旨。其党之在舟者，亦赐遗不乏如常。杭城日夜戒严，如虎在豕。王澂辈栖迟日久，各无斗志。蒋洲以计先脱归。宗宪乃遣将出师抵岑港，要贼党去路。继有别岛贼来援，官军奋击败之，斩获甚众，余窜归大洋。有诏诛直，梟其首。妻子给功臣之家为奴。直众既破，惟毛海峰等拥众称雄。然势孤无援，时寇海滨，亦不甚张皇矣。后毛海峰率倭夷侵据舟山。官军四面围之，绝其水草。贼困乏。官军夹击，贼败死殆尽。毛海峰亦死于乱兵中。自是浙中稍得宁帖云。”

《浙东备倭议》曰：“昔我祖宗之制，防边戍海，树设周详。郡县之间，建立卫所，定海卫内辖四所。外辖后所、鄞衢、大嵩中中左所旗军一万有奇，岁给官军粮饷十万余石（此皆旧额，今军缺粮，减存者止十三）。又置巡检司九：曰螺峰；曰岑江；曰岱山；曰宝陀（四司环置舟山，俱隶宁波府）；曰长山；曰穿山；曰霞屿；曰太平；曰管界（俱隶定海县）。莫不因山堑谷，崇其垣墉，陈列兵士，以御非常。复于津陆要冲置为关隘，曰定海关（在南薰门外，最为冲要。旧制额设指挥一员，旗军五十名，盘诘舟航，以防奸细。官哨战船停泊于此。今增协守民兵一十名。福苍兵船亦此停泊）；曰舟山关（旧制额设官军盘诘，今拨福苍兵船防守）；曰小浹港隘；曰青屿隘；曰契头隘；曰钱家隘；曰梅山隘；曰慈岙隘；曰横山隘；曰螺头隘；曰碇齿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门水寨；曰路口岭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凡一十有六。皆屯兵置舰以为防守。其中，若定海关、舟山关、沈家门水寨、小浹港隘最为要害。自

昔至今，尤致严焉。定海烽墩一十三，后所烽墩十，{雨郭}衢烽墩六，舟山烽墩二十五，咸设旗军以望声息。昼烟夜火，互相接应。若{雨郭}衢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矗峙最高，所望独远。故设总台，多拨旗军，戒严尤至。设总督备倭，以公侯伯领之；巡视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领之（洪武三十年以后，总督领于都指挥，海道领于宪臬）。海上诸山分别三界：横牛山（在慈溪县北大海中，与海盐县海洋为界）、马墓、长涂、金塘、册子、大榭、兰秀、剑岱、双屿、双塘、六横等山为上界；又滩浒山、三姑、霍山、徐公、黄泽、大小衢等山为中界；花脑、求芝、络华、弹丸、东库、陈钱、壁下等山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贡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谓防陆莫先于防海。缘边卫所置造战船，以定、临、观三卫九属所计之五百料（上定海港一只）、四百料、二百料尖快等船一百四十有三。量船大小分给兵杖火器，调拨旗军驾使。而督领以指挥千百户，每值风汛，把总统领战船，分哨于沈家门。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东南而哨，历分水礁、石牛港、崎头洋、孝顺洋、乌沙门、横山洋、双塘、六横、双屿、青龙洋、乱礁洋抵钱仓而止（每哨抵钱仓，所取到单并各处海物为证）。凡韭山、积固、大佛头、花脑等处为贼舟之所经行者，可一望而尽。由西北而哨，历长白、马墓、龟鳖洋、小春洋、两头洞、东西霍抵阳山而止（哨至，亦取海物为证）。凡大小衢、滩浒山、丁兴、马迹、东库、陈钱、壁下等处，为贼舟之所经行者，可一望而尽。由此而南，通于瓯越。北涉于江淮。皆以南北两洋为要会。而南北之哨，则以舟山为根。抵六月哨毕，临观战船则泊于岑港，定海战船则泊于黄崎港（海中以六月十二日为彭祖忌。飓风大作，舟必预期收港避之）。仍用小船巡逻，防守备至密也。今日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为汛期，六七八月风潮险恶，舟不可行。九十月小阳汛期，贼舟复可渡海，亦有停泊海岛，乘间而至者。故今四时皆宜防海也），而备御宜益密矣。皇上轸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将兴师，诛讨不庭，一举祖宗之旧章，而振饬恢弘之。设总督直隶、闽浙军务大臣及巡抚都御史，以蕃臬分任兵备，调发横江鸟尾船二百余艘（今皆废坏）。改造福清船四百余只（停造五百料等战船，取军四民六抖银，增价改造），苍沙民船复数百只（或官造或雇税），召募福建、两广、邳、徐、松潘、保靖、永顺、桑直、麻辽、镇溪、大〈广东〉及苍处等兵不下十万（今川、广诸溪洞土兵悉皆免调）。敕镇守总兵驻扎临山（今改扎定海），协守副总兵驻扎金山（今改扎吴松），参将分守各府（宁、绍一参将，并各府四参将），把总统辖卫所（旧制临、定、观一把总，今定海专设一把总，并各卫共六把总。俱题请钦依）。复有游击游兵之职，以统水陆之兵（俱奏请钦依）。一时任事之臣非不摠殫谋画，务底安壤。而豺虎未消，烽烟未靖者，盖以城戍不足，而告

急者多，则疲于奔命；庾帑不实，而资用者乏，则窘于设防；粮饷不时，而冻馁者众，则怯于应敌；土著不练，而徵召者至，则艰于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且倭奴入寇，自彼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复一二日渡官绿水，抵陈钱壁下，渐经浊水（海水东去三四百里溷泥而黄浊色，过此水渐深而清，且洿，为官绿色。千里之外，海极深益洿，视之黝黑色。《海道经》所载及人所见皆然），因潮乘风，寇无定迹。瓯、闽、渤海，南北可从，即其南涉韭山，北由马迹。舟山则四面可登。缘海则随处可犯。游兵把总等官督领兵船，自春历夏，及小阳汛期，于南北海洋穷搜远探。遇有贼舟，即为堵截。驰报内境，俾为预防。复于沈家门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挥领之；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一指挥领之。把总驻扎舟山，兼辖水陆；总参标下各选练精兵三千，以听征剿（近年议将总参标下陆兵更属海道兵备训练，仍各选亲兵一千随征）。定海则屯聚重兵，屹为巨镇。贼或流突中界，则沈家门、马墓兵船迤北截过长涂、霍山洋、三姑，与浙西兵船为犄角；迤南截过补陀、桃花、青龙洋、青门关，与昌国、石浦兵船为犄角。贼或流突上界，则总兵官自烈港督发舟师，北截于七里屿、观海；参将自临山海洋督兵船为应援，南截于金塘、大猫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为应援。以故今日之海防，会哨分哨于外海者为第一重；出沈家门、马墓之师为第二重；总兵督发兵船为第三重。巨舰云屯，倭夷之舟航弗预也；火器飚发，倭夷之短兵弗预也。以我之众制彼之寡，以我之长技攻彼所不足，折蛇豕之势而免内地震惊之虞，斯策之上者也。万一疏虞而贼得登陆，由拙泥、乌山、鸣鹤场、古窑、松浦、丘家洋、官庄诸路，可犯慈溪与定海之西北境，以达于郡城，则向头、观海、龙山管界之备不可以不严。而丘洋、金岙、慈、新城石墙之筑，实所以扼其冲。由小浹港、穿山、昆亭、〈广东〉头、尖崎诸路，可犯鄞界与定海之东南境，以达于郡城，则小浹口置列兵船（海道兵宪谭纶、总兵卢镗建议于港口置铁发贡，重五千斤者一座。调发兵船防守定海。添设民八桨船一十只，汛期则巡逻哨探，汛毕则容其樵采近境），与后所、{雨郭}衢、大嵩、甬东、太平诸处之备不可以不严。而慈岙、蛤岙石墙之筑，实所以扼其冲。由大浹口直走郡城，则西渡东津、桃花、梅墟之备不可以不严，而关口水陆之兵与招宝山、威远城之筑，实所以扼其冲。盖我尺寸之地皆系金汤。得人而守则其险在，我防或少懈则反以资敌。若舟山故定海治也，四面环海，其中为里者四，为屿者八十三。五谷之饶，鱼盐之利，可以食数万之众，不待取给于外。初以承平无事，止设二所守之，军卒止二千有奇，而岁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为固，万一夷且生心，据以为穴，则险阻在彼，非有劲兵良将，卒未易以驱除。而彼方挟其利便，四出攻剽，则滨海郡县，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当首以为忧。盖不止如双屿、烈港之为

贼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于舟师。今计定、临、观、昌各港官民船可二百艘，仍增造福苍沙船五十只，复有八桨渔网等船。旧例，官船料价，六分则征于里甲，四分则扣于军储，以充造作。三年则轻修，六年则重修，九年则折造。其价仍扣于月粮，变卖于钉板，而给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舟给直又数倍于昔矣。昔之出海，旗军食粮八斗（内将三斗安家，五斗随行）。今之给饷水兵者，又数倍于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军固皆尺籍之编伍，未始徵兵于外也。与其募闽人以充水兵，孰若省召募而兼用土著，使久而习其扬帆捩舵之法，战攻冲击之技，宜无不便。况吾缘海之民，流亡内地，投充水兵以百千计，归而用之，又奚不可哉！然沧溟万里，茫荡无涯，潮汐风势之逆顺，帆橹人力之迟速，把截港汊要害之处，旷阔亦不下数十百里，非若潼关、剑阁可一夫扼险而守者。寇已登突而为之备，计亦晚矣。即今定海卫所军兵之外，复有总兵标下之兵，以战以守，足备缓急。若{雨郭}衢、大嵩、穿山、龙山管界，形势单薄，兵力寡鲜，宜各增置陆兵，势相犄角。而于镇兵所屯，相机调遣巡司乡团，俾联络策应。若舟山则水陆缺防，抑不容缓矣。海道兵宪刘应箕，拨兵六百戍守{雨郭}衢，盖为是也。议者曰：“国初缘海之兵，自足以周备御之用。而乃谓不足，何也？盖卫所之军兵止存空籍，窜漏裁革者过半。仓庾之储蓄止存空额，那移逋负者不貲；而复以羨余归计部。此皆非污谟之善者也（近年，卫所军兵只身赘婿义子，悉皆革罢，止准见在军伍者派拨粮饷，皆指为羨余，解输户部，以充别用。故军日耗而粮日寡）。今欲图安攘久远之策，无他，举祖宗之成宪而行之尔。奏复原额钱粮尽充养兵募兵之费。不得复以那减充羨余，禁止逋负之奸不得以国赋润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赋于民，当不至如今日之甚矣。仍严行清勾之法，移查原籍有无丁壮可补者补之。如原籍亡绝，即于卫所简其见在壮丁补足。行伍赘婿义子，年力强壮，俱准收充。不必执空籍以糜岁月（今巡抚赵炳然奏准举行补足全伍官军）。其犯罪充军者严为解发，使明隶尺籍，遵照近年本兵题准事例，不得有所脱漏。又不足则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强者，程能试补，仍复其身而给之食。立以程限，壮年为兵，力衰而罢。不苦之以终身，不陷之以永久。则人皆鼓舞，乐于为兵。军无缺额，粮不虚废，必无不任战之民死于无罪者矣。议者曰：主兵不足则客兵不得不用。夫环海之变故无常，东南之财赋有限，以有限之财赋募无已之客兵，以防无常之变故，此岂异于割股以啖犬豕者也！况其贪残之性不减于倭奴。使久居内地闲熟道路，习知土风，必有不戢自焚之祸。昔元末苗帅杨完之流毒于嘉禾，迩岁闽、广之兵屡叛而从寇，益可鉴矣（此言补足行伍兼用土著，可以省召募客兵）。议者又曰：山海有自然之利，捐之民而困可苏，故屯大榭之田可以固穿山之守。而耕牧金塘，足裨内地之粮饷。然其地极广袤，物产无穷



。贼屡过而不问者，以其中未有可欲也。既田之则有可欲矣，能保其不据乎！苟无重兵以守，是委以与敌也，而可为之乎（此军大榭、金塘、断不可田）！议者又曰：今之水战止能邀击去贼而已，未能遏来者之锋。夫来贼锐而去贼隋，击隋易而攻锐难。人情所皆知也。然击来贼者仇之，扑火于方燃之始。火灭则栋宇可以无虞。击去贼者，譬之收燎于既烬之后。此其利害则有间矣。自海上下师击来贼者仅一二见（戊午，参将张四维擒朱家尖寇。己未，总兵卢镗歼三沙之寇）。而邀去贼者亦不过文其纵贼不追之罪耳。今若以击来贼之赏而优于追去贼之赏，以纵来贼之诛而严于纵去贼之诛，更得当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救焚，则边鄙又何不宁耶（此言水战以击来贼为奇功）！议者又曰：我兵陆战每退怯，而鲜成功。夫倭奴常败于水而得志于陆者，非其勇怯有殊也。交兵海上，吾特以战舰之高大，帆樯之便利，与火器之多取胜耳（总兵俞大猷尝议贼或制舟与吾巨舟等，则未易取胜，故防海尤急于防陆。总兵卢镗攻破双屿，得蕃寇鸟嘴铳与火药方。其传遂广）。彼登陆即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环龟自守者专其力也。顾能用兵，饱以饥我，逸以劳我，伏以伺我，佯北以诱我，狡狴深入之穷寇与吾柔脆之兵相角逐，胜负之数可坐而策也。诚能察彼己之情，即以其胜我者而胜彼，握符馭众者复以威克厥爱行之，宁不足以殄灭凶顽耶（此言陆战当以谋勇兼全取胜）？议者又曰：定海缘边旧通番舶，宜准闽、广事例。开市抽税，则边储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诸番惜身重命保货之可比。防严禁密犹惧不测，而况可启之乎！况其挟货求利者非脯肝饮血之徒，捐性命犯锋镝者必其素无赖藉者也。岂以我之市不市为彼之寇不寇哉！殷鉴不远，往事足徵。当商舶未至而绝之为易，贸易既通，一或不得其所，复将穷凶以逞。此时何以御之耶？况彼之寇边者，动以千万计，果能一一而与之市乎？内地之商闻风胆落，果能驱之而使与之为市乎？既以市招之而不与市，则将何词以罢遣之耶？市以百至，兵以千备，市以千至，兵以万备。犹恐不足以折其奸谋，今我财力果足以办此乎？且市非计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无已，则我之备御亦无已，果能屯兵而不散乎？此皆利害之较然者也。乃谓可以足边储而弭外患，不已大缪耶（此言蕃舶不可通）！议者又曰：倭奴悔祸，或扬帆称贡而至，又将何以处之？昔杨文懿公守陈尝著却贡之说，谓其受贡亦侵，不受贡亦侵。今倭奴已为仇敌。乃于构隙之余，复敢怀其狙诈狼贪之心，而欲售其谲计，其罪不胜诛矣，况可与之通乎？且前此入寇之少，以通蕃下海勾引向导者少也。今兹入寇之多，以通蕃下海勾引向导者多也。不严禁奸之令，而欲开非时入贡之门，是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号令已不行于国中。即使通贡，果能禁诸岛之寇掠乎？且常年贡使止数百计，而往岁寇边之贼动以千万计，岂寇边之贼皆欲贡而不得贡者乎？谓宜颁降诏旨，申

命海道帅臣，益严守备。贡则却而驱之出境，寇则草剃而禽弥之。则彼奸谋狡画破阻不行矣。如其引慝伏罪，重译效款，必欲率宾，同于诸蕃，以自纳于覆载之中，则必质其信使，坚其誓约，谕令禁戢各岛不复犯边，期以数年为断。若果能恭命不渝，而后如先朝着例，复许之贡。此则义之所以为尽，仁之所以为至也。是故明徵定保，君子监成宪而行之，修治垣隍，慎固封守，一策也。编立保甲，内寓卒伍，一策也。讥察非常，严禁兰出，一策也。绥拊疮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内也。修复墩堡，严明烽堠，一策也。缮治器械，精理战船，一策也。出哨会哨，悉遵旧规，一策也。据险守要，联络响应，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于练主兵而免调募之扰，足财用而资军兴之需，聚刍粮而给饷以时，严赏罚而攻罪不掩，设画树防，出奇应变，为吾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而已。然昔人有云：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故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又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于羽之舞，又何必规规责效于甲兵之末乎！”

直既就戮，海贼徐惟学等据岛分众往来于福建省界，蜂屯逐，连破县城。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犯饶平，流入漳州等处。督闽范钦遣都指挥孙敖会两广兵进剿。亲率狼兵及千户张春等，二次斩级七十七颗，生擒九名。夺回被虏官民人口一百八十余名，牛马二百二十余头匹。陆续官兵又获真倭贼一名林居凤，奸细余超、张大、陈元爱，接贼犯人杨二及贼马、吴丝、乡由绢等件。百户赵孟李、镇抚杨德于石牌地方斩获倭贼首级十颗。曲史万邦邑夺回被虏一人，番衣一件。

四十二年，复破兴化府城都。御史谭纶与参将戚继光率师救援。贼走，败之，溃入广东界。

《野记》曰：“岁癸亥，倭贼围兴化城。相持数月；杀掠无算。贼侦近郊冢墓为乡宦富室者，则发其棺舁至城下，而俾之赎。否则屠尸而焚焉。城中米价倍涌，无所得，至于薪水俱竭，军民疲困殆极矣。参将刘显驻兵江口应援，不敢进。兵备副使翁时器新至任，适乡宦陈应时建策，谓城上刁斗喧噪，贼视为常。今令夜不举号，鸣拆息灯，静坐至三更，四门各举铳飞击贼巢，若欲往劫之者。使其自相斗杀，我军继之，可以取胜。时器从之。适显使健卒八人，间道以公文会时器，其服俱以天兵二字为号。倭贼得而杀之。乃相与定谋选黠贼八人，各服其服，持公文叩城。城中遂挽而上。或有言健卒不类，须察而防之。时器不听。诸贼因得遍观街巷出入楼橹登降之处。时器下令守城者入夜辄静，讹则有罚。时众久惫，是夕相与寐熟，举城寂然。贼探至城下试呼官军，无一应者。乃骂曰：‘城中人岂俱死耶？’八黠贼乃放火举号。贼皆掩至

，长梯蚁附而上，乱杀守卒，开城门拥入，纵焚庐舍。而时器犹未之知也。众乱，时器从东门引下逃脱。贼分守城门，吏民无得出者。时贼半为漳州土人，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系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赎身，各限以数，不如数者腰斩锯解之。蒲多缙绅，有四五世科第相承者，古今典籍比屋连巷。至是俱罗锋燹，为斯文之烈祸。贼搜掠编户，靡有孑遗。屯城月余，粮食尽罄。城外亦萧然无可剽掠者。贼不能住，又虑援兵将集，去屯平海卫为巢。都宪谭纶与参将戚继光兵统兵攻之。继光兵四千，声言三万，俱义乌人。素练习知兵法，而继光又善鼓舞，俱敢向前死战者。继光初至，惟言我兵远来困疲，须养月余乃可用也。因出橐资命造纸甲，既完犹言未可用。贼探知之，守稍懈。一夕夜半，忽传令造饭，饭毕。自率兵居中，俞大猷为左，刘显为右，衔枚疾走，天明逼贼巢。贼不意猝至，皆弃巢走。官军掩杀，呼声动地。斩贼数千余，逃奔至广东界。初，有庠生张某者，十年前夜梦一铁甲人告之云：‘我是天兵，放火杀人。历午未至酉辛，灭皇纪破土城。牛女之分号令明，重熙会，见太平。’醒而记其半，至夜复梦如前。乃记全文，常与众语。不知此为何兆。至是，八贼果以天兵服色倡难，进城以午未日，出城以辛酉日。谭号二华，戚名继光，并合重熙之义。二公纪律严整，士各用命。又俱江西人，分野属牛女。于前梦语无不验者。则生灵祸福，冥冥定数，信不可逃者也。自是闽中恃谭戚为长城。开贼迄今蔓延抄掠各邑，未获安堵。继光父某亦为总兵，先在山东鲁桥与卖卜者钟八交好甚密。钟授继光父以兵书，且教其用法，相别去。继光父有事至京，旅次，一日钟复来访。时继光母方妊。父年三十一，未有子。因问妻就馆所得是男是女。钟曰：‘女也。若欲男，须戊子年九月朔亥时生乃汝子耳。可名之曰钟祥寿，他日以勋名昌汝家也。’继光父笑而颌之。是后钟每至不由户入，从空而下。去则复从空而上，倏然不见。继光父知非凡人，竭诚祈叩之。钟乃吐实，谓我狐仙也。自此不复再见。继光父抵家，果产女。后母复妊，至戊子年闰九月，父意其言默祷俟验。迨朔日亥分，忽见钟闪入卧内。举子即继光也，小字钟祥寿。既长，父授以兵法。颖悟若素习，负胆气，饶智略，有古良将之风。御卒虽严，恩养备至，甘苦与共，结其死心。教以战法，贼败不许取首级，惟以鏖战为功。临敌却顾者始犯则截其耳，再犯则梟首，偏裨以下不少贷。所获贼辎重俱归将士，分毫无所私，故战无不胜。著《心法纪略》，兵间凿凿，皆可行云。”

四十三年三月，倭贼屯潮之乌石，流突彊戎水都神山沟地方约三千余人。都阍范钦会同两广军门吴桂芳、恭顺侯吴继爵督兵进剿。三月二十六日，总兵俞大猷移营，五鼓发兵。以福兵并王诏、门崇父二参将下兵分三大枝而进。午时逼贼寨。贼率精锐出寨摆定，分兵来冲。福兵首与相持，半顷未决。俞大

猷督后，急遣人斩哨长首级二颗。遍行宣示于福兵，奋勇先登。王、门二参参将狼兵继之。呐喊直奔贼中，大战良久，一鼓破之。或奔入寨，或奔入山。各兵分投追杀。杀六百有奇，恐寨中埋伏，用火箭铳炮四面围焚，烧死一千余人。是役倭贼大率死于锋镝灰烬，将及二千，夺出被虏者逾数百人。已而败衄遁走。抢船出海。忽风雷大作，俱溺无免者。

《广东海倭论》曰：“海寇有三路。设巡海备倭官军以守之。春末夏初，风迅之时，督发兵船出海防御：中路至东莞县南头城出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诸海澳；东路惠潮一带，自柘林澳出海，则东至倭奴国，故尤为濒海要害；西路高、雷、廉海面，惟廉州境接近安南，为重地焉。夫倭当朝鲜之下流，山峦几而环以大海，天地东南之仁气至此而尽。性谄且凶，狙诈狼贪，风土使之然也。历齐、鲁东、淮、浙、泉、漳而后至于潮。双桅出没东洋，如履平地久矣。其为海患也。弘治以前，无通蕃者，故亦无海寇之扰。正德初，始渐有之。宋素卿、宗设之犯鄞，围城劫库，放火杀人，非无人而至前也。吾广玩愒曷防备失策，漳舶遏棗而巡哨私通，是以螳螂逞威，肆其暴窃，一闻风鹤，惧喙宵奔，岂非浙固剥床灾近者耶！然波涛汹涌，千里吞吐，而我之步骑弗与；木筏轻舫，浮沉聚散，出没若鬼，而我之巨舸弗与。彼若焚舟登陆，拚死而斗，又有交通接济为之助焉，浙灾其在闽、潮矣。是故杜寇之来，莫若严于自治。禁豪势交通之私，断小民接济之路，沿海居民互相保伍，昭王度示国信，俾其革心，感我绥来，计之上也。师有潜伏，谋在察微，势有窒碍，谋在攻坚，以不可胜而待胜，计之中也。若夫立钩距作沈，命草而禽弥之，计之下也。噫！用其上寇亦民矣；用其中寇自寇矣；用其下则民劝；寇矣。司海道者请三思之。”

方倭之寇浙，赵文华以工部尚书赐玉带出督察；胡宗宪后亦论功加兵部尚书，有玉带之赐。既文华还朝，得罪罢职。时寇既平，朝议示宪、文华及巡抚阮鹗费用不节，军饷多弊。上命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同往查军门及督察用过各省钱粮数目。文华冒破十二万；阮鹗六万；宗宪亦不下十万。疏论其侵匿。时宗宪犹在浙，曲为弥缝，上疏辨明；鹗去官；文华已故。皆坐贿追并。后南科给事中陆凤仪疏劾宗宪不法事。上诏逮至京。寻原其罪免归，皆辅臣严嵩之力也。遂以都御史赵炳然代宗宪，除总督福、直衔止巡抚两浙兼理军务。炳然旧为浙巡按，见宗宪靡滥之弊，务崇安养，民得息肩矣。然浙之嘉、湖与直之江南诸郡固泽国也，县多无城，府虽有城而弛斥不堪御寇。况承平日久，骤加倭警，非惟乡民奔窜不自保，凡城中居民亦无固志。于是各处县邑俱创新城，而府城之圯壤者皆议增高培厚。嘉兴为浙西直南，倭寇必经之地，尤为要害。知府侯东莱请于当道重修其城，屹然为东南巨镇焉。

行人严从简《东南巨镇赋序》曰：“维昔南仲，城彼朔方，猗猗于襄，诗人赋之，而周宣中兴之美，南仲良翰之绩，炯炯若在当时而亲睹其盛也。嘉兴为浙大郡，予之故里。扰于倭夷，民遭荼毒，视猗猗盖有加焉。而城守之议，累岁弗定，偷豫目前，不为远虑，能免厝积之虞也几矣！维时监司郡守却顾而起，规画既定，百堵具兴，匝月迄事，不失寻丈，可以制治保邦。使海魑望而畏，闻而遁，如猗猏不再肆于朔方也。予奉使江藩，便道归省。适观厥成，嘉其保障之有藉，而民风可采以上献也。敢绎诗人之绪，比辞于藻，以纪一时咨諏之所得云，岂敢自谓登高能赋也欤哉！赋曰：‘奥惟名郡，瑞产嘉禾，治分七邑，道达四途。星丽斗女之缠，险环海若之都，虎右踞而望越，龙在盘而控吴，塞以秦山，枕以太湖，雄一方之形胜，冠两浙之舆图。民生其间兮，既庶而康，百年化洽兮，守法而臧。士诗书兮农稻粮，外弦诵兮内组裳，怯于见长吏兮，重于去故乡，非有推埋睚眦之豪兮，亦无探丸鸣桴之强习。太平之嬉游兮，曾不识夫金枪。虽外户之不闭兮，谁念及。夫城隍颓垣兮，断堑破格兮，圯梁荆棘兮，丛生<鼠生>齧兮，嗥藏合上下兮，恬熙忘儆戒兮，苞桑夫何昊穷，降割岁癸不仁。妖蜃掉尾以生狼，狂鯢鼓鬣以扬氛。募倭奴之市舰，泊武原之海滨，曾无几人而登岸，可以一计而成擒。岂奈我军之乌合，轻尝彼贼之狼腥。始转战于盐县，既败北于竹林。嗣是寇知无备，大集四侵，或由姑苏，或由柘村，或由沙川，或由石墩。指郡地以为囊橐，遂直捣以薄孤城。烽焰攸起，玉石俱焚，乌惊星散，鬼哭天昏，此在郊野之惨毒，孰与城居之酸辛。驱孱弱以荷戈，分堡堞以守援，流矢进插于内舍，飞丸直贯于周廛，荒垣可以立碎，肩壁可以潜攀，遑遑画夜，额额如年。时有讹言之卒发，恒致义甯之莫前。游鱼于釜，笠兽于栅，或掩泣以待戮，或乘隙以出迁，盖危于垒卵者凡几矣，而犹或免于摧残。天不好杀，贼饱而还，乃侥幸于一掷，非可恃于万全。时则元戎惩其祸，御史恤其危，诸司赞其猷，士民条其规，咸谓诸郡之要害，独惜兹城之敝颓，宜崇宜补，宜扩宜培。虽众议之佥同，惟当事之睽违，勒小费而昧弘略，计目前而忽远程。譬诸富人巨室，门扃不径，未免犬吠夜起，主人不宁，矧溟濤之巨测，能安枕以无惊。事如有待，以迄于今，既天时民志之协吉，正一劳永逸之当兴。乃请乃任，乃相乃视，乃咨乃諏，乃营乃缔，圭测既定，大功斯起。不闻征召，工云集矣，不闻采凿，石山累矣，不闻斩木，楨森列矣，不闻破坏，土层屯矣，不闻戒储，饷日盈矣，不闻会敛，费时给矣，不闻督责，畚插腾矣，不闻令委，官司效矣，不闻致期，雉牒整矣。诏尔勿亟，众子来矣，倏尔匝月，事告竣矣，卑者是崇，倾者完矣，狭者是辟，薄者厚矣。岂神输而鬼运，实经画之中理，不劳民而伤财，竟大工之毕举。由是国有维翰，民有攸护，奸可防，隙可杜，战可胜，守可固，聿制治于未乱

，信折冲于樽俎，建一方之巨镇，树东南之强辅。噫嘻！人知新城之为美，曷若旧业之安堵，则所以感时追盛，而扶植其基本者，尤宜先务也！故观于其市，则百工居肆，行旅出途，商贾辐辏，弦管讴歌，作息不禁，襦裤且多，昔之恬利斯城者，今果不耗其资乎！观于其士，则从容庠序，帝典王谟，济济蔼蔼，朴或菁莪，桃李荫植于公门，奎璧联耀于黉庐，昔之黼黻斯城者，今果不丧其美乎！观于属邑，则盐膏展武，泽润当湖，魏塘仁洽，崇桐义摩，嘉秀风淳，无事鞭蒲。昔之拱翼斯城者，今果不至于离析乎！观于田野，则三农奋力，百谷盈阿，穰穰千仓，税无负逋，鸡豚糗醕，喜饘妻拿，昔之充溢斯城者，今果不至于匱乏乎！观于武备，则犀革七属，胶弓五和，危楼巨櫓，长矛短戈，壶柝，清角呜呜，肆皇灵之昭赫，将妖诊之潜磨，昔之壮固斯城者，今果不至弛斥乎！何以使人民之咸赖，何以使德政之弘敷，何以复承平之善治，何以起康衢之谣歌，盖既不忽乎地利，自当究意于人和。吾时登城之南堡兮，俯鸳湖之在袖，为李之巨浸兮，乃钟灵而毓秀，菱蒲鱼鳖之繁植兮，叔米舳舻之杂骤。忽薰风之可迎兮，信愠解而财阜。且危亭之当面兮，烟雨霏霏以交溜。思抚景以布惠兮，保治安之长久。吾时登城之西谯兮，倏雄藩于武林，龙飞凤舞之为胜兮，钱碑宋殿之何寻！三秋桂子兮十里荷芬，君臣宴逸兮社稷分崩。嗟往事之可鉴兮，柰奢丽之犹存。兹风土之相接兮，矧习俗之移人。矫枉归正兮，戒彼荒淫。思明德弘勋之努力兮，媿吴山越岭以嶙峋。吾时登城之东磔兮，望溟渤之洋洋。彼旭日之飞升兮，嘘下土以太阳。敖金乌之闪铄兮，消氛之毫芒。鲸鲵远遁兮，魑魅潜藏，海宇澄清兮，戎隶来王。思内顺以外威兮，是用惕夫蛮方。吾时登城之北楼兮，胆缥缈之五云。唯仁圣之端居兮，司黜幽而陟明。矧丑倭之跳梁兮，每廛虑以焦神。眷贤能之翰垣兮，奏治最于彤廷。什南顾之殷忧兮，当殊擢以示旌。思实大以声宏兮，膺天宠之惟殷。环顾重城之四表，愿言骏惠之旁流，匪直兹邦之受福，亦卜凤历之巩悠。聊缀翰以纪盛，俟彤管以罗搜。比猱狁之于襄，庶南仲之作求。乱曰：惟城之高，千层霄兮。皇猷轩朗，亦竣极兮。惟城之厚，盘下土兮。圣化汪，亦何垠兮。鬼神呵护，禁不祥兮。海不扬波，刀斗静兮。群黎百姓，宁干止兮。非非四牡，观厥成兮。采采民风，猷儆戒兮。佐天子于有道，俾四夷以为守兮。’ ”

按别书载：杭州指挥陈善道举武进士，多谋略。癸丑四月，流倭百余犯赭山。赭乃杭海关隘也。善道率民兵三百，徒走七十里，遇贼。手射杀六人，梟首一级。贼大惊，进迫之。民兵皆乌合之众，一时瓦解。善道独战于泞卤中，靴滑蹶仆，遂被洞肋而绝。壮士潘宾、王贵，赴斗俱死。奏闻。敕建祠，祭如典。祠在杭西湖之上。又欧阳深，南安人，以太学生例授卫指挥。倭犯泉州，逼城而阵。深督药弩手射却之。复逼同安城。深率弩兵破贼，追出苾溪

而还。壬戌，中丞游震得檄授深兵。会贼发豕质赎，且及深先莹。深缉知贼可夜劫，潜师冒雨破贼于洋头山。贼复屯八尺岭，谋绝郡城饷道。深率师擒斩其酋，连拔七砦，饷道以通。兵威大振，招降数万人。复执江一峰、李五观等戮之于市。奏绩，上嘉其功。钦授都指挥僉事，专职泉漳地方。永春贼酋吕尚等皆窘，乞降。是年冬，倭奴陷兴化郡城。时倭新至，锐甚。游中丞檄深进兵复城。乃进屯濑溪，时兵仅千余人耳。与贼对垒，贼数夜劫，以营坚，辄不利而去。由是不得南下，无何弃城遁，保崎头堡。深入城，视府库，抚余民。越日移扎东宵，逼贼巢十五里。贼日以数十骑挑战。深坚壁以伺其便。月余，援且至。贼闻，悉众来攻。乃身率亲兵迎占，数合胜之。至晚，贼四合来攻。我兵寡疲。深以死自誓，身被二枪，犹手刃二贼，力战不支，遂被杀。裨将薛天申、周岳镇及麾下数人，同赴敌死之。深死不旬日，援兵至，遂灭贼。中丞以闻。赐立祠祭。给棺殓费，荫子孙世袭指挥僉事。又王德，字汝愔，温州人。少英异，有大志。举丁酉乡试戊戌进士，庚子授东昌推官。尝署高塘，民病汲，开北门便之。凿土得石，石文有曰：“北门开，王德来。”人以为神。后弃广东兵备僉事东归。丙辰，倭扰入温。官府熟视不知计。德主族议，练乡兵待之。倭度南溪，入蒲洲。歼之于上金。斩首十有六，擒十四人，拔其肋虏八十人还之乡。明年，复歼于梅头，斩七首。自是，倭畏永嘉场，不敢犯。（永嘉场，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倭酋数千，方围乐清。兵备袁祖庚来告急，遂移袁宁村，以便策应。其日，参将张钦来附。是时，倭围郡甚急。袁请授以钦，并进德，许之。凌晨，简轻锐，从间道往。日晏，伏起金岙，遂遇害。当变作时，手犹射杀数人。张钦兵相视甚迹，无一救者。总督胡宗宪上于朝，诏赠太仆寺少卿，立祠郡城。荫子世袭百户。呜呼！当王子为兵科，为兵宪，以兵死，死职也。今死温，何哉？观此二传，则当时死事于倭者，多不能悉。而倭之展转地方，亦因可见。故附记之。

自王直倡乱，被祸莫甚于浙江，次而福建，次则广东。三镇大臣自当协心同力，肘臂相应。浙江巡抚赵炳然上浙江边防事宜八事，疏略曰：“臣惟成可大之业者，固在于用人；立可久之规者，尤在于以法。盖有人非法无据，有法非人不行。以人行法，事之所以永济也。臣窃见东南自有倭犯十年于兹矣。祸始于浙之东西，后延于江之南北。仰荷皇上徵兵命将，议饷出贖，神略断自渊衷，玄威震诸海表，以致丑逆就殄，两江已宁。虽浙江时有发作，臣防御是慎。惟福建去岁冠变非常，而浙境实相唇齿也。盖出此入彼，海之港口皆通；避实击虚，贼之奸谋巨测。法曰勿恃其不来，而恃吾有以待之。正今日之急务也。臣自抵任以来，咨询既竭，寝食靡遑，恐无以仰副皇上任使之重。除汰冗兵，减糜费，见议题请外，谨将防海事宜条为八事，上请圣明采择焉。此皆

众口之常谈，诸臣之屡疏，与本兵节有议行者，但人情玩于故常，而功效沮于虚应，终成画饼，未见敷功。此臣之所大惧也，不敢不有言也。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再加查议。如果可行，恳惟申饬令臣督责司道将领军卫有司文武等官着实举行。有不用命者，听臣参劾。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为有备之算，亦一策也。若夫求安攘之大计，立永久之弘规，则拣任守令而责以民兵保甲之法，整顿卫所而责以军兵战守之宜，敬祖宗，内而沿海鳞次之兵，外而出洋战船之制，江之南北浙与闽、广各选一大将以统其权，择数偏裨以专其地，隐然常山之蛇势，仍行各省抚按等官因边以计兵，因兵以计食，允矣。战守之鸿图，先治己而后胜人，急内安而求外顺。伏惟皇上神明，下之兵部再加酌量。择义而行，天下幸甚！东南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定兵额。臣惟将贵专谋，兵尚服习。欲观号令之有纪，必须纲纪之素明。浙江之兵，原系募用土人，并非卫所尺籍。所用头目，或名把总，或名千总，或名哨官队长；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总不必同于千总，千总不必多于哨官。权齐心异，似无体统。臣督同三司各道及总参等官会议，兵额除水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冲僻，祇应出哨，按伏打截，不在营伍之例外，其余陆兵仿古什伍之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外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与高标旗纛哨探健步书医家丁等役俱统领之。举一营而各营无不同也；举一总一哨一队而各总哨队无弗同也。非但虚数难容、钱粮有纪，如是而以上临下，以卑承尊，名分定而号令行，心力齐而气势壮。居常则合营操练，遇警则分布战守。庶几乎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之意矣。

二曰振军伍。臣惟民出赋以养军，军出力以卫民。今之军皆食民者也。然寇变之来，不惟不能卫民，每借民以为城守之助。是养军者民也，保军者又民也；御贼者民也，保民者又民也。积弊已久，殊失设军之意矣。臣督行二司清军及都司操捕等官，通将所属卫所，选委廉干府佐官员，亲诣吊查卷册，备将实在军丁，除屯运外，不分正余，清出挑选正军。老弱者，就以本户壮丁顶替；逃亡绝户者，即拨邻近余丁抵补。编成行伍，造册在官。仍选任智谋掌印操捕等官，加意抚恤，不时操练。一面将各逃军行原籍勾解屯粮，行所司追给。至于买闲占役差遣跟官等弊，通行严革。目前虽未敢遽谓可用，而从此练成。与招募客兵表里战守，则主兵日充，主威日振。将来客兵可以渐减。三年之艾及今蓄之，尤之可也。卫所不有所赖耶？

三曰练民兵。臣惟民壮弓兵之设，本为防捕盗贼，盘诘奸细，而无军州县尤籍以备御者也。近虽半追工食，以资募兵之饷，然存留者不少，各该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或以迎送勾摄，至于编徭。听凭棍徒包当，曾无选练实用，徒为衙门市棍渊藪矣。兹者盗贼横生，不止外寇，合将民壮弓兵务选勇健应役。责成该掌



印巡捕等官，以时操练，习熟武艺。遇警协助军兵，并力战守。有功之日，各该官司并行奖劝各役重加犒赏。如有纵盗殃民，通行惩戒，及不许有跟官役使勾摄迎送市棍包当等弊。果能练成，非但擒捕盗贼，即使大寇突来，而捍御有具。一役之练，一役之利也。郡邑不有所赖耶？四曰立保甲。臣惟浙江地方，在边海则有倭寇；在内地则有盗贼；在河港则有盐徒；在山僻则有矿徒；中间外作向导奸细，内为接济窝家，往往有之。若非申严保甲之法，以谨讪察，以相救援，恐无以弭盗而塞源耳。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州县城市乡村，每十家编为一甲，选一甲长；每十甲编为一保，选一保长。平居则令互相讪察，不许出外非为，及容留歹人。并有窝隐不举者，一家犯罪，九家连坐；甲长犯罪，保长连坐。仍令各甲置办随便器械，一家有警，甲长鸣锣，九家齐应。如贼势重大，保长鸣锣，九甲齐应；一保鸣锣，各保齐应。有不出救应者，许被盗之家告官，或访出通行治罪。其山海之间大族巨姓，自相连合，力能拒寇。各保身家者，仍立族长。平居有警，亦照保甲之法。有功者各与官兵同赏；不救者亦与失事同罚。俱不许令其出官打卯送迎勾追劳费等事。如此非但足以讪察内奸，亦可以防御外盗。一方之行，一方之利也。村落不有所赖耶？五曰明职掌。臣惟浙江一省设六把总以分领水兵；四参将以分领陆兵；又设一总兵以兼统水陆。练兵防御，各有专责。曩因海洋有警，总参等官统驾兵船下海。恐难分兵应陆，即以陆兵付诸海兵各道管理，固一时权宜之处也。然各道之在地方，势权为重。而选练讪察与夫钱粮，尤为至要事。固不可不假于各道耳。臣恐遇警之时，冲锋破敌，又将官之事，各有定分也。今后总参官员各照原分信地，用心防守。各道则选兵稽弊调度钱粮外，其居常，将官操练，该道阅视；遇敌，将官攻剿，该道监督。不俱水陆，悉照遵行。其临敌功罪，则以将官为重；平时修举，则以该道为重。使文武共济，不得互诿。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司等官，于水利道设兵一营，一例而行。庶职掌分明，而常变有托。戎务赖以振扬矣。六曰分统辖。臣惟任将所以专事，分地所以责成，贵在随宜而酌处之耳。今原设镇守总兵官一员，住扎于浙江定海，以统浙、直水兵；协守副总兵一员，住扎于直隶金山，以统浙、直陆兵。平时责任虽有水陆之分，临敌征剿则无水陆之限。南北并峙，控扼海防。俱任兼浙、直，处亦善矣。但此总督节制时事也。今总督已奉明旨革去，则浙、直为二镇矣。臣以巡抚浙江，是金山副总兵，不得用之于陆；而巡抚直隶者于定海总兵，不得用之于海矣。况浙、直辽隔，水陆艰剧。若使照前均统而兼任之，恐有不便。伏望皇上敕下该部议拟，合无将总兵副总兵官各照信地。在定海者止属浙江，在金者止属直隶。各总理水陆兵务，如浙、直邻界，水陆有警，亦照巡抚事例，俱有互相策应，勿分彼此。如有推诿观望者，听臣等与该巡按御史参究。庶乎事有专

责，兵有专统。既不失共济之意，又可免牵制之虞矣。七曰严哨应。臣惟浙江海防分布水陆，兵已有定矣。然哨探者，三军之耳目，而策应者一身之手足也。但各该将领官员，平时而不先哨报，遇警而不相策应。诚恐外寇突来，何以猝应？合行令海兵等道监督参总等官，务要陆兵守险，水兵出洋，严行哨探，互相传报。必使水兵在洋遇贼邀击，不令近岸。纵有近岸，陆兵堵截，不令辄登。即若登犯，并刀夹击，不令流突。又或奔遁下海，水兵仍行截杀，不得抢船脱去。如追饿犬，不令休暇。以收一鼓成擒之功，斯易为力，此水陆战守之大机也。若或贼登岸而水兵不知，贼烧劫而陆兵才觉，以致贼合势甚，用我向导，得我地形，而又逞彼技勇，灭益难矣。是哨探之不明，传报之不速，防剿之不力，策应之不前，罪将何辞！失事官兵先拿处治，将领严行参究。八曰公赏罚。臣惟赏以当功则人以劝；罚以当罪则人以惩。古今之通道也。东南自倭患以来，刑赏之间屡经诸臣之所建白。本兵之所议覆赏申五等，罚重临阵，可谓明且备矣。臣尤有说者，盖运筹决胜，主将之能也；冲锋破敌，偏裨之任也。今之将领退缩逗遛，厥罚独重矣；而战胜攻取，厥赏可不独优也耶！其在督抚诸臣，会计兵粮，预谋战守，责固惟均。而率三军蹈白刃，履危冒险，所不与也。以此较彼，分自有间，而功罪自不能以相同。夫惟不同，则公论能明，而趋避莫售矣。今之论赏，督抚与主帅同是，故有希功而捏报者矣；今之议罚，督抚与主帅同是，故有掩罪而扶同者矣。又或功成于部下，而主帅不以明；罪始于头领，而主帅不能正。皆非利害相关，而指臂与心气之所以不贯也。今后如有僨事败军，将领之责，视文臣固专；而论功录劳，文臣之赏，视将领贵薄。其在部下，尤当赏不遗贱。罚必自始，庶法典至明而至当，人心可劝而可惩。宋臣岳飞曰：‘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言最核，盖各有分也。”疏上。下本兵议。尚书杨博题谓：“臣博总督宣、大之时，已尝具题本部，覆奉钦依。查与本官所奏更为详密。南北事体大略相同，合无备行本官，以后遇有斩获之功，则以视临战阵为主，首叙总兵之功，督抚止于加赏。如偏裨有功，总兵不在战阵，亦止议赏本兵。与巡按御史通不许论功。失事有罪，亦以将领为首。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级，俱当从重论叙。不宜轻遗微贱，以失士心。”上悉嘉纳。诏江北、江南、浙江及福建广东等处一体遵行。

然倭乱已十余年，皆中国奸党勾引指使。其国王源氏初不之知也。督府曩常遣使（即陈可愿、蒋洲）移文国王，令其禁戢属岛。国王势弱，号令不行，各岛俱无受命者焉。

按郑端简公《吾学编》云：“嘉靖元年，倭使争贡，仇杀。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

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讷，海上无宁日矣。番货至，辄除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于奸商。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据近岛，杀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及官府出兵，辄赍粮漏师，好语番人。盖利他日货至，且复除我也。番人知其情，大恨诸贵官家。言我货本倭王物，尔价不我偿，我何以复倭王？盘据海洋，不肯去。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于是王忤疯、徐必欺、毛醢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劫库纵囚。遇文武官，发愤斫杀，即伏地叩头，乞余生，不听。浙东大坏。二十五年，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领兴、福、漳、泉，治兵捕贼。纨清谅方劲，任怨任劳，严戢闽、浙诸贵官家。尝言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上章镌暴贵官通番二三渠魁。于是声势相倚者大讷华，切齿诋诬，惑乱视听，改纨为巡视。未几，言官论劾，又遣言官即讯，甘心锻炼，必欲杀纨。纨愤闷，卒（或云服毒）。纨所任福建海道副使柯乔、都指挥卢镗，杀贼有功，皆论死。系按察司狱。于是华夷郡盗唾手肆起，益无忌惮。三十一年，残黄岩，掠定海，浙东骚动。遣都御史卜子予巡视两浙，兼领漳、泉、兴、福四郡。以都指挥俞大猷、汤克宽为浙、闽参将，剿贼雇兵。政久弛，将士耗钝，水寨战舰所在废坏。卜子予经略未几，群盗总至，栅寨列港，外约诸岛，内招亡命，势益猖獗。三十二年，大猷冒险出洋，焚荡巢穴。首贼逸去，群偷流散，乘风奔突，倏忽千里。温、台、宁、绍、杭、嘉、苏、松、杨、淮十郡，并受其害。克宽统领步兵，往来海峽，护城捕贼，斩获亦多。卜子予不肯隐败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党，大猷、克宽两参将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软，贼未登岸，望风奔溃。文武大吏未能以军法绳下，而有司往往以军法胁持富人，巧索横敛，指一科百。师行城守，饷犒百物类多乾没，十不给一。廉谨之士又谓南人善谤，低头束手，不敢动一钱。于是公私坐困，战守无策。始释柯乔，起卢镗。而贼舡联翩满海，破诸州县，焚劫杀战污辱，惨于正统时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卜子予、大猷捣巢非计，且摇动卜子予。卜子予荐镗起为闽参将，代克宽。克宽以副总兵将屯金山。闽人故忌镗，劾镗凶险，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复荐镗。三十三年，贼犯江北。海门，如皋，通州，皆被杀掠。是时复用卢镗为参将，而以俞大猷为浙、直总兵。未几，工部侍郎赵文华，以海贼猖獗，请祷海神。遂遣文华行祷，公私劳费不费。北卜子予改大同巡抚，以徐州兵备李天宠代卜子予，南兵部尚书张经提督浙、闽、江南北军务，有王江泾之捷。文华素忌经、

天宠，遂奏经、天宠，逮诏狱，论死西市。而以浙江巡按胡宗宪代天宠，南户部侍郎杨宜代经。自后贼益炽，纵横出入二十六郡。文华还朝，未几，又出监督诸军。虽有沈庄、梁庄之战，竟莫救荼毒之惨。两浙、江、淮、闽、广所在征兵集饷，提编均徭，加派税粮，截留漕粟，加除京帑，请给醪予，迫胁富民，释脱凶恶，滥授官职，浪费无经。其为军旅之用才十之一。所谓汉土官兵，川、湖、贵、广、山东西、河南北靡不受害。临贼驱之不前，贼退遣之不去，散为盗贼，行者居者咸受其害。于是外寇未宁，而内忧益甚矣。宗宪计擒贼首王直，浙西、江东稍得安靖。浙东温台、江北淮扬、闽中、岭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伤，卢镗代之。赖朝廷圣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抚李燧有庙湾之捷，入南兵部为侍郎。唐顺之代燧。福建巡抚王询数有功，畏谗引疾去。代者刘焘。宗宪以擒直功，升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锦衣千户。先是文华升工部尚书，以论吏部尚书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荫锦衣千户。不数月，文华削籍千户，谪戍榆林。自壬子倭奴入黄岩，迄今十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久之，奸顽者、嗜利贫窘者避徭赋，往往喜贼至。而贪残之吏又从而驱之，封疆之臣辄请添官，当事者不敢阻。于是添设都御史三人，总兵一人，副总兵二人，参将十三人，兵备副使十一人，诸将校近百人。田赋倍于常科，征徭溢于甲式矣。”此纪致寇始末，弊病氏讥颇为详悉，故录之。

又按董两湖《碧里集》曰：“贾谊上《治安策》，史氏讥其欲施三表五饵以系单于，其术固已疏矣。我朝西僧朵颜，皆縻以爵赏，厚往薄来，岁费不可胜计，皆表饵之遗意。迩者叛人徐海等诱倭夷为患，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胜之。如擒猩猩之法，耗费无限，乃知暗合谊言。盖势所必至，非有武侯、武穆之才。谊言未可轻也。愚谓春秋之法，功过当不相掩。方胡宗宪在浙，有罗龙文者，其乡人也。谒宗宪于军门。常令龙文随陈可愿等与贼议和，奏功给银，纳为中书。龙文乃与宗宪通贿于辅臣严嵩之子世藩，宗宪因得宫保荫子。后世藩败，抄没追赃。世藩称寄顿于龙文，龙文称寄顿于宗宪。时宗宪已故，削去官爵，革子荫职。子逮狱追赃，几至破家。夫宗宪滥费之罪固不可逃，而当时寇势方张，人无固志。使宗宪徒随常谨守出纳之吝，何以使陈可愿等拚死行间，饵制徐海王直辈哉！古云，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轻，而责士以舍其所重，不亦难乎？汉高祖以黄金四十万听陈平所行，终致胜楚，亦如此术耳。然则宗宪之度量亦岂易及哉，此其功之不可掩者也。况世藩诛求百出，稍不如意，宗宪又将继张经、李天宠而肆诸市朝矣。所谓权臣在内，而大将岂能立功于外者，其语不诬。宗宪之获保首领，盖能以饵王直者，饵世藩耳。亦可悲夫！今宗宪已覆其官，功过亦有办云。”

初，倭主号天御中主，次曰天村云尊。其后皆以尊为号，至彦瀲尊凡二十五世。并都于筑紫日向宫。彦瀲第四子号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祢原官即位元年甲寅，当周僖王时也。自是皆以天皇为号。传至符平天皇，此宋雍熙初也，凡六十四世。今不知其几世矣。

按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大周}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太宗召见奇然，赐紫衣。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寓县分裂，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明年，归其国。后数年，遣其弟子奉表来谢。略云：“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含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大周}然附商舟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程之山岳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况乎金阙晓后，望尧云于九禁之中，岩扃晴前，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花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照传于东海之东。伏惟陛下惠溢四溟，功高五岳，世超黄、轩之古，人直金轮之新。{大周}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作纸摇魂。”其表末云：“永延二年”，则倭亦有年号矣。又倭人多能诗者，其《咏西湖》曰：“一株杨柳一株花，原是唐朝卖酒家。惟有吾邦风土异，春深无处不桑麻。昔年曾见画湖图，不意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犹自欠功夫。”《春日感怀》曰：“中原二月绮如尘，异卉奇葩景物新。可是吾天仁更阔，小塘幽草亦成春。”《奉边将》曰：“弃子抛妻入大唐，将军何事苦堤防。关津桥上团团月，天地无私一样光。”《题春雪》曰：“昨夜东风胜北风，酿成春雪满长空。梨花树上白加白，桃杏枝头红不红，莺问几时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寒冰锁却秋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曰：“偶来览胜贸峰境，山路行行雪作堆。风搅空林饥虎啸，云埋老树断猿哀。抬头东塔又西塔，移步前台更后台。正是如来真境界，腊天香散一枝梅。”《咏萍》曰：“锦鳞密砌不容针，只为根儿做不深，曾与白云争水面，岂容明月下波心。几番浪打应难灭，数阵风吹不复沉。多少鱼龙藏在底，渔翁无处下钩寻。”《保叔塔》曰：“保叔元来不保夫，造成七级石浮屠。纵然一带西湖水，洗得清时也是污。”《被张太守禁舟中叹怀》曰：“老鹤徘徊日本东，笑看宇宙作樊笼。只因飞入尧天阔，恨在扁舟一叶中。”《四友亭》曰：“四友亭名万古香，清风曾递到遐方。我来不见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黄。”

吴指挥万民望言：其祖在宁波卫。弘治间，闻倭登岸。乘舟哨海，夜半见二红灯漾空而来，以为倭舡也。遂弯弓射中其灯，不知乃龙睛也。顷刻波涛凶涌，出海军舟俱没焉。至今，逢此日则海中恶风大作，红灯止见其一。土人因知此龙记时，厄之所至也。

成化辛丑，苏卫数军士以御倭泛海。为大风飘至一岛，山麓旷异。一人从林中出，长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狞丑不可喻。见数人，悉以藤贯掌心，击于树下。已而复入。众极力断之而窜。始放舟，前者偕数辈来水泚，以手樊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断其指，始舍舟而去。试观所断，乃指中一节耳，长尺有四寸。贮嘉定库。

其国畿内所部为五畿（曰山城；曰大和；曰河内；曰和泉；曰摄肆。共统五十三郡），畿外所部为七道（曰东海道；曰南海道；曰西海道；曰北陆道；曰东山道；曰山阴道；曰山阴道。共统五百三十郡）。其海曲之地为三岛（曰一伎岛；曰对马岛；曰多祢执岛。各统二郡）。附庸之国百余。

拘邪韩国，方可五百里。在新罗、百济东南。渡一海，约千余里，曰对海国，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山险多深林，禽鹿千余成群。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余，又有南渡一海，约千余里，曰瀚海国，方可三百余里。多竹林丛林，户三千余，差有田地，食不给，亦南北市余。又渡一海，约千余里，曰末卢国，户四千余，滨海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食鱼鳃，水无浅深，皆沉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曰尹都国，户千有余。又东南百里，曰奴国，户二万余。又东行百里，曰不弥国，户千有余。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马国，户五万余。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曰邪马一国，即邪摩维国，大倭王所都。自是而东而南，曰斯马国。曰己百支国。曰伊邪国。曰郡支国。曰弥奴国。曰好古都国。曰不呼国。曰姐奴国。曰对苏国。曰苏奴国。曰呼邑国。曰华奴苏奴国。曰鬼国。曰为吾国。曰鬼奴国。曰邪焉国。曰躬臣国。曰巴利国。曰支维国。曰乌奴国。曰竹斯国。曰秦王国。几百有余国，小者百余里，大不过五百里，皆为大倭王所属。其新罗、百济等国，虽非所属，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仰之，恒通使往来。

上下之分，大较仿中国，但服用政令与殊。王居室无城郭，恃兵守卫。冠至隋时始制，以锦彩为之，而饰以金玉。以天为兄，以日为弟，自任以天。于天明时听政，跏趺坐，日出辄停。《隋志》，其臣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义、小义、大礼、小礼、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员无定数。又有军尼一百二十员，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十伊尼翼属一军尼。《魏志》，官曰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逮宋、元以来，道各有刺史，所属名亦不同。盖职员随时更张

，无定名也。朝会陈设仪仗，乐有国中、高丽二部及五弦琴。兵有弓矢、刀弩、攒斧，甲漆皮为之，矢镞或以骨为之。法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窃盗计财酬物，无财则没其妻奴。每讯冤狱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竟者探之，云理曲者，手辄烂；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理曲者，手辄螫。大抵用法峻而人轻生也。

其俗，男子断发魁头，黥面文身，以文左右大小为尊卑之差。妇女被发屈，以丹扮身，盖夷俗患水妖，象龙子以避之也。其居室低小，覆不以瓦，盖土斥且坟，不可陶也。其服饰，男子衣裙襦，横幅结束，不施缝缀；足多跣，间用履，形如履，漆其上而系之足；首无冠，不用金银为饰。妇女衣如单被，穿其中，贯头而着之；亦衣裙襦，裳皆有袂翼，竹聚以为梳。其婚姻，不娶同姓，男女相悦即为夫妇；妇入夫家，必先跨火，乃与夫相见；富者妻四五，其余或两或三，女多于男也。其死丧，以白布制服，初旬日间子女哭泣，不饮酒食肉；朋类眷属皆就尸歌舞为乐；贵人三年殡，庶人则卜日而瘞；行丧以小舆，或置尸船上，陆地挽之；即葬，举家入水澡涤，以袂不祥；其祭祀亦用牲醴粢盛，但祭毕散之野；或遇乞人，持与之。其居处，父子兄弟皆异室，到相会，父子男女无别。其接见，以蹲踞为恭，以搓掌为悦，无进退之节，无拜跪揖让之仪。其饮食，盘俎不设，藉以袂解叶，手刍之，或间用笱豆，冬下茹生菜。其坐卧，编草为荐，杂皮为表，缘以文皮，席地而坐而卧，不设几案床帐。其交易，用铜钱。其卜筮灼骨，以占吉凶，尤惑巫颈。渡海，令一人不栉不沐，不饮酒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在涂吉利，则顾以财物；如疾病遭害，以为持衰不谨，辄共杀之。其宴乐，以耽嗜面蘘为高，致每正旦必射戏饮酒，尤酷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初无文字，唯刻木结绳，后颇重儒书，有好学能属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国。

其山曰寿安镇国（永乐御制碑文，具前），曰阿苏（山石无故火起接天，俗以为异，因行祷。有如意宝珠大如鸡卵，其色青，夜则有光），其产金（东奥洲）、银（西别岛）、琥珀、水晶（青红白）、硫黄、水银、铜、铁、丹土、白珠、青玉、冬青木、多罗木、杉木、水牛、驴、羊、黑雉、细绢花布、砚、螺钿、扇、漆（以漆制器，甚工致）、刀（其锋甚利，有价十两者）。

都宪唐顺之《日本刀歌》曰：“有客赠我日本刀，鱼须作靶青丝绠。重重碧海浮渡来，身上龙文杂藻荇。怅然提刀起四顾，白日高高天ああ。毛发凛冽生鸡皮，坐失炎蒸日方永。闻道倭夷初铸成，凡岁埋藏掷深井。日淘月炼火气尽，一片凝冰斗清冷。持此月中斫桂树，顾兔应知避光景。倭夷涂刀用人血，至今斑点谁能整。精灵长与刀相随，清宵恍见夷鬼影。迩来鞞鞞颇骄黠，昨夜三关又闻警。谁能将此向龙沙，奔腾一斩单于颈。古来人物用有时，且向囊

中试韬颖。”

其贡：马、盔铠、剑、腰力、枪、涂金装彩屏风、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洒金手箱、描金粉金匣、描金笔匣、抹金提铜铍、洒金木铍、角盃、贴金扇、玛瑙、水精、数珠、硫黄、苏木、牛皮。其来十年一期。四际皆海违，辽东远，闽浙近。其贡道由浙宁波达于京师。

#### ●卷四 东夷（东南）

##### ◎琉球国

琉球国居东海，古未详何国。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以归。后遣武贲良将陈棱，率兵自义安（即今潮州也。）泛海至其都。虏男女五千人还。唐宗时，未尝入贡。元遣使招谕之，不从。本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杨载诏琉球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临，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夷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纲，天下争兵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开基江左。将兵四征不庭，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奠安华夷，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还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其国分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以尚为姓。遂各遣使入贡。上嘉其至诚，命尚佩监奉御路谦往报礼。琉球王遣陪臣亚兰匏等来谢。十五年，上令内使监丞梁民赐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并织金文绮帛纱罗共七十五匹。山南王承察度亦如之。亚兰匏等赐文绮锦帛有差。时各王争雄，长相攻击。梁民归言其故，乃遣使敕中山王察度曰：“王居溟海之中，崇山环海为国，事大之礼即行，亦何患哉！近使者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农伤民。朕甚悯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王其能罢战息民，务修尔德，则国用永安矣。”谕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内生民众矣。天恐互相残害，特生聪明者主之。近使者白海中归，言琉球三王互争，废弃农业，伤残人命。朕闻之，不胜怜悯。今遣使谕二王，能体朕之意，息兵养民，以绵国祚，则天必之。不然，悔无及矣。”后又赐三王文绮纱罗冠服。王妃王侄王相亦各有赐。于是王遣其世子及国相之子，皆来受学为诸生。上赐寒暑衣服。有疾，则命医赐药。二十六年，诸生乃与云南生非议。诏令皆治重罪。

三十一年，中山王察度遣亚兰匏贡马及硫黄、胡椒等物。世子武宁贡亦如之。初，王尝遣女官生姑鲁妹在京读书。至是亦来贡谢恩。上赐王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户，以使贡使、行人来往。

永乐初，王师袭主虏脱古思于沙漠。其子天保奴、地保奴俘至中国，上



命徒居琉球。其后，每国王薨，世子必告于朝，请封吊祭册立如朝鲜王。其子弟来学者，例馆饩于南雍。卒业，盖欲便其归也。然惟中山王通使不绝。其山南、山北二王盖为所并云。

永乐三年，琉球遣使以阉者数人贡于朝。上曰：“彼亦人子，无罪而刑之，何忍？”命礼部还之。礼部臣曰：“还之恐阻远人归化之心，但请赐敕止其再献进。”上曰：“谕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实事。今不遣还，彼欲献媚，必有继踵而来者。天地以生物为德，帝王乃可绝人类乎！”竟遣还之。

《圣圣相承录》曰：“臣谓夷狄不可留于中国，亦不可使为阉寺。汉有废立之祸，唐有杀主之恶。此皆已然之昭鉴。我成祖继体守成之初，斥而不用。遣还本国，有不忍人之心焉，谨华夷之办焉，弭异日迷君误国蠹政虐民之害焉。洞烛兴亡，永绝谄媚，岂非防微杜渐之意哉！况五刑之中，宫刑为重。四刑不过残人肢体，宫刑则绝人种类，其惨克不仁尤甚。成祖哀矜阉寺，可谓重惜人命，不绝人嗣，诚能体天地生物之德者也。

洪熙改元，国王薨。遣正使柴山、副使阮鼎，暨给事中、行人等官往谕祭。并封其嗣尚巴志为王。

宣德二年，独遣柴山颁诏。

三年，国王遣使修贡。

五年，上命柴山复往劳之。海中感佛光之祥。既至，作大安禅寺于海南岸以答神贶（有碑记）。

《记》曰：“宣德五年，正使柴山奉命远造东夷。东夷之地离闽南数万余里，舟行累日。山岸五分，茫茫之际，蛟龙涌万丈之波，巨鳞涨冯夷之水；风涛上下，卷雪翻云，险巇衅不可胜纪。天风一作，烟雾忽蒙，潮门奔拜，声振宇宙。三军心骇，呼佛号天。顷之，忽有神光大如星斗，高挂危墙之上，耿焕昭明，如有所慰。众心皆喜，相率而言曰：‘此乃龙天之庇，神佛之光矣。何以至是哉！是咸赖吾将军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迨夫波涛一息，河汉昭回。则见南北之峰远相迎卫，迅风顺渡不崇，朝而抵岸焉。既而奉公之暇，上择冈陵，下相崖谷，愿得龙盘虎据之地以为安奉佛光之所，庶几以答扶危之惠。于是掬水闻香，得其地于海岸之南。山环水深路转林密，四顾清芬，颇类双林之景。遂凿山为地，引水为池，救之涸涸，筑之登登，成百堵之室，辟四达之衢。中建九莲座金容于上，拱南方丙丁火德于前，累石引泉，凿井于后，命有道之僧董临其事。内列花卉，外广椿松，远吞山光，平挹滩濼，使巢居穴处者皆得以睹其光焉。此酬功报德者之所为也。且东夷与佛国为邻，其圣迹海灵钟秀有素矣。此寺宇之建，相传万世无穷，良有以也。后人原其事者，必指而言曰：此大安寺也。建寺者谁？天朝钦命正使柴公也。遂书以为记

。”

八年，又敕福建布政司造舟，复命柴山阮鼎赐衣冠仪物，示嘉劳意。乃重建千佛灵阁（有碑记）。

记曰：“粤自大明开基，混一六合，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声教迄于四海。凡在远方之国，莫不捧琛执白而来贡焉。时东夷遁居东海之东，阻中华数万余里。水有蛟龙之虞，风涛之悍；陆有丘陵之险，崖谷之危。无县郭之立，无丞尉之官，樽杯饮，盖其俗也。虽然，亦累献所产于朝，永乐之间亦常纳其贡焉。洪熙纪元之初，遣正使柴山及给事中、行人等官，奉敕褒封王爵，颁赐冠冕，仍遣祭前王。使其知尊君亲上之道，笃仁义礼乐之本。天朝之恩，无以加矣。当今圣人继登龙驭，率由旧章。宣德二年，复遣正使独掌其事，莅临以询之。则见其王钦已于上，王相布政于下，其俗皆循礼法，熙熙如也。宣德三年，本国遣使归，贡于朝。迨夫五年，正使复承敕来，兹重宣圣华。渤海往返，沧波万顷，舟楫之虞，风涛之患，朝夕艰辛，惟天是赖。思无以表良心，遂倡三军垦地营基，建立佛寺，名之曰大安。一以报恩之勤，一以化诸夷之善。寺宇既成，六年，卒事复命。迨宣德八年，岁在癸丑，天朝甚嘉忠孝；特敕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宝船，颁赐衣冠文物以劳之。日夜栖迹海洋之间，三军有安全之欢，四际息风涛之患。或夜见神光，或朝临瑞气，此天地龙神护佐之功，何其至欤！于是重修弘仁、普济之宫。引泉凿井于宫之南，折造大安千佛灵阁，凡在诸夷，莫不向化。宝阁既成，佛光严整。八月秋分，又有白龙高挂，以应其祥，良有自也，遂立碑记以纪其事。使万世之下闻而知者，咸仰天朝德化之盛，而同趾美于前人。因书之以为记。大明宣德八年仲冬初二日，天朝钦差正使柴山、副使阮鼎立。”

正统八年，遣正使给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刘逊册封国王尚忠。

十年，琉球国陪臣蔡璇等数人以方物贸迁于邻国，漂至广东香山港被获。守备军官当以海寇，欲尽戮之。巡视海道副使章格不可，为之辨奏。还其贖而遣之。国人颂德。

十三年，遣给事中陈传、行人万祥册封国王尚思达。

景泰三年，遣给事中陈谟、行人董守宏册封国王尚金福。

七年，遣给事中李秉彝、行人刘俭册封国王尚泰久。

天顺七年，遣给事中潘荣（漳州府龙溪县人）、行人蔡哲册封国王尚德

。

潘荣《中山八景记》曰：“大明统一万方，天子文武圣神，以仁义礼乐君师亿兆。故凡华夏蛮貊，罔不尊亲，际天极地，举修职贡。自生民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天顺壬午春，琉球国遣使请立世子为嗣君。上命臣荣、臣

哲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闽藩发舟，天风自南，不数日而抵其国。奉宣德意，封爵典礼即行。自国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颂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国大夫程均、文达执卷谒使馆。请曰：‘文达敝居之东，新创有寺，山水颇清奇，命工图为八景。愿请登临。留题咏以记盛美。’予念去君亲客海外万里，方快于中，奚暇及他事。大夫均请之不置。因与皇华蔡君克智同往观焉。既至，是日白云初收，天气清明，山色秀丽。有松万树，所谓万松山也。登山睹松，苍然郁然，坚贞可爱。因诵孔子岁寒后凋之语。凡与游者皆兴起动心。山之东行一里许，至轩曰潮月轩。轩中四面萧爽，当天空夜静之际，开轩独坐，水月交洁，心体明净。有志于当时者得不起高山景仰之思乎！轩之左，凿地为井，井上植橘数株，泉甘足以活人，橘叶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之义，是盖古人之用心也。右则有径，径石奇形怪状，旁列皆佳木异卉，可憩可游。大夫长史诸君各酌酒，奉劝殷勤。礼意至再至三，因饮数杯。上马至送客桥，士大夫爱重过桥须下马，于是各相携手。顾谓大夫曰：‘昔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谓其惠而不知为政。今均为国大夫，此桥之作，岂特为送客耶！将以济病涉之民也。’过桥行数里许，至缘江之路。时天色渐暮，渔舟唱晚。但见羽毛之呈祥，鳞介之献瑞，极目海天，胸次如洗。曾不知穷壤间复有所谓蓬莱也。由是而过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樵，熙熙乎，乎，我国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谷，但听浏亮之音，洋洋在耳。大夫进而谓曰：‘此即邻寺钟也。’因而至寺，老僧率众十余人迎拜于道。予既佳其山水之奇胜，且喜夷僧之知礼。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邻寺钟列于八景者，僧知此义乎？’因告之曰：‘此钟晨焉而鼓，夷人听钟而起，俾之孜孜为善，无乖争凌犯之作；暮焉听钟而入，俾之警省身心闭门而思过咎。国大夫命景之义，其有益于人如此！’僧唯唯谢曰：‘谨当佩服斯训。’他若山川之胜，景物之善，俱未及暇寻。虽然，程大夫中华人也。用夏变夷，渐染之，熏陶之，提撕而警觉之，将见风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为衣冠礼义之乡。予忝言官，当为陈之于上。俾史臣为录之，将以为天下后世道，岂但今日三川景物之胜而已哉！姑书之以记岁月。

成化六年，国王薨。来请袭爵。命给事中丘弘往彼册封之。弘即受命，未及行而卒（后以管荣代之）。

李东阳文曰：“国家用夏变夷，扫乾荡坤，涤濯万物，逮于百年，化治功成，五服之内，藩臬郡县之所治，出赋税供使令者弗论，以暨于海外，风殊界别，以国称者万数。迩者先沾，远者后被，冠缨推髻，诗书甲冑，梯高航深，四面而至。充中庭，溢下馆，礼部繁于奏纳，鸿胪勤于奉引，相胥劳于通译，自有中国以来，无若是盛者。若琉球国在海东南，诸国小大远迩之间，湮火

相望，顺飏利舶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盈虚为朔望，以草木为冬夏。粤自古昔，未通中国。时虽或穷征黜讨，而宾服无闻。我国家号令所列。向风奔附，遂封为中山王，齿于载版图奉职贡者，日涵月照，潜移默化，被服冠带陈奏章表著作词赋有华士之风焉。成化庚寅，其王世子当嗣封，遣其长史来请命。天子封之中山王，赐玺书冠服，遣正副使二人致命中山。户科都给事中上杭丘君弘实充正使之选，赐朱衣一袭以行。六科诸给事皆为行饯徵辞。翰林东阳于给事君同年进士，言在不让。曰：‘於戏！给事大丈夫入则居谏争，出则承使命，诚所愿为。今圣天子在位，贤大臣在列，嘉惠于彼外国。中山王谨畏孝顺，不堕臣节，以俟我威命，而给事身负荷之。国体之所系，小邦之所瞻，后世之所诵，胥此焉。在给事其克自重，感厉精发，山动海立，以宣达天子威德。国家之典章，式俾陪从，暨于闾巷，明职逆顺，保其初心，惟亿万世服事，罔敢尔亦罔敢后。於戏，岂不真大丈夫哉！’给事君起曰：‘使者职也，敢不勉于是！’诸给事欢曰：‘使哉！’乃遵上供帐，三爵而后别。”

八年，遣给事中管荣、行人韩文册封尚圆为王。

十五年，遣给事中董、行人司副张祥册封国王尚真。

李东阳赠诗曰：“琉球东望海门开，圣代提封亦壮哉。万里风涛才七日，六年天使此重来。麒麟有服真殊宠，葱{廿似}无车莫浪猜。归忆皂囊封事在，殿前风采尚崔嵬。”

又送祥诗曰：“鲸波淼淼接天遥，海国尘空瘴疠消。贡赋远通中服地，丹书元自太祖朝。南船去日占风信（凡使海国，以冬至日开洋），北阙归时望斗杓（海舟惟视北斗为的）。但使行囊无葱{廿似}，岭头铜柱不须标。”

十八年，遣行人左辅颁诏其国。辅自号瀛海浪仙，诗才清丽，国人悦服。

李东阳送辅诗曰：“尚方新报赐衣成，玉节金书万里行。岭外方言通异俗，岛中烟火望孤城。由来使者关风化，亲见朝廷录姓名。不用殷勤宣圣德，远人先贺海波平。”

嘉靖二年，福建提督市舶司太监赵诚奏称：“六月廿四日，有外夷人八名，在于南门欲行进城。手执小旗一面，内写称琉球国人氏。因为收买进贡仪物，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于平海地方。是夜，被风打破船沉，淹死三百余人，番使六名。仅有十五名复生上岸。”本年八月初三日，又据福州府呈：“本年七月初六日，盘获夷人三十二名。译称各于旧年二月，蒙国王尚真差，随使者马三鲁等坐驾宁字号船一只，前往暹罗国收买贡仪，预备朝贡。至漳州外洋，被风打船破，通事头目人三首余名俱溺水，幸存蔡渊等三十余名，拾板浮水二十九日，漂至海边登岸。又据按察司经历呈称：“拘土通事林希眸等译审

，得原蒙发下夷稍八人，蔡渊等三十二名俱系同船夷人。但夷情多诈，而近来浙江倭寇纷扰，地境相联，难照常例区处。该臣会同镇守福建御马监太监尚春、巡按御史徐州议，日给夷人口粮，并拨官军日夜提防。时因倭使宋素卿等仇杀于宁、绍。差给事中刘穆往勘。上即命押付钦差官处，与浙江见监夷素卿等一同审鞫。毋轻纵还国，致堕奸计。”

五年，尚真薨。

十一年五月，世子清上表请封。上命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往祭、并封其子清。侃等至福建造船，至十三年造完。先期清遣长史蔡廷美过海来迎。令通事林盛带夷稍三十人为侃等驾船，在五月初八日解缆开洋。洋中偶值逆风，船不可往，放回数百里。后遇顺风，复往。因失针路，漂过琉球国交界地方名曰热壁山，遂泊于此。尚清闻之，差大臣一员，带夫四千余名，驾小船四十余只至热壁，将船挽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国。尚清即遣仪从及文武随龙亭迎诏敕谕祭文，至天使馆奉安，择日行礼。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礼。谕祭文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余载，敬天事上，诚恪不渝，”宜永寿年，为朕藩屏，胡为遘疾，遽尔告终。讣音来闻，良用悼惜！遣官谕祭，特示殊恩。灵其有知，尚克歆服。”七月二十日行封王礼。诏曰：“朕恭膺天命，为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礼。其于锡爵之典，未尝以海内外而有间焉。尔琉球国，远在海滨，久被声教，故国王尚真，夙绍显封，已逾四纪。兹闻薨逝，属国请封。世子尚清德惟克类，众心所归，宜承国统。朕笃念怀柔之义，用嘉敬顺之诚，特遣正使吏科左给事中陈侃、副使行人高澄赍诏往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笃忠勤，有光前烈。凡国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赞，协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尽臣藩之节，保守海邦，永底宁谧。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太平之休。故兹诏示，俾咸知悉。”又赐新王敕曰：“惟尔世守海邦，继膺王爵。敬顺天道，臣事皇明。尔父尚真自袭封以来，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伤。尔以冢嗣，国人归心，理宜承袭。兹遣正使吏科左给事中陈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赍诏封尔为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冠服采币等物。尔宜祇承君命，克绍先业，守职承化，保境安土，以称朕柔远之意。钦哉故谕！”一如仪注行礼。开读以毕，设宴款留，礼意恳至。

侃等令仪从迎诏敕回馆。尚清令通事致词，欲留为镇国之宝。侃等犹未允。复令长史捧先朝诏敕来看。侃等始知留诏敕为先朝故事，况已奉有明旨，始许其留。行礼即毕，即欲回，因海中风浪不测，惟顺风而后可行。琉球在福建之北，去以南风，回以北风。故至九月二十日方可开船。

计在彼国停泊一百十五日。日有廩饩之供，旬有问安之礼，月有筵宴之设。随行人役皆给口粮，使之安饱。行时复具黄金四十两为赆。侃等以在福建

时例有金带银器等物送用，尚不敢妄受。况外国之物，以大义辞之。仍遣通事林盛带夷稍十人，为侃等贺船。开船之后，二十一日晚飓风陡作，将侃等船中大桅吹折，舵亦损坏。舟人皆震恐无措。命工修整，得保生还。十月初二日入福建省城。

侃等还朝复命。疏曰：“臣等切思三代以降，圣王不作，治化陵夷，以文德被海内者，尚不多见，况覃■海外者乎！若越裳氏之重译而来，以中国之有圣人耳！琉球国在海外无虑数千里，汉、唐、宋时皆未尝内附。至元时，遣将伐之而亦不从。至我太祖登极，首先臣附。率子弟来朝，此岂区区势力所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耳！我太祖悦其至诚，待亦甚厚。赐以符印，宠以章服，遣闽人三十六姓为彼之役，又许其遣子弟入国学读书习礼。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迨今皇上御极以来，制礼作乐，声教四敷，彼知中国之圣人复生，故欲窃余光以跨耀他国，是以不避风涛之险，贡献益勤，请封益笃。今日之举，尤出诚恳，闻钦命，奔迎于海曲见龙亭。匍匐于道周，非但不敢如缅甸之倨傲无礼，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较量胜负也。臣等忝与使事，亦窃尊荣，无任感荷庆幸之至！”

国王又遣王亲宁古、长史蔡瀚、通事梁梓表谢，并进黄金四十两酬二使。疏曰：“伏念臣清僻居海邦，荷蒙圣育，封臣为中山王，不胜感戴！除具表谢恩外，今有差来使臣二员，冒五月之炎暑，冲万里之波涛，艰险惊惶，莫劳于此。臣等小国荒野，无以为礼，薄具黄金四十两，奉将谢意。此敬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报功，亦理之常。二使惧圣明在上，坚不敢受，使臣情不能尽，无以自安。谨遣陪臣顺赍贡奉，伏乞天语叮咛，赐彼二使。庶下情尽而远敬伸，无任激切感仰之至！”上嘉其敬慎，命侃等受之。侃等辞。疏曰：“臣等奉皇上之命远使，琉球乃素知礼义之国，臣等至彼，正欲敷扬圣德，恪守臣节，为中华增重，安敢受彼非礼之馈！故筵宴之设，必陈方物具书，固却至再至三，书备于《使琉球录》中，已尘御览矣。临行以金四十两为赆，坚不肯受。彼心不自安，冒渎天听，蒙皇上鉴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命。但奉使奔走乃臣等职分之常。自揣无功，敢冒兼金之惠。伏乞皇上将此金收储内帑，或命彼带回，庶遂臣等之初心，而于君命斯可不辱矣。”疏上，不许辞。

侃等先是撰《使琉球录》一帙进于朝，疏曰：“臣等奉命往琉球国封王行礼，既毕，因待风，坐三阅月而后行。无所事事，因得访其山川、风俗、人物、起居之详，杜撰数言，遂成一录。录之意大略有二：臣初被命时，礼部查封琉球国旧案，因曾遭回禄之变，烧毁无存。其颁赐仪物等项请查于内府各监局而后明。福建布政司亦有年久卷案，为风雨毁伤。其造船并过海事宜，皆访于耆民之家得之。至于往来之海道，交际之礼仪，无从询问。特令人至前使臣

家询其所以，亦各凋丧而不之知。后海道往来皆赖夷人为之用。其礼仪曲折，臣等临事斟酌，期于不辱而已。恐后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为此录，使之有所徵而无惧。此纪略所以作也。又尝念国家大一统之治，必有信史以载内外之事。如《大明一统志》者是已。志中所载琉球之事，所云‘落际者水趋下不回也，舟漂落祭，百无一回。’臣等尝惧乎此。经过不遇是险，自以为大幸。至其国而询之，皆不知有其水，则是无落际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臣等尝疑乎此，意其国王凶悍而不可与言也。至王宫时，遍观壁下，亦皆累石。国王则循循雅饬，若儒生然。在彼数月，虽国人亦不见其相杀。又何尝以髑髅为佳哉。是志之所载者皆讹也。不特志书为然，杜氏《通典》、《集事渊海》、《羸虫录》、《星槎胜览》等书，凡载琉球事者，询之百无一实。若此者何也？盖琉球不习汉字，原无志书；华人未尝亲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讹传讹，遂以为志。何以信今而传后？故集群书而订正之，此质异之所以作也。兼以夷语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后。臣等学问粗疏，言词鄙俚，勉成此录，实不足以上尘睿览。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备史馆之采择，是以不避谴责，陡胆进呈。伏惟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礼部，详议施行，不胜幸甚！”

侃等又心念海神救护，请立祠报功。疏曰：“琉球远在海外，无路可通。往来皆由于海。海中四望惟水，茫无畔岸，深无底极。大风一来，即白浪如山。舟飘忽震荡，人无以庸其力。斯时也非神明为之默，几何而不颠覆也耶！臣等往来于海，惊险数次，皆藉神明之助，得保生还。是岂臣等菲德致此，皆由皇上一念精诚，感格天地，以致百神呵护，非偶然者。臣等不敢隐其功，谨历数为陛下陈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时，将底其国，忽逆风大作，舟遂发漏。于是群呼求救于神，剪发以说誓。俄而风遂息，舟少宁，得保无虞。使是风更移时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时遇飓风，将大桅吹折，舵叶又坏。忽有红光若烛笼然者，自空来舟，舟得无事。当风雨晦冥之时，红光何自而发？谓非神之精灵不可也。此其功二也。时众皆知舵当易而不敢任，于是请命于神。得吉兆，众遂跃然，起易舵。风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后，风浪复厉。神明之助不可诬也。此其功三也。有一蝶飞绕于舟，一雀立于桅，是夜果疾风迅发。臣等惧甚，相与发愿，海神救我，当为之立碑。誓言讫，风若少缓。舟行如飞，彻晓已见闽之山矣。此其功四也。有夷舟进表谢恩者，与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风，漂回本国。至今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闽江。不致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不敢不厚其报。在福建时，已尝致赆设醮，修庙立碑矣。但奉闻之言既出于口，不敢有负于心。谨摭颠末，上渎圣听。词若涉于荒唐，心实本于诚恳。伏望下礼部详议，令福

建布政司与祭一坛，庶天恩浩荡而幽冥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在舜时已有望秩之祭。我太宗文皇帝时，遣太监郑和下海，尝立祠于海滨，时加致祭。况《礼》云‘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数百人之命。其为大灾大患莫此是过。伏惟圣明详察。”上从其言。命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官致祭一次。

侍读屠应竣赠侃诗曰：“绝哉天王使，三年谏省郎。星辰传风沼，冠冕授蛮王。蜃气鸿合，潮声日夜长。锦帆沧海上，南望有辉光。（其一）南荒饶雾雨，穷岛接风涛。下濼楼船迥，驰封使者劳。夷官趋弁服，海色照麟袍。若道唐虞际，应瞻日月高。（其二）帝遣辞青琐，乾坤属壮游，九霄持汉节，万里赴炎州。日抱蛟龙跃，天涵岛屿浮。遥怜张博望，银渚问牵牛。（其三）主事唐顺之赠澄诗曰：“天王玉册颁三殿，汉使星槎下百蛮，鬼国至今通象贡，楼船何处是龙关。海迷南北惟凭日，云起蓬壶忽见山。壮志不愁经岁去，安流应是计程还。”

陈侃《使事纪略》曰：“嘉靖戊子，琉球世子尚清表请袭封。事下礼部，移文长史司核实，申部上请，差二使往封如故事。癸巳五月，至福州造船舰如式，以铁黎木为柁干。闽人不谙海道，方切忧之，忽报琉球国使至，乃世子遣长史蔡廷美来迓予等。长史进见道：‘世子遣问意。’又道：‘世子虑闽人不善操舟，特遣看针通事一人率夷水手至，代充其役。’看针者，舶中司指南针者也。予等善其来，得询其详。初，洪武、永乐间，使海外诸国者二使，预于濒海之处，经年造二巨舟。中有舱数区，贮器用若干，各藏一空柩，柩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系银牌，重若干两。倘遇风波之恶，知不免，仰卧柩中，以钉锢之。舟覆而任其漂泊，欲俾渔人见之，取其物，舁柩置于山岛，俟后使者过载以归。予二人被命，与闽藩三司计一舟所费二千五百两有奇。若二使各一舟，则不惟倍官费，抑亦非所谓同舟共济者也。至于藏空柩与上系银牌，则近来使者无此事。从有之，亦无益也，令有司不设备。甲午三月，船舰工毕。舶之制与江河间所谓坐船者不同。坐船上下适均，八窗玲珑，明爽开溪，真若浮屋然。坐其中者，不觉其为舟也，且出入甚便。此则舱口与舰面平，高不过二尺，深至舰底。上下以梯，艰于出入。面虽启小牖，亦如穴隙。盖以海中风涛甚巨，舰高则冲，低则避也。舱外前后俱护以遮波板，高四尺许。虽不雅于观美，实可以济险。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前后竖五桅，大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余，以次而短。舶后作黄屋二层，上安诏敕，中供天妃。舶中之器具无不备。舵设四具，用其一而置其三，以防不虞。橹三十六枝，遇风微逆，或求以人力胜之。大铁猫四，约重五千斤。大纜率八，每纜率围尺许，长百丈。小划船二，不用则载以行，用则藉



以登岸。水四十柜。海中惟甘泉难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备以防久泊也。通舶以红布为幔。五色旗帜大小凡三十余。更多储刀枪弓箭之属，佛郎机二架。驾舟水手一百四十余人；护送军百余人；千户一员、百户二员领之。通事、引礼、医生、识字人、各色匠役复百余人。人给以银十二两为衣装费，仍各给工食银五两三钱五分有奇。旧用四百余人，今省十分之一。二十六日，予等启行，三司诸军送至南台。是晚，宿于舟中。翼日至长乐。长史舟亦随行，中途为浅所伤臭，阙载具状，伏于阶下求援。予等欲藉其为前驱，判词下提举司，令申海道假缘海卫所御寇之舟与之归。适海道与分守都阃诸君继至，海道亦以王事为急，遂从之。五月朔，予等至广石，祭海登舟。是日北风大作，昼昏如夕。连日皆风逆，至五日始发舟。不越数舍而止，海角尚浅。八日，始出海口。风微顺，波涛亦不汹涌，船舰与夷舟相为先后。出舱视之，四顾茫然。云物变幻无穷，日月出没可骇，诚一奇观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钓鱼屿、黄花屿、赤屿，目不暇接。兼三日之程，而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始见古米山。问知琉球境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家乡。夜行彻晓，忽风转而东，进寸退尺，失其故处，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驾小舟来问，夷通事与之语而去。是日风少助顺，即抵其境。十三日，风又转北，逆不行。欲泊山麓，虑乱石伏于下，谨避之不敢近，舟荡不宁。十四日，至夜闻舟有声，若欲进裂者，盖大桅以五小木攒之，束以铁环，孤高冲风，摇撼不可当。环忽断其一，众恐遂折，惊骇喧呶，亟以钉钳之，声少息。造舟时用钉少，又黏缝不密，至是海水渗入数寸。以辘轳引水而出，莫能止。众曰：‘不可为矣。’齐呼天妃而号。予与高君彻夜不寝，坐以待旦。忽予家人匍匐入舱，抱予足，口禁不能言。良久曰：‘速求神救，船已坏矣。’予二人莫知所出。叹曰：‘各抱诏敕，以终吾事，余非所计也。’是时，惟舵工数人，乃漳人。漳人以海为生，童而习之，至老不休者。风涛中，色不少动。但云：‘风不足惧，速求罅缝而塞之，可保无虞矣。’众亦知其然，然舟荡甚，不能立，心悸目眩，何罅之求？于是有倡议者曰：‘风逆则荡，顺则安。曷若回舟以从顺。衣衾如有备，尚可图也。’一人执舵云：‘不可。海以山为路，一失此山，将无所归。漂于他国，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夷通事从旁赞之。然众战栗怖畏，啼号不止。姑从众，以纾其忧。旋转之后，舟果不荡。执烛寻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众心遂定。翼午，风自南来，舟不可东，又从而北，始悔不少待也。计十六日旦，当见古米山。至期西望，惟水沓无所见。执舵者曰：‘今将何归？’众始服其先见。傍徨踟蹰，无可柰何。予二人亦忧，亟令人升桅以覘，云：‘远见一山，微露如角，小山伏于其旁。’询之夷人，曰：‘此热壁山也。亦本国所属，但过本国之

东三百里。若更从而东，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山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员来，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为从者犒。亦有酒果奉予二人。通事致词曰：‘天使远临，世子不胜忻踊。闻风伯犯，从者迷道，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远迓，国事不能暂离，谨遣小臣具菜果将问安之敬。’予二人爱其词，受之。世子复遣夷众四千人，驾小舰四十艘，欲以大缆引予舶前。通事白于二人曰：‘海中变出不测，岂宜久淹从者？世子不遑寝食，谨遣众役挽舟以行。敢告舰列左右，各分缆迤邐而牵行。’于海中亦一奇观也。昼夜行百余里。十九日，风逆甚，不可以人力胜，遂泊于移山之。所遣法司官率夷众环舟而宿，未尝敢离左右。泊至五日，予众困在舟久，郁隆成疾。求登岸避之而不可得，泣诉于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险若此也。’二十三日，世子复遣王亲一人，益以数舟而来。风亦微息，始复行。至二十四日，犹未克到。世子复遣长史来，曰：‘世子刻期拱候。海中怒风惊涛，恐为从者之忧，谨遣小臣奉慰。’予二人谢之。二十五日，方达其国。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计发舟至此一月矣。是日登岸，岸上翼然有亭，榜曰迎恩。世子先遣陪臣大小凡百余员，随龙亭而至，候于亭下。予二人捧诏敕，安于龙亭。众官行五拜三叩头礼。前行导引至天使馆。距港约五里。不移时而至龙亭，安于中堂。众官行礼如初。继见予二人，亦行礼而退。予二人呼长史问曰：‘世子不迎诏敕，何也？’对曰：‘洪武礼制，凡天朝诏敕至国，世子候于国门之外。数代相承，不敢有违。’听之。然世子虽不至馆，馆中皆官正莅事，每三日遣大臣一员具酒二壶，果盒二架，酒酌于斗，进予二人，跪曰：‘世子令小臣问候起居。’予二人受之饮。复献牛羊菜果于馆。初皆麾之，后见其诚恳，间亦或受。每一馈予二人，亦遍及于从者，馆饷无弗均。六月三日，报长史舟至境。又越五日，始抵国都。较之予舟，浹旬始至。询其故，柁折帆倾。非夷众熟于操舟，几何而不葬鱼腹也。十六日，行祭王礼。王墓不知所在，寝庙一所在国门外。即于庙祭焉。先迎祭品往庙陈设，后用龙亭迎逾祭文。予二人随行，将至庙，世子素衣黑带，候于门外。戚乎其容，俨然若忧服之中也。予二人拱而入。至庙，神主位东西向；予二人位西东向；龙亭居中南向；世子位南北向。宣谕祭文毕，世子出露台，北面谢恩。进庙与予二人交拜，揖至中堂。予二人南向坐定，世子令长子致词曰：‘清处蜗角，辱玉趾远临，当匍匐奔迓，有制不敢违越，徒怀斩悚。今又辱贲先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醑二卣，以献左右，聊用合欢尔。’予二人诺之。酒数行，皆亲献。坐少顷别去。随遣法司官同长史至馆致词曰：‘今日劳从者为先人宠光，小国无以为献，具黄金十两为寿。’予二人却之：‘世子知道，乃亦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从，作书与之。世子得书，不复再馈。七月三十日，行册封礼。先五日，长吏请仪注习之。是日黎

明，世子令陪臣候于馆门之外，导引诏敕往国。国门距馆三十里，介在山海之间，路险、不平。将至国，五里外有绰楔一座，扁曰中正。自此以往，路皆平，可容九轨。旁垒石墙，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于此龙亭前。先行五拜三叩头礼。导至国门，门曰欢会。门内数步，即王之宫也。宫门扁曰漏刻。门三层，层有数级之阶。正殿巍然在山之颠，扁曰奉神。设龙亭于正中。国王升降进退，舞蹈祝呼，肃然如仪。礼毕，导予二人至别殿，复行见礼。众官亦拜见如初。王暂退，出临群臣，与一国正始，群臣四拜为贺。臣之尊者亲者捧觞为寿，盖夷俗以此为敬，故君臣之间亦行之。朝罢，别殿设宴。金鼓笙箫之乐翕然齐鸣。王奉酒，酒清而烈，来自暹罗者，醺人不须一盏。予二人但尝之而已。笾豆之实，备水陆之珍。然不能自制也，皆假予舰舶庖人为之。盖夷俗无宴享醪会之事，不知烹饪调和之法，不过假以文其陋耳。献酬交错至晡而止。予二人复令仪从迎诏敕至馆。王再拜曰：‘小国无以为宝，玺书以为宝。先朝诏敕藏之金匱，已八叶于兹矣。今辱贲临，幸留此镇国，不尔予小子自底不类，为先人羞。’予二人令启金匱，验其留否。既而长史数人各捧诏敕一道而来。遂许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别。予二人至馆，王亲一人同长史来馈仪物。厉色麾之，长跪不起。不得已，姑各取扇布二物，以答其诚。复与一书。二十日，设宴，名曰拂尘。盖凡使琉球与他国不同，安南、朝鲜陆路可行，使事既毕，不过信宿遄返。琉球在海外，候北风而后可归。日久与王不免多会，会多则不免情褻，势所必至。是宴之设，笾豆尚简，不复陈方物。但令夷童歌夷曲为夷舞，以侑觞，伛偻曲折，亦足以观。舞罢，令世子介子执弟子礼奉酒三举。将行，复亲捧玉杯，乃武宗所赐者，引满劝白。辞以不善饮，一酌而止。二十五日，向昏，飓风暴雨顷刻而至。茅舍皆席卷去，馆屋亦撼摇。予寝不能寐，起坐中堂。门牖四壁荡无存者。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维。遣人视之，僉曰：‘昏黑不辨牛马，盍少待。’风雨正恶，亦不能强。黎明往视，则王已差法司率夷人数百守于船侧矣。询之舟人，乃半夜时至。法司亦夷官之尊者，路且遥，冲风冒雨而行，不辞艰险。夷之君臣其可感也。夫中秋节，夷俗亦知为美。请赏之，因得遍游诸寺。寺在王宫左右，不得轻易往来。有曰天界寺，有曰圆觉寺，此最钜者。余小寺不暇记。二寺山门殿宇，各弘广壮丽，亚于王宫。正殿五间，中供佛像，左右皆藏经数千卷。夷俗尚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绘以五彩，下用席数重。清洁不可容履。殿外凿小池，以佳石，池上杂植花卉。有凤尾蕉一本，树似棕叶。类凤尾。四时不改色，诸夏所无者。倘徉容与，尘虑豁然。但僧皆鄙俗，不可相语。彼亦不敢见吾辈。亦晓烹茶之法，设古鼎于几上，水将沸时，杯投茶末一匙，以汤沃之，少顷奉饮，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迎，无暇陪，遣王亲侍游。至未刻，邀坐宴，不甚丰，情意款洽。召诸从人

至阶下，令通事劝饮。旅进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馆，月明如昼，海光映白，令輿人缓步。从目所适，心旷神怡，忘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馆相访。令长史致词曰：‘清欲谒左右久矣，因日本人寓此，狡焉不可测。俟其出境而后行，非敢慢也。’予二人亦具核留坐，移时别去。二十九日，请予二人钱行。布筵水亭中，观龙舟之戏。舟之制与举棹之法皆效华人，亦知夺标以为乐。但举棹人皆小吏与大臣子弟，各具彩服簪金花，虽濡于水而不顾，以示夸耀之意焉。九月九日，复请钱。予二人讶其烦，深拒之，恳请再三后行。至则见其食品所列，山蔬海错，糗饵粉醑，杂陈于前。制造精洁，味甚适口。但止数品，不能如昔之丰也。询之左右，乃知前此诸设皆假手闽人。此则宫中妃嫔所自制者。临行，长史捧黄金四十两。王言：‘馈赆之礼，古今所有，非清敢自褻。天使其毋辞。’予二人曰：‘王之馈赆，于义可受。但予辈承君命至，受此而归，是以君命货之也。恶乎敢！’王愕然。曰：‘天使言必称君，动必遵义。清知过矣。’乃不敢强。持泥金倭扇二束赠曰：‘天使远来，此别不复得会。夏日挥之，或可系清一念耳。’予二人受之。各答以所持川扇。王喜不自胜，因再拜而别。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如蚁，皆慕汉宫威仪，有至海滨不忍去者。从泊舟之港出海仅一里，中有九曲夹岸之石，惟风息而后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侍侧，且致慰词。仍命看针通事一员、夷役数人护送。又遣王亲长史等官进表谢恩。十八日，风少息，挽舟出海。舟斜倚岸，众恐其伤于石，大惊。幸前月予二人亲督修黏，故不为石所伤。复停海口，二十日始克开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至夜飓风陡作，大桅五木攢者既折，须臾舵叶亦坏，幸铁梨木为干，得独存。舟之所恃以为命者，桅与舵也。当此时，舟人哭声震天。予辈亦自知决无生理，相顾叹曰：‘天意果如此，计免者得之矣！’是时，舟人无所用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二人亦为军民请命，叩首不已。果有红光烛舟，舟人相报曰：‘天妃至矣，吾辈可以生矣。’舟果少宁息。翼日，风如故，尚不敢易舵。众废寝食以待毙，不复肯入舱。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云蔽天，风复将作，有欲易舵者曰：‘舵无尾不能运舟，风弱尚可支持，烈则将何以救？’不欲易者曰：‘当此风涛，去其旧而不得安其新，奈何？’众不能决，请于予二人。予二人曰：‘风涛中易舵，静则可以生，动则可以死。’惶惑亦不能决。令其请于天妃，得吉。众遂跃然起舵。舵干甚重，约有二千余斤。平时百人举之不足，是日数十人举之有余。兼之风恬浪寂，顷刻而定。定后风浪复恶，神明之助不可诬也。舵易，众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飞绕于舟，舟人曰：‘岸将近矣。’有疑者曰：‘蝶质甚微，在樊圃中飞不过百步，安能远涉沧溟乎？此殆非蝶也，神也。或将有变，速令舟人备之。’复有一黄雀立于桅上，令舟人饲以

米。雀如常禽飞下，啄尽乃去。是夕果疾风暴发，怒涛拍天，巨舰如山，飘荡仅如一苇。稍后距水不下数丈，水经过之，持舵者衣尽湿。舱中受水可知也。风急，水声助之如雷，不忍见闻。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相顾叹曰：‘圣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为之效职。天妃独不能相救乎？’言讫风若少缓，舟行如飞。达晓，则已见闽山矣。舟人皆踊跃呼舞，以为再生。稽首于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二日，入城。痛定思痛，凡接士大夫必叙所历惊怖诸状，无不为之庆幸。区区二人何能得此？实荷圣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而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呜呼危哉！呜呼危哉！因是而有感矣。夫浮海以舟，驾舟以人，二者皆济险之要也。官之尊者，因非己事，不屑经理舶舰之役；官之卑者，因此难遇，惟思图利侵克船价为事耳。故造作之间，种种不如法。驾舟之人，皆欲乘便贸易，窜名于籍，而不知操舟之术者。予前所述古米山之险，其明效也。后之使夷浮海者，当先择委有司二员造舟，约令随使往来修整。则彼躯命所在，利害相关，始造必不为之苟矣。告之藩臬不从，以请于朝可也。水手贵精不贵多，须择惯下海善操舟者而用之。如此立法，则可以节国之费，卫众之生矣。若则蕃王领封之说，则肇自前辈之使占城者。此时正副畏溺，不肯航海，旷持日久，王子不获，已而至中国，馆于海滨。受封后，有司遂乞蕃王。世子遣陪臣来奏请封者，当命使臣赍诏敕驻海滨，待其来以赐之，未获俞旨。尝稽古诸侯嗣立，俱以士服入见天子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服诸侯也。虽不克覲天子，俾其于海滨领封亦无不可。盖不俾中朝之使远冒乎险以锡命，而小国之君坐享其爵而偷安，尤为万世可守之法也。故不惜辞烦而为后使者忠告。”

自后琉球商人有漂至琼州者，执送广州按察。僉事经彦采为请于朝，抚恤之归，远人感德。

三十七年，国王尚清薨。遣使告哀。

三十八年，上命给事中吴时来及行人李际春往行册封礼。适时来有疏论大学士严嵩奸邪状，嵩言其畏航海之役，故生事妄议。上怒。廷杖时来，谪戍广西。改命给事中郭汝霖为正使。与副使际春同往。至福建省城造船，遭值连年倭患，阻迟海口，未得开洋。四十一年五月内，海口颇靖，乘隙而出。五月二十八日，在于长乐县梅花地方开洋。闰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屿山，阻风三日，漂过琉球山一曰，幸彼处夷人在山峭望，知为封船，乃发华牵引回其境内。至初九日登岸，到于彼国。尚元即遣官及举国臣民，迎导诏敕至天使馆安奉。

郭汝霖《思息亭说》曰：“琉球天使馆自门而入，正堂三间。自正堂引至书房三间。余处于东，李君处于西。房之后再三间，官舍辈处之。两旁翼以廊房各六间，门书輿皂寓焉。暑月蕴隆，促促数步内，琉之人为余弗安也，卜

后垣空地，砌土瓦茅竖柱而亭之。余因扁曰：思息。夫人情久相离则思。余驰驱上命，何敢言思？然舍桑梓，涉波涛，远君亲，旅外国，而鸿宾雁弟，玉树芝兰，数月各天，寥寥音问，余安能不用情哉！昔谢大傅江海人豪，中年与亲知别数日作恶，余尝寤叹其怀。阳明子曰：七情之发，过处为多。余又恶夫情之过而恶也！斯亭之登，愿少息焉。图书在前，琴瑟在御，以吟以咏，以弦以歌，庶几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在异乡矣！”

汝霖等择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礼。六月二十九日行册封礼。封诏曰：“朕受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宪之是循。其于锡封之典，遐迩均焉。尔琉球国远处海隅，声教渐被，修职效义，阅世已久。故国王尚清显荷爵封，粤逾二纪。兹者薨逝，属国请封世子元。朕念其象贤，众心归附，是宜承绍国统，特遣正使刑科右给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际春赍诏往封为琉球国中山王。仍赐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谨守礼度，益笃忠勤，凡国中官僚耆旧尚当同心翼赞以佐，王饬躬励行，用保藩邦，庶几无疆惟休。故兹诏示，咸俾悉知。”复赐敕曰：“惟尔先世享有爵封，恪守海邦，职贡罔缺。尔父尚清，事上益恭。兹者薨逝，讣闻，良用嗟悼。尔为家嗣，国人归心，宜令掌乃国土。特遣正使刑科右给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际春赍诏封尔琉球国中山王。并赐尔及妃冠服彩币等物。尔宜服膺君命，图绍先业，秉礼循义，奠境保民，以副朕怀柔之意。”

封礼既毕，仍乞留诏敕。汝霖等如制许之。十月初九日，登舟。风阻哪霸港口。至十九日，始得开洋。二十一日，在洋中折舵，既而得全。十一月初二日，归至福建省城。其琉球国王尚元遣王亲原德、长史蔡朝器等另驾一舟，随同上表谢恩。亦以初十日到于福建海口。汝霖等还朝毕事，疏曰：“臣惟唐虞三代之盛，四夷来王，汉、唐以下，虽有属国，叛服不常。琉球在海岛中，乃能永坚一心，归化无渝。臣等到彼，供应廩饩，趋走承顺，如郡县然。非圣朝文德渐被之极，何以致此！我皇上十三年既册其父，兹者又封其子。圣寿万龄，天威万里。视祖宗有光而轶唐虞三代，不二矣。臣等虽当海惊风波之险，犹得周旋使事之荣。臣无任感荷欣忭之至！”

郭汝霖重刻《使琉球录》曰：“嘉靖三十四年六月，琉球国中山王尚清薨。三十七年正月，世子尚元差政议大夫长史等官到京，请乞袭封王爵。礼部以请勘俱系彼国官民，乃不复行勘奏。请如故事，差正副使二员，赍诏敕皮弁冠服往。时科中应行者吴君时来、行人司则李君际春也。命下二月十六日矣，部咨翰林院撰文各衙门造该用仪物。延之三月，终未行。而吴君有戍事，汝霖乃同李君承乏焉。四月初二日也，部中监前畏避之嫌，促日起程。霖等亦以重命不可再缓，遂请诏书易名，改赐品服。初八日慨然解舟南下。七月初，抵

江西地方。霖意海警连年，事须巧速。因一面差人至福建布政司，令作速委官伐木造船。九月中，亲至闽坐督，刻次年春汛必行。奈地方多事，贼报交驰，当事者已疑不能必往。又皇皇剥肤之灾，而视外及为稍缓，管工官亦泄泄，于是船自十一月起工，至次年四月仅完其半。贼报紧急，不俟工完，四月初四日出坞。尹参将令百户严继先等接至镇驾守。十一日午刻方至镇，未刻贼已接踵。相望数里，不为所夺，幸也，亦尹之力也。是年，倭奴辏集福州城外称数万。城门闭者三月。余等亦日日上城，同有司巡守。先是戊午冬，琉球世子差来迎迓长史梁玄等住柔远驿，尽为所掠。六月始得脱逃。七月终，各役奔命者渐复，欲召之行，而风汛过矣。声息转闻琉球。三十九年正月蔡廷会等来修贡，传其国有领封之情，呈文该司。该司以时事艰难，国体所系，遂为转奏。本下部议，以旧典难遽变，俟海警稍宁，必期渡海终事。时勘合到迟，将届六月，倭寇伺候海中者又比比。予召漳州火长、舵工等役，中途又为贼阻。各役依山缘径而来，动经月余，至则又七月矣。前船既有伤损，久住内港，乌念丛生。乌念者，生于淡水，则坠于咸水；生于咸水则坠于淡水也。一至海则垂，垂而坠，船板精华俱为所蚀。油灰不能复住，水从罅隙而入，何可止也。余时与诸司议，但挟数十人从夷舟往。夷舟颇小，举动敏捷。既不为贼觊觎，又可藉以济事。有司固执以堂堂天朝，为此举动，何以威临四夷？若事不易济，宁修船俟时。无得而论欲从权济事，亦须上闻。不然他日谁任其咎？余时聆诸君正论，亦不能夺。且念事体重大，人役颇多，又非可一人微服行者。于是内愈热而情益苦。李君乃曰：‘既不能行，毋徒躁动。不若专意修船静俟，地方事大，非一手可掩，他日当有人谅也。’余然之。火长、舵工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八月再定，至十一月毕工出坞。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予遂召集漳州等处各役，亦先期来。余欲挟之先出海口，而守各役谋以海口风涛难泊，公若往，内各兵船亦往；各兵船往，而内港虚矣。不然探听消息，有急而行可也。三司诸君亦曰：‘既不能出内港，岂能出外洋乎？今岁传闻贼或不至内地，姑俟之。盖大船出内港，水浅，必朝平而后行，日不数里。自南台而旺崎，而闽安镇，而广石，须十数日，而后至定海梅花开洋之处。滞重逶迤，谋犯之者其力易，及封舟之不能速行为此也。若洋中汪洋浩荡，予固知他舟不易犯，即犯之，舟封之威可施。夫万里之外洋，尤可无虑。而数日之内港，乃能阻人，闻者岂能知之。守至四月，忽值内地广兵之变，即平定，长乐又报福清之贼，既又传福宁之报。余于是朝而侧目，夜而侧耳，盼然曰守一日，惟恐报鼓之声也。五月初六，则有贼二百余至闽安镇之下江。时各役告请行粮，余亦牒有司渐次散给。兵道杨君来言曰：‘今事急，且不论行。即船将如何守，欲发之闽安镇驾守，又已近贼。欲行张汉入守，闽安镇又旷无人。’予曰：‘各役

已期散行粮，行期旦夕，若复动摇，人心解散，岂能再集。百姓官银到手，宁不支用，不行而复追之，敲朴日繁矣。’杨君曰：‘事果难如是？’予因曰：‘君来自部中，莫谓予等有畏避之嫌，今可目睹之。具今乃一小报，前两年遑遑，时刻紧急，不同何如也！盖船既重大，不惟行之难，而造之亦难。不惟造之难，而守之亦难。三者惟地方无事者可也。若如己未年，贼旗既到，上下纷扰，虽委造官，皆奔走守城之役。广中材料又谁复查理？当其时非矛亟于收拾纤毫，岂可望耶！后来改造诸料犹得应用，亦必有自矣。至于守之难者，谓一于用不行者则践踏震撼，视舟全无爱惜之心。一于用同行者，则水木郁蒸，行时必多暴露之疾。余不得已，乃参而用之。令其轮班更迭，将就全事。’闽安镇初六之报，令许严等牵船前十余里，又行张汉与严继先、陈孔成、马魁道等严密侦贼向往。又请于军门刘公，令张汉若有急即自座守。既贼乃从下江口由长乐松下入福清，而船始报安焉。五月十九日，船至长乐取水，与李君二十五日起行。抚按三司饒于南台府县，别于新港。二十六日辰刻，至长乐。时自二十三日起连有南风，各役以二十九日夏至，恐风尚未定。三司诸君送者乃欲守候。予曰：‘天时难测，今已南风。又疑其未定而欲俟其定，何时乃定？且夥长辈皆予所需以决事者，今临事率不敢担当，事在一人，信矣。’遂决而行。二十七日至广石。二十八日祭海登舟，别三司诸君。二十九日至梅花开洋。幸值西南风大旺，瞬目千里。长史梁炫舟在后不能及。过东涌、小琉球，三十日过黄茅。闰五月初一日，过钓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矣。奈何屏翳绝驱，纤尘不动，潮平浪静。海洋大观，真奇绝也。舟不能行，住三日。初六日午刻，得风乃行。见土纳已山。土纳已山，琉球之案山，洋路从姑米山而入正也。时东南风旺，用舵者欲力驾而东，势既未捷。至申刻乃见小姑米山。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稍过即热壁山。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见船来，即驾小来迎。有二头目熟知水路，且曰：‘既不能从大姑米山入，何可傍内纳已山而入，其中多礁。’予等闻之骇。二头目一面令夷船入报，渠遂躬在余船，道驾从小姑米山而入。且云：‘得一日一夜之力，即未据登岸，可保不下热壁山矣。’予等厚赏赐之，昼夜赶行。初七日未刻，望见王城哪霸港焉。然东风为多，相隔仅五十里不能辙近。世子遣王亲问劳，致牲菜酒米，词恭礼肃。法司官夷舟五十余集封舟前，每舟一老人，须眉皓然。见封船皆踊跃呼拜，欲用先年挽入故事，而风势方旺。至次日，法司官督众益严，誓以不即挽登岸，倘有疏虞，必先开肚。余屡慰曰：‘风岂人力能胜？船已至此，不劳再急。’然竟亦不能行。至初八日午刻，有冲风暴雨。予曰：‘可整舟挽而行。’诸人疑之。既而果行。初九日辰刻，遂达岸焉。盖风旺三日而复暴急，予忆其必将止。若暴先发则旺势未衰，此理之常



，何足疑哉，既抵岸，三日后，有传贼船从其境上过者，盖蓬力小，大洋中自不相及。初九日，登岸，迎诏敕，至天使馆。世子日遣长史大夫等官参谒。导从巡警俱如中国之仪。三日，遣王亲一员同长史大夫问安，廩饩俱仍旧。军稍行匠人日米一升半，乾鱼四两，略有海菜，外给钱五文买蔬菜。问候之日，俱有猪牛羊等，各官廩给口粮者又差盛。始军稍疑钱太少，乃查之旧案无增也。夷人笃于守旧，而客者不无厚望。且羸乏不同时，下民岂能尽量？至世子各官这意，则恭而有礼矣。世子又尝问其臣曰：‘今者，天使劳涉，比之往益不同，吾欲先一快睹，以遂仰胆之心何如？’法司等力以旧章止之。六月初九日，祭王。世子敬戚之容，宛乎可掬。王既得谕祭之后，世子仍令其国僧修佛事，以伸追慕。至二十九日，乃行封王礼。厥明，世子遣各官候于馆门。自先王庙列仪卫巡警，导引至国门外。世子拜谒，躬导诏敕至王殿。嵩呼拜舞，皆先期习熟。世子见诏敕，俨恪益如，礼仪卒府，亦如原录所云。群臣将事，无不肃。是日履王位，该国臣民行朝贺礼。余等退居西堂。王率群臣谒叩，设宴，饌盛乐繁。事竣，乞留诏敕。余等令其捧前此圣制来验，因如旨锡之。王与群臣欢呼拜谢。至七月十九日，设拂尘诸宴。八月中秋，设观渡宴。作书辞之曰：‘盖闻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霖等钦奉上命前来，佳礼既行，毕筵亦既洽矣。兹又辱过招，无乃大繁乎？敬此以辞。向祭封之日，兼承蹄之惠，虽王中心致敬之诚，而辞受以义，又使人素有成规，而不敢失者也。敢并全璧，伏惟以德相爱，以道相处，共守天朝之大闲。安臣子之大义，而不区区于仪物之末，幸甚！’十八日，王乃躬至使馆相访。亦如旧，略备筵款之，并及群臣从者。九月十九日，王请饯行，亦具黄金四十两为赆。余等严却之。次日，复使法司、大夫、长史等官持来，辞甚恳侧。复作一书，令参随各官往还之。曰：‘封舟濒行，领宴饯兼惠蹄，已尝面辞矣。兹辱法司、大夫、长史等复来。夫承筐是将，虽贤王好我之诚，而不爱笃宝，实使人自守之矩。且天朝清议光昭，非礼授受，具有明辟。余虽欲于王，如朝廷之大法何？惟王知所以爱，而克其非所以爱可也。《传》有之，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王其念之。’王得书，不复令人来强。是年九月十九日立冬，舵工等拟必北风盛发。然数日竟未有。十月初五，巨风发后，乃以九日登舟图回。往者封船既至。琉人亦招集各岛夷船，以观天使为名，实亦因之滋贸易也。是年则琉人务假防护之名，时虽有商船一只，亦逐出之。而各役所带纤毫行李俱不能售，于是尽举而归之琉人。琉人故证而贱之，而各役之情苦矣。登舟之后，方图举帆，而风雨骤至。阻于哪霸港口。港口险隘，仅容一舟，稍有偏侧，船辙不保。船之两旁系以大缆。至十五夜，右缆忽断。陈孔成见之，忙吹号举炮。夷人二十千余来加索牵转，再加新缆，船乃得安。十八夜，天忽朗霁，月光如昼。四更时诸人

与夷官稍乃导出港，东北风旺，舟行如飞。二十日午后，忽有黑云接日，冥务四塞。舟人惧曰‘此颶徵也。’顷刻，果颶风至。守之益慎。至夜二鼓，劈烈一声，舵已去矣。舟遂大颠。吴宗达等遂落大蓬，举舟哭声震天，黑夜无措。余乃速止曰：‘即如此，命也。哭何所济？’时陈孔成择漳人仅五十，将各舱所载重者一面丢抛，一面令李子显等，倡言舵虽折，尚有边舵，决保无虞。容某等渐处。’余谕曰：‘静以御变，极是。但舵何时可换，吾不举大蓬，但张二蓬三蓬，任其漂流，至后可补针也。’陈大韶、曾宏俱向从陈高过洋者，来大言曰：‘往年亦如此。然往年船不固，今此船固。往年船发漏，无边舵，今不漏，有边舵。往年折舵并折桅，今桅尚存。’余闻其言，心亦颇定。然播荡反侧，无顷刻宁。幸而天明，促之换舵，而风势愈烈。余石、孔成来曰：‘事将奈何？’孔成曰：‘海中行船，此事所有。但持之，观明日如何？’至次日，风又不息。余乃口为文，令吏陈佩床前书之。以檄天妃。适一晨刻，风稍定，始得换舵。舵即定，诸人颇有生望。但牵舵大缆兜之，自尾至船首者，又忽中断。则海水咸厉，绳缆不能久。舵工等又惧舵不能稳，稍摆动，金口开，船分两片矣。此尤危也。乃用银重赏一夷人，系其腰，令之下海接之，竟不能接。吴宗达来禀，欲穿二舱三舱，透绳系舵，而不能决。余闻即慨然是之。乃凿而度绳，舵始得安。盖舱近系绳，比之兜肚远者，其力尤大。行之至二十六日，许严等来报曰：‘渐有清水，中国将可望乎。’二十七日，果见宁波山。历温、历台，闽人未能尽晓，浙中山奥，疑迷莫测，仍怀忧思。至二十九日，忽至福宁，见定海台山，心始安焉。从五虎入。十一月初二日，入省城。追想前迹，为之惻然。士夫相会，真同再世。往读陈、高使录，说者皆谓其过，余亦疑之，至是亲历，知其字字不虚。且中间险苦，尚有笔楮不能尽者。呜呼痛哉！”

霖录又曰：“是年闰五月初四日，至赤屿，无风。舟不能行。当画有大鱼出跃，从者谓如一舟然，旁有数小鱼夹之。至暮，舟震撼冲击，莫知其故。自舱上观之，则风浪静。而舟之颠危次日愈甚。余与李君目眩心悸，召长年问之，皆谓无风而船如此，事诚可怪。所嘉者，船力劳壮坚固，决保无虞。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侦之，则皆稽首天妃之前祷矣。中夜颠危益甚，李君曰：‘事将何如？’余曰：‘造船用人，乃人事之可尽者，此以外岂复能与？且余二人所捧者朝命也，皇上德被幽明，海神必且效若。’时余二人既不能安枕，中夜见忽有明光烛舟，舟稍安严。百户舵工等俱得异梦。六日辰刻，夥长舵工请余二人拜风，且谓有所爱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时曾有人惠《金光明佛经》，又舵工陈性能作彩舟以禳。余曰：‘事无害于义，从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拜，口为文以告。道人等用经与彩舟升之舱口祈之，而风忽南来。诸从者

尚未回谢天妃之前，咸仰呼曰：‘风到风到。’遂满蓬而行。至初九日，登岸。神明之赐显矣。又按十月十九日开洋回国，东北风旺。至二十日午刻，忽有麻雀一只，宛宛来泊舱蓬。陈大韶等见之，即心动曰：‘此神雀报信。又往年陈、高二爷回时之兆。倏忽间，黑云接日，冥雾四塞，冷雨飓风，号呼大发。余令吴宗达等谨备之。行至夜一鼓，舵忽折去，举舟哭天，而叩天妃。余亦呼天妃告曰：‘此华夷五百人性命，岂可易易！’至天明，风连旺不止，舵不能换。二十二日辰时，余眩暝甚矣。盖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已决肚外，惟是五百人尚不能忘念。乃召书吏陈佩，具笔札床前，余口为文授之，令书以檄天妃。前舟中鸡鸭牲口之类尚多，余问之庖人，曰：‘不知何时靡孑遗矣，惟一鹅尚存。’余令宰之。告曰：‘霖等钦奉上命，册封琉球，仰荷神。公事既完，兹当归国。洋中折舵，无任惊惶，惟尔天妃海岳，皆国家庙祀正神，兹朝使危急，华夷五百生灵所系，岂可不施拯救？若霖有贬心之行，即请殛之于床，无为五百人之累。若尚可改过而自新也，神其大显灵威，俾风恬静，更置前舵，庶几可以图全。神其念之，毋作神羞。’既祭后，风稍息。诸人亦求交于天妃，许之。遂易新舵。诸人大发原心，祈修醮典。余亦许归朝奏请，如例遣祭。舵工陈兴珙又善降箕，乃用李君一家僮并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书，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钦差心好，娘妈保船都平安也。’嗟呼！鬼神冥邈，谈者未有不疑。然此四无边岸之中，宛弱只雀何从而来？易舵之后，又一鸟常据于桅尾。何从而来？孰谓世间事可尽以常理臆决哉！到岸日，凡诸人祈许，余令一一修还。所谓毋使行负神明，何敢以险既平而遽忽诸！”

郭汝霖等复新天妃庙于广石，勒碑为文记之。

霖《广石庙碑文》曰：“广石庙，庙海神天妃者也。天妃生自五代，含真蕴化，没为明神。历元迄我明，显灵巨海，御灾捍患，拯溺扶危。海风涛紧急间现光明身，著干旋力，礼所谓有功于民，报崇祀典。而广石属长乐，滨海地，登舟开洋，必此始。庙之宜旧，传自永乐内监下西洋时创焉。成化七年，给事中董、行人张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三年，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感板异复新之。板上所书，即董、张新庙月日也。皇帝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上命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际春。余承命南，一长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弭节闽台造册，百凡按陈、高使录行。惟广石庙遭倭寇焚，乃耆老刘仲坚等闻余至，亦来言庙事。余檄署篆孙通判大庆，考其遗址，并材料工价值百金。往陈、高捐俸二十四金助，余与李君如之。往从行者各敛银一星得三十两余，今则从行者尚未定名。往长乐民力饶可以鳩工，今则连年有兵务。往刘知县尹邑久，今孙乃署篆，且未久也。于是七十余金无从得。余因言于代巡樊公斗山，樊逐标罚赎余成其事。且命通判速工请记于余。不两越月，庙貌鼎新

，巍然焕然，瞻趋有所，人心起敬。他日飞航顺便，重荷神贶者，樊之功哉。或因是以鬼神事质于余，余曰：‘是说也，荐绅先生难之矣。考孔子曰‘敬而远’，夫谓之敬，必有以也；谓之远，特不专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乡人雩，朝服立阼阶’，孔子岂无见耶？而初学小生稍谈鬼神，则冒然称茫昧，避谄渎讥；及遇毫发事，辄俯首叩祷不暇。果能知事人等鬼者乎？今夫航海之行，尊皇命也。一舟而五百人在焉，彼溟洋浩荡中无神司之，人力曷能张主？学者知是说，则知予非惑樊非徇，而是庙之祀，可以勒诸将来。樊名献科，字文叔，浙缙云人。其巡闽也，酌时机务省约，而事之关体要者，独无所惜云。”《祖训》中载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别。小琉球不通往来，未尝朝贡。则今之奉敕封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国也。其国政令简便，虽非如华夏之严，而亦有等级之序。王之下则王亲，尊而不预政事；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钱谷；次耳目之官司访问。皆上官而为武职者也。若大夫、长史、通事等官，则专司朝贡之事，设有定员。而为文职者也。王日视朝，自朝至于日中昃，陪臣见之，皆搓手膜拜。尊者、亲者则延至殿中，赐坐饮酒，卑疏者则移时长跪于阶下。凡遇圣节正旦长至日，王率陪臣具冠服设龙亭行拜祝礼。至于赋敛，则寓古人井田之遗法，但名义未详备。王及臣民各食分土，故酋长咸遵理，不科取于民。至于有事如封王之类，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以供天使者，则暂征之。不为常例。虽无历官及阴阳卜筮之流，然亦谙汉字而知正朔。至于作诗，未必尽效唐体。而弄文墨参禅乘者，间亦有之。盖久渐文教，非复曩日之纯陋也。

其俗：男子蟠发，作髻于顶之右。凡有职者贯以金簪。汉人之裔，髻则居中。俱以色布缠其者，黄者贵；红者次之；青绿者又次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缠锦帕，衣则大袖宽博，制如道服，每束大带，各如缠首布之色辨贵贱也。足则无贵贱，皆着草履，入室宇则脱之，盖以跣足为敬。又席地而坐，恐尘污地故。王见神，臣见王及主见宾，皆若是也。惟接见天使，则加冠具履，行揖逊之仪，然疾首蹙额，弗胜其束缚之劳矣。妇人黥手而为花草鸟兽之形；首反无饰，发如童子之总角，在后不知；足而为之屐，男女皆可用也。弟富室则以苏席衬屐底，少加皮缘，即为美观。上衣之外，更用正幅，如帷覆于背。见人则手引之前，蒙其首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细且长，取覆足也。其贵家大族妇女出入，则带箬笠，坐于马上，女仆三四从之。盖男未尝去髭须，戴羽冠；女未尝有布帽毛衣螺佩之饰。亦无产乳必食子衣之事，如《统志》所云也。父之于子，少虽同寝，及长而有室，必异居。食兼用匙箸，得异味先进尊者。子为亲丧，数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

俗以中元节为重。自七月十三日起二十六日，俱昼夜男女喧杂，往来不

禁。死者以中元前后日溪水浴其尸，去其腐肉，收其遗骸，布帛缠之，裹以苇草，衬土而殓，不起坟。若王及陪臣之家，则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为小牖户，岁时祭扫则启钥视之，盖恐木朽而骨暴露也。

地无货殖，故商贾不通。标掠之事间不能无。然其国小、法严，凡有窃物者，重则开肚，次则问守别方，犯者故少（志谓其性好标掠）。虽设榜夹之刑，则多不用。朝贡往来俱乘大舶，海边渔盐亦泛小艇，未尝缚竹为筏也。人善泅水，有刳木为舟者，如猪食兜，两三人处之横海中，颠风巨浪不惧，水泛则覆出之而后棹焉。俗畏神，神皆以妇人为尸祝，经二夫者则不复用之矣。王府有事，则哨聚而来。王率世子及陪臣皆稽首百拜。所以然者，国人凡欲谋为不利，神即夜以告王，王扑灭之。昔倭寇有欲谋害中山王者，神禁其舟，易水为盐，易米为沙，旋亦就擒。惟其守护兹土，威灵赫然，是以国王以下人皆敬事之。尸妇名女君，首从三五人，入王宫中游戏，各戴草圈而携树枝，有乘马者，有徒行者，一唱百和，声音惨哀，来去不时。惟那霸港等处则不至，以此地人多非良，及家有汉人，故耳。此则真有，而杀人祭祷之事则无也。

郭汝霖曰：“是年封王日，四更时，女君果降，将五更即散矣。凡我通事及庖人闻其声呜呜然。”

国王之宫建于山巅。四围皆石壁，无有波罗檀洞之名，亦无多聚髅髑之说。门外有石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龙口中喷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饮食，取其甘洁也。道路垣夷，不设堑，插棘以为险。殿宇朴素，亦不雕禽刻兽以为奇。国之山亦无翠丽、大崎、斧头、重曼四名。形势卑小不高，林木亦不茂。地方多沙砾，田土薄瘠。民间耕种亦卤莽，未见粪多力勤者，是以五谷虽生而不繁硕焉。牛羊鸡豚之类多瘦削不堪用。气候亦不常热，雨过即凉。造酒则以水渍米，越宿令妇人口爵手搓取汁，为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酿。其南蕃酒则出自暹罗，酏如中国之露酒也。

陪臣子弟与凡民之俊秀皆令习读中国书，以储他日长史通事之用。其余余但从倭僧学书识蕃字而已。古画铜器非所好，惟好铁器与木绵，盖其地不产此二物。民间炊爨多用螺壳。女工织衽惟事麻缕。如欲以釜甑爨以铁耕者，必易自王府然后敢用之，否则犯禁而有罪焉。地不产金，亦无黄蜡。通国贸易惟用日木所铸铜钱，薄小无文，每十折一，每贯折百，殆如宋季之鹅眼钱也。曾闻其国用海巴。今弗用矣。然与其用是钱，孰若用海巴之犹类于贝哉。人甚重财帛，即夫妇亦各私其财。或相忤，则各挟所有而别处，数日乃复其家。男妇唯啻于衣食，日食不过饭一二碗，略允饥而已。鱼肉之类绝少用，故贱而无售者。大抵其俗俭而不勤也。

其山曰鼃{辟鼃}屿（国西），曰澎湖岛（国西近福四漳泉四郡界。天气

晴朗，望之若雾）。其川日落，祭（水至澎湖渐低，渔舟多漂不回。录中谓无此水）。其产：斗镂树（似橘，密叶）、硫黄、胡椒、熊罴、豺狼，鸟则鸥鹭、鹁鹑之类，亦间有之。其贡马、硫黄、苏木、胡椒、螺壳、海巴刀、生红铜、锡、牛皮、擢子扇、磨刀石、玛瑙、乌木、降香、木香。其地在福建泉州之东，自福州视之则在东南。来必孟夏而去必季秋，乘风便也。其贡二年一期，每船百人，不得越一百五十人。其道由福建达于京师。按琉球之承德维藩，虽不克如朝鲜之每岁廷实，而亦恪恭不二。其陪臣之子弟来入太学观光习礼者，迄今不绝，可谓守王章重文教者矣。万历改元，适国王尚元卒。今世子尚永告哀请封。上命礼部照例行勘。则诏使之行，固将有期，而浮海之录，亦且更新矣乎。

### ●卷五 南蛮

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黄帝驭极，乘白鹿以献鬯。周成正统，贡白雉而重译。其通道中国，厥惟旧哉。自是而降，箕踞如赵佗，而陆贾能使其蹶起。悖慢如黎桓，而李若拙能令其避席。汉、宋二史，翹然南服之斗山也。于惟昭代，垂衣裳而向离，舞干羽以格苗，文教所暨，赤海澄波。内则天子开明堂以受其朝，外则行人秉玉节以宣其命。天威咫尺，口山呼而首角崩者，惟恐或后也。用揭炎徼，以示《四牡》。指南，其正南则曰安南；曰占城；曰真腊；曰满刺加；曰暹罗；曰爪哇。西南则曰渤泥；曰锁里、古里；曰苏门答刺；曰锡兰山；曰三佛齐；而云南百夷、佛郎机附焉。揆厥星轮，风土不习，瘴雨岚烟，蛇蜚兽毒，所当为国珍摄者，固自有在也。若夫橐中之赐，装直千金，史迁夸之，以为使者之荣，则岂我所敢闻哉！志南蛮。

### ◎安南

安南，古交趾也。宋、元以来俱国，今为都统司。秦时为象郡。后属南越王赵佗。汉武帝平南越，置交、九真、日南三郡，又置交刺史。建武中，任延、锡光为交、九真守。教民耕种，制为冠履，渐立学校，始知婚娶。女子真侧反，马援讨平之，立铜柱为界。相传在钦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铜柱折，交灭。”交人过其下，必掷土石培壅之，抵思明府南。又日南郡亦植二铜柱，各有伏波庙祠援。

又王守仁《宿伏波祠下诗》曰：“楼船金鼓宿乌蛮，鱼丽群舟夜上滩。月绕旌旗千嶂静，风传铃柝九溪寒。荒夷未必无声服，神武由来不杀难。想见虞庭新气象，两阶干羽五云端。”则其祠不止日南也。

建安中，交郡改为交州。吴分其地置广州，而徙交州治龙编（时有龙见，故以名县）。唐初改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后改静海军，分属岭南西道。唐亡，土豪曲承美据其地。刘隐自广州取之。寻为爱州将杨

延艺所据，传于绍洪。其将吴昌岌复夺之，传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其族吴处等争立，管内大乱。有丁部领者平之，自称大胜王。私署其子为节度使，闻南汉平，上表内附。开宝八年，诏封丁部领交郡王，为节度使。安南土地自此视为蕃夷矣。后部领与俱死，弟立，尚幼。大校黎桓篡之，黎氏有交自此始（丁氏传世共十一手）。宋遣兵讨桓，桓诈降。宋兵不利召还，桓上表谢罪入贡。以桓为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使，寻亦封交郡王。桓死，其子为大校李公蕴所篡（黎氏传世共二十年）。宋授节度使，封南平郡王。公蕴死，其孙日尊僭国号于境，传子乾德，入寇岭南，连陷钦，廉二州。末遣郭逵问罪，败其兵于富良江，杀其子洪真。乾德惧，奉表诣军门纳款，乞修职贡，还所夺州县，诏即赐以广源州。

乾德初，约还钦、廉、邕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额，曰天于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妇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载之，而泥其牖中，设灯烛，日行一二十里则止，而伪作更鼓以报。凡数月乃至，盖欲示海道之远也。然广源旧隶邕管，本非交所有。吾民遭其荼毒，反益地与之。

至孙天祚，淳熙元年进封为安南国王。安南之为国自此始矣。再传而至昊{日山}。死，无嗣。其女昭盛主国事（李氏八世共二百二十年）。既而以国授其夫陈日。宋复封为安南国王。蒙古遣兵破其国，日表宋乞世袭。宋以日为太王，命其子威晃绍封。威晃一名光，始立，诡名以欺中国矣。光上表奉贡，蒙古主忽必烈亦授其封。宋亡，光次年死。子日ピ立。是时蒙古建国号为元，全得天下，而遣使召之，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辞。止遣叔遗爱代覲。世祖怒，封遗爱为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国。安南弗纳，遗爱惧，夜逃去。日ピ僭称大越皇帝。袭其父名威晃（父子同名，犹林邑、阳迈也），传立于其子日ピ。自称太上王（按李陈相承，皆僭大号。光改元绍隆，日ピ改绍宝）。日ピ死。子日尊遣使入贡，愿为藩臣。其后三世入贡，止称世子不称王，亦不请封。传至日奎。

本朝洪武元年，遣尚宾馆副使刘迪简赉诏往谕，没于南宁。上闻之，寻复遣汉阳知府易济往谕。诏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纲，天下兵争者十有七年，四方遐迩，信好不通。朕肇业江左，扫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曰大明，改元洪武。顿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二年日奎遣少中大夫周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阮法等四人来贡方物，贺即位，且请封爵。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

谅往封之。赐驼纽涂金银印。以宁、谅未至境，而日奎已于五月先卒。从子日奎当嗣。国人白请诰印赐先王者授之。以宁不从，曰：“此吉礼，非凶事也。今尔国有丧，况来文伊先君之名，非世于之名，降印非礼也。尔国当遣使往奏，庶依大礼。”于是国人从之。日坚乃复遣陪臣杜舜钦请封。上自制文。遣翰林编修王廉充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颁封使。命取前使张以宁、牛谅所护印及赐物畀之。廉既行，诏复以汉伏波将军马援昔讨交，镇服蛮夷，其功甚大，命廉祭之。

按志载，马援既平交，谓官属曰：“吾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叹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才足。为郡县吏，守坟墓，使乡里称为善人足矣。至求赢余，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间，赋未灭时，下潦上雾，毒气薰蒸，仰视飞鸢，马堕水中。念少游语，何可得也！”夫援之劳苦王事如此，后且不免惹{廿似}明珠之谤。大丈夫立功外域，岂易易哉！我圣祖念及追祭。不惟表其勋于一方，亦可白其心于千载。其崇前劝后之意亦独至哉！侍郎刘梅国有《过伏波庙诗》曰：“勋业垂南粤，长怀马伏波。风云疑战阵，鱼鸟畏兵戈。庙倚高滩险，诗题古壁多。重来三十载，还听钓翁歌。”此诗意盖谓裹革之壮不若持竿之悠也。然人各有志，亦不可一律论云。

二使至其国。日坚率陪臣郊迎，彩舆入，设日坚灵位。廉面宣御文。日坚率陪臣再拜，俯伏以听。翼日，唐臣等捧诏印赐之。日坚率陪臣北面跪受。顿首稽首，成礼而退。初，交人惟以长揖为敬，至是，始行拜礼。王上表谢。上览大喜，赐以宁诗，并序曰：“朕闻历代贤君必有贤臣。能事其主者，居则规谏有方，出则能示威德，以抚四夷。汉之陆贾奉诏于南越，马援持书于窦融是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终未得至，怏怏于心。自即位之初，特遣翰林官知制诰事张以宁、典簿牛谅使安南，初未知其怀抱何如。去后，今年实封来奏，朕再三览之，喜不自胜。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烟甚重，古人以为要荒，圣人不居之地，贤者不游之处，恐瘴烟乖其体故耳。今我臣以宁抱忠真之气，奋古能使之风，执之以大义，守之以法度。使安南复命而后降印，又速能化夷行中国之礼，可谓智哉！缀诗以勉之。句虽不联，朕本非儒；文之不深，专述其事耳。”诗曰：

“闻说西南瘴似烟，林丛草木有蛇玄。承差不避衔君命，自是前贤忠义传（送以宁初使）。

岭南南又海南边，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还多议说，瘴云埋树若堆烟。人民跣足为乡礼，断发衣袍似野禅。话到异方人异处，老臣何日得来前（得以宁实封）。

我臣奉命之丹徼，驿路迢迢渡几河。野宿听猿啼夜月，朝看狸走疾岩阿



。风尘未纪何回日，取性观山景态多。晴朗好瞻红日胜，旦阴驱逐片云过。

离马乘舟涉大洋，风号帆挂几寻樯。巨鳌闻诏冲前浪，渊底雄蛟翊驾航。舵转水鸣声霹雳，蚌开珠拥海云光。我臣劲节遐方静，好把丹衷奉上苍（念以宁涉江海）。

卿初奉命便前奔，道路崎岖实惨魂。千寻树杪猿飞走，万壑风生瘴气昏。日暮乌啼人不到，月沉象吼夜还温。何时化作中原地，风俗流行礼乐敦。

使者登山日进程，崎岖石径动人情。乌啼深树声投耳，兽立幽阴未识名。太古以来樵不到，至今人往兽无惊。蜂头一点无科木，驻马观来四海平（念以宁入重山）。

卿因国事往期年，应是朝同世子贤。语善久知人道是，话非虽牡远无边。也知周庙三缄口，犹恐临时不自然。彼处受封王即位，但将诗庆便回旋（慎言）。

海宾邦国宝多珠，勿为区区化作迂。此去尔家丰俸禄，好将方寸向前图。功名千载诚难得，一失应须目下。记得黄金乘夜送，四知不纳却非诬（戒财）。

华林江狭水湍流，为问民人是几秋。水色红黄民性犷，山生巨兽象为头。我臣至彼还修养，岂被南方瘴气愁。彼国有人依礼待，卿当归告甚崇优（保身）。

安南世子性惟贤，志气将来必备全。初附能尊中国礼，讷音来报朕心怜。以宁休作殊邦看，万里神交是宿缘。更把圣书深道与，直教素服衣三年（谕令世子守服）。

以宁留安南俟命。逾年，同唐臣、廉、谅俱归。道卒，诏有司还其柩，所过郡邑祭之。

按《诗》之《四牡》、《皇华》，皆为使臣而作者也。《四牡》曰“我心伤悲”，曰“不遑启处”者，述其行役之苦，慰之以情也。《皇华》曰“每怀靡”，及曰“周爰谘询及”，者，勉其恪职之常，规之以正也。慰之以情则作爱，规之以正则作敬。古之使臣所以必不辱命者，良有感耳。我圣祖赐以宁诗，如《涉江》诸篇，非《四牡》慰劳之仁乎！如《慎言》诸篇，非《皇华》规戒之义乎！且序复谦谓“朕本非儒，文之不深”，而皇言浑涵，声出为律。谒乎如父子相恤，侃乎如师友相励。使臣有不勃兴其爱敬之心而完璧以归者，必非人也！且以宁为元名进士，以文学擅于时（人呼为小张学士）清洁自守，所居萧然。其奉使也，祇被而往。临终有诗云：“覆身惟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则其不辱可知。此又非我使臣矜式也哉。

日坚嗣立，恪修职责。上遣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往报之。

伯宗名，金溪人，以字行。十岁，通举子业。先达见其文，叹曰：“此儿玉光剑气，终不可掩。”洪武庚戌，乡试解元。辛亥，及廷对，中状元。有《使交集》。

日坚复为其伯父叔明所篡。叔明遣使入贡，礼部主事曾鲁览副表曰：“前王为陈日坚，今乃名叔明，何也？”函白尚书诘之。使者以实对。盖叔明夺位惧罪，乃托修贡以觐我耳。事闻。诏却贡，不受。上问丞相曰：“曾鲁今礼部何官？”对曰：“主事。”即日召拜侍郎。

鲁字得之，江西新淦人。博通五经，早有时誉。今至骤显。后甘露降钟山，近臣撰赋以进。上命取诸赋令侍臣读之。至鲁赋，独曰：“此鲁作耶？岂新进可骤至哉！”寻乞骨归。卒于南昌。

叔明上表谢罪，请封。不与，诏以前王印视事。寻表称年老，以弟日代。许之。日立，请其国贡期。诏三年一贡，王立则世见。

十一年，叔明告日卒。弟日炜代。时安南久与占城构兵，诏叔明与占城平。叔明屡遣使贡方物，诏戒谕之。

二十一年，国相黎季幽日炜于城外，寻弑之。立叔明子曰，大柄皆出季。

二十九年，叔明死，告哀。上以叔明怀奸挟诈，篡弑取国，若遣使吊慰，是奖乱佑贼，非中国抚外夷之道也。命礼部移文，使彼知之。

三十年，安南侵据思明府地百余里。思明守诉于朝。遣行人陈诚、吕让往谕日，还其地。日言：“此地安南故土。今复守之，非有所侵。”议论往返不决。让以译者言不达意，复自为书与日曰：“迺者思明府土官黄广成奏言安南侵据壤地。朝廷稽典册考图记，遣使告谕，俾还所侵。自诚等到王国宣布上意，开陈事理，而执事所执益固，未肯听从。今以前代载籍所记疆场利害，为执事陈之：按志，安南古交州地。东汉时女子徵侧作乱，光武遣马援率师平之。遂立铜柱纪功，亦所以限内外也。在唐则为五岭管之，以都统护。宋时李乾德寇边。郭达将兵讨之，擒伪太子洪直。乾德惧而割广凉门、思浪、苏茂、桃榔之地以降。则当此时此地尚为中国所有。况铜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元世祖时，尔祖光柄入款称臣。及日嗣立，失臣子之节于世祖，时兴问罪之师。日蒙荆棘伏草莽，生民殆尽，城郭几墟。日嗣立，祈哀请罪。世祖遣使降诏，谕令入朝。当时诏书有还地之语，而日云，向者天使辱临小国，迎送于禄州。小国惧有侵伐之罪，往往辞之丘温而已。观此，则丘温以北之地其属思明已明矣。今安南乃越渊晚，逾如、庆远而尽有之。抑乘元末之乱侥幸而得之乎？行人下车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旧属安南。未审何所据而然也。苟如执事所言，则志书记日之言无乃但为浮说耶？抑王惧有侵利之罪，固执无稽之言以自饬也！我

皇上天锡勇智，表正万邦，怙终者虽小过不赦，改过者虽重罪亦释。传曰，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也。改过致祥，往岁龙州赵宗寿之事是也；吝过致殃，近岁南丹奉议诸蛮酋是也。是皆明效太验所共闻者。王能避祸迎祥，归其侵地。岂惟祖宗之安，亦一国生民之幸也。释此不图，争而不让，是为怙终自祸矣。惟执事图之！”日抗辨犹昔。

让字克逊，山东平度州人。洪武间举进士，为行人。后迁监察御史，终陕西僉事。

后日馈黄金及檀香、沉香等物。让却之。日曰：“赆者，礼也。自陆贾时有之，不必多辞。”让曰：“慰佗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冲，是召祸者也。陆贾受其金以分诸子，是冒利者也。王顾以尉佗自处而以陆贾处人。何其陋哉！”日愧服。诚、让以其事归奏。时廷臣请出兵讨之，上曰：“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愚，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革除。建文元年，季弑日。立其子。未几，复弑。立其幼子{安火}。寻又弑{安火}。大杀陈氏宗室，夺其国。季自谓舜裔胡公满之后，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苍曰胡夸。季僭号于境，称太上皇。称大虞皇帝（改元元圣）。

永乐元年，苍奉表贺即位。具奏称己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推权理国事，乞赐封爵。遣行人杨渤往廉之。苍遣使随渤入朝，进其国臣民。奏章谓苍实陈氏甥，遂得封为安南国王（苍僭号如故，改元绍成）。二年，陈氏旧陪臣裴伯耆潜至京师，奏季父子弑主篡位，乞复立陈氏子孙。会老挝宣慰司亦送陈日比孙天平赴阙，上怜而纳之。赐以居第。月给廩饩。适安南贺正旦使至。上命礼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识其故王孙也，皆错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在列，责使者以大义，皆惶恐不能对。上遂遣敕责苍。苍上表谢罪。上命行人王枢谕苍，令其迎还天平，奉以为君。当别封尔大郡上公爵。苍奏如命。

金幼孜《文集》有《赠王行人使安南诗》曰：“承恩晓出九重天，王事驱驰念独贤。奉诏尉佗烦陆贾，寻源西域得张骞。车书自昔通南纪，声教于今遍八埏。圣主绥怀恩似海，殷勤德意在敷宣。”

四年，命行人聂聪送天平归国。上敕广西总兵韩观选兵五千，委其副都督僉事黄中将之，以防变。时大理寺卿薛谪广西，中举以辅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温。季遣陪臣黄晦卿等以廩饩迎候，及牛酒犒师。晦卿及诸从者见天平，皆拜舞踊跃。中遣骑前覘之，往来皆无所见。而迎者壶浆相属于路。中以为实，然遂径进，度隘留、鸡陵二关。将至芹站，山路险峻，林木蒙密。军行不得成列，且遇两潦。忽伏发，大呼劫天平。远近相应，鼓噪动山谷，寇且十余万众。中等亟整兵击之，寇已斩绝桥道，不得前。天平与携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还。事闻，上大怒。谓成国公朱能等曰：“蕞尔小丑，罪恶滔天。犹敢

潜伏奸谋，肆毒如此。朕推诚容纳，乃为所欺。此而不诛，兵则奚用？”能等皆曰：“逆贼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请仗天威，一举殄灭之。”上遂决意兴师。明日，上视朝罢，御右顺门。召成国公朱能、新城侯张辅谓之曰：“安南黎贼罪大恶极，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将兵讨之。尔等由广西入，西平侯由云南入。度用师几何？”能等对曰：“臣闻仁不可为众也。仁义之师天下无敌。臣等奉扬天威，当一鼓扫灭。师之多寡，惟上所命。”上壮之，乃大发兵征讨安南。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镇守云南。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为左参将；宁阳伯陈旭为右参将。命兵部尚书刘祜易参赞军事；刑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治督军饷。置神机、游击、横海、鹰扬、骁骑等五将军，选都督、都指挥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将军，督兵分道进发。命沐晟率四川、云南兵由临安府蒙自县入；朱能等由广西思明府凭祥州入。令彼此犄角，声势相闻。

时有言黄福，建文旧臣，不宜复任。上曰：“君臣相与在推诚，不可蓄疑。唐太宗时，王圭、魏徵、尉迟敬德亦仇敌也。上能推诚，则人乐尽力，勿复有言。”后黄福果能树遗爱于交。则亦有以感之也。

上幸龙江。祭誓众曰：“黎贼父子必获无赦。胁从必释。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穡，毋姿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降。有一于此，虽功不宥。毋冒险肆行，毋贪利轻进。罪人既得，即择立陈氏子孙贤者，抚治一方。班师告庙，扬功名于无穷。其往勉之。”

按观誓众之词，俱平定安集之略。与古帝王神武不杀，真有光哉！

上遣使祭告岳镇海渎之神。俾黄中立功赎罪（时贼得志，改元开大）。师至龙州。又遣行人朱劝往谕季父子，许其以金铸身，纳款赎罪，不从。朱能有疾，留龙州。张辅等率师发凭祥，度坡垒关，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鸡陵二关。贼皆败走。辅传檄数贼大罪二十，求陈氏子孙复其王爵。遂近度芹站，至昌江市桥。造浮桥，济师北江府新福县驻营。沐晟亦率云南兵至白鹤，遣人来会。时贼恃伪东、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为固。于江北岸缘江树栅，凡边隘增筑土城，城栅相连亘九百余里。尽发江北诸府州民二百余万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缘江置椿，尽取国中船舰列于椿内。诸江海口俱下杆木以防攻击。贼之东都守备亦严，时列象阵于城栅内，欲守险以老我师。辅等遂自三带州驻市江口，造船图进取。征夷将军成国公朱能卒于龙州，年三十七。先是，师逾庾岭。上谓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师有忧。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虑气候非所习耳！”讷闻，上震悼，辍视朝五日。柩还，上亲为文祭之，极其悲怆。追封东平郡王，谥武烈。能状貌魁伟，身長八尺，骁捷有胆力。每遇劲敌，大呼驰斗，以一当百，敌皆辟易。出谋制胜，靡有遗策。为

将善抚仁卒。歿之日，将校皆为流涕云。

朱能既卒，即命张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督兵进讨安南。敕曰：“大将军开平王常遇春、偏将军岐阳王李文忠等率师北征，而开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阳王率诸将扫荡残胡，终建大业。尔等宜取法前人，殄除逆贼。”仍调两广、江、浙、荆、闽兵八万从征。十二月，张辅等克安南多邦城，贼西都亦溃。先是骁骑将军都督佥事朱荣败贼众于嘉林江；沐晟军亦至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辅率大军营于城北之沙滩，与晟合势。贼新筑土城高峻，城下设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马，城上守具严备，贼势如蚁。时官军攻具亦完。辅乃下令军中曰：“贼所恃者此城，大丈夫报国成功名在此举。先登者不次升赏。”于是将士皆踊跃用命。议遣兵夜袭其城，以燃火吹铜角为号。是夜四鼓，辅遣都督黄中等衔枚舁攻具过重濠，至西城下，以云梯附城。都指挥蔡杨等皆登。以刀乱斫，贼众惊呼。城上火炬齐明，铜角竞响；城下将士俱奋勇继登。贼仓皇失措，矢石不得发，皆走散。我军遂入城。贼将又于城内列阵接战，驱象当前。辅督游击将军宋广等以画狮蒙马，神机将军罗文等以神铳翼而前。象皆股栗，又为铳箭所伤，皆退走，奔突贼众。官军长驱而进，杀贼帅梁民猷、蔡伯乐等。追至伞圆山。贼死者不可胜计。于是循富良江南下，破其东都。贼弃城遁。乃驻军城东南，招辑抚纳，日以万计，皆给榜使复业。右参将李彬、陈旭击西都城。贼弃仓库，焚宫室，逃入海。于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县次第来降。擢凭祥知县李升于庆清，仍故父职，以伺察贼情。

五年，辅合兵自北江济军，袭筹江栅，破之。又攻万劫江普赖山，斩贼首三万七千三百余级，获贼将杀之。余党溃散，尽得其船。仍使降人陈封招抚谅江、东潮等处人民安业。于是郡邑闻风相继降附。得揲报季及其子澄等聚舟于黄江，遂水陆指进。至木丸江，贼舟胶浅，遂大败，杀贼将阮仁子等。斩首万余级，生擒贼将百余人，皆斩之。辅等追贼至富良江。贼悉众拒战，每舟联亘十余里，横截江中。而用划船载木立栅以拒官军。辅乘栅未备，躬督将士力战。贼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继以舟师横击之，贼大败。杀其将卒数万人，江水为赤。乘风长驱至黄江，直抵闷海口，获贼舟无算。黎季父子仅以数小舟遁去。伪吏部尚书范览、大理卿阮飞卿等皆诣军门降。辅求陈氏子孙未得。会有南策州人莫邃等同北江等府县耆老千百二十人诣军门言：“陈氏子孙被黎贼杀尽，无可继承。安南本中国故地，愿复郡县，设官分理，以沐圣化。”即日遣人驰奏，谓：“臣伏计黎贼父子旦夕就诛。郡邑既平之后，宜有所统。陈氏已绝，无可访求。必合开设都布按三司以总率郡县，抚辑兵民。”奏上，群臣亦以为请，上曰：“俟黎贼父子悉擒而后处置。”五月，征安南官军获贼首黎季斧及其子苍、澄等，安南平。

先是张辅等督兵迫贼至。海门，泾浅，久晴水涸，贼舟遁去。官军至大雨，水涨数尺。舟师济。众大喜曰：“天赞王师灭贼也。”及辅率步骑至茶龙，舟师亦至。前哨都督柳升败贼，获船三百艘。余贼遁。辅等乘胜迫之，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升前哨复与贼遇，贼困败，党与皆散走。生擒季及其子澄于海口山中。安南土人武如卿等复于永盎海口高望山获伪大虞国王黎苍、伪太子黎芮，并贼将伪柱国东山乡侯胡杜等。余众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户三百一十二万。

安南平，捷奏。群臣称贺。上曰：“此诚天地宗社之灵，将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群臣复请开设三司郡县，诏天下以安南平。立交都布按三司及军民衙门，设官分理境内。高年硕德，有司即加礼待。穷民无依者，立养济院以存恤之。有怀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礼敦遣至京，量才于土叙用。仍降敕褒谕辅等，休息士马，俟天气清肃即班师。复敕辅等曰：“得所奏，陈氏实已绝嗣。郡县不可无统，请设三司抚治军民。今皆如所请，立交都指挥使司，以都督僉事吕毅掌司事，黄中为副。再选能干都指挥二人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尚书黄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张显宗、福建布政司左参政王平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参政刘本、右参政刘昱为左右参政。前江西按察司周观政、安南归附人伯耆为左右参议。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杨直为按察副使。前太原知府刘有年为按察僉事。别选办事官发去，可于府州县等衙门官内任用，仍具名来闻。不足者别令吏部铨注，今遣印信付尔给授之。改大理寺卿陈洽为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张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之。令其与新城侯张辅、西平侯沐晟、兵部尚书刘祜易量才给与勘合授职。

开设十五府：交州府领州五县二十三，北江府领州三县七；谅江府领州三县十五；三江府领州三县七；建平府领州一县九；新安府领州三县二十一；建昌府领州一县九；化府领县四；清化府领州三县十九；镇蛮府领县四；谅三府领州七县十六；新府领州二县九；义安府领州二县十二；顺化府领州二县十；太原府领县十一。以演州、宣化州、嘉兴州、归化州、广威州直隶布政司。后又设升华府，领州四县十一。其余卫所大率与府州县兼设。辅等遣都督柳升赍露布献俘至京。上御奉天门受之。文武群臣皆侍，兵部侍郎方宾读露布毕。季及子苍、伪将胡杜等悉付狱诛之，而赦其子孙。惟苍弟澄进神枪法，诏官之。

张辅《平南露布》曰：“伏以天讨有罪，聿兴吊伐之师；武功告成，爰举献俘之礼。渠魁尽获，海峽肃清。盖除恶必锄其本根，而绝患宁存乎萌蘖。安南逆贼黎季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苍更姓名胡者，僻居炎徼，负固海隅，豺狼之残孽，蛇虺之遗毒。戕贼国主，潜移陈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数犯朝廷之

边境。攻围诏使，侵暴邻邦；僭称大虞，窃纪年号。酷刑威众，人怀孥戮之忧；横敛剥民，家被掎克之害。衔冤动地，无辜吁天。圣恩尝许其自新，狂竖怙终而不改。挤遏天朝之使，贼杀故主之孙。凶甚三苗，舜法岂容于原宥。罪浮征侧，汉兵必事于剪除。臣等恭奉制书，总率师旅，鹰周鹗，先云气而度斗南；貔虎熊罴，挟风威而逾岭表。既破重关之险，飞渡长江，遂拔多邦之城，歼夷群丑。乃乘破竹之势，分遂窜蒿之夷。东都立平，西都亟下。余孽如蚁豈之聚，迅扫于盘滩、困牧；贼党犹燬火之然，扑灭于嚙江、仙侣。市廛安堵，郡邑向风，士民上书陈其罪恶者动以千计，土人效顺愿同追剿者何啻万人。乃督舟师，进逼胶水，逐鲸鲵于海口，困虎兕于柙中，暂尔偷生，须臾延命，因驻我师而设备，欲致彼贼以就诛。狂悖犹欲鸱张，丑类仍怀豕突。传报贼众引兵驾象以来侵，愤激诸军鸣剑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远，都督柳升警报倏来。贼往入于黄江，船悉来于闷海，遣伪将谢仁鉴等，又于今年三月三十日犯咸子关。臣辅遂用弩以跃马，督阵以麾兵。调骠骑将军吴旺等领精兵而至前，急击登岸之劲贼；都督佥事柳升等率舟师而力战，奋剿游水之逆徒。歼其群凶，毙其首将，泸水尽赤，长江尸壅而血腥，杀气腾空，终日云昏而雾惨。臣晟率都指挥柳宗等领马步官军水陆夹攻。矢镞雨注，而莫我敢遏；铙钲雷动，而所向无前。大肆剪屠，余烬溃散，乘胜追袭。由嚙江至于黄江，贼党奔逃，获海舰及其战舰。遂振旅于胶水，复陈师于交州，誓殄贼以宁边，当奋身而励众。四月二十九日，舟师至典舆门，晴久水涸，贼众捐舟而先遁，我军欲进而莫前。俄然云作沛然雨下，水涨数尺，信川祗之效灵，船过千艘，岂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劳拜井而泉流。有开必先，庆罪人之斯得，惟动丕应，仰圣德之格天。狐疑犹豫，彼方谋三窟以庇身；雷厉风飞，我不可一曰而纵贼。五月十一日，生擒贼首黎季等。过师枕席之上，箪食来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庆。宽宥迫胁，招抚流离，奉宣恩命，获遂更生。扫魑魅于炎荒，息妖氛于瘴海。臣辅稽诸载籍，安南本古交州。汉唐仅能羁縻，宋元犹被侵侮。僭窃跳梁，狃于故习，虽知兵而致讨，终叛服而不常，覆载不容，人神共愤。今父子兄弟皆绑缚于辕门，宗族伪官咸生擒于麾下。自谓蛮烟瘴雨之僻处，历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圣德神功之齐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敌。勘定之速，迈三年之克鬼方，俘获而还，陋六月之伐俨狁。雪前代之遗恨，解斯民之倒悬。将士欢呼，知天心之助顺；蛮夷舞怖，信人道之恶盈。是皆圣略渊深，明见万里之外，天威丕赫，坐收三捷之功。数百种周题舌之民，咸跻寿域；几千里鱼盐繁衍之地，尽入舆图。复隆古之封疆，布中华之礼制。臣等曾无汗血之劳，获申敌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憝。献俘而告庙社，仰答神灵；盛醢以赐蛮夷，用昭天宪。聿新万年之治化，永乐四海之清宁

，无任欢呼庆忭之至。”

辅等班师至京，上交地图。东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建交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挥使司于交州府。置府十七、州五，领各州县卫十，千户所二，军民大小衙门共四百七十有二。于是舆图复汉、唐职方之旧矣。以交所举明经士人祺润祖等十一人，为谅江等府同知。赐敕慰勉，上复亲制诗赐之。

六年，论平交功，进封新城侯张辅为英国公；西平侯沐晟为黔国公。并食禄三千石，子孙世袭。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各增禄五百石；清远伯王友进封清远侯，都督佥事柳升封安远伯。战死都督佥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并子孙世袭。亲擒黎季军人为首者王柴、胡超升指挥使，为从者李福等四人皆升指挥佥事。先是上问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升与赏孰便？”原吉对曰：“赏费于一时有限，升费于后日无穷，多升不若重赏。”上从之。于是惟升元功，余皆班賚有差。

陈氏建曰：“夏忠靖谓赏费有限，升费无穷，此谋国名言也；惟升元功，余皆班賚，此祖宗朝赏功良法也。正统以后则有大不然矣。王骥麓川之役，封爵升职至万余人。天顺中，有一卫官至二千余人者矣。成化中，天下军职至八万余人。正德中，遂逾十万矣。使累朝赏功皆遵祖宗良法，夫岂冗滥至此！”《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有国者尚念之哉！

交蛮寇简定等作乱。命黔国公沐晟总兵讨之。定，陈氏故宫，先是已归附。将遣赴京师，复逃回去，与化州伪官邓悉、阮宴等聚众谋作乱。悉等推定为主，僭号纪元。寇交州近城，黎贼余党多应之，其势日盛。官军屡出无功，奏请益兵。遂命晟发云南、贵州、四川兵数万，往征。仍命兵部尚书刘携往赞军事。沐晟帅师与交贼简定战于生厥江，败绩。兵部尚书刘携、都督佥事吕毅、交布政司参政刘昱等，皆死之。于是贼益炽，攻陷诸郡县，进迫交州府。事闻，复命英国公张辅为总兵官，清远侯王友为副，帅师二十万往征之。

七年八月，张辅兵至交。败贼众于咸子关、太平海口等处。斩首数千，溺死无算，生擒贼党伪监门卫将军潘岷等二百余人，获船四百余艘。贼尊阮世每、邓景异脱身逃。十一月，张辅进兵追交贼首简定，于美良获之。并获其伪将相陈希葛、阮宴等，槛送京师。惟陈季扩、邓景异逃于义安未获。

八年正月，张辅败贼余党阮师桧于东潮州。斩首四千五百余级，溺死尤众，生擒二千余人。敕召辅还。辅奏留黔国公沐晟，云阳伯陈旭等讨余寇，而自帅师还京。

九年正月，命英国公张辅总兵复往交，会合黔国公沐晟剿捕叛寇。先是陈季扩等上表请降，而中怀反覆。上许以为交布政使，其党邓景异等皆授以官。季扩疑惧，不受命。放兵劫掠，势渐滋蔓。官军不能制。上以张辅为交人所



悼，靖乱非辅不能，故仍命总师往焉。七月，张辅至交督兵。败贼阮师桧、胡具、邓景异等于九真州月常江，寻复败黎芷兵于福安，斩之。

十一年十二月，张辅等大败贼兵于爱子江，获陈季扩。时辅偕沐晟等进兵顺州。贼阮师桧等屯爱子江，设象伏以候官军。辅侦知之，以戒。先驱群象来冲，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还阵，自相蹂践。官军乘之，贼大败。斩贼将阮山，生擒伪将军潘经等数十人，贼众死者无算。季扩走，追擒之于老挝。余党悉降，交复平。

十二年，张辅槛送所获贼首伪大越国王陈季扩及伪国公阮师桧等赴京师，诛之。

十三年，前交参议解缙死于锦衣卫狱，徙其家于边。缙，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绝，七岁能赋诗，日记数千言。年十八，举江西乡试第一，连登洪武十一年进士。上亲选拔为庶吉士，读中秘书。日侍左右，特被宠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谕之曰：“尔缙试举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闻。”缙退，即草封事几万言以进。极论悉陈，无所讳忌。上敕其识。时兵部侍郎沈滂晋忌缙才，诬其狎侮胥隶。上不听，擢监察御史。适都御史袁泰怙势恣横，诸道御史欲纠之无敢执笔为章者，缙挥笔立就，历抵其奸状。上虑缙少涵养，将为众所倾。召其父至，谕之曰：“才之生甚难，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归，益进其学。又谕缙曰：“朕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其归尽心于古人，后十年来朝大用尔未晚也。”会太祖宾天，缙赴临。大臣谓赴临非诏旨，遂谪为河州卫吏。上即位，擢为翰林待诏，命侍左右。缙英杰敢言，上喜之，遂见信用。既而侍书黄淮改中书舍人，入见。上与语，大奇之。凡视朝，特命淮与缙立于御榻左以备顾问。每夕召对至夜分，或便殿就寝；赐坐榻前，议论政事。同列不得预闻。寻复升缙为学士。后上与武臣丘福等议建储，文臣惟金忠预，皆靖难时股肱也。武臣咸谓立高煦，谓其有卮从功，且上所最爱耳。金忠以为不可。卜犹豫未定，遂召解缙预议。缙言立嫡以长。复曰：“好圣孙”，指宣庙也。乃册立世子（御名高炽。）为太子。高煦为汉王。及上欲征交，缙谓自古羁縻之国，通正朔时宾贡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为郡县。不听。时上甚不喜太子，而宠汉府。缙谓不宜过宠，致起觊觎。上遂怒，谓离间骨肉。高煦怨缙。言于上曰：“易储事藩邸旧臣无泄者，惟解缙泄之耳。”上怒，遂出缙广西参议，寻改交。后缙入京奏事，适上北征。缙见皇太子而归。上还京。汉王言缙瞰上远出，私覲储君，此无人臣礼。上怒。时检讨王你亦以罪谪交。缙偕你广东娱嬉山水，且上言请用数万人凿赣江以便往来。上大怒曰：“为臣受事则引而避去，乃欲劳民如此！”并你俱下狱。缙及王你之在狱也。狱吏考治索取同谋，缙不胜楚，因书大理寺丞杨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易、礼部郎中李至刚、中允李贯

、赞善王汝玉、编修宋纘宏、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等，遂皆下狱。既而父、得易、汝玉、纘宏、引高相继死狱中。国史本传称缙文学书礼，冠绝一时。其为人旷易无城府，喜荐引士，然少慎择。且所行多任情忽略，故及于罪。死年四十七，家徙辽东。洪熙初始令赦还。

十四年，召交总兵官英国公张辅还京师。辅经营交前后凡十年。

十五年，命丰城侯李彬佩征夷将军印，镇交州。而遣中官马骥监军共守。骥贪黷诛求，郡县激变，盗贼所在蜂起。

十六年，交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叛。总兵官丰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广讨之，利败走。利初从陈季扩反，充伪金吾卫将军。后束身归降，以为巡检，然中怀反侧。至是僭称平定王，以弟黎石为伪相国，莽为伪都督，聚众劫掠。广兵讨败之，擒斩数百人。利遁去。彬遣兵讨之，不克。右参政土人莫邃战死。

陈氏建曰：“张英国召还，而黎利孽作，交自兹机捏矣。愚谓当时交既平，仍命英国公镇守之，方为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云南，即仍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孙世守之。然后诸夷率服而云南为吾中国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将所能镇压也。今交人所畏服孰有逾于英国者乎？交南三叛，非英总师弗平。英国三召还，而叛乱俱不旋踵复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国，视他将固蔑如也。使英国久镇于兹焉，余威震乎殊俗，历二三纪后，庶几世变风移，而交南长为吾中国藩服，与云南齿矣。奈何失此一机，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复沦异域。不得与云南同沾圣化也，可胜惜哉！”

十八年，交右参政侯保与贼黎利战，死之。左参政冯贵亦以讨贼战死。保，真定赞皇人。由国子生知襄城县，有善政。初设交郡县，择人抚治，擢交州府知府，迁参政。时黎利剽掠郡县，保率民兵筑堡于要害御之，贼来攻，保与战，不胜而死。贵，湖广武陵人。进士，为给事中。升交参政，能抚辑流民，归附者众。有土兵二万余人，皆骁勇习战，每出阵有功。后中官马骥等疾之，尽夺其土兵。及黎利反，众强。贵剿捕，独以羸卒数百遇贼。兵寡贼众，贵力战而死。保为政廉恕，贵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巡按御史黄宗载言：“交新入版图，劳来尤在得人。今府州县多两广、云南岁贡生及下第举人，未入国学，乞仕远方，遂授以职。既乏大学教养之素，又非诸司历试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抚字，理刑者不谙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废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从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严核其廉污能否，上状黜陟。”从之。

上敕李彬：“叛寇黎利等迄今未获，未审兵何时得息，民何时得安，宜尽心画方略，早灭此贼。”十九年五月，彬请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挝。我

进兵讨捕，老挝辄遣头目览耆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发兵象大索利送军门，久之竟不获利。上曰：“老挝匿贼，持两端。令彬遣头目出关诘之。”

按别志载，黄安，南宁府人。由举人永乐间授常州府同知，升交宣化府知府。赴部考绩，为交长吏第一。寻升湖广参政。黎氏复叛，安督饷至长沙而卒。观此，则当时死事交者，不特侯保等之阵亡而已也。噫！

是年，诏以给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郑惟暹、罗通俱为交知州。时暹等言事讦直。历诋大臣之任事者无忧国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书李庆。庆不能平，言于上，请罪之。上不许。既而庆等乃荐暹等才堪牧民，于是皆升为知州而处之远方州。

二十二年，上亲征北虏还，不豫。次榆木川，崩。（享年六十）仁宗即位，诏禁止云南、交采办金银。初，讦至京师，皇太子即遣皇太孙赴开平迎梓宫。太孙濒行，启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识无以防伪。”皇太子顾侍臣杨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制则不及。”士奇对曰：“太行皇帝初授东宫图书，可权付太孙，归即纳上。”皇太子从之。即取授太孙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启事以此封识来，此不久亦当归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谓士奇曰：“汝此说是虽出从权，亦事几之会。昔大行临御，储位久未定，浮议喧腾。吾今就以付之，浮议何由兴？”皇太孙至雕鹗堡，遇梓宫。哭迎军中，始发丧。是月初十日壬子，梓宫至京师。出前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于狱。二人谏止北伐，系内官监四年。皇太子亲监系所与哭。令出视事，且问以时政。原吉言东南民力困于漕运，请都南京以省供亿。继请抚流民，罢西洋取宝船，止云南交采办金银数事。从之。

又先是汉王高煦受册封。命居国云南，以不欲远去辞。后改命青州，亦坚意不行。常侍成祖在北京，恳辞还南京。高煦所为多不法。成祖以其长史程琮、纪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为吏。高煦犹不悛，府中有私募者军士三千余人，不隶籍兵部。纵卫士于京城内外劫掠，支解无罪人投之江，杀兵马指挥徐野驴及僭用乘舆器物。成祖颇闻之，还南京。以问蹇义，义不敢对，固辞不知。又问杨士奇，对曰：“汉王始封国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坚不行，今知朝廷将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贻永世之利。”成祖默然。后数日，成祖复得高煦私造兵器，阴养死士，招纳亡命，及漆皮为船教习水战等事。成祖大怒，召至面诘之。褫其衣冠，縶之西华门内。皇太子恳为救解乃免。成祖谓侍臣曰：“若此所为，将来必不静，今削两护卫，处之山东乐安州。盖去北京甚远，如其作祸，可朝发而夕擒之。”乃皇太子监国，成祖不时有疾。两军距隔数千里，小人阴附汉府者谗构百端。侍从监国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会有陈

千户者，擅取民财。事觉，皇太子令谪交立功。数日，复念其军功，宥之。有潜于成祖曰：“初上所谪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陈千户，杀之。以赞善乐潜、司训周冕预闻而不谏止，并逮下狱，皆死。

洪熙元年，命兵部右侍郎戴纶出镇交。时进擢东宫旧僚，以左庶子陈山为户部左侍郎；洗马张瑛为礼部右侍郎；戴纶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赞善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读；惟中允林长懋出为郁林知州。既而遣戴纶出镇交吐。初成祖欲太孙讲习武事，于学问之暇，命岁时出猎。长懋及纶每谏不听，纶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成祖意，故最为太孙所不乐。而陈山、张瑛以每事顺旨被宠。未几，长懋、纶皆生怨望，下锦衣卫狱。上得纶奏，亲诘之。纶抗声辨论激切。上怒垂之，竟死焉。长懋坐禁系者十年，正统初始赦出之。纶诸父河南知府贤、太仆卿希文，合族百余口，皆被逮籍没。而希文幼子被宣赐名怀恩。成化中为司礼太监，召掌交布按二司事。

工部尚书黄福还。以兵部尚书陈洽镇交，兼掌布按二司事。福治交，视民如子。徇其所好，祛其所恶，劳辑训饬，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抚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条画，无巨细咸尽心焉，于是交人皆爱戴之如父。中朝士夫夫以迁谪至者，咸加温恤，疾病躬造视之。拔其贤者与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马骥怙恩肆虐，福数裁抑之。麒麟诬奏福有异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寝其奏。福居交十八年，上念其久劳于外，召还。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号泣不忍别。

陈氏建曰：“是时交所恃者二人：张辅善用兵，威震殊俗，交土所恃以靖。黄福善抚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张辅镇守，复召黄福还朝，愈失之矣。交土自兹益<危臬><危兀>矣，岂非一时辅相之过与！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复失归咎于三杨诸人也。

中官马骥传上旨，谕翰林院撰敕，命骥复往交。间办金银珠香。时骥被诏召还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有此言！卿不闻渠前在交荼毒军民乎？交自此人归，如解倒悬。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内间多方请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识朕意。”遂止。

陈氏建曰：“马骥传旨，使非本院覆奏，则为失不细矣，是时仁庙刚明，总揽乾刚。而马骥犹萌恣睢之念，况其他乎！由此观之，中官之恶，抑之犹恐其肆，况从而宠之纵之耶！宜乎正统而后，振、直、广、瑾辈之为恶，无有纪极也。愚谓中官传旨，并宜执例覆奏，庶杜奸萌。”

宣德元年，交总兵官成山侯王通帅师讨黎利不利。兵部尚书陈洽死之。先是仁宗遣中官山寿赉敕赈黎利之罪，命为清化府知府。利不从，聚众寇掠，势益张。通帅诸卫官军往讨。洽以为宜驻师石室县之沙河，以觐贼势。通欲

渡河，而陈洽反覆谕以利害，且陈方略。通弗听。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宁桥，与贼遇，自己至未，力战，互有胜负。洽奋马突入贼陈，欲擒其首恶，身披创甚。通惧师却。洽遂遇害。事闻，赠少保，谥节愍。官其子枢为给事中。

交平州知州何忠为黎利所执，死之。忠，邢州人。永乐中进士，授御史。以言事出为知州。至是，黎贼侵围镇城，藩镇以忠有胆略，使怀奏潜请王师。忠夜步走出城二百余里，被贼伏兵所执。诸贼酋喜曰：“何知州闻名久矣。”共举酒酌忠曰：“能从我同享富贵之乐！”忠大怒，唾地骂曰：“臊狗奴！吾天朝臣，岂食汝犬彘之食！”夺杯掷中虏面，流血盈颐。遂遇害。事闻，上深悼惜之。敕旌其门，赐谥曰忠节。

忠临难，从容赋诗曰：“万里孤城久困时，腹中怀奏请王师。红尘失路风霜苦，白日悬心天地知。死向南荒应有日，生还北阙定无期。英魂不逐西风散，愿助天戈殄叛夷。”

命安远侯柳升帅师赴交征黎利，以兵部尚书李庆恭赞军务。陈洽既败死，黎利势益猖獗，遂围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请益兵。诏命升等将七万人以往，且敕庆举六乡之属有才略者以自助。庆奏郎中史安、主事陈镛等十余人偕行。黎利进逼交州城，王通御之，连战斩贼将黎豸、黎善。贼众奔溃。诸将请乘势过江击之，贼必成擒。通不从。犹豫三日不出兵。贼觇知通怯，复集余众四出，进逼交州，围城。通敛兵闭门不出，利致书于通请和，求进贡方物谢罪。通遣人伴贼使入京。

柳升师至隘留关，利复具书诣军门，请罢兵息民。且言求得陈氏之后曰者，实安南王页三世嫡孙（按安南陈氏无名页者），窜身老挝二十年矣。乞循太宗皇帝继绝之初意，赐立陈氏后主其国，则一方幸甚。升等受书，不启封，遣人奏闻。时贼栅隘关南拒守。升连破之，直抵锁夷关，如入无人之境。升有矜色。升虽勇不好谋，时左副总兵保定伯梁铭参赞军事，兵部尚书李庆皆病。幕府官吏安、陈镛言于李庆曰：“总戎之志骄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谲诈，不可以屡败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诱我！况敕书数次戒说谓贼专以设伏取胜，不宜轻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时庆扶病，强起与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实无戒慎意。明日前进以百骑独先之，副将崔聚及庆等皆在后。升前度桥。既度，桥遽坏。陷泥淖中，后队阻不得进。贼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右参将都督崔聚敛兵入营。是日梁铭卒；明日李庆亦卒。又明日聚率兵进至昌江。贼大驱象而前，军乱骤被擒。贼大呼降者不杀，官军或死或奔无降者。安、镛皆曰：“吾辈见危授命耳！”是日亦皆遇害。贼百计强聚降，终不屈，遂杀之（聚宿将也）。

工部尚书黄福归自交。先是马骥既激变交，陈洽继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还福旧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也。上从之。命福与柳升偕行。我师既失利，福为贼所得，皆下马罗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谕以顺逆之理。贼终不忍加害。其酋长馈以刍候粮，乘以肩舆，赠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龙州，福悉以所赠归之官。

黎利寇陷谅江府，知府刘子辅死之。子辅，江西庐陵人。初初为广东按察使，坐累，左迁知谅江府。为人朴，不事表暴，抚绥其民如子，民咸爱戴之。时寇势炽甚，他郡县多已陷。子辅与守将倡兵民效死守数月。寇增众攻城。食且尽，而人心益固。既而又逾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尽力斗以死，无一人降者。子辅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与亡，义不可贼手。”遂自经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辅死。上闻，赠子辅参政，赐祭服其家。

陈氏建曰：“是时交二十余州郡，文武官吏死于黎利之难者何啻数百千计。如何忠、刘子辅诸人名氏节仅仅见之，余多湮没无闻焉。惜哉！”

柳升等既败死，通大惧。乃集将士议。以城不可守，战不可胜，不若全师北归。众皆从之。通乃大集文武将士，出下哨河，立坛与黎利为盟结约。通大宴利，赠以金织文绮表里。利亦奉重宝为赂。通不请命，托以便宜，率布政使弋谦以下班师还朝。先是沐晟受命佩征南将军印。由云南与升同讨贼师，至水尾县，贼水陆拒守。晟督兵造舟，屯于高砦，分道而进。时朝廷已得利前与柳升书，利所进表亦至京师。宣宗皇帝召大臣议之，英国公张辅曰：“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蹇义夏原吉亦曰：“举地与利无名，徒示弱于天下。”问杨士奇、杨荣，荣曰：“永乐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不若从其请，可转祸为福也。发兵之说必不可从。”士奇曰：“太宗初心求立陈后。求之而不得，乃郡县其地。今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盛德事，何谓无名！且汉弃珠崖，前史为荣。何谓示弱！愿陛下今日明决。”上曰：“皇考追憾此事，吾闻之屡矣。”明日出皓表。谕群臣曰：“论者不达止戈之意，必谓从之不武。但得民安，人言何恤哉！”遂命礼部侍郎罗汝敬为正使，右通政黄骥、鸿胪卿徐永达为副使，赉诏往谕陈氏嫡孙，俟官属耆老核实来闻，即遣使册封。命沐晟罢兵还镇。总兵官以下各散，新置大小衙门各罢。先是，交新民不愿从贼，至有合城拒守而死，无一人降者。有挈家浮海来居中国者，有窜名戎伍随至中国者。

王通至京师，文武群臣劾奏通及弋谦、马骥等违命擅与贼和，弃地班师之罪。命法司等官会鞫。悉下锦衣狱，藉其家，免死除名。

按交之复陷为夷也，如唐河北再失。乃由于宰相失谋所致，而岂黎利之善用兵乎！使当时留张英公镇守其地，不使马骥监军，虽反侧无患；不召黄如

锡还朝，遣张英公讨黎利，贼旦夕可平者。二杨皆帟幄重臣，曾无一言以告，使事机再失。乃徒劝朝廷弃地与贼，不及蹇、夏之见远矣。迨夫正统麓川之役，岂若讨黎利而平交之为善，乃不闻阻其出兵何也？又马骥所犯，当依激变之律。其罪浮于王通，在洪熙中还朝时不正法伏诛以谢交人，漏网可恨。后诈传上旨，往采交金银则其诬上行私，虽振、直、刘瑾何加焉！使非遇仁庙之刚明，未必不再遂其奸也。噫！

陈氏建曰：“交弃守之议，二杨以息兵养民为说，意固美矣。然是时交设置文武诸司大小四百七十余所，官吏将士何啻数万。交一弃，数万人皆为南荒之鬼，不亦悲乎！吾邑罗公亨信以给事中诖误，谪使交九载。洪熙初用洗马张瑛荐始得召还为御史。既还而变作。后亨信历官都御史，有功于边，为时名臣。使非张瑛之荐，难乎免矣！”

按别志载，永乐中，有幼孙戏欧祖母者，论当死。刑部主事李厚鞠之曰：“童稚无知，岂有恶意。坐之重辟枉矣。”疏请宽其罪。不听。继之以泣，太宗亲讯之。以物试童，东西颇如意旨。上恕曰：“童能识左右，何谓无知？”遂谪厚安南椽。厚在安南者凡三年。上忽感悟，召为吏部主事。行五日而安南叛乱，华人之流寓者皆死焉。论者谓厚之免，好生之报也。然宣德初诏荣昌伯智有云：“利贼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始若易取，误信人言。惟事招抚，迄今八年，终不听命。忠臣罹害，良民被毒，其谁之过！智等其急进兵，务协和成功。来春不捷论罪。”则宣宗之决意灭贼可知矣。后感于二杨之说，弃地与寇。竟不思仕于其地者，亦当有处之也。使当时计虑深长，或命张辅再以重兵临其疆上。相机而动，可取则进剿，不可取则许赦。仍诏其将交命官无大无小，尽送还朝，方宥其罪。则贼既喜得封，必肯从令。而我华冠裳岂遂沦没于炎瘴也耶！

罗汝敬等至交州，黎利已先弑，诈言遇疾卒。设女乐宴饮。汝敬怒，尽碎其器，叱曰：“国嗣亡而用吉礼，何也？”四年二月，汝敬等还。利遣人贡方物。三月，遣通政徐琦、永达、行人张聪敕谕利。三月，琦等还，利遣人贡金银车口器方物。并上国人奏，言陈氏孙已卒，子孙并绝。利抚绥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摄，永为藩臣，奉职贡。六年五月，利上表谢罪，献代身金人。六月，遣行在礼部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诏利权署安南国事。七年二月，敞等还。利遣人贡谢。八年，又贡。

刘执斋《赠安南贡使诗》曰：“万国提封总帝家，安南谁道隔天涯。金纛亟旧锡周王履，玉节频浮汉客槎。山尽鲸波和雨露，星回鳌极记年华。诸射斧使承优渥，驿路驰驱莫惮赊。”

利在国僭号称制，仍伪建东西二都（尝寇陷云南所辖宁远州，亦并属焉

）。分其国为十三道。乃置百官，设学校。每道设承政司、宪察司、总兵使司。仿中国十三都布按三司也。曰山南；曰京北；曰山西；曰海洋；曰安邦；曰大原；曰明光；曰谅化；曰清华；曰义安；曰顺化；曰广南；欲示其土地之辽阔。每司实不及中国一大郡。学校之士皆名为生徒，循元制，以经义诗赋取士。诗用七言律。

黎利寻死。九年，广西总兵山云言利死。长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问、黎察构相仇杀，夷民惊惧。谅山土官阮世宁、七源土官阮公廷率众避难来归，愿居广西龙州及太平府上下冻州。上敕云曰：“利本起微贱，因奏立，从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诏罢兵，徐议立。利遽奏死。之死，利所为也。朝廷即欲问罪，不忍毒民，令权署国事。多行不义，为天所殛。尔戒饬边兵，严谨守备勿忽。世宁、公廷可善抚之。”

按自是之后，中国人多潜入交南。至有受伪御史者，教之窥伺云南，遂诱我逋逃，覘我虚实。镇南关外类多华人，而临安诸郡所在有夷贼矣。盖阮世宁等可来，则我华人亦可去。此逃人之不可留，以自开其衅如此也。

交遣人以国丧告。乃命行人郭济、朱弼往祭利（利僭号，改元顺天。窃位六年，死，伪呼大祖）。利子龙，伪名麟。请封，仍命权安南国王事。景泰庚午，命行人边永颁诏安南。其君臣至馆迎谒，欲拜阶上。永正色责之曰：“安南名礼义之邦，今何如此傲慢！”众瞿然起，拜阶下（永，河间任丘人，天顺乙丑进士）。

正统七年，诏封黎麟真为安南国王，赐涂金银印。命礼部侍郎章敞、行人侯往行礼，至其境，关门低且隘，先驱者谓当偃度。叱之曰：“此中国豕狗窠也，于土人出入则宜。今天命下临，岂可由此度！”迓者惊惧，为彻关，乃度。交人承命，礼不敢肆。归，赆仪毫发无受。交人益贤之（，山西泽州人。永乐癸卯乡试第一，登进士）。

黎麟死（自是皆有二名。的名以事神祇，伪名以事中国。盖其酋习于欺诞，自宋陈威晃伪名光已然，不独今也。龙僭号九年，改元者二：绍平、大宝，伪呼太宗）。子基隆，伪名，绍封。

天顺元年，奏乞赐袞冕，如朝鲜国王例。不许。

三年，庶兄宜民弑之，自立。国人诛之。（基隆僭号十七年，改元者二：大利，延宁。伪谥仁宗。宜民伪名琮，封谅山王。僭号仅九阅月诛，改元天典，降称厉德侯。）基隆弟思诚，伪名灏。绍封。

弘治元年，翰林侍讲刘戡（江西安福人。进士及第）持即位诏往谕思诚，时方加兵占城、缅甸，思诚颇桀骜。戡承命，即从两仆道南宁，疾抵其境。交人皆惊。凡途候馆谒，视昔倍恭。至之日，颁诏。明日，宴毕遂行，馈遗丰



腆，一无所顾。遣陪臣道国主意，追送于途。期必致之。戩复以书，并写初入关诗示之，始去。后交人表谢，有“廷臣清白”之语，及为建却金亭于思明道中。后复遣行人董振颁诏其国。

李东阳送乡辰诗曰：“紫泥新诏出彤宫，帝遣南乘使者骢。四面楼船通海气，九霄旌节下天风。仙万叶占尧历，化日重晖仰舜瞳。闻道奉杨恩泽遍，远人无地不呼嵩。”

十年，思诚死（思诚，龙第四子也。僭号三十八年。改元者二：光顺、洪德，伪呼圣宗）。子牟曾，伪名晖。绍封。其臣黎彦俊克贡使，欲由龙州入南宁凭祥。知州李广宁以国初设镇南关，在其境，争之，闻于朝。诏如旧。

十七年，牟曾死（僭号七年，改元景统。伪呼宪宗）。长子[A16T]立（改元泰真）。僭号未及纪年而死（伪呼肃宗）。弟叟，名谊。诏封。宠任母党阮种兄弟。恣行威虐，屠戮宗亲，宏杀祖母，国人诅怨。种夺主权擅命，渐不可制。

成化十二年，诏改南京户部左侍郎王恕为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先是云南镇守中官钱能怙势贪纵，遣其麾下指挥郭英，取捷径往安南求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广西，未有由云南者。于是安南君臣骇愕。久之，欲因间启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后。将近边，英给其酋请先白守关者，因晚归，边吏戒严，安南兵始去。事既传闻籍籍，谓英勾引外夷窥边。朝议命恕往巡抚其地。恕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惧，赴井死。没其宝石于官，械其党至京师诛之。恕上言：“昔交镇守非人，致一方陷没。腾冲启衅，致麓贼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劝上不宝异物，凡花木禽兽宝玩宜一切拒绝。在云南凡阅月，疏二十上，直声动天下。

十六年，议征安南，既而罢之。时安南累岁侵扰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请讨之。汪直因献取安南之策。职方郎中陆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国已久，今事大之礼不亏，叛逆之形未见，一旦以兵加之，恐遗祸不细。”直意犹未已，传（时中官汪直专宠用事）上旨索永乐中调军数。时刘大夏亦在职方，故匿具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寝。

陈氏建曰：“程篁墩纪陆职方事，称其沮征安南之事尤伟。夫汪直是时东篝怨于女直，北挑衅于鞑鞑，二方已兵连祸结，殃民辱国矣，交南之役使直复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诸公协力沮止之。岂非祖宗之灵，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与。”

弘治八年，安南侵占城。占城国王遣使入奏，请命官往问其罪。上欲从之。大学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虽奉正朔，修职贡，然恃险负固，积岁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国，海岛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

过饰非，大或执迷抗命。若置而不问，损威已多；若问罪兴师，貽患尤大。宜勿听。”乃止。既而中官传旨命上乃止。武宗即位，诏遣修撰伦文叙颁正朔于交。

按文叙，弘治己未状元也。是岁主试学士李东阳、程敏政发策，以刘静修《退斋纪》为问，人罕知者。江阴徐经与南畿解元唐寅举答无遗，矜夸喜跃，舆论沸腾。礼科给事中华昶劾之。敏政自言夙构试目，疑为家人窃卖，凡知策问者俱黜落。揭晓后同考官给事中林廷玉复疏敏政可疑六事。诏狱廷鞠，经称尝以双绮馈敏政。出入门下，夙构试目实从家人得之，故与寅陈说。狱成，敏政夺职；经、寅俱为民。昶与廷玉皆外谪。而文叙首擢焉。李东阳《赠伦文叙诗》曰：“藩邦地重极炎洲，诏使名高出状头。一代风云龙虎会，百年郊藪凤麟游。殊方尽处闻天语，旧屋归时记海筹。采得民风兼国俗，玉堂青史待删修。”

种逼谊自杀（僭号四年，改元端庆。降称厉愍王。种伪尊为威穆帝）。立阮伯胜（种弟也）。国臣黎广等讨诛之。立思诚孙莹，伪名周。

六年，遣编修湛若水往封之（思诚第五子宾，伪名琚。生子莹谊，被弑，无子。国人立莹，改元洪顺。伪尊其父宾为德宗）。

十年，莹遣阮仲逵入贡。

东阳赠若水诗曰：“圣朝荒服尽冠纓，岭外安南旧有名。文字不随言语别，道途长共海波平。一家两被周封命，六载三回汉使旌。天上玉堂非远别，故乡重卜尉倚门情。”

莹既立，恣行不道。十一年，社堂烧香官陈与子炳、升作乱，弑莹（僭号八年，降称灵隐王。后伪呼襄翼帝）。自立僭号（仍称大虞，改元天应）。诡为陈氏之后。都力士莫登庸叛降，寻复与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之。败走，获其子及其党陈遂等诛之。与升奔谅山，据长庆、大原、清都三府。登庸与大臣共立莹子椅，伪名诰惠。谋请封，因国乱不果行。椅以登庸有兴复功，伪封武川伯，总水步诸营。登庸既掌兵柄，乃潜蓄异志。十三年，黎氏臣郑綏以椅拥虚位，登庸不臣，乃立黎氏族子酉榜。攻其都城。椅出奔，登庸率兵攻綏。綏败走，登庸捕酉榜，杀之。椅归国，登庸自为大傅仁国公。十六年，登庸率兵攻陈。败走，死。登庸乃纳椅母为妻。

## ●卷六 南蛮

### ◎安南

嘉靖元年，莫登庸自称安兴王。谋弑椅。椅母潜告椅，乃与其臣杜温润间行至清华居之。登庸立其庶弟。椅遣使间道来贡，并求封，为登庸所阻。上以登极改元，遣翰林院编修孙承恩、礼科右给事中俞敦賚捧诏书彩段，谕賚安

南国王黎周。承恩等闻该国臣下作乱，黎王遇害，抵广西龙州，与该境界相离止八十里。体访黎周存歿，并世子名讳。及行附进边界，该国谅山、文渊、长庆等府卫令其迎迓。长庆府声称本国见被逆臣陈皓子陈据谅山等府地方，道路梗阻，待转报国王迎请如仪。龙州声称据守隘头目丁源呈内开访得安南国黎周已歿世七年，今世子改号光绍，但不知名讳。及访得该国镇朔卫士官闭孝忠，称说光绍被逆臣莫登庸作乱赶逐海滨。歿存未卜。又有逆臣陈霸占谅山府等处，号称天应，后故。有子陈异，仍旧占据，迄今仇杀未息，道路不通。

二年，承恩等不敢前进。俞敦病卒。承恩乃上疏曰：“窃惟原领诏敕彩段，止该谕赉黎周。今黎周既歿，其所称光绍者承袭。初未请封，遭乱又无求援，未审是否黎周嫡派支裔。纵使道路无阻，臣等可得而入，决亦不敢轻与。况据各访报前来，则是该国逆臣陈氏父子相继梗于其外，莫氏又逼于其中，兵火相仍，国无定主。臣等又安敢轻入，自速辱命之愆。且臣等原移文该国谅山、文渊、长庆等府卫。其谅山、文渊竟无一字回报，止据长庆府前项回称，待转报国王迎请如仪。臣等久候边境，亦无迎请信息。据势揆情，即使光绍尚存，得知天恩俯及，亟欲迎请，顾其威令久不行于谅山等处，失其出入咽喉之路，其迎请之使必不能通。彼之迎请既不能通，臣等亦安得而入哉！况前项申报光绍，被逐海滨，存歿未卜，臣等在彼再候亦无益矣。祸福利害，在臣等固不足惜，顾事关国体，岂敢不慎。臣等思无可进之理，还至广西梧州府，拟会本题请间。给事中俞敦因感冒瘴气，染病服药调治不愈，竟于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身故。臣伏思之：臣原与俞敦钦承上命，充正副使，差往安南国公干。今该国地方多事，既不可进，而俞敦近故，臣又难以独行，理合并行具题，乞敕礼兵二部，从长议处。使臣有所凭藉遵依，以为进止。”上诏：“这所奏事情，还着镇巡官查勘明白。孙承恩暂着回京。”

三年十二月，巡按广西监察御史汪渊等题称：“会同总镇两广太监郑润、总督两广军务右都御史张顶、镇守两广总兵官抚宁侯朱麒议照，安南国两广接境，虽云裔夷，久被圣化，请封纳贡，守为常职。诏谕赏赉，著为令典。兹其国中扰乱殆将十年，遂致国土分裂，迄无定主。臣等历查经年案卷。博采访探人言，参度事情，似得梗概。倡乱于陈等之叛逆，黎周遇害；继乱于莫登庸之奸雄，黎周播迁。今据该国长庆、高平二府所牒，并龙州所申各情互异，但以理推之，陈父子叛逆，情罪灼然，无待访勘。其黎周遇害，无子。国人共立其故长兄黎灏之子黎周以为世子，名位甚正。权摄国事。经六七年。臣主定分亦已甚久。夫何一旦被人胁迁于外国，人皆不知之。其莫登庸既称忠义，力能讨贼，何故视主蒙尘，竟不迎复？乃辄改谋易议，别立其弟黎周权摄国事，其间篡逼，何怪群疑？况传闻之言，或云黎周年龄尚幼，岂能权摄国事；或云黎

周虽称黎周同母之弟，但黎灏没世已久，焉得尚有幼子；或者莫登庸既娶其母而后生子（传闻周母嫁登庸为妻）。冒姓黎周，亦未可知。此虽昧夷情，未易遥度真伪，即使黎周真黎灏之子，黎周之弟，则弟岂可以夺兄？黎周乃一国共主，而莫登庸辄敢易之，则臣岂可以废主？今该国长庆府牒称，黎周要差陪臣奏事请封；高平府牒称；黎周要差陪臣奏事请封。近据广西太平府申安南国帖文，差陪臣阮文泰、范敦礼、郑鹿等赍捧表笺文奏启本并方物，要行赴京，烦为照例开关放入，及应付脚力廩给等。因臣等会访得该国扰乱，未有定主，乃辄朦胧差陪臣进贡求封，中间又不明白开说，所封何人姓名，显是立非相应，国人不服，或是奸雄谋篡，假立诡名。必有境内奸细通诱外夷，欲假我天朝恩宠，以服众心，以遂逆谋，亦未可知。朝廷为万邦之极，不可不正纲常之大义。而自古帝王之御夷狄，亦或以不治治之。缘事关边计，乞敕礼兵二部从长查议。请乞圣裁。”上诏镇巡等官再行访勘，得实奏来定夺。

六年，登庸用其党范喜谋，伪作禅文，篡国僭号于境（改元明德）。伪立子芳瀛为皇太子，寻弑。按安南故臣郑惟<sup>卜</sup>申文曰：“逆臣莫登庸者，业中武举。为力士校尉。郑惟<sup>卜</sup>叔父郑惟慎累荐为都指挥。以本国初乱之时，先登庸从陈嵩，后始来降，权命为宜阳县参将。他善水战，讨贼有功，遂次选升为武川伯。许该管海洋一处，稍有权柄。时本国头目郑绥、阮弘裕争权相攻，各回清华本贯。登庸乃挟本国世子，令一国头目取金银，乃阴许其党文官范嘉谋赂诱文臣等。谓权在勋旧头目，我等不得用事，不如保他为节制官，则我等任意横行。遂率众保登庸为节制十三道。登庸得霸，掌国权，阴蓄不臣之志，乃谋作不轨。世子知之，间行得脱于外。世子庶弟黎虑及黎虑母后出，被登庸蹶追获。本国头目人民皆从世子起兵逐登庸。登庸走回海洋地方，从登庸者止有上洪、下洪、荆门、南策、太平等府耳。世子再回国，都将前保登庸文臣皆杀之，督诸头目人民四面夹攻。当时旧管兵头目阮弘裕已死，郑绥犹在清华，国兵虽多而无所统摄。登庸仍胁立黎周，造濠垒，固守海洋一方。一月之间，攻之不破。登庸即出其不意，以水船从大江潜夜直趋掩袭国都。世子走脱。其旗盖等物俱为登庸所得。登庸乃大张其旗盖，诈吓各处诸军，谓已获世子。本国目兵一时退走，设险据要，各相自守。及后方知登庸已得势，世子退据宁山县。郑绥由清华进至，见时势稍弱，即迎世子回据于清华地方，都国城寝皆为贼有。登庸又恐逃出从世子，乃鸩毒杀黎周。假立别人，犹冒黎周姓名。于嘉靖五年七月内，有前从逆臣莫登庸之党乔文昆出迎世子，率山南所管之兵来降。世子仍分郑惟峻镇守清华，留世孙兴命郑惟峻保养之。世子督兵进天关府，道驻乐土县。分诸头目夹攻登庸党于彰德。乔文昆亦进，水道夹攻登庸于木丸洲三岐江山南承政司处。乔文兵败，登庸追至莅仁府金榜县，世子未知之也

。登庸取金银讲求乐土县土官郭辽鹤引行捷径，围袭世子营。不意之间，各皆溃散，前天朝封赐敕书及文书字迹一切尽弃。登庸乃擒得世妃生世孙之母郑？奴宝，沉江杀死。世子惟带一钦赐印信随身走脱。从臣止存十五六人，潜行山道，到清华地方。在前诸军并不知焉，及见烧房放銃，各相散回宁山旧处。逆臣莫登庸益得势矣。”此说稍异，而于事颇详，今并存之。

九年，登庸传土地于方瀛，伪称太上皇。虑国内不服，起兵攻之，退居都斋。

十五年，上以哀冲太子生，命颁诰四夷。礼部尚书夏言疏曰：“安南贡使久绝。我皇上登极改元，钦遣编修孙承恩、给事中俞敦夔捧诏敕往谕，竟以该国作乱，道路梗阻，未达而返。今照皇嗣诞生，若复颁诏本国，则必如前梗阻。命使不得径抵其国，徒损国体。合无今次止行诏谕朝鲜国王，其安南国暂免遣使。再照该国贼臣作逆，国无定主，分裂窃据，荼毒生灵，义当与之讨贼平乱，斯为中国君主四夷之道。但查得两广镇巡等官，节奉钦依访勘，迄无回报，显是轻忽边情，违慢明旨。以致纵长夷奸，积损国体。所据经该官员相应通行查究。合无乞敕兵部马上差人星驰两广地方，着落镇巡等官，即便查照先年节奉钦依事理，访勘该国事情的实，合同三司及该道守巡官员从长谋议。务要区画停当，上紧具实奏闻。不许隐匿迟违，误国大事。庶几叛乱之罪可惩，朝贡之典不废，裔夷以安，边境以宁，而中国之体尊矣。”上谕：“诏使且待，彼国事情你部里还会同兵部计议来说，勿视为非要。”

时贼党武严威、武文渊、武子陵等避罪出逃，犯我边疆。八寨长官司土官副长官珑彻、教化三部长官司土舍张泽、通把、李者来、白俊等与之交通，引使侵掠。珑彻后又因事被贼拘执。云南总兵沐绍勋奏称：“珑彻乃我中国职官，岂可置之不究？设欲举兵进讨，而武严威系是外国亡命，避居而来之地，势难攻伐。恐徒费兵粮，卒难成功。及欲将张泽据法拿问，但各酋见与武严威等交通，诚恐持之太急，别怀异谋，酿成大患，深为未便。除一面严行邻近一带地方各整搦军马，协力防守，一面选委能干土流官员前去抚谕，务要珑彻挟取回任。”礼部尚书夏言疏曰：“臣等会同兵部尚书张瓚等计议，我太祖高皇帝开国之初，陈氏首先纳款。故著之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者，嘉陈氏之能输诚效顺，首先臣服之忠也。讵意陈为贼所戕，遂绝其祀。天道好远，而贼利复灭季[B13P]之宗。幸而得国，传之子孙。今乃废职不修，弃民不保。自正德十年，黎周差陪臣阮仲逵进贡之后，迄今二十一年，朝贡之使不至，废弃正朔，罔秉臣节。今据两广守臣所奏，则黎个惠、黎皆非黎周应立之嫡。莫登庸、陈、陈、阮时雍、杜温润、郑绥等俱属篡逆之臣。《春秋》大义，乱臣贼子人得而诛。矧圣天子在上继天立极，君主华夷，而该国负固作逆，久不来庭。所

据彼国事情，罪状显著，无逃天讨。乞敕锦衣卫选择指挥千百户内，素有胆气谋略言语便利通达事机者二员，先领敕书一道，前往广西地方，着令镇巡等官，仍选彼处军卫有司官员人等能深晓夷情、熟知道路、强干有谋者三五员名，伴送敕使径入安南境内，勘问彼国背叛朝廷，久不入贡缘由。并见今篡主夺国罪人姓名，根究的实，作急奏报。仍乞朝廷下令选将整兵，待报而发。再照：安南疆域，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云南之临安元江为界。合无一面敕镇守两广征蛮将军总兵官安远侯柳，会同巡抚两广都御史钱如京，一面乞敕镇守云南征南将军总兵官黔国公沐绍勋，会同巡抚云南都御史胡训、贵州都御史汪珊，即便整搦汉土官军，调度钱粮，严备待命。再照：彼国逆臣构乱已非一人，武严威舍彼就此，必非篡国之贼，抑或不忍视王受祸，不肯甘心从逆，亦未可知。合无乞敕锦衣卫另选如前能干官二员，赉领敕书一道前往云南，体勘武严威事情。责令镇巡等官差本处的当人员前往八寨长官司等处地方及直抵武严威营内，密谕朝廷以安南久不朝贡，又知国中逆臣篡主，方兴问罪之师。若武严威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谕祸福顺逆，如能革面向化，归附我军，往征彼国，则向来扰乱边疆羁执土官诸所罪犯一切赦宥。如珑彻被拘在彼，即令与武严威解释宿怨，协心从征，其珑彻交通之罪亦一体开赦。但彼国见今作乱事情，许武严威等备细开陈，及其归附实情，作急奏报，以凭降敕调遣委用。如其不服，则当置之度外，俟王师至日，一并诛剿。但兴师伐远，命将讨罪，事体重大。合无恭请宸断，敕下兵部，会集在廷文武多官从长计议。慎择大将，遴选偏裨，简设总督粮饷文臣，更置地方有司官员，调集诸路兵马所在储峙刍粮。一一区画停当，上请定夺施行。”上诏：“安南国先此诏书不谕而返，有伤体面。又久不入贡，非叛而何？两处差官都依拟着实勘明奏报，便写敕与他去，兴师备讨必行兵部，便会同议奏。”

按嘉靖初，田州岑猛叛。两广总督姚镛讨杀之。谓岑氏可遂灭，疏请设流官治田州。而卢苏、王受诸孽辄通交南。流言摇惑滇、岭间，姚镛被论落职。桂萼初向用，荐起新建伯王守仁总制两广。守仁至岭南，始知流官不可设。请复官猛子邦相为田州判官。卢苏亦与上巡检羁縻之。萼议礼致位卿辅，欲立奇功，乃阴以意寓书授守仁使密探安南要领。守仁不答，萼遂恚憾。会守仁卒，竟中伤革世爵及恤典云。

上既敕锦衣卫官往察安南，又遣礼部尚书黄绾、学士张治使安南（时车驾巡承天，绾、治又复止）。都斋为贼要害，登庸居此为方瀛外援。而以九公府为都斋之卫，又僭颁大诰五十九条于境内（方瀛僭号，改元大正）。是岁黎椅死于清华（椅，某之子，思诚之曾孙也。初莹伪封为沱江王，育为己子。椅立，伪呼本生父为哲宗，僭号六年，改元光治。彼逐，以忧死。或曰登庸袭虜

以归，鸩杀之。伪呼恭皇帝，黎氏传十世，立一百十年）。故臣立其子桎（伪改元元和）。桎伪名宁。遣郑惟丕充使，泛海来京奏登庸僭立之罪。礼部疑其诈，诘以此疏何人所作，谁为写进。又诘其何不赴经过衙门挂号。郑惟丕申报曰：“本国世子及诸头目耆老共议，谓本国危乱如此，远闻中华有圣明之主，忠良之辅，必不弃我。我国大困，欲赴天朝奏诉，而陆行之路并不得通。欲作水船过海，又不谙水路。反覆思惟，罔知所处。幸见广东商船漂海到于玉山县云济社海，世孙乃命诸头目文武官等议论，作急差人寄与商船载去。诸头目都不敢行，惟郑惟丕一则恨登庸逐君篡国，一则恨登庸杀惟丕亲母之仇，誓不共载天。且又念食君之禄，死君之难。事不辞难，臣之职也。即奉命而行。所与共事朱头者，其父朱盐行至南宁，不得前进，再回病死。头欲继成父事，乃愿行尔。本国系在海边，知海行之事，死生难定。世孙乃作二本，封在二筒，并二批差惟丕、朱头各带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天朝。世孙与诸头目耆人焚香祝天，国祚存亡系在惟丕等一去。惟丕自家而出，一国之人皆谕其十死一生，盖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如到广东不赴官府衙门挂号，即路上盘诘捉获，则外夷过海越关，是一死事也；若赴见官府衙门，则或不许前往，再送回本国，逆徒接取而杀之，又一死事也；或官府衙门恨其越度关津，前杀后奏，朝廷安知其是某人缘某事，空死道路，亦一死事也。且共论谓天朝教化风俗，本原教化者，所以教天下之人事君尽忠，事亲尽孝。切忧道路艰难，死生是命，如到天朝，必无死理。乃作间道潜行之计。自过梅岭去处，犹恐其泄知，牵延岁月，盘缠俱尽，饥寒困苦，未知死生如何。今幸已到京，得见天日，始有生理，窃念惟丕承本国世孙差来之事，不是小事。路途亦不是近便路途。苟非为国为君安敢到此乎！伏望推往事足以验当时，且如申包胥已不知楚国子孙何在，犹能自身走秦告急，请兵以复楚祚；张良则韩国已灭，犹能自身出家财购求力士，要击秦皇，以为韩报仇；豫让则智伯已死，犹能自身致死，变名吞炭，途厕伏桥，欲杀襄子以报智氏。况今郑惟丕犹有本国世孙差来，岂不捐躯奉命而行。此乃一国大事，非郑惟丕自家私事，愿审情怜悯之。其如作本写本之事，则各有司存，非郑惟丕之职。本国旧规翰林起稿，东阁撰定，递入国王看过，送下中书监书写。再递入，惟有国王与尚宝司内官守印人用印，司礼监房吏官封定，叫差人来国王面前分付，惟知赍捧而行，岂敢问其何人作本何人写本，与其中间事体如何哉！国家之大小不同，君臣之礼法则一。如太阳下临万物，安得仰视乎！”廷议犹以黎宁所奏未审是的，命两广制阃体勘。乃徼临安卫指挥赵光祖移文彼国查报。安南总兵使庆阳侯武文渊等申报曰：“今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武文渊等见奉天朝委官赵大官递下公文二道，查勘安南国事由。仍明示武文渊等以祸福之理，倾诚向化之

方，文渊不胜喜欢，欣幸之至。盖惟天朝皇帝爷爷陛下尊居五位，正临万邦，体乎天地之心，正此纲常之道，将以劝善惩恶，故使赵大官有是行也。而文渊等虽鄙俚，敢不悉心以陈答之乎！然文渊等虑夫本国缘被莫登庸僭夺位号，{穴浸}成乱阶。遂失事大之礼。彼莫登庸者，海滨之子，抛网之徒。其祖父并以捕鱼而生莫登庸等，故前国王黎啁录而用之。国王黎啁不幸即世。本国头目共推立黎氏子孙黎椅为主，年号曰光绍。以统国事，欲复修藩贡如例。岂意莫登庸等潜谋不轨，别立私党，放逐光绍奔播在外。既而鸩杀之，国统遂乱。彼又阳立光绍弟黎椿为主，以安众心。然权柄则归于莫登庸之手，政令则出于莫登庸之口。才得五年而又杀之。并及王之母，皆暴之于馆外，乃篡其位，号曰明德。居得三年，兄弟相争，彼又杀其弟莫擲，而伪传与子莫登瀛，号位大正。凡八年于兹矣。自退海阳古斋处，莫登瀛则居龙编城焉。抑知逆臣莫登庸父子篡国夺位，害主虐民，情节如此。是以本国忠义之士，则有头目伐闾如郑惟骏等，共推戴光绍之子莫怪以摄国政。据于清化路，郑、郑蛸据于太原，阮金等据于义安，阮仁莲等据于广西，此数者皆义存故主，志励报仇。各拥兵众，割据土宇，以图济国难。思殄仇人之恶，免乖天理之常，屡至安南国。故二十一年诚失藩臣之礼，职此之故也。若夫黎卞惠、黎广者，乃逆臣莫登庸畏其罪戾，诈冒假名以求售其奸计。然黎氏子孙，无此二者姓名明矣。至于始末山海道里，一一著在于天朝版图之中。苟文渊等不具言，则大官亦已知之，然武文渊等切见谅山石龙等道少有平坦，其余各道并是崎岖者焉。今武文渊虑夫祖父迭荷国恩，兄弟席承家荫，念国仇安可共戴，誓逆贼难与俱生，忿瀛、庸父子之奸浮于莽恶，而难土人民之苦殆胜秦苛，故臣虏之手不低，报主之心忍忽。为此武文渊兄弟等，奉本国王命出领宣光路地方，深有望天朝德义，恭惟皇帝爷爷陛下德广亨屯，量弘拯济。奋周后伐罪吊民主举，严人君弑君篡位之诛，正名分之乖违，救生灵之荼毒，使内宁外抚。遐迩共仰于德威，而大畏小怀，蛮貊用沾乎声教。为此具状谨陈，伏蒙照鉴。”

六月初二日，临安守备王时中捉获安南探事总兵王明哲、进士阮景等二十名。王明哲亦称愿引大兵马为向导，自绥阜州至莲花滩达归化府，又自归化至临洮府达东都城，备陈水陆进程及其寨守之处。我阉帅未之信也。先是（十二年间）登庸攻清华，怪奔广南，逃占城界。音问不通，故臣立其弟某以拒登庸（伪改元光照）。既而（十五年）廉知怪所在，复偕讨贼。将军伪福兴侯郑悦等迎怪归清华。

是年，廷议安南不贡，奏请问其罪。上命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毛伯温参赞军务，往征之。改提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潘旦佐理南京部事，而以巡抚山东蔡经代之。先是旦疏于朝，谓“莫氏固奸雄之魁，然黎贼亦叛逆之



派。律以中国之法，皆非所宜。假天朝名号为之主者，今二氏分争，兵甲小息，彼既未定，我谁适从。”盖其意欲静以观变也。毛伯温恐其梗己，故奏易焉。寻敕两广，云南调集兵粮。蔡经奏水陆进兵，其路有六。姑以三十万人率为率，以一年为期。合用粮饷已该一百六十二万石，而造舟买马犒劳器械诸费，大约用银七十三万余两，未易辨也。

时大军既出，而剿抚二议未决。户部侍郎唐胄疏言事体至重，决不可征。其略曰：“今日安南之事，若欲致彼之修贡，其事甚易。非惟兵不必出，虽勘官亦不须遣。若欲伐而乘于不贡，则关系颇大。非独此役未可轻举，虽有甚于此役者，亦未可举也。臣请以七不可伐为陛下陈之：星辰莫大于三垣列宿，然皆丽于中土，而外则皆次舍之余。山川莫大于五岳四渎，然皆会于中土，而外则皆支委之末。是华夷乃天地间大分限，故安南虽不庭，祖训乃陛下所当遵守。其不可伐一也。至太宗皇帝所以奋讨黎季者，以其弑主杀使之恶大。然兵已压境，犹遣行人朱劝许其金身赎罪退师，及其不悛然后讨。既克，即为陈氏求后，无所得，不得已始郡县之。反侧不宁，终永乐之世。仁宗皇帝每以为恨。宣庙言于朝曰：‘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诸慨叹。朕闻之屡矣。’遂将已成之郡县一并弃之。其遵圣祖之训，真如执玉捧盈，陛下所当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为治统华夏，逆乱之臣不可以不问。则王者不治夷狄。况自古夷狄分争，乃中国之福，今殆其时。汉当匈奴之盛，历高祖、世亲奋力威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后，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宣帝坐受其朝，此其明验。夫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若殃赤子以问犬羊，纵能治之，岂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为中国旧地，今乘其乱取之。则建武中马援南征，深历浪泊而还。虑交终复沦夷，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乃在今广西思明府境。及我朝张辅于永乐五年平之，明年简定即复叛，竟为黎利所陷没。是皆取之不得者，岂但无益而已乎？其不可伐四也。若以其国不贡可恶，则洪武末安南侵我思明之地数百里，遣行人往谕，抗辩不服，廷臣请讨。我圣祖竟以蛮夷置之度外，岂但如今安南不贡而已。况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邻，一则兼贸易薄来而厚其往。即今争乱之时，昨尚奉表笺方物求贡，为抚按以请封。姓名未的而遏之，是盖欲贡而不得，非负固而不贡。以此罪之，则将何以服之乎？此不可伐五也。且兴师本于才力。两广军门储积常数十万两，近费于田州岑之征，今见在仅余四万两。部议又欲广之于江西、福建、湖广内地。然内地自大工之兴，凡南京各省库帑历年所积各项银两，尽为工部之所取。臣昨提督南赣等处军务，监厂连年所积军饷银四十余万两，今亦解用无遗。此不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势有迹之可见者耳，又有意外之虞者：唐之南诏起于玄宗之倡征，前后丧师数十万。驯至咸通，备其侵边，戍多兵连，唐患遂起。宋神宗欲伐

辽取燕，而遣使者四出理财，中土骚然。辽乘内扰，先来求地。遂失河东七百里，卒至白沟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北虏支属渐盛，我河套之地，哈刺慎吉囊诸种据为已有，近又加以大同叛卒之向导。今再分力于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可测。此不可伐七也。伏愿凡近遣往安南之官，趁其未行，收回成命。盖此辈武人，万一到彼，以私而枉是非之实。致彼不服，反损天威。纵使勘报得情，我之声势已张而弛，问罪之师则失信不武，两为不便。只须该部移文或差官一人，传命两广抚按选差近边素熟夷情一人，直抵安南，谕以今日姑容来贡之意。则彼将忻忭无地，争跃而前必矣。又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各藩闻整兵待发之令一下，人心惊动。且奸雄乘之以射利，借简集而行差放之私，因微敛而肆侵渔之毒。骚扰之害，何可胜言。则所谓先声者，未及动彼夷于徼外，而先动吾民于邦域之中矣。其该部差人赍整備兵粮各敕，亦望停止。则不以小邦一隙而为全盛之累，圣德光大，人心固结，治安永保焉。”

十八年，莫方瀛上表乞降。上敕毛伯温曰：“先该安南国黎宁奏称，国王黎啁故绝。被贼臣莫登庸作乱，窃据国城，阻绝道路，因而久废职贡。已经差官查勘是实，方欲兴师问罪。节该两广、云南抚镇等官奏称，莫方瀛父子闻天声征讨，恐惧省悔，上表乞降。愿以土地人民悉听天朝处分。据其哀请，似亦可矜。”下廷臣会议。佥谓“夷情叵测，词虽卑恳，意或诡秘。故法不可不正，义不可不彰。今特命尔同总督军务总兵官咸宁侯仇鸾，前去两广、云南适中去处，会同彼处提督节制各该镇并副参以下三司等官，将两广、云南应调汉土官兵及征讨机宜，悉照该部题准事理，听尔便宜处置。其贼臣父子，如果悔罪请死，束身待命，将其乞降听处真实情由，星驰具奏。若执迷不悛，必诛不宥。用兵之际，尔等宜相机酌处，务要计出万全，期于僭乱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讨，以安远夷，斯副委任之重。”毛伯温乃行广西大平府知府江一桂、指挥王良辅去凭祥住扎。审验安南降心，如果归一，即与接受。万一夷情不测，亦听便宜处置。江一桂乃檄问曰：“切照我皇上嗣祖宗历服之大，一统华夏。绍帝王道统之传，肇修人纪。春生秋杀，乾断离明，始因尔国朝使不通，欲求其故。继因尔国人民告变，斯得其情。方今命将出师声罪致讨，尔登庸父子乃先怀德畏威，悔罪向化，据其哀词，似亦可矜。探其实情，犹未可测。虽云献图听处，未见委国输情。虽云上表乞降，未见束身待罪。顷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实情，有无别项诈伪。如果真实，何以表见？必须逐一声说其真实缘由。其称愿以土地人民悉听处分，如果悉听，作何处分？亦须逐一声说处分缘由。我圣天子穆穆在上，至圣至诚。大小臣工，明明在下，惟忠惟顺。上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质之鬼神，岂但行于蛮貊。戒毋作伪，徒取日拙之劳；急宜自新，早听天朝之命。其或阳为恭顺，阴实悖狂，偷生畏死，饰诈缓师

。支吾不实，执迷不悛，必大兴问罪之师，弘宣吊民之意。尔身就戮，甘为献馘之俘。我伐用张，丕阐文皇之烈。其黎氏见有几人，见在何处，不得诡词隐讳，亦当据实明言。我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氏如线之绪，可使一旦遂失其传。此事之毕竟当处，而诚之终不可掩者。为此特差力牧二员，赍今檄文一角，前至关界交领。这府州卫作速转行莫氏父子知悉，逐一从实陈答。毋得隐饰情词，执迷自误。督令作速取具印信回文，一样十本，限日缴报，以凭转报军门，定夺施行。”

莫登庸报书曰：“登庸前臣事先国王黎氏，适遭国屯，仓卒之际，未及上禀。苟从夷俗，暂管国事。又付其子，专制之罪，所不能辞。累具表首罪，未闻命下。登庸父子夙夜惕惧，靡敢宁处。至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瀛不幸病故，国人狃于旧俗，请以方瀛长子福海代领其众。登庸虑前日所处，既不能以义裁，度负罪深重。今日再徇国人所请，巩益重其过。登庸与长孙福海惟执共以俟朝命。本年七月初四日，幸蒙贵府来文，仰本国长庆谅山府卫官转行本国。内言登庸顷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实情，有无别项诈伪等因。登庸庄诵再三，不胜省惧。窃虑登庸省过悔罪，真情实意已具在前降表，一无所隐。先差阮文泰、阮拔萃等赴两广赍递，继差范正毅、许三省、阮倩等由云南转达。累经年久，犹委侍罪军门，并住坐境上，听命于朝。所望亮其恳诚，宥其过咎，庶得以自新。若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前已悉开实数，图献上听处分。惟日夜仰冀天恩，若百谷之仰膏雨，岂别有他说哉！其黎氏绝无子孙，已具在前奏本。苟未之信，请访本国耆老人民，以验其实。如果见在某人，则登庸甘受欺罔之罪。岂以一人手而掩一国之耳目哉！岂以至诚孚豚鱼忠信贯金石如明公而敢以或欺哉！若本国前后往复文书，常用大头目印信。今承令取具该府卫印信，登庸以从命为敬，已照依来文内遵行。书到，烦为转达天朝两广布按都等衙门，庶登庸真实情由得以暴白。幸甚！”

一桂又行谕安南夷耆人士曰：“照得尔安南自昔本属中国，其在本朝陈氏慕义纳款，为我太祖高皇帝嘉奖锡封。及登庸弑逆，我文皇震怒，命将讨平。郡县其地，是出尔交人于水火也。我皇上中兴抚运，统一华夷，遐方绝域无不宾服，独尔黎氏久不来庭。爰命军门奉辞勘问，乃知尔国有莫登庸、方瀛父子乘危肆凶，篡主夺位，倡起乱阶，连结兵祸。致使尔等生灵荼毒，井邑丘墟，罪状既昭，情法难宥。天子为华、夷之主，必敦兴灭继绝之仁；圣人为纲常之宗，必彰讨叛除凶之义。今黎氏之遗裔未泯，而莫氏之恶贯以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掩也。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尔安南虽僻在炎荒，然素被天朝声教，中间岂无抱忠仗义之士，拨乱反正之才，必能共举义兵，以诛元恶。兹当大悬赏格，以速成功。尔等各宜钦奉上天祸淫覆暴之心，仰体皇上正名问罪之

意，思黎氏为汝之旧主，恶莫氏为尔之世仇。各宜奋勇搃忠，建谋设策，一倡群和，不约而同，近悦远来，不期而会，大兴讨逆之义旅，歼厥渠魁，弘宣辑众之仁声，安其田里。有能擒斩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赏银二万两，仍奏闻朝廷大加陞秩；有愿以一府归附者，即以其府与之；有愿以一州一县归附者，即以其州县与之。仍各赏银五千两。又闻莫登庸以都斋为自防之计，以九公府为都斋之卫。夫九公府岂无良心哉，不过畏其势胁之从耳！今九公府有能擒斩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一体赏银二万两，奏闻朝廷，大加升秩。有愿以府州县归附者，亦即以其地与之，并照前给赏。夫如是则安南无辜之民得免杀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义之名。天道以顺，人心以安，岂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则天兵四集之时，难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时虽有忠义之士，无以自见，亦将骈首就戮，噬脐之悔，殆无及矣。为此出给本府印信钤盖牒文一样一万四千本，备行长庆、谅山等府卫，永安、文渊等州转谕尔等，尔父老士民其速图之。”

十九年，登庸立其孙福海以嗣方瀛（方瀛少为县学生，知书，颇有计略。十八年秋，自将捕叛人巴广杀之。归而病死。福海立，改元光华）。仇鸾以事召还，改命镇守两广总兵安远侯柳代之。适安南长庆、谅山府卫申报，夷目莫登庸投降，请词虽若卑恳，但意尚诡秘。必须提兵压境，宣布朝廷威德，庶使夷心慑伏，束身待命。广西按察副使翁万达亦以军门添注至，上计毛伯温曰：“今日处莫贼者有三：文命而告成功，此上策也；陈兵鞠旅临之，以威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令五申必欲芟夷绝灭其丑党，威则威矣，恐非圣天子好生恶杀之所先，此下策也。今宜总众长兼群策，俾机权在我。动出万全，纵不得其上，可得其中。不得已，就其下。亦当鉴宋师覆辙，无俾后悔。”伯温从之。乃行取两广及行云南各三司等官会议。正兵分为三哨：从广西太平府凭祥州一路为中哨。委参政翁万达监之，副总兵张经统之，指挥王良辅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共四万名。从龙州罗回峒一路为左哨。以副使郑宗古监之，参将李荣统之，指挥周维新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共一万四千名。从思明府思宁州一路为右哨。以副使许路监之，都指挥白泫统之，指挥赖杰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一万四千名。又奇兵分为二哨：从归顺州一路为一哨，以参政张岳监之（岳原浙江参政，蔡经以其曾知廉州，奏添注广东。委以安南事宜）。都指挥张一统之，指挥张义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一万四千名。从广东钦州一路为一哨，以副使陈嘉谋监之，参将高谊统之，指挥李邦相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一万四千名。从乌雷山等处为海哨，以副使涂榘监之，都指挥武鸾统之，指挥余德安等督领汉达土目军兵打手共一万四千名。而中军营务委监统总督管领共五千一百二十七名，赍执令旗令牌，前去分督各哨。又巡抚云南都御史汪、总兵官黔国公沐、巡

按御史彭时济查议以莲花滩分为左右二哨，各委监统督率等官，每哨共领汉土军兵二万一十名，象五十只，凑武文渊等之兵约共六万三十名。分行去后，毛伯温等即于次日启行，亲诣南宁府调度兵粮，相机行事。

交人亦大为儆备，采毒药以试其刃，收巴豆菌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冀陷马足。阳言先由海道袭广东，时赂边氓，觐伺我事。以一关吏通贿，往来不复能禁。万达密募敢死士入伪都，旬日尽得其状。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关隘与贼通者，磔之而藉其家。能擒莫贼一人者，赏百金。”登庸闻之愈恐，莫知所为。亟请出境降服，听候处分，情甚哀。

伯温于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允令彼国小目陈等诣念涯等营陈款示。令十一月初三日准其来降。江一桂等乃预于镇南关近地开张幕府，高筑将台。至期，莫登庸素衣系组，躬率小目耆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颈，候于南关台上。恭设龙亭，覆以黄幄，两广三司副参监统衙门列侍，传令开关。登庸暨其侄莫文明等由关道左出，脱履跣足，面北而跪。传遣生员谢天纵为解其组及接受降本。登庸俯伏，五拜三叩头毕。伊侄等亦各以次降，服如仪。当宣谕：“姑容戴罪还国，待为转奏，赐以不死。两广、云南恐有法外奸细，并玩法士官乘机吓诈及生事造言者，宜一切勿听。我天朝正大之体，军门严明之令，汝宜知之！”登庸叩头谢讫。传令闭关，收兵回营。

其侄莫文明并小目从人许三省等共二十八人，莫文明代赍登庸降本一通，本奏曰：“臣荒徼细氓，限于知识，然每遥瞻北极，光被南邦。天清地宁，海晏河润，臣仰知中国有圣人久矣。况天威震动之下，而有阳春骀荡之仁。惧感交并，曷可云喻。臣惟先国主黎氏末运，相继沦丧。及至黎卜惠摄国未几，亦遭危疾。临终仓卒之时，苟从夷俗，暂以国事付之于臣。臣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请，委涉擅专。虽君门万里，难于上闻，而罪实滔天，岂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谨遣阮文泰等赍表丐降，并祈处分，俱出诚心，别无虚诈。但积诚未至，不能上动圣心。夙夜忧危，靡遑宁处。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方瀛不幸遭疾而亡。国人狃于旧习，欲以方瀛长子福海代领其众。臣虑前者误相授受，义已不安。今若再徇所请，负罪益重。无以自解，以此臣与福海惟执共以俟朝命。顷者，大将专征，重兵压境。臣犹圈豕，何足以当。幸见军门檄问，备奉天言，慈渥无涯，拊膺流涕。窃念縲臣有罪，黔首无辜，陛下不忍以縲臣之故而骈戮群黎。縲臣何幸以群黎之故而概存残喘。已于国内北望嵩呼，率同小目阮如桂、杜世卿、邓文值，耆人黎全、阮总、苏文速，士人阮经济、扬惟一、裴致永等于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关，组系出境，诣幕庭而稽首，输中款而投降。臣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请死，缘以衰老且病。不堪匍匐。长孙福海又在丧次，谨令亲侄莫文明代臣趋阙俯伏待罪，亦以见臣

父子前遣阮文泰等所赍降表，委系畏威怀德，不敢有饰诈之心。伏望圣慈矜宥，俾获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陛下俯顺夷情，从宜区处。使臣得以内属，永世称藩事体，岁领《大明一统历书》刊布国中。共奉正朔，臣莫大之幸也。虽先国臣丁氏、陈氏、黎氏递相沿袭，称号纪元。臣悔悟之余，固自知其不可。已经严戒国人，一切革除，听候新命。岂敢仍蹈往谬，自速天诛。广东钦州守臣奏称，如昔、贴浪二都，澌凜、金勒、古林、丫葛等四峒，原系钦故地。果如所称，则是先年黎氏冒而有之，今臣愿将前地归隶钦州。至于惟卜所称黎宁者，国人相传皆以为阮淦之子。黎氏委果无人，故臣已于国都为设香火以存黎氏之祀。今云南乃又以黎宁为黎氏之后，见在老挝，已达圣听，臣何敢辩？惟愿以广陵等七州、红衣等寨及某处某处附近之地，割与管辖，径属云南。惟复仰蒙圣恩，特遣使臣一二员直抵本国，遍访旧民。如有黎氏子孙，臣当率众迎归。全以土地奉还，岂直割与前项地方而已。若果如国人所云，亦乞悯念生灵，俾在统摄其本国。先年缺贡，应合类补。及以后年分该贡方物，臣不敢据以为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尚恐不得耳。臣又欲查照先朝故事，备办代身金银人，即欲奉献。止亦虑唐突，惟以投降听处，实情理合具。本权用天朝原赐本国印信钤，盖缘前印信臣止宜谨守，不敢擅用。但惟非此则无以为左验，伏望圣明垂察。”

安南小目阮如桂、耆人黎全、士人阮经济等奏曰：“臣等国人虽处荒隅，实赖覆冒，方得并生。但去天独远，国中往往多难。正德、嘉靖年来，逆臣陈嵩、陈升、郑绥、杜温润等迭构乱谋，逼胁国主。黎啁遇害，黎卜惠播迁，宗氏沦亡。独存黎，摄国未久，亦已病终。地方扰攘，生民涂炭，至此极矣。其时夷目莫登庸讨平诸逆，委有功劳。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畀，以授之登庸，登庸受之。又私其子，未及请命，罪复何言。臣等国人，亦因丧乱流离之后，虑恐不逞之徒复蹈等往辙，祸且不己。乃仓卒为求生之计，自择其主，私相推戴，实出无知，罪亦与登庸同也。后因道路阻绝，关禁谨严，虽屡具情词，恳求无由上达，罪状益深，致蒙天威震怒，命阍专征。前年军门移檄本国，登庸父子恐惧不宁。谨已上表乞降，未蒙俞允。兹者复动大将统握重兵，威如雷霆，声震蛮峽。自分必然齑粉，无复子遗矣。岂意曲蒙恩宥，容令输情，监统委官厌境宣谕，合国之众皆相对涕泣，扶老携幼，只候军门，愿同登庸束身降服。所幸不死，是父母之恩，天地之赐也。其为感戴欢忻，岂有穷极。臣等又惟民不能自治，事必先正名。名不正则事无所摄，事无摄则群然而争。涣然而离者，莫之禁也。欲免乱亡，其可得哉！今陛下既赐登庸与国人以更生矣，若使终于乱亡，则陛下之心必有所不忍者。以此臣等又有拳拳之私，欲渎圣德，以为终始生全之地。登庸自管事以来，不为暴虐，厚施于民，民咸德之

。今且畏威悔罪，于其长孙福海共候朝命。不敢因袭旧弊擅自摄国。及已戒飭目民，不复仍前妄称号矣。窃惟登庸祖孙自称夷目，俱系罪人，安敢观望殊典。但常反覆思念，莫氏虽负重罪，实为夷情所归。然非仰籍圣恩，畀之名色，何以约束国人，使不为乱。伏望陛下矜怜远方生灵，俯顺夷俗，赐以新命。查照历代故事，或为总管，或为都护，俾得管摄国事，世世称藩。臣等亦得保有残生，永为藩民，则陛下再造之恩，当与天地相为无穷矣。”

毛伯温疏曰：“所据莫登庸等乞要内属称藩，岁领《大统历日》，补足节年贡物等项，相应遵照原奉钦依悉为议处。臣等查得安南自汉、晋以后虽称内附，然夷僚之俗，瘴毒之气，终不宜于中国。大率数岁一乱，乱必连结党类。攻陷杀戮，又必数岁而后定。昔张辅以十余万人劳费，仅得数年郡县。叛者相继，卒归于夷，此其明验也。参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内，以夷治夷，庶为稳便。如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轻授爵土。伊孙莫福海见今待命，倘蒙矜宥，或可别与都护总管等项名色。如汉、唐故事，每年行广西布政司颁给《大统历日》，令赴镇南关抵领。先年所缺贡仪，查照补足，以后年分照常举行。其钦州、澌凜、古森、丫葛、金勒四峒，行令原为安南，俟添注参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额，编入钦州版籍，仍量优恤三年，以后一体粮差。其先后差来夷使，事毕放回。此正所谓以夷治之者也。但恐议者尚以黎氏为疑。臣等窃伏思惟，黎利倡乱阻兵，陷没郡县，杀败官军。大将如柳升，大臣如臣洽，皆死于利之手。其余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遭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为痛心。我宣宗特以生灵之故，不欲穷兵，而姑与之耳。今莫登庸之罪既与黎利之猾夏者不同，而一闻天声，遂匍匐请死，亦与黎利之屡抗王师者又为有间。黎利既蒙宽贷，则登庸似应未减。至若黎宁，虽自称为黎利子孙，然臣等节据诸司查勘，踪迹委的难明。郑惟卜一向潜住该国上下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广西土官地方，黎宁面貌初不相识，故或称黎宁，或称黎宪，或称光照，或称元和，或又以为阮淦之子，或又以为郑氏诈称。而近据云南布政司开报，会审夷人郑垣口词，称漆马江峒虽有黎宁，而来历宗派不可得详。所列事情年貌又与郑惟卜原报互异，俱难凭据。臣等以为今所处分，系我天朝安边境驭远夷之大策。其操纵予夺，不宜以逋贼之子孙而为前隙。但黎氏自修贡以来，已蒙列圣宽宥。若其遗裔尚存，似宜体恤。合行云南抚镇等官查勘，果有可据，别无异同，听令仍于漆马江居住，见在所有地方俱属管束。或量与职事，径属云南。若非黎氏子孙，置而勿论。其郑惟卜即于广东所属随宜安插，量给田宅不致失所。如此处分，庶为曲尽。乞敕该部会议。上请取自圣裁。使大疑以决，大事以定。华夷内外自是可晏然无事矣。”

上诏宥登庸罪。安南国着革作安南都统使司。莫登庸授与做都统使，赐

从二品，衙门银印仍与世袭。其十三路地方就照原旧地名。各置宣抚同知副使佾事各一员，听都统使管辖，差遣朝贡。其余合境大小官属听彼从宜建置，统属人民。前黎氏僭拟中国制度，都着改正迥避。献还四峒地方，原系我边。准收入版图，还行与两广巡抚衙门好生优恤投降人等。罪既通赦了，莫文明准赏素苧丝衣一袭。彩段二表里；阮文泰等彩段一表里；许三省等苧丝一疋。事完，即日遣问。贡仪御前东宫照旧。彼地户口钱粮不必册奏。礼部差主事吴应奎、中书舍人李传前往两广地方给散钦赏银两表里，所有安南都统使莫登庸敕书一道，安南都统使司印信一颗给付本官，赍奉前去交割，转发登庸收领。

登庸归自南关，染瘴得疾。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地方浪传莫登庸为阮敬所害。其孙福海听袭。诏登庸未受职而死，亦可矜悼。着蔡经会同总督等官查勘死无他故，及福海是否系伊真正嫡孙。小目阮如桂等保结，别无诈伪。

二十一年三月，福海亲率阮敬、阮宁止等到关祇领敕印并历日千本。敕谕曰：“朕惟帝王以天下为家，欲使万物各得其所。一视同仁，无间遐迩。尔安南远处南服，世修职贡，近年朝贡不至，推厥所自，实惟尔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讨，尔祖乃能悔罪改过，恭上降表，备陈私相授受之非，愿献人民土地，听朝廷处分。该尚书毛伯温等奏报兵部集议题请，谓尔祖登庸畏威投降，输情待罪。朕仰体上帝好生之德，俯顺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国号王封，授以都统使之职，赐从二品、衙门银印，俾奉正朔朝贡，许其子孙承袭，世守其地，实为尔类永利也。兹该镇巡等官奏称，尔祖登庸病故。尔系嫡孙，且尔能备陈尔祖纳款之诚，备述尔祖属纆之言，亦可谓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袭尔祖都统使之职。仍降敕谕，尔其益竭忠诚，恪修职贡，抚理夷众，安静地方，以称朝廷怀柔之意，用副尔祖恭顺之诚。永为多福，顾不美欤！一应事宜悉要遵照原降尔祖敕谕内事理而行。钦哉！”莫福海差交北宣抚同知阮典敬、佾事阮公仪等赍捧表笺赴京谢恩。表曰：“中国有圣直徵清晏之期，外夷来王，欣溥鸿溶之庆，阳回午徼，星拱辰枢。臣福海窃惟乾坤体物为心，生意流行不以荣枯而异。帝王爱人为德，至仁惻怛不以存歿而殊。是皆理出于公，所以施及者博。臣福海窃念臣祖臣莫登庸蚤繇世荫，偶值时艰，抚藩民流离乖乱之余，保全有幸。犷蛮俗传袭因循之内，专辄是虞。旷年久阻于比从，一旦俄闻于震怒，南关待罪，恐无地之可容，北关驰忱，赖有天之能白。雷霆为霁，雨露旋施。沾沐湛恩，冀遂由衷之愿；淳勤遗嘱，不忘事上之诚。臣福海资忝童愚，序叨嫡继。祖父敬忠之训惟谨，内承朝廷字恤之仁，实期下逮，体悉过蒙于兹眷，畀矜仍侈于殊光。正朔许以奉遵，义示春秋之大。敕印听其钦领，礼优名器之班。隆渥普覃，高穹莫状。臣祖濒危俟命，没亦知荣。臣躬在疚，拜嘉感而出涕。以至合境见闻之所及，皆言大君长育之无私。钦惟皇帝陛下刚健



粹精，聪明睿知，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焕乎尧文，柔远能迩，安劝庶邦，承哉周烈，和辑丕昭于后典，抚宁大播于皇风。谓臣邑万里阻深，声教欲同于渐暨。軫臣祖一心共顺，恩怀忍间于始终。肆颁已出之纶，广示曲成之造，臣福海谨当代先受赐，对众扬休。德泽所施，政令所加，怀夹胥陶于至化；土地之出，贡赋之入，率常虔致于正供。”

一进方物：金香炉花瓶四副，重二百九十两；金龟一个，重十九两；银鹤银台各一件，重五十一两；银香炉花瓶二副，重一百五十两；银盘十二口，重六百九十一两；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犀角二十座；象牙三十枝。并其余香绢等物。初澌凜等四峒民久而不忘中国，时节必举本朝年号，告其祖先，服中国衣冠如式，出峒始易之。屡结内地边氓告于督府，求复中国。督府嫌其生事，辄杖杀告者，至是始得归。

二十五年，福海卒。其子宏<sub>彳</sub>翼幼，请袭。国内不服，交兵。

二十六年，莫文明与宗人中正、福山率其家属百余人奔钦州避难，诉于军门。提督军务侍郎张岳奏恤之。命韶州、肇庆二府、清远等处安插，官给岁米有差。

二十七年，逆党范子仪、范子流等谋挟中正争袭。扇诱海滨诸蛮。复叛寇钦州，官兵擒获诛之。

二十八年，莫敬典讨诛子仪余党。护送宏<sub>彳</sub>翼至镇南关听勘，保明奏令袭职。

三十年，以宏<sub>彳</sub>翼袭安南都统使。朝贡不绝。<sub>彳</sub>翼立后五六年，又复兵争。有贡使至京，朝廷以其伪官，待查明白方许献进。行文去后，查无的音，其贡使不敢回。至今隆庆二年，大学士李春芳悯贡使久处邸中，且能敬守主命，为之奏受其贡，遣回。使人在中国二十余年，青鬓而来，今回须发尽白。人以为比苏武皓首以归云。

按此得之礼部郎中郭所言，则其地为都统者非莫氏。正官未可知也。且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许人，或云广州东莞县民，其父流至安南海阳路宜阳县古斋社。社长名之曰萍，盖戏语无迹之意也。萍生登庸及擢，父子以渔为业。登庸有勇力，黎滢以为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从陈作乱。弑滢，已复叛，袭杀其子。潜谋不轨，黎椅不能制。寻逼纳，椅母，矫命自封，以至篡国。而终为义子阮敬所鸩，天道岂无知者哉！莫文明告变，则敬弑逆明矣。敬固所当讨者。昔毛伯温上疏谓黎宁无是人，欲绝去。《越峽》序录黎怪伪名宁之说。后愚得武氏碑文，仍伪称元和十四年，询知宁尚在彼广南境上，则亦可敌阮氏者也。夫兵岂虑不足哉，广西可得十三万，又取湖广土兵六万，各卫兵四万，江西、广、闽共募八万，即可得三十万。云南兵五万，武文渊亦可得五万

，共四十万众。当横行越裳之地，阮敬不足平也。莫氏之役幸免于诛，失刑甚矣。若当时招之事，江一桂亦为有功。其《来威辑略》，可考也。

前给事中严从简《安南来威辑略序》曰：“予罪窜星源。暇阅《新安{穴臣}业传》载，白石江公守太平时，交夷莫登庸蠢动，世宗命毛伯温征之。伯温计先遣使往谕，公请行。登庸乃称臣，公筑受降城。建昭德台于镇南关，以奠巨防。上嘉公绩，进阶亚中大夫。及卒，诸夷创桄榔祠于关内祀焉。予深羨公之雄才大烈，迈迹马援，永世终誉。而犹未能悉其所以经制之方也。后获《安南来威辑略》三卷，展玩一过，则公文告之词，威攘之策，处置之宜，旷然发蒙。如在因垒之际，见公折冲樽俎，械饬毛车，飞苞译筐，而不觉为之盱衡击节也。但志谓抚交之行出公自请，今观军门广省二扎，乃伯温知公练达精敏，克壮其猷，特专委重，固有非公不足以服匪茹之戎者，公未尝抱筹求售也。及详羽报，则夷人慕公声灵赫濯，故愿脱帽避帐，亦有非公不肯心倾者。昔回纥眇视四方之旅，而慑志于子仪之一见；邾人不信千乘之盟，而取成于季路之一言。仁义可为干橹，忠敬可行蛮貊，自古皆尔，于公何疑。夫中国得公以伸其常尊之势，外夷得公以输其效顺之忱。公之功在社稷，与铜柱同标；泽在炎荒，与赤海同溢。则其尸祝卉酋，千岁弗替，其宜哉！虽然，予因公之事而有感于国家之处交人者，未免有遗恨焉。方太祖光践大宝，遣张以宁、牛谅诏谕陈A 1 0，锡印封王，此特天造草昧，不欲擐甲于远，姑为羁縻之术，不必言已。永乐间，黎季弑主篡国。成祖命张辅进讨罪人。既得郡县，其地置省建官，则其区已入我版图，非复交有，此正变为夏之一机。使当时即令张辅世守兹壤，如沐氏之镇云南。则交人永沾圣化，与滇中同为文教之域。乃撤辅还朝，三叛复萌，非一失乎！宣德中，因中官马麒之贪暴，激变黎利倡乱。时张辅犹在位，假命仗钺，当一鼓分犁者。乃不听辅益兵之议，卒致孱将王通擅与贼和，弃地偃革。朝论以汉捐珠崖为辞，不思交之山川夕赋久属卧榻，与珠崖大异。况反侧者惟一利耳，国人固从又无二，何忍复陷之于喽丽，正犹唐河北再溃，非二失乎！迨登庸僭逆，桎逃占城，其臣郑悦等迎归清华，是固登庸一患敌也。黎氏故臣武文渊者，居广南地（近莲花滩地名），拥强兵，据上游，常大败福海五万众，是又登庸一劲敌也。天子若诏云南出师，以文渊为先锋。顺流东下，直抵龙编，仍敕郑悦逼其背，再调老挝等刺其胁，誓许削平之后，量功授地。立桎为都统，使主故城，如文渊梟后即拜为清化路宣抚使，其余分与老挝等。凯旋者务大小适均，犬牙互制，而朝廷一无私焉。都统与宣慰知府各不相统，得以自选。其属三年一贡，俱令专达，则人喜规土，必争奋勇。夫包茅不入，王法不赦，乱臣贼子随在得诛，况堂堂天朝，岂患螳螂之努臂？师直者壮，多助者昌。登庸奚足破斧哉！奈何徇情不断，释穷寇之缚，纵在釜之鱼

。黎桎已嗣而绝之嗣，登庸无君而作之君。表献受其虚文，兵食费其实储。非三失乎？自后宏<sub>？</sub>翼立，文明奔，二范挟宗争袭，扇诱海蛮，麀扰钦州，又不免役中国以事外夷。又岂若前日一劳永逸之为善耶！予谓季与利事在先朝无容追咎，登庸之招，白石公亲承其任，亦曾谓鲸鲵可歼否。要之庙堂主画，非公得专。读公军务一揭，皆麾城惭邑之备，慎斯以往，必能长驱席胜，则公之见已有先得我心者，九京可作，尚与公慷慨一证之。”

旧志称其地五岭以南，地方遐阻，夷獠杂居，不知礼义，其性轻悍。以富为雄豪，争夺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推髻剪发，文身跣足，口赤齿黑，好食槟榔。一年再稻，一岁八蚕，桑麻蔽野，不解种麦，多鱼监之利。暑热，好浴于江，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常父手，席坐蟠足。谒贵跪膝三拜，侍客以槟榔，嗜酸咸海味。交、爱民倜傥好谋，欢、演民淳秀好学。汉光武中兴，命马援征交女主，立铜柱，而南汉置为交州。时有刺史名仕变，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sub>？</sub>尺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唐时置为安南都护，有爱州、欢州之名，内属中国，文学日盛。至宋朝混一天下，又欲取本国为郡县。论其蛮夷鄙情俗态，阻水依山，易攻难守，乃封李氏为安南郡王。始移都于国威、应天、常信等府，慈兼、清威、清潭等县相夹之间，近泸江，名为龙边城。文学官仪，少有创制。陈氏娶李氏之女，主相传国位，元朝加封为安南国王。其三纲五常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本。礼乐文章，一皆稍备。乃制科举之法，定立文武官僚。本国自初开学校以来，都用中夏汉字，并不习夷字。及其黎氏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编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内外文武等职，与其刑律制度，将回本国，一一仿行。因此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如科举之制，则有乡试、会试。其乡试则每至子午卯酉年秋间入场，中三场为生徒，中四场为贡生。如会试至壬戌丑未年春间入场，中四场为赐同进士出身，中五场为赐进士及第。又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为三魁。其第一场则用九经之文；次二场则用诏制表之文；次三场则用诗赋之文；次四场则用对策之文；次五场则入殿庭在国王面前，又用对策之文。此乃科举之制。如学校之制，则在国都置国子监。则有祭酒、司业、五经博士、教授之官以教贡士辈。又有崇文馆、秀林局，则有翰林院兼掌官，以教官员子孙崇文秀林儒生辈。在各府则制学校文庙，有儒学训导之官，以教生徒辈。此乃学校之制。如文官各职，六部则有尚书、左右侍郎之官；六科则有都给事中、给事中之官；六寺则有寺卿、少卿、寺丞之官；通政司则有通政使、通政副使之官；御史台则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提刑、十三道监察之官；东阁则有东阁大学士、东

阁学士之官；翰林院则有掌院、承旨、侍讲、侍读、编修、校书、检讨之官；中书监则有中书舍人、正字、华文之官；六部所属各司则有郎中，员外郎之官；在外承政司则有承政使、参政、参议之官；宪察司则有宪察使、宪察副使之官；首领官则有经历、录事、知簿、推官、主事之官；牧民官则有知府、同知府、知县、县丞、知州、同知州之官；直隶府县则有府尹、少尹、治中、县慰、通判之官。武官各职五府，亦不敢如天朝之号呼为东西南北中五府，则有署府都督、左都督、右都督、同知、佥事之官；直金光殿并锦衣、金吾二卫则有掌卫都指挥使、同知、佥事之官；神武效立殿前三司则有提督、参督、都检点、左右检点之官；藩镇各卫则有总兵、使总兵、同知、佥事之官；在内各卫司则有指挥使、同知、佥事之官；在外各卫则有总兵、知同总知、佥总知之官；在内各所则有千户、百户、统制之官；在外则有管领武尉之官；沿边各所则经略使、经略同知、佥事之官。又有各五等公、侯、伯、子、男之爵。此乃文武官僚之制。若内臣各监司及杂流官各职，亦有繁多，不必备载。

如儒书则有少微史、《资治通鉴》史、《东莱》史、五经、四书、胡氏、《左传》、《性理》、《氏族》、《韵府》、《玉篇》、《翰墨》、《类聚》、韩柳集、《诗学大成》、《唐书》、《汉书》、古文四场、四道、《源流》、《鼓吹》、《增韵》、《广韵》、《洪武正韵》、《三国志》、《武经》、《黄石公》、《素书》、《武侯将苑百传》、《文选》、《文萃》、《文献》、二史纲目、《贞观正要》、《毕用清钱》、《中舟万选》、《太公家教》、《明心宝鉴》、《剪灯新余话》等书。若其天文、地理、历法、相书、算命、〈克寸〉择、卜筮、算法、篆隶、家医药诸书，并禅林、道录、金刚、玉枢诸佛经杂传并有之。如其字样书写，则前惟有《韵府》、《玉篇》、《洪武正韵》等书字体，后始有《增韵》、《广韵》之书字体。然本国遭乱，未得申明订正，新体多用，亦有混同旧体也。且有刑律、法度、礼乐、朝仪、比诸夷国，甲乙可分。虽少窥上国之图书，岂能似中华之教化！

其国兵制。内外各卫司，每卫司则有中、前、左、右、后、统弩六所，每所十五队，每队五五，常至六年，选壮黄丁一遭，壮健者充为军伍，老弱者退还民籍。一壮充为各卫所骁勇军，以防国家有事，为战队之兵；次壮亦充旗军伍，以防运粮之兵。若在军贯兵人，许回乡里耕田凿井，各务家业，每至大集朝番即卫所点目，骁勇军留守本卫所，次壮军纳钱放回，有事之时则调来备用。一卫为一营，一所为一奇，此旧兵制也。至本国遭乱时，军兵散在各处乡邑，催调甚迟，难得应变，乃暂作父子乡兵之制。每一处承政司置一该管之官，一府一副都将，一县州置一副将，偏裨之数备在其中。每大县州选一千精兵；中县州八百；小县州或六百或五百。填为战士一名，二人运粮，其余人数

出纳粮草。或有进攻某处，则尽调而行，无事一切放回。如贼接境，自相保守。其本县州地方，如冲要者添兵镇守，若守都城之兵，则亦有新旧制。各卫常川军及力勇武士皆食官粮，专留宿卫。后因南北分列，则两边皆遵此制。本国之兵惟在勇捷，务好战。战利则乘胜长驱，不利则退据险要，非有屯兵守城之兵计也。

其山川曰佛迹山（在交州府。上有仙人迹，下有一池，景物清丽，为一方胜概）；曰勾漏山（在石室县）；曰东冗山（在北江府。唐刺史高骈建塔其上）；仙游山（在北江府。一名烂柯山，相传有樵夫观二仙弈棋于此，不觉斧柯已烂）；曰金牛山（在武宁县。唐刺史高骈欲凿其山，见金牛奔出遂止。金牛往往夜见，光耀十里）；曰安子山（在新安府。汉安期生得道处。宋《海岳名山图》以此山为第四福地）；曰云屯山（在新安府大海中。两山对峙，一水中通，蕃国商泊多聚于此）曰大圆山（在新安府。永乐十六年获白象二来献）；曰戏马山（在清化府。巍然独立，横枕长江，为邑人九日登高处）；曰安鑊山（在清化府。出美石。汉豫章太守范甯尝遣使于此，采石为磬）；曰天琴山（在义安府。陈氏主游此，夜闻天籁声，故名。本朝永乐初，天兵擒黎贼子苍于此）；曰艾山（在嘉兴州。上有仙艾，每春开花，雨后漂水。群鱼吞之，便过龙门江化为龙）；曰海（环交州等府东南）。

唐沈期《渡海诗》：“尝闻交郡，南与贯胸连。四气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北斗崇山挂，南风涨海牵。别离频破月，容鬓聚催年。虚道崩城泪，明心不应天。”曰富良江；曰龙门江（在嘉兴州。飞湍声闻百里，舟过此必弄上岸方可复行。傍有穴，多出鸚鵡鱼，色青绿，口曲而红，似鸚鵡嘴。相传此鱼能化龙云）；曰龙溪（在镇二府。昔陈氏夜过此江，不能，忽见一桥跨江，既渡，回视不见。及有国，改名龙溪）。其产：金、真珠（靖安云地海中出。海贾云，中秋有月，是岁多珠）、珊瑚（有黑赤二种，在海直而软，见日曲而坚。汉初赵佗献赤珊瑚，名火树）、玳瑁（状类龟而页稍长，其足有六，后两足无爪）、丹砂（昔葛洪欲炼丹，求为勾漏令）、沉香（有香木斫断，岁久朽烂，心节独存，置水中则沉，曰沉香）、安息香（树如苦练，大而直，叶类羊桃而长，中心有脂，作香）、苏合油（树生膏，可为药）、胡椒（蔓生，似山薯。春花秋实）、羚羊角（高石山出，一角而中实，极坚，能碎金刚石）、犀象兕（猛兽，元时安南常贡兕）、白鹿（晋元康初，白鹿见交武宁县。宋元嘉末，交献白鹿）、猩猩、狒狒、猩猩，人面似猿。人设酒路侧，连结草屐，猩猩见之，即知张者祖先姓名，呼曰：“奴欲张我！”亟舍去群。后谓试共尝酒，醉即着屐，为人所擒。又宋建武中，南蛮进狒狒雌雄二头。帝曰：“吾闻狒狒力负千斤，何能致之？”对曰：“狒狒见人则

笑，笑则下唇掩其额，故可以钉之。”发可为朱纓，血可染衣。似猕猴，人面而红，作人言鸟声，善知人生死。饮其血，使人见鬼。帝命工图之。

蒙贵（状如揉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于猫）、白雉（周成王时，越裳氏来献。汉光武时，日南、九真贡）、翡翠（羽可为首饰）、蚺蛇（形大而长，其胆性极冷，能疗眼疾及诸疮）、蚊子盐醢（交州溪洞酋长多收蚁卵盐为酱，非官客亲族不得食。《周礼 醢人》馈食之，豆有氏蚊子，即此）、庵罗果（俗云香盖，乃果中极品，或谓种出西域，实似北梨，四五月间熟，多食无害）、波罗蜜（大如冬瓜，皮有软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可煮食，能饱人。奉化府嘉林州出者尤佳）、乌木、苏木（一名多邦）。

别闻有戴帽鱼，锐首无鳞，有骨若插翦然，味似河豚。又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产于桂树，偷食蜂蜜。人以入口，即化为蜜，甘香，甚奇。尉佗曾献汉文帝，二物志俱不载。

其古迹：雒王宫（在交州府）、天使馆、有雒田，随潮水上下，垦其田者为雒民，统其民者为雒王，副贰者为雒将。皆铜印青绶，号文朗国。以淳朴为俗，以结绳为治，传十八世。为蜀王子浮所灭，宫址尚存。又元传与矿使安南，题诗天使馆云：“使旌入馆青云动，仙盖临江白日回。谕蜀岂劳司马檄，朝周终见越裳来。”

浪泊（在交州府东关县，一名西湖）、铜柱（具前）、铜鼓。

有头飞獠子、赤衲昆獠子、鼻饮獠子，皆窟居巢处，好饮酒，击铜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女子以金银钗击鼓叩，竟留与主人。或云铜鼓乃诸葛亮征蛮钲也。

其名宦：马援（汉光武时）、贾琮、琮为交刺史。招抚荒散，蠲复徭役。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叛。”治事三年，为十三州最。陶侃（晋）、杜正伦（唐）、高骈（唐）、其人物：阮翁仲、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气质端勇。少为县吏，为督邮所笞，叹曰：“人当如是耶！”遂入学，究书史。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以为瑞。翁仲死，铸铜为像，置咸阳官司马门外。匈奴至今见之者，犹以为生。姜公辅（宋）。

本朝，令申三年一贡，庆慰谢恩等无常期。常贡外，必进中宫方物。

其境：东至东海（三百二十里），西至云南、老挝宣慰司（五百六十七里），至占城界（一千九百里），北至广西思明府凭祥县界（四百里）。至南京（七千七百里）、至北京（一万一千余里）。行人往来必由凭祥州镇南关。自黎滢被弑，轺车不至其地者二十年。莫登庸降后国除，非复遣敕封使如曩日矣。

按《孤树褰谈》云：“永乐中，安南黎季降，其三子皆随入朝。其孟曰澄，赐姓陈。官为户部尚书。澄善制枪，为朝廷创神枪。后贬某官，命其子世袭锦衣指挥。澄愿从文，乃许令世以一人为国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赐姓邓。亦官尚书，后贬江阴县佐（未审丞簿）。有三子，亦令一人袭锦衣指挥，并赐江阴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犹守世业。其季曰某，官为指挥。久之，乞归祭墓。既往，即自立为王。季死，葬京师。其子后迁葬于钟山之傍。愚谓季逆臣，史称被戮，非自死也。某自立为王，则安南何地容之！亦未闻有此王也。此说多虚，姑存俟考。

又《宋史》载淳化二年，宋镐等使还，条黎桓事迹。言桓张筵饮宴，又出临海议，为娱宾之游。桓跣足，持竿入水标鱼，每中一鱼，左右皆叫噪欢跃。尝令数十人扛大蛇长数丈，馈于使馆。且曰若能食此，当治为饌以献。又羁送二虎以备纵观。皆却之。地少寒，冬月犹衣夹衣挥扇云。

## ●卷七 南蛮

### ◎占城

占城国，古越裳氏界。本秦郡象林县地；汉为象林林邑县，属日南郡。汉末，有区连者，杀县令自立，僭称林邑国王。遂不入版图。孙吴时通使。后其国传外孙范熊，熊传子逸。被其臣范推之奴用事，赞逐诸子于逸。逸死，奴冒范氏族名文，篡夺之，攻并旁国。晋永和中，攻陷日南，求日南故北鄙地于交州刺史朱藩，以横山为界。既而交州刺史杨平同九真太守灌邃讨之。文子佛败走，官军追至其国。佛请降。其后复强，侵暴日南九真诸郡，无岁不至交州，疆域遂日大，延袤至三千里，或曰千里。文传至玄孙，为扶南王所杀。国臣范诸农平其乱而自立，传子阳迈，乍臣乍叛于中国。晋元嘉中，文帝使宗悫、擅和之往伐。阳迈惧，愿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还所掠日南户以纳款，其大臣谏止之；乃复遣大帅范扶龙戍北界区栗城以拒晋。晋前锋萧景宪夺据其城，乘胜入象浦。阳迈出师驱象来战，悫制狮子形御之。象奔，师败。阳迈父子遂脱身走。获其国珍宝无算，消金人，归黄金数十万斤于朝。自是历宋、齐、梁、陈、隋皆来修贡。隋仁寿末，复遣将刘方击破之。国主范志弃城走，获庙主十八枚，并铸金为之，盖其先有国以来十八世矣。方班师，范志复国。

至唐贞观中，其孙镇龙被弑。外戚诸葛地取之，更号环王。元和初，入寇安南雅、爱等州。都扩张丹击破之。遂弃林邑，徙国于占，因号占城。周显德中，亦来修贡。宋建隆二年，其王释利因拖盘遣使来朝。贡表章书于贝多轩，盛以香木函。其后嗣王贡使不绝，宋亦厚赉之。政和中，授其王杨卜麻叠金紫光禄大夫，领廉白州刺史。杨卜麻叠言，身縻化外，不沾禄食，愿得薄授俸

给，壮观小国。许之。宣和元年，进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怀远军节度琳州管内观察处置使，封占城国王。自是每遇恩辄降制如封邑。淳熙中，遣兵袭真腊，破之。庆元中，真腊大举兵复讎。遂灭其国，俘杀臣民几尽，更立真腊人以主之，因名占腊。元至元中，国主曰孛由补刺者吾，遣使归附，贡方物。其子补的立，复负固不服，元数遣重兵临之。又每遣使招谕。虽外示降款，中无顺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主阿答阿者遣使虎都蛮来贺即位，贡虎象方物。命行人吴用、颜宗鲁、杨载送使者归，赐以玺书及《大统历》、金绮等币。书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蛮奉虎象至。王之诚章，朕已具悉。然都蛮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报王知之。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既已发兵讨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诚意至笃，朕甚喜焉。今以《大统历》一本、织金绮、纱罗绢五十疋专人送使者归。且谕王以道能奉若天命，使占城之人安于生业，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上帝实监之，王其勉图勿怠。”

三年，安南举兵侵占城。阿答阿者遣平章蒲旦麻都奏闻。上遣翰林编修罗复仁、兵部主事张福赉诏谕安南并占城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乱，起兵以保乡里。不期豪杰云从，朕将数年，辟土日广，甲兵强盛，遂为臣庶推戴，君临天下，以承正统，于今三年。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来贡，言安南以兵侵攘。朕观之心有不安，念尔两国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强而为之一，此天意也。况尔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国越山隔海。所言侵扰之事，是非一时难知。以朕详之，尔彼此世传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国，尔前王必有遗训，不待谕而知者。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今遣使往观其事，谕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执兵端，连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悦。恐天变于上，人怨于下，其祸有不能逃者。二国之君，宜听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几尔及子孙皆享福于永久，岂不美欤！”诏至，两国皆听命罢兵。乃遣中书管勾甘桓、会同馆副使路景贤赉诏印，封阿答阿者为占城国王。上又以占城通中国文字，遣使颁科举诏于其国。

按《宋史》纪占城制文吏五十余员，有郎中、员外、秀才之称，分掌资储宝货等事。详具《五代史》，则其国虽无科举之事，而亦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国人多有能词翰者。如《近峰闻略》所载占城使人入贡诗，其《初发》云：“行尽河桥柳色边，片帆高挂远朝天。未行先识归心早，应是燕山有杜鹃。”其《扬州对客》云：“三月维杨富风景，暂留佳客与同床。黄昏二十四桥月



，白发三千余丈霜。玉句诗闻贤太守，红莲书寄好文章。欲寻何逊旧东阁，落尽梅花空断肠。”其《江楼留别》云：“青嶂俯楼楼俯渡，远人送客此经过。西风杨子江边柳，落叶不如离思多。”又常寓苏之天王堂，见葵花不识，问其名，人给之谓一丈红花。即题云：“花于木槿浑相似，叶比芙蓉只一犬。五尺栏干遮不尽，独留一半与人看。”又《濯缨亭笔记》亦载宋亡后，沈敬之逃占城，乞兵兴复，占城以国小辞。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乃留居其国。占城宾之而不臣，敬之忧愤发病卒。其王作诗挽之曰：“恸哭江南老钜卿，春风拭泪为伤情。无端天下编年月，致使人间有死生。万叠白云遮故国，一杯黄土盖香名。英魂好逐东流去，莫向边隅怨不平。”观此则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节义。不惟其臣有诗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乎声名文物，匹于朝鲜，超于日本远矣。我太祖科举诏之颁，真不鄙陋其人，而欲纳之于合教同文之盛也。宜哉！

四年，王遣其臣答班瓜卜农来朝。表用金叶，长一尺余，阔五寸，刻以本国书。俾译者译之，其意请给兵器、乐器、乐人，欲使安南知为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则不敢欺凌。上以兵器虽不足惜，但二国互争，而朝廷独与占城，则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又所请乐人，在声律虽无中外之殊，而语音则有华夏之异，难以发遣。命中书移咨国王，令其国有能习中土华言可教以音律者，选择数人至京习之。并谕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

八年，上以占城与爪哇等国贡使，每至中国，为商多行谲诈，诏禁阻之。

十三年，遣子入贡，贺万寿圣节。谕其勿与安南国交兵。

十六年，遣使赉勘合文册与之。

二十四年，入贡。以其国弑立，绝之。

永乐元年，遣使告谕即位。其王占巴的赖遣使奉金叶表文来贺，入贡方物。且言被安南侵掠，乞降敕往谕。上遣行人蒋宾、王枢使其国报之，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纱罗，仍谕安南王胡使息兵修好。

四年，敕广东都指挥司选精兵六百人，以能干千百户领之，具器甲糗粮，由海道往占城，会兵伐安南。又遣中使马彬等赉敕，赐以镀金银印及纱绢、金带、黄金百两、白金百两、织金、文绮衣二袭并诸色币。国王占巴的赖既出兵，复遣中官王贵通赉赐往劳之。赐白金三百两、彩币二十表里。

五年，占巴的赖已复安南所侵地。又得黎氏父子及其党恶，献俘贡方物谢恩。诏嘉奖之。

六年，国王遣其孙舍杨该奉表贡象及方物。比还，赐真金印及黄金百两

、白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十疋、彩绢百疋。自是屡表贡犀象及金银器物。

七年，命中官郑和等往赐其国。和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其国临海，有港口新州（西抵交，北连中国地）。海船到彼，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妆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蕃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槌鼓吹椰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诏。下象膝行，匍匐感恩。

按《七修稿》载淮安清江浦厂中草园地上有铁锚数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传永乐间，三保太监下海所造。雨淋日晒，无点发之尘宿。视之真如银铸，光泽犹日用于世者。愚意此必良铁为之，故其色精莹如此。举一物之坚巨，而他物可推矣。其功费之靡滥何算也！又三保之称不知系是郑和旧名，抑岂西洋私尊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为三太保，故耶？

八年，王复遣使济标等贡象及金银器物。诏马彬等送济标还国，仍赉敕以文币赐之。

十一年，国王又遣其孙舍阿那沙等入贡。兵部尚书陈洽言：“初讨黎贼及陈季扩之时，占城国王虽听命出兵，然实怀二心。图唇齿相依，徘徊观望，愆期不进。及进至化州，大肆掳掠。以金帛战象资陈季扩。季扩遗以美女，复约季扩舅陈翁挺等三万余为党，侵夺升华府所隶四州十二县，厥罪与交等，请发兵讨之。”上以出师路由交阻，交民方安业，不忍用兵，远劳供给。但遣使赉敕谕占巴的赖而已。先是占城定三年一贡之期，与安南国同。是岁遣行人往劳之。自后国王嗣位，必请命于朝。亦遣使行礼。

十六年，国王遣使贡瑞象。翰林儒臣金幼孜作赋献上，以表圣应（赋有序）。

序曰：“恭惟皇上膺受天命，统绍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之境，雕题穷发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来贡。盖自三代以降，未有盛于今日者也。乃永乐十六年秋九月庚戌，占城国以象来进。其状瑰诡雄壮，玄肤玉洁，文有白章，粲若华星，郁如云霞。拜跪起伏，驯狎不惊，斯实希世之上瑞，天下太平隆盛之徵。夫百兽之中，其强悍勇猛者，莫逾于象。非若虎豹熊罢之属，可以力制。今占城以是象来贡，既有以见其形质之美，而其驯扰狎习，似与仁兽无异。于以见圣德之广大，被于幽远，草木鸟兽咸沐恩光。而其感化之妙，固与凤凰来仪百兽率舞者同一效验之大矣。臣忝职词垣，幸际圣明，屡睹嘉祥之盛，不可无纪述以咏歌太平。谨拜手稽首而献赋曰：‘惟我

皇明，受天命，临宝位，洽文德，隆至治，际天蟠地，覆冒无外。明无幽而不烛，化无远而弗被，惟诸福之毕来，致嘉祯之骈萃。羌万国以来庭，咸与琛而奉贄。或贡以威凤祥麟，或献以锦豹灵犀，或进以渥洼龙文之天马，或奉以西域卷鬣之神狮。其他若瑶琨、球琳、大贝、明珠、珊瑚、玛瑙、琥珀、车渠，珍奇异产。海委河输，纷香耀，杂然前陈，则又不可以备书也。粤有巨兽，魁然其状，潜海滨以回翔，匿长林而自放，势侔山岳之穹窿，力抵万钧之雄壮。其生也大块孕其真，至和毓其精，瑶光助其神，斗宿濯其英。然后走百神，集众灵，播休氛；协嘉祯，忽乘云而下降，倏天开而日晶，采爻爻而烨煜，文璨璨而，耿繁星之布沪，莹雪花而缤纷。如肪之洁，如玉之温，经以白理，纬以玄黄，修众采以交互，纷五色而成章。炳炳蔚蔚，熠熠煌煌，六甲为之呵卫，五丁为之赞襄，岳祇因之而献瑞，坤珍以之而效祥。于是番酋夷长睨之而惕惊，象胥虞人望之而辟易。不假几槛而自致，匪藉尉罗而自格。乃告神明，涓吉日，载之以蔽空之长舟，藉之以幕云之文席，左叱阳侯，右麾海伯，风师前驱而缩瑟，天吴后从而匍匐，迅飈为之帖息。魑魍窃伏以藏形，远引而遁迹。星驰而云驶，逾万里于倏忽。沐恩光于九重，近龙颜于咫尺。观其拜跽有常，动止有节，既容与而弗惊，亦安舒而自帖。万姓为之骏奔，百僚为之欣悦。麒麟参之以翱翔，驺虞随之而蹙薜。于以导乘，与服鸾辂，备万舞，协韶，宣人文，韶皇度。兆至德之桢符，绵万年之宝祚，囿斯世于泰和，措群生于丰遂，熙鸿化以弥流，圣心而祇畏。将以明刑弼教，保民图治，答景贶于上天，貽嘉猷于后世，又岂徒夸盛美侈多瑞，为目前之奇玩而已哉！臣忝厕列于禁垣，幸瞻依于日月，愧学术之粗疏，莫形容于万一。爰赘述于见闻，冀具存于事实，杨盛世之休嘉，著无前之伟绩。祝圣寿以悠长，颂皇图于无极。为之颂曰：“惟皇神圣，上帝之命，统临万方，靡不从命。维帝监观，祯祥之格，丕昭神化，洽此文德。皇不自圣，益敬于天，匪象之瑞，所瑞惟贤。大哉皇仁，覃被八弦。如天之行，如日之升。上帝之歆，协于皇德。亿万斯年，其永无〈文〉。”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颁正朔至其国。王仪度稍弗恪。原昌人，端坐责之，词明气壮。王叩首谢罪。赠以金帛奇物。悉之。及还，复命。承顾问，悉以正对。上大悦，升户部员外郎。

按原昌，福建楚溪人。永乐乙未进士，为人持重有气节；既奉使还，时奔竞之风甚炽，原昌耻随流俗浮沉，遂请老以归。

正统六年，国王卒，嗣子摩诃贵由请袭爵。上赐敕诏，遣给事中舒某（失其名）为正使，及副使行人吴惠往封之。是冬十二月廿三日，发东管。次日过乌猪洋，又次日过七州洋，见铜鼓山。次日至独猪山，见大周山。次日至

交界，有巨州横绝海中，怪石廉利，风横，舟触之即靡碎，舟人甚恐。须臾风急过之。次日至占城外罗洋校墅中。廿九日，王遣头目迎诏，宝船象驾，鼓吹填咽，旌旄奄霭，衣椎髻，前后奔驰，至行宫设宴。王乘象迓于国门，戴金花冠，缠璎珞，环帐列戈戟，以群象为卫。既宣诏，王稽首受命。是时腊月，其国犹暑。民多裸袒，士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犹青。七年正月上元夜，王请赏烟火。艺沉檀，燃火树，盛陈乐舞。每夜鼓以八更为节。五月六日还，至七州洋，大风舟几覆。正使舒某忧泣，不知所为，惠为文以祭祀融与天妃之神。俄而开霁，见广海诸山。十五日遂收广海，复抵东莞。

按吴惠字孟仁，东吴人。年二十，以粮役管运至京，途中日歌古诗。或言于县令，令奇之，名为弟子员。举永乐甲辰进士。洞庭有进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使占城还，升桂林守。义宁峒蛮杨氏结苗人为乱，藩臬议进兵征之。惠止之曰：“义宁吾属，吾往抚之。不从，用兵未晚。”乃肩舆从十余人，入其峒，山石攒峭如剑戟。徭人腾跃如飞，闻太守至，奔告于其酋出迓。惠谕之曰：“吾若属父母也，宜听吾语。”众唯唯。惠因为陈逆顺祸福。杨氏诸蛮感泣，留数日，历观诸屯形势，以数千人卫出境，归报罢兵。明年，武冈州盗起，宣言推义宁峒主为帅。藩臬咸尤惠。惠曰：“吾当任其咎。”乃遣人至义宁。群徭从山巅望见惠使，即遥拜，言不敢反状。且求雪武冈之诬，盗计遂阻。迄惠在郡，无敢骚窃者。后升广东右参政，支正三品俸卒。愚谓航海飓涛，非人力所及，而惠蹈险如常，不为舒某之骇乱。噫！雷雨弗迷，大舜所以为圣；遭风存敬，程子所以为贤。惠之度量，于此可见。其后峒夷之反覆难信，犹之海波不测也。惠处之坦然，皆自此度量推之耳，惠岂无所本哉！观其日歌古诗，悠优讽咏，涵养性灵，中有素定者，故夷险一致，克定大事若是。语曰：诵诗三百，不能专对，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为！今惠不惟专对于远，又能达政于蛮。则其所歌，固可谓有用之文章。而县令乃能识之于吟诵之间，亦异鉴也哉！抑因是知古人奉使列国，宴享之际，赋诗见志，占其所就，后竟不爽，谅有以大。又按诏使之往占城者，其人不一。而独郑和之舟迹载于《星槎胜览》，吴惠之舟迹载于惠之日记，故特著之以见其道里所经，日月所历，俾后使可据而行耳。且和由新州而入，惠由校杯面入。岂二路皆可通而随风所泊，故异耶？

景泰末，摩诃贵由卒。其子罗茶全遣使入贡请封。天顺中，命给事中江彤、行人刘寅之赍敕往封。谕其砥砺臣节，赐以彩币。国王罗茶全遣使沙婆利奉表入贡，即赐敕并彩币。

刘寅之，江西永新人。其父名髦，行谊端茂。永乐戊子，领乡荐，会试下第。道遇泽水，一女子溺将没，号救命。髦援之登舟，附载而归，道中皎然

不敢犯。逮家，妇迎问曰：“买妾乎！”髡告之故。妇扣女，言：“本富族，今举家葬鱼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请服婢役以报。”髡曰：“恶有是！吾力犹能返汝。”立命人送之还。至则茫茫大川耳。亲识皆绝形迹，复载之来。髡命妇善视，伺为择婿归之。妇曰：“渠已无家。吾亦无后。君非构意室之，踪使从人，未必胜君。殆亦天作之合，使其侍君栉耳。”髡固不可。有知者劝谕数四，久之乃处副室。而生二子，长定之，次即寅之。兄弟文学相师友。寅之登景泰甲戌进士。使占城还，进员外郎，累升参政。定之为大宗伯，谥文定，为时名臣。而寅之声望相颉颃，人称二难云。夫观髡一事而有三善：拯溺全生，仁也；同舟不乱，义也；必其无所归而后纳之，礼也。厚德所感，宜食其佳胤之报哉！

成化六年，安南国王黎灏与占城交兵。时占城盘罗茶全卒，其弟罗茶悦嗣立。奏称：“安南国差人索取犀象宝物，不从，起兵攻围本国。提拿臣兄连妻小五十余口，抢劫宝印，烧毁房屋，杀死军民三百余口，掳去男妇不计其数。差人占守本国地方。臣暂管国事，乞为赐印封王及敕安南放出掳国男妇人口。”广东市舶提举司右监丞韦春亦奏前事。请行礼部，差官奉敕赍去安南，戒渝国王黎灏息兵睦邻。上诏且不差人，待安南使人来，写敕与他赍去。

九年，上命工科右给事中陈峻等赍敕往占城国，封盘罗茶悦为王。为安南阻绝。峻等上疏曰：“臣等奉命于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到占城。新洲港口把守俱是安南番人，不容进入。臣等见得蛮人不逊，令通事满源等谕以出使占城国缘由。源等回报。番人言说，此港占城王退还我的安南国王，各立界牌把守，他自见在灵山为王。开船到灵山海面下碇，随令满源等上山访问。要见罗茶悦，有无实迹。回还报说山中遇见避兵人说，罗茶悦一家俱被安南虏去。地方尽数占夺，改为交南州名色，又令小旗姚官康四散缉访是实，开船回还。将赍赐印信并原捧诏敕进缴。”诏下兵部，会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议得安南国来岁当朝，合候陪臣至日，行令通事詹升等将前项事情译审明白，另行具奏。定夺。

先是安南国王黎灏亦奏：“占城国人乘船航海劫臣化州，房屋储入于烈火。除臣已差陪臣陈廷美赍本赴京陈奏外，成化六年八月，占城国王罗茶全又亲率水步掩袭化州。七年正月，茶全大兴忿兵，砍臣戍卒。臣溃围力战，茶全率众而南。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差陪臣阮德真赍本赴京具由陈奏。先于本年三月，茶全扫境内兵，复图再举。谎言从朝廷差使勘臣四川地方，碣石为标，永息纷纭。亲率象马，图欲破臣义州，使其弟罗茶遂领游兵先行，茶全继进。茶遂心赧气挫，惧致丧败，夜伏健儿杀之行帐，自立为王。自是国内纷纷，人心好乱。头目割据方面，鞠旅募兵倒戈相攻，殆无虚日。本年十二月初三

日，臣钦蒙敕谕：‘朕详览奏章，深察事理，互相仇杀皆非保境安民之道。且尔安南与占城曾受朝廷爵土，世修职贡，为中国藩屏，岂可构怨兴兵，自相攻击。《春秋》责备。贤者是宜安分修理，保守境土，解怨息争。先尽睦邻之道，仍禁守边头目毋启衅端，生事邀功。如欲假此为吞并计，恐非尔国之福。’大哉日月无私之照，至哉父母均爱之仁。俾臣与占城俯仰熙之天，偃息喧和之地。此远臣之真情，国人之毕愿也！臣深感圣恩，恪遵天戒，禁戢边吏，勿启衅端，固守封疆，敢行报复！然茶遂自弑逆之后，群情瓦解，有众心离。成化八年正月，茶遂亲至境上，差头目翁舅虚计赍书于臣，谓其兄茶全害民违天，家覆国破，自取之咎，荡折固宜，国人弗协。茶全忧惧成疾，国人立弟茶遂掌摄国事，已遣使赴京赍金叶表文，永袭王爵。乞臣同往城下一盟，以提夷海门为界，北则为义州，南则为占城北境。并乞臣援兵数千，拥立茶遂都于番地。臣谓解怨息争，钦承圣训。邻国废置，义不相干。乃差大头目范恚与茶遂盟。茶遂归至尸耐海口，罗茶悦子茶质苔来与其头目潜率徭峒之人，夜伏竹弩攻茶遂军。占人自惊，茶遂为乱兵所杀。茶质苔来自立为主，移都晶持。法令虽严，人愈作叛，乱臣强盗自称为君长者几十人。有称摩诃支麻彳劳冰者，有称麻诃左皮罗拔者，二党驱象弄兵，迫臣边地，其余亦各据地方。臣差头目陈极赍书于左皮罗拔议和，求舒边患，即为支麻彳劳冰邀杀。臣恐兵连祸结，罪干天朝，戒戢守边头目益图守御，不许进兵。且占城为国，东抵于海，西逼徭蛮，北界臣义州，南与龟、夕二部接壤。占城、夕部仇隙有年。自是夕部徭蛮乐占城乱，率众抢掠，千百为群，道路不通，村墟岑寂。臣日夜思惟，自以钦承圣训。息兵睦邻，而遭彼国中微，溃乱无主，更相吞噬。意困臣边，乃遣头目刘宝赍臣书往与茶质苔来约坚邻好，共享太平。安分畏天，为圣朝藩屏。境土既定，岂可争夺。成化九年二月，茶质苔来率兵攻叛臣奢卫阿麻，乃为奢里阿麻所败。臣差刘宝亦被害。奢更阿麻自为君长，争据一隅。奢里阿麻寻死，族弟波笼阿麻继统其徒，才弱力微，众心不附。连年水旱，禾稼寡收，居民皆以涧毛山兽为命。适有粒食，即致死伤。其民既为夕部所擒，又为百种徭蛮所掳。群盗驱驰阡陌，往来山楸，伏药矢以射居人，毒上流以绝行路。彼登山遐望，缘木窃窥，或见海中行船，或闻林中人迹，即起烟吹角，啸侣命俦。或率轻艇而掠海外之船，或驰健马以夺林中之货。加以虎狼犀象，载路盈岐，惟有海道称通，波涛甚恶。臣与占城君长久绝音书，凶盗凭陵，为平民患。臣守边头目黎文见贼虐日滋，出不得已，放兵追逐。彼便缘涧登山，鼠窜林丛，更出迭入，使一方之人困于锋镝。成化九年三月初四日，奉睹敕谕，有云，王国与占城，势力大小不待辨说。若彼先启衅端，不度德量力，固为不义。若王无故乘彼小衅，辄兴忿兵，凌弱暴寡，亦岂得为义乎？敕至，王宜略其小失，益大义

，将所掳人口尽数发还。戒饬边吏，毋生事邀功，兴兵构怨，旋致报复，自贻伊戚。臣拜读反思，不胜喜惧，震雷解雨，造化一心，臣即钦遵圣谕，凡掳获男妇该七百四十一人，并已发还本国，思修大义，庶盖前愆。其人皆被支麻彳劳冰及罗拨所抄。臣重念圣谕，不觉惊惶，切惟天地大德，谅不偏于生成，臣子小心，讵可忘于敬畏。天地既宥照以同仁，臣子敢悖违而召祸。故臣受封至今，夙宵惊惧，常以不能保守朝廷土地人民为虑。岂敢取非所有，违训背义，自速罪尤。臣虽至愚，能辨祸福。臣又切思，当占城国强盛之时，夺臣国四川之地，臣于占城衔怨，图报复其旧疆。今彼凋瘵纷拿，靡有统属，劳民戍卒，不遑启居，臣追思昔日之安，期笃睦邻之义。虽茶全敢违圣谕，构怨称兵，天鉴孔昭，自贻伊戚，而臣不与之校。数年已来，占城人民随而扰乱，上得罪于皇天子至圣，下丛怨于小民。臣愿虑之间，曷胜忧惧，伏望皇帝陛下刚中建中，光大包荒，亮臣惕励省躬，敢启并吞之念，怜彼流离失所，旋施绥定之恩，使彼众下辑宁，同囿和熙之治，而臣兵民休息，永无烽火之虞，在圣智转移之妙机，非臣愚之能得窥测也。顾占城兴废，于臣国诚不相干；然占城乱亡，致臣边反受其害。叩阁有请，自知逾越之难逃。忍毒无言，讵耐扰攘之滋甚。臣南境之事，举措皆难。尾跋胡，碍于进退。倘皇上海涵春育，宽远臣冒昧之诛，雨施云行，体上天哀怜之念，岂独臣国之幸，抑一方生聚之大幸。而南服倪髦，望阙焚香，祝圣寿于万万年矣！”上命兵部议。

十一年，兵部尚书项忠等疏曰：“切缘海外诸番在荒服之外，正朔之所不加，教化之所不及，干戈相寻，互相吞噬，与中国利害不相干涉。自古帝王略外治内，不勤兵于外夷，惟修政于中国。今安南、占城二国僻居海外，各守一隅，虽是世受王封，远修职贡不足为中国轻重。顷者黎灏大兴兵甲，蹂躏占城地方，虏其国王妻小，杀其人民。劫其金印，烧毁房屋。而占城国王罗茶悦，累尝差人赴京控诉，荷蒙皇上覆载无私。凭其奏词，特降圣谕，俾黎灏改图易辙，去恶从善，欲全二国生灵，各图长守至计。续该差去右给事中陈峻等奏，占城国王罗茶悦一家俱被安南虏去，地方尽行占夺。又蒙皇上优容，待候陪臣来朝译审处分。今黎灏特遣陪臣进贡方物，历叙占城国王兄弟谋逆不道，强臣北叛，人民被害等情，并不曾开奏夺占国土改为义南州名色，比与陈峻等往年所奏不同。但恐陈峻等回京之后，彼已复还国土，尚未可知。欲行译问差来陪臣，彼必隐讳，不敢显扬国恶。合无待候进贡陪臣回还，特请敕谕一道，赍赴安南国王黎灏，大意谓：畏天保国，善后之计；违天虐民，取祸之原。眷念安南、占城，邻封接壤，气类相同，风俗不异。若论势力，固有大小强弱不同，而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义当忧患见恤，不宜秦、越蔑视。今尔国虽奏占城国王罗茶全节犯化州等界，及弟罗茶遂弑主，被乱兵杀死，茶质苔来自立为主

，国人愈叛，率兵攻叛臣奢里阿麻，又被所败，后奢里阿麻自为君长，寻死，族弟波笼阿麻继，才弱力微，众心不附，国土大乱。继奉天朝敕谕，将掳获男妇七百四十一人发回本国等因。若凭所奏，有以见王始则出师有名，终则勉修大义，似可嘉尚。但先次占城国王罗茶悦奏诉，被尔国差人索取犀象宝物不从，起兵攻围，捉拿臣兄连妻小五十余口，抢掠宝印，烧毁房屋，杀其人民，占其地方，乞要袭封等情。及朝廷依凭所奏，差给事中等官陈峻等到占城册封回奏，占城国王一家俱被安南国虏去，地方尽被占夺，改为交南州名色，似与王今奏情词抵牾。第恐粉饰遮掩，缘道路隔绝，俱难辨别真伪。且占城国主正受王封，如使不恤国事，果犯疆界，残害人民，谋逆不道，罪固难逃。若乃覆其宗祀，迁其重器，杀其人民，占其地土，纵使快其心志，于大义有乖。况小国虽尔历代相传，载诸信史，未闻殄绝。今若一旦殄灭，不与兴继，恐海外诸番睥睨觊觎，或有仗义执言，一呼而起，悔将何迫？若能复其宗祀，还其重器，返其人民，天朝亦汝嘉矣。愿是钦承，免贻后悔，仍具实奏闻。如此则在我辞严义正，不失怀柔之体。在彼情虚理屈，自萌改悟之心矣。”上从之。

二十年，国王复遣使请封。上命使臣冯等往册立之。至，则国王先为安南迫逐，徙居赤坎邦都郎。安南寻又遣兵攻杀之矣。其臣提婆苔者攘据故国，冯因误封提婆苔为王。其国人上章陈诉。时冯回自占城，卒于海上。副使某论罪戍边。

按行人刘寅之本传及各书所载，前次请封者止是罗茶悦，未有茶全茶遂及苔来之名也。及据安南之奏，则称茶遂弑茶全自立，苔来又弑茶遂自立。则茶悦未尝主占城也。岂苔来惧有叛逆之名，而以其父名诳我耶？苔来既茶悦之子，越父继统则置其父于何地？我使陈峻往封茶悦，不得入疆，事在成化十年，距兹又十年。则所云被安南攻杀者，又不知为茶悦为苔来也。茶悦奏称安南提拿臣兄，则当是茶全也。岂苔来既弑茶遂而驾其祸于安南耶？今冯误封者又称提婆苔，其与苔来不知还是二人或即一人讹为二名也。然安南侵逼之罪，固所必有，而占城内乱之事，亦不为虚。今俱不可考矣。但黎灏奏章乃六科日抄中全疏录出，字字皆其原文。而野史多系传闻，则提婆苔必是苔来之误耳。

二十一年，上别遣使封故王之弟齐亚麻勿庵为王。未至，而齐亚麻勿庵先卒。上复遣给事中李孟阳封王之次弟古来为王。时安南纳提婆苔而取其国。为申言古来不当嗣。古来航海至广州，辩诉其冤。孟阳至广州，上言：“占城险僻，安南构兵未靖，而提婆苔又尝窃据，今封古来，万一安南弗顺，损中国威。宜传命古来归国听勘，仍敕安南悔过。”上悉从之。命两广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庸属广东参议姜英往勘。国人僉谓古来实王弟，有名者，宜继国统，奏闻。庸遂移檄谕安南，数其不能恤邻之罪，折其奸萌而导之顺逆。安南



听命，不敢肆。孟阳乃致古来于崖州，受封而去。彳庸复选官军二千，令东管商人张宣领之，护送古来至新州港，得反国。

按孟阳字时雍，号南冈，世为睢之长冈里人。登成化壬辰进士，为户科给事中。癸卯，查盘大同钱粮，值虏入寇，危甚，归陈边务十事。使占城，留广中，遥擢兵科都给事中。数年，克定古来之封。弘治戊申，始归朝，陈地方五事曰：“惩旧敝以修军政；设兵备以镇边方；开衙门以散啸聚；修城垣以御寇患；通朝报以广德意。”多见采纳。寻擢湖广参政，历南京工部尚书。正德丙寅，上疏致仕，有清慎老成之褒。赐诰给驿月廩。岁隶，享年七十有八。

弘治三年，古来上疏言：“往者安南不道，纳臣叛将，夺臣国以授之，冒受天朝之封。赖先皇帝大恩，命都宪屠公委官疏岭海察事机，文告安南，使臣获有今日，皆圣天子之盛德与屠公之功也。臣表谢外有白金若干锭、黄金器饰若干事、异香番物若干套，附使者谢屠公，敢昧死以请。”上命彳庸受之。彳庸固辞曰：“綏远之仁，继绝之义，在圣天子。臣何功之有！”上嘉其诚，命礼部籍而贮于官。

按洪武中，日本遣使请文于宋濂。敕濂撰文。日本献百金为谢，濂隙不受。上知问，濂对曰：“天朝侍从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今屠彳庸定占城之功，既非撰文之比，古来表奉谢彳庸亦非自献之私。彳庸不敢当，其视宋濂益有光矣。但彳庸既不受，则朝廷当而还之。且明赐敕谕，言其乱亡之后，匱乏之秋，方将悯恤于尔，给助扶植。今尔反有黄金之谢，原尔感恩思报之情。若可令彳庸强受，据我以大字小之仁，岂图尔国谢仪！尔果沐德难忘，则恪守王章，效忠勿替。其所报于彳庸，斯为至矣，奚以金为！如此则于国体尤为正大，不亦愈于贮官之处乎！

十八年，古来卒。其子沙古卜洛来请嗣爵。

正德五年，遣给事中李贯、行人刘文瑞赍敕往封之。

文瑞字廷麟，广东新会人。登正德辛未进士，授行人。占城请封，当遣使，推择文瑞以往。事竣，擢刑科给事中。后武宗时，屡出巡游。文瑞抗疏请回銮，数千言，不报。升湖广僉事，抵家卒。文瑞为人慷慨，不计羸乏。卒之日，敛葬不给，乡人贤之。

嘉靖元年，占城及暹罗等国商泊至广东。时太监牛荣提督市泊司。乘其货未报税，命家人蒋义私与交易，收买各物。事发，蒋义抵罪，货没于官。

（详见暹罗国中）自后贡使依期至，亦不能如朝鲜之绎络有常云。

其国，凡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侄摄国。居一岁，吁天矢曰：“我不道，当充虎狼食或病死。”期年，得无恙，复入为王。于是国人呼为“芳黎焉哈刺札”焉。

按入山复辟，旧志所载如此。然观王卒方请封爵，则今亦无此事矣。必上世未通中国之时，乃或有是耳。

国中天无霜雪，气候常热如夏。木长青，随花随结。煮海水为盐，禾稻甚薄，国人粒食者鲜。

按杂志载，占城有一稻，其种耐早而早熟。宋真宗闻其名，求种分给江淮两浙，择田之高者种之。即今南方早稻尖米，谓之黄山，又云占城稻者是已。则彼国岂少粒食，皆传闻之未的耳。

人惟食槟榔，裹葵叶，包蠹壳灰，行住坐卧不绝于口。土无丝茧，以白布缠其胸，垂至足，衣衫窄袖。撮发为结，散垂为{髻肖}于后。其王脑后<sup>7</sup>结散，被吉贝衣（或云白衣），戴三山金花玲珑冠，七宝装，璎珞为饰，蹑革履，无袜（或云跌足），股胫皆露。乘象或黄犊车。臣茭叶冠，男蓬头，衣紫衣。若衣畜黄，罪死。出入亦乘象马。妇人亦脑后撮结，无笄梳，其服及拜揖与男子同。王铸金为庙主。其畜多黄牛水牛，无驴。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杀以祭鬼。将杀，令巫祝之曰：“阿罗和及拔。”译语曰：“早教他托生。”其互市无缙钱，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直。有疾，旋采生药服食。地不产茶。酋长所居，屋宇门墙俱砖灰瓷，及以坚木雕镂兽畜之形为革，外周砖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药镞刀标之属。其部领所居亦分等第。门高有限，民下编茅，覆屋不得逾三尺。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酿时，以米拌药丸乾和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为佳酝。他日开封，用长节竹干三四尺者拣入糟瓮中，或团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引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或曰不会酿酝，惟饮椰子酒）。酋长岁时采生人胆入酒中，与家人同饮。正当贺日，沐人胆汁，将领献人胆为贺，谓之通身是胆。

其俗犷悍，勇于战斗（或曰其人甚弱）。尚释教。每正月一日，牵象周行所居之地，驱逐出郭，谓之逐邪。四月有游船之戏。定十一月十五为至日，人皆相贺。每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缚木塔，王及人民施衣服香药置塔上，焚之以祭天。刑禁亦设枷锁，小过以藤杖鞭之，或五六十至百。当死者以绳系于树，用梭枪舂其喉而殊其首。若故杀劫杀，令象踏之，或以鼻卷扑于地，象皆素习。犯奸者男女共入牛赎罪。有尸头蛮者，本是妇人，但无瞳神为异。其妇与家人同寝，夜深飞头而去食人秽物，飞回复合，其体即活如旧。若知而封固其项，或移体别处，则死矣。人有病者，临粪时遭之，妖气入腹必死。此妇人亦罕有，民间有而不报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戏之触弄其头，必有生死之恨。国无纸笔，以羊皮捶薄，薰黑，削细竹为笔，蘸白灰书，字若蚯蚓委曲之状。言语燕，全凭通事传译。

按占城既通文字，且有秀才，则纸笔乃其所有。虽言语不通于中国，而其诗文与华夏颇亦近似。若灰书之说，恐亦上世之事，而非今时之陋也。

其山曰金山，在林邑故国。山石皆赤色，其中产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曰不劳山，在林邑浦外。国人犯罪，送此山令自死。

其产：金、银、锡、铁、狮、象、犀、牛。民获犀象，皆输于王。周显德中，尝贡云龙形通犀带。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体黑无毛，蹄有三合，独角在鼻端，长者可尺五寸。马小于骡。毒瑁、伽南木香、朝霞大火珠（大如鸡卵，状类水晶。当午置日中，以艾藉之，辄火出）、菩萨石、蔷薇水（洒衣，经岁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炽，国人用以水战）、乳香、沉香、檀香、丁香、槟榔、茴香、乌柄木（土人樵之为薪）、苏木、胡椒、萆澄茄、白藤、吉贝（吉贝树名，其萃盛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丝纹布、白布、贝多叶、龙脑香、甘蔗、红蕉子、椰子、波罗蜜（形如冬瓜）、孔雀、山鸡。

其贡：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龙脑、薰衣香、金银香、奇南香、按奇南出在一山。酋长差人禁民不得采取。犯者断其手，则在彼处亦自贵重，宜中国以为珍也。其香甚清远，中国制以为带，有直至百金者。但《星槎胜览》作琪楠，潘赐使外国回，其王馈之。载在志，则作奇蓝，此当是的。

土降香、檀香、柏木、烧碎香、花梨木、乌木、苏木、花藤香、茺蔓、番沙红印花布、油红绵布、白绵布、乌绵木圆壁花布、花红边幔、杂色幔、蕃花手巾、蕃花手帕、兜罗绵、被洗白布泥。其朝，三年一期。

其里：东至东海，西云南，南真腊，北安南，东北广东（顺风半月程，州七日程），达于京师。我使往者自闽长乐五虎门西南行，顺风可十日至东北百里海口。立石塔为标，舟至是系焉。

按志载，边永，河间任丘人。正统乙丑进士，拜行人。景泰壬申，使占城。其国人素狙诈，永诚以待之，礼以节之，以祸福利害晓之，国人信服。又叶应，广东归善人。登成化戊戌进士，初授行人。给赏广西，颁封占城，以廉谨称。此皆曾将占城之命者。但边永失其所役何事，叶应失其所往何岁，难编次于本国传中，今姑附此以俟补。

又元诗人陈孚出使安南，有纪事之诗曰：“鼻饮如瓠<sup>〔瓦〕</sup>，头飞似辘轳。”盖言土人能以鼻饮酒者，有头能夜飞于海食鱼，晓复归身者。然《羸虫集》中亦载老挝国人鼻饮水浆，头飞食鱼。今占城有头飞者，乃特妇人也。占城、安南、老挝，其地相接，宜有是种。若《七修类稿》载，近时中国有一人名汪海云者，亦能鼻饮头飞。此则怪事矣。因附于此，以志异焉。

又《星槎胜览》载，占城不解正朔，但看月生为初，月晦为尽，如此十次盈亏为一岁。昼夜善捶鼓，十更为法。酋长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见月则饮酒歌舞为乐。然观吴惠日记，有上元烟火之宴，则已知有节候，非但视月生晦者。惠云，夜鼓以八更为节，又与十更异矣。大抵外国虽陋，久与中华往来，渐沾王化。时异制殊，前后难以概视耳。又占城物产有所谓观音竹者，如藤，长丈八尺许，色黑如铁，每节长二三寸。此亦《胜览》所不载者。

## ●卷八 真腊

### ◎正南

真腊国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属国。其先女子为王，号曰叶柳。南有激国人名混溃者，伐叶柳。降之，因以为妻。其后天竺僧桥陈如自西域来主其国，至其酋姓刹利名质多思那者，日渐强盛。

按杭州静慈寺装罗汉像五百，以桥陈如为首，今观陈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实非所谓白日升天，降龙伏虎，有诸佛灵圣者也。今乃崇奉香火以为尊神，则其诞漫可知矣，即一陈如而其余五百之妄可知矣。佛法之不足信，不彰彰哉！

隋大业中始通中国，传至伊今那，当唐贞观初，并扶南而有之。扶南即象浦也。永徽初，益并吞诸小国。神龙以后，国分为二：其南近海，多陂泽，为水真腊；其北多山阜，号陆真腊。后复合而为一。宋政和六年，遣使来贡。宣和一年，封为真腊国王。与占城等。隆元中，其酋长大举伐占城以复仇。杀戮殆尽，俘其王以归。更立国人为王，役为属国，号占腊。领部郡九十余处：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润；曰莫良；曰八筛；曰蒲买；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赖散坑；曰八厮里。其余不能悉记。各置官属，皆以木排栅为城。地方七千余里，有战象几二十万。建炎中，以郊恩授其王金哀宾深为校检司徒，加食邑，遂为常制。元峻都元帅置省占城，常遣一虎符百户、一金牌千户同到其国，竟为拘执不返。至元真中遣使招谕，始臣服。

本朝洪武初，遣使往告谕即位。国主忽儿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贺，献方物。

六年，赐国王《大统历》并彩段等物。

二十年，复遣行人唐敬使其国，国主贡象五十九头，香六万斤。自后入贡不常。

永乐初元，遍谕海外诸蕃，告即位。遣御史尹绶往其国。绶受命自广州发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过淡水湖菩提萨州，历鲁般寺而至真腊。

按真腊有鲁般墓，在其城南门外一里许。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俗传鲁般一夜造成。然鲁般本鲁人，安得有墓在真腊？今以般仙若常存世

间，靡处不到，凡有宫殿塔桥之奇巧者，必指为般所造。不惟中国，而外夷亦然，又何妄哉！

绶既入国，备告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辞情慷慨，威信并伸。夷王畏敬承命。绶归，凡海道所经，岛屿萦回，山川险恶，地境连接，国都所见，悉绘为图以献。上大悦。

按元成帝时，遣永嘉周达观招谕真腊。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国之风俗、道里、海物、土产，作《真腊风土纪》。言：其国自称为甘孛智，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过七州洋，经交、占城，至真蒲，乃真腊境矣。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港凡数十，惟第四港可入。其余悉以沙浅故，不通巨舟。然而弥望皆修藤古木，黄沙白苇，苍卒未易辨认，故舟人以寻港为难事。自港口北行，顺水可半月，抵其属郡曰查南。又换小舟顺水可十余日，过佛村，渡淡洋，则抵其地矣。大抵航海固必用针以为向，尤必用磁石以养针。磁石出福建之佛字山，有神最灵，凡取磁石必先致祷于神。神许则往，亦不多得，否则皆顽石无用者。洪武初，上饶人许穆以明经擢政和县丞，有惠政，远近以廉能称之。三载秩满，行李萧然。或告之曰：“公既却人之赆，佛字山有磁石，盍往取焉，以供路资。”穆乃往取，未尝谒神，而触手皆磁石也。以之摄针，则衔尾而起，联牵五枚六枚而不断。凡得数十斤，持至京师。会大军将下海，求磁石为指南用甚急。遂售之，每斤易银一斤，民间至今传之。夫沧溟渺茫，非针不行，其法仿于周公之指南车，故名之为指南针。磁石之运针亦天造地设，非人力所为者。今观穆之得石助廉，亦何异也。岂神物之生，必有神灵以司之也耶！

二年，有中官往使，毕事将返。从行军逃者三人，其国王以本国三人补役从中官归朝。上曰：“中国人自遁于彼，何预乃责其偿也。且留此三人语言不通，风俗不谙，吾将焉用？况各自有家，宁弃处中国乎？”礼部给其衣食与道里费，遣之还。尚书李至刚曰：“臣意中国三人必非遁而不返，盖为彼国所诱匿之耳。则此三人亦不当遣。”上曰：“为君但推天地之心以待人，何用逆诈乎？”竟遣之。

二年，国王参烈婆毗牙遣陪臣柰职等九人入贡方物。赐纱币表里。

三年，参烈毗牙卒。命序班王孜往祭之。封其长子参烈昭平牙为王。赐彩币等物。

十九年，参烈昭平牙遣使奉金缕表文，贡驯象与诸方物。

景泰三年来贡。赐王锦二段、苧丝六疋、纱罗各四疋；王妃苧丝四疋，纱罗各三疋。筵宴差来头目，并通事总管、火长赐衣服、苧丝、绢布有差。其后朝贡不绝云。

其国城周围约二十里。石濠广二十余丈，郭内人家可一万余。城三十所，各有数千家。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当国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余座，石屋百余间，东向金桥一所，金狮子二枚列于桥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许，有铜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郁然。又北一里许则为王宫。其正室之瓦以铅为之，屋头壮观，修廊复道，突兀参差。其莅事处有金窗棂，列镜四五十面。王宫之中又有金塔，王夜则卧其上。土人皆谓塔之中有九头蛇精，乃一国之土地主也。系女身，每夜则见王，先与之同寝交媾，虽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与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见，则蕃王死期至矣。若王一夜不往，则必获灾祸。其次臣僚屋制皆用草盖，独家庙及正寝二处，许用瓦。亦随其等级为广狭之差。

（王宫官舍皆东向）男妇率拳发垂耳，性气捷劲，右手为净，左手为秽。县镇风习占城无异。交易皆妇人为之。（唐人到彼，必先纳妇者，兼利其卖买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罢。无居铺，但以蓬席铺地。亦纳官司赁地钱，小交关用米谷及唐货，次用布，大交关则用金银。颇敬唐人，呼之为佛，伏地顶礼。近亦有脱骗唐人者。其民杀唐人则偿命，唐人杀其民则罚全。无金卖身赎罪。国中有丞相、将帅、司天等官，其下各设司吏之属，但名称不同耳。大抵皆国戚为之，否则亦纳女为嫔。其出入仪从亦有等级，用金轿扛，四金伞柄者为上金轿扛，二金伞柄者次之，以渐而降。其下者止用一银伞柄而已。海岛村僻，人物丑黑，号为昆仑。至如宫人及南棚（乃府第也）妇女多有白如玉者。大抵一布经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虽国主之妻亦只如此。国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嫔婢之属闻有三五千，未尝轻出户。凡人家有女美者，必召入内供役。皆有丈夫，与民间杂处，只于凶门之前削去其发，涂以银朱及两鬓以为别。

自桥陈如教人事天神，每旦诵经咒，故易世犹重僧。生女九岁，请僧作梵法，去其童身，点其额为吉利，名曰阵毯。人家养女，父母必祝曰：“愿汝有人要，将来嫁千百个丈夫。”每岁四月内，当阵毯之家先报官司，给一巨烛刻画其间，约是夜点烛至刻画处，则为阵毯时候矣。先期择僧，亦各自有主顾。好僧皆为富室所取，馈以酒、米、布帛、槟榔、银器之类，有至一百担者。所以贫家至十一岁而始行事者，为难办此物耳。亦有舍钱与贫女阵毯者，谓之做好事，然一岁中，一僧止御一女。十岁即婚，嫁娶之家各八日不出，且昼夜燃灯不息。

文书皆以鹿鹿皮染黑，用粉磋小条子，其名为梭。画以成字，永不脱落。每用中国十月为正月，亦有燃球烟火之设。以木接续，缚成棚，可高二十余丈，装烟火爆杖于其上，遇夜则请国主出观点放，虽百里之外皆见之。爆杖大

如炮，声震一城，国主亦请奉使观焉。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则抛球。九月则压猎（聚众数阅）。五月则迎佛水。送水与国主洗身，陆地行舟。七月则烧稻。新稻已熟，迎于南门外烧之以供佛。八月则挨蓝（伎乐舞也），斗猪斗象。国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蚀皆能推算。但只闰九月。一夜分四更。

民间争讼，虽小事亦必上闻。初无笞杖之责，但闻罚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无绞斩之事，止于城西门外掘地成坑，纳罪人于内，实以土石，坚筑而罢。其次有斩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奸与赌无禁。奸妇之夫或知之，则以两柴绞奸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赀而与之，方可获免。然装局欺骗者亦有之。又有所谓天狱者。国宫对岸有石塔十二座，争讼莫辨，令各坐一塔中，其无理者必获病而出，有理者略无纤事。以此判曲直。如人家失物，盗不肯认，遂煎热油，令伸手于中，若果偷物则手腐烂，否则皮肉如故。蕃人有法如此。

人死无棺，止以一席之类，盖之以布，丧亦用旗帜鼓乐之属。抛尸僻远，有鹰犬食尽，则谓父母福报；若不食，则为有罪。今亦渐有焚者，皆唐人之遗种也。父母死，别无服制，男子则髡其发，女子则于<页>门剪发如钱以为孝。国主仍有塔葬埋。

厥土沃饶，田无畛域，随力所及而耕种之。一岁中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如夏，不识霜雪故耳。酒有四等：第一曰蜜糖酒（用药曲以蜜，水中半为之）；次曰朋牙四（树叶名也，即以为酿）；次曰包棱角（以米为之）；其下曰糖鉴酒（以糖为之）。又有茭浆酒（茭叶之浆）。羞物无禁，滨海处皆可烧。又山间有石，味胜于盐，可琢成器。妇人不能蚕桑，针线之事，仅能织木绵布。近年暹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寻常人家别无卓凳孟桶之类。作饭用瓦釜，作羹用瓦铤，以椰子壳为杓，以树叶造小碗，盛羹不漏。若府第富室及国之庆贺，器皿多用金银。地下铺虎豹鹿鹿等皮，食品用布罩。王宫内以销金缣帛为之（皆舶商所馈）。谚云：“富贵真腊。”为此故也。

其王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着朝霞吉贝，头戴金宝花冠，被珍珠缨络，足履革履，耳悬金，常服白ふ。凡出游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巨烛为一队，虽白日亦点烛。又有宫女执标枪标牌为内兵，自成一队。又有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臣僚骑象前列，其次则王之后，最后则王立于象上，手持宝剑。其四围象队甚多，又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前。观者跪地顶礼，否则为貌事者所擒。王每日两次坐衙治事。诸臣及百姓之欲见王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听内中隐隐有乐声，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须臾见二宫女纤手卷帘，而王乃仗剑立于金窗之中矣。臣僚皆合掌扣头，螺声既绝。乃许抬头，王呼上殿则跪，以两手抱膊绕王环坐。议政事毕，跪伏而去。王即转身入，二宫女复垂其帘。王坐处有狮子皮一领，乃传国之宝也。

其产：铜。金颜香乃树脂，有淡黄色者，有黑色者，劈开雪白者为佳，夹砂石为下。其气能聚众香，番人以之和香涂身。笃耨香，树如杉桧，香藏于皮，老而旨自流溢者名曰笃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笃耨。盛以瓢碎，瓢而之，亦香，名笃耨瓢香。沉香，出真腊者为上，占城次之。速暂香，出真腊者为上，伐树去木而取香者，谓之生速；树仆木腐而香存者，谓之熟速；其树木之半存者谓之暂香；黄而熟者为黄熟；通黑者为夹笺。麝香木，气似麝脐。白豆蔻，树如丝瓜，蔓衍山谷，春花夏实。象。苏木。翠羽。大风子。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略似枣。歌毕陀树，花似林禽，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庵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建同鱼，四足无鳞，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丈。浮胡鱼，八足，状如嘴蛆，如鸚鵡。其贡：象、象牙、苏木、胡椒、黄腊、犀角、乌木、黄花木、土降香、宝石、孔雀翎。其里至：东海，西蒲甘，南加希，北抵占城，达于京师。

按《吾学编》载，真腊属国有蒲甘者，而《一统志》则但谓其西至蒲甘，不言为属也。且《宋史》称崇宁五年，蒲甘遣使入贡，诏礼秩视注辇（注辇亦海中夷国名）。尚书省言：“蒲甘及国王，不可下视附庸小国。请令如交诸国礼。”从之。乃考宋时宠遇交，每在各夷之上。故真宗景德四年，交遣使黄雅成等来贡。会含元殿大宴，真宗以雅成坐远，欲升其位。访于宰相王旦，旦曰：“国家惠绥远方，优待使客，固无嫌也。”乃升雅成于尚书省五品之次。且诏拜其国王黎龙廷特进检校太尉，充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推诚顺化功臣。夫宋礼交其崇如此，而以蒲甘与匹，则蒲甘昔固不属真腊也。今蒲甘不闻通使我朝，或宋末国弱，为真腊所并，亦未可知。且宋于各夷既封为王，复加官爵，如交、占城皆然。我朝册封之外，不杂以品职，庶为得礼体。

#### ◎真腊

#### ◎暹罗

暹罗国在占城极南，自占城海道顺风十昼夜可至。其国北岸连于交。本暹与罗斛二国之地。暹古名赤土，罗斛古名婆罗刹也。暹国土瘠不宜耕种，罗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岁仰给之。隋大业初，曾遣使常骏自南海道往赤土，人遂讹传赤土为赤眉遗种云。后改曰暹，元元贞初，暹人常遣使入贡。至正间，暹降于罗斛合为一国。

按别志云，赤土疆域正与暹罗同。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距大海，地方数千里。常骏自南海郡水行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狮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



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也，观此则以赤土又为一国，与暹并壤耳。且《宋史》不载暹罗，岂已前不通中国者耶？

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闻良辅往谕之。暹罗斛国王参烈昭昆牙遂遣使入贡，进金叶表文。赐以《大统历》。

按别志又载：“永乐初，海外诸国来禀声教。良辅奉命往谕。自暹罗、爪哇以至西洋古里。”则良辅岂两使彼国耶？

七年，暹罗斛国使臣沙里拔来朝，自言本国令陪臣祭思里、侏刺悉识替入贡。去年八月，舟次乌潞，遭风坏舟，漂至海南。收获漂余贡物苏木、降香、兜罗锦来献。省臣以闻，上怪其无表状，疑为蕃商覆舟，谎言入贡，却之。后其子参烈宝毗牙立。

九年，王遣子昭禄群膺奉金叶表文，贡象及胡椒、苏木之属。上命礼部员外郎王恒、中书省宣使蔡时敏往赐之印。诏曰：“君国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鸿恩，曷能若是？华夷虽间，乐天之乐，率土皆然。若为人上能体天地好生之德，协和神人，则禄及子孙，世世无间矣。尔参烈宝毗牙思里哆哩禄自嗣王位以来，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况屡遣人称臣入贡，以方今蕃王言之，可谓盛德矣。岂不名播诸书哉！今年秋，贡象入朝。朕遣使往谕，特赐暹罗国王之印及衣一袭，尔当善抚邦民，永为多福。”恒等与昭禄群膺陛辞，赐文绮衣服并道里费。

十六年，给勘合文册，令如期朝贡。

二十年，又贡胡椒万斤，苏木十万斤。

二十八年，诏遣中使赵达、宋福等祭其故王参烈昭昆牙。赐嗣王昭禄群膺文绮四疋、罗四疋、〈毛莫〉丝布四十疋；王妃文绮四疋、罗四疋、〈毛莫〉丝布十二疋。敕谕之曰：“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俗殊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较之于今暹罗为最近迩者。使至，知尔先王已逝。王绍先王之绪，有道于家邦，臣民欢悵。兹特遣人祭已故者，庆王绍位有道。敕至，其罔戾法度，罔淫于乐，以光前烈，其敬之哉！”

永乐元年，遣使入贺即位。自是，其国止称暹罗国。

二年，遣使坤文琨表贡方物。诏内使李兴等赍敕往劳之。并赐文绮纱帛。四年，复贡方物。且乞量衡为国中式。诏赐《古今烈女传》，给与量衡。

七年，王遣使奉仪物，祭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岁，复遣坤文琨贡方物。初，南海民何八观等流移海岛，遂入暹罗，至是因其使归。上命传谕国王，遣八观等还，毋纳流移，以取罪戾。并赍王金绒、苧丝、纱罗、织锦。

八年，贡马及方物。送中国流移人还。赐敕劳之。

十年，复贡。

十三年，昭禄群膺卒。其子三赖波磨札刺的嗣位，以兵侵满刺加国。满刺加诉于朝。遣敕谕之，令与满刺加平，敕曰：“朕祇膺天命，君主华夷，体天地好生之心以为治，一视同仁，无间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职奉贡，朕心所嘉，盖非一日。比者满刺加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能继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诣阙朝贡，其事大之诚与王无异。然闻王无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两兵相斗，势必俱伤。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满刺加国王既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于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为所惑，辑睦邻国，无相侵越，并受其福，岂有穷哉。王其留意焉！”

十五年，赐王锦四疋，苧丝、纱罗各十疋；赐王妃苧丝、纱罗各六疋。

十八年，又贡。遣中官杨敏等护贡使归国，仍厚赉其王。

十九年，王遣使柰怀等六十人入贡，谢侵满刺加国之罪。赐纱币有差。

二十一年，又贡。赏赐使臣及通事总管客人蕃伴衣服、苧丝、绢布、靴、袜、履、金银、纱帽诸物有差。诏定其例，使臣人等进到物货俱免抽分，给与价钞。给赏毕日，许于会同馆开市，除书籍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并一应违禁之物不许收买，其余听贸易。二次使臣筵宴。回至广东，布政司复宴。

洪熙、宣德间，至如常期。赐王及妃，各减永乐十五年之半。正统、景泰间，贡或不常，赐复旧例。

成化十三年，主遣使群谢提素英、必美亚二人来贡方物。美亚本福建汀州士人谢文彬也。昔年因贩盐下海，为大风飘入暹罗，遂仕其国，官至岳坤。岳坤犹华言学士之类。至南京，其从子瓚相遇识之，为织殊色花样段疋贸易蕃货。事觉下吏，始吐实焉。

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国之人，皆我华无耻之士。易名窜身，窃其禄位者。盖因去中国路远，无从稽考。朝廷又惮失远人之心，故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不暇问其真伪。射利奸氓叛从外国益众，如日本之宋素卿，暹罗之谢文彬，佛郎机之火者亚三，凡此不知其几也。遂使窥视京师，不独经商细务。凡中国之盛衰，居民之丰歉，军储之虚实，与夫北虏之强弱，莫不周知以去。故诸蕃轻玩，稍有恁陵之意，皆此辈为之耳。为职方者，可不慎其讥察也哉！

十七年，遣行人姚隆（江西临川人。成化辛丑进士）往册封其王。弘治中，给事中林恒复奉使行册封礼。

刑部侍郎屠勋送林黄门诗曰：“八月星槎万里行，载将恩雨过蛮城。更

筹每用占朝晷，土色还应识地名。陆贾有才堪使粤，班生无处不登瀛。谁云此去沧溟远，飞梦时常到玉京。”

大学士杨一清赠林黄门诗曰：“百年文轨万方同，地尽暹罗古未通。封建屡崇昭代礼，揄扬兼伏使臣功。天连岛屿蛮烟静，日射沧溟瘴雨空。闻道越裳王化在，几多重译颂声中。”

正德十年，国王遣使贡方物，进金叶表文。诏译其字，无有识者，礼部以闻。太学士梁储疏曰：“据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卿沈冬魁等呈，该回回馆教习主簿王祥等呈，切照本馆专一译写回回字，凡遇海中诸国，如占城、暹罗等处进贡，来文亦附本馆带译。但各国言语土字与回回不同，审译之际，全凭通事讲说。及至降敕回赐等项，俱用回回字。今次有暹罗国王差人来京进贡金叶表文，无人识认，节次审译不便。及查得近年八百、大甸等处夷字失传，该内阁具题暂留差来头目蓝者歌在馆教习成效。合无比照蓝者歌事例，于暹罗国来夷人内选一二名在馆，并选各馆官下世业子弟数名送馆，令其教习。待有成之日，将本夷照例送回本王等因，实为便益。据此，臣等看得习译夷字，以通朝贡，系是重事。今暹罗夷字委的缺人教习，相应处置，合无着礼部行令大通事并主簿王祥等，将本国差来通晓夷字人再加审译，暂留一二在馆教习。待教有成效，奏请照便送回。庶日后审译不致差误。”上从之。

按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饰器用，靡不俱载。复取《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得其情。又凡四夷分十八所，设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等官，统诸小通事，总理贡夷降夷及归正人夷情番字文书译审奏闻。夫此即仿古象胥之制而设是官职，自国初迨正德不过百有余年，而遂失其所守，何也？且今四夷馆中有译字生、有平头巾通事、有食粮通事、有官带通事、有借职通事，以比太祖之时已数倍其员，而竟不能谙各国之来文，岂非校试之术疏，黜陟之法废，人皆食其食不事其事故耶？迄至嘉靖间，如通事胡士绅等乃交结奸夷，捏陷本管主事陈九川等以兴诏狱，则益不可言矣。兹欲肃其官常，使无素餐旷职，使毋诈上行私。以复太祖建官之盛典，谓非大宗伯之所当加意者哉！

嘉靖元年，暹罗及占城等夷各海船番货至广东，未行报税。市泊司太监牛荣与家人蒋义山、黄麟等私收买苏木、胡椒并乳香、白腊等货，装至南京。又匿税盘出，送官南京。刑部尚书赵鉴等，拟问蒋义山等违禁私贩番货例，该入官苏木共三十九万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银三万余两。解内府收贮公用，牛荣寅缘内铛。得旨，这贩卖商货给主。刑部尚

书林俊复疏，谓：“查得见行条例，通番下海买卖劫掠有正犯处死，全家边卫充军之条。买苏木、胡椒千斤以上边卫充军货物入官之条。所以严华夷之辩，谨祸乱之萌。今蒋义山等倚恃威权，多买番货，天幸匿税事发，将牛荣等参奏。陛下方俞正法之请，寻启用幸之门，忽又有旨给主，明主爱一颦一笑敝裤以待有功者。今三万余两之物果一敝裤比，给还罪人果赐有功比，皆臣等之所未喻也。伏望大奋乾刚，立断是狱，将代为营救并请讨之人下之法司，明正其罪。”上乃诏赃物照旧入官。

按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市舶初设，在太仓黄渡，寻以近京师，改设于福建、浙江、广东。七年，罢未几，复设。盖北夷有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无有之货，收徵税之利，灭戍守之费。且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也。然夷货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将重价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后牙人以货报官，且为之提督，如牛荣辈者复从而收腊之，则其所存以为官市者又几何哉！今提督虽革而接引积蠹莫之能去，盖多势豪为主，久握其利。海道副使或行严缉，是非蜂起，是以难刷其敝。近年浙、福之间都御史朱纨励禁接引，以致激生倭寇。然则市舶之当开与否，岂不有明鉴哉！

三十二年，国王遣使坤隋离等贡白象及方物。白象已毙，遣象牙一枝，长八尺。牙首镶金石榴子十颗，中镶珍珠十颗，宝石四颗，尾置金刚锥一根，又金盒内贮白象尾为证。

三十七年，又贡方物。视旧颇不同。迄今贡使不绝。

其国山形如白石峭砺，周千里。外山崎岖，内岭深邃。田平而沃，稼穡丰熟，气候常热。风俗劲悍，专尚豪强。侵掠邻境，削槟榔木为标枪，水牛皮为牌，药镞等器，惯习水战。王宫壮丽，民楼居。其楼密联槟榔片，藤系之，甚固。籍以藤席，竹簟，寝处于中。王白布缠首，腰束嵌丝蛻加绵绮，跨象或乘肩舆。男女椎髻，白布缠头，穿长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谋议，刑法轻重，钱谷出入，凡大小事悉决于妇人。其志量在男子，其男一听苟合无序。遇中国男子甚爱之，必置酒饮，待欢歌留宿。男阳嵌珠玉，富贵者范金盛珠，行有声。婚则群僧迎送，婿至女家，僧取女红贴男额称利市。妇人多为尼姑道士，能诵经持斋，服色似略中国，亦造庵观。能重丧礼，人死气绝，必用水银灌养其尸，而后择高阜之地，设佛事葬之。酿秫为酒，煮海为盐，以海贝代钱，每一万个准中统钞二十贯。

货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绢、色缎、金、银、铜、铁、水银、烧珠、雨伞之属。其产：罗斛香（味极清远，亚于沉香）、大风子油、苏木（其贱

如薪)、犀、象、犀角、象牙、翠毛、黄蜡、花锡。其贡：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龟筒、六足龟、宝石、珊瑚、金戒指、片脑、米脑、糠脑、脑油、脑柴、檀香、安息香、黄熟香、降真香、罗斛香、乳香、树香、木香、乌香、丁香、阿魏、蔷薇水、丁皮、琬石、柴梗、藤竭、藤黄、硫黄、没药、乌爹泥、肉豆蔻、白豆蔻、胡椒、荜拨、苏木、乌木、大枫子、布、油红布、白缠头布、红撒哈刺布、红地纹节智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乍莲花布、乌边葱白暗花布、细棋子花布、织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织花红丝打布、织杂丝打布、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红花丝手巾、织人象杂色红花文丝缦。

其里至：占城之极南，其道由广东占城七昼夜至其国。

按《禹贡》曰：“岛夷卉服。”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盖民生不可裸形而立，则衣服之需日用急焉。故先王制贡不贵珠玉而贵布帛。若是我朝四夷所献，如朝鲜之苧布，哈密之纛布，交之白绢，皆重服用也。然暹罗海岛异俗，而能谙于织作，丝之贡数品，布之贡十有三品，如此可谓知所重矣。今天下惟浙东诸郡颇能尽力蚕桑，其他各省多不识缫茧。江淮虽多绵花，而不事纺织，是何异于暹俗之勤敏哉！

◎真腊

○满刺加

满刺加国，古哥罗富沙也。在占城极南，自爪哇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其国濒海，山孤人少。汉时尝通中国，受羁属于暹罗。每岁输金四十两为税，故未尝称国。

本朝永乐三年，其王西利八儿速刺遣使奉金叶表文朝贡。赐王彩缎裘衣。

七年，命中官郑和等持诏封为满刺加国王。赐银印、冠带、袍服。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之西山，定疆域界，俾暹罗不得侵扰。上悉从之。诏封西山为镇国山。赐以御制碑文，勒石其上。上以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其诏。偶落一字，义奏曰：“敬畏之极，辙复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纸难得，姑注其旁可也。”义曰：“示信远人，岂以是惜！”上深然之。复授以笺，更书之。

九年，嗣王拜里苏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贡广州，驿闻。上念其轻去乡土，跋涉海道而至，遣中官海寿、礼部郎中黄裳等往宴劳之。复命有司供张会同馆。既至，奉表入见。并献方物。上御奉天门宴劳之。别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禄寺日给牲牢上尊，命礼部赐王锦绣龙衣二袭、麒麟衣一袭及金银器皿帔幔褙褥；赐王妃及其子侄陪臣兼从文绮纱罗裘衣有差。出就会同馆复宴。既而王辞归，饯于奉天门，别饯王妃陪臣等。赐敕劳王曰：“王涉海数

万里至京，坦然无虞者，盖王之忠诚，神明所佑也。朕与王相见甚欢，固当且留，但国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气尚寒，顺风帆去，实为厥时。王途中善饮食善调护，副朕眷念之怀。”赐王金镶玉带、仪仗、鞍马、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赐妃冠服、白金二百两；赐王子侄冠带并陪臣等各赏赉宥差。复命礼部钱于龙江驿，仍赐宴于龙潭驿。

十一年，王遣人至爪哇国索旧港地。谓请于中国，已许之矣。上诏爪哇勿听。

十二年，王母来朝，宴赐如待王妃。

十七年，国王亦思罕答儿沙嗣立。复率妻子入朝。后暹罗国欲举兵攻之，遣使来告。上诏暹罗与平。

二十年，其子西哩麻哈刺以父新歿，率其妃及陪臣至阙朝贡。

宣德九年，复至。

景泰中，王子无答佛哪沙请封。遣兵科给事中王晖往封之。

天顺三年，王卒。其子苏丹茫速沙袭爵。

成化十四年，嗣王复请封。上命礼科给事中林荣为正使，行人黄乾亨为副使往封之。竣事而还。舟抵洋屿遭风，并溺于海上。愍之，遣官谕祭。荣赠某官，乾亨赠司副。各录一子入胄监。乾亨子后登第，即南畿提学御史如金也。

按乾亨之曾祖名寿生，永乐中为检讨。祖子嘉以孝行，起知束鹿县。父深，景泰中拜监察御史。又寿生，永乐戊子应天发解，其年县庠杨慈亦在本省发解，时称同科两元，为一邑之盛。至乾亨复中成化甲午第一，时称祖孙两元，为一门之盛。盖四世甲科二榜首一监察，其荣遇真罕俦者。然《八闽志》载寿生敦行义，勤问学，经史百氏多所贯通。尤邃《诗经》，一时从游之士多取高第，为时闻人。而莆之业是经者，寿生实其初祖，则乾亨之家学渊源亦不诬也。其乾亨衔命，而蒙难殒其身，以昌其子。岂非天之报其世德也哉！

又按航海之役，本亦危道。观陈侃《琉球》一录，几覆者再。若人有后录，天必相之。如宋刘崇之为侍郎使金，渡黄河，先一夜河口舟人梦岸上军马数百，有神人大呼曰：“明日有刘侍郎渡河，见奉岳府指挥令我拥护，尔等须用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涨，中流失楫，舟人仓里无措。其舟自风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水中若有数十人操舟而行者。（崇之为儿时，书斋文籍为鼠啮，戏书一判示土地云：“尔不职，杖一百，押出斋门。”是夜其师梦老人曰：“某实不职，烦一言于侍郎免断。”次日，其师以告。崇之遂毁其判。夜又梦老人曰：“谢教授救解，有少白金为谢。”次早于书几上得银一片。大以为异。后崇之果为侍郎。）此与天妃之相陈侃，若一揆耳。因是知人之出处

生死，自有定数，非人所为。常闻黄门传凯（南安人）奉使海蕃。祷梦于九鲤之神，梦中神语曰：“青草流沙六六湾。”及觉，莫测其何指也。既至蕃国，宴间，其王请曰：“有一联句，求天使对之。曰‘黄河濯水三三曲’。”盖黄河九曲，彼以能知我地里相夸也。凯忽忆梦语，即应曰：“青草流沙六六湾。”王起拜谢，相待益恭。盖彼处有青草渡三十六湾，以使臣亦能识其地里故耳。夫此未来之对语，鬼神预知，岂不有数存焉。而况人之生死乎！凡我乘槎之士，幸则为刘崇之、陈侃而不跃跃以喜，不幸则为林荣、黄乾亨而不戚戚以惧。亦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而已。

后国王复遣使进火鸡。至今通贡不绝。

按火鸡躯大如鹤，羽毛杂生，好食火炭。驾部员外张汝弼亲试喂之。其国旧名五屿，东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卤，田瘠少收。内有山泉流为溪，于中淘沙取锡。煎成块曰斗锡，每块重官秤一斤四两。及织芭蕉心簟，惟以斗锡通市，无他产。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椎髻，身肤黑漆，间有白者，唐人种也。俗尚淳厚。民淘锡、网鱼为业。屋如楼阁而不铺板，但用木高低层布连床就榻。箕踞而坐，饮食厨厕俱在上。

货用青白磁器、五色烧珠、色绢、金银之属。其山曰：镇国。其产曰：锡、布、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黄、玳瑁。其贡：番小厮、犀角、象牙、玳瑁、鹤顶、鸚鵡、黑熊、黑猿、白鹿、锁袱（哈烈亦产。一名梭服，鸟毳为之，纹如纨绮）、金母鹤顶、金厢戒指、撒哈刺、白芯布、姜黄布、撒都细布、西洋布、花幔、片脑、梔子花、蔷薇露、沉香、乳香、黄速香、金银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乌木、苏木、大风子、番锡、番盐。其道由广东。

按别志云：“满刺加国海旁之人，亦能刳木为舟以取鱼。然海中有所谓龟龙者，高四尺，四足，身负鳞甲，露长牙，遇人即啣啣即死。渔人甚畏其害。又山有黑虎，视虎差小，能变人形，白昼群入于市，人有觉其为虎者乃擒杀之。予尝闻牛哀化虎，博杀其兄；涪民变虎，夜食其豕。未闻以虎化人者。兽之化人，如鹿之为黄衣郎，豕之为乌将军，猿之为袁公，狐之为阿紫，皆年久成精。而今随常可变，亦甚异哉。（其国自奉正朔后，不属暹罗）

◎南蛮

◎爪哇

爪哇国，古诃陵也。一曰婆，在真腊之南，滨海；一云在海中，自占城起程，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其国。其属夷有苏吉丹、打板、纲底勿数种。旧传鬼子魔天与一罔象青面红身赤发相合，凡生子百余，常食啖人血肉，佛书所云鬼国，即此地也。其被啖几尽，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众称异之，遂为国王。即领余众驱逐罔象而除其害，自是生齿安业。至今其国之遗文，载此事已

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当在汉时。

国中以木为城。有文字，知星历。国王以其子三人为副王。官有落佶连四人，共治国事。如中国宰相，五月俸，随时量给土产诸物。次有文吏三百余员，目为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员。唐贞观末，尝遣使入贡。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贡，后绝。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罗茶遣使来朝贡。云中国有真主，本国乃修朝贡之礼。使还，赐金币甚厚，仍赐良马戎具以从其请。大观三年，遣使入贡。诏礼之如交。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婆国王怀远军节度琳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使持节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婆国王。绍兴二年，复加食邑实封。

其地名苏鲁马者，为商舶所聚，米粮货物甚众。猢猻数百成群。唐时，有一人家五百余口，男妇凶恶。忽日一僧至其家，与论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巽之，俱化为猿猴，止留一老妪不化，今旧宅尚存。土人及商者常设饮食槟榔花果肉类以祭之，不然，则祸甚验也。

其村有杜板者，在海滩，有水一泓，甘淡可饮，称为圣水。元世祖尝举兵伐其国，不克。后遣将史弼、高兴征之，数月不下。舟中乏水，粮尽，二将拜天况曰：“奉天伐蛮，若天与我水即生，不与则死。”遂插枪咸苦海中，其泉随枪涌起。水味甘甜，众军汲而饮之。乃令曰：“天赐助我，可力战也。”兵威由是大振，啖声奋击，番兵百万余众悉败走。乘胜长驱，生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称中国能食人也。遂获酋长以归，既服罪，寻放还，仍封为爪哇国王。

其港口入北马头曰新村。居民环接，编茭樟叶覆屋，铺店连行，为市买卖。其地富饶，珍珠、金银、鸦鹛石、猫睛、青红车渠、玛瑙、豆蔻、草{廿发}子、花木香、青盐无所不有。盖通商旅最众也。

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吴用、颜宗鲁赐其国玺书，书曰：“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以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报王知之。使者已行，闻王国人只某丁前奉使于元，还至福建而元亡，因来居京师。朕念其久离爪哇，必深怀念，今复遣人送还。颁去《大统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其勉图之弗怠。”

三年，其主昔里八达遣使朝贡。纳前元所授宣敕二道，诏封为国王。

九年，封三佛齐国。其王八达那巴那务怒朝廷待三佛齐与之埒，使臣过其境，邀杀之。

十三年，复遣其臣阿烈彝列时奉金叶表文，贡黑奴三百人。俟命月余，俾归，因诏谕其王曰：“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



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按驭之道，远迩无间。尔邦僻居海岛，顷尝遣使中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朕皆推诚以礼待焉。前者，三佛齐国王遣使奉表来请印绶，朕嘉其慕义，遣使赐之，所以怀柔远人。尔奈何设为奸计，诱使者而杀害之？岂尔恃险远，故敢肆侮如是欤？今使者来，本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之恋，夷夏则一，朕惟此心特命归国。尔国王当省己自修，端秉诚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国，则可以守富贵。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将何及！”

三十年，上以爪哇所属三佛齐国挟诈，阻绝商旅。礼部移文暹罗转达其国谕之。后其国分为东西。

永乐元年，西王都马板遣使奉表贺即位。贡五色鹦鹉、孔雀。福建参议辛彦博伴押至京。赐其王袭衣文绮。

二年，东王孛令达哈亦遣使朝贡。且奏请印章。命铸涂金银印赐之。复赐东西二王苧丝、纱罗、帐幔、手巾、羊酒、器皿。王妃苧丝、纱罗、手巾等物。

三年，遣行人谭胜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胜受者，广东南海人。洪武癸酉乡贡进士，为临桂县丞，以政最召为监察御史。俄降行人。初南海梁道明贸易于爪哇国，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指挥孙铉使海南诸蕃，遇道明子及二奴，挟与俱归。闻于朝，乃遣胜受同千户杨信赍敕招往之。道明属其副施进卿代领其众，自随胜受偕郑伯可寄来朝贡方物。赐道明等袭衣并文绮、缯帛甚盛。上以胜受奉使称旨，擢浙江按察使。是年，西王复贡。其旁近三小国各遣使同至朝贡。俱赐文绮袭衣（三国：牒里、日罗治、金猫里）。

四年，西王贡珍珠、珊瑚、空青等物。东王亦贡马。既而西王与东王相战，遂杀东王。时我使人舟过东王城，被西王杀我百七十人。西王遣使言东王不当立，已击灭之矣。降诏切责。

五年，西王都马板上表请罪。愿偿黄金六万两，复立东王之子。从之。

六年，西王都马板献黄金一万两谢罪。礼部臣言其欠偿金五万两，下使者法司治之，上曰：“远人欲其畏罪则已，岂利其金耶！且既能知过，所负金悉免之。”仍遣使赍敕谕意，赐钞币而还。

八年，西王贡马及方物。

十一年，西王又贡。使还。敕曰：“前内官吴宾等还言，王恭事朝廷，礼待敕使，有加无替。比闻王以满刺加国索旧港之地而怀疑惧。朕推诚待人，若果许之，必有敕谕。今既无朝廷敕书，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听之。今赐王文绮、纱罗至可领也。”

十三年，西王都马板更名杨惟西沙，遣使谢恩。

十六年，西王遣使献白鹦鹉。

十九年，又贡。而东王久不至，盖为其并不复果立矣。西王自宣德后，亦久不至。

正统三年，复遣使贡。赐王苧丝十疋，纱罗各三疋，妃苧丝六疋，纱罗各二疋。以后回赐不为例。

八年，令其国三年一贡。

景泰三年，西王遣使求讨伞盖、蟒龙衣服。诏各给其一。

四年，复贡方物。宴犒其使，赏赐织金素罗衣服靴袜。通事头目人等女使并女头目俱同。又命赍彩币，赐王及妃。自后不常至，间或朝献云。

其国四乡。初至杜板，仅千家。二酋主之，皆广东漳泉人。流寓最久。又东行半日至厮村，中国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广东人。番舶至此互市。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余里，至苏鲁马。亦有千余家，半中国人。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长尾猿数万。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陆行半日，至王所居。仅二三百家，总领七八人。王宫砖墉，墉高余三丈，方三十余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席，跏趺而坐。民居茅茨砖库，坐卧于内。刑无鞭朴，罪不问轻重，藤击刃杀之。市用中国古钱。衡量倍于中国。

国人大抵三种：西番贾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洁。中国流寓者，尚回回教，持斋受戒，曰唐人。土人颜色黝黑，坐卧无椅榻，饮食无匙箸，啖蛇蚁虫蚓，与犬同寝食，不为秽也。其婚姻无媒妁，惟纳黄金于女家。男造女家后五日迎归，金鼓刀盾前后甚都。妇被发跣足，紫嵌丝，戴被金珠，彩饰宝妆。其国地广人稠，甲兵火銃，为东洋诸番之雄。其俗尚气好斗。生子一岁便以匕首佩之，刀极精巧，名曰不刺头，以金银象牙雕琢为靶。凡男子，老幼贫富皆佩于腰间，若有争詈，即拔刃相刺。盖杀人逃三日而出，即无事矣。男子獠头裸身，赤脚，腰围单布手巾。能饮酗酒，重财轻命。妇人亦然，惟项金珠，联纫带之，两耳塞茭樟叶圈于窍中。有病不服药，但祷神求佛。其丧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辈相对而誓曰：“死则同往。”监殡之日，妻妾奴婢皆满头簪草花，披五色手巾，随尸至海边或野地，畀尸于沙地，俾众犬食尽为好。如食不尽，则悲歌号泣，堆柴于旁，众妇坐其上，良久乃纵火烧柴而去死，盖殉葬之礼也。其王椎髻，戴金铃，衣锦袍，蹑革履，坐方床。官吏日谒，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乘牛，或腰舆。壮士五七百人执兵器以从。国人见王皆坐，俟其过方起。不设刑禁，犯罪者随轻重出黄金以赎。惟寇盗则置诸死。剪银叶为钱博易。室宇壮丽，饰以金碧。饮食丰洁。土不产茶，其酒出于椰子及虾柔丹树，或以桃榔槟榔酿成，亦甚香美。其田膏腴，地乎衍，谷米富饶，倍于他国。民不为

盗，道不拾遗。人有名而无姓。五月游江，十月游山，或乘山马，或乘软兜。乐有横笛、鼓板，亦能舞。谚云“太平婆”者，此也。

其山川：曰保老岸山（在苏吉丹国。凡番舶未到，先见此山。顶耸五峰，时有云覆其上）；曰鸚鵡山（产鸚鵡）；曰八节涧（乃爪哇咽喉，必争地。元史弼尝会兵于此）。其产：金、银、珍珠（番名没爹虾罗）、犀角（番名低蜜）、象牙（番名象罗）、玳瑁、沉香、茴香、青监（不假煎煮，日晒而成）、檀香（树与叶似荔枝）、龙脑香、丁香（番名香为昆炖卢林）、萆澄茄（其藤蔓衍，春花夏实。花白而实黑）、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槟榔、胡椒（树如葡萄。以竹木为棚架，三月花，四月实，五月收采晒干）、硫黄、红花、苏木、桫欏木、吉贝、绞布（有绣丝纹、杂色丝纹）、装剑、藤篾、白鸚鵡（能驯言语歌曲）、孔雀、倒挂鸟（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间闻好香则收而藏之羽翼间，夜则张尾翼而倒挂以放香）、猴（国中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声即出，或投以果则二大猴先至。士人谓之猴王、猴夫人，食毕。群猴食其余）。

其贡：胡椒、萆菱、苏木、黄腊、乌爹泥、金刚子、乌木、番红土、蔷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龙脑、血竭、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芦荟、没药、大枫子、丁皮、番木鳖子、闷虫药、碗石、萆澄茄、乌香、宝石、珍珠、锡、西洋铁枪、摺铁刀、苾布、红油布、孔雀、火鸡、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鹤顶、犀角、象牙、龟筒、黄熟香、安息香。其入贡三年一期（正统八年定）。后无恒。

其里至：东古女人国，西为三佛齐国，南古大食国，北占城国，达于京师。

### ◎三佛齐

三佛齐，前代至洪武间为国。今为旧港宣慰司地，古干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真腊、爪哇之间。

泉州僧本称说，其表兄为海贾，欲往三佛齐，法当南行二日而东。否则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时遇风迅，船驶既二日半，意其当转而东，即回舵，然已无及，遂落焦土，一舟尽溺。此人独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一岛畔，度其必死。舍木登岸，行数十步，得一小径，路甚光洁，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妇人至，举体无片缕，言语啁札，不可晓。见外人，甚喜。携手与归石室中。至夜与共寝。天明，举大石塞其外，妇人独出，至日脯时归，必赍异至。其味珍甚佳，世所无者。留稍久，始听自便。如是七八年，生三子。一日总步至海际，适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风误至者，乃旧相识，急登之。妇人奔走，号呼恋恋，度不可回，即归取三子对此人裂杀之。其岛甚大，然但有此一

妇人耳。

为国时所管十五州。又有旁近属国曰单马令、凌牙斯、蓬丰、登牙依、细兰诸种。国主号曰詹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监元年入贡，后绝。唐天初，复通中国。宋建隆以后，遣使入贡。淳化三年，广州上言，其使蒲押院黎前年来贡归道，闻本国为婆（即爪哇。）所侵，驻南海一年，今春欲归。至占城风信不利，复还。乞诏谕本国。从之。熙宁十年，使其臣保顺慕化大将军入见，以金莲花贮珍珠龙脑来献。元丰中，使至者再。

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赵述使其国。

四年，述还。国主马哈刺札八刺卜遣使奉金字表文随述贡方物。贺即位。赐《大统历》并诸文绮。

六年，复遣使贺正旦，贡方物。

八年，朝使招谕拂国，归历其地，遣使随入贡。

九年国主卒。嗣子麻那者巫里表乞绍封，且请国印绶。上遣使赍诏册封，赐印用驼纽，银质，涂以金。诏曰：“朕自混一区宇，常遣使招谕诸番。尔三佛齐国王即称臣入贡，于兹有年。今秋使者赍表至，知王薨逝，尔麻那者巫里以嫡子当嗣王位，不敢擅立，请奉于朝，可谓贤矣。朕嘉其诚，是用遣使赐以三佛齐国王之印。尔当善抚邦民，永为多福。”

十年，诏赐王及使臣织金、彩缎、纱罗、靴袜有差。

三佛齐本臣属于爪哇者。本朝开国之初，海外诸番通使不绝，商旅便之。自胡惟庸谋乱，三佛齐因而遣间谍给我使臣羁留于境。爪哇国王闻知其事，戒三佛齐，令其礼送还朝。自后诸国道路不通，商旅阻绝。上欲遣使谕爪哇国，恐三佛齐中途阻之。命礼部移咨暹罗国王转达爪哇曰：“自有天地以来，即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国四夷之礼，自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皆修臣职。惟三佛齐梗我声教。夫智者忧未然，勇者能从义。彼三佛齐以蕞尔之国而行奸于中国之中，可谓不畏祸者矣。尔暹罗国王犹守臣职，我皇上眷爱如此。可转达爪哇，俾以大义告于三佛齐。三佛齐系爪哇统属，其言必信。或能改过从善，则与诸国咸礼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其后爪哇并三佛齐，废其国。其地有旧港，商舶所聚。爪哇置小酋以司市易。南海商人梁道明弃乡里来居，积岁聚众，为之酋长。

永乐三年，遣行人谭胜受招之还（详具爪哇传中）。

按梁道明、王直并入海为商者。道明其终归于首丘。王直其终徇于藁街，人其可不知顺逆以择祸福也哉！

五年，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

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整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诸番闻之，皆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浩、冠带、文绮。

二十一年，进卿子济孙复遣彦诚奏父卒。请封，并言印为火所毁，请复给。命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裘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自是比诸番国，朝贡不绝。

其国在海中，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商旅过不入，辄出船合战，故诸国之商舶辐辏。累甃为城，人民散处城外。水多地少，部领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周匝皆仆从住宿。其余民庶皆于水架木筏，盖屋而居。覆以椰叶，以木椿拴阑，或水长则筏浮起，不能没也；或欲别居，起椿去之，连屋移徙，不劳财力。四时之气多热少寒，冬无霜雪，土沃倍于他壤。古云“一年种谷，三年生金”，言其米谷盛而多贸金也。民故富饶，俗器好淫。男女推髻，穿青绵布衫，用香油涂身。以金银贸易。货用烧五色珠、青白磁器、铜鼎、五色布、绢、色缎、大小磁瓮、铜钱之属。民习水陆战，临敌敢死，服药，兵刃不能伤击。兵随时征发，立酋长统率之。自备兵粮，平时亦不输征税。凡文字用梵书，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表章用焉。三佛齐本南蛮别种，初隶爪哇，有地十五州。东距爪哇，西距满刺加，南距大山，西北滨海。

其产：金、银、水晶、珠、琉璃、犀、象、象牙、安息香（树脂，其形色类核桃穰，不宜于烧，然能发众香，故人取以和香）、龙脑香、檀香、乌桶木（单马令国出。树似上桐，可为器）、猫睛石（细兰国出。莹洁明透，如猫眼睛）、沉香、乳香（树如榕，以刀斫之，液溢于外，凝结而成。其为品十，有其名滴乳瓶乳袋者黑榻缠未之别）、蔷薇水（即蔷薇花上露。花与中国蔷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水以浸代露，故伪者多，以琉璃瓶试之，翻摇数四，其泡周上下者为真）、万岁枣、木香（树类丝瓜，冬取根晒干）、扁桃、婆律香、薰陆香、芦荟（草属，状如蜃尾，采之以玉器捣研成膏，名曰芦荟）、栀子花（色浅紫，香清越。其花稀有之，土人采之曝乾，藏琉璃瓶中）、没石子（树如樟，开花结实。如中国茅栗）、苏合油（以浓而无滓者为上）、膻肭脐（兽形如狐，脚高如犬，走如飞。取其肾以渍油，名曰膻肭脐）、阿魏（树不甚高，土人纳竹筒于树梢，脂满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时系羊树下，自远射之，脂之毒着于羊，羊毙即为魏）、珊瑚（生海中最深处。初生色白，渐长变黄，以丝绳系五爪铁猫儿，用黑铅为坠，掷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软腻，见风则乾硬，变红色者为贵，若失时不取，则蠹败）、没药（树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时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

，脂流于坎，旬余取之）、血竭（树略同没药，采亦如之。自乳香以下诸物多大食诸番出而萃于三佛齐国）、又产鹤顶、火鸡、神鹿，鹤顶鸟大于鸭，脑骨厚寸余，外黄内赤，鲜丽可爱。火鸡大于鹤，颈足亦似鹤，软红冠，锐嘴，毛如青羊色，爪甚利，伤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尺，短毛喙，啼三合。

其贡：黑熊、火鸡、孔雀、五色鹦鹉、诸香、兜罗锦被、布、白獭、龟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脑。

其里至：占城国南五日。其入贡自广东达于京师。

### ◎ ㄣ 孛泥

ㄣ 孛泥国在西南大海中。所统十四州，前代属爪哇，不通中国。宋太平兴国中，国主向打始因商人蒲卢歇遣使入贡。元丰中，国主锡里麻喏遣使又至。自后久绝。

本朝洪武三年，命监察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秩，乌程人）持诏往谕。至其国，国主马合漠沙倨傲无礼。秩令译言曰：“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ㄣ 孛泥以弹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国主大悟，举手加额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君父，安敢云抗？”秩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为臣子柰何不敬？”亟撤去座，更设芟几，置诏书其上，命国主帅官属列拜于庭。秩奉诏立宣之，王俯伏以听，因曰：“近者苏禄来侵，子女玉帛尽为所掠。必俟三年后，国事稍舒，当造舟入贡。”秩曰：“皇帝登大宝已有年矣，四夷之国，东则日本、高丽，南则交、占城、婆，西则吐蕃，北则蒙古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谓三年？”国主曰：“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故将迟迟尔，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国主曰：“容与相臣图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来曰：“使者之言良是，请以五月五日成行。”爪哇有人问国主曰：“苏禄来攻，王帅师却之。今闻归诚中国，无我婆矣。”国主惑之。秩复走见国主，国主辞以疾。秩大言谓宗恕曰：“尔谓婆非中国臣耶？婆尚称臣，于尔国乎何有？使者还朝，天兵旦夕至，虽欲噬脐，悔何及乎？”宗恕悚然曰：“敬闻命矣。”入白国主。大会其属，共议遣亦思麻逸等入朝。更以金佩刀、吉贝布为赠。秩毅然辞之。国主顾近诗曰：“中国使者廉洁乃如是耶？婆来人讨索每无厌，况强之而不受耶？”秩以涉海万里，不可无纪。仍与敬之各赋一诗。国主大悦，书于板悬之。既别，舟行至海口，国主又惑。左右言令人与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尔等必不还矣。”秩恐国主不安，复走其所，反覆譬晓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释然矣。”王举酒酹地祝曰：“愿天使早还中国，愿区区微介亦早归敝邦。”于是亦思麻逸随

秩等至朝见。奉上金表，皇太子银笺，各献方物。赐宴于会同馆。已而遣归，宠赉其王甚厚。

八年，诏<sub>レ</sub> 享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

永乐三年，诏遣使封其国主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符诰命。

六年，王率其妻子家属陪臣来朝。泊福州港，守臣以闻。上念王距中国数万里，远涉鲸波而至。遣中使偕礼部官往迎劳之，所过诸郡皆设宴。既至，王奉表入见。并上东宫笺，各献方物，妃亦上中宫笺，献珍物。上享王于奉天门，别宴妃及王弟王子陪臣他所。复命供张会同馆，日给牲牢。上尊赐王金绣龙金麒麟等裘衣，金玉装带仪杖鞍马。入赐妃与王子冠服，下逮陪臣<sub>レ</sub> 兼从文绮纱罗裘衣。出就会同馆复赐宴焉。王卒于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谥为恭顺，赐葬南京城南石子冈以西。南蛮人隶藉中国者守之，树碑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复令其子遐旺袭封。遣行人内官护送归国。濒行，赐宴奉天门。别宴王母陪臣等。赐金百两、银三千两，凡馆中帟幔<sub>レ</sub> 褥器皿悉撤以赠。复命礼部宴饯于龙江驿，又宴龙潭驿。初，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土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封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其子遐旺以为请。六年，诏封其山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刻石于上。

十二年，洪熙元年，皆来朝贡。今亦罕至矣。

其地炎热，多风雨。无城郭，树木栅以为固。或曰以板为城。王所居屋覆以贝多叶，民舍覆以草。王坐绳床，出即大布单坐其上，众舁之。名曰玩囊。战斗者持刀披甲，甲以铜铸，状若大筒，穿之于身，护其腹背。其国邻底门国。有药树，取其根煎为膏，服之及入其体，兵刀所伤皆不死。厥丧葬亦有棺敛，以竹为辇车，载弃山中。二月始耕，则祀之。逾七年，则不复祀。婚聘之资先以椰子酒，次槟榔，又次以指环。然后以吉贝布或量出金银成其礼。国人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取树实为浆，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饥。沥浆为酒。凡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无器皿，以竹编具多叶为器，盛饮，食讫弃之。厥习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系腰，花锦为衫。王之服色略仿中国。基宇弘敞，原田获利，煮海为盐，酿秫为酒。爱敬中国人，每见中国人醉者，则扶之以归。番书无笔札，以刀刻贝多叶行之。事佛甚严，五月十三日国人竞作佛事。

其山：长宁镇国。其产：片脑（树如移桧，取者必斋沐而往。其咸片似梅花者为上，其次有金脚、速脑、米脑、苍脑、札聚脑。又一种如油，名脑油）、檀香、象牙、吉贝布、玳瑁、鹤顶、巴尾树、贝多叶、加蒙树（二树心可为酒）、椰子、槟榔、纸（纸类木皮而薄，莹滑色微绿。宋时入贡，以书表）。厥贡：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绦环、龙脑、牛脑、梅花脑、降香、沉速

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黄蜡、犀角、玳瑁、龟筒、螺壳、鹤顶、熊皮、孔雀、倒挂鸟、五色鹦鹉、黑小厮、金银八宝器。厥贡单日用银。

其里至：婆（四十五日）、三佛齐（四十日）、占城（三十日）。其朝贡自广东达于京师。

### ◎琐里古里

琐里国又曰西洋琐里国；古里国又曰西洋古里国。或为二国，或为四国。《会典》诸书所载各异，皆西海诸番之会。自广州舶船往诸番，出虎头门，如入大洋，分东西三路。东洋差近，周岁可回。西洋差远，两岁一回。宋于中路置巡海水师营垒。其国与伽蓝洲狮子国相邻，或云南距柯枝，西濒海。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前代不通中国。

本朝洪武三年，遣使持诏谕西洋诸番曰：“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近者元君妥欢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杰割据郡县，十去八九。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暴乱，天下军民尊朕为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今特遣将巡行北边，始知元君已歿。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臣民咸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既而遣前行人闻良辅往谕西洋诸番。于是古里国主遣使来贡，进金叶表文。上以其国涉海道远，赐赉甚厚。

五年，琐里国主卜纳的亦遣使贡，奉金字表文，并图其土地山川以献。上赐国主《大统历》及织金、彩缎、纱罗各四疋，赐使臣彩缎、纱罗各二疋。

七年，上因暹罗番商诈贡，诏中书礼部曰：“古者中国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方远国则每世一朝，其所贡方物不过表诚敬而已。高丽稍近中国，颇有文物礼乐，与他番异，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礼。彼若就每世一见，亦从其意。其他远国如占城、暹罗、西洋琐里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烦，劳费甚大，朕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频贡。其移文使诸国知之。”永乐元年，二国各遣使贡马。诏许其附载胡椒等物皆免税。命有司造舰船二百五十艘，备使西洋。

三年，古里又遣使朝贡。诏封古里国王给印诰。

五年，复来贡。

七年，遣中官郑和偕行人通西南夷，封海神宋灵惠夫人林氏为“护国庇民普济天妃”，建祠于京师仪凤门。

按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预知祸福，在室三十年。宋元间，遂有显应，立祠于州里。至元中，显圣于海，保护海运。万户马合法



忽鲁循等奏立庙。号天妃，赐祭太牢。洪武初，海运风作，漂泊粮米数百万石于落汊祭（落汊祭言水往不可回处）。万众号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则风回舟转，遂济直沽。后又封“昭应德正灵应孚济圣妃娘娘”之号。自后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庙，故今在处有之也。永乐中，杭州百户郭保海运遭风，一旦昼如夕者，似三日夜矣。舟人泣叫天妃，许以立庙，顷刻遂见天日。成化间，杭州给事中陈询钦命往日本国。至大洋风雨大作，舟将覆矣。陈祷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远见二红灯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忽有灯至舟上，有渔舟数只飘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语曰：“吾辈为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几日至广东也。但多蛇难行，今与尔盒药敷足，则无害矣。”已而果然。复入京，领敕又行。下舟时，梦天妃曰：“赐尔木，此回当刻我像，保无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来。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于家。

和等领甲士驾巨舰自福州长乐县出五虎门航大海。西南行抵占城，正南行八昼夜抵满刺加，以达西洋古里。分宗遍往支国阿舟、忽鲁谟斯等处。于是古里复遣使贡金丝宝带。金丝细如发，结花，缀八宝、珍珠、鸦鹞石于上。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合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大夏后果至兵部尚书）自后其国亦不常至，间一遣使朝贡云。

按《灼艾集》中刘大夏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乐中调军数。公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寝。与此相类，因附记以俟考。

其国古里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传子，传外孙。否则传弟，无外孙，弟传善行人。族类分五种，如柯枝王南毗人不食牛，将领回回人不食猪。大家晨起用牛粪为囊佩之，每旦水调抹额及股。国事皆决于二将领。俗尚信义，行者让路，道不拾遗。海滨为市，通诸番。用金银钱。以葫芦为乐器，红铜丝为弦。歌声相协，铿锵可听。刑无鞭笞，轻断手足，重罚金、诛戮。田瘠宜麦。产沉香、木香、西洋布（幅广至四五尺）、五色布、花蛻阔五尺、孔雀、白鸠、胡椒、马（国多骏马，来自西域）、五色鸦鹞石。

其贡：宝石、金系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宝铁刀、苏合油、龙

涎、梔子花、花毡、单伯兰布、布、红丝花手巾、番花人马象物手巾、线结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锡、胡椒。

琐里其产：撒哈刺（以毛织之，蒙茸加毡〈毛曷〉，有红绿二色）、红八者蓝布、覬木黑布、白布。其贡：马、红撒哈刺、红八者蓝布、红番布、木里布、白布、珠子顶串、黄黑虎。其贡道亦由广东。

### ●卷九 苏门答刺

苏门答刺国，古大食国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目连所居，宾童龙国东北，近雪山、葱岭，皆佛境。西北与大秦相邻，为其属。宋初与占城通贡，南又抵宋。淳化四年，广州番长以书招谕。舶主蒲希密遂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诣阙，乃以方物来献。其表有曰：“涉历龙王之宫，瞻望天帝之境，庶尊玄化，以慰宿心。今则虽届五羊之城，犹睠双凤之阙。”自是广州至今多蒲姓者，皆其裔也。后与宾童龙国使来朝贡。熙宁中，其使辛押拖罗请进银钱助修广州城，不纳。后又分部领为勿斯离、弼琶、勿跋等国。复并名为须文达那。

本朝洪武间，遣使奉金叶表，贡马及方物。改名苏门答刺。

永乐三年，酋长宰奴里阿必丁，随中使尹庆入贡，封为苏门答刺国王。给与印诰。

五年，嗣王锁丹罕阿必镇遣使阿里入贡。时中官郑和偕行人奉使西洋诸番，赏赐其主贸易珍物，统军二万七千余，海舶四十，过其国。其臣苏干刺专国，欲弑国主自立。怨朝赐不及己，领众数万邀击官军。和与战，败之。苏干刺走，追至喃洵国，并其妻子获之，献于行在，论以大逆不道，伏诛。番夷闻之震惧栗。

按别志，永乐五年，国王与花面王战败，中矢死。子弱不能复仇。其妻发愤令于国曰：“能复此仇者，我以为夫，与共国事。”有渔翁闻之，率众攻杀花面王，王妻遂从渔翁。永乐七年，渔翁王来贡。上喜，厚赐之。十年，遣使至其国。故王假子率部众杀渔翁王。其子苏干刺率众奔于峭山，时时相侵欲复仇。十一年，太监郑和擒假子送京伏法。渔翁王子感激，贡方物甚夥。花面王者，即那孤儿王也。国小，仅比大村，祇千余家。人皆厘面，以故号“花面”。风俗语言类苏门答刺。其事与此稍异，姑附记之。

宣德六年，其国来进马。赐王锦二段、纱罗各四疋、绢十三疋，妃文绮、纱罗有差。

九年，国王复来贡马。回赐彩缎二十表里，以后俱照此例。正使赏缎段五表里，并其妻及头目通事各赏有差。

十年，请封其子为王。正统十年、天顺三年，皆来贡。

成化二十二年，番人马力麻者，为海商，诡称苏门答刺使臣私通贩易。

市舶中官韦眷利其货，不究问之。广东布政使陈选发其奸抵罪。自后其国间一朝贡。

其俗：男女髻，系红布。国主躯干修长。一日之间必三变色，或黑或赤。每岁杀十余人，取自然血浴之，谓能厌邪，四时不生疾病，故民皆畏服焉。民网鱼为生。独木刳舟，朝则张帆出海，暮则回。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树，枝叶如扁豆，花间红白，结椒累垂。番秤一播苛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价银钱二十个，重银六两。其瓜茄一种五年，结小再种。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结。有瓜一种，皮若荔枝，未剖之时甚臭，既剖味如酥油，香甜可口。又产鹤顶、锡斗、苏木、阔布、大茄（树高丈余，经三四年不瘁，子大如西瓜，重十余斤。以梯摘之）。煮海为盐，酿茭樟子为酒。货用青白磁器、铜、铁、爪哇布、色绢之属。

其西去一昼夜有龙涎屿，独峙南巫里洋之内，浮滌海面，波激云腾，每至春间，群龙交戏于上而溃涎沫洋水，则国大驾独木舟，伺龙出没随而采之。或风波，则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胶，黑黄色，颇有鱼腥气，久则成大块。或大鱼腹中刺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爱，名曰龙涎（其品有三“浮水者为上，渗沙次之，鱼食为下）。每香一斤直其国金钱一百九十二枚（准中国铜钱九千文）。

其贡：马、犀牛、龙涎、撒哈刺、梭服、宝石、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苏木、锡、水晶、玛瑙、番弓、石青、回回青、硫黄。自满刺加国顺风九昼夜可至，其道亦由广东。

### ◎锡兰

锡兰国，古狼牙须也。在西洋，与柯枝国对峙，以别罗里为界。自苏门答刺顺风十二昼夜可至其国。占城极西可望见焉。番语谓高山为锡兰，因名。前代不通中国。或曰狼牙须，梁时通焉。

本朝永乐七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赍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赏赐国主亚烈苦柰儿，诏谕之。国主贪暴，不辑睦邻国。数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国。国主骄傲不恭，令子纳款索金宝，不与，潜谋发兵数万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险，绝和归路。和觉之，拥众回舟，路已阻塞。和与其下谋曰：“贼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军孤怯，无能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从兵二千，夜半，间道衔枚疾走抵城下，约闻炮则奋击，入其城，生擒亚烈苦柰儿。

九年，归献阙下。上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礼部询于所俘，国人举耶巴乃那贤。

十年，遣使赍诏印往封之。诏曰：“朕统承先皇帝鸿业，抚驭华夷，嘉

有万方，同臻至治。锡兰国亚烈苦柰儿近处海岛，素蓄祸心，毒虐下人，结怨邻境。朕尝遣使诏谕番国，至锡兰其亚烈苦柰儿敢违天道，傲慢弗恭，逞其凶逆，谋杀朝使。天厌其恶，遘被擒俘。朕念国中军民，皆朕赤子，命简贤能为之统属，尔耶巴乃那修德好善，为众所推，今特封尔为锡兰国王。呜呼！惟诚敬可以立身，惟仁厚可以抚众，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邻。尔其钦承朕命，永崇天道，无怠无骄，暨子孙世享无疆之福。钦哉！”时群臣皆请诛烈苦柰儿。上曰：“蛮夷禽兽耳，不足诛。”遂赦之，亦遣归。时国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为王。诏谕使逊位。

十四年，王遣使偕占城、爪哇诸国贡马及犀象方物。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

宣德八年，入贡。赐文绮，国王十八疋，王妃八疋。纱，国王与妃各四疋。正使副使给赏有差。诏使臣以下自进物，俱给与价。

正统十年，贡珠石、宝石。天顺三年，王率其子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把惹遣使贡。自后贡使亦间至。

其国在大海中，有翠蓝山最高大，参天。山顶产有青美蓝石、黄鸦鹛石、青红宝石。每遇大雨冲流，山下沙中拾取之。其海旁有珠帘沙（或云珠池，日映光浮起，闪闪射人）。常以网取螺蚌，倾入池中作烂，淘珠货之。

自山东南乘风可三日至赤卯坞。坞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兽，不粒食，食芭蕉子、波罗蜜、鱼虾。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海边有一盘石，上印足迹，长三尺许，常有水不干，称为先世释迦佛从翠蓝屿来登此山，足蹶其迹，至今尚存，故名佛堂山。盘石下有卧佛寺，称为释迦佛涅槃，真身侧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寝处宝饰极华丽。又西北陆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释，重象牛，牛粪灰涂体。饮牛乳，不食其肉，杀牛者罪死。王宫、民居旦必调牛粪涂地而礼佛。民上裸，下缠蛻，加压腰，去须毫，留发，布缠之。女椎髻于后，下蒙白布。饮食不令人见。气候常热，米谷丰足。地广人稠，俗富饶，亚于爪哇。产龙涎香、乳香。货用金钱、铜钱、青花白磁器、色缎、色绢之属。其道由广东至京。

### ◎苏禄

苏禄国与浣李泥、琐里相近。其国分为东西，别有一洞。共三洞王。俱不相统属。或云东王为尊，西洞、别洞二王副之。本朝永乐十五年，东国王巴都葛叭答刺、西国王巴都葛叭苏哩、别洞王叭都葛巴刺卜，各率其妻子酋长来朝。贡珍珠、玳瑁诸物。赐国主纱帽、金镶玉带、金蟒衣、衾褥、器皿铺陈，赐王妃冠服、文绮、纱罗等物，王子女姻戚酋长使女给赏有差。诏货物俱给价，免抽分。

东王归次德州，卒。上遣礼部郎中陈士启祭以文曰：“惟王聪慧明达，赋性温厚，敬天之道，诚事知几，不惮数万里率其眷属及陪臣国人，历涉海道，忠顺之心可谓至矣。兹特厚加赏赉，锡以恩诰，封以王爵。俾尔身家荣显，福尔一国之人。近命还国，何其婴疾，遽焉殒逝，讣音来闻，不胜痛悼！今特赐尔谥曰恭定。仍命尔子承尔王爵，率其眷属回还。於戏！死生者人理之常，尔享荣禄于生前，垂福庆于后嗣。身虽死歿，而贤德令名昭播后世，与天地相为悠久。虽死犹生，复何憾焉！兹用遣人祭以牲醴，九泉有知，尚克享之。”又命有司营葬，为文树碑基道。文曰：“王者之治天下，一视同仁。声教所被，无思不服。故曰明王慎德，四夷咸服。盖有不待威而从，不假力而致者。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诞膺天命，统御万方，深仁厚德，薰蒸动彻。近者既悦。远者必来，莫不欢忻鼓舞于日月照临之下，猗欤盛哉！肆朕续承大统，君主华夏，继志述事，惟恐弗逮，劳来绥怀，每殫厥心。而戎狄之君蛮夷之长，越大小庶邦亦罔不来廷，朕悉以礼接之。乃者苏禄国东王巴都噶叭答喇邈居海峽，心慕朝廷，率躬眷属及其国人，航涨海泛鲸波，不惮数万里之遥，执玉帛捧金表来朝京师，其恭顺之诚，爱戴之意，藹然见于辞表，可谓聪明特达，超出等伦者矣。朕特加宴赏，赐以印章，封以王爵，送至还国。道经德州，竟以疾薨。实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也。讣闻，朕不胜悼痛，遣官谕祭，赐谥恭定。仍命有司为莹葬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于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合袭爵，率其属而还。礼官以襄事告请树碑，垂示于后。朕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代天出治君臣之序，立五典之教，备内外之分，明生人之大庆，实在于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今王慕义而来，诚贯金石，不谓婴疾，遽殒厥身，其忠义不可泯，故用纪其实，以诏后世。於戏！人孰无死，若王光荣被其国家，庆泽流于后人，名声昭于史册，永世而不磨，可谓得其所归矣！使其区区居海峽之间，一旦殒歿，身与名俱灭，岂不惜哉！王虽薨逝，盖有不随死而亡者，此诚大丈夫矣！乃锡之铭曰：覆载之内，庶类实蕃。天生圣神，主宰其间。礼乐教化，达于四夷。包含偏覆，恩布德施。敬恭玉帛，朝于明堂。无有远近，山梯海航。粤自古昔，与今斯同。苏禄之君，慕义向风。携其室家，暨其耄倪。泛彼鲸波，万里而至。拜舞婀娜，列辞摅诚。感恩效顺，特达聪明。眷为贤哲，锡赉是加。金章赤绶，开国成家。秋风载涂，浩然长驱。神游逍遥，风马云车。平原之冈，佳城苍苍。永固厥封，千载之藏。显显令闻，垂于无极。后之来者，视此贞石。”上命留其妃妾及仆兼从十人守墓，令毕三年还国。遣使封其长子都麻合为苏禄国东王。

知州甯和《苏禄王坟诗》曰：“花谢红香曲溪，藤枝深护小堂低。春风

细草埋翁仲，夜雨空梁落燕泥。万里海天愁思迥，百年苏禄梦魂迷。多情惟有芳林鸟，不为凄凉依旧啼。”

十九年，复来贡方物。自后亦不常至，间一来王云。贡道由广东。

其俗山涂田瘠，间种粟麦。民食沙糊、鱼虾、螺蛤。煮海为盐，酿蔗为酒，织竹布为业。气候半热。男女短发，缠皂纒。其山曰右崎（以此为侍障）。其产：竹布、玳瑁、珍珠（色可照而圆，有至径寸者）、蔗。其贡：梅花脑、米脑、竹布、绵、玳瑁、降香、苏木、胡椒、华菱、黄腊、番锡。

### ◎麻刺

麻刺国前代无考。本朝永乐中，国主哇来顿本率其臣来朝，至福州，卒。诏谥康靖。

按当时之夷没葬于中国者，如李泥、苏禄、麻刺共三人焉。非我朝德威远被，乌能使海外遐酋倾心殒身如此哉！敕葬闽县。令有司岁时祭之。

十三年，又遣使献麒麟。礼部尚书吕震奏：“麻林国进麒麟，将至，请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贺。”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欲上表进贺，朕则许之。麒麟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儒臣金幼孜《瑞应赞》曰：“臣闻麒麟，天下之大端也。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大宁，中及万灵，则麒麟见。又云天不爱道，地不爱宝，人不爱其情，则麒麟见。又云王者德洞沦冥，化及群动，则麒麟见。是则麟之出，必圣人在位。当天下文明之日，固不可以幸而数致也。钦惟圣天子嗣大历服，法天图治，励精宵旰，致理万机，仁声义闻，洽于远迩，德教覃被，民物和会，四方万国，靡不归戴。于是天鉴圣德，景贶屡臻，而十有七年之间，诸福之物，纷员充刃，史不绝书。乃永乐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刺国以麒麟贡。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国以麒麟贡。今年秋复有曰阿丹国以麒麟贡。五六年间，麒麟凡三至京师。赫昭彰，震耀中外，诚千万世之嘉遇，而大平之上端也。昔者黄帝道隆德盛。麟仅出于囿，《周南》虽托诸歌咏，而未睹其真。降及汉、唐，寥寥无闻。今圣天子德协重华，功高旷古，厚泽深仁，涵浸无间，而兹麟之祥屡见而不已。盖上天以是彰显圣德，为王化之大成，诚宗社生民万世无疆之庆也。臣忝列禁林，日睹嘉祲，不胜荣幸。用述为赞，以传之久远，谨拜手稽首以献。赞曰：“猗欤仁兽，异状奇形。二仪胚军，玄枵降精。龙颅耸拔，肉角挺生。紫毛白理，龟纹纵横。其质濯濯，其仪彬彬。有趾弗踞，惟仁是遵。有角弗触，惟义之循。步中规矩，音协韶钧。生草不践，生物不餐。四时乘化，具鸣弗愆。是名麒麟，出应于天。待时而至，弗后弗先。万里来宾，载迈载驰。瑶光烛霄，卿云下垂。重瞳屡顾，众怵以嬉。大开明堂，坐以纳之。于惟我皇，法天图治。声教流行，东渐西被。无幽弗烛，无远弗暨。川汇云奔，稽首奉

贄。爰集大瑞，后先骈臻。何以致之，惟皇之仁。惟皇之仁，洽于八垠。极天际地，罔不尊亲。惟皇谦恭，弗自为圣。匪物之珍，协于仁政。惟皇奉天，丕显大命。圣寿万年，四方之庆。”

按是年榜葛刺国献麒麟，礼部请上表贺，上曰：“卿等但当夙夜竭诚辅理，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又陕西献玄兔，曹县献驹虞，皆禁不贺。圣人不贵异物之盛德，猗欤休哉！

### ◎忽鲁谟斯

忽鲁谟斯在西南海中。东连大山，西傍海。国中土厚，宜耕种。人质直，状貌伟硕，喜作佛事，常歌舞恶杀。前代无考。自古里国十昼夜可至其国。傍海，地无草木，牛羊驼马皆食海鱼干。

本朝永乐初，遣使朝贡。七年，中官郑和往赐其国。酋长感慕天恩，躬献方物及驰鸡。儒臣金幼孜作赋曰：“永乐己亥秋八月旦吉，西南之国有以异禽来献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载籍而难辨。皇帝御奉天门特以颁示，群臣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愕，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其为状也，驰首凤啄，鹤劲鳧臆，苍距矫攫，修尾西卒，雄姿逸态，鸷武且力。衡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驰鸡。生彼番国，想其质胞火德，体孕阳精，目含碧而星耀，顶凝紫而云蒸。颯凌风以耸拔，翼摩空而峥嵘。冠峨峨以高翥，声胶胶而振腾。岂羽毛之同族，实异状而殊形。感圣德之远被，将献琛于天庭。尔其分重译，辞海陬，贮以雕笼，载以长舟，风馭指以前路，川后导以安流。鹏相参以回翔，精卫从之而夷犹。骇天吴兮走列缺，慑苍螭兮奔素虬，晨光于蜴谷，弄夕景于瀛洲。攸忽万里，达于九重，阔步长趋，气凌大空。性实驯狎，貌甚雍容，昂首拂青云，鼓翼生长风。山鸡野雉不敢敌，青鸾紫凤同翱翔。餐以玄圃之金粟，饮以瑶池之琼浆，顾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非常。△圣王之宵旰，正图治之未遑，法勤励于汤禹，仿至德于虞唐。念司农之作劳。冀警旦而弗忘。敢耽玩于远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顺序，泊民物之阜昌，畅至仁于六合，跻四海于寿康。斯宸衷之拳切，而圣心之所望。臣目睹于盛美，愧陈词之弗臧。颂圣寿于万年，同地久而天长。”

自后不常至。风俗颇淳。垒石为城，酋长深居。练兵畜马。田瘠，麦广谷少。民富饶。山连五色，皆是盐也。凿之铤为盘碟碗器之类，食物就用而不加盐矣。垒石为屋，有三四层者，共厨厕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矢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漆其顶，出则布幔兜头，面用青红沙布认蔽之，两耳轮周挂络索金钱数枚，以青石磨水收点眼眶唇脸花纹，以为美饰。顶挂宝石珍珠珊瑚，纫为缨络，臂腕腿足皆金银镯，此富人也。行使金银钱。

产有珍珠、宝石、金珀、龙涎香、撒哈刺、棱腹、绒毯。又产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昂首高可七尺）、福祿（似驼花纹可爱）、灵羊（尾大者重二十余斤，行则以车载尾）、长角马哈兽（角长过身）。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缎绢、木香、胡椒之属。

### ◎佛郎机（附）

别有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或云此喃勃利国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机国与相对，其人好食小儿。然惟国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机大酋弑其国主，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有火者亚三，本华人也，从役彼国久，至南京，性颇黠慧。时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导亚三謁上。喜而留之，随至北京。入四夷馆，不行跪礼，且诈称满刺加国使臣，朝见欲位诸夷上。主事梁焯执问杖之。其舶住广州澳口，布政使吴廷举闻于朝，寻检无《会典》旧例，不行，遂退舶东管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銃以自固。每发銃声如雷。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舶夷初至，行使金钱，后方觉之）。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居二三年，儿被掠益众。适回回人写亦虎仙以贡献事诬陷甘肃文武大臣。亚三与虎仙皆恃彬势，或驰马于市，或享大官之饌，于刑部或从乘輿，而珍膳享于会同馆，或同仆臣卧起，而大臣被诬者皆以桎梏幽囚，意颇轻侮朝官。焯每以法绳约之。二夷人相谓曰：“天颜可即主事，乃顾不可即耶！”彬闻之，谓焯凌虐驾下人员，将奏治。适武宗晏驾，皇太后懿旨诛彬。

又满刺加王诉佛郎机夺国仇杀。于是御史丘道隆、何鏊言其悖逆称雄，逐其国王，掠食小儿，残暴惨虐，遗祸广人，渐不可长，宜即驱逐出境。所造垣屋尽行拆毁，重加究治，工匠及买卖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诏悉从之。诛其首恶火者亚三等。（写亦虎仙同伏诛）命抚按檄备倭官军逐余党丑类归去。海道宪帅汪宏率兵至，犹据险逆战，以銃击败我军。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乃悉擒之。

初，佛郎机番船用挟板，长十丈，阔三尺，两旁架橹四十余枝，周围置銃三十四个，船底尖，两面子，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銃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蜈蚣船。其銃管用铜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铁为之。銃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銃一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



碎。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牟宏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赉。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牟宏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嘉靖二年，牟宏后为冢宰。奏称：“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上从之。至今，边上颇赖其用。

《月山丛谈》云：“佛郎机与爪哇国用铳，形制俱同。但佛郎机铳大，爪哇铳小耳。国人用之甚精，小可击雀。中国人用之，稍不戒则击去数指，或断一掌一臂。铳制须长，若短则去不远；孔须圆滑，若有歪邪，涩碍，则弹发不正。惟东莞人造之，与番制同。余造者往往短而无用。牟宏入宰吏部，值北虏吉囊入寇，请颁佛郎机铳于北边，凡城镇关隘皆用此以御寇。然牟宏奏语颇烦，兵部郎中吴缙见而笑之。牟宏怒，黜知铜仁府。或戏缙曰：“君被一佛郎机，打到铜仁府。”

仍诏佛郎机人不得进贡。并禁各国海商亦不许通市。由是番船皆不至，竞趋福建漳州，两广公私匱乏。

嘉靖中，巡抚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臣惟巡抚之职，莫先于为民兴利而除害。凡上有益于朝廷，下有益于生人者利也；上有损于朝廷，下有损于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为民，并一切之利禁绝之，使军国无所资，且失远人之心，则广东之废市舶是也。谨按皇明《祖训》，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暹泥诸国，俱许朝贡，惟内带行商，多设谲诈，则暂却之，其后亦复通。又《大明会典》内安南、满刺加诸国来朝贡者，使回，俱令于广东布政司管待，所以送迎往来者，实欲懋迁有无，柔远人而宣威德也。正德间，因佛郎机夷人至广，犷悍不道，奉闻于朝，行令驱逐出境。自是安南、满刺加诸番舶有司尽行阻绝，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于是利归于闽，而广之市井皆肃然也。大佛郎机素不通中国，驱而绝之宜也。《祖训》、《会典》所载诸国素恭顺，与中国通者，朝贡贸易尽阻绝之，则是因噎而废食也。况市舶官吏公设于广东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无禁，则国家成宪果安在哉！以臣筹度，中国之利，盐铁为大。有司取办，仵仵终岁，仅充常额。一有水旱，劝民纳粟，犹惧不克。旧规至广番舶除贡物外，抽解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足以充羨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广东，今小有徵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饶给，在库番货

，旬月可得银两数万。此其为利之大者三也。货物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直，其次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菽，展转贸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为利之大者四也。助国给军，既有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谓开利孔而为民罪梯也。议者若虞外夷闯境为害，则臣又思之暹罗、真腊、爪哇等国，皆洪武初入贡方物，臣服至今；濠洲泥诸国，皆永乐中来朝，没齿感德者；而占城则成化间被篡继绝蒙恩者焉。南方蛮夷大抵宽柔，乃其常性。百余年来，未有敢为盗寇者。见今番舶之在漳、闽，亦未闻其小有警动，则是不敢肆侮为害，亦章章明矣。况久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欢心乎！请敕广东、福建海道宪臣及备倭都指挥，于广州洋澳要害诸处及东莞县南头等地督率官军，严加巡察。凡番舶之来，私自行商者尽皆逐去。其有朝贡表文出于《祖训》、《会典》所载众国，蜜调得真，许往广州洋澳驻歇。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敢有抗拒，不服督发，官军擒捕，而凡所谓喇哈番贼必诛。权要之私通与小民之诱子女下海者，必重禁。稍有疏虞，官军必罪。如此则不惟一方之利复兴，所谓王者无外之道亦在是。庶我中国怀柔有方，公私两便矣。”奏下，从其言。于是番舶复至广州，今市舶革去中官。舶至澳。遣各府佐县正之有廉干者往抽分货物，提举司官吏亦无所预。然虽禁通佛郎机往来，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首领人皆高鼻白皙，广人能辨识之，游鱼州快艇多掠小口往卖之。所在恶少与市，为狙佻者日繁有徒，甚至官军贾客亦与交通云。

按象人而用，孔子恶之。况买人食之乎？甚哉，虎狼之不若也。佛郎机所以不载于前世诸书者，固因其荒僻而或略，亦疾其不仁而痛绝耳！今附录之，凡以为后事之鉴也。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羨裕矣。议者多谓广东、福建、浙江海滨贡道之处，皆建市舶提举司。广东因佛郎机之扰，于时番舶暂行禁止。迨后林富请禁即复通。而近日召倭奴叛寇王直亦以互市要国家，当事诸公或可或否，迄无定议是不。然广东所至贾胡，皆安南以下属夷，非侵犯中国者，有利而无害，故可受之与通互市。浙江所至贾胡，仅倭奴一种部落耳。民之仇而国之贼，有害无利者。宜援《祖训》为例，绝不与通，以佛郎机之人待之足矣。夫朝贡且不可许，况可容其互市耶！别闻前代波斯国贾胡能识宝气，史册多载，本朝独不见通贡，岂其地并于他国、以至绝灭无闻耶？不然，何使迹之寥寥也。

别志载：波斯人来闽，相古墓，有宝气，乃谒墓邻，以钱数万市之。墓邻讳不与，波斯曰：“汝无庸尔也，此墓已无主五百年矣。”墓邻始受钱。波

斯发墓，见棺衾肌肉溃尽，惟心坚如石，锯开观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靛妆凭栏凝睇。盖此女有爱山水僻，朝夕玩望，吐吞清气，故能融结如此。此固志一动气，理或有之。而波斯乃能识之于未形之前。此类甚多，略举以见。

### ◎€南百夷（附）

€南百夷乃徼外荒僻之部落也。初，战国时，庄乔王滇池，汉武帝开益州，治滇池，即今云南诸郡地。诸葛亮定南中四郡，亦在此，然未尝涉其境。唐、宋为蒙氏、段氏所据。至元始，以云南等路如内地设官，而其土酋所辖不可以汉法治，则仍其俗羁縻之。近西南海上如麓川、缅甸、车里、八百媳妇等地（其先土酋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统谓之百夷。

本朝洪武十四年，命颖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率兵讨云南，悉平。分兵四出，取诸蛮寨未服者。由是车里、平缅等处相率降，诸夷悉平。遣使敕劳征南将军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扬国威。擒首帅于曲靖之西，败乌蛮于河渡之北，席卷长驱，扫金马、碧鸡而抚金沙，至于金齿，不战而服，檄定自蛮，威加八译，将军之劳至矣。欲劳以樽酒，远不能及，特以朕心劳之，尚勛之哉！”于是百夷皆请内附，以次入贡，因而受职。今其地为府者二：曰孟定；曰孟艮。为州者四：曰镇康；曰湾甸；曰大侯；曰威远。宣慰司六：曰车里；曰木邦；曰孟养；曰缅甸；曰八百大甸；曰老挝。宣抚司三：曰南甸；曰干崖；曰陇川（旧为麓川平缅）。长官司二：曰钮兀；曰芒市。多有自古不通中国者。其内老挝最远，西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凡诸聚落至布政司无里数，但以程计而已。

二十一年，麓川复反，举众号三十万寇楚雄，至定远。势甚张。沐英自将精锐往讨之。旬余抵贼营，遣都督冯诚以轻骑三百挑之。贼驱万众乘二十象来战。诚一鼓败之，杀贼数百人，获一象而还。英喜曰：“吾知贼不足破也。”下令曰：“破贼之术，宜多置火炮及神机箭銃。分将士作三行，象近则前行之炮弹俱发，象不退则第二行继之，第三行复继之，使銃炮不绝，象必惊走。大军乘之，破贼必矣。”明旦，贼悉驱百象来战。象背被甲，负战楼若栏然。英申令诸将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而捷者，一级必赏。退而衄者，全队悉戮。”于是将士鼓勇而进，阵交前军火箭銃炮连发，星流雷击，山谷震动，象皆惊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战。左帅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帅之首来。左师遥见一人拔刀飞骑而下，麾众复前，三军大呼杀入。不移时，斩首三万余级，俘贼众万人，生获四十七象，余党走死山谷中。英奏捷还师。所过城邑百姓争持牛酒迎劳之。自是诸蛮慑服，岁入贡。已而贼部曲靖、普安、孟定、龙海、曲麻、马乃等处夷酋数叛，傅友德率兵讨定之。胁从者悉

谕归业。

二十八年，越州夷龙海子阿资据龙窝叛。朝廷命诸将征之。师无功，自后无敢议伐者。西平侯沐春（英之子，袭镇云南）请讨之，众以为难。春曰：“历岁不获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险阻，且各处土酋皆姻娅，得以匿之。今悉调土酋从征，仍设谋羁绊，俾不能通，多置营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进兵，至赤窝，果获阿资，梟其首以徇。百夷震恐。先是，上遣福建右参政正钝持节抚谕麓川平缅宣慰司，赠遗金贝，固却不受。或劝曰：“不受固善，恐蛮人怀疑生变，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输云南布政司库中。（钝，故元进士。后升浙江布政。）

二十九年，麓川土官思伦发以兵侵缅甸。缅甸遣使诉于朝。上遣行人李思聪、钱古训持诏往谕缅甸讲和。缅人既听命，遂持诏谕思伦发。诏曰：“道里远险，山川阻修，风俗殊异，此乃天造地设也。尔能勤使者陟险，远越邻邦，冲烟突雾，晨进昏止，戴风霜而至中夏，可谓难矣。古人云，诚信君子将有事于远，虽千里之外神交而自通。今万里之外，尔能勤使远修其好，美绝古今。然排难解纷之事，朕之旨意。恨不即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罢兵守业黎民于变也。两国之民，居处各分，虽存关市之讥，是其利也。其或忿争不已，天将昭临，福善祸淫，迟速可待。敕至，尔其审之！”思伦发闻诏恐惧，俯伏谢罪，愿罢兵。思聪、古训二人毕事将还，适其部属刁干孟叛思伦发。二人便宜谕以朝廷威德，叛者退。思伦发欲倚二人服其下，强留之，以象马金宝为馈。二人为书谕却之曰：“中国不以象马金玉为宝，所宝者忠臣烈士、强兵勇将与孝子顺孙耳。宜送使者还朝，不复侵扰邻境，则可明尔畏敬君上之心焉。”思伦发大喜，邀二人设饯为乐。率其部属送出境。二人还，具奏其事，并献其所著《百夷传》。传中凡山川土俗人物风气悉备。上览之，大悦。以其奉使称职，各赐袭衣。

三十年，刁干孟逐思伦发，据其境。思伦发奔至京师。上悯之，命西平侯沐春、左军都督何福、徐凯率云南、四川诸卫军往讨之。且谕思伦发曰：“尔远离乡土，经涉岁月，不能无怀土之思。强臣为乱，势不自保，奔走至此，欲谋还国，非将勇兵强不可得也。朕今送尔至云南，与西平侯且驻怒江上，先遣尔平日心腹之人至国中，谕尔还之意，以观国中之向背。立卫腾冲，以观其势。若威远远干已附朝廷，他郡亦皆听命。则刁干孟反逆之威日消。腹心之臣效顺者多，尔归国之期可数日而待矣。若轻易而进，吾恐刁干孟之势方盛，国人腹心莫与为敌，则尔之疆土终非尔有也。”

既而，遣思伦发还麓川。敕谕之曰：“古语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盖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善治民者必求夫

民情焉。今尔思伦发长有平缅一方，而与民心好恶不同，故为下人之所不容，而归于我。朕思尔父祖世泽，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国之俗，弃坟墓离亲戚而来，久而不归，则境土非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讨不可不正。已遣将问罪刁干孟，故命尔还旧邦。”赐黄金百两，白金百五十两，钞五百锭，以遣之。又敕西平侯沐春曰：“思伦发穷而归我，当以兵送还其土。若至云南，且令止怒江。遣人往谕刁干孟母不臣，必归尔主，如其不从，则声其罪以讨之。”是时刁干孟既逐思伦发，惧朝廷致讨。乃先遣人至西平侯沐春所入贡，言先曾遣使进方物，求受土官职事，为大甸刀的弄阻于途，弗克上闻，愿为达奏。春许之。后思伦发入国，刁干孟同别为土官以治。

建文二年，八百媳妇国入贡。老挝亦贡。永乐初，麓川、缅甸忿争作乱，云南按察僉事周彦奇（名正，吉水人。初为训导）。闻之，匹马深入，宣布国威。皆仆兑首解去。缅人遣使入贡。

金幼孜《缅人入贡应制诗》曰：“圣主龙飞开泰运，殊方效贡庆昌辰。九天宫阙风云会，一统山河雨露新。重驿未夸来白雉，在郊先喜集祥麟。幸逢四海为家日，愿祝皇图亿万春。”

初，其地止设五宣慰司（车里、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及孟定、南甸、芒市三府。后白挝家生夷酋备方物入贡。置老挝宣慰四司。四年，孟指生夷酋来附，诏置孟良府以为守。乃遣中使杨与云南千户孟景贤赍诏往谕百夷诸生部落。于是大古刺、小古刺及其邻境诸番曰底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伦、曰八蒙搭等处，皆遣人随中使贡方物。且言诸部落皆在西南极边，自昔未通中国，愿内属，乞设官统理之。诏置宣慰司二、长官司五，遣官赍诰印敕符往赐之。（《一统志》、《会典》俱不载，盖以其远小之极，不能复通贡。）

老挝军民宣慰使刁缘歹遣使护前安南王孙陈天平宋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孙，天明之子，日奎弟也。日奎恭遇天朝，率先归顺，太祖高皇帝封为安南王。赐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散立，亦止二年，子晚继之。贼臣黎季当国，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损，季弑之而立晚之子，国之大权尽出季与其子苍。左右前后皆其逆党，惟拱手而已。未几复弑而立子炙，蒙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父子乃大弑陈氏宗族，并{安火}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为大虞皇帝。臣以先被弃斥，越在外方。季父子志图篡夺，臣幸以远外。见遗臣之僚佐激于忠义，推臣为主，以讨贼复仇。方议招军而贼兵见迫，仓皇出走。左右散亡，逆党穷追，遣兵四索。臣窜伏穷荒，采拾自给，饥饿困厄，万死一生。久之，度其势且少息，稍稍间行，艰难跋涉，以达老挝。然时老挝多事，不暇愿臣。瞻望朝廷，远隔万里，无所控告，屡欲自绝，苟且

图存，延引岁月。忽读诏书，知皇上入正大统，率由旧章。臣心忻怍，有所依归。又以抱疾积久，至于今年，始获躬睹天颜。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职责。岂谓此贼造逆滔天，悖慢圣明，蔑弃礼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夺。陈氏宗属，横被歼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与此贼不共戴天，伏望圣恩俯垂矜悯。”因叩头流涕。又言：“贼臣黎季已老，诡谋逆计多出黎苍。攻劫占城，欲使臣属。又侵掠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严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宽厚，今国人嗷嗷，颇见思忆。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臣之大愿也！”上怜而纳之。命有司赐居第，月给其廩。（详具《安南传》中，其陈氏相继名次，此与本传所载稍异。故录以俟考。）

九年，车里土官刁暹答侵威远州地，虏其知州以归。西平侯沐晟请发兵讨之（晟，英之次子，春卒，晟替袭）。上以兵易动难安，命遣人往谕。刁暹答悔惧，还所虏知州及威远州地。入贡方物谢罪。

十二年，降南甸府为州。

宣德七年，也兀生夷酋来附。诏置钮兀长官司。八百大甸土官刁之雅入贡方物。诉波勒蛮常以兵来，杀人掠货，请发兵讨之。廷议以八百去云南五千余里，波勒又未尝归化，岂能劳中国之人为之远役？且夷性犷悍，必两有未善者。乃降敕谕，令睦邻好，保境卫民。

正统三年，麓川宣慰思任发作乱。侵掠腾冲、南甸等处。四年，朝廷遣刑部主事杨宁往谕。不从。命黔国公沐晟讨之。晟遣都督方政与其弟昂等，以偏师先进，自继其后。政夜渡江，袭贼营，乘胜独进，遇伏与战而死。晟旋师至楚雄，瘴卒。子斌袭封。是时中官王振方用事，欲收朝权，主议灭麓川。兵部尚书王骥阿其意，请复征之。六年，命定西伯蒋贵为征夷将军，总兵骥往督军务，以中官吉祥监其军。大发兵十五万，转饷半天下征之。骥奏举廷臣随军赞画。太仆少卿李𡗗，郎中侯、杨宁，主事蒋琳等皆在行。陛辞，赐贵等金兜鍪、细铠、弓矢、蟒龙绯衣。

侍读刘球上言：“帝王驭夷狄，不穷兵于小敌以伤生灵，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国。今北虏脱欢也先父子并吞诸部，深谋入寇，而思任发依阻山谷，悔过乞降。议者乃释豺狼攻犬豕，舍门庭之近，图边徼之远，非计之得也。臣愚以为麓川僻陋，灭之不为武，释之不为怯。至于西北诸边，宜谨烽堠，修墩堡，选将帅，练士卒，丰粮饷，备器械，庶为有备无患。”王振不从。贵等至云南，分兵三道，径抵上江，一曰槟榔江，贼砦所在也。会大风，骥命纵火焚其栅，因督众力战，败之。骥麾兵深入，破连环七砦于沙木笼山，又破象阵于马

鞍山阴，贼死者十余万。王骥班师还京。论功封蒋贵定西侯，骥靖远伯，升郎中侯为礼部右侍郎，杨宁为刑部右侍郎，余各升赏有差。

时思任发奔缅甸，未几复出为寇。骥、贵乃再督师往云南，檄缅甸令缚送思任发。缅人怀诈，愿思任发不遣。廷议请益兵，群臣皆不敢言。侍讲刘球又上疏曰：“臣闻王者之师，不逞忿于一快。必虜胜于万全，所以无败事而有成功。今者，中外大臣请益兵十二万屯于云南边境，俟思任发来降乃罢，否则进兵。臣窃以为是则徒欲逞忿而非万全之虑也。向者，大兵两蹶寇境，皆不得大逞而还者，盖以其地避远，阻山跨谷，道涂险塞，又有瘴毒之患焉。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负粮荷刍，越数千里而至彼。饮食不充，劳困不堪，水土不习，疾病荐生，又骤与敌遇，故未及交锋而刚猛敢斗之气十已消其七八。兼将帅行师失律，所以无功。诚非兵少所致也。今虽益兵，然欲分道以进，则山广而援不接，并力以攻，则地隘而众莫容，皆兵法所忌者。况寇以逸待劳，窥测我形势，得便则出抗官军，失利则遁入溪谷，岂不坐老我师哉！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为不可。语曰：‘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谓其以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必致水旱虫蝗之灾。其为患也如此，况可轻动以尝之乎？若暴露十二万之众于万里之外，而冀小丑之降，是轻动兵以尝寇也。又兵法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是言粮饷不可不预备也。今致云南之米于金齿，每石须费数石，然犹民苦运输，军多缺食。若复益兵，则运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无饥色耶！臣谓徒欲逞忿，而非万全之虑。臣闻《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国以事外夷。故汉文弃尉佗寇边之怨，先帝亦释黎利叛逆之罪，率用是道。臣窃以为麓川本鸟言兽心之夷，虽不来归，非国之耻，何足与较胜负哉。置之度外，不为失也。必欲惩之，宜忍一决之忿，务图万全之策。选用良将，辅以能干文吏，举行赵充国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云南见在之众，或益以附近兵万余，分屯缘边地，厚其粮赏，给以农用之物，务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于木邦、车里诸夷以为外援，俟寇出没，徐加剿攘。倘其服辜，则以礼纳。或终不悛，俟三二年后，粮积有余，士卒熟其向道，别议大举。仍诏云南郡县及各土官使明知圣意，欲暂悉兵休民，将图后效。是虽不能速于成功，亦必不致败事。”不从。既而进兵攻缅甸，破之。思任发复遁。俘其妻子以还。加骥、贵岁禄各三百石。

按刘球上言十事。时锦衣指挥彭德清，球乡人也。往来王振门下用事，公卿率趋谒，而球独不为礼。德清衔之，乃激振曰：“刘球疏中总干网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杀之！”球又以灾异上疏，中谓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进士处之。至是编修董自陈愿为太常少卿。振因诬球与同谋，故先以言为地，并逮球下狱。即令其党锦衣卫指挥马顺以计杀球。一日五更，顺

携一小校推狱门入。球与董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变，大呼曰：“太祖、太宗之灵在天，汝何得擅杀我！”小校持刀断球颈。流血被体，屹立不动。顺举足踢倒曰：“如此无礼。”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卫后空地。董从旁匿球血裙，数日密归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为衬归葬。小校卢氏人，与耿九畴为乡邻，九畴素爱其年少俊美，因与往来。后久不至，甚讶之。一日来，九畴视其貌，黄瘠不类。惜之曰：“汝无有疾乎？状貌顿异如此！”小校吐实，且曰：“马顺将举事之日，密语吾：‘今夜有事，汝当早来。’至期，令怀刃相随，迫于势敢不行！比闻刘公忠臣，吾侪小人无故作逆天事，吾殆死有余罪矣！特来别公，且谢误爱耳！”因哭悔恨不已。未几果死。马顺子亦发狂疾，代球数顺罪，似为球所凭云。球二子，长次牟于，皆好学。通《春秋》，痛父死于非命。皆杜门家居养母，绝意仕进。及王振、马顺死，球被褒赠为翰林学士，谥忠愍。时刑部侍郎杨宁巡抚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议显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应举。牟于即举是秋试第一。寻与兄先后登进士。仕至参政，牟于选翰林庶吉士，改御史，升浙江提学副使、云南按察使。嗣世子孙科第相仍。愚谓天报忠直，固其胤嗣之多贤。而原球之所以取祸，实由于止讨任发之二疏也，故详录之如此。

八年，升南甸州为宣抚司。

九年，升干崖长官司为宣慰司，降芒施府为芒市长官司。

十三年，思任发子思机发、思卜发据孟养山砦为患。上复命王骥总兵，都督宫聚、副总兵张凯、田礼调土汉夷兵十三万往征之。抵金沙江，贼栅西岸以拒我师。骥作浮桥渡兵，破之。贼敛众据鬼哭山、芒崖山等砦。皆攻拔之，斩获无算。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乱兵。大军逾孟养，至孟那等处而还。孟养去麓川千余里，诸酋皆震怖。相谓曰：“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大军渡此，真天威也。”

按《清宛志》载：“田礼字思敬，田蒿人。荫父钦保定中卫指挥僉事，幼有大志。既长，以名节自期，练达老成，谙晓兵法。同王骥讨孟养，生擒其子思机发。则思机发又是被擒者，此言死于乱兵，何也？”

先是，侯以征思任发功，升兵部侍郎，镇守云南。时贵州饥苗叛，攻围新添平越诸卫，道梗弗通，城中食且尽。命班督诸军往征之。自云南选善射者为前锋，自将趋贵州。副总兵田礼等以兵来会。克龙里、瓮城、羊肠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匀诸围俱解。上嘉其功，遂迁尚书。又进克安庄西堡长官司。时暑雨方盛，疫厉大作，得疾，舁归普定卒。时麓川之役，尽调云南、贵州兵以行，连兵十年，升秩万数，而夷酋终以逋，将士多死，大军未班，列卫空虚。苗獠乘间窃发。王骥与宫聚、张辄等还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辄皆失



利，惟骥擒其酋虫富，槛送京师。然苗势愈炽，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还。骥与辄等先后拥归，师所至，人遮泣陈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杀苗也。”去之。苗前截后殪，我军无复纪律，死亡数万。一等仅以身免，诸城被围，岁余乃解。

按自王振盗权逞忿，王骥阿意兴师，三穷贼巢，杀无辜民数十万。于是苗獠乘虚倡于贵州。张一败走，而东路闭关矣。邓茂七起于福建，叶宗留起于处州，陈韶败死，而东南骚动矣。兵连祸结，致有统幕师溃之变，骥之罪大哉！卒中刘球舍近图远之料，此与唐天宝之盛，用师南诏而忽范阳何以异乎！识者谓此举乃世代盛衰之一机，诎不信夫！

先是麓川破，革宣慰司，以其地散属邻部。十一年，诏建陇川宣抚司于陇把。

成化初，上遣沾益州知州桂经往八百媳妇国市阿魏。

按桂经，池州人。自少以忠孝自负，由应例授滇阃都事，奉命疆理边徼，尽复侵地，功升沾益州知州。充正使如八百媳妇国。已而经以诬，革职奏辨，准知州致仕。后值土舍安贼反，所司择经往谕招抚。经哨牧羊营，贼兵突至，死之。当道觅尸，资送还乡。贼平，上功命录其子，未果应。

云南思叠土酋纠百夷梗化，守臣上议请讨。倪岳疏谓：“今中外民疲财尽，灾异屡见，何以用兵？”廷议又欲遣京朝官往谕。岳曰：“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余，今得无示弱于天下乎！使思叠闻之，必轻中国。且京朝官谕之不从，则策穷矣。不若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当无不服。不服，则再议用兵未晚也。”于是从之。思叠听命。

十三年，云南镇守太监遣人往百夷求得黄鹦鹉，邀巡抚云南都御史王恕进献。恕疏曰：“太监钱能令指挥熊志将黄袱苫盖黄鹦歌一只送臣进贡。臣因思去年大学士商辂奏蒙准却贡献，今却令臣进贡前禽，诚恐近日别有敕旨转行能查理，能辄称不容，镇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将为中臣之地。虽朝廷明见万里，必不为其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云南递年，差官卢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处求索金宝禽鸟等物，扰害夷人，致指挥郭景投井身死。臣闻汉时鼠巢于树，野鹊变色，识者以为不祥。鹦歌本绿羽而今黄，岂非变色类耶！能何取于此故违诏旨远取徼外而必欲进乎？云南近来贡献少息，人心稍安，若容进此物，弊端复开。伏望痛却钱能此贡，仍通行各处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上嘉纳之。王恕又疏奏：“近该臣等题为外夷脱回中华军丁，蒙差刑部郎中钟蕃、锦衣百户宋鉴前来行勘，提取卢安等到官鞫问，间忽百户汪清赍捧驾帖与钟蕃等，臣切疑之。臣闻驾帖下各衙门则用司礼监印信，该科挂号皇城各门俱打照出关防，皆所以禁诈伪也。今赍来驾帖既无该监印信、该科字号，又

无各门关防，况钱能等交通外国，搅扰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与御史甄希贤会问，而木邦等处节有缅书告诉，臣不得不从实上闻。其罪彼与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岂敢有一毫重轻于其间哉。”上下所司究之。

金文靖公《黄鹦鹉赋》曰：“△羽毛之为类。纷总总其莫量，何鹦鹉之独异，禀姿态之非常。既弗白以弗绿，亦匪玄而匪苍，乘纯黄之正色，乃毓德于中英。戊己储精，坤元孕淑，肌一色以裁柘，体浑全而染菊。迩其身游南诏，迹远陇西，映日光绚，含风翅低。鄙昂藏之文鹄，陋见见之黄鹁。誓永托于遐壤，甘独处而弗移。何遽闻于守将，遂远辞于山灵。驰万里以远涉，瞻九重而独登。”按此则永乐中曾有是禽之贡，岂百夷土产常有，不为难得耶。

嘉靖初，芒部弗靖，百夷亦蠢动。贵州巡抚杨一汭英疏曰：“照得土官衙门俱世受国恩，承袭官爵。各随土俗结为婚姻，故有贵州土官而结亲云南者，亦有广西土官而结亲贵州者。但其间辄因亲戚，遂成党比，各借兵仇杀，以为当然。如芒部争官则借兵于乌撒，凯里相战则借兵于水西，蒙政杀子则借兵于南丹。今会同巡按贵州御史刘廷，议得朝廷之法，不可不严。不严则人无所惩。土官善恶不可以不知，不知则人无所畏。今土官恩袭，既皆出于朝廷。而在官善恶，又得考于抚按。借兵之初，不能防其微；而仇杀之后，可得以纪其罪。乞敕通行天下土官衙门，各宜遵守法度，再不得借兵仇杀。议行之后有再犯者，许令抚按衙门纪过在官，以注其罪。若头目、寨长、营长私借兵与人者，问拟死罪。土官问拟钤束不严。各抚按衙门仍造册送部，以备查考。凡土官终身之日，子孙告替赴部者，若查册内有借仇杀者，即行停袭，以为众戒。若因借兵仇杀致成大患者，抚按官临时议奏另行。如此庶王法得行，土官知畏，而边患或息矣。”上从之。

初，云南永昌军民府知府严时泰奏称，腾冲地方土官不职，甚为民患。要将腾冲司仍旧开立州治，及要将知州判吏目等官铨选邻邦可用之人，或推升本省见任之职。上从其言。以腾冲司立为腾越州，属永昌军民府管辖。至是，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委官千户曹辅赉捧红牌底簿勘合前往付缅甸宣慰司，被迤西。（即孟养宣慰司也）。久反贼种思凯攻杀缅甸，夺去戛赛等二十四处地方。又与木邦宣慰司纠合，将陇川衙门杀抢一空（木邦宣慰名罕烈）。木邦又统兵前往孟璉（长官司也）。仇杀（孟璉长官司土舍名刁派兰）。缅甸乃差通事蒋鹏往随曹辅至云南递缅书于黔国公处，告称正统年间麓川反贼思任发杀抢腾冲、金齿地方。我祖公那雅补邸及孟密安抚司祖公思歪法同王尚书领兵赶过迤西金沙江，去将思任发杀取首级，思机发解京处死。今被贼种思凯挟恨前仇，调领夷兵象马渡金沙江攻杀缅甸，我宣慰父子奔往孟密安抚司地方，有安抚思真领众头目护送回还。又被迤西反贼纠同木邦将我宣慰正身杀死，虏其子去

为奴，印信敕书红牌金字勘合底簿杀抢一空，等情。又孟密安抚司（安抚名思真）亦递缅书，告称我系是有功思歪法孙，今被木邦宣慰罕烈及迤西反贼仇害缅甸，要坏我宣抚司地方，递西直下麓川原祖下营处坐，等情。又木邦宣慰罕烈差陶猛（陶猛如中国巡检之称）赍文解送差发银四百五十两，进贡象牙二只，象牙八根，土绵、孔雀尾三扛，并送缅书。内称我祖罕落法袭做宣慰司，官有孟密，思真不时调军杀害，将孟乃等二十七处并陇干十三处地方占食，不肯遵谕吐出，等情。又陇川宣抚司奏称，土舍多鲸谋夺伊兄官职，招致木邦罕烈赞成邪谋，擅行攻伐，将土舍多鲤陇川人民杀虏，并将衙门印信敕书毁夺，官仓米谷为其盗掠殆尽，应袭旧罕遭其猛灭无辜，等情。

黔国公沐绍勋见各夷互仇，上疏曰：“查得弘治十二年，孟养思六侵夺蛮莫等处，占据不退。乃备象马方物进贡。兵部议照孟养思六夺占孟密地方，不听抚退，却备方物进贡，宜乎因此阻留，责令退地等因题准阻回外，今孟养与木邦交通，杀害缅甸，故孟密来告，今木邦罕烈又告被孟密杀夺，尚无休息，若非抚勘，终涉不明。照得孟养、缅甸、木邦、孟密之地，系为极边瘴毒之乡。一或交兵，必至屡年之久。今缅甸、孟密互相侵夺，诸司会议必于抚勘明白，然后施行。一面宣布朝廷恩威，杀伐利害，会给大字榜文抚谕孟养等夷酋，宜速改过自新，将杀虏诸夷之人财占夺诸夷之地方，照数逐一吐退陪偿。一面行仰云南都布按三司掌印并该道守巡兵备等官将木邦进贡暂且阻留，以听抚处。严行各夷附近大小土官衙门整束兵粮，各守紧关隘口，预为堤备。仍严督委官知府严时泰等从长抚勘查处明白，另行奏请定夺。”

上乃赐敕沐绍勋曰：“该部议称孟养、缅甸、木邦、孟密之地最为极边，争忿仇杀，变诈无常。且孟养远交木邦，缅甸依庇孟密，事必有由，诡亦难测。今缅甸既告被孟养之杀害，而木邦又告被孟密之侵夺，必须从长议处等因。敕至，尔等须公同计议。选委部布按三司廉能都指挥守巡兵备等官，督原委人员亲诣适中地方，抚拘孟养罕烈等官并通事头目人役，谕以朝廷恩威杀伐利害，务在多方开悟，令其改过自新。果有夺占地土虏掠人财，俱令吐退陪偿，各归其主。抚谕之后，各保疆土，毋相侵犯。果能去逆效顺，方许进贡。如或执迷生拗，不听抚处，严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门整束兵粮，固守隘口，听调征剿。仍公同议处停当，星驰奏来定夺。不许纵恶长奸，酿成边患。亦不许邀功生事，妄启兵端。尔其钦承之，故敕。”沐绍勋乃集镇守太监杜唐、前巡抚沈教议定，行委永昌知府严时泰、云南后卫指挥冯鸣凤、干崖宣抚刀怕落等往孟养；大理通判周浩、楚雄卫指挥张淮往木邦及陇川；永昌通判殷相、永昌卫指挥樊泰等往孟密。各抚拘土官等并通事头目人役，到官勘处。

初，孟养思伦与木邦罕烈结亲相倚，思伦以思真先年掘挖木邦祖宗坟墓

，欲与报仇，乃令陶猛怕欢攻杀思真，又纠木邦攻杀缅甸。缅甸应袭土舍莽启岁幼弱，思伦乃抢夺印信金牌与猛别（寨名）土舍莽卜信管理，占夺阿瓦等处地方。至是严时泰等至孟养勘抚。思伦自愿忠顺朝廷，备纳赎罪土银一千两、牙象二只、大小象牙二十根。时泰纳之。思伦令莽卜信将印信并景泰弘治元年金牌信符交出验收，时泰追要各年金牌底簿勘合。回称混失，烧毁无存。思伦又将莽启岁送出，听候安插。莽启岁仍要争管印信地方。时泰亦审得莽启岁应袭缅甸官职，但本舍年幼孱弱，无以自立。若将本司印信与伊掌管，恐遭谋害，以此有碍安插。

初，孟定土知府刁门干以有从征麓川之功，偿与孟定府地管食，傅至其孙土舍罕忽，被罕烈攻夺去投孟密思真（罕忽，罕柯之子）。思真益强，将木邦蛮莫十三处地方占夺。至是殷相等至孟密勘抚。思真将孟定投住罕忽发出，听候安插。愿退蛮莫十三处地，顺从开设衙门。又有猛乃等处地，原系罕烈所管，后因罕烈调各陶猛不从，欲谋杀害陶猛别阁等，亦将地投住孟密，今思真亦愿退还罕烈，相等议照。蛮莫十三处地方系各夷酋历年仇杀争竞之地，蛮莫地方亦宽，系通迤西孟养之襟喉，其夷民栖住各约五六千家者有之，或三四千家者有之。欲议令孟密原管前地，每岁加征差发银一千两。则孟养、木邦亦愿输纳，彼此不忿。欲照弘治十五年事例，令腾冲司选拔官军戍守，三年一换。彼时军士患瘴，亦似不便。后奉勘合，将蛮莫议还木邦，官军掣回，仍被孟密侵占，迄今三十余年争夺不已，亦未尽善。合无出榜省谕金齿、腾冲等处流寓汉民，招募五百者授以试百夫长，一千名者授以实授百夫长，二千名授以副千夫长，三千名授以正千夫长。就于蛮莫、猛母二处设立一衙门，请名铸印，就令正千夫长掌管。若系孟养、木邦、孟密三处夷人，省令各回本土。

初，陇川宣抚妻姜氏、妾刘氏。姜氏生多鲤应袭，又生女嫁木邦罕烈为妻。刘氏生多鲸。鲸谋夺鲤职，令刘氏将印信先匿。多鲸向刘氏逼取印信，不与，杀之。木邦罕烈为妻母与鲸报仇，攻杀多鲤及伊母姜氏，烧毁仓粮一万九千石，又抢去敕书金牌，付多鲸管理。其下通把人等不服，赴抚按告保多鲤之子多旧罕为主，并推祖母放氏协管地方。罕烈忿恨，领兵又将多旧罕、放氏等杀害。有巡检姜诚（姜氏之兄也）具奏，命官抚理，追取印信。多鲸不从，又将姜诚杀死，夺其原管地方与多鲸占住。（此段此前文意有疑）罕烈又往杀夺孟璉刁派兰地。抚按追将缅甸印信，行委金齿司千户潘昂、腾冲司指挥刘嵩接管。至是周昆等并行勘抚。罕烈乃将象二只、牙六根、牛六十只、金银壶台盏各二副赎杀陇州之罪。仓粮着多鲸赔偿。又将象二只、金银壶台盏各二副赎杀孟璉之罪。昆等又责令多鲸将所占姜诚原地退还，诚子姜华管食。又多鲤有弟名多鳧，有子多参。昆等又令多鲸将占食多参原管地方退还多参。及查多参果

否多鯉親子，可立為后。多參乃聽多鯁之謀，避居痛定地方，不肯出見而罷。昆等乃議稱隴川宣撫司衙門新設在地名戛隴土城，其舊基尚存，平川甚是廣闊，西南相接孟密，東南相接木邦，東相接芒市，西北相接南甸，實為緊關要地。因被木邦殘破，止存空城。相應建設一守御千戶所，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鯁、多參。但本地方烟瘴甚大，春冬軍民稍可存住，夏秋酷熱，難以栖止。查得指揮劉嵩在彼署印年久，合無就令木官不避烟瘴，督率原撥防守旗軍七十四名、余丁二十六名，共一百名移入戛隴舊城住札。各軍應該月糧口糧照舊關支，空闲田地自行種食。一面省令多鯁、多參等先差手下陶猛前來，招集夷民，以夷治夷，庶可安妥。

按孟養諸事情皆據勘官。至彼土酋自陳其仇爭之由及輸服之態如此。其間各執一說，多系飾罪之辭，未必盡為得實也。

既而嚴時泰、周昆、殷相等將勘過事情還省回報，於是分守參政王汝舟、分巡副使唐胄、兵備僉事郭欽、都指揮胡章等會議，得各酋仇殺等情，委官勘報，俱各詳悉。雖非兩造具備之聽，亦非一己臆度之言。中間事出真實者，皆有因由詞不輸服者俱難窮究，況頑夷同於禽獸，吞噬不足深責。惟多鯨弑母殺兄，情惡顯著，乞行議處。多參避居痛定，勢難安插，合候再圖。罕烈、思倫知罪納贖，似應曲宥。用慰夷心。

及議得蠻莫十三處地方，內蠻莫、猛母水路通會，地土寬廣，乃諸夷必爭之地。原隸木邦管轄，後孟密占据。曾撫令退出，差委百戶丘成等督軍戍守。甫及二年，續奉勘合，仍歸木邦。罕烈力不能守，借助迤西，因起孟密之事，遂延數年之禍。今既退還官，相應從宜計處，添撥官軍防守。既該委官殷相回稱不便，惟有招軍一事，殷相等報稱可行。合無于蠻莫、猛母二處各設一衙門，請各鑄印分管。附近猛外、猛掌等寨俱隸騰越州統束。及如本官所據招軍名數，計為轉奏。授以官職，出給告示張挂，曉諭土住流住本省外省漢人。除木邦、孟密、孟養夷民外，其餘不拘夷漢，俱聽招募。待應募有人，冊報至日，再加詳議，然後施行。

再議得隴川、戛隴地方，雖據委官周昆等勘稱，實為緊關要地，相應建設一衛以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鯁、多參。又稱本地瘴烟甚大，苦熱難居，欲令指揮劉嵩率領防守。竊恐防守日久，奸生事寢，不無又貽邊方之患。近據騰冲所千百戶鎮撫孟鎮、張淮等呈稱，各職父祖征調，功升相繼，襲任今隴川地方，欲設守御千戶所，各官有願改調者各願樂從，去彼操守。然隴川設衛，雖有千百戶孟鎮等願去操守，尚缺旗軍充實行伍，合無亦照通判殷相所議，招軍授職，添設千百夫長，列御百戶之下，協同守御。

又訪得南牙關坐落南牙山頂。東通隴川，西通孟養，南通孟密，北通干

崖，东南通木邦。系紧关隘口，山势高峻，天气寒冷，瘴疠颇少，人可久居。见有南甸夷人守把。据致仕序班管铨稟请，开设卫所，用杜远夷交通情弊。通判殷相亦称相应建设巡检司，况衙门设在夷方，则汉人不宜选用，合无于腾冲所土官百户内铨选一员掌管司事，就将本山附近寨分土民选金一百名充为弓兵，常川巡守，遇有夷情，星飞具报。

又照孟乃七处地方通判殷相等勘称，原系木邦故壤，彼处陶猛别阁等因罕烈欲报不听调遣之忿，叛归思真，以致节年仇害不已。今既退出，应给本主。但前项地方接连孟密，相距木邦远，而七处陶猛结姻思真，素与罕烈睽离，先曾抚顺，寻复叛去，合无写牌省谕木邦罕烈地土归伊之后，略其旧怨，勿再欺凌，致又携二，果肯依听，方可给还。倘若本酋自知己力管顾不周，愿退属官，再行别议。仍省谕孟密、思真毋致设谋，诱引附己，不许容留在彼占住。及省谕孟乃陶猛别阁等，听受木邦约束，照旧帮当差发，毋怀反侧，自惹诸夷，取具罕烈、思真别阁等重甘结状回报，然后将地挈还罕烈，庶乎可保无虞。

又照缅甸印信，已该宣抚刁怕落追出还官，金牌止得景泰元年二面，其余年分并勘合底簿俱称烧失，无处挨寻。况遭兵火之余，恐无俱存之理，但退出印牌，应合给管。莽卜信近始知名，真伪莫辩。莽启岁性稟庸懦，策励莫前。合无暂将牌印敕书俱收永昌府库，姑待询访缅甸，二孽孰系的派，应袭宣慰官职，取具管下目把人等不扶给状，及孟密、孟养不致杀害，甘结至日，然后畀之，似为稳当。

又据木邦罕烈呈递缅书稟称，孟定原不做府，赏与伊祖罕盖管食，即其久隶木邦之迹，足为给赏罕盖之征，地土既已锡人，府名亦应裁革。今罕烈见得本道信牌写有府字，虑恐别设衙门，虽谕以不设衙门之意，恐仍执迷弗肯听信，合无备查会议府字应否革去，及委官伴送罕忽归还孟定管食地方，取具各夷、汉、缅文书结状，呈缴沐绍勋。绍勋乃会同杜唐、沈教及巡抚欧阳重，以夷情重务，仍行三司会议。

于是布政使吕经、按察使徐瓚、都指挥方仲议曰：“臣等会勘得云南边徼西至金沙江而极木邦、缅甸，皆为宣慰司；陇川为宣抚司；孟密为安抚司；孟连为长官司；孟定为府。此我祖宗列圣先后所设土官衙门，以为云南藩卫，各置其长以食其土，连亘不知几千余里。列于金沙江之迤东麓川，初设本为宣司，其地亦在江东。正统年间酋长思任发、思机发叛逆，靖远伯王骥征之，逃死过江，据险孟养府。缅甸宣慰先取思任发之首献捷于军，后又执思机发械送京师，遂革麓川宣尉司，改设前陇川宣抚司衙门。余孽遂居孟养，自食其土，是为金沙江之迤西，时则不使复还，誓以江乾石烂，方许过江。后因孟密

占管木邦、蛮莫等处地方，参将卢和牌取孟养思六，调兵过江，而东挟抚孟密思六，遂假进贡，永食此土，勘有前愆，仍令掣兵渡江西还。伏蒙朝廷降敕嘉其纳贡，赏其退地。然自是过江以来，与木邦连合，声势相倚，党恶肆暴，两无所忌。正德五年木邦罕烈屠陇川宣抚司城，而土舍多鯨子母祖母舅夷民皆罹其害，官粮尽被费耗，衙门鞠为荒野，宣抚印信金牌勘合皆入其手。虽称罕烈助妻弟多鯨之谋夺官职，而孟养贼孽思凯难保其不谋复于故地（一节）。嘉靖四年，思凯已故，木邦罕烈写书孟养思伦，说伊有上司杀牌一道，起兵相伴，去取地方，思伦遂令怕欢起夷兵象马过江，将缅甸宣慰杀死，妻子虏掠，烧毁衙门，夺去宣慰司印信，进攻孟密，持以岁月，虽称缅甸族属猛别莽卜信助兵接渡，而贼孽思伦于其祖之仇，盖尝阴图于报复（一节）。及罕烈将孟定府攻杀土舍罕忽，逐居孟密，而且明言于官欲革其府名。又将孟璉长官司攻杀土舍刁派兰，避其虐害而遂占夺其土地（一节）。是木邦罕烈为罪之首，孟养思凯、思伦为罪之从，陇川多鯨罪不容诛，仰惟宸谟庙算，明见万里，臣等钦遵，严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门整束兵粮，固守隘口，听调征剿。兵法先声，自足夺人，由是两雄丧魄，各还本土，而后委官往抚，俯首听从。木邦罕烈则自伏杀陇川杀孟璉之罪，而以金银器皿牙象献作赎刑。其于杀害缅甸，则推之孟养。所夺陇川宣抚司印信，则先经委官取出，行委指挥署掌。所取孟密蛮莫等处地方，则云今系思真管食，我先已有退状。所占孟定府地方，则吐退以还罕忽。所占孟璉长官司地方，则吐退以还刁派兰。若知己之有罪，而求以免其罪者（一节）。孟养思伦则自认过江与孟密、思真仇杀之情，而以土银牙象纳作赎罪。其于杀害缅甸，则推之猛别莽卜信。原夺缅甸宣慰司印信金牌等项，则云差人与莽卜信取出。原占缅甸阿瓦、补干等处地方，则退兵弃去，见系缅甸陶猛住守。诘以杀死罕忽父罕柯，则云系思真妄捏。责以盟誓不致过江，则云思真不来侵我，我亦遵守不过江。若畏己之有罪，而图以掩其图者（一节）。陇川逆舍多鯨则纳银二千两，以偿原烧仓粮。及将原占多鯨之子多参并多鰵、姜诚等冈寨田地俱各退还。但其杀兄杀祖母嫡母，虽助虐出于木邦罕烈而罪坐所由，终无以自赎者（一节）。孟密土舍思真则以原馆木邦、蛮莫等处地方退出还官，及将投住避害。孟定土舍罕忽、陇川土舍多参、多鰵、缅甸土舍莽启岁但送出官安插，虽称占据蛮莫等处，然以木邦远不能管，思真父子相仍管之，罪若差薄，而不必深责之者（一节）。臣等复惟古之王者不治夷狄，叛则示之以威，来则怀之以恩。我国家设列土官，以夷治夷，逆则动兵剿之，顺则从宜抚之，其揆一也。参照孟养贼孽思伦、木邦宣慰司罕烈、陇川逆舍多鯨论罪固当就戮，治夷则难尽法，况思伦畏威效顺，似宜准赎罕烈服罪，贡物似应容纳。多鯨禽兽，奚择似不足责，合无恩施旷荡，咸与宥免。木邦所备方物，许

其赴京进贡。仍照先年事例，降敕二道：一道戒飭孟养思伦，念乃祖思六纳贡退地，姑免其罪。令其遵守盟誓，管食迤西，禁止怕欢，今后不许交结木邦，指称孟别擅自过江，与缅甸孟密仇杀，自取诛剿。一道戒谕木邦罕烈，念乃祖父世守边方，姑免其罪。令其谨守疆界，保守官职，今后不许交通孟养，争夺孟密缅甸地方，亦不许党助多鲸争夺陇川官职，及杀害孟璉、孟定，越境生事，自取灭亡。如此，则天威咫尺，尤愈于铁钺之诛，国法严明，足示乎专杀之罪，恩威兼济，夷酋强暴者知所惩创矣。再照孟密安抚司土舍思真，以一敌御二凶强，保全边境，有功甚大，相应赏励。缅甸宣慰司土舍莽启岁以祖效忠，结仇孟养，杀虏殆尽，得祸极惨，相应扶植。陇川宣慰司土舍多参被强争官，举家受害，衙门久废，应与复管。孟定府土舍罕忽被逐已久，先世有功，署守此府，应与复旧。但委官各称莽启岁孱弱，欲将缅甸宣慰司印信敕书金牌等项送永昌府收候。及称多参避居痛定，仍将陇川宣抚司印信行委指挥署掌。又据罕烈邪谋，妄称孟定原不系府，欲要革去府名，合无恩施寡弱，俱加振拔。比照近奉恩例，思真、莽启岁准其袭职，多参、罕忽受以冠带。布政司备去扎付四道，一道行令思真，固守边疆。贼至则敌，贼去则止。不许恃强启衅，缅甸孤立，照旧互相保管，不许因而侵占。一道行令莽启岁，回还缅甸。一道行令多参，回还陇川。各要招复夷民陶猛百姓，协力保管地方，如果力能管理，地方宁靖，请即申报，差官赉送敕印等项交付掌管。一道行令罕忽，回还孟定府，将原管地方百姓照旧管理，先年以麓川之乱，虽失府印，今宜守编户之制，仍存府名。如此则土舍蒙恩，而部属之夷民知所归附，寡弱得助，而观望之凶强，亦自消沮，劝惩两得，夷酋效顺者，知所激励矣。及照蛮莫、孟母十三处地方，先年失部会官议奏，以为拨军轮守，非惟烟瘴不胜，亦于国体有碍。责令木邦拨人住守。然以地里相去甚远，拨人住守，则人又重迁，而其本处土人生长子孙，近隶孟密相属管食，故木邦每动干戈，以此为辞。今三司官初议，欲就于孟密管理，加征差发银一千两。而委官议处，又恐木邦不忿，欲将孟密、木邦、孟养三处夷人省令各回本土，榜谕腾冲流寓汉民，有能招募千名者授以百夫长，三千名者授以千夫长，设立衙门，请各铸印。而议者或谓试可乃行，或谓可立衙门，则前人当先为之。欲令腾冲指挥使司带管前项地方，征纳差发银两。臣窃谓流寓汉民，是亦往来烟瘴货贩之徒，岂足为千百夫长以制土夷？而况土著皆为孟密夷人，就使不敢生变，即省令得去，果谁与应募以足千百之数？腾冲司去蛮莫等处，尚隔干崖宣抚司衙门数百里，若使名虽带管腾冲，实则仍属孟密，又岂不反起木邦之争？夫以尺地莫非王土，分属出自朝廷，若谓此地去木邦相远，岂若就近以属孟密？名正言顺，罕烈亦何敢言也！况不属木邦盖已有年，今罕烈亦云见系思真管食，我先已有退状，则自知己



之不能管而无容心于争矣。委官又云，见系思真男思文陶猛思撤等住守，则亦知衙门之不能设，而徒为是虚言矣。合无仍依三司官初议，就与孟密管理，加徵差发，此其说似可行之久远，而足以息争也。但据木邦原管孟乃等七处陶猛别阁等先年不听罕烈调遣，曾经抚顺，寻复叛去，思真固无争占情由，然与住近结亲，合无行令思真省谕别阁等仍归罕烈，毋致诱引附己，虽虐我则仇夷民难强，而于其赴诉处之，当如是也。至如陇川、戛陇，宜复宣抚司治，而委官议处，亦欲招军设御。及据腾冲司千百户孟镇等愿调彼处操守，又称烟瘴甚大，春夏秋三时难以栖止，则非徒无益而有害，所议设御招军，亦不可行也。以至南牙山关既有南甸宣抚司夷人把守，而委官又据致仕序班管铨之言，欲设巡检司于腾卫百户内，铨选巡检，于土民内选充弓兵则徒为多事而无益，所议巡检司亦不必设也。臣等再惟欲安中国必先治外夷，若作家室必先勤垣墉。垣墉惧其坏也，必涂茨而后固。外夷惧其乱也，必处置而后安。故以诸夷相杀，似为中国之利，然又惧其浸强，适为中国之害。将欲防微而杜渐，故兹假法以示恩。所据原差赍文千户周宪、曹辅别无扶同误事情弊，应免追究。外委官知府严时泰、通判殷相、周昆。指挥冯鸣凤、王训、张淮、樊泰，不避艰险而深入瘴乡，宣布恩威而不辱纶命，用谐大羊之性，可方汗马之劳。干崖宣抚司刁怕落因委用以自奋，知感激以效忠，抚退夷兵，解息边患。守巡王汝舟，佾事王叙、唐胄，都指挥胡章，亲诣夷方，图惟边务，集兵粮以振先声，督抚处而收后效。三司掌印官吕经、陶照、徐瓚、李润、方仲用集众思，共成王事，解诸夷之结祸，了积案之连辞，岂徒议论，均著勤劳。臣等恭承明诏，莫敢或违，抚处乱夷，幸兹复靖，盖其类凡有八种，其情非止一端，译彼侏离，愈见语长而意晦。明乃顺逆，敢云虑远而说详。爰协同谋，上尘天听，如蒙軫念外夷以安中国。乞敕兵部再加从长议处，期在经久可行。鉴麓川之不远，置边墩于无虑，地方军民，不胜幸甚！

奏上，兵部尚书王时中请俯从其议。及照杜唐、沐绍勋、欧阳重用协群谋，督委官而亲抵夷方，抚处周详，格诸酋而咸归王化，上纾皇上南顾之忧，下除边方久积之祸。伏望降敕奖励，以彰其忠。上乃诏云南地方缅甸、木邦、陇川、孟密、孟琏、孟定等处土夷，节因忿争仇杀，土民受害，致劳官司抚处，征调数十余年不得宁帖，既该镇守总兵巡抚官督委司府卫所等官抚处停当，恩威兼尽，你部裹又参明白，思伦、罕烈既能畏威效顺，俱准赎罪，多鲸罪逆尤重，但远夷不足深较，今自悔悟自新，也都免究。罕烈原备方物，许令进贡。孟养被获陶猛，准令量照土俗发落。仍写敕二道，戒飭思伦、罕烈，令其谨守疆界，以图保全。不许越境生事，自取诛灭。思真敌御凶强，保全境土，镇巡官支給官钱买办花红彩币，优加赏励。缅甸土舍莽启岁既遭惨祸，着厚

加存恤扶植，俾不失宗祀，仍照近例，并思真俱准袭职。陇川、孟定土舍多参、罕忽各授以冠带，布政司仍各给扎付，行令固守封疆，各归本土，招复夷民，保管地方。其余议处事宜并蛮莫、孟乃等处夷情，都依拟处置。曹辅等既审无别情免究。严时泰吏部擢用，通判指挥等官镇巡官酌量勤劳多寡，各加奖劝，有奇功的指实另行具奏。三司官员王汝舟等该部记着应擢用的遇缺举用。镇守巡抚官先因地方贼情已各有升赏了。自是大处之后，各夷威畏，保守境土，朝贡如常。四十年来，虽间有仇杀，亦无如前剧甚者。迄今滇南边鄙少息云。

其俗濒江为竹楼以居，一日数浴（孟养）。性颇淳，额止刺一旗为号，作乐以手拍羊皮鼓，而间以铜铙、铜鼓、拍板。其乡村饮宴则击大鼓、吹芦笙、舞牌为乐（车里）。男子则文身、髡发、摘髭须、修眉睫。妇人则上衣白衣，下围桶裙，耳带大金圈，手贯象牙镯。男贵女贱。虽小民视其妻如奴仆，耕织贸易差徭之类皆系之（木邦）。

其酋长有三等：大曰招木弄，郎为宣慰者；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居高楼，部属见之，地有等限，使客亦然，设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差尺寸。（老挝）。酋长出入乘平轿或骑象。富人和白檀、麝香、当归、姜黄末，涂于身面，以为奇。事佛敬僧，有大事则抱佛说誓，质决于僧（缅甸）。见客把手为礼（八百）。境内甚热，四时皆蚕，染五色丝织土锦充贡（干崖）。其结亲用谷茶二长筒、鸡卵五七笼为聘礼（南甸）。卜以鸡骨。病不服药，务祭鬼。刳木为棺，植一树识坟（镇康）。交易用金银。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妇集，日中男集，更代为市（者乐甸）。亦有跣足衣皮者（芒市），刀耕火种者（腾冲）。其余大略相似。

山川曰鬼窟（孟养境，极险隘），曰蒙乐（者乐甸。有毒泉，人畜饮之即死），曰金沙江（缅甸）。其产琥珀、石、金、响锡、铜、犀、象、碧填马（矮小如骡）、豪猪、竹<鼠留>（大如兔，肥可食）、蜈（巨蟒，有四足，胆可解诸毒）、胆（亦可解毒）、木香、沉香、乳香、西木香、白檀香、安息香、香橼、香橙、橄榄、芋、蔗、藤、羊桃（味酸酣）、藤果（伏如荔枝味酸）、濮竹（其节甚长）、垂丝竹（枝叶软弱下垂）、芭蕉（开花结实，味甘可食）、大药（有大如斗者，味极甘美）、鲜子（如枣，味酸）、紫胶、白莲花、椰子、胡椒。树头酒，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大如掌。土人以罐悬置实下，划实汁流于罐以为酒，汁亦可熬白糖。石油（石绛流出，臭恶，色黑，可搽毒疮）、白布、兜罗绵、盐、孔雀、叫鸡（昼夜依时而鸣）。按夷人士官，川、贵、陕、广各处有之，俱不见载。而独具百夷者，盖省地土官与中国错居，而此则在边徼自为一天者。况是录本为皇华辙迹之考，而百夷乃诏使常莅

其域者，故附著焉。要之云南昔皆娄丽异境，故不沾文教，而百夷又在省外，则其狙獍之性，险避之习，要非可以寻常戎狄视也。至于我朝经略之后，省内郡县阜厚殷富，尽为乐土。且文物炳蔚与中州侔，而外之百夷亦帖然听命，各守藩度。此我祖宗天威神略，不诞无极，而沐黔宁，绥辑劳来，恩威并施，教化大行，其功亦不可诬也。自是子孙镇袭，世守其职，累德积威，二百年来，夷酋无敢颠越者，信为南邦之乔木也。若夫唐末藩镇，势重不反，亦当谨其渐云。

按孟密安抚司即汉孟获之地，朝廷每岁取办宝石于此。其地夷俗鬼术甚骇，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脏。当其易时，中术者不知也，凭其术数，几时而发，发则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脏尽，乃知土木。或恶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为残疾。又有名扑死鬼者，惟欲食人尸骸。人死，亲朋锣鼓防之，少或不严，则鬼变为禽兽飞虫，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尝读演义《三国》，诸葛七擒孟获，蛮夷多有怪术，于今验之果然。今孟获子孙尚繁。

### ●卷十 西北夷考引

家君司右谏时，辑《殊域周咨录》共二十四卷。门人汪允辈先刻九卷，皆东南夷事。其西北夷十五卷未暇刻也。渐谓国家内顺外威，四夷来王。自尧舜以来，盛莫与京。而列番之狼吞虎噬，足为疆场痛毒，我所当儆戒者，南倭北虏而已。备倭方略前刻已详，而制虏胜策，二百年间臣工建白，庙陛裁定，凿凿可行者，宁不广布寰宇，以为有志筹边者之一助乎！且家君此书，原为奉命殊域，职掌所系耳。自景泰中英皇返狩之后。星轺久绝于沙漠矣。而九圉戎政，如兵食功罪，凡当清刷，则省中诸臣，每捧纶音而往焉。虽不身入胡地，而要为防胡计也。嘉靖末，代藩诸宗与大同郡邑生隙，至于围逼督府，抗拒按院，交章请勘。而家君钦承玺书，驱驰云中，咨访所得，有可裨益兵枢消氛瀚海者，条疏欲上，竟以遭谪中止。今置篋中，尘可掬也。其视诸臣之侃侃建白，悉见施为者，何如哉！莫非职事而得行与否，有可慨焉，则是录也宁可不出之以为有志筹边者之一助乎！渐乃与汪允等再为检梓，俾成全书。不惟夷戎蛮狄其诡秘情状毕露，无遗，而运机决画以辅有道之盛守在四夷者，亦或取二三策不鄙其陋也。敢并识之！男严其渐顿首书。

### ●卷十一 西戎

神禹敷土而昆仑织皮，武王克商而西旅进獒，然其地迄乎流沙而止耳。汉武雄才弘略，志吞西域。始遣张骞往通诸国，已略识其梗概。既大宛破后，汉使入者益得其职，而轮台渠黎悉置校尉领护矣。沿及于唐，遂有安西府，设烽埃万里，中国强盛至是极哉！然汉时有善幻者至京师而兴巫蛊之祸。唐

之中世，吐蕃崛起，雄于突厥，尚结赞睥睨关辅，蹂践京阙，几危唐宗社。西域强盛亦至是极哉！且汉明帝怵游天竺，白马载经以还。而释教始播，纷纭中土。蒙古主华，崇重西僧八思巴。加以帝师之称，待以王者之礼，朝会之日，与天子皆南面。后妃太子进谒膜拜，受大臣见坐而不起。非但冠履倒置而已。明圣统天，声灵丕覃，行人布诏，不惮穷荒，而昧谷之东，其酋慕化，稽首彤廷，筐篚敬将者，又岂直如汉使所得天马、葡萄、枸酱、竹杖之品乎哉。长陵御极，迎法王制佛曲，自后其徒遂往来亦师不绝。馆欲赐赆，为国家帑藏一大蠹。然缘边建僧寺，处沙门以和番夷，实能以口舌代甲兵，省刍粮数十万，盖寓随俗抚绥之意焉。而荷戈蠢动者，亦终不免也。愚谓释迦以空为宗，则视色形之著，伦物之类，皆非其所爱惜者，乃忍于戕灭而不顾。故番族群丑亦每每自相仇殪，又何有中国生灵乎。然则佛氏禅机之秘，毋乃杀机之伏。而汉武玉门之通，其殆祸门之辟也哉。凡高明之士，乘博望之槎，而以殊俗记献者，毋曰西方圣人，我履其地，亲炙其教，而侈为之说可也。今列其大者：在正西则为吐蕃；为拂；为葛榜刺；为默德那；为天方。在西北则为哈密；为罕东；为赤斤蒙古；为安定阿端；为曲先；为火州；为土鲁蕃；为亦力把力；为于阗；为撒马儿罕；为哈烈。而其余星纷珠错者，俱尽略焉。叙西戎。

### ◎吐蕃

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羌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江、岷间。其西发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后有樊尼者西济河，逾积石，居岐布川或逻娑川。隋开皇中，有论赞索者，居西。唐贞观中，始通中国。既而灭吐谷浑，尽有其地。强于北狄。至唐末衰弱，种类分散。入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宋时入贡不绝，其首领角厮罗始居鄯州，后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时，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又于四川徼外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等处宣抚司，郡县其地，设官分职，以吐蕃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嗣者数世，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

本朝洪武二年，遣使赉诏谕吐蕃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及四夷亦得安靖。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四方云扰，群雄纷争，生灵涂炭。朕乃命将帅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郡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使者既谕吐蕃，未即归命。寻复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谕。时徐达受命往征沙漠，遂分遣郑愈往吐蕃招之降。

六年，诏吐蕃各族酋长举故有官职者至京，授职赐印，俾因俗为治，以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即元未自大都逃归故土者）。其下番

僧有封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者，又有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设都指挥二：曰乌思藏；曰朵甘卫。宣慰司三：曰朵甘思；曰董卜韩胡；曰长河西鱼通宁远。又设万户府四：曰沙儿可；曰乃竹；曰罗思端；曰列思麻。招讨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龙合；曰朵甘丹；曰朵甘仓塘，曰朵甘川；曰磨儿勘。千户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孛里加；曰长河西；曰多八参孙；曰加八；曰兆日；曰纳竹；曰伦答；曰果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孛里加思东；曰撒里土儿干；曰参卜郎；曰刺错牙；曰泄里坝；曰阔侧鲁孙。缘陕西、四川、云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数千里，制令三年一贡。阐化王、阐教王贡道从陕西；赞善王贡道从四川。三法王不给勘合，朝贡无常。

八年，诏甘肃、朵甘、乌思藏山川之神附祭于陕西山川之坛。先是礼部尚书牛谅言：“京都既罢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当躬祀，请附祭于各省。如广西则宜附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琐里；广东则宜附祭高丽；陕西则宜附祭甘肃、朵甘、乌思藏。京城更不须祭。又各省山川风云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分祭东西同坛。”上可其奏。命中书颁行之。将祭，则遣官一人往监其祀。

兰州八里麻民郭买的叛诱番兵入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着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买的不从，着沙、火石歹夜斩其首以归卫。以其事闻，请赏之。上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兄弟者告之不从，执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获牛马给之。”

西番来献葡萄酒，上谓中书省臣曰：“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为甚，岂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裘衣。遣还。

初，户部言：“四川产巴茶凡四百七十七处，茶户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岁计得茶万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贮候西番易马。”从之。

遣内使赵成往河州市马。初，上以西番产马，其所用泉货与中国异。自更钱币，马至者少。乃命成以罗绮、绫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将善抚循以通互市，马稍集，率厚直偿之。成又宣谕德意，自是番酋感悦，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售。

九年，吐蕃所部川藏夷人邀杀乌思藏贡使巩歌、琐南等，掠其贡物。命卫国公邓愈充征西将军，都督沐英副之往讨。分兵为三道以进，覆其巢穴，穷追至昆仑山，俘男女一万口，马五千、牛羊十三万而还。

十一年，洮州等处番夷作乱。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将军往讨。首取甘朵，降其万户乞失迦，平其部落，俘获不可胜算。

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朵儿等，据纳邻七站之地以叛。命征西将军移岳讨之，告祭西岳之神曰：“惟神磅礴西土，为四方之镇。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载在祀典，为民作福。今予统中国，兼抚四夷。前者延安伯颜帖木儿密迹中国，屡抚不服，告神进讨，已行殄灭。自陕西迤北，民无兵祸之忧。惟河州西南吐蕃、川藏及洮州三副使，虽尝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复为生民之患。是用命将率兵进讨，惟神鉴之！”英等兵至洮州故城，三副使等率皆遁去。获叛逃土官碛石州阿昌、七站、失纳等斩之。遂于东笼山南川度地筑城戍守，遣使报捷奏其事。上曰：“洮州为西蕃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命置卫，以指挥聂纬等领兵守之。寻擒三副使等，杀获数万人，获马二万、牛羊十余万。

二十四年，宋国公冯胜、凉国公蓝玉请勒兵巡边。就讨西番之未附者。上报之曰：“朕观天象，未利征讨，慎毋轻举。尔胜及左副将军傅友德宜还京师，玉率诸将驻陕西，训练士马为武备，待其衅而后取之。朕当有后命也。”寻诏玉讨建昌叛酋月鲁帖木儿。玉以计诱至，送京师诛之。玉因奏四川地旷山险，控扼西番。连岁蛮夷梗化，盖由军卫少而备御寡也。宜增置屯卫于顺庆府，镇巴梁、大竹诸县，其保宁千户所北通连云栈，宜改为卫。汉州汉县西连松、茂、碉、黎，当西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长、九寨，但为要道，皆宜增置军卫。长河西、朵甘、百夷地相连属，恃其险远，久不入贡，请兵致讨。上报玉曰：“籍民为军甚不可。百姓连年供输烦扰，又以壮者为兵，其何以堪！况凶渠既殄。虽犷悍者自将渐革其习。戍守军士皆有成规，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长河西、朵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劳。但养锐蓄威，徐议大举，此非四十万众不可行也。今尔所统之兵选留守御，余各令回卫。”玉遂班师。

三十年，立茶马司于陕西洮河二州，听吐蕃纳马易茶。令茶户私鬻者籍其茶入官，私茶出境及关隘不觉察者皆斩。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上又以边吏不独纵放私茶出境，致茶贱马贵，国课不充，或假朝旨横索番马，致其悖信侮慢朝廷，但谓羌戎不顺，岂知激之有自。遂制金牌信符，其文曰：“皇帝圣旨差发纳马，不信者斩。”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往吐蕃，令各番族认办马课，别各置一牌藏于大内，每三年遣使赍出，比验相合，收马给茶，以杜绝奸欺。上又恐边卫巡防不严，私漏茶于境外，敕兵部传谕守边者知之。兵部进禁约事宜，遣人持谕川、陕卫所，仍遣西僧管者藏卜等往吐蕃申谕之。初，附马都尉欧阳伦遣其家人往来陕西贩茶。出鬻于吐蕃，倚势放横，藩阉大臣皆畏威承顺，不敢违忤。时四月农方耕耨，伦适使陕西，令布政司移文所属起车载茶往河州。伦家人周保尤纵暴，索车五十辆至兰县，捶河桥巡检司吏。吏不能堪

，奏其事。上大怒，赐伦死。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保等皆坐诛，茶货没入于官。遣使赍书嘉劳告者。

伦尚帝女安庆公主，高后坐所生也。国初行法之严，虽贵戚不少贷如此。

李景隆使吐蕃回，用茶五千余斤，得马一万三千五百余匹。分给京卫骑士。

按洪武四年正月，诏陕西汉中府产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无主者令守城军士薷种采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后以百斤为一包，二包为引，以解有司收贮。候西番易马后，又令四川保宁等府亦照陕西取纳。

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于甘肃、洮河、西宁各设茶马司。以川、陕军人岁运一百万斤至彼收贮，谓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民间所蓄不得过一月之用，多皆官买，私易者籍其园。仍制金牌。额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今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给一面，洮州、火把、藏思、裹日等族牌六面，纳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五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马给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一面收贮内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赍牌前去调聚，各番比对字号收纳马匹。共一万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宁一带诸番既以茶马羁縻，而元降万户把丹授以乎凉千户，其部落悉编军民，号为土达。又立哈密为忠顺王，复统诸番自为保障，则祖宗百年之间，甘肃西顾之忧无矣。自正统十四年，北虏寇陕，土达被掠，边方多事，军夫不充，止将汉中府岁办之数并巡获私茶不过四五万斤以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为吐鲁番所夺，屡处未定，都御史陈九畴建议欲制西番，使还我地，须闭关绝其贡易。盖以彼欲茶不得，则发肿病死故耳。殊不知贡易不通，则命死一旦，彼安得不救也哉。遂常举兵扰我甘肃，破我寨堡，杀我人民。边臣苦于支敌之不给而茶亦为其所掠也。弘治间，都御使杨一清抚调各番，志复茶法，番夷共称未奉金牌，不敢办纳。此盖彼既恐其相侵，而此则商贩无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为之词耳。故尚书霍韬有曰：“必须遣间谍告诸戎曰：‘中国所以闭关绝尔，非尔诸戎罪也。土鲁蕃不道，灭我哈密，蹂我疆场，故闭关制其死命。’愚则以为仍当给其金牌，招番办纳。严禁商贩，无使有侵。至于转输如旧规用军，计地转达，不使有长役之苦。若收买之价比民少增，致使有乐趋之勤。其斯为兴复久远之计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搅边民，自宜极救之不暇，又复兴此迂远之事乎？”予则曰：“制服西戎之术，孰有过于其茶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

，有茶易虏马之制。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安，而驾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计之得者，孰过于此哉！”

上又遣广东道监察御史王静齎命符往西域市马。历雪山昆仑，抵弱水，所至七十二族，往返期年。

按静字永静，徽州黟县人。以贡授御史，后巡按湖广，激扬有声。洪熙改元，受敕褒赠，赐归省。寻升莫阳知府，以父老致仕。

永乐间，成祖在藩邸。日闻尚师哈立麻名。及即位，遣中官侯显齎书币往迎。五历寒暑，乃至亦师。车驾躬出视劳，无拜跪礼，但合掌而已。命尚师建法坛，荐福皇考妣。于是庆云、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鸾、青狮、白象、白鹤，连日毕见。又闻梵呗空乐自天而下，群臣上表称贺。学士胡广等献《圣孝瑞应歌颂》。识者谓西僧行法善幻，能动世俗如此。诏封尚师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鞍马仪仗及黄金百两、白金千两。宴于华盖殿。

十九年，鸿胪奏大宝法王来朝，或请驾出视之。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夷人慕义远来，当示以伦理。若万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顾者矣。”上曰：“尔欲效韩愈耶？”驾遂不出。法王入见，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况夷狄耶！”长揖而已。自复在京僧寺多有番僧。

时陕西参政平思忠谪戍北边，上以思忠尝官主客郎中，多识贾胡，诏释其戍。赐冠带，随中官往吐蕃诸国市马。后复遣陕西都指挥刘昭领兵往乌思藏，赏诸国还，遇番贼劫掠。昭率众攻败之。四川布政司言：“诸番以马易茶者，例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等物出关。今番商往往以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虑杜绝远人。”上曰：“边关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上谓兵部榜谕边北官民，示以朝廷怀远之意。今后西番马至，必与好茶。若复以谬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闻。末年，仁宗即位，礼科给事中黄骥极陈西番贾胡入贡，西人受害，乞罢其贡。上嘉纳之。以其奏示礼部尚书吕震曰：“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陕西人，有不悉耶？为大臣当存国体恤民穷，毋侵削根本，骥所言其从之。”

宣德六年，都督陈怀等讨松潘寇，平之。

正统四年，松潘用兵，以王翱巡抚四川，赞理军务。

十四年，诏停止西番金牌，每岁遣行人四员往陕西茶马司巡察西番茶市。禁私茶出境。潼关以西至甘肃等处地方通行禁例。

天顺五年，吐蕃寇凉州。都督毛忠被围。贼势甚锐，监军以下皆恐。总兵宣城伯卫颖（或云卫泾）战却之。贼披靡，不敢近，卒全师归。



八年，西宁番族把沙作乱。命颖讨之。颖与巡抚都御史吴琛将中军，督甘、凉、兰、巩、山丹、庄浪等卫所官军三万五千人，分五路以进，追至骆驼山，俘斩共千七百余，获牛马羊二万有奇。

成化四年，客星色苍白，光芒长三丈余，尾指西南，变彗。于是六科给事中魏元等言：“朝廷于僧徒过于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辄费无限之费财，建无益之斋醮。而西番札实巴等又加以法王名号，赏赉隆厚，出乘棕轿，导用金吾。伏乞革去法王等号，发回本国，追回赏赐，以赈饥民。仍勒寺观不得请建醮备斋。”又言：“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则公私俱困矣。盖由赏赉无节，玩好太多，或印施经讖，或填写佛经，或为绘画之像，或造宝石之具，及云南等处矿场采办，悉宜停止。”西天佛子札实巴先因造寺，奏讨河间静海县地为寺田，仍乞宛平县民为佃户。上许之，既而户科左给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请之罪。上命户部核实皆民间地。诏仍退还民耕种。

七年，兵部奏：“陕西巡抚马文升所陈收茶易马事，深切边务。宜令陕西布政司将库贮茶课及绵花等物易银，遣官领送河南、湖广市茶，运赴西宁等茶马司收贮，移文巡茶官同守备分巡官市易番马。给甘凉、固原、靖虏、庆阳等卫缺马官军骑操。仍行甘肃、宁夏、延绥总兵巡抚等官核实缺马官军数目，亦如前例行之。”诏可。

京城外有军民叶、靳鸾等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以为葛巴刺碗，假谓之西番所产。乘时市利，愚民竞趋之。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尝买以进者，皆遁去。获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载发墓罪死。况取人髑髅市于人，挟左道以邀厚利，其视支解之罪同，当即诛之。”

二十四年，诏停止行人巡茶。定委御史一员领敕专理西番茶马事，然茶法之行非往日之严，而所得之马亦甚微矣。

按宣德四年，四川江安县茶户诉本户旧有茶八万余株，年深枯朽，户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给役于官，无力培植，积久茶课七千七百余，郡县责徵日急，乞赐减免，并除杂役，得专办茶课，庶无逋负逆。政司以闻。上谕尚书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资之，不但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陈恕为三司使稍增茶课，当时非之。此事今任于乡岁额决不可增，虚耗则当减免，并宜从宽。”则当时之优恤茶户者如此，盖欲足民以足国也。“迄于是，茶课反不及于前，何哉”此亦茶马之一变也。故记之。

弘治元年，上即位，诏四川番僧国师法王领占所等悉革职，追夺累次诰敕印信仪仗。发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按此亦黜邪一快事，圣教之首务也。《杂志》载悉僧生受沃赐，死则有司为之官造墓塔。时有一吐蕃国师病且死，语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时。

”至期不验，弟子耻，潜绞杀之。尚书王复奏：“此僧素受国恩，积蓄甚侈而无用。宜籍以供墓塔之费，省官钱。”诏可之，人亦为快云。

弘治末，命都御史杨一清任茶马事，一清请复金牌信符旧制。疏曰：“臣亲诣西宁等卫抚调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偕国师禅师赉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抚且掬之，责其近年不肯输纳茶马之罪。”彼皆北面稽首曰：“这是我西番认定差发，合当办纳。近年并不曾赉金牌来调，止是一年一次着我辈将马换茶。今后来调时，天皇帝大法度在焉，敢违逆臣。”于是乃知我圣祖神宗睿谋英略，度越前代远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有以茶易虏马之制。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者宜无出此。至我朝纳马谓之差发，如田之有赋，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纳马而酬以茶斤，则我体既尊，彼欲亦遂。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轻重得失，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责番夷以差发，非若秦，汉喜功好大勤远略者之所为也。亦非中国果无良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盖西番之为中国藩篱久矣。汉武帝图治匈奴，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而漠南无王庭。今金城之西绵亘数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终不敢越羌而南。以羌人为之世仇，恐议其后，此天所以限别区域绝内外者也。不然则河、洮、岷、陇之区，鲜不为其蹂践，欲晏然无事，得乎？

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拨地方安置而授之长，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答。使知虽远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背叛。盖以一叛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以是而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远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顷自金牌制废，私贩盛行，虽有抚谕私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六十年。岂徒边方缺马骑征，将来远夷既不仰给我茶，敢谓与中国不相干涉，意外之忧或从此生，藩篱之固何所于托！切照洪武年间颁降金牌数目，各卫典籍磨灭多无的。据查得洮、河、西宁三卫番族该金牌四十一面，差发马一万四千五十一匹。内府收贮每三年一次，遣廷臣赉收马给茶，后因边方多事后停止，历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诸卫邈不相通，诚恐四十年之后，虽近番亦不复知有茶马矣。今欲遵照旧例，调军入番收马，非惟病于供亿，且恐激扰番夷。乞敕该衙门将金牌旧额查出，申明旧制，昭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复信符，各常本等差发，不许生拗违背。其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等官久不袭替，亦令查出，奏请就彼各袭原职，以为统领，不必令其来京。以弘治十一年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赉捧金牌前来，会同臣等调取原降番族金牌，至三卫纳马给茶，重加赏劳，不须动调官军深入。事完造册，随金牌赉缴，以后三年一次奉行。中间二年，仍照常晓谕，有

愿将马易茶者听。敢有不受约束者，量调番汉宫后问罪诛剿，以警其余。庶恩威并施，番人永服而为藩篱之固。奏上。诏议行之。然巡茶御史乞今兼设不废。

吐蕃诸部中，惟董卜韩胡亦素知慕文教。弘治中，奏请中国书籍。兵部尚书余子俊疏曰：“考之唐玄宗之世，吐蕃遣使求《毛诗》、《春秋》、《礼记》正字于体烈，以为与之书，使知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尚书裴光庭以为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甄陶声教化流内外；体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于是玄宗赐以诗书。今董卜求讨前项书籍，臣以为《成都记》即《成都府志》也，一府之舆图关隘于此乎载，不可与。《方輿胜览》，天下之舆图关隘于此乎载，不可与。其余书籍可以与之。若或不与，彼来朝之人市于书肆之中，亦不甚难。若因其请，遣人量加颁赐，因而敕其将旧维州地退还保县，彼必感恩知报，可免西顾之忧矣。”

正德间，建僧寺于西内。西僧行秘术者汇缘而进居其中，劝上遣中使偕其徒至乌思藏迎异僧。尚书毛纪谏曰：“乌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数千里之外，其地习俗鄙恶，语言侏离，与中国悬绝。中国之人亦鲜有使其地者。祖宗之时，番僧虽尝入贡，赐以法王国师等号，不过命之空名虚秩。居其本土，藉以抚化番众，无扰我边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国，令人禁内，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者终更得祸，史册载之。可为万世之明鉴。仰惟陛下神仁圣武，天纵聪明，曩在春宫，懋学毓德，继膺宝祚，任贤图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颈以望太平者也。今无故而为此举，朝野闻之。咸皆骇异。以为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区，道德纲常之化，而顾从事于夷狄之陋哉！且异端邪说，人人皆知其非圣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于陛下之本意也，实由番僧造为一切幻妄怪诞之说，上渎陛下偶尔听之，不计其累至于此耳。况本夷年例进贡自有旧定常格。差遣伴送另有通事人员，揆之事体，似不可以烦朝使。况近臣往番供送，虽曰先朝常有此例，当时庶政修明，教化大行，海内富庶，百姓安乐，偶一行之，不觉甚损。即今各处灾异频仍，人民困苦，盗贼生发，虏寇猖獗，兵戈相寻未已，储蓄所在空虚。而四川等处腹里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继至，疮痍满目，呻吟满耳，地方之疲敝极矣。当此之时，正宜劳心竭力，多方拯济犹恐弗及，尚忍复为此骚扰烦费之举哉！伏望收回成命，以彰乾刚之断，离照之明，使天下后世称为尧舜之圣，实臣等之至愿也。”

六年，上方好佛，自名“大庆法王”。外廷虽闻之，无可据以进谏。会番僧奏讨腴田百顷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礼部尚书傅圭佯不知，执奏曰：“孰为大庆法王者！敢并至尊书之。褻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当诛！”诏勿问。田亦竟止。

嘉靖二年，太监崔文以番僧灵异说上事佛，盛为斋供，吏部尚书乔宇等疏曰：“伏睹登极之诏，将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尽行牢固枷钉，押发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其中有出入内府住坐新寺诱引蛊惑罪恶显著见在京者，拿送法司，问拟罪名，奏请定夺，一切传升善世真人等项尽行革退。又将近年以来左右近幸之人献谄希恩，在内添盖佛寺神庙，在外添盖玄明宫、石经山祠庙等项，俱经拆毁。彼时圣志清明，德性坚定，屏息异端，崇儒重道，邪正之辩了然明白。深奸秘慝一售其计，遂致蛊惑圣明。切闻天生圣人为天地神民之主，心之感格自与天地相通，气之和顺自协神人供佑。往三时不雨，一冬无雪露，祷宫中，遣官祭告天地宗社，随获感应，明效大验，彰著如斯。皇上深居渊默，体念于此，则妖僧经忏自不足信，一应斋醮无益之事俱宜停罢。方今天灾屡见，边报未宁，四方盗贼随灭随起，内外库藏日见消耗，恐不可支，相去正德末年不甚相远矣。伏愿皇上始终一心辟邪崇正，易信佛之念以尊经训，驰拜醮之劳以近讲筵，日隆盛德，保养天和，则圣寿万年，子孙千亿。”上嘉其忠，爱而不纳。

给事中安磐复疏曰：“武宗初年，亦尝留心讲学矣。二三年后，遂为左右瞽惑，即从事内典。内典即习，即从事番教。于是锁南绰言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谙，即从事取佛，于是太监刘允驰驱西域矣，靡费大官，腾谤道路，此陛下之所闻见者。即而刘允放而锁南囚，天下颂而陛下之明；正道复而异端息，天下颂陛下之圣；供亿灭而光禄裕，天下颂陛下之英。数者斯陛下之所以垂誉无穷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袭故辙。崔文本以钟鼓厮役，夤缘冒升，今复导陛下以此。文之意以尝试陛下也。陛下既为所动，欲行香，欲登坛，欲拜疏，臣恐无已则导以声色，无已则导以货利，无已则导以游幸，导以土木，导以征伐。文以渐致也。诸余如文类者，又将牵连，伺便求所意欲逞也。陛下德可尧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党紊乱。故曰文可斩也。”上不从。

先是刘允者，幼时于成化年间，在安喜宫答应，名刘卯儿。即能交通外人，卖弄宝石，献谄佞，调是非，进退人才。及败露，下锦衣卫狱。见其年幼，从轻发落。后谋入东宫，极能极巧，相扇引诱。至正德年来，骤升司礼监太监，改名允。武宗托为心腹，本监传造兼管豹房、新寺、膳房、库藏收掌。抄没刘瑾金银宝货，偷盗数多，播弄威福，声势极如刘瑾，号名二刘。恐后发觉，用谋结喇麻僧寺。请入番取佛，敕谕异常，赐与刀剑，便宜行事。若有各色人员能出力入番效劳，任尔擢用，若不用，命斩首示众，不必覆奏，允又奏带官员军舍匠作阴阳医士道事序班等一百三十三名，往乌思藏，恣其贪虐害人。嘉靖初，科道发其罪，上命降长随，追赃入官。锦衣卫指挥贾文镒时已革职，忿之。疏曰：“臣窃计京城起身，经行直抵乌思藏番邦，往返只有一年程限

，而刘允各处迁延五年之上。但遇产物积货地方，便顿住经月，倚称采办进贡及入番所用为由，百般科扰，劳民骗财。俱于四川布政司官库支领银十万余两。累死人命，不知其数。较其帮谋，太监吴亮、焦宁尚问拟充军，藉没财产，而首恶刘允专听崔文、孙玺、张洪拨置，止用银六万两还官。庶掩前情，得以降长随，未尝受一时刑宪，罪重于丘山。今罚未伤其毫毛，隐匿应该入官盐价银八十三万六千余两，安享富贵，保全身家。乞藉没其财产，入官公用。仍将刘允照吴亮、焦宁事例，加诛市朝，以谢神人之怒。”上语：“文镒犯罪脱逃，又将已发落人犯捏词奏扰，锦衣卫拿来着实打五十棍放了。”

三年，打冲河两岁西番与哈哈口等处西番枝叶相连，桀骜生野，遂烧劫村屯，掳掠牛马人口。顾副使调取钺隼、建宁三卫汉土官兵征剿之。有余贼打别、乞扒等逃过水，纠合盐井卫刺土官部下番人，越过安宁河粮运大路，封杀人口。四年，建昌兵备胡东皋及分守少监阎良，行令盐井卫指挥毛良起汉军一千名，土官刺马仁起土军三千名，俱至水边扎营，相机抚剿。仍谕各村为恶番贼，若肯投降，献出顶经，说誓认保，地方即就听从辍兵。若再执拗不听，亦就进兵征剿。番贼相结，不顺招抚。乃督军进战，克捷。前后共斩首级六十一颗，生擒男妇八十五名口，头畜凶器碉房硬寨扫荡无遗。别寨番夷闻风丧胆，各备羸马衣甲投拜受降，自愿照俗顶经，誓守界路。

四川巡抚都御史郑毅疏曰：“为照建昌、盐井、宁番等卫地方各寨番贼，经年横出道路，不时深入乡村，抢劫民财封虏人口。地方被害已深，人心积愤已久。副使胡东皋欲乘此众怒之极，往问彼不恭之罪。会同少监阎良呈报镇巡衙门，动调本处汉土官兵分哨夹攻，相极抚剿。协诸将之智谋，仗朝廷之威福，群凶落魄，一举成擒，数年边患，一旦稍平。但西路石关险固，余党深潜，而土官刺马仁自备口粮，留兵坚守。及照胡东皋、阎良方举事之初。虽若嫌于轻率，其讨贼之急，实皆出于忠诚。土兵少损，斩获亦多，谋既有成，功足补过。土官安夷刺马仁、千户赵清、李聚、贾爵协力同心，必期罪人斯得。土汉军舍身用命，誓不与贼俱生。以致地方告宁，军民胥庆。但首贼乞扒逃遁难寻，石关诸夷恃险未服，尚该抚处。虽番夷无常之诈固未可以预料，而王灵赫奕之势则由此大振矣。是皆前暂管巡抚右侍郎王一、镇守太监萧通、巡按御史马纪谋议之所及也。臣于此毫发无与焉。伏望皇上念极边陲，明照万里，乞敕兵部特为裁处。何以收今日全胜之功，何以为百年无事之计，一一明示，以凭遵行。其副使等官胡东皋悯其劳以作其气，略其过以嘉其功，不胜幸甚！”下兵部议。尚书李钺议谓：“建昌等处，各寨番贼经年抢劫，乃能擒斩殆尽。所据各官轻擅之罪似应准赎。及照贼首乞扒并石关诸夷余党尚未擒剿尽绝，伏候命下之日。本部仍行都御史郑毅从长计议。如果前项番贼畏罪据险，刺

马仁防守日久，难于进攻，各夷诚心悔过，理宜抚处。即便严督副使胡东皋等多方设法，遣差的当人役省谕各寨番夷，将贼首乞扒擒捕献出，一体重赏。如或各夷仍固执迷，反覆谲诈，不听招抚，将来玩养成势，即会行云南镇巡等官调集汉土官兵，措备粮饷，克期进剿，一面星驰奏闻。兵形无常，夷情难测，应剿应抚，务在周悉慎重。用图万全，固不许虚文抚处。坐取玩愒，亦不得轻率寡谋，致貽后患。”上从之。自后夷贼听抚，咸各安生。

七年九月，弘化、显庆二寺番僧藏卜洛竹进西番狗二只。陕西都司起送至京。礼部送豹房收育。先是户部尚书秦金疏请省无益之费，以照圣德。上诏存留鸚鵡等牲口二千五百二十二个只，其余放去。至是巡视，光禄御史朱观疏称：“本年三月以后，节该各房奏报，孳生虫蚁鹰犬等项，每月陆续增添肉豆欲粟不一。乞敕司礼监查勘虫蚁等项的数目，请自上裁，择其可用者量为留育。”上诏：“这鹰犬虫蚁等项委系无益之物，且日逐供给糜费。该监查明，择其可用者量为存留，其余通行屏逐。”于是内管监太监郭绅奏称：“永乐、宣德、正统等年间，俱有虫蚁牲口数多，至天顺年间，二万三百余个只；弘治年，二万九千四百个只；正德年，二万九百三十余个只。先于正德十六年五月，内恭遇皇上嗣登大宝，释放大半。嘉靖五年以来节该皇亲张鹤龄等进到寿羊等牲，当奉钦依照旧送附本房喂养。近该户部尚书邹文盛等节题虽称无益，虑其祖宗旧规已定，难以泯逐。切思本房哺养牲禽，比旧太少，祖宗建制至今百余十年，非今日之设。仰惟圣上轸念旧制，庶不有负祖宗成规。”

提督豹房太监李宽又奏称：“永乐、宣德年间，旧额原养金线豹、玉豹数多，成化间养土豹三十余只。弘治年原养哈喇二只，金线一只，玉豹二十余只。正德等年间原喂养土豹九十余只。嘉靖年原养玉豹七只。旧额设立奉命采取及各处内外守臣进贡豹只给与本房喂养，自立国以来，已经百余十年。非今日之设，非系无益之物。今止有玉豹一只，比旧太少，止费羊酒二斤。伏望圣旨悯念旧规，庶不有负祖宗成宪。”上诏：“豹房所奏，其意导君好尚之意，法当治罪。如曰祖宗成宪。不知此成宪载在何典？又曰日用羊酒二斤，计日纵少。计年则多，非告君之辞。这豹且留，今后再不许进收，该科记着！”

又御马监太监福奏称：“查得西牛一只。嘉靖五年鲁迷等地面贡进，该监比照天顺年间事理，乞于光禄寺每日酒半瓶，鸡一只，猪肉二斤，果子二斤，白米一斗。西番狗二只，番僧贡进。乞照旧例每只日支白米二斤，肉一斤八两。”上诏：“西牛是西夷效顺之贡，留着。二异狗都放了。”

一十四年，陕西都司岷州卫大崇教等寺番僧扎失禄竹等奏：“我每进马一匹，止赏缎一疋，酥油一桶，也是缎一疋。别国夷人达子、回子俱有大赏赐。我每今要回还，有旧例自买食茶三十斤。乞比照四川董卜韩胡番僧食茶事例

，每名买茶一百五十斤，准令各僧自备价银照例收买。回寺熬煎广茶，祝延圣寿。”礼部尚书夏言疏曰：“看得陕西番僧札失禄竹等奏要比例加买食茶一节，即查有前例，相应俯从。但欲每名收买一百五十斤，似乎太多。及照四川董卜韩胡虽准食茶一百斤，止给勘合前去经过地方收买，况车辆船只俱系自备。今札失禄竹等奏要自买食茶，即于原起官车装载，所比前例难以准行。合无每名除遵旧例三十斤外，量加五斤。侯命下之日，行令该馆照数收买，验包装载。所在官司并沿途经过关隘务要严加盘验。如有过多及夹带违禁之物。就便追究惩治。以后该贡年期俱照此例收买。庶免奏扰。”上从之。

十五年，四川都指挥刘永昌等奏：“起送乌思藏辅教王差来到京国师一十五员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三名。大乘法王差来到京国师一十五员名，并存留番僧一千四名。阐教王差来到京国师一十五员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一百四名。并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差来到京寨官一十五员名，并存留寨官一千三名，各备珊瑚、铜佛、氍毹等物赴京进贡。内阐教王差来番僧一百名赴京谢恩。各例应给赏。”

礼部尚书夏言疏曰：“查得各地方赏例，乌思藏辅教王、大乘法王、阐教王各差来进贡谢恩到京国师、番僧人等，每人彩缎一表里、丝绫贴里衣一套三件；其存留都纲番僧人等，每人彩段一表里、折与阔生绢四疋、丝绫贴里衣一套，内二件给与本色，二件折与阔生绢三疋。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十斤，进过方物例不给价。其带进辅教、大乘、阐教三王方物，各回赐彩缎四表里。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宣慰司差来到京者，每人赏阔生绢二疋，折衣彩缎二表里，俱与本色；存留者，每人阔生绢二疋，折衣彩缎二表里，内一表里给与本色，一表里折与阔生绢四疋。俱与钞一百锭，进过方物例不给价。查得嘉靖六年十月内该本部会议题准番僧番人正赏折衣彩缎不等，俱与一疋折给。及查成化年间，节该本部题准事例乌思藏辅教等四王每王名下，例该三年一贡，各许差一百人，多不过一百五十人。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宣慰司三年一贡，每贡多不过一百人。如有国师、禅师在司住坐者，不许各另差人进贡。其有退老事故等项，着令亲徒儿男袭替。赴京进贡者，国师差一百人；禅师、都指挥以下各差五十人，多不过一千人。数外多者照例阻回。其都纲指挥以下来替者，止许随同年例进贡。若国师、禅师数少，则自当随数而来。或三四百名，或五六百名，不待臻满千名。其大乘法王系出家高僧，无地土番民管束，不给勘合，亦五年例进贡，听其欲来。止许差僧徒十人赍此印信番本随同单化等四王年例进贡。题奉圣旨合例的全赏，违例的减去，钦此钦遵！外看得今次乌思藏辅教、阐教、大乘各王并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差来进贡袭职谢恩人等，虽已经题奉钦依给赏，但查有本部节年题

准事例，乌思藏并长河西各地方都纳刺麻带来进贡僧徒及大乘法王例止许差僧徒十人，今带差僧徒一千余人，俱系过额多余之数。例应减革赏赐。但既经都布按三司及该边官员验放起送前来，本部每从宽处，俱一体给赏，以全柔远之恩。各该官员明知节年题准前例，往往仍前额外起送，显是该边官员贪图货贿，专务姑息，通同隐蔽。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例明白，依文起送，俱属有违。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转行彼处巡按御史，将各经该官员查提到官，酌量情罪轻重，照依律例，问拟发落，以警将来。本部仍备行彼处镇巡衙门转行都布按三司并该边官员，以后但遇乌思藏辅教等四王及各番僧人等入贡，查照旧例，不许仍前额外起送，冒滥赏赐，有乖明例。如再故违，听本部从重参究。该边官员坐问赃罪，番人革赏。”上诏：“番人进贡已有明例，今次遇额数多，显是边官贪图货贿。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审，朦胧起送，都着巡按御史提了问。今后再有违的，你部里指名参奏，重治不饶。”自后夷人进贡如例，迄今不绝。

其处地薄气寒，风俗朴鲁。前史称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其国君号赞普。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其君臣自为友者五六人，号曰共命，君死者自杀以殉。然有城郭而不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部人处小拂庐。其吏治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其刑虽小罪必抉目刖鼻。其乐吹螺击鼓。其四时以麦熟为岁首。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铜最下，差大小缀臂前以辩贵贱。养牛马，取乳酪供食。取毛为褐，衣率毡帔。常以赭涂面，妇人辫发而蒙之。贵壮贱弱，重兵，死以累世战没者为甲门，败懦者垂狐尾于首以示辱。怀恩重财货，交易用毯马牛。不知医药，疾病召巫覡焚柴声鼓，谓之逐鬼。信诅咒，啖生物，无蔬茹醯酱。其山川曰昆仑山（在朵甘卫东北，番名亦耳麻不刺山，高极峻，雪至夏不消），曰可跋海，曰黄河。

按河源自吐蕃朵甘卫西鄙直马湖蛮部正西三千余里，去云南丽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从地涌出百余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灿若列星。番名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也。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又东流为赤宾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兰之水，由南合也里木之水，复至自东南，于是其流渐大，曰脱可厄，译云黄河也。河之东行，又歧为九派，曰也孙干论，译云九渡也。水尚清浅可涉。又东约行五百里，始寢浑浊，而其流益大。朵甘思东北鄙有大山，四时皆积雪，曰麻莫不刺，又曰腾乞里塔，译云昆仑也。自九渡东行至此可三十里，昆仑之南又东流阔即、阔堤二地，至哈刺别里赤与纳邻哈刺河，合乞儿、马出二水，乃折流转西，至昆仑北。既复折而东北流至贵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昆仑至此不啻三千里之远。又约行三百里至积石。从积石上距星宿海盖六千七百有余里矣。东北经沙漠地，折西南流入山西境内，凡差千余里云。



然流入中国豫、徐、青、兖之地，常决不宁。本朝学士宋濂在元世尝著论曰：“平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常横溃为患。其势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何也？黄河之水，其本也既远，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导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孟津、洛，至于大伾而下，酏为二渠，北载之高地，过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趋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后，无水患者已七百七十余年。此无他，水之流分而其势自平也。周定王时，河徙令砾，始改禹故道。九河之迹渐至湮塞。至汉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孝武时，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无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势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筑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迹，其后入流屯氏，诸河复入于千乘县，德棣等河复播为八，而八十年又无水患矣。及成帝时，屯氏河塞，又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由是而观，则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照然，又可睹已。自汉至唐，平决不常，难以悉议。至于宋时河又南决。南渡之后，遂由彭城合汴、泗东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数千里湍悍难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输曹、郟地几千里悉为巨漫，民生垫溺，比古为尤甚。莫若浚入旧淮，使其水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牛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于此！然而开辟之初，洪水泛滥于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盖裁成天地之化，必资人工而后就。或者不知，遂以河决归于天，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说，最能僨事者也。”宋文宪公《治河议》在今实为良策，故因著河之源而及其流之导法如此。

其产：金、银、铜、锡、牦牛、名马、天鼠皮（可为裘）、独峰驼、青稞、麦、[B17G]豆、原羊。其贡：在乌思藏则画佛、铜佛、铜塔、刀剑为独异，外贡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铁力麻（汉俗云铁裹汉）、各色氍毹、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盔、明甲之类。各番大抵相同。其朝贡：在乌思藏三年一期；在长河西诸处（洪武十六年置军民安抚使司）。及朵甘思每年一贡。并各番差人俱从四川比勘合，凡贡五六十人，无过百人。其长河西、朵甘思之境自雅州入京师。

## ●卷十二 拂

拂古名密昔儿，在大葱岭之上。其北至海（四十程），西亦海（三十程），东南灭力沙，东自大食、于阗、回纥抵中国。《唐书》谓其去京师四万里。宋元丰四年，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使来献方物。元中，其使两至。

本朝洪武四年，诏遣其故民捏古伦往谕其国，诏曰：“自有宋失驭，天

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夏扰乱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起义救民。荷天之灵，授以文武之臣。东渡江左，练兵养民十有四年。西平汉主陈友谅，束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奠安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朕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国皆遣告谕，惟是拂隔越西夷，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赍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示国王。”

乃遣使宋朝，并贡方物。永乐中，复遣使至贡。自后不常至，或间一来朝云。

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箎、篪、编鼓。国主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岁三月，则诣佛寺，坐红床，使人舁之。贵臣如国主之服，或青绿、绯白、纷红、褐紫，并缠头，出骑马。刑罚罪轻者杖数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则盛以毛囊投诸海。不尚战斗，小有争，但以文字往来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皆为国主名，禁民私造。

其产：金、银、珠、西锦、千年枣、马、独峰驼、巴榄、葡萄。

#### ◎榜葛刺

榜葛刺本古忻都州府，即西天竺也。天竺有印度国五，此东印度国，或云此西印度国。释迦得道之所也。海口有察地港，番商海泊于此丛聚，抽分其货。汉明帝时，天竺浮图法入中国，其俗舍身焚尸，谓之荼毗。至今传之，学佛者犹然。中国小民火葬皆效焉。

按《列子》曰：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事之，作中天之台，其高千仞。及秦时，沙门室利房等至。始皇以为异，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又霍去病至连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汉有佛久矣。世传佛法自汉明帝时始入中国，非也。

本朝永乐三年，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诏赐王苧丝、纱罗各四疋、绢八疋；王妃丝、纱罗各三疋、绢六疋。命使往天竺迎异僧。既至京兆，号大宝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神通。教人念嘛呢叭弥牛，于是信者昼夜念之。翰林侍读李继鼎曰：“若彼既有神通，当通中国语。何为待译者而后知乎？且其所谓嘛呢叭弥牛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悟耳。”

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称兀卒。宋人亦有“兀卒近吾祖”之说。以是而论，继鼎之言不为过也。

六年，国王遣使自太仓入贡。上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王又遣其臣

把济一贡麒麟等物。礼部请上表贺。上曰：“卿等但当夙夜竭诚辅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虽无麒麟，不害为治。其免贺。”诏赐王锦四段、绫六十疋；头目人等给赏有差。

杨士奇《西夷贡麟早朝应制诗》曰：“天香袖引玉炉薰，日照龙墀彩仗分。闾阖九重通御气，蓬莱五色护祥云。班联文武齐鹭，庆合华夷致凤麟。圣主临轩万年寿，敬陈明德赞尧勋。”

按永乐中，其麒麟之贡四至。成化七年，常德沅江县产一麟。形略如虎，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额有角。人以为怪，击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库。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阳产一麒麟。口吐火而声如雷。野人异之，亦击之死。但双脚马蹄，后抬于省城，人皆见也。是知麟亦常有，人不能识，多致死。《春秋》“西狩获麟，死于田夫之手”是也。闻皆牛生，或云龙与马交则龙驹产焉，龙与牛交则麟产焉。

十三年，上命少监侯显等统舟师赍诏敕赏赐国王、王妃、头目。其王知我中国宝船到彼，遣部领赍衣服等礼人马千数迎。自察地港口起程，十六站至琐纳儿江。有城池街市，聚货通商。又差人赍礼象马迎接，二十站至板独哇，是酋长之居处。城郭甚严，街市铺店连楹接栋，聚货百备。其王之舍皆砖灰瓷砌。高广殿宇，平顶，白灰为之；内门三重，九间长殿；其柱皆黄铜色，饰雕琢花兽。左右长廊内设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汉，明盔明甲执锋刃弓矢，威仪壮甚。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数，又置象队百数于殿前。其王于正殿高座嵌八宝，箕踞坐其上，剑横于膝。乃令银柱杖二人，皆穿缠头，来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金柱杖二人，接引如前礼。其王拜迎诏敕，扣头加额，开读赏赐。受毕。铺绒毯于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礼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饮酒，恐乱性而失礼。以蔷薇露和香密水饮之。宴毕。复以金盃、金系腰、金瓶、金盆赠天使。其副使，皆以银盃、银系腰、银瓶、银盆赠之。其下官员亦赠以金铃、绉丝、长衣。兵士俱有银钱。盖此国富而有礼者也。其后躬置金筒金叶表文，差使臣赍捧贡献方物于廷。自后贡使亦或一至不常云。

其国风俗甚厚。男子白布缠头，穿白布长衫，足穿金线羊皮靴，济济然有文字者众。凡交易，虽有万金，价定打手，永无悔。铸银钱名唐加，每钱重二钱八分，以权小钱。妇女穿短衫，围色布丝锦，不施脂粉，自然娇白，首垂宝钿，项挂缨络，髻堆脑后，四腕金镯，手足戒指。其印度一种，不食牛肉。饮食男女不同处。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无倚，一村人家轮流养之，不容别村求食。其义气有足称者。田沃丰足，一岁二收。不用耘耔，随时自宜。男女勤于耕织。其瓜果、蔬菜、牛马、鸡羊、鳧鸭、海鱼之类甚广。通使海<sup>〔贝八〕</sup>，准钱市用。货用金、银、缎绢、青花白磁器、铜、铁、麝香、银朱

、水银、草席之属。

其山川曰五岭（山高林茂，民聚居之）。其产：细布、撒哈刺、毡绒、兜罗锦、水晶、玛瑙、珊瑚、真珠、宝石、琉璃、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波罗蜜果（大如斗，甘甜大美）、庵摩罗（香酸甚佳）。其贡：马、马鞍（金银事件）、餞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刺、者珠黑答立布、洗白布、兜罗锦、糖霜、鹤项、犀角、翠毛、莺哥、乳香、粗黄熟香、乌香、麻藤香、乌爷泥、紫胶、藤竭、乌木、苏木、胡椒。

《西域论》曰：“安南、朝鲜，本汉郡也。故言语文字犹通乎中国。真腊以西则皆扶南、裸国所属也。自汉时桥陈如以天竺婆罗门主之，其名见于《四十二章经》，佛与菩萨偏袒右肩，其为裸国之俗可知矣。天竺，释迦之所自生也。佛法行于东西二洋之间。善者若赤土瞿昙氏，恶者若罗刹鬼国。化而撮之，有幻术焉。达磨西来，五传至慧能。三鼓入室，密授衣钵，行至庾岭，有夺之者提掇不动是也。至今，番僧犹传其术。虽倭奴亦事佛而任僧，其谓根尘寂静，心地清凉，见得本性，自然极乐者。荐绅喜之，多弃孔颜博约之教而从之。岂不知此乃吾人剿入洗心尽性之说而易其词耳。岂有番夷海寇所习言语文字，反妙于中国者哉。”

又按别志，榜葛刺国最大，自苏门答刺海行过翌蓝岛，至泮制地港，更小舟行五百里至琐纳儿港，登陆行三十五里至其国。地广人稠，财物丰衍，甲于诸邻国。国有城郭，王及诸官皆回回人。气候常热如夏。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军有粮。阴阳、医卜、百工技艺大类中国。有衣黑白花彩紫悦，佩珊瑚琥珀缨络、系臂硝子镯钏、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鲁奈，盖优人也。能作百戏，以铁索系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庭，裸而转虎，虎怒，交扑仆虎，数回乃已。或手投入虎喉，虎亦不伤。戏已，乃系之。人家争以肉啖虎，劳戏者钱。历有十二月，无闰。产白树皮布，腻滑光润如鹿皮。椰茭为酒，槟榔当茶。

###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国也。其地接天方。初，国王谟罕募德者，生而神灵，臣服西戎诸国，尊号之为别谟拔尔，犹华言天使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象设。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诸国皆用之。又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之类。隋开皇中，始传其教入中国。本朝洪武元年，上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二年，上徵元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师，议历法，占天象，给廩赐服有差。

按回回有阴阳星历之传。不知其与中国所习何如也。想必有精妙简捷之法，为吾中国之所未晓者。故圣祖特置监以掌之。徵郑阿里等以业之。迄今钦

天监尚有世守其术者云。

初，回回人有入边地者，上遣主事宽彻等往谕，至西域诸国，被别失八里国王构留之。诏留回回人于中国，待使者归然后遣还。回回人称有父母妻子，久羁思家，恳请还国。上曰：“逆人至情，仁者不为也。”悉遣之还。

永乐四年，国主遣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永乐甲戌，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宣德中，又随天方国使臣来朝贡方物。

正德中，御马监清河寺西海子有虎豹鹰犬等物，各处设有养虎回回三名。嘉靖初，世宗登极。给事中郑一鹏疏请屏去，以崇节俭。从之。然回回种类散流南北，为色目人者甚多。而有一种，寄住哈密城内，颇称劲悍，常随哈密往来入贡。后多叛哈密，往从土鲁番。

初，番人夺占哈密城，令回回倒刺火者等十二人探问甘肃消息。被别种夷人也先哥人马截杀。倒刺火者脱走，把关军人获送兵备副使陈九畴，审得其情，系狱死。番将牙木兰因探使不归，又遣暂巴思等入关侦信。陈九畴疑之，捕审下狱。令通事毛见防守。毛见素与暂巴思相善，乃与回回高彦名谋私备兵器，约土鲁番打甘州城，夺出暂巴思等。事觉，彦名、毛见、暂巴思俱杖死。番酋因暂巴思等日久无音，又令回回怯林儿的往萧州踪探。守堡千户王翥获之，弊于狱。又有写亦虎仙者，亦回回种，为哈密都督，阴结土鲁番屡夺占哈密，虏其王及金印去，不时入寇甘肃地方扰乱。四年，九畴奏虎仙谋叛，处决，亦死狱中（详具《哈密传》中）。当时，以土鲁番举兵皆回回诱引，旋贡旋侵，七八年来迄无宁岁。诸臣奏疏悉名其人为奸回云。自后，尚书王琼抚处，番酋进贡，回人同贡，至今不绝。

其国有城池、宫室、田畜、市列，与江淮风土不异。制造织文，雕镂尤巧。寒暑应候，民物繁庶。种五谷、葡萄诸果。地虽接天竺而俗与之异。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字，天之外敬先师孔子而已。

其谚有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此言亦颇可取。

人尤重杀，非同类杀者不食。不食豕肉，每岁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异常处，每日西向拜天。国人尊信其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严整，亦为礼拜之处焉。主其教者或往来京师，随路各回，量力赍送如奉官府云。

按回回祖国，史正纲以为大食，《一统志》以为默德那。据其教崇奉礼

拜寺，四夷惟天方国有其寺，或实天方也。入中国自隋时，自南海达广。其教有数种，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贵、贫贱、寿夭一定也，吾儒惑于异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无所崇。富贵者亦不少焉，吾儒虽至亲友之贫者，多不尚义，他人莫问矣。彼则于同郡人贫日有给养之数，他方来者皆有助仪。吾儒守圣贤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斋、不食、自杀，终身无改焉。道、释二教又在吾儒之下不论也。

又按回回不事佛。而僧家每以回回说偈诳人。如方谷珍起时，有女八岁，患痘瘁于延庆寺关王神，既愈，女往奉油谢神。寺僧作梵语诵于神前，名曰《回回偈》云：“江南柳，嫩绿未成阴，枝小不堪攀折取，黄鹂飞上力难禁，留与待春深。”僧料女之不喻，而女甚明慧，闻之恚，归语父知。谷珍捕僧，盛以竹笼，状若猪，投急流中。谷珍曰：“我亦有《回回偈》，送汝云：“江南竹，巧匠作为笼，留与吾师藏法体，碧波深处伴蛟龙，方知色是空。”僧诉曰：“死即死，愿容一言。”谷珍额之。僧复作《回回偈》云：“江南月，如鉴亦如钩，如鉴不临红粉面，如钩不上画帘头，空自惹场愁。”谷珍笑曰：“饶你弄聪明小和尚！”后谷珍内附，女配黔国公之子，在云南。姑录之，以为愚俗信佛者使知回回说偈之妄也。

### ◎天方国

天方国与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旧名天堂。自忽鲁谟斯四十昼夜可达其国。乃西洋之极尽处也。有言陆路一年可达中国。用回回历，比中国历前后差三日（或云天方回回祖国也）。

本朝永乐七年，遣正使太监郑和等往赏赐。其国王感恩，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宣德中，国王遣其臣沙等贡方物。自后来贡私自称王，尝与土鲁番贡使同至。番文开其下小酋附贡者，率以王称。韩文在礼部疏曰：“伏考西域等国称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番文求讨赏赐，除国王外多者不过十余纸，大抵皆称王母王弟王子，其余部落称头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鲁番开称王号者七十五人；天方国称王号者二十七人。不分孰为国主而孰为部领。今敕书回锡之，间若一概答之如其所称，则是所称地面皆系入贡之国，无复君臣之辩矣。此等事体大有关系，况称号名目既多，则贡虽微俱该从重给赏，求讨相同，自当逐项回答。且一次准许，则自后遂为成例，将来不副其无厌之求，执词启衅未必不由于此焉。宋人予契丹岁币，富弼力争献纳二字。古人慎重开端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朝堂堂一统，神威圣武，四夷震叠太山之势，何所不压。而蕞尔西戎，乃敢肆其狡诈，渎滥王号，僭于天朝。揆诸大义，责以国无二主之道，彼将何词？臣愚请降一敕，丁宁天语，发明华夏君臣之大分，备述祖宗庙堂之严规。外以折其奸，内以寓吾教，责付夷使宣示知之

，庶怀柔之恩，制驭之略，各不相悖。”

嘉靖四年，陕西行都司差千户陈钦、通事哈荣皮见伴送天方国使臣火者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进贡。二月，到会同馆。礼部主客郎中陈九川（江西抚州人，进士）例应审验，因病炙火后堂，本司主事林应标、吕璋令玉工魏英将各夷方物验看。火者马黑木玉石三块，司吏赵堂送至后堂与九川覆视毕，抬进皇城赏房内安置。八月，九川病痊出司，将前验送赏房玉石复行抬出，另拘玉工翁伟等辩验，拣出不堪玉石贰百六十三斤，退与马黑木等。及将前方物题进。因见原来文册洗改玉石块数斤两不同，疑其匿过玉石。将伴送陈钦等参送法司问罪讫。马黑木等见玉石退还，进献数少，恐赏赐轻减，及要货卖带来方物，乃具番字本奏行礼部。九川将本藏隐，止令通事具告通状，给示许卖各色玉石物件，不许过多。又有朝鲜使臣郑允谦、通事金利锡等进贡，至馆买卖。本司主事陈邦以旧规给木牌，令馆夫押伴。金利锡等不服。礼部尚书席书闻之，命邦宽其禁，乃改作纸牌。邦诟金利锡等，通事夏麟与夷使说知，夷使俱憾焉。及同来回夷哈辛等将白色大玉一块讨价万两货卖，陈邦具呈礼部要将大玉贡献。回夷乃告九川曰：“我们将妻子当在番王带这块大玉来卖，若进朝廷，只照进贡赏价，我们性命不敢想活，不情愿卖与朝廷。”九川令鸿胪序班白杰省谕各夷。谓朝廷前岂敢言卖，只作进献。重赏价真或准令自卖两请。蒙准自卖。

九月，马黑木等未经领赏，具告许令开市二日。每常提督四夷主事辰时到馆，陈邦是日迟至未时方到。又督令官吏人等封闭各门关防，过严阻抑，不得便于买卖。回夷商人各兴嗟怨。马黑木等因具番本赴关跪奏，内阁将番本命翰林序班龚良臣、马良传在于东房译出间，大学士费宏命马良传来问译得是何事。马良传回有主客司字样。宏谓之曰：“二人前程不是容易，须要仔细。”良传会宏有回护意，随传与龚良臣知之。又夷人本内错写“兰州”字样，比郎中字样切音缺少四齿。龚良臣等遂依文译写，抄行礼部。拘伴送陈钦、哈荣皮见及通事撒雄等，带领马黑木俱赴堂审。马黑木等讦称六月十五日五更朝见时，在长安街銮驾库前有外郎赵堂来问我索钱，夥内火三、撒都刺各怀银一百两，共二百两，亲自递与赵外郎收去。七月初五日，验方物时，带进玉石三块，郎中留下一块约九斤，止将二块交还。又小刀二十把，铁角皮十条在内混失。礼部以番夷所言与奏内不同具题。上诏办验玉石官九川等、吏赵堂等，镇抚司狱。九川以兵部武选郎中张〈羽惠〉原任本司，托〈羽惠〉转达镇抚张潮，不可亏了公道。〈羽惠〉应允之，遣家人张远持帖达意于潮。本司都吏叶增遂又报与通事胡士绅。及指挥邵辅讯赵堂前事，堂不肯认。夷人谓堂只认一两或五钱也罢。潮曰：“若认一两五钱是与二百一般。”辅、潮又审得礼部原奏抄本译出

汉字，内乃“兰州”字样，回夷争执原系“郎中”字样。又夷人初来投进番文十一道，除进贡方物验收题赏外，又求讨蟒衣、金盃等项。九川查执旧稿立案，不行覆奏。邵辅、张潮审得赵堂无受夷人银两，夷人不服，乃具本仍请将前奏通提会问。上诏：“事情既鞠问明白，止是夷人火者马黑木一人虑恐原奏涉虚，不肯输服，不必通题会问。林应标、吕璋验进方物失于子细，混同收退，以致有词。陈九川、陈邦检验过精，拘禁太严，以致渎奏。各罚俸三个月。撒雄等引领朝见，不行省谕，以致自行跪奏，有失朝仪。也罚俸一个月。赵堂送吏部，改拨在外衙门当。该哈荣皮见放了。回夷诬奏妄捏，论法本当重处，念系远夷，姑从宽饶他。还着礼部严加戒谕，今后入贡务要遵守法度，敬事朝廷，不许妄生事端，自取罪责。”

初诏谕之时，鸿胪通事鲜鸣随朝于赐宴所，与同官胡士绅言及夷人奏本。鸣素有憾于龚良臣，遂言原是“郎中”字样，良臣译作“兰州”字耳。且良臣亦自谓有费公分付之语。至次年正月，九川谓序班白杰曰：“里面说这些回子旧年来的，通事们何不催他起身。买卖两次已无他事，我要题本差官校催赶他去。”白杰遂与胡士绅言之。陈邦又每向胡士绅等曰：“我闻前官若刘主事件主事，或替士夫买些玉石。我不曾买他的，我又不曾见他的。我公生明廉生威，何有于彼夷哉！”

士绅素忿九川等严束，欲构成其隙。乃于本司四夷科吏李聪处，将赵堂勒取回夷银二百两之事探问情由，李聪漫应曰：“只得二三十两。”邦又以所属员役通夷生事，乃上疏曰：“臣备员部属提督会同馆，于鸿胪寺通事序班等官实有监临之任，查得《大明会典》具载我国初入贡之夷十有八国，因其来之疏数以为通事之多寡。其后虽有久不来贡者，则亦设有通事。其选用也，徒以谙晓夷言。其食粮也，冠带也，授官也，惟以积累年月。有为通事历俸数年，未遇贡夷，略无职务而亦叨获序进。视乎夷来之数，其劳逸何如。且诸通事即古象胥寄译之职，其于贡夷除引领传译之外，又尝承委审其诈冒，理其贸易，夷情攸系。事匪轻微，须得廉者斯不求索乎夷，慎者斯不容纵乎夷。否财交通之不特求索而已，教唆之不特容纵而已，宁不愤公务哉！其通事之未遇贡夷者，虽无职务，于例皆当五日一次请馆作揖。提督主事立有文簿，发馆把门夫役每日于各名下填写到否字样，年终送司备查。然遵约者少，故违者多，则其勤惰可知已。及各通事三六九年考满，但能手书夷言，释字无差，即得以为谙晓。故多但记诵纸上之文，而于各夷语音不务参习，况焉能勉修贤行，以尽其职耶！臣请特敕礼部行令该司，于凡考满通事，追查作揖文簿，有故违不到，次数多者，扣算日月，勿准其为实历。应考满者，察其行业，别其等差，如以廉者、慎者、勤者、引领传译多者为上；平常者、引领传译少者为中；贪者



、肆者、惰者、无引领传译者为下。备由呈堂以凭参详，出给考语，定其优劣，不特试以夷言而已。又诸通事虽属鸿胪，而其职务多在会同，见知提督主事，合无许主事提督，三年满日，将各通事贤否劳逸，指名具呈本部参详转奏，或令径行举劾，上请特敕吏部参详考核，因其年绩以行黜陟。如上等者序迁，中等者仍旧，下等者革罢。别选补充。其通事序班历年深有劳绩者，例迁该寺首领等官。或带别衙门职衔长为通事，不必递选鸣赞随堂，使各专精职业，不漫习学唱礼奏事声音，以图徼幸，且免选补名缺之烦。方巾通事必待年满无过，始授冠带。虽遇恩例，不得冒滥纳银，以坏常法。如此则考课详严，而人不识所劝惩者，未之有也。臣又闻古圣王之待夷狄，仁义无偏，威惠兼济。迩者天方国夷使火者马黑木等谋同伴送人役，抵匿原贡玉石，窃卖利己，该臣具呈本部参奏间，彼夷惧罪，捏称司吏受赃等情。因朔日入朝，辄敢自行跪奏，该待班御史奏劾，奉旨鸿胪寺查参。该寺行拘译审，彼夷因而添捏，诬及司官。续该本部奉旨，看详所奏，查审分明具奏，欲送法司问理，以惩欺罔。既而奉旨，将司办验方物官并吏伴送人役拿下卫狱。累经鞫问，奏捏诬情明白。彼夷虑恐涉虚获罪，不肯输服，且以臣尝督令该馆官吏人等关防开市，其抵匿玉石，禁其买取违禁之物，因而添捏，诬以严于拘禁，该镇抚司鞫问明白。圣上念系远夷，姑从宽宥。臣等各罚俸有差。臣惟鲁史限华戎，《周易》戒太否，所以正冠履保治平也。今贡夷敢行混失朝仪，诬犯主客，事出非常，实臣等同官监临不职所致。然于国威损矣。非赖圣上垂明，轻此之罚，声彼之罪，所损又当何如！识者咸谓例军民申诉，必由通政使司，无得径达者。而夷人乃得径达。律依告状鞫狱无得添捏者，而夷人乃得添捏。律奏事诈不以实无得免罪者，而夷人乃得免罪。则回夷之失仪诬犯奚惮而不为！使凡贡夷皆敢效尤桀骜，诉挟所司，不服约束。则刚者执法或取无妄之祸，柔者纵法渐成姑息之风。月异岁殊，威将弗振，外患有必至焉者。岂特主客之差而已哉！臣愚但知仰仗高明，益坚清白，谨守常法，以称卑官，安得因一沮抑即畏祸而自懦弱也！虽然我国家之于四夷重往而薄来，敝中以事外，怀柔至矣。其所以制驭之者，臣请陛下玩泰否之卦，修华戎之防，屈听迩言，特敕礼部参详议处。自今入贡四夷朝见辞谢，仍令赴鸿胪寺报名转达外，其余求讨讼诉等项奏章，俱令赴通政使司告投转达。译字明白，得奉圣旨，下各该科参看，抄出该部施行。敢有不由使司径冒自奏者，奏词不行，通事伴送人员各罪以违例，所奏或事连职官，下法司审究分明，果行不碍，方行参提问。拟如律免，令急据械系，以存礼体而励近臣之节。夷人敢有捏奏诬枉，轻则减其赏赐，重则绝其朝贡。若通事伴送人等知情者，坐以奏事不实议处，既当，奏请上裁著之。令甲仍出给告示，发会同两馆门首，张挂晓谕，则庶乎法禁严明，贡夷慑服。无情者不得尽其

词，而朝仪可肃，国势可尊。臣又惟天方国与土鲁蕃地里相近，俱谓回夷。今土鲁蕃侵逆初宁，天方国入贡而叛，其馆中开市贸易，除臣督令官吏人等照例关防起程包箱，又待兵部车驾司官会同检验外，尚恐各夷犬羊之性，蜂蚕之毒，恃恩骄恣，沿途延住，挠扰驿递，因而窥覘虚实，透漏事情，交通无藉军民，私卖违禁货物，伴送人役故纵不行防阻，贻患非细。臣请特敕该部移文沿途官司，督令各该郡邑节次严加制驭。遇到即行给与应得廩饩车马，催发起程，勿容延住。仍行抚按甘肃衙门差官管押至关，重别检验包箱，果无禁物，方许放出。俾土鲁蕃仰闻中朝之待远夷德威如此，可以革其犯顺之愿，启其向上之诚。是后凡有回夷愿入贡物者，请一切闭关勿纳，于以省浮费惠穷民，则隙走马绝西域者，不得专美有汉矣。”旨下礼部。于是胡士绅奏称九川、邦刚恶浮躁，乞先赐罢黜，以顺夷情以弭边患。按是时张璫以言礼合上意，骤进向用。欲因事倾内阁费宏，故夷使之讦奏，实凭藉于士绅等。而士绅等之横肆，亦因主之有人也。及九川等下狱，又攀费宏受玉。而其展转谋陷之情见矣。

上诏九川、邦逼勒货物，闭禁使臣，欺玩法度，甚失朝廷柔远之心。下镇抚司狱责问，不许似前轻纵。士绅又奏镇抚司指挥张潮听嘱回护，构怨外夷。上诏并下锦衣卫问。指挥邵辅奏称：“臣先与张潮曾同会勘，今恐有同僚回护之嫌，应请回避。乞敕都指挥骆安等从公鞫审。”上诏邵辅不准回避，着锦衣堂上官同问。骆安又奏：“请三法司会勘，以杜嫌疑。内开张潮奏办及九川被讦情由，面审情词不一，乞将番汉原本发出，并将胡士绅、龚良臣等通提对证，事体方明。”上诏士绅不必提，骆安等牵才奢回护，且不查究。九川、邦打问招认来说。

九川被讯，遂称前玉已送大学士费宏，其家人费兴贵、费阿义收受，宏令玉匠曹春造为玉带，及认张<羽惠>等听嘱前情。骆安等又奏称：“国体重大，夷情不轻。若果改译情真，干碍大学士费宏。嘱托已行，干碍指挥张潮，俱听该部径自参奏，通行究治。必须宪典昭示，度使夏夷无词。”上怒其展转支调，诏仍前怠缓治罪不饶。张<羽惠>、张潮、龚良臣、马良传、叶增、李聪都提了问。夷人求讨蟒衣等物，奏本着礼部与他查覆。邵辅且革回原卫带俸。

胡士绅又奏九川等致怨回夷等情，讦及大学士费宏受玉是实。上诏陈九川、陈邦照前旨好生打着，追问招认。刑科给事解一贯疏曰：“近该锦衣都指挥骆安等请官会勘，以杜嫌疑。奉钦依胡士绅等不必题，陈九川、陈邦照前旨好生打着，追问招认。窃惟古之制，狱正听之，司寇听之，三公听之。狱成，王三宥然后致刑。《书》曰：‘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礼》曰：‘刑者，刑也，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仰惟我祖宗创制立法，于刑狱一事尤为尽心。故凡问官，既勘明矣，必送法司以拟

其罪。法司既拟罪矣，又必送大理寺以审其允。虑其误也，复原情而致刑。恐其冤也，复命官以审录。亦以刑狱民命所系，故慎重如此。百余年来，刑清民服，天下无冤狱者以此。今陈九川等事情其有无虚实，臣等皆不可知。其是非曲直臣等亦不暇辩。但以治狱言之，必原告在前，被告在后，众证明白，而后可以服其心，文案不遗而后无所逃其罪。胡士绅原告人也，龚良臣、鲜鸣、夏麟、朱道鸣、撒雄、白杰、叶增、李聪、陈钦、哈荣皮见俱干证人也。番、汉原本即文案也。有原告则两辞可折，有干证则众说可据，有文案则真伪即见。今不提胡士绅是无原告人矣，不提龚良臣等是无干证人矣，不吊番、汉原本是无文案矣。独使九川、邦与一纸并严刑对，虽十恶重情，亦无不招者，况余事乎！治狱之道，恐不如此。且彼得以有辞而不心服矣！伏望皇上念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敕下各该衙门，将原告并一干人证及番、汉原本通送问官，一一从公对理。如果是实，然后依律究治。庶用法平允，情罪真当，而彼虽死亦无憾矣！”上诏：“这厮每恣意回护，辄来奏扰。”不从。

御史王正宗疏曰：“胡士绅讦奏见监陈九川、陈邦等，狱案未成，事未别白，而胡士绅又奏九川等事情，且本内牵言辅臣，其情之虚实，臣等皆未可知。但我祖宗旧制，一有大狱，必先付法司，或竟付镇抚司问理。若有未明，必奏请三法司会问。若再有未明，必奏请多官午门前会同问理。盖至于多官会问，其事情无有不明，刑罚无有不中者，出于众人之公也。此即古之用刑，先问之左右，次问之诸大夫，又次之间之国人之遗也。今士绅之一事，初命镇抚司而致有回避，再命堂上官而致有请官。此必各官见其掣肘难行，故有此举。陛下正当体察其回避之故，俯从其请官之举，务协舆论以求至公。今则未蒙俞允，各官震惧，此臣等所未逾也。若陛下止因九川等不体上心，处夷过当，亦可少霁天威，从臣前议或与多官会同推问，或与三法司一同问理。仍欲人卷俱全，对证明白，众口一词，事无亏枉。覆奏之日，臣等知陛下必断之以至公，施之以至平，不至以士绅过于激切而重九川等之罪，亦不至以九川有当得之罪而废朝廷之法矣。”上诏其回护奏扰，亦不从。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席书疏曰：“近该鸿胪寺回回馆通事胡士绅具奏九川、邦致怨回夷等情，访得往年主客司郎中相待所属鸿胪寺通事礼貌颇优，会同馆主事与在馆通事和同相处，积习已非一日。自去年三月陈九川到任，不容平头巾通事与官带序班通事一起参见，又不答拜还揖。彼时胡士绅考选通事未及二年，既无冠带，又未食粮，嗔怪九川将他另作一起相待，体面颇严，以此积恨在心。回人贡献玉石等物，九川等自谓进上之物，辩验精详，十分敬谨。中间粗石黑玉甚不堪者，拣退若干。主事陈邦分管会同馆事，拘泥旧规，严禁夷人出入，致生嗟怨。见得夷人大玉一块值价万两，邦过于小心，具呈本部奏请

明白，然后许卖。又见得本馆通事不听约束，奏要听其考察去留，事不如意，动辄用言詈骂。以致各该平头巾通事胡士绅等，刻恨二臣深入骨髓。通部官吏皆知回夷归怨二臣之心不过三分，通事人等致怨二臣却有七分。因此去年回夷在奉天门跪进番本，胡士绅等不肯阻拦。意欲朝廷将二臣罢黜不遂，今又假托夷人致怨之词激怒朝廷，必欲罢遣二臣方快此心。自皇上宽宥各官之后，臣等日逐分付该司今后各要仰体圣心，凡待夷人俱从宽处。去年开市，例外容令买卖五日。适遇雪下，货物变易不尽，新年赴部告令再买卖二三日起身。亦不闻回夷再又致怨之言。设有此言，该管通事缘何不赴部堂告禀？今胡士绅所言译写番文字样有无差错，臣等不得而知。窃念中国之于夷狄，如天冠之于地履，部省之于所属，堂阶之分亦甚截然。自去年乐<音>以所属钦天监官轻奏部省，今年所属鸿胪寺以一微末通事，遂致假夷人之怨排奏部官。二臣固不足惜，诚恐此后夷人效尤，愈肆桀骜，本部不敢裁制。所属小吏蔑视部堂，无以自立群官之上矣。乞下镇抚司行拘天方国使臣虚心详审，今年正月以来陈九川等有无别生事端，启衅招怨。万一情有可原，乞将二臣量赐释放，使得更生，勉图后报。”上诏：“卿等既居堂官，陈九川等恣肆妄为，却不举奏。返行论救，非大臣事君之道。”

于是费宏上疏自陈乞罢。称：“先于嘉靖三年七月内，因往涿州迎接宪庙神主，将苧丝二疋、银二两作羊酒，并诗一首送与同年彼处致仕南京户部尚书邓璋。璋令侄监生邓仲和将玉石一块以为作诗谢礼，来京亲送。去年九月内，唤不知名碾玉匠看是浆水玉石，做带一条，小带一条，闹妆女带一条。并不系九川送与。乞辩明诬害，以全名节。”上诏宏：“卿系辅臣，竭诚体国，朕所倚任，谅无请托交通之情。所奏诬陷，朕已知之，宜即出供职，不必深辩。”

既而刑部侍郎张璠、学士桂萼共疏论宏实受九川侵盗玉石。乃认邓璋所馈以饰其罪，乞追玉坐免。宏疏曰：“昨该詹事兼学士桂萼、张璠连名具本攻臣，谓臣实受陈九川所盗贡玉，而姑认为邓璋所送之玉以为脱罪之计。又谓臣纳市政使彭夔之贿票拟存留得以调用。以此二事诋臣为误国神奸，亟宜罢黜。盖近日选取庶吉士例有教书官二员，萼、璠皆有垂涎染指之意，而萼以该院掌印，自诡必与，望之尤切。及臣等题请命官以属温仁和、董圻，而二人皆不得与，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渎圣聪，以为报复之举耳。夫九川之玉与臣无干已荷优诏发落，谓九川假称内廷有旨，诬陷辅导重臣，固不必与之辩矣。若谓邓璋送玉，欲图总制，则臣不容不辩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往迎献皇帝神主，因过璋家，作诗赠璋。十月送玉来谢，书简见存，日月可证。而总制之推，在嘉靖肆年十月，经隔一年。璋岂能于一年之前预知总制有缺，而遂萌此念

乎？况总制之推，吏部会官，臣不能专主。况与璋并推者又有尚书王宪，吏部以璋尝总制甘肃，宪尝为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言用也。至于彭夔之留用，则亦有说。盖凡朝观官员，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则一概黜退，少有复留。科道拾遗部院覆题请旨定夺者，则旧例送下，或去或留，亦从内阁票拟。前此往往皆然，非臣等徇私而创此举也。夔居官虽不能大过乎人，而循谨廉平，则非惟臣知之，臣同官石瑶、贾咏亦知之，吏部都察院亦知之。其所以得谤者，特因科场争坐，欲循旧规，不肯列于巡按之傍。御史谢汝仪怒之，加以不谨，实非其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不谨出夔。而臣等于拾遗之疏拟夔调用者，亦以其年方五十，才尚可用也。夫萼、聰之挟私而攻臣者屡矣，不得为经筵讲官则攻臣；不得与修献皇帝实录则攻臣；不得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攻臣；今不得与教书之举则又攻臣。二人者徒以臣为内阁之首，意谓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臣之举措亦必谋诸寮友，协于公议，又必取自圣裁，岂敢徇私而专主乎！萼、聰之器量亦甚小矣，其为谋亦甚浅矣。萼亲对臣言术士邓隐仙判伊命状有同乡并阁之语，盖讽臣荐之入阁也。其所以屡屡攻臣者，盖欲臣决于求退而代其位也。臣多疾无才，忧谗畏讥，心欲求退久矣。但以受命纂修皇考实录，欲候书完上进，以成圣志，乃敢乞归，庶无后责焉耳！萼、聰又谓臣居乡并植祸及祖父之坟莹，夺人凶残解及第兄之支体，尚不能保其家，焉望有益于国！臣之先坟被发，从兄受祸者，盖以正德之初，宁贼宸濠谋为不轨，请复护卫，使人以重贿啖臣。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谋，宸濠憾臣，计嘱奸臣钱宁，矫旨罢臣。及臣既归，乃嗾臣乡人集众并力，欲以害臣性命。幸而天朴忠，得以脱免。复见用于圣明之世。使臣苟图濠贿与之同谋，则当叛逆既露之后，且与陆完、钱宁辈俱受大戮矣。又岂有今日乎！臣平日无他技，能惟此一事士大夫亦颇见许。以为能忘家为国，可谓之忠。而萼、聰乃反诋斥以为无益于国，不知其论果出于众论之公乎？抑或出于一己之私也？近因恭和御制诗章，忽有蟒衣玉带之赐，萼、聰亦怀忌嫉，形于奏讦。则二人主于诬陷，不欲臣受陛下之宠任明矣！臣心迹既明，即当辞避权位，归休田里，岂能与小人争胜！”上诏：“事已明白，不准辞。”

按疏内所言虽不甚关于天方，而事有所起，则由天方也。故备录之。且以见当时大臣因夷人之小事而自相攻击，不顾中国之大体，若此亦一时可骇之事也。

聰又疏曰：“司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专威福，大肆奸贪。臣等言之，皇上既察之，未决去之，则仁矣明矣，或武德有未尽者乎！本月经筵，费宏不与，皆言宏有不法，事败被东厂缉获。臣等随究其实，云有乐工张仁者，原与臧贤俱助宸濠为逆，而费宏与张仁实为心腹

。宸濠事败，臧贤抄没，时张仁巧计漏网。既乃为费宏夤缘起用，因此专一在宏门下过钱。今东厂缉拿张仁，已招过送费宏玉带银两表里等物。又缉拿乐妇名李解愁者，已招是宏长子懋贤包宿。名高秋儿者，已招是宏次子懋良包宿。每二乐妇至费宏家，其子每与自己衣帽穿着，如男子出入。又有相赠诗柬，俱被东厂鞫出真情。臣未知东厂敢尽以此情闻于我皇上否也！公论明扬，传闻中外，以为神奸事败。今至于此，当为圣天子贺，而太平有日矣！当日午后，忽又传言费宏云：‘朝廷今宣我到左顺门，教我安心，明日便出来办事，不必辞本。’众初不信，次日果出朝参，众方大骇，以为知奸不去，不如不知之为愈也。且费宏主改番文，侵受贡玉，乃真情也。臣等论之，御史郑洛书与臣等并劾之。既而皇上优容，两无可否。使臣等效忠无地，至今有愧于心。反有论臣等欲夺费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费宏平日所为，臣等实所不为者也！正德六年，大学士刘忠主会试考，宏为礼部尚书，欲谋入阁，将会录榜注某句不好、某句不好，托人奏武宗皇帝，说刘忠没学问。刘忠去位，宏遂入阁。事载大学士李东阳《燕对录》中，于今可证。正德九年，大学士梁储主会试考，宏复将会试录榜注某句好、某句不好，谋去梁储，以进己位。赖武宗察知，适宏又在武宗前嗤笑不恭，密旨着锦衣卫察究，将声其罪。而张仁密泄于宏，武宗震怒，将张仁发锦衣卫责打监禁。限费宏五日内起程，人皆知之。后宏乃托言不与宸濠护卫，以致休归，此真欺天罔人者也。且宸濠生日，宏曾作诗遣府学生员谢贤庆贺，其家居时设心可知也。夫以武宗皇帝特以刚武之资，故奸邪随发随灭。用能保全神器，传之皇上。皇上圣明如此，如费宏者可复久容乎！”

御史郑气疏曰：“臣闻人臣之事君也，以和衷为尚，自足以消夫党比之私。其立身也，以节义为防，自足以作乎贪懦之气，是皆关乎治道之隆污、士风之邪正，而可以不慎哉！臣近见通事胡士绅之讦奏陈九川等语，虽止于部属，意实漫于宰执。言若面谩，侮大臣而不顾。事近罗织，伤国体而不惜。重外夷之方物，轻中国之衣冠。人皆曰彼何敢至此？皆詹事张璠、桂萼有以谋使之也。又见大学士费宏论辩受玉之来历，情虽出于辩明，迹若类乎掩饰。交际之厚，未免启请托之私，取与之过，终难逃贿赂之消。始焉追究之太急，终则发落之无据。人皆曰事何以中止，皆大学士费宏有以周旋之也。臣闻此初则疑焉，今方信之，观璠、萼之劾费宏曰：‘礼部郎中陈九川侵盗贡玉，招称与大学士费宏收受，宏因造为玉带。’姑认受邓璋之玉为掩藏苟免之计，系彼此惧罪之赃，宜追出入官，令其自陈罢黜。以此征之，则君子辞受取予之大义，圣贤进退出处之大节，宏实昧焉。况礼貌既以衰薄，退休宜尤勇决，乃复恬然不以为异，其何以辞贪冒之讥乎！费宏之劾璠、萼曰：‘专尚攻讦，甘为小人，不得为经筵讲官则攻臣，不得与献皇帝实录则攻臣，不得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攻臣’

，不得与教书之举则又攻臣。’以此观之，则是以城狐社鼠之依凭为蹊田夺牛之深计，璫、萼实效焉！况心迹既多败露，公论实以昭彰，乃复肆然自以为得，其何以逃奸党之诛乎！是知士绅之讦奏，固为璫、萼之党恶，而费宏之贪暴，实有以来！夫璫、萼之狂肆也，况其间彼攻此曰，或甘为幕中引结之宾，或甘为门下狗盗之客。此攻彼曰，鼓怒蛙之腹，张狂狃之喙。言词皆涉于骂詈，忿狠真同于市井。臣谓圣明雍睦之时，乃有此奸恶贪鄙之辈。伏望于费宏也，令其自陈，而放归田里，以全大臣之体貌。于璫、萼也，发其党恶，而并诸四夷，以惩群小。人之奸邪如此，则体统以正，朝廷以尊。”上诏：“大臣贤才进退，朝廷自有公论酌处。不必泛言奏扰。”

于是骆安等问得九川藏匿夷玉，先已卖银五十两。今蒙追要，会知费宏家玉石做带，又因先年求亲不肯，挟恨攀奢，以图抵塞掩饰己赃。其家人费兴贵与九川面证，费兴贵等畏受刑责，就依九川妄招情由，供认入己。夷人失去玉石，原称不匾不圆，略斜一角，比浆水玉略高些，约重九斤。今宏玉曹春开报七斤，自有不同。参照犯人陈九川欺妄，存心刻薄成性，职掌四夷，全无柔远之仁。指勒百端，专肆搜求之虐，克留进玉，卖与行商，展转指攀，词多不一。妄称大玉外夷自要进呈，甘作滚言，里面欲行逐赶番本，辄为立案，明旨恣意不行，罔上行私，莫此为甚。陈邦你专司夷馆，合顺夷情，却乃刁难货物，毒逞恶声，怨积远人，讥归朝宁，骄矜轻跳，传笑遐荒，沮遏来王，致兴伊讼。张〈羽惠〉听允寮采央求，苟顺私情，敢于理刑衙门嘱记公事。张潮接受拜帖，显是徇情，追究吏赃，若有容纵，及与邵辅审译番文，失于奏请。龚良臣、马良传各不应承内分付译字欠明，似有回护。鲜鸣、叶增、李聪因话传言，诬不以实，鲜鸣又不合捏词奏辩。揆其各犯，情虽不同，罪俱难逭。合将各犯并犯属陈瑞通送刑部，分别情罪，从重议拟，奏请发落。及照大学士费宏做带玉石，究有根由在官。家人费兴贵、贵阿义应各释放。上诏陈九川侵盗贡玉，欺君侮法，发边卫充军，银两追入官。陈邦你不抚夷情，刁难货物，着为民。张〈羽惠〉于理刑衙门辄行嘱托，降边方杂职。张潮职掌刑名，徇情回护，降做总旗。邵辅译审番文失于奏请，还罚俸个个月。龚良臣等译字欠明，鲜鸣捏词奏辩，也各罚俸三个月。叶增、李聪各打二十，并费兴贵等都放了。

自后其国每贡。适土鲁蕃侵占哈密，数犯甘肃，将各夷使人沿途羁住。天方国贡使母满速等先因庆贺世宗登极而还，被禁于庄浪卫。又有后来贡使十六人与撒马儿罕夷人九十九人，有司俱留京师。兵部尚书王琼疏：“谓各夷虽真伪难辩，但彼以贡献而来，我既验放入关，若疑其诈冒，则又无实迹可据。合行在京在途官司催促前来，与庄浪寄监者陆续验放出关，遣归本土。其原带财物听其领回，不许官司侵克，重失远夷之心。”从之。

七年，各夷行至平凉府东关，时以土鲁蕃常叛入寇，诏不许通贡。天方国及各夷俱谓归路必经土鲁蕃，今绝其朝贡，则我辈假道彼必肆掠，焉能前往？王琼上闻，请许土鲁蕃照例入贡，以兴复哈密，且使各国通行，则边衅可息。上从其议。迄今使人时至不绝云。

其地风景融和，四时皆春。田沃稻饶，居民安业。男女穿白长衫，男子削发，以布缠头。妇女编发盘头。风俗好善。酋长无科扰于民，亦无刑罚，自然淳化，不作盗贼，上下安和。古置礼拜寺，见月初生，其酋长与民皆拜天，号呼称扬以为礼，余无所施。以马乳拌饭食之，故人肥美。其寺分为四方，每方九十间，共三百六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甘玉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余，曰汉初时天降也。其寺层次高上如塔之状。每至日落，聚为夜市，盖日中热故也。

货用金、银、缎疋、色绢、青白花磁器、铁鼎、铁铤之属。其地产金珀、宝石、真珠、狮子、骆驼、祖刺法、豹、麂、马有八尺高者，名为天马。

### ●卷十三 西戎

####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庐地。在汉敦煌郡北，大碛之外，去今肃州一千五百里，为西北诸胡要路。汉明帝始取其地，屯田宿平，未为郡县。后魏始置伊吾郡，后又为胡戎所据。唐贞观初，内附，置西伊州。五代时，号胡卢碛，小月氏遗种居之。宋时，伊州将姓陈氏，其先自唐开元初，领州凡数十。元有忽纳失里者，封威武王，已而改封肃王。卒。弟安克帖木儿嗣。

本朝永乐二年，安克帖木儿遣使来朝，且贡马。因封为忠顺王。以头目马哈麻火只等为指挥等官，分其众居苦峪城。三年，王寻为鬼力赤毒死。无嗣，其兄子脱脱幼俘入中国，命袭王爵。赐以金印玉带。遣使送还其国，令为西域之喉襟，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译表以上。管辖三种夷人：一种回回；一种畏兀儿；一种哈刺灰。俱生达，各授头目为都督等官。辅守疆土，与赤斤、罕东一卫共作中国藩篱。

按国初置甘州五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凉州卫于武威，西宁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镇番、庄浪四卫；高台、镇夷、古浪三千户所。自陕西兰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肃州。肃州西七十里为嘉峪关。长陵初设关外七卫：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东左。七卫皆在嘉峪关西，哈密又在六卫西。东去肃州，西去土鲁蕃各千百里，北至瓦刺数百里。

四年，赐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从母绮币有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脱脱。上敕诸酋复立脱脱为王。六年，脱脱暨祖母各遣使朝贡。九年，脱脱卒。敕都指挥哈纳为都督佥事，守哈密。是年，封免力帖木儿为忠义王。赐印



诰玉带，守哈密。后卒。从父子孛罗帖木儿嗣，仍封忠顺王，赐诰印。

十二年，行在验封员外郎陈诚奉使西域还，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东北二门。王称速坛，人仅数百户，顾非一种。多蒙古、回回人，俗习各异。产马、驼、玉石、镔铁、大尾羊、阴牙角。城北大山，西南东皆平旷，地多碱卤，宜橙麦、豌豆。农耕亦用粪壤。人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国入贡经哈密者，相拦出入，索道路钱乃已。洪熙元年，贡硫黄。上谓：“从前不闻哈密产此物，先帝时亦不曾有进。虏中既有硫黄，则制造火器不患无人，猝遇战斗，亦须有备，敕大同宣府总兵知之。”

宣德元年，遣使祭故哈密忠顺王免力帖木儿。后上命行人萧銮往谕诸番，至哈密，群夷多馈方物。銮厉声叱曰：“天子仁圣，惟恐六合之外一物不得其所，故遣使宣谕汝等，岂为受赂来耶！”群夷闻之，遂不敢有所献。皆遣使修职贡。正统甲戌，哈密入贡方物。其还也，照例上命行人边永送至甘肃。凡百供应具给，且严其约束，使无得侵扰。哈密使臣言于甘肃守降曰：“我辈见馆伴使凡十三次，未有如边公者。”成化初，孛罗帖木儿被头目者林谋害。无嗣，王母主卫事。因思曲先卫安定王子孙系是至亲，具本差官抚取未来。

或云宣德间免力帖木儿卒，命其侄卜答失理嗣封忠顺王。三年，以哈密忠顺王卜答失理尚幼，遣使立故王免力帖木儿之子脱欢帖木儿嗣，为忠义王。俾嗣忠顺王绥抚部属。然免力帖木儿既有一子，何又先立其幼侄也？此说恐未是。

正统四年，贡玉。求苧丝。与四表里。天顺四年贡。赐纸、金箔、姜、桂、茶、樊。

成化元年，礼部尚书姚夔、会昌侯孙继宗等议：“哈密乃西域诸番要路，近年为加思兰残破其国。人民溃散，不时来贡，动以千百，贪饕宴赐。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于递接，合酌量事体，哈密使臣岁一入朝，不得过二百人。乱加思兰五十人。其土鲁蕃、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贡。经哈密者依期同来，不得过十人。宜敕陕西、甘肃等处镇守总兵、抚按三司等官抚谕夷民，严加防范。及敕哈密王母弩温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终优厚之意。”从之。

三年，以忠顺王外孙为都督。赐铜印，金币。

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贡马驼，加赏。

九年，被土鲁蕃酋锁擅阿力（后止称番酋以便览。）虏王母及金印以去，国人离散。王母外甥畏兀儿都督罕慎率众逃居苦峪肃州。国人奸狡者，潜降土鲁蕃，窥俟塞下。甘州守臣以闻。哈密亦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实西域诸夷咽喉之地，若弃而不救，窃恐赤斤蒙古、罕东、曲先、安定、苦峪、沙州

等卫亦为土鲁蕃所胁。则我边之藩篱尽撤，而甘肃之患方殷。设使河套之虏不退，关中供亿愈难继矣。”上命集廷臣议。会昌侯孙继宗等谓宜及今贼势未盛，遣使敕赤斤蒙古、罕东等卫谕以大义，俾知唇亡齿寒之势。且锁擅阿力今亦遣使进贡，因赐之敕，使悔过自新，庶可以散其奸谋。纵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坚各卫内向之志。因举高阳伯李文知夷情，宜委以使事。及敕李文及右通政刘文等往抚处之。比至，调集罕东、赤斤番兵数千驻苦峪关，不敢进。无功而还。

十八年，甘肃守臣乘阿力死，其弟阿黑麻新立，遣罕慎领番兵复取哈密，奏封忠顺王。罕慎嗜酒贪残，国人怨恨。西域诸夷贡使往来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刺有克舍太师、革舍太师。克舍死，其弟阿沙赤为太师。革舍弟阿力阿古多兀王与阿沙赤仇杀，西走据哈密。瓦刺寻退去。

弘治元年，哈密奸回见罕慎非贵族，阿黑麻系同类。密相构引，假以求亲，诱杀罕慎。罕慎弟奄克索刺（后止称奄克）。袭授都督，管领残众。番酋求和以主哈密（番酋阿黑麻也）。诏不从其请，但许入贡。且降玺书，遣哈密头目写亦虎仙往赏赐之，谕令归金印、城池。时王母已故。

四年，番酋遂以金印、城池归。乃升写亦虎仙为都督佥事。文升以为：“哈密一城，三种夷人杂处，种类不贵，彼此颡顽。北山则有小列秃野、七克力数种强虏，时至哈密，需索无厌，稍不如意，辄肆侵陵，最为难守者。必须求元之遗孽袭封，然后可摄服诸番，兴复哈密耳。”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见，加太子太保。总督三边，经略哈密。

先是越夺爵，谪居安陆。弘治改元，诏放还乡。寻以夤缘，复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曲先安定王（千奔）。侄陕巴者，忠顺王的派也。至是已取来京，乃命之袭封为王，送至哈密。仍令本卫回回都督写亦虎仙（后止称虎仙）及失拜烟答（哈刺灰人，后止称哈答）等同奄克索刺（畏兀儿人，后止称奄克）共辅陕巴。及有奸回火辛哈即（乃虎仙妻父也，后止称哈即）亦共理事。越以奄克，罕慎弟也，与陕巴不协，乃取罕慎女妻陕巴，结好奄克。未几越卒，是秋赐陕巴大帽、蟒衣、玉带、象笏。然奄克与烟答同类为党，哈即与虎仙同类为党，各分彼此，致国难守。

五年，诸番索陕巴犒赐，不得。哈密都指挥阿木即挑衅，擅克土鲁蕃入贡赏物，又与邻胡七克力掠其牲畜。未几，土鲁蕃报怨，入哈密城。杀阿木即，复虏陕巴及金印去。令头目牙木兰占据哈密。

六年，朝廷命兵部尚书张海、都督佥事缙谦往经略之。遂拘土鲁蕃贡使四十余人，安置南边。而闭嘉峪关，绝诸域西番之贡。使土鲁蕃结怨众夷，以

孤其势。

七年，海、谦归奏。上怒其不进图本，又无功而还。皆下狱。土鲁蕃益骄肆，声言欲攻肃州城。马文升欲遣兵袭杀牙木兰，闻肃州抚夷指挥杨翥以奏事至京，熟谙夷情。询策于翥，得罕东至哈密捷径，议令甘州守臣调罕东番落兵三千为前锋，以镇兵三千为后援，遣一副将将之，赍数日熟粮，取道南山，驰至罕东。乘夜兼程而进，出其不意，贼将可得而擒。都御史许进贪功，不委副将将之，如兵部成算。亲率镇兵至肃州，屯于嘉峪关外，候罕东不至，然后属兵副将从常道往袭。比至，贼将牙木兰豫知己遁去。仅得空城，斩首逾四十，得陕巴妻女而还。然亦威振西土，且绝贡乏用。番酋乃将印及其王送于甘州。都御史周季麟等奏遣番兵送回哈密。

十八年，哈密属夷阿孛刺等怨陕巴掎克，阴诱番酋之次子真帖木儿（阿黑麻子）来哈密。陕巴弃城带印奔沙州。镇巡官奏遣指挥董杰同奄克至哈密往谕。不从。遂将阿孛刺等陆人擒杀之，余党惧，复将陕巴送回。

正德元年，陕巴寻卒。子锁坛拜牙即袭为忠顺王。（以后称王者皆此人也）。淫酗不道，属夷谋害之。虎仙先因送真帖木儿回番，乃与番潜谋诱其王云：“番主怪尔行事不公，且来杀尔。可先投免祸。”忠顺王惧，乃欲往投顺。奄克不从，王恃刀杀之。奄克逃至甘州告其情。哈即乘机同诱王往归土鲁蕃，当被拘留。哈即先回国，番酋（时阿黑麻已死，今其子速满儿嗣位，后止称番酋）随令头目火者他只丁（后止称他只丁）同虎仙、满刺哈三领兵占据哈密。镇巡官遣抚夷千户马驯前往探听。虎仙乃曰：“城池金印在他人之手，我岂敢言奉谁为王？”及称土鲁蕃要犯甘肃。夷人撞八十久住哈密，备知虎仙通番谋害之情。虎仙又请将哈密印信与他只丁掌管，我同坐此城。

九年，番酋移书甘州守臣索缎疋一万，赎哈密城印。且欲速遣前诸贡使还本国，否者兵入寇，且先杀掠国初内附诸番落以示强。总制邓璋以闻。命起致仕兵部尚书彭泽往经略。泽请敕一道谕番酋还城印，一道喻奄克回，共虎仙守国。给事中王江、都御史张麟各上言：“治病者药无二君，奕棋者局无二帅。甘肃诸路既有邓璋总制，不宜复令彭泽总督。”不听。泽至甘肃，调集兵马。土鲁蕃复以书来，急欲缎疋。泽谓番酋可以利陷，遣通事火信、马驯赍缎疋二千，同虎仙往赐番酋，赎取城印。火信等犹未至番境，泽奏西夷事宁，乞致仕。巡按甘肃御史冯时雍上言：“土鲁蕃之酋长尚尔骄慢，哈密之城印犹未归复。遣使讲和，虏人大开溪壑之欲，要我以难从之事。后来之变虽无形，非愚臣所能逆睹。”又言忠顺王为贼臣虎仙等所困，以计逼走，造为厉阶，荼毒国人，谋叛君父。时陆完在兵部寝其奏。既而泽又奏称番酋畏威悔祸，献还城印。遂取泽回京。火信等至番赐币，番酋嫌其赏薄。虎仙仍许增一千五百疋。

或云番酋有妹，欲与忠顺王为妻。虎仙闻之，乃浼他只丁转言：“忠顺王不知亲信，伊妹可与我为婚。”番酋不允，发怒。欲杀虎仙。虎仙惧，许送缎子一千疋，谢他只丁五百疋，得释。

后番酋复占哈密，索虎仙前许缎疋。虎仙先与百疋，其余待甘州收拾送来。

十年正月，虎仙阴听番酋同他只丁、马黑木来肃州近边抢掠王子庄、苦峪、赤斤等处。四月，朝议差马驯同奄克、虎仙赍送敕书并赏赐至番，抚取城印。奄克惧番酋仇杀，行至大草滩，托疾存住。番酋受赐，先将城池交与满刺哈三掌管，将金印交与马训等。及差马黑木带领夷人哈丹等将带方物、宝石、马匹谢恩进贡。又遣虎都写亦监押虎仙，取讨前许缎疋，探听消息。虎仙推称伴送公使，避住甘州。六月，番酋又占哈密城。

十一年四月，牙木兰谋劫甘州。令夷人斩巴思等以书约阿刺思罕，待番兵至时，即与甘州关厢寄住回子放火开城。斩巴思等藏番书入关，被获。兵备陈九畴遂搜得虎仙日前谋造铁盔四顶，甲二副，铜铁炮七个，大刀四把。其子米儿马黑麻藏在酒主张子义家井内。后番入寇至嘉峪关，射死参将芮宁，甘州大乱。九畴遂杀斩巴思等八人。番酋寻又求和，且差头目虎刺力带领从人前来投递番书。归罪虎仙，寻遂西去。九畴乃以捷奏（详见《土鲁蕃传》中）。上诏科道官往勘，拟虎仙谋叛律。虎仙约贿幸臣钱宁捏词具奏。法司会问，改拟奏事不实罪。虎仙与马黑木、侄婿米儿马黑麻（二人同名）遂交结于宁，俱送会同馆安歇。虎仙等巧为蛊惑，诱引上常幸会同馆。

十三年，虎仙子与侄婿以前所犯下甘肃镇巡狱。虎仙乃谋密遣添歌儿番令来乞和，否则挑战事发。都御史邓璋奏遣刑部陈郎中、锦衣彭千户往会勘。马黑木又与钱宁捏请带同官校往肃州选取妇女，几致激变地方。虎仙与侄婿夤缘，俱赐从朱姓，传升锦衣指挥，随驾南征。

十五年，陈郎中等拟添歌儿等坐绞。马黑麻等坐徒。马黑木从陕西径往南京，见上。亦留随从，与虎仙等生事害人。十二月，圣驾到京。虎仙等仍住会同馆。

十六年四月，太监秦文传奉（嘉靖登极）圣旨，哈密及土鲁蕃等处原差来进贡夷人，该放回的照依该部原拟赏例给与赏赐，差人伴送回还。其余的着在会同馆安歇，该管官员严谨关防，不许纵容出入。上又诏：“虎仙交通土鲁蕃，兴兵构乱，搅扰地方，以致哈密累世受害，罪恶深重，曾经科道镇巡官勘问明白。既而夤缘脱免，锦衣卫还拿送法司查照，原拟开奏定夺。”于是法司复题：“查得虎仙止有一妻一妾，与子马黑麻住甘州，又一妾住哈密。参照虎仙本以西域狡夷，滥膺朝廷品爵，不思匡辅哈密，为国藩篱。却乃潜通土鲁蕃

，犯我疆圉。妄许段疋，致芮宁之丧师。谋为夷王，逼忠顺以失国。搅扰地方，为患多年，交结权奸，旷诛二载。所据本犯罪恶深重，议拟前罪，缘坐其家口，籍没其财产，于法允宜。本犯未到男米儿马黑麻藏兵甲于井中，思乘时而构乱。遣家僮于徼外，欲藉寇以复仇。婿马黑木诱令番酋夺占哈密城池，率同他只丁抢掠近边人畜。所据各犯俱与虎仙罪犯相同。亦当议拟谋叛之律。其侄婿马黑麻交结权臣，传升近侍，蛊惑先帝，渎乱天宗，相应议拟奸党罪名。”上从之。虎仙寻毙于狱。嘉靖三年，马黑麻系行都司断事狱中，又于柴内藏刀送入，纠同在监重犯陈淮等一十三人反狱。持刀杀出，将甘州右卫镇抚监门打开，劫出在监奸细夷犯虎儿班等，越城而逃。阵九畴并副使姚文渊遣人捕获，拟死未奉决单。巡按御史卢问之恐其留为后患，遂行处决（卢问之后被奏擅杀，调外任用）。

番酋以复仇为名，聚众三万。深入甘州，屠戮甚惨。廷议绝之，闭关三年。乃复求通贡，以愿归哈密城池金印为说。而牙木兰复与番酋相忤，乃拥众来降。时因灾异求直言，锦衣卫带俸百户王邦奇疏曰：“我祖宗圣武英谋，明见万里，谓哈密地方境接番夷，为四面酋虏襟喉之地。故立密哈国土以为我中国腹心之寄。一闻番夷有警，有哈密必能预知，令其传报。故中国有备而夷狄莫能为殃。是以节年贡赐不绝，两国和好，生民获安。又设潼关之禁，不令兴贩，以彰我国家赏赉之重，而固夷北面之心，其为边备虑至深切远矣。百余年来，久安常治，岂非职此！逮自成化十年，高阳县伯李文曾征哈密，行至瓜州而还，亦未成功。劳师伤财，不可胜纪。弘治五年，土鲁蕃夺据哈密，总兵官刘宁往征，克捷保障之功，照耀古今。其后抚镇等官处置乖方，行事过当，因而人心背向不同。兼以廷臣谋议矛盾不一，辄以省费劳师为言，至误大计。弘治十二年，该巡抚甘肃都御史周季麟等处置夷情，请复国土，以继封爵，诚为有见。时兵部尚书马文升，亦常以此地方之备为虑。今伏望敕兵部从公计议，访选谋勇将官，审求复兴哈密，安靖甘肃，奇策长治，以为生民保障之计。再乞敕兵部移文甘肃行镇巡等衙门并行都司知会，除忠顺王拜牙即逃去年久，若再强求，寻取复立，恐其又启衅端。密令差委亲信能干人员，令其密切体访忠顺王的派子孙，星驰保勘前来，以继封爵，以严边备。如此庶皇上免西顾之忧，而苍生享太平之福矣。”（详具《土鲁蕃传》中）

刑部尚书胡世宁疏曰：“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绝古今，徼外四夷无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遗孽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为顺宁王；西封脱脱为忠顺王；东北置奴儿干等都司卫所二百余处。皆以抚绥戎落，藩屏中国。至于南讨黎季，复古中国之地，建立交布政司，尤为伟绩。宣宗以来，黎贼复据交，杀官劫印，不可胜纪。阿鲁台亦为马哈木所并，其东北各卫所亦皆兼并不常，存亡

莫考。先朝皆置之不问，盖不劳中国以事外夷。所以保我子孙黎民永固基业，尤得古圣王推亡固存之道也。乃惟哈密远在万里，其王脱脱之后已绝。自其主国王母以来，三被土鲁蕃杀掳，占夺城池，廷臣无敢直言请以先朝处外夷之法处之者。乃强求其亲党曰罕慎，曰陕巴而立之，旋被占夺。今其民回回一种，久附土鲁蕃，谋倾本国。哈刺灰、畏兀儿生达二种逃附肃州，依我存活，不敢复归。其王拜牙即自愿投附土鲁蕃，反欲导彼入寇矣。正德年间，兵部奏差彭泽总督经略。仍请敕一道赍谕番酋，欲其献还哈密，城印将送回其王矣。拜牙即自愿归彼，虽令复守本城，亦其臣属也，于我何益？又敕一道令奄克回还哈密，与虎仙同守城池。夫虎仙占据哈密而奄克避难来归，今使之还，是驱入虎仙口也。一时臣失处如此。彭泽素怀忠勇，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执奏，苟且行事，不终而还，责以大臣体国之义，不为无罪也。使今土鲁蕃献还哈密城池，忠顺王真有嫡派应立之人，朝廷与之金印，助之兵粮数万到彼为王，谁与之守？盖不过一二年复为所夺。益彼富强，辱我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为后日指勒索赎之计耳，于我中国何益也！臣愚欲乞圣明，特与辅臣熟议，今后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宁交，舍置不问。”

霍韬疏曰：“切照永乐年间封哈密为忠顺王，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而制其逆顺，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古帝王置外夷安中夏之长策也。自土鲁蕃攻陷哈密，夺我金印，据我城池，历年经月，未见底定。是以都御史陈九畴建议欲使献还城池，须令闭关绝贡。盖谓西番仰给中国，惟通贡可交易货物。若绝不通贡，则彼欲茶不得，发肿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蛊为毒而麦禾无收矣。是故闭关绝贡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贡路不通，死命不救，遂常举兵入寇，扰我甘肃。边臣欲与求成，故昨复有通贡之请。奉旨若土鲁蕃有悔罪真正番交，还哈密城池人口，即许通贡。是我圣上因通贡这机，广迁善之路，此中国待夷狄之体也。今闻土鲁蕃求贡。尚书王琼译进番文一十余纸，俱裔夷小丑之语，无印信足征之词，则土鲁蕃未有悔罪之实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许通贡，戎心益骄，后难驾驭而边患愈滋矣。此其可虞者一也。哈密城池虽称献还，乃无番文足据。不知后日作何兴复？或者遂有弃置不问之议。夫土鲁蕃之无道也，图哈密久矣。我遂弃置不问，彼愈得志。将劫我罕东，诱我赤斤，掠我瓜沙，外连北夷，内扰甘肃，而边患遂炽矣。可虞者二也。牙木兰者，土鲁蕃腹心也。拥帐三千称降于我，然在牙木兰则曰来降，在土鲁蕃书则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观焉，岂有拥帐三千远来款塞而土鲁蕃不知者？安知彼非诈降以饵诱我耶？他日犯边，则曰我纳彼叛人，彼来报复也。又曰我不归彼叛人，故彼不归我哈密也。则哈密永无兴复之期矣。彼拥众难遣，而我之边患愈无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兰之降也，廩饷口食仰

给予我，费已不小。犹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鲁蕃拥兵扣关，称取叛人，将驱牙木兰而与之耶？彼则诡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则死而不肯去矣。将从而纳之耶？臣恐为内应而有肘腋之忧。土鲁蕃拥兵于外，牙木兰为变于内，甘肃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陕西饥荒，甘肃孤危，尚虑不保，虽弃哈密可也。臣则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肃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曰哈密难守则弃哈密，岂甘肃难守而亦弃甘肃可乎？因弃甘肃遂弃临洮、宁夏可乎？西北二边与虏为邻，退尺寸则失寻丈，是故疆场弃守之议不可不慎也。圣明在上，莅中国抚四夷，追复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轻弃祖宗疆场可乎？或曰汉弃珠崖，宣德间弃交，不可耶？臣则曰北狄南蛮，体势则殊，珠崖、交，吾欲弃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边则据险以守，我一失险，则虏必据之矣。虏人据险，中国大患无穷矣。宋人西失宁夏，北失幽燕，国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汉弃珠崖藉口，是其学术误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自秦迄唐入中国，为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上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杨士奇援汉弃珠崖例，欲举板图十郡之地弃而不顾，所谓若考作室，乃弗肯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复；弘治六年失之，十一年收复；正德六年失之，而袭封忠顺王者且降于土鲁蕃矣。今虽收复还之，将恐无之与守。劳中国以事外夷，非计也。臣则曰保全哈密，岂则赤斤、罕东声教联络，西戎北狄并受制驭；若失哈密，则土鲁蕃酋并吞诸戎，势力日大，而我之边患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国。昔者，太宗皇帝之立哈密，因胡元遗孽力能自立，故遂立之。彼借虚名而我享实利。今哈密之嗣三绝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议者必求哈密之后而立焉，亦见其固也。苟于诸夷中，求其雄杰足以守城池护金印戢诸夷修贡赋力能自立者，即可因而立之。固不必求胡元之孽而立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鲁蕃酋要我封爵，求王哈密矣，然则此时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遗孽而立，启数十年之纷纷耶？臣则曰，土鲁蕃酋志吞哈密，并为一国则将遂霸西戎，而连北狄。此时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者。拆为两国而控制之可也。今宜速遣间谍告诸西戎曰：中国闭关绝贡，非尔诸戎之罪也。土鲁蕃不道，灭我哈密，蹂我疆场，将兴问罪之师焉。故先闭关，制其死命。尔诸戎无罪，不得通贡实土鲁蕃之故也。有并力殫心，共灭土鲁蕃者，即封为忠顺王，授以金印，以主西戎。及谕牙木兰曰：尔旧土鲁蕃之腹心也，今降则我中国之藩翊矣。尔力能立于哈密乎，即以封尔。三年之后，尔能和辑哈密，即授尔金印为忠顺王，长为中国屏卫。则主哈密者虽前元之裔，亦不失为中国之体矣。权以通变，宜以趋时，是固边将之任，关外之责。朝廷勿预知焉，而假以便宜之权可也。或曰今日忍弃哈密，不得已也。甘肃连岁凶荒，军士枵腹，求死不赡。在甘肃且凛凛，何有于哈密！昔我太宗皇帝之供边也，悉以盐利。其制盐利也

，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以招游民，自垦边地，以艺菽粟，自筑墩台，以立城堡，岁时无饥。天顺、成化年后，遂变其法。凡商人种盐悉输银于户部，边贾耕稼积粟于无用，遂散业而归乡土。墩台遂日颓壤，城堡遂日崩拆，游民遂日离散，边地遂日荒芜。生齿凋落，地方困敝，千里沃壤，莽然藜墟。稻米一石直银五两，此皆盐法更变之故也。然则安边足用之长策，莫善于太宗之盐法矣。今宜敕问兵部曰，土鲁蕃叩关求贡，有何可验印信悔罪番文？牙木兰来降真伪并哈密城池有何料理？收复务出万全之策，勿堕狡戎之谋。再敕户部曰，甘肃边粮累年缺乏，若何而为目下赈救之方？若何而为经久饶贍之策？详画上闻，取裁圣断。臣愚且见中国尊安，区区裔夷向背，付之边臣一叱咤而定矣。不烦圣明转侧西顾之忧也。”

时提督三边尚书王琼力主兴复哈密，且请抚馭散亡属番以安边境，行令陕西兵备赵载。游击将军彭浚同抚夷官指挥刘云等：“查得哈密卫离肃州一千五百余里，忠顺王名速坛拜牙即（正德八年），投顺土鲁蕃。至今无人承袭。本卫都指挥四员：一员奄克，掌印（正德八年）。投肃州东关寄住。奄克故，其长子袭，亦故。弟告孛刺袭，见存。一员虎仙（正德十六年），死于刑部狱中。长男马黑麻（嘉靖二年），甘州处决，无嗣。一员满刺哈三，故绝。一员失拜烟答，死于肃州。其妻见住甘州北关。长男马黑麻（嘉靖三年），西安府处决；决男马黑木，见在哈密，未袭。所管畏兀儿一种。已袭职：普觉净修国师一员、都指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僉事、所镇抚共七员，各验有授职敕书。未袭职：正千户一员，原授职敕书被贼抢去。都指挥、指挥使、千百户、镇抚九员，僧纲司都司二员，各授职敕书收贮。前项哈密卫所管畏兀儿一种，部下男妇共三百七十名口。又有哈刺灰一种，已袭职。指挥同知一员，验有授职敕书。未袭职：指挥同知、指挥僉事、千户、镇抚共十三员，各原授职敕书收贮。前项哈密卫所管哈刺灰一种，部下男妇共五百一十名口。及审据各夷供称，见在哈密卫未袭镇抚等官二十四员，职名未能尽记，请令听其承袭。”

兵部尚书胡世宁议谓：“哈密等卫属夷未曾袭职者，查验先年受职敕諭，如果真正及的亲，相应承袭子孙，别无违碍。责令本族夷人自相保勘，取具承袭的名具由奏缴，换给诰敕，准令袭职。且免其起送赴京，新敕赉给收领，就将旧敕照例拘收到官，两相交付。差官进缴，通候年终，会官烧毁。至于米儿马黑木兄原以叛逆受罪，其身家见附土鲁蕃服属，合无待候哈密兴复，而彼仍属本国，然后听袭，亦未为晚。”上从之。自王琼抚处之后，哈密稍稍自立。朝贡时至，迄今不绝。

其俗性犷悍。回回、鞑鞑、畏兀儿杂处，故衣服异制，饮食异宜。其山



川：曰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匈奴过之必下马拜）；曰望乡岭（岭上石龕有李陵题字处）。曰畏吾儿河（沿河沙柳蓊郁）。其产：马、橐驼、玉石、镔铁（有砺石，谓之铁，铁石剖之，得镔铁）、祭米、豌豆、麦、大尾羊（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楸子、胡桐律、阴牙角香、枣。其贡：马、驼、玉、速来蛮、石青、金石、把咱石、铁器、诸禽皮等物。其朝贡：每三年一期。八月初旬验则入，其入多不过三百人。其入关至京起送三十人（成化元年令）。其域：南至沙州，西抵火州，北连瓦刺，东南肃州。

许论（兵部尚书）《甘肃边论略》曰：“甘肃即汉之河西四郡，武帝所开以断匈奴右臂者。盖自兰州为汉金城郡。过河而西，历今红城子、庄浪、镇羌、古浪六百余里至凉州，为汉武威郡；凉州之西，历今永昌、山丹四百余里至甘州，为汉张掖郡；甘州之西历今高台、镇夷四百余里至肃州，为汉酒泉郡；肃州西（七十里）出嘉峪关，为故沙、瓜二州，地缘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界，则皆汉炖煌郡也（与前四郡皆隶甘肃镇）。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取河西，定以嘉峪关为界，而弃炖煌焉。东自庄浪岐而南三百余里，今为西宁卫，在古曰湟中。中自凉州折而北二百余里，今为镇番卫，在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拒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山势旷远，中间可以设险之处固有，而难以设险之处居多。洪武五年，设甘州等五卫于张腋，设肃州卫于酒泉，设西宁卫于湟中，又设镇番、庄浪二卫，又于金城设兰州卫，皆置将屯兵拒守。尝考之汉宣帝命赵充国将兵讨羌，充国奏曰：‘愿留步士万人屯田，部曲相保，为塹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戍，飭斗具，谨烽火，通势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今日守甘肃之臣推以充国为法，斯得矣。垒木樵即高楼也）。况兹凋弊之余，非豪杰任事之臣，其孰能为！且哈密，甘肃之藩篱，诸番之领袖。成化以来，陷于土鲁蕃，兴复建议至勤累朝。顾在今日有难者二，有当缓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败之余，丧亡略尽，今纵复国，彼岂能固守，此一难也；兴复哈密，晓谕土鲁蕃不从，必烦讨而后可。试言今日镇兵，可复能为深入之事乎？虚喝漫恐难以震动，此二难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诸夷为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盛衰之会殊，强弱之形异。哈密者，昔为要区，而今为散地，当缓一也。哈密其君身事仇国，转徙之众亦已长子孙，是彼无共天之义而忘之，反遗我同舟之急而求济，此何为乎？当缓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劳费万状，议论无已。是以番贼视之为奇货，以为中国不可一月无哈密也。今日索金币，明日求进贡，今日送金印，明日还城池，假令自今不复言哈密事，彼当何为乎？以为将遂有哈密也，则岂待中国弃之而后取之。以为不能，则

哈密犹旧也。况吾闭关绝贡，可以制诸夷之命，当缓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卫，亦皆中国藩蔽。赤斤等卫破于土鲁蕃，安定等卫破于亦不刺，何不闻为彼恢复，而切切于哈密乎？当缓四也。审于六者之间，则哈密可复不可复，宜复不宜复，圆机之士，必当破众说而建长策矣。至于亦不刺者，逃自漠北，蟠据青海，为西南患。顷岁已许内附，寻因其败弱而弃之，颇为失计。何也？甘肃之患，北虏倏去倏来者；南羌特坐守之夷耳。惟土鲁蕃近岁两犯甘肃，累肆荼毒，渐不可长。若收西宁海虏置之哈密近境，结以恩德。令其西制土鲁蕃，北控瓦刺，此千载一时也。倘有成绩，即令职西域之贡，何所不可？议者祇恐别生事端，而不思远地无干。祇云夷心叵测，而不知穷虏易用。视今日自据西边，并吞熟番，而散处河、岷何如耶！矧以虚糜而得实用，借虏地为干城，其得失利害不言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何者？二千里内计丁仅一万七千耳，防守不设，耕种难也；累遭残破，生聚难也；削无已，休养难也。是故人益贫，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兴矣。近日差官添筑新堡，广招佃种似矣。岂有旧堡未充而更能实新堡者乎？岂有不为防守而敢远耕者乎？岂有将不休养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农桑薪水宾客祭祀之类，动必相连，岂有余事皆废，而一事独举者乎？是故有将而后有兵，有兵而后有人，有人而后有土，有土而后有财，有财而后兵益张，屯益举矣。他如李淮之议曰：欲将见堡量给以马，无事令其了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联络而驰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兰州旧有管粮郎中而不司支放，与宣、大事体少异，已失事宜。或又令其历在催徵，不更远乎！若以省参一官专驻兰州，以督边课，如近时山东、河南京运事例。而移郎中于甘州，如宣、大例。则稽察归于户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宁凡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户所，亦要地也。不令属庄浪参将而别为一镇，设官易瓚之议良是。然国初建寺立僧，以夷治夷之法今有讲其故者乎！西域来贡，番文动数百纸，诈冒相仍者多。若给符，限年勤以名数，庶可久可继之道也。”

## ●卷十四 西戎

### ◎土鲁蕃

土鲁蕃在今火州城西百里，旧隶其部，唐交河县池也。本朝永乐中，亲征北虏，常过其近境。见水啮沙，出有碑曰：“唐之交河郡。”上谕金幼孜等曰：“此在今为哈刺火州，因两河相交故名耳。”

按成祖出塞，俱从宣府之路，未尝至其地。《北征录》言至其近境，然相去亦尚远也。

宣德五年，万户赛因帖木儿遣使贡马及璞玉。以后常贡。但西域诸国惟此番最强盛，每侵袭他邦。成化九年，其酋速坛阿力（后止称阿力二字）作乱

。入哈密，将其国王母并金印虏去，夺占其城。上命都督李文、通政刘文往抚处，调集番兵住扎苦峪，不敢前进。迨撤师回，丧失颇众。自此其酋渐轻中国之兵矣。阿力竟留王母、金印。益侵我城郭诸夷。

十八年，阿力病故。弟速坛阿黑麻立（后止称阿黑麻）。甘肃守臣乘间奏立王母之甥罕慎为都督，遣使送入哈密。弘治元年，阿黑麻称：“罕慎非脱脱族，何得王哈密？哈密我当王。”欲杀罕慎，畏未敢发。乃为好语诒罕慎曰：“吾为尔联姻，尔为王益安，无外侮。”罕慎喜，许之。阿黑麻至哈密，诱罕慎顶经结盟。遂杀罕慎。亦未敢显言据哈密，即遣使入贡。言罕慎病死。国乱。乞遣大通事和番，立我为王。居哈密，领西域职贡。兵部尚书马文升言：“外夷北虏最强，屡入贡，乞通使，我不听。阿黑麻小夷，且与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辄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贡，我亦不拒。请敕阿黑麻，谕令送王母及金印还哈密。”

四年，遣哈密头目写亦虎仙赍敕谕阿黑麻。阿黑麻以金印、城池来归，遣使朝贡。厚赏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共居一城。种类不贵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秃野、乜克力数种强虏，时扰哈密。必得元遗孽嗣封理国事，庶可慑服诸番。”乃立安定王族孙陕巴为忠顺王。

五年，阿黑麻入哈密。杀虏陕巴及金印去。内阁丘谓文升曰：“哈密事重。须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岂可辞劳！但西域贾胡惯窥利，不善骑射。古未有西域能为中国大患者，徐当静之。”浚曰：“有讖言不可不虑。”文升请行。诸大臣不可，请敕兵部侍郎张海、都督缙谦行视经略。时阿黑麻贡使写亦满速儿等在京师。命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与边上通事，致敕谕阿黑麻归陕巴金印。诸夷使争欲去，海不可。乃遣哈密夷人以敕往，阿黑麻竟留不报。海不得已，修嘉峪关，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余人，戍广西。请绝西域贡。七年春，海、谦不奉命辄还朝。上怒，逮下狱。降海山西参政，谦夺俸闲住。

文升言：“土鲁蕃恃其强悍，哈密奸回又反复欺负中国，不惩创彼益轻中国。请安置写亦满速儿等于闽、广，闭嘉峪关，绝西城贡。令诸夷诸归怨阿黑麻。”当是时，西域诸夷皆言，成化间我入贡，皇帝先遣中贵人迓我河南，至京宴赐甚多。今皇帝不抚我，我泛海万里贡狮子，谓我开海道，却不受。即从河西贡者，宴赏亦薄。天朝弃绝我，相率从阿黑麻，且拒命，中国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复入哈密，自称可汗，大掠罕东。诸夷谍言纠夷数万，用云梯攻肃州，且蹂甘州。报至。文升曰：“彼虚声挟我也。土鲁蕃至哈密十数程，中经黑风川，哈密至苦峪又数程，皆无水草。贡使往返皆驮水行。使我谨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肃州，我以逸待劳，纵兵出奇一

击，必使彼只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头目牙兰以二百余人据哈密。文升曰：“非用陈汤故事，此虏终不畏。”文升召肃州抚夷指挥扬翥至京，抚其背曰：“汝谙夷情，知西域道路。主上今欲擒斩牙兰，汝计安出？”翥曰：“此贼黠，非袭之不可。罕东至哈密有捷径，可进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选罕东兵三千为前锋，我兵三千殿后。各持数日熟食，兼程袭之。何如？”翥曰：“善。”

八年，令河西巡抚许进调兵食，遣副总兵彭清统精兵三千由南山驰至罕东，即调罕东诸番兵乘夜倍道袭牙兰。是冬进及。总兵刘宁率兵至肃州，久驻关外，候罕东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速。牙兰词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斩首六十，得陕巴妻女，获牛羊三千，哈密胁从者八百余人。皆不杀，携以归住西徼上。师还粮乏，士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国。文升言：“兵虽抵哈密，然未获牙兰，首功亦少。进、宁及太监陆阉不遵节制，徒取空城，无益边事。独军士远征劳苦，宜升赏（牙兰即牙木兰也）。上念边臣出塞有功。加岁禄二十石；宁升左都督，加俸百石；进左副都御史；清都督佥事。”

九年，阿黑麻又袭破哈密，令撒他儿及奄克孛刺住刺木城。奄克孛刺密结瓦剌小列秃袭斩撒他儿。奄克孛刺还守哈密。阿黑麻遣人围哈密，哈密人举火，小列秃见之来援，退走。守臣奏乞令羁留贡使，往谕阿黑麻纳款。文升曰：“阿黑麻未见遣使上款书，不许。”是秋，进改陕西巡抚。

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陕巴还哈密。其兄马黑上书言西域诸国不得贡，怨阿黑麻。今悔过，乞许与黑娄诸国入贡及还写亦满速儿等。文升言此虏挟诈，俟陕巴金印至甘州，取写亦满速儿等于闽、广。是冬，命总制王越经略土鲁蕃、哈密。

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陕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种都督回回写亦虎仙、畏兀儿奄克孛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陕巴，复封为忠顺王。取写亦满速儿等发归其国。时哈密三种人久苦土鲁蕃，不愿还。文升请许半留肃州，往来自便。

十二年春，陕巴至肃州，畏番虏不肯出关，守臣遣参将率兵护行。又赏赤斤蒙古诸番，令逐程防护至哈密。是夏，写亦虎仙致赏赐于土鲁蕃诸夷，使入京朝贡。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娄诸国皆令人入贡。

十七年，哈密奸回阿孛刺有怨于陕巴，乃称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儿为罕慎外甥，当袭罕慎王爵，乃往迎之。头目者力克哈陕巴弃城走沙州。真帖木儿（阿黑麻原携罕慎女为妾，所生也）年十三，不肯来哈密。哈密人曰：“陕巴走，哈密城空，恐为野也克力达子所据。”真帖木儿始至刺木城。其兄满速儿乞守臣令人来守哈密，真帖木儿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杰及奄克孛刺

往哈密抚夷众，谕迎陕巴还。阿孛刺不听，必欲立真帖木儿为王。奄克孛刺与杰等擒杀阿孛刺等六人，余党畏服。守臣令都指挥朱率兵送陕巴入哈密，抚送真帖木儿还土鲁蕃。时阿黑麻已死。其子速坛满速儿（后止称番酋）新立。诸兄弟相仇杀，真帖木儿惧，不敢归。乃曰：“奄克孛刺，我外祖也。愿依之，暂住哈密。”朱恐陕巴怀疑生变，携真帖木儿羁住甘州。

正德元年，陕巴死。其子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儿复来哈密，留之甘州不遣。番酋所亲信牙木兰娶火辛哈即（哈密人也，后止称哈即）女为妻，与写亦虎仙（哈密人也，后止称虎仙）之妻兄弟也。牙木兰又以妹嫁哈即侄亦思马因，而虎仙亦以女嫁火者马黑木（后止称马黑木），互结姻戚。哈即弟阿刺思罕儿（后止称思罕儿）等与虎仙及伊子婿俱因进贡各在甘肃关厢置产久住。往来以贡为名，骚扰驿递，生事害人。三年，番酋（即满速儿也）与忠顺王（即拜牙即也）乞讨真帖木儿。兵部尚书刘宇曰：“是谓质其所亲爱，不许。”五年，真帖木儿走出甘州城，追而获之。六年。守臣请归真帖木儿。下兵部会议，请敕宴真帖木儿及番酋与忠顺王并其头目。七年冬，诏差哈密三都督奄克孛刺、写亦虎仙、满刺哈三送真帖木儿回完聚。真帖木儿久住甘州，深知风土，言其城南黑水可灌。及有夷使传说，甘肃荒旱饥窘，人死亡且半，城堡空虚，番酋及谋侵犯中国。虎仙等遂为留用。忠顺王（以后称王，俱拜牙即）又被奸回诱引，与番酋结好，遂往投顺土鲁蕃。番酋乃令他只丁入哈密取金印。他只丁又令哈密火者马黑木（哈密都指挥也）等至甘州索赏，且言忠顺王弃国从番。乞即差人守哈密。巡抚赵鉴谬谓番酋忠义，令他只丁等代中国守城勤劳，差抚夷官送番酋金币二百。明年正月，抚夷官才至哈密。番酋已率众亦至，分据刺木等城，日夜聚谋侵甘肃，又索段子万万疋赎城印，且言如不与，即领兵把旗插在甘州门上。总制邓璋乃请官经略。命兵部尚书彭泽奉敕往总督军务。泽请敕二道：一候有番使之便赍谕番酋还哈密城印；一谕奄克孛刺（哈密都督也，囚其王投番，乃逃住甘州。后止称奄克）回国与虎仙等守城。彭泽调延宁等处军驻甘州。

十年，番酋遣他只丁、牙木兰同虎仙、马力奶翁、马黑木等至肃州近边，枪掠赤斤等处人畜千计。闻彭泽军在，不敢深入。假写番文称被赤斤抢了贡物，与他报仇。不敢侵犯甘肃，只讨些赏赐回去。彭泽不察其诈，将前谕番敕书不伺番使赍去，即措段绢褐布共三百，遣马骥与通事火信、抚夷百户马升并马训捧前敕二道，同马黑木、虎仙等到哈密，邀他只丁同往土鲁蕃。他只丁嫌赏薄，先将金印与虎仙、哈三等，及将所掠去赤斤铜印一颗付马训等，议遣骥并火信持回添取赏赐。他只丁方同马训等至土鲁蕃，将敕书原赍绢布等班赐其酋。彭泽遂奏称：“甘肃兵粮颇集，道路开通。土鲁蕃虽欲侵扰甘肃，决不可

得。今又差官往谕归还城印，地方安静，乞要放归田里。”蒙旨未允。火信等回甘州，纳抚还赤斤铜印，并报添取赏赐。

彭泽又备罗缎、褐布共一千九百，银壶、银碗、银台盏各一副，令火信等复持往谕。泽遂奏远夷悔过，献还城印。诏取回京。火信又持添赐物件往彼，番酋复嫌少。虎仙自许其酋缎一千疋，他只丁五百，方允具本。复遣马黑木随赴京回奏。将金印与虎仙，城池暂令哈三守掌。后哈密使人俄六思等送至番文，称番酋索要虎仙前许缎疋。有哈密大小头目共辘缎一百疋、马一百匹、牛一百头、羊三百只，交与他只丁。总督都御史李昆议称本番乘机射利纳款，希恩宜量俯就。番酋又遣虎都写亦（后止称写亦）。他只丁亦差伊弟撒者儿等前来送印，并押虎仙取缎疋，同马黑木等及各国夷使将带方物马疋进贡谢恩。虎仙、哈三亦差伊卫夷人马黑麻等各带方物马匹进贡。验送赴京。李昆与镇守太监许宣、总兵徐濂因忠顺王仍被拘未回，访知写亦系番酋亲信头目，撒者儿系他只丁亲弟，乃拘留为质。仍移檄番酋称写亦等差往陕西，催僭先年贡使，回日发归。仍赏织金彩缎、洗白梭布共三百件，令其送忠顺王还国。

正德十一年，虎仙续报金印已归，城池未与，番酋索要缎子。兵部议谓：“彭泽、李昆皆奏城、印已归，今则谓止归金印，他只丁尚在哈密索缎币。恐虎仙与他只丁彼此隐瞒，要求重利，致生他虞。请行镇巡等官从长议处，既不可严峻拒绝，激变夷情，亦不可示弱轻许，开启弊端。其番酋果来效顺，进贡到边，照依旧例放入，加意抚待。”诏从之。

李昆、许宣、徐谦乃会奏，请敕二道晓谕番酋及他只丁，仍各量备织金彩缎绢疋赍去抚谕，令忠顺王还国。番酋以虎仙失信并拘留夷使为词，遣他只丁、牙木兰复占哈密。兵备陈九畴因番酋侵犯，将前敕书二道停留请止。操练军马，相机剿杀。许宣、史镛、李昆从其议。

牙木兰先令回子倒刺火者往探，被获。又遣夷人斩巴思、俄六思等带马驼牛羊，假以货卖为名，将番文往关内与思罕儿探信。既入关，陈九畴疑斩巴思有诈。搜获原书，译出其情，内多隐语，虑恐通谋生变，当捕思罕儿同斩巴思等下狱。责令能事毛见、毛进、吕成防守。见、进俱素与斩巴思情熟，乃约虎仙部下缠头汉回高彦名同宿，商议打夺斩巴思等出城。令高彦名备办酥油、羊肉二皮袋。毛见、毛进又将盔甲弓箭各二付寄在张子义家，俟贼到穿用。番酋与他只丁遂举兵至钵和寺。史镛等差甘州卫夜不收顾十保往肃州探息。参将蒋存礼与陈九畴未知贼兵多寡，恐粮馈乏，甘州军至不能供给。乃请甘州军马且不必动。史镛轻听，不先发兵应援。番贼到嘉峪关，经平川墩。陈九畴、蒋存礼与游击将军{廿丙}宁议，留游兵都指挥黄荣守城，约于明日巳时出兵。{廿丙}宁先于卯时统军从南门往西约行十里，地名沙子坝，遇贼骑一千，陆续添至

三千。{廿丙}宁三次遣夜不收杜阿丁等驰报到城。蒋存礼延至巳时，方与指挥董杰同奄克从北门出，至高桥儿。遇贼对敌间，陈九畴闻贼势众大，又恐城内寄住夷人变乱，将各夷男子隔在关厢，妇女收入城内。防守至申时，贼将{廿丙}宁射死，及杀指挥杨松等。时都御史李昆往西宁抚番未回。九畴见官军丧败，虑恐肃州住赤斤、畏兀儿等处夷人数多，乘机作乱。与蒋存礼议，将狱中番使斩巴思、俄六思并高彦名、毛见、毛进、吕成俱赴街市，焚香告天杖死。仍拘各夷奄克、也先哥等谕令坚守臣节，毋生异谋。陈九畴复将斩巴思等带来牛羊变卖价银，易买布疋，存恤阵亡官军。

李昆到庄浪岔口驿，得报。兼程前进至镇，会同许先议恐贼犯甘州，拘收人畜，增置战具。番贼攻开乱骨堆西店子堡，杀死男妇王祥等。史镛、郑廉各领兵进到肃州。贼又攻开中截、半坡二堡，杀死千百户傅成。陈九畴会同史镛、郑廉并蒋存礼议，有哈密北山瓦刺达子系奄克姻亲，世与土鲁蕃有仇。令其往诱，使抢杀土鲁蕃城，可以致彼掣回。选遣哈刺灰夷人添哥儿的等往瓦刺（后止称添哥）。陈九畴欲量给赏无措，乃于虎仙名下劝罚缎子二百七十疋、绢一百七十二疋、银一百六十两、梭布一百三十七疋、马五匹、羊一百只，失拜烟答（亦哈密头目也）名下劝罚缎子五十一疋、绢一十疋、银六十四两、马一匹、羊一百七十只，给赏番汉官兵，及与添哥斋赏瓦刺，及令奄克自写番书，谕彼头目也力满可等，举众抢杀番地。又给与操马二十二匹，骑坐前去。贼又攻开大庄堡，杀死千户王标。时有赤斤番人且宗尔加等报称，土鲁蕃留下老营在瓜州驻扎。陈九畴、史镛议令千户张英管领赤斤哈刺灰番夷也先哥等五百余人前往扑杀。贼从迤南山后进至甘州。李昆、许宣会遣都指挥杨时等拽载兵车枪炮截杀。贼见官军势众引去。李昆等亦恐甘州藏有奸夷内应，将虎仙、撒者儿、写亦及各家属并各起夷人四十四名俱捕下狱。番酋遣朵撒哈及把都儿乞和，且称俱是虎仙弄祸。史镛等访得朵撒哈乃番酋亲头目，拘留之。将把都儿放回，令其传谕，务将抢去军马器械人畜尽数送来，方才定夺。也先哥等人马扑到瓜州，将番酋留兵营帐攻斩首级二十一颗。失拜烟答病死，贼起营西去。史镛督令郑廉、蒋存礼追至境外沙沟，各斩贼首级。

正德十二年正月，掣兵进城。议将番兵夺获头畜仍给番兵充赏。时添哥等亦至北山瓦刺虏营，将银牌缎布赐赏其头目，也力满可并把思等大喜，聚众往番，攻夺其三城。番酋回至王子庄，得报痛哭而归。且怨恨牙木兰失事也。添哥还报，亦获回贼及达于首级。许宣、史镛、李昆奏捷。上命给事中黄臣会同巡按赵春行委陕西参议施训、副使高显、佾事董琦勘问，将虎仙问拟谋叛具奏。虎仙诉，行肃州兵备再审。奄克恐其脱放，乃告虎仙及其丈人哈即构引土鲁蕃坏事，今不曾正法，恐贻后患。时番酋行赂中朝嬖人钱宁，谋反其狱。且

欲诬杀九畴以泄其忿，乃令失拜烟答之子米儿马黑麻直入东长安门，捏奏伊父出城杀贼，头上中箭走回，被陈九畴责打身死。诏提解虎仙等到京会审。

正德十三年，黄臣等奏勘过甘肃镇巡官拘留夷使朵撒恰及虎仙等招由，兵部尚书王琼奏：“彭泽故违敕旨，擅备赏物，轻出讲和。擅增缎绢，又不候差去人回处置停当。妄奏西夷就降，事已宁息，致蒙取回。陈九畴惟知讲和之为非，不思中变之为害，擅议拘执夷使，因而激变。疑有奸夷交通，多无指实。李昆既听彭泽之讲和而奏讨敕赏，又因九畴之辩论而停留敕书，持疑二端，酿成大患。”上诏：“彭泽先革职为民，李昆、陈九畴及史镛、蒋存礼等损折官军，各提解到京问理。”

刑部会同三法司将蒋存礼等并虎仙等译审：“虎仙翻异原情，改拟奏事不实，律参看得；蒋存礼防边不固，致寇内侵，告急不援，拥兵自保；史镛韬略罔著，守备素疏，敌至而策应已迟，寇去而追擒不力，以致官军杀死数多，人畜驱掠殆尽；许宣、李昆当重镇而经略不密，总诸军而督调欠严，拘留夷使，停止敕书，处置乖方，重贻边患；陈九畴济军需而科罚财物，徇也见而议留敕书，拘囚贵官，因而致死，执戕奸虏，事涉擅专；但史镛到任未及三月，猝遇强虏侵犯，计程往返千里，亟难整兵应援，蒋存礼部下之官军八百，城外之夷虏数千，彼此相当众寡不敌。及查得蒋存礼督并番汉官军斩获回贼首级五十八颗，而史镛主将亦与有防，陈九畴诱使各种夷人抢杀土鲁蕃人畜千百有余，而蒋存礼协谋亦尝效力，其许宣、李昆各能张大军声，增完边备，西遏回虏，东保镇城。陈九畴首建外夷相攻之谋，大省中国用兵之费，又能抗方张之寇，全已危之城，功过亦尝有办。黄臣、赵春勘事不审，情罪乖违。”上诏：“蒋存礼、史镛降二级，蒋存礼降三级各带俸差操。李昆也从轻降二级别用（昆降浙江副使）。许宣著间住。陈九畴为民（时彭泽、九畴几至问死）。黄臣、赵春对品调外任。米儿马黑麻为父诉冤，得宽免问。其余夷人但犯不应罪名的，俱免运炭。”时土鲁蕃贡使至京，兵部请系狱。辅臣梁储不可，乃止。

十四年，都御史邓璋奏：“土鲁蕃六次悔罪，请和入贡，合当随宜抚处。”兵部尚书王琼议称：“若终拒绝，不许来贡，恐非抚驭外夷之道。请将在京番使马黑麻等及哈密年例进贡夷使分为几运，伴送甘州，连存留在彼同起贡夷打发出关。见监夷人朵撒恰等俱准放回。”会题留中不出。后兵部伍疏：“甘肃去京往回万里，事久不决，必生他虞。徵调官军骚动边境，实非细故，早赐宸断。”上不答。邓璋见夷使久候，恐又生变。议差通事虎得山同夷人马黑麻赍谕番酋，以取抢去人畜为名，实欲慰安其心。正德十五年正月，本酋送还原抢镇抚程翥等五十九人，并遣使带马驼复来进贡。十六年五月，兵部再议得：“土鲁蕃酋听信奸夷虎仙等诬诱入寇，镇巡等官因将差来亲信头目朵撒



恰等羁留不遣。节次卑辞祈请，近奉明旨放回，已足慰其想望。若遂许其通贡，恐彼悔悟未深，和好难久。”诏是之。通行阻回。

嘉靖元年二月，番酋又遣夷使将方物庆贺进贡。镇守衙门奏，行兵部。议得：“本酋祈请颇切，若复不纳，恐失制驭蛮夷来则不拒去则不追之道。”诏土鲁蕃并撒马儿罕等处差来夷使，著分定起数，陆续选委老成的当官员伴送来京。嘉靖二年，虎仙复论斩罪（死狱中）。王琼谪戍。彭泽以兵部尚书致仕。李昆起为兵部侍郎。陈九畴亦以荐起用，复为甘肃巡抚都御史。

时土鲁蕃复谋入寇，九畴得报。上疏曰：“照得总兵官武振病故，臣会同镇守太监董文忠议得前项走回夷人供报，番酋调集人马，要行夺取甘肃地方等情。虽系传闻之言，然据理原情，似为不虚。何则？番酋听信往来进贡奸回之言，备知中国地方虚实强弱之情。恃彼雄长西域，前驱列国之势，其立马天山投鞭断河之意，盖勃郁于胸中久矣。往年，犯边所以未逞其志狼狈而归者，盖以来非其时。卧雪啮冰之贼，不能胜屋居火食之主，势使然也。今乃当吾趋麦堆场、糜谷栖亩、农人野处之际，卒忽而来，是将因粮于我坐困我边也。防范机宜曷可须臾少缓。乞敕兵部仍再速行陕西、延宁三处镇巡官，将各边游兵人马作急催促前来本边，听臣等分布，并力捍御。再敕户部议发内帑银十万两，委官押运前来，采买粮料草束，供助军饷。”后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麻皆论死。

三年，土鲁蕃酋大举入寇甘州。上命陕西、延宁镇巡官并庄浪副总兵鲁经各选调游骑官军，推委谋勇官员统领，前往肃州，听都御史陈九畴节制，相机战守。还差太监一员到彼监督军务。堪以总制大臣及提督总兵官上紧会官推举来看，户部只差能干郎中一员，量带银两，督理军饷，兵部尚书金献民推举兵部尚书致仕彭泽，总督漕运都御史李钺俱各历练老成，充总制官。署都督佥事杭雄、都督同知马永俱各久任边方，充总兵官。再照肃州孤悬绝域，贼势重大，比与寻常声息不同；各镇调集官军素无统属，若不假以事权，急难责其成效。合无查照各年旧例，镇巡以下官悉听节制。临阵之时，都指挥以下有不用命观望退缩，听以军法从事。各官合用符验关防旗牌书椽，若待本官奏请未免迟误，合行吏、礼、工三部照数拨给本官，庶便行事。上即命金献民兼都御史总制军务，杭雄着挂印充总兵官，提督军务，限三日内起程。命御用监太监张忠监督军务，并带犒劳银两及银牌、彩段、通事、天文生、医士同往，及赏参随人等官海员掌印银五两、布二疋，其余每人银三两、布二疋。

户部主事胡宗明差往督饷，奏称：“昨奉明旨，银两动支一十四万两，带运陕西布政司交割。及查先次支剩军饷银六万余两，押运军前应用，限三日内起程。切念夷虏之情叵测，而兵食之势相须，访得回夷围城，志在侵夺地

方，比之往常肆掠大有不同。况近年各处地方灾伤，钱粮缺乏，虽主兵月粮每每拖欠。今又加以客兵数多，若非别为议处，彼中岂能支持？古人云：“日费千金而后十万之师可举”，则今日领银一十四万两能给若干人勾用若干日，可以口计而指屈也。其布政司虽称有银六万余两，延今日久，恐别有支费。职备员本部司属，岂不知库藏空虚，用宜节缩。但今日事势甚大且急，万一至彼而饷乏，虽欲临期奏请，必至累月经旬，公私皆匮，战守两难，计出无从责将焉道？乞为再发银十万余两，一同领运前去。如夷势远遁，亦可作以后年例之数。再照前项银两系干钱粮，出纳必须逐一称对，装验明白，方免疏虞。仍乞稍宽限期数日，银两秤完即便前进，庶钱粮无虞，而缓急亦有备矣。”上从之。诏再给六万，听装鞘完备起程。

时大同军叛，杀死主帅。处抚将毕，御史王官疏曰：“云中之内变方安，而河西之外患聿作。庙堂之上，未闻破常调以用人，出深谋以制武，臣窃为陛下危之也。先该兵部议举总制，而致仕尚书彭泽素谙兵法，深识夷情，昔颇声闻于彼。用兵之道，先声后实，似为相应。朝廷不此之用，而特用尚书金献民者，不知其何谓也？且献民此行必须直至甘州地方，相机征战。臣思前项回贼以数十年积锐养锋之强，乘我兵粮虚乏之际，一旦压境而来，其势必有所难抵当者。设使达贼有知乘机为寇，其患何可胜言！邻近临巩、兰、固等处又无劲卒强兵，未免各边调用。《兵法》师行十万，日费千金。此等地方，承平日久，素无畜积，必得能干官员多方处置，并主事带去银两，设法采买转输供给，不至缺乏，庶几少济。见今献民去矣，所以为献民之援，调发人马，供给粮饷，以至守把隘口，防护粮道，以杜深入之患，以助献民之所不逮者，未见其处行也。访得前任四川巡抚致仕马昊生长边方，优于武略，征剿川贼，累立战功。前任兵部侍郎马清，昔尝有事于宁夏，后又总制于宣大，驾驭有才，处置得法。又访得前任广西僉事杨百之武略文谟，足称任使。宣府副总兵时陈骁勇独冠于诸师，骑射可服乎三军，且家丁勇悍，久在安闲，摩掌奋用。伏望轸念地方多事之时，吃紧用人之际，略其已往之小过，勉以将来之新功。马昊、马清速起一员，仍其旧职，授以督粮之寄，假以便宜之权，随带副总兵时陈并其家丁星夜前去，将主事前解银两并本地方一应粮草俱付管理，以为献民之援。杨百之亦即授以临巩兵备之责，以备军门参赞之资。其马昊、马清仍留用一员于部以备朝廷咨谋，缓急议事，又根本之地所当用力者也。”

兵科都给事郑自璧疏曰：“近该巡抚陈九畴报称：番酋纠领西域回回并哈密北口瓦刺旌小列秃，并沙州土巴、帖木哥及瓜州遗孽各种二万余骑，困围甘肃，势甚危急。尚书金献民总制军务，刻期以行。但自得报之后，迄今四十余日，消息杳然。为照土鲁蕃系我朝进贡番夷，得我金帛茶香等物，以资生养

。先年虽占据哈密，彼都督缙谦、侍郎张海奏蒙闭关绝贡，由是诸夷归怨，番酋悔祸。哈密复为我有，累朝以来世受国恩。其酋妾所生子真帖木儿，先年曾逼陕巴逃遁，被镇巡官诱羁甘州，任其出入，服食色欲亦不甚禁，豢养数年，生还乡里，感朝廷之恩，德抚臣之育，抑且甘肃居人熟识，往来牵制，旧爱恐亦未忘。前项二夷，一则贪我之利，一则忆我之好，纵其鼠窃狗偷，岁所不无，然电起沕灭，不敢痛为我疆场之患。未有今日纠合番众，深入境土，大肆凶残者也。又访得达贼亦不刺、阿儿秃厮一支，先年被迤北小王子杀败，奔至西海套内，此种达夷尤号凶黠，况三种夷落其先世系同亲族，设使乌合而来，甘肃二镇恐非中国有矣。此等事情关系不细，彼中缓急，宜其纷沓传报，以承庙堂先事之图，纾九重西顾之虑也。今日久无闻，恐前酋恣骄逞悍，分领贼众屯据要害，致使道路不通。又恐彼处镇巡等官先时处有不甚妥帖事件，及节年差去处置夷情大臣遗有未曾杜绝情节，以致诸酋不释旧嫌，兴兵构怨。镇巡等官彼此观望，上下蒙蔽，延捱不报，亦未可知。日甚一日，不无有碍计处。夫锋镝交于原野而听命九重，成败在于斯须而驰声万里，朝闻暮应，计且晚矣，可容如许之久哉。乞再行马上差人转行平凉、安惠、兰州关山傍路，河西红城子、古浪一带大小衙门官员，各查照先今事理，火速令各差哨马在于近贼地方，或盘有奸细，或据走回人口，或传闻人言，或探得彼中声息，各另径自飞报前来。不必专候彼中镇巡明文，方才转递，致误事机。仍行巡按甘肃御史亲诣河西，随便住扎，用心察访前项情由，具实奏来，以便议处。再照尚书金献民、太监张忠、总兵杭雄：所贵同心戮力，长虑隙顾，功虽未刻期而几当预定，势虽艰于往岁而谋贵万全。矢竭忠贞，建树奇绩，用副干城重托。俟边患少纾，朝廷谅有他处。设若迹先时潦草之图，兴临敌易将之想，此固非朝廷委任之意，而亦非老成谋国者之用心也。本部仍并通行各官，惟复借重天语丁宁，降敕申谕，遵奉施行。”

时贼二万骑从西北挖边墙进入榆林等墩肆掠。陈九畴至肃州，督参将云昌并太仆寺卿董锐分布守城。城上窥见东南角一贼穿红调度，被舍人董进德一箭射死。贼驮退去后，属番阿奴报称是火者他只丁。贼又悉众攻甘州南门，内一贼前打红旗，身穿红甲，往来调兵。董太监等议令神枪攒打，贼中伤落马，扶驮去，传说是番酋。

时献民出塞，而本兵之位久虚。兵部左侍郎李昆疏曰：“宣大二镇密迩京师，陕西三边远接沙漠，各处虽有镇巡等官分统信地，而职任不相统摄，一遇有事则各图自便，互相推调，往往误事。设立总制大臣，假以重权，盖以地方安危既有专托，则其平时之计虑必周，临事之调度亦易。岂如近日大同军士之变，甘肃回贼之侵，狼狈失策，至于如是哉！且今大同军士虽蒙委曲宽代

，而纪纲大坏，终非善后之图。甘肃至京八千余里，贼至甘肃两月有余，计提督尚书金献民等到彼，调兵剿杀，动则三月之外。纵使城保幸而获全，一方生灵不胜荼毒之惨矣。且本兵重地，尚书正官岂宜在外久处。所以侍郎孟春议设两处总制官员，盖为国图虑将来之计，诚为得要。但大同地方目今幸无重大声息，而作孽军士尚自惊疑，所据添设总制姑候另议。其陕西三边待候尚书金献民等奏报甘肃贼情，稍有次第，即将本官并太监总兵俱奏取回京。本部照例会同府部院寺科道等官，于见任致仕大臣内从公推举才望老成谙晓戎务二员，上请简命一员，前去总制陕西、延宁、甘肃等处军务，俱听便宜处置，惟委任之专而责成之远，庶边防有托而疆场无虞。”

时金献民至兰州。诸番已为九畴所败，出嘉峪关外。又达贼二万从南境进暖泉。总兵姜战却番贼，亦遁去。献民奏捷，内称一鼓而回夷就擒，再鼓而达贼授首。二次斩获共一百二十余级。乃诏班师。给事中郑自璧疏曰：“土鲁蕃纠合达贼，窘迫守臣。提督献民一旦受委以去，镇重华夏，慑外夷，固得其要，但本兵重任，其席久虚，诚非居重驭轻之道。而献民久事于外，事宁班师，岂曰不宜。节据虏中走回人口供报，听得回贼一说要往南山，看了草地住着，搬取家小，到春正二三月还抢甘州。一说我们先去南山，打了西番帐房，我们把老小都送在牢固去处，还来攻围甘州，夺取城池地方。着真帖木儿做皇帝，在甘州城坐着等情。此言虽系传闻，但前项回贼长驱席卷而来，其立马投鞭之念，亦已扇炽于中。既乃遭被挫衄而去，其雪耻复仇之心，恐难杜绝于后。况亦卜刺、呵克秃厮一支潜住河套十数余年，生齿浩繁，道里谙熟，纵令遁伏，终必为患。未有腹心隐疾而不病人之肢体者也。今次斩获虽多，或恐是贺兰零贼，未必真是此辈黠虏。今日边患之大可忧者莫过于此，敢宴然而遽谓无事哉！设若即今命下班师，纵使星驰前去，计在正月将尽。比献民到京，当在四五月间矣。原调兵马各回本镇，果若前言，复行大举再为边患，欲调集又无钦依统驭之人而自卫不遑，欲奏闻又当事势穷蹙之候而缓不济事。道途辽邈，兵力单脆，当此机会，间不容发，万有不虞，徒付扼腕。乞会同多官推举素有才望大臣二三员，疏名上请，钦命一员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地方，责限兼程到彼，交代之日，然后班师论功行赏，则帷幄有本兵以运筹，边徼有重臣以屏翰，九重霄旻或藉此而可纾，各镇闾阎将持之而无恐，安内攘外之计两得之矣。”

御史李文芝疏曰：“臣闻西域最远，而夷人种类亦繁。自成化中李文、刘文之驻苦峪不敢进，而土鲁蕃始有轻中国之心矣。及弘治中张海、缙谦之经略无成功，而土鲁蕃益肆横矣。今日西羌之兵莫有强于此者也。臣又闻正德中，北虏亦卜刺一枝与小王子仇杀，败北之余，率其部落犯我凉州、永昌、甘州

，侵入西番之境。驻牧西海，交通番酋；又犯我西宁，河州、临洮、洮州。深入四川松潘，虏掠甚惨，番族畏之，渐次归附。由是西番之山川遂为此虏之巢穴。近都御史彭泽、都督隙永经略二虏，不能效谋驱逐出境。今日河西之患，议者皆归咎于彭泽也。夫天下之大势，关、陕为重。而保障之长策，谋帅为先。若非添设大臣，总制军务，诚恐日复一日，二虏交侵，养成痼疽之患，不可救药矣。盖虑患于未然者易为力，而除患于将然者难为功。伏见致仕大学士杨一清为佾事日，提督陕西学政，为都御史日，督理陕西马政，又巡抚陕西地方，又总制陕西军务。宁夏之变，又起总制。平生踪迹在陕为多，威名已著于三边，德望素重于多士，今日总制之任，莫有逾于斯人也。或以为一清内阁旧臣，不可履边。臣闻大学士杨荣尝三往甘肃察边务，处降虏，计用兵，孰谓内阁之臣不可乎！或以为一清七十之年不可履边。臣闻西羌之叛，汉宣帝命赵充国，时年七十余矣。坐收全胜，孰谓七十之年不可乎！乞赐敕起一清，改以本兵之衔，仍兼都宪之职，前往陕西三边总制军务。而庶僚之知边事者，许其奏辟赞画，如是则二虑之患可消，而西顾之忧可免矣。”上从其言。诏起杨一清提督陕西三边军务。

又诏：“土鲁蕃纠众二万，谋夺地方，声势众大。陈九畴与董文忠能先事预图，临机应变，射杀王子大头目三人，驱逐回贼远遁，保全危城，其功实与寻常不同，已写敕奖励。董文忠荫弟侄一人，做锦衣卫冠带总旗；陈九畴升右副都御史，取回别用。各赏银四十两，苾丝三表里，以酬其劳。”又诏：“张忠荫弟侄一人，做正千户。金献民、杭雄各一子百户，俱锦衣卫世袭。各官奏带参随人员各准升一级，其余官军与重赏。”

给事中郑自璧疏曰：“甘肃之役，回虏扫国而来也。各官奉命出师，鞠躬尽瘁，指挥之下，使贼仆帑衄躯而去。陛下嘉其勋，恩荫有差，报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参随人等均升一级，人得沾恩，得毋伤于滥乎？查得尚书金献民、总兵杭雄俱照钦依额数各二十员名；太监张忠则九十三员名，总计三臣参随则有一百三十三员名矣。诚以此辈均效劳役，亦当甄别重轻，以寓激劝。而况其间赞昼岂无奇拙，任事岂无繁简，行役岂无安危，概而录之，布满奏牍，恐既得者既不肯以幸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功为恨。况张忠等钦赐恩荫亦加，再四辞免，其委身许国之忠，劳让下人之厚，众所欣羨。今陛下将参随人员尽行升级，不惟事体不宜，而忠等不矜不伐之心亦无以暴白矣。乞敕兵部转行太监张忠等将奏带人员分别等第，劳绩颇多者量加甄录，其余递加赏赉。于以杜将来锡予之繁，全各臣逊让之美。”

尚书金献民还朝，请迁发夷使，闭关绝贡。疏曰：“土鲁蕃贡使未入禁城。贼兵已过峪关。旋贡旋侵。奸谋狡计，大略如前。兹者天夺其魄，挫衄远

遁，但彼之日用资我者甚多，窃恐失利日久，乞哀求贡之请又在旦夕矣。即今河西地方民穷彻骨，万一见之不真，复听入贡，必将浚民之膏血为之饭食，劳民之筋骨为之役使，驿路骚扰，鸡犬不宁。臣恐河西两镇之军民、十五卫所之疆场，终当被其扰攘也。臣愿自今以后遇彼求贡，宜下明诏，声其累世不恭之罪，闭我关门，绝彼贡献。申命该镇守臣谨斥烽埃，益严兵备以待之，则彼这奸谋破阻，狡计无施，河西垂首待尽之民庶几其有更生之望矣。”陈九畴、卢问之亦俱上书请闭关绝贡。番酋递进番文求贡，捉墩军送至边上。

都御史寇天叙疏曰：“奸回谲诈，语言反覆，或诿咎他人以释其犯边之非，或夸张声势以逞其螳螂之势，全无悔罪输诚之意。况此虏先年侵犯肃州，朝廷念其远夷，不与深较，姑容入贡。然进贡之使方入，而犯边之兵继至，似此诡诈，实难凭信。所据求和之事，揆诸事体，难以轻准。在我防范所宜加慎，乞并行提督军务兵部尚书杨一清分布陕西、延宁骑游兵马在于兰州安会等处一带住扎，遇有回虏侵犯消息，臣等通行调集主客兵马亲统前去遏剿，务期成功。”兵部乃请于上，诏所议事情还行与杨一清着再加审处，奏请定夺。

于是牙木兰差人来请和。因九畴前恨，复用反问，称前日入寇非我本意，乃内附夷人沙的纳等传陈都堂命使之来而许之赏。时在朝有受番贿为之构九畴者，故唱此言，以腾播于内。未几，杨一清召入内阁，以尚书王宪代之。杨一清奏称：“看得兵部所议，盖知虏患之难测。恐兵粮之不继，故虽不敢遽为通贡之言，以拂众论，亦不能终主绝贡之议，以贻后艰。今甘肃地方兵马寡少，钱粮空乏，已且未治，何以治人？合无仍行新任提督尚书王宪再为审处。”王宪乃移檄遣撒马儿罕贡使迭力迷失等赍往，谕番酋悔过服罪，献还哈密城池，送还抢去人畜，方为奏请。

六年，诸议礼臣桂萼、方献夫、霍韬、张璁先后上言：“哈密不靖，本由彭泽。泽之得召用，由杨廷和曲庇泽也。乞急用王琼以宁西鄙。”时因天变，求直言。锦衣百户王邦奇疏曰：“正德年来，巡抚都御史彭泽不恤边备，凌虐官军，侵克粮价，自昔至今，遂为通例。又兼赏罚不明，人心失望，擅自差人轻出外国讲和，怀奸邀功，开启边衅。致使番夷占据哈密，侵犯甘肃一带地方，抢掠求索，贪得无厌。而彭泽又乃大失恩信于番夷，因而蹙国丧师，大贻边患。然夷酋始轻中国之兵。副使陈九畴又乃拘执夷使，激启边衅，止知斩马黑麻一人于南门，不顾失陷官军于无算也。前任兵部尚书王琼深为隐忧，特有救正之举，又被权奸朋党互相救援，止将彭泽等轻赐罢斥降发，其余重大罪恶俱被影射不究。殆至新政之初，正当显戮遗奸，昭示国法可也。岂意彭泽倚恃权奸大学士杨廷和心腹门生，谋同陈九畴、李昆预先奏办，轻骑便衣，深入城境，赍送囑买杨廷和。会盟结党，誓以死生，意欲扶同误国。佐使杨廷和将写

亦虎仙撞入诏书，假威擅柄，致将写亦虎仙监故，其余各夷俱被决斩。前者二次甘肃之乱，生民涂炭之苦，盖由先年公论不明，及杀写亦虎仙等之误，启地方之祸。后蒙特命尚书金献民总督征剿，本官自恃宠威，不尽忠节，却以重大责任视如儿戏，诈言有病，在途迁延，遥寄兰州。朝夕邀会彭泽，作乐饮酒，不顾彼处人民涂炭之苦。远望甘肃千里之外，束手观听，不究一方之久探，听回夷抢掳遂志，满瞄而归。又夺他人擒斩达贼之功，奏为征进回夷之捷，冒授荫赏，下及童仆。况土鲁蕃前者侵掠中华，如蹈无人之境，志满意遂，方才从容回还。去岁前夷仍复又来抢掠，彼处巡按奏报逾常，困围边将，地方极苦，人民倒悬，十分紧急。若不再为奏闻，处置纵玩，夷丑得志，将来之害不止于河西一带地方，而谋侵中国之患难保必无。若不速将杨廷和、彭泽等明正诛戮，无以消弭灾异。为照忠顺王拜牙即自作不靖，弃国逃走，远避绝域，年久不还本国，所以中国失守，而生民节年被其涂炭。幸赖前任总制都御史杨一清忠诚体国，潜消祸乱而威镇夷丑，敛迹远遁，承平岁余，莫敢侵犯。但犬羊之性诡诈莫测，不可必其一定。及查弘治六年，土鲁蕃王阿黑麻先遣大头目写亦满速儿等四十余人进贡，比因阿黑麻复掳忠顺王及金印去讫，又来犯边。多官奏闻，上命将夷使满速儿等四十余人安置广西、福建，及闭关绝贡，累犯边陲不息。至弘治十年，计五年之久，方才悔过入贡。仍将忠顺王及金印来归，求取写速儿等。多官奏取满速儿等付给甘肃，自此河西始安定也。正当居安虑危，勿待临渴求泉，亦缓不济事矣。先年之满速儿尚存，今之虎仙等俱斩矣。诚恐丑夷求而无人，亦得藉口称怨，遗患地方为害。臣于嘉靖四年十月十九日备奏前事，节奉旨该衙门知道。兵部职方主事杨乃奏内奸臣杨廷和之子，被其阻滞，壅蔽弥缝，不与施行。今奉敕修省，求治弥灾，再陈愚忠，以弭灾变。一面速敕法司，将闻衅启祸误国奸臣明正典刑，以谢边民之忿。及壅蔽忠言主事杨，量为罚斥，以弭灾异。”诏下兵部议，不许回护。

刑部尚书胡世宁疏曰：“夫土鲁蕃变诈多端，善为反间。其欲附城，属达使之激变，则称哈刺灰、畏兀儿稍书交他来；其欲间我谋臣，使之受罪，则称坏事的都是陈都堂、沙的纳；欲彼番使得通内间，则称王子因见杀撒者儿虎仙父子，故来报仇。夫自嘉靖二年十月进狮子，夷人已递番文，开称番酋要动人马，定来甘肃。则其造意通谋已久，岂为杀三人报仇，亦岂为陈都堂及哈刺灰、畏兀儿使之然也！其恐我复结瓦刺为之后患，则言七八月里领着瓦刺达子，还要往汉人地方，后竟不来。其变诈何可信也！自正德六年得送回伊弟真帖木儿，因在甘州住久，深知风土好过，即起逆心，要来侵犯。正德九年，即要插旗甘州城门上。十年六月，陈九畴方到肃州。十一年，彼自以原许段子不曾与足，及拘留番使为名，兴兵入寇，岂因陈九畴也。其先三取哈密城池，皆以

哈密奸回为之内应，乃渐置奸回虎仙等亲党，买房久住肃州城内。又节差番使斩巴思等来探消息，为通书信。一旦拥兵迳至城下，各回潜置兵甲，图为内应。使非陈九畴奋身不顾后患，即将各回监故打死，而又近遣属夷却其营帐，远交瓦刺，抢其城池，彼闻变内顾而还，则肃州城池难保无虞。臣以为臣之有勇知兵而忘身为国者，无如九畴。固彼番酋之所深忌而欲杀也。惜其后信僚属之公移，轻听奸回之捏报，而妄奏番酋及牙木兰之杀，则其罪有不免耳。王邦奇奏其因杀夷使激起边衅，又言二次甘肃之乱，由杀虎仙等之误，盖彼武夫轻信，惑于流言，为彼内间耳。至于通贡一节，则其后事难料，前事可征，弘治四年，因其虏去忠顺王陕巴，不服抚处，奏准绝贡。十一年，因见器用缺乏，诸夷归怨，方才悔过，送还陕巴。嗣后通贡不绝，地方骚扰亦不绝。而反间内应，络绎于京师、甘肃之间。驯至十一年暨嘉靖三年，二次大举入寇。今奏准绝贡又三年矣。祇闻来求不闻侵犯者，岂有力有余而心不欲也。盖亦惩前二次他只丁之被杀、瓦刺诸夷之为其后患而长虑却顾也。今廷臣议者，以有备为长策，以通贡为权宜，其言诚是也。臣愚欲乞圣明，特与辅臣熟议，今后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宁交，舍置不问，而唯责彼番酋恭守臣节，再无侵犯。一二年后方许入贡，或止通互市，仍纳其贡。其市皆不许多带人众，淹留岁月。则我之边城驿递供费可省，而得专事边储。我之谋臣勇将反间不虞，而得尽心边事矣。（是秋，土鲁蕃酋虎力纳咱儿纠侵肃州。游击将军彭浚、兵备副使赵载御之退去。时张璁、桂萼必欲论九畴死，并罪廷和。）

上有旨，金献民闲住，九畴逮狱，下三法司议。兵部尚书王时中会同刑部尚书胡世宁等勘问九畴等事情。具疏曰：“虎仙父子深奸巨蠹，外通哈即卖国，内结钱宁乱政，心迹奸诡，死有余辜。及查王邦奇假建议为名，牵引浮泛，复图进用。该兵部题奉钦依降锦衣卫总旗，别难再议外，臣等议照政令莫大于刑赏，功罪在论其重轻，功之大者或可以赎罪，罪之轻者亦难于淹功。若乃功罪相伦，自亦情法有在，或无功而罪本轻，亦又有罪而事已结，俱不能一律而论。如陈九畴叨领边寄，举措乖张，先后启衅招尤，罪固已重；两次折冲御侮，功亦为优。又轻听回达之捏词，滥报番酋之真死，事虽出于传闻，情尤涉于妄诞。金献民仰承重命，提督西征，调集三边之军马，振扬全陕之威声，未足称劳，掠取他人之功次，妆成同事之捷音，何可冒荫？且连参随人员俱各滥升职俸，虽恩典出自于上，而辞受有负于初。再照彭泽彼时经略未成底定，因而致贻后患，罪有明案，缘曾抚回金印城池，既而回夷隔年入寇，功似可言。李昆、许宣、史镛、蒋存礼前后功罪与九畴相连，原情各有差等。张忠、杭雄始终往返，与金献民一时具奏，论法不宜异同。前任都指挥王辅开报传闻番酋之死，以致镇巡轻忽，会奏之虚，委属有违。卢问之初以预防生变为心，仍将



应死夷囚擅决，亦非相应。以上各官俱合究治，但彭泽及陈九畴先经会问，题奉钦依为民。李昆已降副使，复起用，又降左参政，与彭泽俱致仕。许宣、史镛、蒋存礼亦经参提发落。合候命下之日，先将杭雄革去见任，与张忠俱候陈九畴、金献民问明之日，奏请定夺。彭泽罪犯与李昆、许宣、史镛、蒋存礼先已问结，似宜量处，臣等擅难定拟。及照董文忠虽故，与金献民、张忠、杭雄子侄等项冒授荫升，并一切参随人员，凡未至地方，混得滥升俸级，行委科道官会吏部主事从公逐一清查，奏请定夺。并先年斩获回夷中间未升功次人员，仍催促勘报，以凭升赏。臣等切念甘肃为中国右臂，土鲁蕃实禽兽与邻，变诈反复，乃虏寇之故情，功罪相寻，亦边臣所难免。仰惟皇上恩威信义，昭示无遗，曩尔小丑，纳款有日。伏望普弘天地之度，丕昭日月之明，俯念各官曾效惟劳，早赐宸断。俾法司遵照议拟，上请施行。务严夷夏之大防，永存古今之治体，则德威所及，四夷无不畏服。”上诏：“各官功罪，你每既会议分别轻重等第奏来。陈九畴行事乖张，招尤启衅。以致回贼深入，残害地方。又妄报打死番酋，好生欺罔。难照常例，著兵部定发极边卫分充军。彭泽虽经黜革，后又朦胧起用，还革了职，照旧冠带闲住。杭雄与张忠俱待金献民提到问明之日，奏请定夺。各官子侄冒受荫升官职俱革了，其余参随人员功次，还着科道官会同兵部委官从公逐一清查，具奏定夺。李昆、许宣、史镛、蒋存礼、董文忠各降二级。”

已而起王琼为兵部尚书，代王宪。琼疏曰：“臣蒙恩起用，提督三边。自入关交代以来，查得黄河套内贼情即今稍缓，惟有土鲁蕃夷情未甯，急当议处。臣历考往事，正德八年以前，土鲁蕃虽尝虏杀忠顺王，朝廷亦尝拒之而不遽绝其贡，直尝在我，曲尝在彼。而彼又不知我边之虚实，未尝提兵一至沙州近边寇掠，况敢窥肃州之门户？彼时朝廷处之既得其宜，守臣又不敢任情恣肆。虽或时与哈密构衅，曲自在彼，旋复底定。自正德十年以来，执政者昧于经国之图，引用非人，相继坏事。既增币约，自失信义，又淫刑杀降，大失夷心。直反在彼，曲反在我。肃州之败，甘州之惨，由我致之，不可独咎土鲁蕃也。此时使甘州守臣即能如杨一清之义度量时势，曲为抚处，尽遣他国贡使出关，奏发羁留哈密、土鲁蕃贡使回归本土，而又谕以前守臣坏事之意，使等分任其咎，土鲁蕃必翻然悔罪，照旧通贡，不待至今日屡糜九重之虑矣。奈何守臣之计不能出此，漫谓土鲁蕃服而又叛，去而复来，非信义之所能结。往往大言以张虚名，不顾酝酿渐成实祸。既将已经奏准遣还夷人自今不放，又将新贡夷人羁留肃州，自谓使之进不得贡，退不得归，操纵在我以慑其骄悍之气，盖止知泥古欲绝其入贡之路，而不知度今不能绝其入寇之路也。前此土鲁蕃令牙木兰来沙州住坐，乞放出进贡夷人带回赏赐，彼即退还哈密城池并抢去人口，在

我自当推赤心置其腹中，许之可也。而守臣乃以为未有悔过输诚实迹，令其将先年抢去人口头畜尽数送还，及将教唆犯边首恶绑送甘州，又令其访取忠顺王的派子孙承袭。凡此皆自示以疑而又责以难从之事，教之使不得和也。自嘉靖三年犯边后，至今三年矣，议者执持两端，含糊展转，迄无定谕。即今土鲁蕃因牙木兰住沙州二年，不得通贡，遂听谗言，疑其与中国通，欲并罕东等头目诛之。牙木兰等惧，今年四月急率其部落五千余众归附。甘州守臣不得已纳之，是又一大变矣。自土鲁蕃两入甘肃，肆行杀掠，未遭挫损，彼固已有虎视河西之意。而关外赤斤、苦峪、曲先、蒙古、罕东诸卫昔为肃州藩篱者，尽皆逃散避难入关矣。万一土鲁蕃怨牙木兰之薄己，卷土重来，我之边备废坏，又值天旱米贵，不审守臣能使必不得饮马于黄河否也！臣言至此，实可寒心。议者又谓虽前守臣启衅坏事，然彼既犯顺深入，在我不可含忍许和，示彼以弱，自损国威。亦不必深咎前人之失，以快民志。臣愚以为不然。昔唐德宗时宰相元载擅权误国，尝害李泌。载诛，李泌代之，劝德宗北和回纥、土番。德宗念陕州之耻不肯。泌言回纥不足怨，向来宰相为可怨。德宗从之。遂与通和。史臣谨书之，未尝以李泌为讦短报仇也。是时藩镇专兵，迭起叛乱。陆贽劝德宗下诏罪己，遂收人心。史臣载之以为万世美谈，亦未闻讥陆贽恕藩镇之恶归咎人主也。其后李希烈僭号称帝，虽出于贽之所不料，而大义无损焉。盖曲直不辩，处置失宜，则无以服叛臣之心。时势不审，率意妄行，则无以为善后之计。臣愚知之熟而虑之审，臣愿陛下以臣所言，下兵部会官急议。如果可采，准令将土鲁蕃、哈密羁候夷人及近日差来见在甘州夷人，先准放回，未去夷人各带原领赏赐，尽数验放出关。仍晓谕紧要头目说称，如今朝廷已知都御史陈九畴等坏事，都加罪了。又知你土鲁蕃屡次投递番文，初意要抢把巴，反达甘州边上，遇官军厮杀，原无侵犯甘州之意。今赦尔罪，各起夷人俱准发出。尔土鲁蕃先年抢去见在人口送还，死亡了的罢。将看守哈密城头目取回，听哈密自在彼处住坐，作急具番本赍到甘州，交与镇守官转奏。不必等候回报，就将尔后来进贡夷使起送赴京进贡。其先拟要将首恶绑送等项难从之事，今次晓谕不必该载。其牙木兰等既以投降，理不可杀。听臣等斟酌用为间谍，从宜施行。以后事或有变，直在于我，另为议处，庶不失误机会。”上诏：“所奏明白周悉，足见筹边至意。先年失事之人，已都处治了。听尔从宜处置，务要内安外攘，以靖地方，副朕简任。”

琼在河西，反彭泽所行事。八年，土鲁蕃贡狮子，夷人至，乞归哈密通贡。琼又奏言：“土鲁蕃归我哈密，乞令失拜烟答子米儿马黑木守哈密。贡使二十四人遣入京。放归羁留各番贡使男妇凡千人，安插沙州。土巴帖木哥部夷五千四百人于白城山；哈密都督吉孛刺部夷于肃州东关；赤斤都督掌卜达儿子

锁南束于肃州北山金塔寺；罕东都指挥枝丹于甘州南山。

时胡世宁为兵部尚书，欲专守河西。谢哈密，无烦惫中国。霍韬上议亦必欲复哈密。下兵部议。世宁言：“昔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文皇畀之兀良哈。文皇郡县交，而宣宗弃之安南。哈密非大，宁交比？况其初封忠顺王为我外藩者，乃元遗孽。永乐二年封，三年即故，立其兄子，未几即绝。而强立非其子孙者嗣之，盖尝三立三为土鲁蕃所虏，乃叛我即戎，及劳中国。臣窃以为此与国初封元孽为和宁王、顺宁王、安定王者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内，近我甘肃，今亦不知其存亡。何独以一忠须王故耗我金币，疲我士马，窘我财力？”议礼诸臣不听，竟从琼言。世宁又言：“牙木兰本归正人，非叛虏者，唐悉怛谋事可鉴。”遂留不遣，然哈密竟为土鲁蕃所据。琼所安插诸卫夷落皆为土鲁蕃所逐，失其故土。住牧河西塞上。北虏盘窟西海，瓦剌结巢北山，河西三面皆有寇盗矣。

明年，满速儿遣虎力奶翁及天方诸夷使贡方物，又索牙木兰。谍言诸番要约，俟虎力奶翁归复侵肃州。会虎力奶翁归道病死。瓦剌又攻土鲁蕃。我亦有备，稍得休息。而来降人哈六刺言，番酋欲以哈密城与都督米儿马黑木母管理。兵部固请许其通贡，着令三年或五年为期。夷使虽多，十二入京，余留塞上。是后河西守臣防御羌胡，不暇及西鄙事。土鲁蕃竟并哈密，但其进贡。哈密亦附名以来耳。

按土鲁蕃与哈密二传其事互见，故有彼详此略者。但哈密本传谓其稍得自立，而此则言并于土鲁蕃。盖因王琼抚处之后，虽称土鲁蕃已奉约束，还城印，而实则虚言欺我耳。时已厌兵，始求完事，故传亦因之云耳。要之哈密之守与否，不足为中国利害。即今四五十年来，哈密无封。各夷自贡，未见其为患也。则前日之纷纭，岂不空费兵食于无用之地。要在谨其备御，来则不拒，去则不迫，斯为长策乎哉！

十二年，先是番使马黑麻、虎力奶翁等谢恩进贡。住肃州东关。镇守太监陈浩，令家人王洪与番使买货物，不给价值。至京，番使于兵部前遇见王洪，拿告礼部，送司审。据王洪口供：“于嘉靖十年八月内，夷人奶翁等在肃州地面与军民人等交易，是陈太监分付与伊买马等项，委果得过马五匹，并玉石一块，不知斤两；铁角皮二十张；舍力孙皮二十张；银鼠皮一百二十张；锁袂一段；撒哈刺一段；锁子葡萄大小共四斗；西羊布一疋。说到甘州与伊价银。后洪只在肃州居住，不知陈太监到甘州曾否还伊银价。”据此，除将王洪责令中兵马司牢固监候，并愿与同监夷使二名虎儿班、把巴撒力俱取收管外，案呈到部。礼部尚书夏言疏曰：“中夏之待外夷，界限贵严，所以古者大夫无境外之交。本朝法例有索取之禁，所据前项夷人到边，凡我守疆之臣，一言不可与

之潜通，一钱不可与之私易。况贾胡尚利，易启戎心。今太监陈浩受朝廷边方重寄，乃敢违法贪黷至此，不惟取侮外夷，抑已敢犯重宪。但本夷辄擅拿人，全无畏忌。王洪应口供认，无复辩词。中间或有隐情，未可逆测。但裔夷讼中国，事关大体，合当从重明白议处，既不可堕外夷之计以损国威，亦不可失远人之心以召边衅，又不可纵边臣之贪以屈国法。且据通事人员译知，虎力奶翁等口称欲声冤阙廷，要求明白，恐亦未可诿之查勘可以杜结。况此夷今在鞏轂之下，尚尔跋扈凭陵，若回至甘肃地方，事情不明，夷心不服，则二三边臣岂能控制驱遣？臣等以为此事在朝廷当大有处分，方保不害治体。乞赐宸断，敕差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给事中一员，前往甘肃地方，会同总制官、巡按御史作急勘问。若夷使奶翁等所奏俱实，将各官所得夷人原物尽行追给明白。仍量调人马将一应进贡夷人防送先行，督令出关，务在起程回国去讫，勘事官方许回京具奏请旨。然后将有罪人员从重处治。如此庶夷情早得明白发遣，不致逗留纵肆。而朝廷令严法重，亦足以服远夷之心矣。”上从之。自后边臣不敢私取番物，番人贡不绝至今。

其山川曰灵山（罗汉削发涅槃之所），曰贪汗山（夏亦积雪）。其产俗与火州同。

## ●卷十五 西戎

###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战国时月氏地，秦末汉初属匈奴。武帝时为酒泉、敦煌二郡地。晋属晋昌郡。西凉置会稽、广夏二郡。后魏增置长乐郡，属瓜州，后属敦煌郡。唐初属瓜州，广德后没于吐蕃。宋时为西夏所据。元时为瓜州，地属沙州路。本朝永乐二年，故元鞑靼丞相苦术子塔力尼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人来归，诏建赤斤蒙古千户所。赐诰印，寻升卫，以塔力尼为指挥。

十一年，遣其部下锁南吉利刺等至京，献擒获叛虏老的罕等。上悦。厚赏劳之。既而塔力尼卒，其子且旺失加袭职。宣德以来，每岁贡献不绝。

正统间，赤斤蒙古及罕东等卫番族相结恣肆抄掠，至强劫总兵官进贡马驼。都御史马文升时参赞甘肃军务，乃率将士讨之，尽得其酋首梟示。又擒其伪初王锁南并妻子，械送京师，自是番人不敢近边。

成化二年，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虏加思兰侵掠，忠顺王母率属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虏已退，宜敕王母复还哈密旧地，收其众以卫边塞。”诏可之。

十三年，都督僉事王玺等于赤斤苦峪筑城，复立哈密卫。令罕慎居之，且赐以布帛米粮，分给土田及牛具谷种。

先是蒙古卫部落原在赤斤苦峪、王子庄、扇马城、大草滩等处地方住牧

。自镇南数被黄达子抢杀，乃带印并部落来肃州南山卯来河泉地方住牧，离肃州城一百里。其余部落自正德八年以后，屡被回贼抢杀，俱各投来州来临县城四顷堡住牧，离城五里。又在迤北金塔寺住牧，离城一百二十里。

正德十年，土鲁蕃声言侵犯甘肃。先至赤斤等处抢掠人畜千计，及虏其铜印以去。后总制彭泽抚赏，乃将赤斤铜印送还。嘉靖三年，土鲁蕃又驱蒙古卫入寇。

七年，土鲁蕃求贡。兵部尚书王琼议招之，又欲抚馭散亡属番，以安边境。乃令游击将军彭浚同抚夷官指挥刘云往审其部，查得蒙古卫都督三员，俱未袭，一员赏卜达儿掌印，故原授职敕书被察台抢去，其子锁南束见收。晓諭敕书一道，其二员敕书收贮。都指挥使三员，俱未袭，其原授职敕书被贼抢去，二道惟存其一。都指挥僉事三员，俱未袭，敕书被贼抢去，亦存其一。指挥同知五员，俱未袭，敕书收贮，亦失其一。指挥僉事五员，俱未袭，敕书收贮。正千户二员，俱未袭，敕书收贮，亦失其一。各部下男妇共一千余人。王琼乃上疏曰：“臣会同镇守太监张洪、巡抚唐泽议得我圣祖神宗，受天明命，奄有万方，威制四夷，罔不宾服。其在西夷，因其种类，建卫授官，铸降印信，俾其统束部落，岁时朝贡，以示羁縻。自肃州至于哈密千五百里之间，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番夷，其初俱能睦族、自保，厥后本类自相讎杀，部落遂渐离散。哈密之西，惟土鲁蕃一种最为强盗。外阻天方国、撒马儿罕诸夷，制其出入；内压哈密、蒙古、罕东属番，听其驱使，侵扰吞并，假道胁援，莫敢不从。今哈密夷人尚有住本城者，惟掌印都督奄克孛刺逃难内奔，终于肃州，二子承袭，不敢复从。蒙古罕东卫节年避害归附，至今尽失故土。曲先卫岁久年远，徒闻脱啼之名。罕东安定，族亦离散，阿端莫知其处。即今肃州西北，千五百里之境已无人烟。论者谓诸番内徙，土鲁蕃自今入寇无援，实为中国之利。又谓肃州孤危，群夷环远，恐有意外之虞。长顾却虑，惟逐回故土，乃为正理。但诸夷之畏土鲁蕃如蹈水火，势难强逼。使其可强而归，则必外附强番，又如昔日大为边患。所以节年守臣议欲权宜安插，实非得已。今势既变，须有处变之术，馭抚得宜，方保无虞。乞敕兵部会官再议，如果无别长策，暂准臣等前议，照旧安插。仍乞降敕一道，赉赴整饰兵备副使，并分守肃州将官奉行遵守。轮遣逻卒侦诸番之动息，以防奸宄。严谨疆界，禁各族之交侵，以除窃盗，务使恩克怀柔，威能弹压。夷情抚定，地方底宁，赏以酬劳，国典具在，自常举行。如或视为泛常，轻忽失处，致有疏虞，亦难辞责。再行陕西行都司查勘。各卫所夷人自相保勘，照例起送赴京袭职。中间贫难不能赴京者，该道查无违碍，许令各夷顺赉保结公文，代领敕諭，回日送行都司交与承袭。如此使各种番夷悉得承继祖职，一则不忘祖宗羁縻成法，一则便于今日控馭。外

侮可御，边境可宁。上从其议。自后俱得保袭前职，朝贡至今无异。

其山川曰白山。其产麸金、鼓矾、冈砂、肉苁蓉、胡桐律（虫食其树而沫下流，俗名胡桐泪，可以焊金银）、紧呈草、柏脉根、沙枣、驼。其域东抵肃州卫，四百三十里，西去古沙州，一百八十里。

### ◎安定阿端

安定阿端东为罕东，北抵古沙州，其地广袤千里。本朝洪武七年，鞑靼别部酋长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使贡铠甲刀剑。赐以织金文绮。命分其地为四，给以印章。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八年，置安定、阿端二卫。俱遣使朝贡。洪熙元年，安定与曲先各戕杀使臣，叛寇边境。仁宗诏陕西都指挥李英，率番汉兵讨之。掳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余人，驼马牛羊十三万，巢穴悉平，更立其长。天顺三年，复遣使贡。

初，安定卫始祖亦板丹原在西海迤南地方住牧。正德七年八月，亦卜刺等大势，达贼至西海，将安定王逐奔，部下番民杀尽，及将原授职敕书诰命金牌并帐房头畜携去，夺占其地。本族人汪缠尔加逃往河州归德寄住。正德十年，又还到西宁城扣谒兵备，守臣安插之。至嘉靖七年，尚书王琼令抚夷官彭浚抚驭番族，得其原守坟塔国师藏卜哈巴与前汪缠等僧俗十名，令在迤北沙糖川离城七十里住牧。原奉敕书五道，见存阿端卫，不知其处。王琼乃请令安定卫仍袭前职。上从之。自后渐得生息，朝贡至今。

其俗马乳酿酒，饮之亦醉。居无城郭，以毡帐为庐舍。其产马、橐驼、玉石。其贡铠甲、刀剑。其城东至罕东白沙州。

### ◎曲先

曲先东抵安定，北距肃州，古为月氏之地，乃西戎部落也。元时置曲先答林元帅府。本朝洪武四年，置曲先卫。以土人散西思为指挥同知。正统二年，曲先酋黑麻遣指挥火丁等贡方物。

其卫初在沙州七百里，因土鲁蕃并西海，达子抢杀，逃往乌思藏地方。牙木兰八岁时，为土鲁蕃所抢。及长，为土鲁蕃头目。其兄脱啼娶帖木哥妹，收掌曲先卫印信，部下二百余人依帖木哥等沙州住牧。帖木哥等后投肃州，脱啼乃往南寻本族，后亦无踪迹。牙木兰在土鲁蕃用事，甚见宠信，常令兵攻哈密，擒王夺印，占其城。兵部尚书马文升请命甘州守臣袭之，调罕东兵为助，刻会于肃州嘉峪关外。罕东失期，牙木兰知故先遁。甘州将无功而还。后牙木兰屡夺占哈密城印（详具哈密传中），兵部议绝土鲁蕃，不许通贡。土鲁蕃乃复乞贡。又以事疑牙兰交通中国，逼逐之。

嘉靖七年，牙木兰乃拥帐三千，与罕东卫帖木哥（即兄娶其妹者）及土巴等来投肃州求降。上命总制三边兵部尚书王琼抚处。敕曰：“近该兵部覆题

，该甘肃镇巡等官及前任提督尚书王宪各奏，土鲁蕃酋先年拥众侵犯甘州，残害地方，节该守臣具奏闭关绝贡。近乃遣使求贡，奸谋叵测。夷酋牙木兰等本曲先部落，叛附土鲁蕃，为彼心腹，侵轶我境。今与帖木哥、土巴等各称被土鲁蕃逼害，率众投附。有无别项蓄谋，亦难逆料。各官欲照先年事例，安插居住，以示怀远之道。但又称尔新任提督，前项事体重大，未审意见有无相同？今特命尔亲去甘肃地方，会同镇巡等官再加详处。仍多方用心，查审各夷是否被逼投附，有无别蓄奸谋。若果势穷求生，倾心归向，先将各项人口查验明白，各照所拟地方分散安插。应给口粮、牛具、地土，查照先年事例斟酌施行。量将城池修筑，以便防守。分族居住，使其自相亲睦。仍选差的当官员不时晓谕，令其安分守法，自为生理。不许专恃官粮供给，及在彼生事，扰害地方。彼处地方虏情不一，尤须督领，令大小将官整饬士马，振扬军威。一切边备武备，务要朝夕戒严，不可时刻怠慢，以防意外之患。朝廷以尔才识素优，练达边务，故兹委托。尔须殚心竭力，规画修举，其干碍夷情必与镇巡等官计处停当，应施行者径自施行，应奏请者具奏定夺。敕内该载未尽者，听尔从宜区处。毋恃己见，务稽众议，使边鄙宁谧，朝廷无西顾之忧。斯尔之能，尔其钦哉。”

于是甘肃兵备赵载会同分巡西宁李淮、游击将军彭浚共议称：“牙木兰原系我曲先卫属番，自幼抢去与土鲁蕃作为谋主。今逼投附，置之甘肃。平居防其捕逃，寇来防其内应。虽云投降，其妻子兄弟尚在彼中，难保全无反覆。必须或徙居内地，或转发别边，方为良便。纵使土鲁蕃将来求讨，原不系彼回夷。我之旧属，今归一我，名正言顺，亦可塞其求请。”

王琼乃疏谓：“牙木兰原同帖木哥等前来归附，本当与帖木哥等一例安插，但恐复回沙州，又为土鲁蕃所制，意外生变。若欲安置远方，又恐阻绝以后夷人不肯降附。请将牙木兰并其仆妾差人伴送赴京，查照永乐年间山东青州等处安插夷人事理，议拟安插。或径差人伴送延绥镇巡官处，发榆林卫收充旗役，给拨月粮营房，随军杀贼，或别有处置。”

翰林院学士霍韬疏曰：“牙木兰者，土鲁蕃腹心也。拥帐三千，称降于我。然在牙木兰则曰未降；在土鲁蕃书则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观焉，岂有拥帐三千远来款塞而土鲁蕃不知者？安知彼非诈降以饵诱我耶？他日犯边，则曰我纳彼叛人，彼来报复也。又曰我不归彼叛人，故彼不归我哈密也。则哈密永无兴复之期矣。牙木兰之降也，廩饩口食仰给予我，费已不小。犹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鲁蕃拥兵扣关，称取叛人，将驱牙木兰而与之耶？彼则诡曰降以投生也，今出则死而不肯去矣。将从而纳之耶？臣恐为内应而有肘腋之忧。土鲁蕃拥兵于外，牙木兰为变于内，甘肃危矣。”上诏：“虏酋牙木兰等乃

我边逋寇，彼番叛夷，近以投降为名，带来夷类见有二千之数。今又一拥许放，各起夷使数多，劳费之害，不言可知。意外之虞，不可不虑。况攘外必修内治，还通并写敕著提督尚书王琼及镇巡官严督所属，修饬边备，整理兵粮，加谨防御。奏内其余未尽事情，悉听各官从长议处，径自施行。”

时土鲁蕃以探问贡息为词，勾引尾刺达子数千，乘夜抵肃州。游击彭浚、兵副赵载率属番瓜、沙等众竟却之，斩首奏捷。王琼又奏称：“土鲁蕃悔罪，请照原议起送贡使赴京。兴复哈密，以图罢兵息民。”尚书胡世宁疏谓：“尚书王琼大才通变，必有奇术转危为安，要非臣等常虑所及。再照詹事霍韬所奏，为国远虑甚切，而其查访近事未真。臣等逐一参详，牙木兰若原彼世臣，拥帐三千来降，轻纳则后患委的难测。臣等昔亦与韬同此见也。今究其实，则牙木兰乃我属番曲先卫人，为彼虏去为之用事。今遣所遣使，主仆六人耳。偕来老弱男妇数千，乃白、瓜、沙属番帖木哥之众。是皆边官，业已受之。而奏闻朝廷，初不之禁矣。今被穷迫无归，而我边抚处已定。近者回达入寇，彼已斩首级来报矣。更欲驱遣，彼无所往，势将转思为仇，事变可虞。若或乘其饥疲，遂加扑灭，则又非圣明之仁也。当此之时，正当抚而有之，以招彼携二而益我藩篱耳。然臣等自来反复思虑，惟欲固我边疆，保我中国耳。至于兴复哈密之事，则臣等绵力菲才，念初不及此也。臣等又窃料土鲁蕃声势，其民皆安上饱食，不愿入寇。其酋先倚二大将他只丁、牙木兰统兵于外，而写亦虎山等为间于我中国耳。今他只丁已杀，虎仙等已诛，而牙木兰又携二来归，其势盖亦渐弱。故欲发兵五百，近执牙木兰等于瓜州，尚遑拟不敢而致其来归。况今哈密以至嘉峪关一带千五百余里，其他先有罕东赤斤等卫原我属番，被彼驱胁供馈接应者，今皆移徙中国。彼来所经空地千里，供馈无资，盖其入寇比前益难。故今甘肃所忧不专在土鲁蕃，而南有亦不刺，北有瓦刺，皆北狄骁劲。瓦刺又比土鲁蕃离我颇远，先时都御史许进之入哈密城，陈九畴之退土鲁蕃皆结彼为援。今反被土鲁蕃勾引来，此寇而得惯，则甚可忧也。宜敕边臣无以能招土鲁蕃入贡为功，而以诸达在近难御为患。故今当以通番纳贡为权宜，以足食固边为久计。至于牙木兰悔罪归正，弃戎即华，情亦可嘉。伏乞圣思量授一官，特赐寇带衣服一套。其弟满刺添儿与冠带通事名色，跟来三四人俱充勇士食粮。使居甘州三二月，以耀彼国人而招怀来者。仍送来京居住，以审彼国俗而料我边事，所益多矣。若欲安插延缓。则彼地方艰窘，而又逼邻套虏，事或非便。必欲远置隔绝，则惟辽东稍宜。均乞圣裁。”

上诏：“牙木兰情伪难测，不宜久留彼处地方，著镇巡官差的当人员并其家口押送湖广镇巡官处，取便安插回奏。”牙木兰乃涉湖广江夏，居鄂城，广买田地，盛置宅业。为东南一大贾胡，迄今殷富云。



## ◎罕东

罕东在赤斤蒙古南，肃州卫境之西南也。古为瓜州地。本朝洪武二十五年，凉国公蓝玉讨逋寇祁者孙，追至罕东。欲纵兵深入取其地。将佐言：“此虏负固已久，今猝然闻大军深入，必如鸟兽散去，我兵虽众，无所施力。莫若遣将招谕，以马来献。因而抚其部落，全师以还，扬威示德，在此举矣。”玉不从，遣都督宋晟等率兵至阿真川。土酋哈咎等惧，先遁去。三十年，酋长锁南吉刺思遣使来贡。命置卫，授指挥僉事。

永乐二年，锁南吉刺思同兄答力袭、酋伴奴奴等十六名贡马。又令答力袭为指挥使，奴奴为指挥僉事，各赐冠带文币褚襦。自是每岁入贡不绝，听命惟谨。

成化九年，土鲁蕃攻夺哈密城印。高阳伯、李文等调罕东与赤斤兵数千往苦峪关，丧师无功。土鲁蕃益肆。弘治七年，土鲁蕃遣将牙木兰复占哈密。兵部尚书马文升探知罕东有捷经可达哈密，授计于都御史许进往袭牙木兰，调罕东兵继之。许进轻师至嘉峪关，罕东兵不至。牙木兰亦先遁，进兵失利而还。自是土鲁蕃入寇，每假道胁责罕东供应，达贼复时侵掠，渐至逃散。

嘉靖初，协守甘州副总兵武振疏曰：“查得亦卜刺等贰种达贼，自正德三四年间被小王子大势赶杀，前来甘肃地方西宁等处住牧，已经十有三年。其各贼首俱已战没，今其存者乃其部下弟男子侄人等，总其部落久住前地，不敢复归。春夏则屯聚西海，趁逐水草；过冬河冻则踏冰过河，抢掠洮岷等卫附近番族。其原来真正达子不过三二千人，其余俱系虏掠西宁、凉庄迤南及属番罕东、安定、曲先等卫男妇，胁从跟同抢掠。若兵粮俱足，陕西、甘肃镇臣督同兵备参游等官，候明年黄河冻消，达兵复回西海，二三月间草木长茂，马匹瘦弱之时，查照先年宣城伯卫颖、巡抚吴琛大剿番贼方略，调选主客官兵俱于甘凉山、永庄浪、西宁等处攒槽喂养马匹膘壮，一面密访罕东等卫各属番内乖觉的当通事，夷人结以恩信，质其妻子，与之誓约，事成重加赏劳，若透漏消息，致误事机，定行重治。量给银布，责令各取方便，分投出境，为我间谍。遍将各卫各族属番为亦卜刺等贼虏去者，谕以尔我祖宗世守地方被他占了，父母弟兄姐妹儿女他都是尔仇人，今朝廷行文与镇巡大臣多聚人马要来杀他，尔须乖机各讨方便，擒杀了他投降，明日官军到来，你都是死，你若肯依我杀了他投降，他的家当头畜都赏与尔。如果约会回报相同，更差各该抚夷都指挥等官分投前去罕东等卫，见在各族夷人谕以乘机并力，剿杀此贼，有功就将所获人畜给赏。通约停当，拟定何日进兵，土汉官兵四面毕力攻围贼营，命被虏番夷一举内应。如有属夷投降，预先选委指挥，每枝官军各一员，量带官兵于高阜去处，竖立大白降旗，纪名验收。仍严督旗牌官舍人等申明号令，不许官番兵

争功抢杀，违者大军拿送镇巡官重治。如此得人布置，决可成功。纵不能擒剿尽绝，必逃遁不暇，而属番各族夷民可复故业，边患可息矣。”

后土鲁蕃屡掠，罕东不能自存。其头目帖木哥、土巴及都督日羔刺等奔肃州各处寄住。后土鲁蕃一面求贡，一面同达子入寇肃州。游击彭浚率罕东属夷战却之，贼北去。乃称我每打听进贡信息，就寻帖木哥来。

王琼疏请许土鲁蕃入贡，兴复哈密。尚书胡世宁疏曰：“臣等看得土鲁蕃变诈多端，求索无厌，自来侵犯我边。惟见利则进，知难则退。朝廷御之亦惟选将练兵，广屯积谷，严夷夏之分以绝其内间，公赏罚之施以励其外攘。遇彼来寇则杀，去奔勿追。间有穷迫而慕义来归，则抚而有之，以为我藩篱。纳款而诚心来贡，则礼而待之，以施彼恩信。虽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国而抚四夷者，不过如此。近该提督等官奏令通贡，将原欲安置两广番使尽许放回。今贡使未多入关，而彼番又勾引瓦刺达子乘夜直抵肃州。若非游击将军彭浚、兵备副使赵载谋勇相资，素有备御，而临时遇倣，又或私创九疇之祸。恪守通和之说，迟疑不敢发兵出战，而又非得素抚属番助斩贼首，则肃州城池必为所破，而甘州以西五百里地方必皆难守矣。此闭关通贡，孰利孰害，不待智者而知也。乞敕王琼务要为国忠谋远虑，力求兴复哈密。善后之策，除前瓜、沙属番帖木哥、日羔刺、土巴等原哈密遗民避祸来归者，不许逼回哈密，驱置虎口，撒我藩篱，损我天子好生之德。益彼夷虏入寇之党外，其余凡有才力堪以服众，彼各夷愿从立国者，及近彼他方各种诸戎有能共灭土鲁蕃者，即许为忠顺王，听主哈密。悉从本官安处停当，可信其永为不侵不叛之臣，而后奏请钦断，给印封爵。臣等不敢轻议，亦不敢偏阻。其余愿附久住哈密遗民哈刺灰、畏兀儿及先今来临瓜、沙属番日羔刺等部下人众，每家赏布一疋，头目三人各缎一疋。谕以我天子恩德万里，差官来抚尔众，救尔生命。其新附愿归原土，其不愿不敢归者，俱给牛犊种子，听其趁时耕牧。为筑城池坚固，约以世为我臣，不侵不叛。虏来近边则坚壁清野，使彼野无所掠，食无所资，不能一朝居。虏若寇我则尔出兵以牵其后，虏若攻尔则我出兵以解其围，尔我相为犄角，永保尔生。彼必感悦而世为我藩卫。虏寇益少而边围益固，比之远复哈密为力易而所得多矣。”

帖木哥等哀乞口粮种子。王琼命抚夷官彭浚往审其部，查得罕东二卫：左卫都督二员；一员知克掌印，故。其孙日羔刺（正德六年）袭祖职，居肃州东南，部下男妇五十三人。一员帕泥未袭职，并头目赏卜束（弘治十年）因与头目帖木哥、土巴等仇杀，投肃州南山黄草坝住牧，离肃州城一百五十里。帕泥部下男妇二百七十人。赏卜束部下男妇八百一十七人。右卫都指挥二员，一员总牙，收有授职敕书，未袭（正德十二年），因回贼抢杀肃州北虏地方

，离城一百五十里，部下男妇九百三十六人。后内移往南山黄草坝住牧。头目帖木哥、土巴等原在沙州住牧，今（嘉靖七年二月）因惧土鲁蕃贼杀，同回回头目牙木兰投肃州南白城山住牧，离肃州城二百八十里，部下男妇五千四百一十八人。一员始祖绰尔加，原住西海迤东住牧（正德七年正月），被亦卜刺等达贼将木卫都指挥板丹等部落贼杀，其余所管刺喱等族逐奔南山一带，掳去敕诰金牌铜印，止有原授敕谕六道见存。板丹孙却授尔加等僧俗二十人在于城东三十里罗家湾住牧。

七年，彭及分巡西宁副使李淮共议得：“帖木哥等原系我朝设立罕东左卫属番，为哈密羽翼，甘肃藩篱。续因哈密忠顺王丧败，土鲁蕃侵犯沙州，各夷力不能支，悉众来投。即其顺而或逆之迹，探其往而复来之心，盖思念我朝恩威乃其真诚，屈于土鲁蕃为所使者，殆非得已。况土鲁蕃年例索其子女牛畜来寇，就其刍粮马匹需求，扰害殆无宁岁。先年投我，来则给之粮赏安插，去则给之锅铧牛种，畏彼怀我，斯亦至情。日今土鲁蕃求通，议者谓可遣复归本土。但事尚未定，若遽遣回，恐土鲁蕃又复驱彼恃以为援，回番连合，为患匪细。据各夷之情，则不肯回，即今日之势，亦尚不宜。据遣肃州地方见有哈刺灰等数种，各夷人众，地方窄狭，住牧委亦不便，其势又不容于不另图安插矣。罕东各夷告欲分一半白城住牧，一半仍照原拟威虏住牧。议者谓白城山附过甘州，恐有偷窃扰害。方来虽未可保，然鼠窃狗偷之害比之连合内侵之害，大小悬绝。况白城山系各夷旧曾住牧之地，准令一半去住，分散其党，既无众聚之势，又遂孳牧之愿，一时权宜情势，俱似少便。然既得其众，宜用其力，若尽数留住，彼妨生理，我费粮糗。宜于各夷内挑选精壮有马四百名者，俾其子弟统率，分为队伍，听调杀贼。分为四班，每班百名，一季一换。上班之日，每名量给口粮四斗五升，安住城北空堡，令都督日羔刺统领，抚夷官管束，随我军操练。不惟足以羁縻夷众，亦且足以和辑夷心。及照日羔刺系都督见掌印信，先因袭职回还，一向肃州寄住，为人淳实，颇知法度。但前项夷众十余年来俱属帖木哥、土巴等分管，又系日羔刺尊辈，众心不复知有都督。宜先申明名分，设立条约，出给钧帖，晓谕夷众，使之统领。帖木哥等仍听节制，庶统纪有归，易于控制。俟后土鲁蕃效顺果坚，哈密卫可兴复，然后遣归本土。则各夷思我安插远害之恩，益坚敬顺向化之诚矣。古之人欲图功必审其势，欲得众必顺其情。今日之事，察番夷之情，审轻重之势，酌事变之宜，不得不暂为安插之议也。

于是王琼为之请于朝，下兵部议。尚书胡世宁议得：“所奏区处停当，相应依拟，但帖木哥等各夷既无生理，众难存活，若无城卫，虏来势难坚守，不无又为彼掠，以为寇助。合无仍咨各官查照原敕事理，于彼各夷新分地土

牛具种子，量为措给，城堡沟池，量为修筑，以安彼生命，以便彼防守。虜来坚壁，绝彼粮援，为我犄角，不为无益。待后哈密委果兴复，成立国势，能界限回达交侵，足为瓜、沙等处捍蔽，另行审情度势，议奏遣归本土。”各官奏内又称要令帖木哥、土巴等俱听都督日羔刺节制，但当察彼夷情相愿，方可如此约束。若彼情势难合，亦听从宜另处。

上诏：“帖木哥、土巴等部落准令安插白城山、威虜两处分散居住，并挑选精壮夷人分班更换。令都督日羔刺等管束，随军操练。”自后其族渐盛，朝贡不绝至今。

### ◎火州

火州本汉时车师前后王地。唐置交河、蒲类二县，去长安几九千里。汉元帝时置戍已校尉，屯田于前王庭。以其地势高敞，遂名高昌垒。垒有八城。其后阚伯周面嘉称王于此，自后魏至隋皆来贡献。唐贞观中，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又置都督府。初，西突厥据车师后王地，与高昌相影响，及高昌平，惧而来降。以其地置庭州，领金满、蒲类、轮台三县。长安初，置安西北庭都护府。天宝初，改西州为交河郡，领交河、柳中、蒲昌、高昌五县。后没于吐蕃。其地有回鹘杂处，故亦称回鹘。宋建隆间，西州回鹘遣使来贡。太平兴国中，命王延德等使高昌，至雍熙初还。景德初，又遣使来贡。元时，号畏吾儿部。

本朝名其地曰火州。永乐七年，酋长遣使朝贡。上遣行人陈诚与户部主事李暹招抚西域诸夷，亦至其地。宣德五年，酋长哈散及柳陈城（在州东七十里，即唐柳中县）万户尾赤刺等俱遣使贡马、玉璞等物。

成化中，土鲁蕃作乱，驱掠其族。自后屡被番兵，部落散亡。

嘉靖三年，土鲁蕃复拥之犯边，迄无宁岁。至嘉靖七年，兵部尚书王琼抚处土鲁蕃，许其通贡，西鄙诸夷乃得畜牧。火州族亦克保聚，至今修贡不绝。

其俗因唐时入职方，宋时尚传颇类华夏。有城郭田畜，房屋覆以白垩，地产五谷，惟无乔麦。税则计田输银或布。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婚姻丧葬皆大同于华。事天神，信佛法。贵人食马，余食羊及鳧雁。乐多琵琶、{廿空}共{廿侯}。好骑射。居民春月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用唐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冬至貳社亦然。以银或榆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其人面貌类高丽，有裙袂头髻，或辮发垂之于背。妇人亦然，出戴油帽，谓之苏暮遮。兵器有弓、箭、刀、甲、稍。

其山川曰：火焰（常有烟气，久则光照禽鼠），曰天山（一名连祁

），曰蒲类海（汉张骞度玉门至此），曰浞海（地皆砂碛，大风则行者人马相失），曰交河。其产马、橐驼、胡桃、蒲萄、蚕、沙鼠（大如兔，鸷禽捕食之）、冈砂、胡桐律、刺密（羊刺草上生密，味甚佳）、盐（白者如玉，赤者如朱）。盐有五色。

按郭璞《盐赋》曰：“烂然若霞，红盐也。”非赤如珠者乎？蔡邕又曰：“江南有胜雪白盐，今德中白盐也。”非白如玉者乎？李白、东坡之诗称水晶盐，今环庆之墟，盐池所产如骰子块，莹然明彻如水晶者，亦白盐也。药中取用有青盐，《续汉书》云：“天竺国产黑盐，黄盐。”道书又有紫盐，谓我盐也。今甘肃、宁夏有青黄红三种，生池中。可见书不诬也。

白布（野蚕结茧苦参上，丝如细丝，取织为布。用以帝易）、镔铁、阴牙角、速霍角、阿魏（有草，根株独立，枝叶如盖，臭气逼人，生取其汁，熬膏名阿魏）。其域东距哈密，西连亦力把力，南接于阗，北抵瓦刺，东南至肃州一月程。中国往者先至阳关，后至玉门关。汉唐旧迹也。

### ●卷十六 撒马儿罕

撒马儿罕不知古何国，或云汉宾地。东西相距三千余里，地势宽衍，土田膏腴，为诸番胜。元驸马帖木儿者主其国。东有养夷城、沙鹿海牙、塞蓝城、达失午诸城；西有渴石、失里迷诸城，皆隶焉。

本朝洪武二十年，帖木儿遣回回满刺哈非思等二人开通道路，贡驼马。

二十七年，帖木儿遣酋长迭力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二百匹。表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二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是年，又遣使贡海东青。

初，撒马儿罕人有商于漠北者，大军征进自捕鱼海执归京师。上疑其奸细，令居中国，后审知为撒马儿罕人，俱遣还。国主感恩，遣使入贡。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宽彻等报之。并谕各番，为别失八里所留（别失八里即亦力把力）。

永乐元年，礼科都给事中傅安归自撒马儿罕。先是傅安使西域，为撒马儿罕所羁留。凡十三载，至是始归。上念其久劳于外，赐一晶服致仕。是年，国主兀鲁伯遣使贡马（帖木儿孙）。五年，北平道按察使陈德文（一名莹中）亦自撒马儿罕归。德文，洪武末出使西域，遍历诸境，采访山川风俗，作诗歌一帙进呈。上嘉之。赐马三疋，擢佾都御史。

德文诗不能悉，今特举《见雁怀友诗》云：“上林书札为谁将，汉节苏卿忆帝乡。万里承恩来虏地，何年归覲列行。绣衣尘满关山杳，骢马星驰道路长。此日云边看雁字，老怀无计附同窗。”

十三年，复遣陈诚使西域。诚自行人进吏部员外郎，偕中使李达赍诏币往至撒马儿罕。其国主遣使随二人来贡谢恩。

正统二年，贡马与玉石。四年，贡良马。色玄，蹄额皆白，赐名瑞耒。诏画史图之。十三年，又贡方物。诏宴其使于陕西布政司，以数少故也。

成化十七年，进二狮。至嘉峪关外，奏遣大臣往迎。职方郎中陆容言：“狮子固奇兽，然在郊庙不可以为牺牲，在乘輿不可以备驂服，不当受。”上遣中使迎之。

二十二年，夷使怕陆湾等贡狮得赏。中人韦眷护行至南海，又将浮海还国。云欲往满刺加更市狮贡。韦眷利之，从其请。广东布政使陈选言：“此西域贾胡为奸利耳。使堕其谋必貽诸番之笑。且珍禽奇兽之好不可以示外夷。”力拒止之。

广东番禺县民黄肆及王凯父子招集撒马儿罕等国夷商，交结中官韦眷出海通番，怙势杀人惊扰地方，被本县知县高瑶遣兵壮人等搜没番货钜万，申呈于布政陈选。选行文奖高瑶。仍具奏下巡抚都御史宋昊勘报。昊畏眷，不敢诘问，姑缓之。眷结中官诬奏选党比高瑶。上怒。遣刑部员外郎李行会同巡按御史徐同爱鞫之。行、同爱畏眷，不敢反异。复赂选所黜吏张，令诬执选。不从，行等阿眷，执拷掠。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灭公议陷正人也。”行等罗织无所得，乃诬选矫制发粟，意在侵欺，褒奖属官，志图报谢，论罪当徒。奏入。诏夺选官，遣锦衣卫千户张福建选。士民数万人号泣遮留。选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时年五十八。

张乃上言：“臣闻周公元圣而四国之谤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参大贤而三之言不免摇惑于其母，是岂成王之不明，参母之不亲哉！凡以日能铄金而毁能销骨也。陛下临御区宇，明并日月，恩同父母。詎图怙冒之中尚罹屈抑，覆盆之下复有沉冤。窃见广东布政使陈选素崇正学，夙抱孤忠，孑处群邪之间，独立众憎之地。太监韦眷通番败露，知县高瑶按法持之，陈选移文嘉奖，以激贪懦，固监司之体也。奈何宋、徐同爱怯势保奸，首鼠两觑。以致韦眷横行胸臆

，秽蔑清节，荧惑圣明。勘官李行承眷颐指，锻炼成狱，竟无左验。臣本小吏，以诖误触法，为选罢黜，实臣自取，非选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选，以厚贿咱臣，令扶同陷选。臣虽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术，颠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诱，乃嘱行等逮臣于理。弥日拷掠，身无完肤，臣甘死吁天，终无异口，行等乃依傍眷，语文致其词，劾选勘灾不实，擅便发仓，曲蔽属官，意图报谢，是毁共姜为夏姬，诟夷齐为盗跖也。本年岭外地震水溢，漂民庐舍，属郡交牒报灾，老弱张口待哺，而抚按藩臬若罔闻知。选独抱隐忧食不下咽，谓展转行勘，则民命垂绝，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议振，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选素刚正，不堪屈辱，乃为勘官凌侮，愤懑成疾，旬日而殁。李行幸其就死，不为医疗，又潜遣养子密以选死报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结权幸，一至于斯。司寇之属，要在诖奸刑暴，安取此辈为也！夫选砥节奉公，横罹谗构，君门万里，孰谅其冤。臣以罪人摈斥田野，秉耒自给，百无所图，敢冒死披陈甘心鼎镬者，诚痛忠廉之士衔屈抑之冤，长谗佞之奸，为圣明之累也。”奏入。不报。第以他事罢眷镇守。选字士贤，浙江临海人。自少沉静端慤，立志以圣贤自期，潜修点识，不求人知。终身俭约，有寒士所不及者，盖笃行之儒为己之学也。南畿、河南、广东皆立祠祀之。

弘治二年，又进狮。礼科给事中韩鼎言：“狰犴之兽，非宜玩押。却之。”上嘉纳焉。四年，又进狮及鸚鵡至广东。守臣以闻。礼部尚书倪岳上疏请却其贡，但使行人往劳。疏略曰：“臣观撒马儿罕所进狮子，乃夷狄之野兽。非中国之所宜蓄，留之于内，既非殿廷之美观；置之于外，亦非军伍之可用。且不免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倘或非真，岂不受远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启蛮夷窥伺之心，以为中国好尚之所在！臣等切为朝廷惜之也！尝闻圣帝明王不宝远物，故周武王时西旅贡獒，召公致戒；汉文帝时千里马献，下诏却之。载之经史而传美万世。成化初年，宪宗皇帝亦尝降谕朝鲜，罢献白鹇、海东青。皇上践祚，首颁明诏，禁止各处镇守等官进贡，以杜骚扰之弊。既而放禽鸟纵鹰犬，数日之间屏去无遗。弘治元年，迤西夷人进贡玉石等物，却令取回。本年镇守太监王举欲进宝物，严申禁绝。善政善教，远近称颂。以为圣德恭俭，与成汤之不殖货利同符异世，由是而始终惟一，虽尧舜之圣何以过此。今未及三年，而广东镇巡言官又因撒马儿罕进狮子至，要行起送。臣等仰窥圣心，必不纳此无益之物，以为圣德之累。但恐有引先朝事例为言，容其到京。则所经历道途骚扰必多，赏赐犒劳，须从旧例。即今地方水旱相因，人民穷困，顾乃疲中国以待远夷，费有用而易无用。况本番进贡使臣，例该于陕西、甘肃验放起送。今若听其从海而来，则后次倘有附近本番浮海商夷，托称彼国差来入贡，则既无勘合又无印信，何由知其真伪？且又令其习知海道而启意外

之虞乎！臣等愚见深为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财力之艰难，察夷人诡冒之计，断自宸衷。阻其使臣，尽却所贡。仍差行人一员驰驿前去，缘途体访，随其所在司府宴劳给赏，嘉答其意，整其原来舰舶，以使撑驾回旋，帖服其心。仍请敕一道，晓谕阿黑王，谓尔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进贡，只依成例量备驼马，从陕西陆地以达京师。其狮子、鹦鹉，非常有之物，不必远涉海道来进。如此则远方夷丑知明天子之所为，有非彼之所能测。然后益脩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给人足，礼乐兴行，边域无警，万方宾服。如此则虽四夷毕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狰狞夷兽，何足以为明时之轻重哉！”上嘉纳其言。

李东阳《却贡狮诗》曰：“万里狻猊初却贡，一时台省共腾欢。极知圣学从心始，谁道忠言逆耳难。汉代漫夸龙是马，隋家空信鸟为鸾。非才敢作清朝颂，独和新诗写寸丹。”

按《客座新闻》云：“弘治中，西番贡狮，其性险怪。一番人长与之相守不暂离。夜则同宿于木笼中，欲其驯率故也。少相离则兽眼变异，便作威矣。一人因近视之，其舌略粘则面皮已去一半矣。又畜二小兽名曰吼，形类兔，两耳类长，仅长尺余。狮作威时，即牵吼视之，狮畏服不敢动。盖吼作溺，上著其体，肉即腐烂。吼猖獗，又畏雄鸿。鸿引吭高鸣，吼亦畏伏。物类相制有如此者。”

又《石田杂记》戴：“本朝刘马太监于西番买一黑驴以进，能日行千里。又善斗虎，上取虎城一牝虎与斗，一蹄而虎毙；又斗一牝虎，三蹄而毙。后与狮斗，被狮折其脊，刘马伏地大恸。盖亦兽之异常者云。”

嘉靖改元，撒马儿罕等地面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四十二名，写亦打黑麻等二十四名，满刺才慎等三十三名，及土鲁蕃并哈密夷使速坛虎力一十一名，各进贡。陕西行都司指挥郑恺、张俊等伴送各夷，俱于嘉靖元年九月后甘州验放入关，一齐起程。后有陕西西安府、河南真定府等处放债卖买，至次年十月到京。礼部尚书汪浚疏曰：“正德年间，容令各处回夷在馆四五年住歇，恣意妄为，骄纵特甚。钦蒙皇上御极之初，尽将各犯拿问发遣。今各夷进贡起送，犹不知戒。伴送人员不能铃束，在途迁延隔岁月费廩给，先到京者日费下程，等候同赏。光禄寺供应无穷。前项夷人一百六十八名，每五日钦赐下程一次，费银一百一十余两。每月六次费银六百两；二个月一千三百两；三个月一千九百两。延住月久，下程益多。旧例相沿，不为限节，委的糜费。候赏不得，反生嗟怨。合无将今次到馆已经译审给与钦赐下程，行光禄寺照例五日一次送，但经给赏之后，次日即与住支。行陕西、河南、直隶等处，各夷回还之日，但有与军民交通卖买，在驿递延住一日之上者，住支廩给；军民枷号问罪；伴送人员不为铃束，从重治罪。敕下内府承运库，本部赏赐手本到库之日



，即给与彩缎绢疋等项。不得稽迟坐费光禄寺下程，以重为民困。本部行提督会同馆主事严为关防，开张卖买三日之后，不许私与外人交通卖买。如有货卖不尽，准令带回。作急催促起程。”上从其议。

后因土鲁蕃占夺哈密，入寇甘肃，议绝其贡。各处夷人随路羁禁。又议土鲁蕃夷人等二十二名俱暂且羁候腹里，所在地方待后虏情向背已定，另行议处。提督尚书王琼议欲兴复哈密，请将见监庄浪卫撒马儿罕贡使土六孙等五人、见监永昌卫撒马罕贡使本奔一人，并进贡未回撒马儿罕夷人九十九人，及天方国一十六人，令镇巡官陆续验放出关，遣归本土。其原带方物并随身财物听其领回，不许官司侵克，重失远夷之心。

嘉靖七年，王琼复疏曰：“臣于六月初七日到于平凉府东关，有撒马儿罕、天方国、土鲁蕃、哈密四处夷人。臣审问因何在此住歇，各夷告称有镇守甘肃李隆传示。如今圣人出世登极，不比在前。但系外夷俱进贡庆贺。以此各夷于嘉靖元年前来，进贡到京，管待筵宴，给与赏赐，起关应付回还。不料嘉靖三年土鲁蕃犯边，将各夷沿途留住。原差伴送官舍俱回甘州，我等在此自备盘缠过活。但查审各夷，内系撒马儿罕、天方国者，俱该遣还。系土鲁蕃哈密者，俱该腹里地方羁候。又据撒马儿罕等夷人告称，若将哈密土鲁蕃夷人留住，只放我辈出去，路经土鲁蕃，必不肯放过我辈，亦不敢去。又称若路不通时，宁往两广去，还可得生。查得先该巡抚都御史陈九畴原议，要将土鲁蕃、哈密贡回夷人俱发两广地面安置，前任提督尚书杨一清为国忠谋，反覆辩论，将哈密、土鲁蕃贡回夷人改拟腹里羁候，待虏情向背已定，另为议处。将撒马儿罕、天方国无干夷人，遣还本土。题奉明旨，依拟施行。使当时各官即能体悉杨一清之忠谋，用彼处夷之长策，即将应放还者放还，应羁候者再为议奏。夷情宁息久矣，乃各坐视玩愒，故违明旨，延今二年之上，不行查放议处，臣实恨之。切照土鲁蕃节次赍递番文求和，专一以放回进贡夷人，并打发出赏赐为言，乃其本心。及详撒马儿罕等处夷人告称，不放出土鲁蕃人，不敢回去，亦是实情。合无行令各该巡抚，通查各处羁候夷人起关，差官伴，至甘肃行都司羁管，给与口粮养瞻临时。臣与镇巡官访探土鲁蕃仍前求和通贡，以后再无侵侮别情。将原拟羁候各起贡回夷人，与原拟遣还撒马儿罕等夷人通行议放出关。令镇守总兵官出给印信汉番字帖文，交付撒马儿罕等夷人传与土鲁蕃，令退哈密城池，许其进贡，边衅可息。如彼不听宣谕，直在于我，曲在于彼。另行议处，亦不为损。”上亦从之。自是王琼抚处之后，土鲁蕃听命通贡。撒马儿罕各夷俱以时朝贡。

十一年，额即国遣使扣关求贡。礼部查系原非入贡番夷，行总制陕西三边都御史唐龙议其应否起送至京。唐龙疏称：“西域诸夷其名号不系我朝封爵

，先年入贡止据哈密忠顺王开奏某处某起人数，今忠顺王年久缺封，哈密止照伴送之例，遇夷使到日差人伴送，虽哈密之人知亦未真。今据行都司会审，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称，哈辛王等原在撒马儿罕北山额即地面居住，且言半是达子。先年差使臣土鲁孙等进贡，卷查相同。则今日哈辛即前日哈辛，彼时称北山则方隅，今称额即则地名耳。但彼处远方既无可稽，供报词语又隔译审，委难取实。及照先年哈辛已经进贡，今次来使似宜俯从。乞敕该部计议，合无念彼远夷，其名称言词不必深较，准照撒马儿罕等夷一例起送。惟复责其名称之殊。恐有冒充之弊，以礼遣回。其已验给军马量给官价以偿其直。”

礼部尚书夏言疏曰：“臣等检阅堂稿，前项番文所称哈辛王差来使臣土鲁孙等实未尝到京。今据其词，未可轻信。若许其入贡，则撒马儿罕载在《会典》，见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妇共一百六名口，岂有一国而二王，一次而两起进贡之理。况既译审系撒马儿罕地面人分在此山寄住，则即撒马儿罕部落，岂可擅自称王，擅求入贡？倘因容贡之后，他日与撒马儿罕抗衡争长，兵连祸结，责将谁归？但系该边守臣失于稽查觉察，遂将所进马匹已行给军骑操，今守候日久，似难遣回。依拟将额即哈辛差来夷使火者等暂照撒马儿罕事例，量行起送数人赴京。其余存留在边，听候给赏，以全朝廷柔远之道。往后入贡年分止许附搭撒马儿罕同来，不许别称王爵，自分国土，有违国典。再照镇巡等官，先因诸夷入贡名种殊常，番文繁叠，便当详加译审，研究来历，遵照事例处分。为是今既不能深察夷情，又不肯力扶国体，则边方重寄所赖何人。合行镇巡官今后务要慎重边防，保全大体。毋或好大喜功，召侮启衅，斯为御戎上策。”上从之。后哈辛附撒马儿罕，不绝至今。

其国山川景物颇类中华。国王戴白圆帽，妻以白缯缠首。饮食喜甘酸羹杂米肉。器用金银，不设匕箸，以手取食。商贾交易用中国所造银钱。坊亦有酒禁，屠牛羊者理其血腥。人多巧艺，善治宫室，门楹皆雕文刻镂，窗牖缀以瑟瑟。俗重拜天，建屋祀之，以青石为柱，雕镂甚精。经文皆书以泥金，裹以羊皮。

其山川曰铁门峡（渴石城西悬崖绝壁，夷人守此，名铁门关。《唐书》自焉耆过铁门），曰哈刺卜兰河。其产：金、银、玉、铜、铁、珊瑚、琥珀、琉璃、、思檀（树叶类山茶，实类银杏而小）、水晶盐（坚明如水晶，琢为盘，以水湿之，可和肉食）、瓦矢实（类野蒿，实甚香，可辟蠹）、阿魏、甘露（小草丛生，其叶如兰，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汤）、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狻猊（产句水河边苇丛中，七日内未开眼，取之，则易调习，稍长则难驯伏）。其贡驼、马、玉石、海青。其域东抵亦力把力，西连哈烈，东至嘉峪关九千里。其入贡或三年或五年。起送无过三五十人，必经哈密。

##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地居沙漠间，不知古何国，疑即焉耆、龟兹地也。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三千余里，北二千余里。元初分建诸王，合册于此。国名别失八里。世祖立宣慰司，以万户綦公直为宣慰使。后置元帅府，领屯田。

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国主里的儿火者遣使贡马。

二十四年，遣主事宽彻、监察御史韩敬、大理寺评事唐钰报之以书。谕别失八里黑的儿火者曰：“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国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奏大，以保国安民，皇天监之，亦克昌焉。曩者，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于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华夏，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至于后嗣不修，国政大臣非人，纪纲尽弛，致使在野者强陵弱，众暴寡，生民嗟怨。上达于天，简在帝心，以革命新民。朕当大命，躬握乾符，以主黔黎。凡诸乱雄擅声教违朕命者兵偃之，顺朕命者抚存之，是以华夏奠安。惟元臣蛮子哈刺章等尚率残兵于近塞，生衅寇边，为民之臣害。遣兵致讨，势不容已。兵至捕鱼儿海，故元诸王驸马及其部属悉来降附。其间有称自撒马儿罕等处来贸易者，凡数百人，遣使送归本国，今三年矣。使者归尔别失八里，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焉。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使嘉劳，其悉朕意。”彻等至其国，国主拘留之，副使二人还。

三十年，遣书谕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入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恃强侵慢番商，由是尔诸国获厚利，疆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向者撒马罕儿遣使入贡，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礼，故遣宽彻等使尔诸国通好往来，抚以恩信。岂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诸国未尝拘留使者一人，而尔拘留吾使，岂礼也哉？是用遣使赍书往谕，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闭塞，而启兵端也。《书》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尔其惠且懋哉！”永乐四年，国主沙迷查千遣使贡玉璞等方物。十一年，遣吏部员外郎陈诚（前行人）使其国。十六年，其臣速哥克刺满刺入贡。言其主纳里失只罕为从弟丕思弒之而自立。徙其国而去，更号亦力把力。宣德中，遣行人萧銮往报，至其地宣诏谕之。正统二年，国主也先不花遣使贡玉璞驼马。天顺以来，每修朝贡。今亦间至不绝云。

其俗地无房屋，逐水草，置毡帐以居。畜牛羊驼马。少种，五谷罕食，惟肉酪，衣服类回回，语言类畏兀儿。其王髡发，戴罩刺帽，插鹞坞翎，设彩绣毡帐，席地而坐。使者相见，不拜揖，惟行跪礼。

其山川曰白山（山中常火烟，出砂处。采者着木底鞋，皮底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曰葱岭（高数百丈），曰金

岭（上有罢堂，小雪山，也有积雪），曰热海。其产：铜、铁、铅、雌黄、胡粉、马牛、孔雀、鬣毳、驼、葡萄、刺密、阿魏、白布、冈砂。其贡：玉璞、驼马。其域：东距古沙州，西抵撒马儿罕，南接于阗，北连瓦刺，东南至嘉峪关三千七百里。

### ◎于阗

于阗居葱岭之北，出百余里。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五代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宗属。遣使来贡，册封为大宝于阗国王。宋建隆、乾德、大中祥符皆入贡。嘉中，遣使贡方物，请三号。乃以其国主为特进归忠保顺王。元丰中，上表称于阗国王。元后，诏令间岁一至。讫于宣和，贡献不绝。其贡使每来必携一宝铛，往反如是。主客官视之一铁铛耳。盖其来道涉流沙，逾三月程，无薪水，独挈其水而行。是铛者投以水，顷之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宝之。

本朝永乐六年，其酋打鲁哇亦不刺金遣使满刺哈撒木丁等贡玉璞。自后亦不常至，间或一朝云。

其人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工织纺，习机巧，喜浮屠法，事祆神。喜歌舞，相见以跪，得问遣书，戴于首乃发之。

其山川：曰葱岭，曰白玉河（城东国人夜视有光盛处，必得美珠），曰绿玉河，曰鸟玉河（每秋取玉于河）。其产：玉、胡锦、独峰驼、乳香、冈砂、珠、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蕊布、名马、膃肭脐、金星石、水银、阿魏、安息香、鸡舌香、葡萄、狮子（宋奉宸库有玻璃母一筐，初不知其美，诸铛分去。后袭之，作百花香气，清郁可爱。诏收集之，此大食国所献，即于阗古名也。今产不见志）。其域：东拒曲先卫，北连亦力把力，东北至肃州六千三百里。

### ◎哈烈

哈烈古无可考。其地居平川，四面皆大山。元驸马帖木儿之子沙哈鲁，国人尊之为速鲁檀，犹华言君王也。东有淹都淮、八刺黑等城，皆隶之。或云鲁迷等地亦相属。

本朝洪武三十五年，遣使招谕酋长，赐织金文绮。永乐七年，其酋麽赉等遣使来贡方物。

按自哈密以下诸悉使臣进贡到京者，许就馆中开市五日，除违禁之物并鞍辔刀剑外，其余缎疋纱罗等项不系黄紫颜色龙凤花样者，许官民各色铺行等持货入馆两平卖买。仍禁私自交易。

正统二年，指挥哈只等遣使宋朝贡马与玉石。后亦问至。嘉靖四年，鲁迷地方进狮子二，西牛一。上诏：“狮子西牛送内府交收。原来惯熟从人五名

照例留用调养。”御史张祿疏曰：“臣闻经史所载，周武王却旅獒，汉文帝却千里马。今回夷西方之人，狮牛西方之物，以是人而贡是物，其来也远，其行也久。固见陛下威德所致。但中外风土不同，而人物之性亦异，今留此人以养此物，非惟拂人之性，抑且违物之性也。臣闻京师喧传此物罕见，且甚驯习，以为奇兽。殊不知此乃西方山林之常物，亦如中原虎豹之类耳。其驯习亦无他，因彼饲朱之久，故狎熟如此，奚足为奇。岂若麒麟凤凰为国之祯祥者比也。以狮子言之，日食羊二只，月计之则六十只，年计之则七百余只，计价当五百余两矣。以牛言之，食菽豆常理也。今闻食果饼等物，则是牛乃食人之食，不知此牛在彼山林日食此否，与断无是理也。至于回夷及通事人役又日费多端，难以数计。臣恐光禄财力有限，不宜滥费如此。静焉思之，以有限之财而养此无益之人兽，夫何为也哉！伏愿敕下该部，遣通事明谕夷人，使知中国宝贤人而不贵异物，今后勿使复进。仍返其物归其人，薄其所赐，以阻其希望之心。可再敕边臣，自今以始，诸夷凡有来王，奏请裁处，如有以禽兽进者，即晓以朝廷好尚，在彼不在此。麾而止之。”

按鲁迷不知果在何处。但夷使言十年至京，虽其夸远要赏之词，不足为据，然亦必西域遐荒之地。哈烈至肃州亦有一万余里，统谓之回夷。又产狮子，则鲁迷为其所属，或其连界，故附著其事于此。

鲁迷使臣白哈兀丁等奏称：“离家十年，来京进贡狮、牛、玉石、刀铍等物，都蒙圣恩收受玉石刀铍，赏赐绢疋少了。乞照撒马儿罕等处进贡之例给赏。及称进狮子、西牛，远走七年，多受辛苦。今西牛赏赐四表里，我每无指望回去。又称有本国王子差往瓦刺买狮子、西牛，值银二万。在路使用，既到边上三年，借银三千两为狮子、西牛吃用。望乞加赐。”上下礼部议。礼科都给事刘穆疏曰：“窃惟修贡献琛者，远人效顺之诚。计费索偿者，贾人规利之事。今鲁迷使臣进贡方物，复以地理之辽远，费用之繁重，及朝廷赏赉之多寡，管待之腆薄，形诸齿颊，则效顺之诚安在！与贾人索偿之事殆无异矣！况彼肆口浪言，何所凭信耶？臣思彼辈此来，久处边镇，远驰驿递，今与勇士旗军喂养人等群聚禁城，其供亿浩大，需索频频。昔召公戒武王勿受旅獒，汉文帝却献千里马，我朝仁宗时罢西域贾胡入贡，宣宗时谕朝鲜国王勿献鹰犬，是皆先代令主之懿规，我朝祖宗之盛节也。乞敕礼部议拟，不可复有增加。戒谕夷使是后更勿得以狮牛珍玉贡献，以示明王不贵异物，不宝金玉之意。”上以夷人远至，命加其赏。

夷使复奏陈乞。鸿胪寺通事胡仕绅疏曰：“臣思中国驭夷狄之道，恩固不可缺，而威亦不可无也。恩威兼济，使之感而且畏，斯狡猾之心消矣。今有鲁迷地面差来使臣火者把好了阿力等，赴京进贡狮子西牛等物。陛下于方物则

纳之，于赏赐则厚之，于求讨则与之，恩宠可谓极隆而无以加矣。奈何各夷贪得无厌，屡求增赏。二次番本俱蒙圣旨下礼部看，陛下盛心，将欲示我天朝之宽大嘉被远附之殷勤也。但此数夷诈伪多端，实难轻信。臣常译审求讨一十四番地面，有相去三四百里者，有相去一千余里者。今一十四番人之中，臣近访知鲁伦刺如舍刺只者，乃鲁迷阿力之亲弟也；如火者亦速者，乃阿力之族弟也；如虎写亦者，乃阿力之子也；如吉列儿如何都辛者，又阿力之仆也。今各诈充正使，又各诈充各番王所差，岂有父子兄弟主仆之间而各自为一王之统属？且又相去有三四百里或一千里之远哉！臣原其故，皆由在边三年之久，其余抚夷诸官交通贿赂有以导之也。臣观各夷到京之初，备银二十五两向臣等馈送，以为见面之礼。臣曰：‘天子圣明，我不敢取。你远人辛苦，我不忍取。’连令各夷持回。次日又令伴送百户张连、舍人丁成复持番字纸帖向臣等告收前馈。臣又谕以朝廷之法度，并一身之名节，各夷称叹而止。以此验之，则各夷之于边官必不能不致馈也。臣又观去年哈密卫夷人虎力马黑麻诈充忠顺王母所差，有畏兀儿伴送。百户金海曾与臣言：‘忠顺王母并王妻于正德年间被土鲁蕃抢去，各将弓弦自缢身死。’边方移文到京，兵部有案可查，则哈密之无王母久矣。边官岂不知之！乃于册报之中亦曰忠顺王母所差也。至于求讨番文亦曰忠顺王母求讨也。若匪交通重贿，岂肯欺君玩法之若是哉！以此验之，则边官之于各夷必不能不受贿也。臣又观历代史书，尝有一言之善或一人之贤，而致外夷之畏服者。今各夷固知臣等明知其诈，臣若知而不言，是臣之待外夷也厚，而报陛下也薄。安知各夷之不笑臣之不识也哉！则又安知各夷之不笑中国之可以易欺也哉！伏望陛下将各夷父子兄弟主仆诈充各国正使情由，备降玉音，命礼部宣布国威，严加戒斥。其所领赏赐求讨等物，除应外其余乞敕兵部，差贤能千百户一员押解边方给散。正国原差正使仍命兵部移文甘肃三堂，将抚夷诸官量行惩治。以后务要严加防范，不许交通贿赂，坏我国法，损我国威。庶恩惠可及于同贡之诸王，而奸伪可消于将来之众使矣。”

上乃命给事中、锦衣千户各一员住会镇巡官，查看抚夷官员交通纵容情弊，奏来处置。自后各官稍知畏法，不受夷贿。夷使亦不敢纵肆奏讨。哈烈至今时或朝贡。鲁迷后无至云。

其俗衣服喜鲜洁，色尚白。丧事易以青。国主之居，窗壁以金银瑟瑟为饰，地施毡，重席而坐。富家居室服用颇同国主，礼仪简略。君臣相见，但行跪礼。无刑法，有罪罚钱。坊市无斗斛，但用权衡。凡宴会环列而坐。酒器用金银，余用陶瓦，饮无匙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谓为至亲。死无棺槨，以布囊裹尸而瘞。国有学舍，中为大室，四面房廊，以居游学之士，名曰默得儿塞。俗无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为一周，择日用事则以第一日名阿啼纳

为上吉，凡拜天聚会用之。酒禁甚严，修行者多不饮酒，恐蓑天也。

其产：葡萄、巴旦杏（有似枣而酣者，名忽鹿麻）、萝葡（大者十斤）、锁伏（又名梭服，以乌毳为之，纹如纨绮）花毯（极细密，色久不变）、金、银、铜、铁、珊瑚、琥珀、珠、翡翠、水晶、金刚、朱砂、名马、狮子。其贡：马、玉石。其朝无常期，或三年或五年，其起送无过三五十人。其域东北至撒马儿罕一千四百里，东至肃州一万一千里。

按西域种类繁多，古今名更不一，难于考索。永乐中，前行人陈诚与户部主事李暹奉命招绥，鲁历哈烈，凡西番数十国无不遍历，宣布朝廷威德。既而各国遣使随诚等诣阙谢恩。往还凡三历寒暑。备录其所睹山川、土产、人民、物壤、饮食、衣服、言语、好尚之异，为《西域行程记》献之。诏付中馆。宣德中，行人萧銮亦使哈密，凡经哈密译通诸夷，俱蒙宣谕。则部落虽广，皆行人四牡往来跋涉者。每诵唐人送使安西及咏西边诗，使人遐想其风景，而况今我司之所曾历者乎？故不敢以远而略之，并著于编。又三代盛时，其疆域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地尽即止。汉始通西域，开西南夷，皆由陆以达。隋唐以来，航海之使始至。然皆各自君长，其国间有奉天子命封者。岂能如我朝威德所被，四夷八蛮皆称臣妾，真如古越裳氏重九译来庭，至于受册建封者，奕世不变，中庸所谓天覆地载，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其此之谓乎！然而圣祖之心不自满假，每怀无穷之忧，故其览舆地图，侍臣言：“今天下一统，海外变夷无不向化，诚古所未有。”圣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当戒慎。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此与禹声教四讫而存无若丹朱之警，汤奄有九有而怀若涉深渊之惧，真旷世同心者。宜子孙幅员万年而保万世太平之业也！猗欤盛哉！

又按西番地既荒遐，物产亦异，有不可以常理拘者。如景泰初，西番贡一猫，经过陕西庄浪驿时，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谪为驿丞，彰管其贡，使译问猫何异而上供？使臣书示云：“欲知其异，今夕请试之。”其猫盛罩于铁笼，以铁笼两重纳于空屋内。明日起视，有数十鼠伏笼外尽死。使臣云：“此猫所在，虽数里外，鼠皆来伏死。盖猫之王也。”朱彰，原交人。

### ●卷十七 北狄

夫天地严凝之气，聚于玄冥之区，其风刚劲。故虜为中国患独强。若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代相踵焉。亦如梟之不能不啄，虎之不能不噬，乃性气使然耳。古圣王驭狄之道，来则驱之，《诗》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已；去则备之，《诗》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已；未闻有使之通也。汉高自为和亲之役，嗣后乘轩出疆者不胜其载。而汉时苏武、常惠、郑众

守节不屈，高风振拂，由此其选也。迨夫赵宋之与契丹，景德输平之后，玉帛往来使轺不绝者百年。然燕、云、平等山前后十四州未复，大险沦虏，大防决华，而兵力不竞，徒恃和好，其如国势日弱，启宣和、靖康之侮何哉！则有备无患，待虏之不可不严，自古尚矣！国家荡涤胡腥，修复秦汉以后边防。洪武间，东西紫塞绵亘相延万里，其外密迩龙沙，屯戍兵众，乃设陕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万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庆峰口北古惠州地设大宁都司并辽东都司为五边；陕西、宁夏即赵元昊所居地，设宁夏左等五卫，亦为重镇。时则封肃王于甘州；庆王于宁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宁王于大宁；辽王于广宁。并燕邸为七而作藩屏，捍御骄虏（藩王原封沈阳，此时未就国）。凡有不廷，命诸王讨之。所以三十余年，胡马不敢南牧，是守在亲藩也。永乐之初，迁宁王于江西，辽王于荆州，谷王于长沙。独存肃、庆、代于各边，而兵权皆释。成祖六飞凡五度阴山，犬羊褫魄，则天子自将。其后因宁镇废则倚蓟州为重；东胜五卫废则倚三关为重；黄河套不能有则倚延绥为重；并陕西总制所在固原为镇而九边峙焉。旧设总制于固原，控延、宁、甘三边，今改驻花马池。而移陕西巡抚之驻固原控雁门等关者，命山西巡抚兼之。近别设总督于保定，控蓟州等处。正统以前，宿将犹在列于幕府，刁斗相闻，无事则屯兵养锐，而声势之相应；有事则挟矢奋威，而肘臂之相援。至今犹守其遗法。苟选将得人，亦足以御外侮，是守在各边也。初靖难武成，即徙大宁都司于保定，而其所统营州等八卫移之关内，及都司附郭，乃裂大宁地自古北口至山海关隶朵颜卫；自广宁前屯卫西至广宁镇白云山隶泰宁卫；自白云山以北至开原隶福余，亦作富峪卫。自后洪武五边失一，永乐中遂不复收，而幽燕东北之险，中国与夷狄共之。胡马疾驰，半日可抵关下广宁、锦义等城，复与宣府、怀来隔断悬绝，声不相联。且近年逆帅勾虏直入关内，震惊庙社。于是筑重城于京师之南，而文武百僚分堵为御，迄今尚不能绝虏之垂涎，是守在朝廷也。夫守在亲藩乃开国之权宜，守在各边则保邦之长策，守在朝廷岂不岌岌乎殆哉！宣宗皇帝巡边，捣虏大宁，出其不意，于铄王师，有光祖烈，若于此时尽收故地，复归职方，则金瓯无缺，而有苞桑之固矣。此万世臣民之遗恨也，三杨不能无罪。不宁惟是，旧开平即元之上都，西接兴和而达东胜，亭障烽堠悉弃与虏，东西千里，辽河之间，三岔河之北，贺兰山西，镇番卫之东，久矣非吾守者，輿图所及，一寸山河一寸金，岂可以邻沙漠之地遂弃之也哉！凡今清署（指行人司言）喜睹干羽之舞，厌闻小丑之谈，然天下国家皆吾分内，而八城不守，土木之变，我寮若尹昌、罗如墉虽非死于衔命，实亦为此虏而致身焉，今其可忘杞人之忧乎？况边境靖谧则四牡之道坦安，中国常尊则王人之体益重，于使局亦有系也。故考幽都诸部次第，鞑鞴为最要，兀良哈次之，稍东则



连女直，志北狄。

### ◎鞑鞑

鞑鞑，北胡也。东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种类不一。兀良哈亦在内，但久内附为属夷，故别出耳。历代名称各异，夏曰獯鬻，周曰玃狁，秦汉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匈奴在两汉之世始合而强，后分而弱，乌桓继兴。汉末鲜卑灭乌桓，尽有其地。后魏乌桓又弱，蠕蠕独强。蠕蠕灭而突厥兴，尽有西北地。唐贞观初，李靖灭之。五代及宋，契丹复盛。与宋为敌国，后灭于女真，别建国曰西辽。后复灭于蒙古。别部小者曰泰赤乌，曰塔塔儿，曰克列，各据分地，俱为蒙古所并，遂入中国代宋，称号曰元。八传而天下大乱。

四明黄溥著《闲中今古编》云：“北狄称银曰蒙古，胡元之先，国号蒙古者，因女真号国曰金，乃以银号其国也。后历世祖，方改号元。”此说恐非。

国朝受命，肃清江南，传檄中原，命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等北伐。凡齐鲁河洛悉还中国。洪武元年八月，我兵至通州取元都。元主率三宫后妃太子开建德门北奔开平。达自齐化门入，执其监国宗室淮玉帖木儿等戮之，获玉印二，玉玺二。封其宫殿及府库图籍宝物，遣使献捷，奉宫人妃主，令其宦寺护侍，奉《平胡表》至京。

表曰：五百年而王者兴，仰圣人之在御，大一统而天下治。际景命之惟新，长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钦惟皇帝陛下天赋圣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启运，仗黄钺以兴师。造攻滁阳，黎庶有来苏之圣，开基建业，英雄识真主之归。顾豺狼之噬人，正蛇龙之起陆。爰饬徒旅，肃将天威，江汉徂征，友谅身殁于袁蠡，荆吴薄伐，士诚面缚于姑苏。逋逃驱而闽越安，僭伪平而交广定。立纲陈纪，治具毕张，发政施仁，民心大悦。东南已乐于生遂，西北尚困于。推其所由，厥有攸绪。惟彼元氏，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缝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攷。逮乎后嗣，尤为不君，耽逸乐于荒亡，昧乎兢业，作奇技而淫巧，溺于骄奢。天变警而靡常，河流荡而横决，罔知修省，惟务畋游，朝廷之政下移，英雄之志斯奋，兵连寰宇，祸结中原。是用吊伐，以拯颠连，诞举安攘，而靖乱略，事非获已，谋乃僉同。顾惟一介之菲才，忝受总戎之重任，临轩授钺，俾救民于水火之中，分阃握机，幸折冲于尊俎之外。旌旗挥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兗平。济水尽曳其兵，莱阳竞崩厥角。风驱雷励，直捣大梁，电掣星驰，旋收西洛。济师以略卫相，卷甲而趋邯郸。率楼舳发临清，先声动如破竹，策貔貅，克通潞，大势疾若燎毛。镇戍溃而土崩，禁卫堕而瓦解，君臣相顾于穷迫，父子乃谋于遁逃，朝集内殿之嫔妃，夜走

北门之车马。臣与遇春等已于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壶浆以迎，去戴盆而迴白日，室家相庆，廓氛授以睹青天。宣德威以安黔黎，收图籍而封府库，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驱驰虽效于微劳，方略实合乎成算。所以聿彰鸿烈，耆定武功，东沧海而西昆仑，南雕题而北穷发，无有远迹，莫不尊亲。玉帛会车书，同兴太平之礼乐，人纪修风俗，变正万年之纲常。”

按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帝都子规啼；至二十二年，顺帝梦猪哄大都城，覆遂禁军民畜猪。天兵既未至京一月，有鸚鵡鸣端明殿，作灭胡之声。帝命善射者射之，终莫能中。天兵既至柳林，迟明，帝召百官议战守之计。忽有二狐自内殿出，帝叹且泣曰：“宫禁严密，此物何得以至？非天之所以告朕哉！”即命开建德门北去，实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闻其居应昌，驰书示以祸福。因答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因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呜呼！杜鹃啼，汴人谓地气自南而北。尚知乱将作矣，况至于燕乎！杭潮三日不至，宋社墟矣，况迄二年之不波乎！后乃历历多怪，岂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观其叹泣长往答诗，知道谥以顺帝，不亦宜乎！野史讹为中山王执而纵之，非也。程学士敏政哀缉《宋遗民录》一书，末卷辩宋瀛国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辍耕录》《西江月》词尚未解明。其词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后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瓮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为真武之降笔，程以为刘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灭宋，德封为瀛国公。时至顺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阳正当九九八十一年之数，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清明时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龙蛇继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国即位，乙巳伐元，至丙午元亡，岂非“龙蛇继马”耶？“古月一阵还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当初指望瓮生涯”，此宁宗之后瓮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顺帝，是无生涯矣。程注云元主皆取瓮吉刺氏为后，而此云“指望瓮生涯”，盖阴寓顺帝非瓮吉刺氏所出之意也。然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余皆他姓。且弘吉非瓮吉，不知程何所据？“死在西江月下”，独言顺帝北殁于应昌，取西江寺梁为棺之验耳。

元主之北奔也，命扩廓帖木儿犯燕京。至是扩廓出雁门，欲寇保安，攻居庸。时大将军达将发北平，定太原。人或止之。达曰：“扩廓远出，太原必虚。我乘其不备，直倾巢穴。所谓批吭捣虚也。彼若还救，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无不成禽。且彼县军远道虽至北平，孙都督足能御之矣。”诸将曰：“善。”遂引兵进。扩廓闻之，遁还。后为大将军所破。孙都督名兴祖，时守北平。

二年春正月，参将傅有德及元脱列伯战于宣德，败之。诏吏民内徙，以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故也（扩廓即王保保）。

或问徙民。尹耕曰（尹耕，宣大人。颇谙边务，后多采其论述焉）：“皇祖不得已也。边土为虏巢穴者垂三百年矣，一旦空之，故得无扰。是故宋人不能有其地，则生口是俘，国初不能已其害，则吏民内徙，正一时之权也。然则光武之徙民，何以为失策？曰：‘光武之时，四郡未废，经略犹存，为厉梗者卢芳而已。一战胜之，比迹西京矣，而不寻远略，轻自蹙境，故论者憾之。’乃若国初，山川之沦弃既深，州郡之纪纲扫尽，遗胡残虏遍于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而复合，扩廓逋遁，列伯之战旋闻，开平虽定，驴儿之居自若。何可与建武并论也。皇祖始则急其害而徙民，既则图其成以置镇。时宜之道存，而不得已之意见矣。”

先是元主在开平。诏留兵三万，分隶都督孙兴祖守燕。达及副将军常遇春督诸将西下太原。达乃遣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陆聚取大同，禽元乔右丞等三十四人以归。扩廓寇保安，闻王师捣太原，遁还。大将军达遣傅友德击之。兵未及阵，扩廓以万骑突至，友德率敢死士战却之。副将军遇春曰：“我步彼骑，战惧不利，不若伺夜斫其营。”达曰：“善。”会扩廓将豁鼻马遣人约降，请为内应。于是选骑夜袭之。扩廓方燃烛坐帐中，闻兵至。不知所为，纳靴未竟，跌一足逾帐后，乘驺马从十八骑以遁，北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还。遇春复率诸将郭英、汤和、耿炳文、汪兴祖、陈德、谢成、郭子兴北伐。扩廓奔甘肃。其守将竹真亦弃城遁，遂取大同。

按大同自石晋割弃之后，至是四百余年，始复归于中国。其沦没之久亦可悲哉！

二月，都督汪兴祖来守大同。将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兵两败元兵，斩获甚众（此本朝将臣镇守大同之始）。命都指挥常守，往屯宁武，驻兵宁化。

（此经理宁武之始。）三月，都督兴祖取武朔州，禽元知院马广等六百三十四人。诏以兴祖为晋王武传兼山西行都督府事。元也速寇通州。征虏将军常遇春与将军达破扩廓，西平秦、陇。乃诏遇春率诸将李文忠、冯胜等东拒也速。遇春乃捣永平，过惠州，收江文清，士马进次大宁。也速闻之北走，遇春遂北取开平。元主奔于应昌。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位军士数万，置开平卫。初，太史刘基奏立军卫，自京师达于郡县。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所；一百十二名为一百户所；每一百户下设总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挥使等官领之。至是置卫于开平。

秋八月，元脱列伯寇大同。偏将军李文忠、右丞赵庸击破之。副将军遇春之北伐还也，次柳河川而卒，仅年四十。报至，上为之悲恻。诏文忠代将其

军，援大将军达于庆阳。文忠至太原，闻达已下庆阳，而脱列伯攻大同甚急。文忠与庸谋曰：“吾等节将阃外之事有利于国，专之可也，今大同受围，若俟进止，恐失机会。”于是率诸将谭济、冯胜等出雁门，过马邑，抵梅峪口，遇元逻骑数千，与战，败之，禽其平章刘帖木。进次白杨门，又禽所谓四大王者。时雨雪，文忠疑有伏，自率数骑入山覘之。会前军去大同四十里止壁，文忠至，惊曰：“此岂驻兵地耶？虏来败矣。”麾之令前五里阻水而壁，密遣人间行达城中，与都督兴祖期。是夜脱列伯悉众来攻。文忠令将士朱马蓐食，坚壁不动。以二营委敌，督令死战不之救。自寅至辰，度其饥疲，乃分军为两翼，鼓行疾驰，薄其阵，声撼林木，城中亦开门出战，腹背奋击，大破之。追至炭窖，禽脱列伯，降其众万余，辎重无算。遂进兵东胜州，至莽哥仓而还。

遣使致书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内鼎沸，不能自宁，静观群雄割据，荼毒生灵，于心不忍。君又不能控御，致诸将各怀不轨，外为元臣，内实自谋，靡有戡定祸乱以安生民者。乃亲率诸将西平湖湘汉沔，南取交广，东定吴越八闽，两江皆入版图。朕欲息兵以观君之为计，而君之将臣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三人者，不为国谋，分据秦晋，互相仇杀，民遭涂炭。朕乃命大将军自前岁出，由齐鲁经河洛，次燕赵。我师未至，君已弃宗社去。朕谓君自知胡五百年之运，能顺天道，归我中国故土，上策也。未几边将来报，君率残兵留连开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奠安，国用富实，尚不能削平群盗，今远寄沙漠，欲效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没不常，以为边患，是君之计不审也。方今中国封疆尽为我有，华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将出师直抵阴山之北，则君虽有百万之众，亦不过死灰之余烬，涸辙之朽鲋耳，何能为哉！比时君即遁逃亦将无所往矣。朕以诚心待人，明示机策，改图易虑，安分顺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图之。”

初，元主北奔，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规恢复，及是脱列伯就禽，孔兴走绥德，为其下斩以降。元主知事不济，乃绝意北窜。都督汪兴祖时守大同，而兴和诸处俱未下，元孽时出没，兴祖乃以大同兵来取兴和。

三年春二月，参政华云龙率诸将廖美、孙恭攻云州。万户谭济出居庸夹击之，取其城，获元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指挥金朝兴来取东胜，禽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平章汤和来取宣德，追元兵至察宦恼儿，获其将虎陈。故元将王保保（即扩廓帖木儿）知大军南还，自定西引兵围兰州，指挥张温坚守不与战，以待援兵。时鹰扬卫指挥于光守巩昌，将兵来援，至兰州之马兰滩，卒遇保保兵，战败被执，至兰州城下，使唤张温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执，公等坚守，徐总兵将大军至矣。”敌怒杀之。城中闻光言，守益固。保保进攻不利，且惧大军至，乃引去。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

寿辉初起，略湖口，陷都昌，署光为江东宣慰。陈友谅弑寿辉。光乃轻骑谒上于龙江，授行枢密院判官。从上征九江，下黄梅，战鄱阳，降武昌，皆预有功。历迁鹰扬卫指挥使。从徐达平淮东、浙西，擒张士诚，取汴梁、克陕洛，下潼关，同都督郭兴守之。后移守巩昌，王保保屡引兵来攻，光辄击却之，至是被执而死。上闻之，遣官谕祭，寻命配享功臣庙。

按《左传》宣公十五年，晋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郑人执解扬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而解扬呼宋人，卒致晋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虽夷狄，犹知信义。若王保保者，乃杀于光，真兽类矣。顾犹为亡元致力焉，何哉？

上问诸将曰：“王保保为患，今欲出师往沙漠，当何先？”诸将曰：“保保寇边以元主在。若出师直取元主，则保保失势，不战而可降也。”上曰：“忘近而取远，失缓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为二道：一令大将军达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将军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取之必矣。”诸将皆曰：“善。”受命而行。

寻遣使赍书谕元主曰：“前者二次遣使致书，久而未还。岂被留而然乎？以予计之，殆君之失谋也。君之意必曰：‘吾尝为天下主，以四海为家。彼昔吾之民耳，岂可与通问乎？’自常情言之，固宜如此。以理势论之，则大不然！君者，天下之义主。顾天命人心何如耳。盖天命之去留，由人心之向背。古语云：‘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岂不知此，而乃固执不回乎！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实以四方兵争，所在纷扰，予当其时不能自宁于乡里，岂有意于天下乎！群雄无所成，而予兵力日以强盛，势不容已，故有今日。此诚天命，非人力也。君又何致怨于其间邪！君其奉天道顺人事，遣使通好，庶几得牧养于近塞，藉我之威，号令其部落，尚可为一方之主，以奉其宗祀。若计不出此，犹欲以残兵出没为边氓患，则予大举六师，深入沙漠，君将悔之无及矣。近北平守将以云州所获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今再令赍书诣前，惟君其审图之。”

徐达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王保保发兵千余人，由间道从东山下，潜劫东南垒。左丞胡德济仓卒不知所措，我师败绩。达亲率兵急击之，敌乃退，遂斩东南垒指挥及将校数人以徇，军中股栗。明日，整众出战，诸将争奋，莫敢不力。遂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保保几被擒，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

上遣书谕元太子爱猷识理达剌曰：“君之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奔溃后，以乌合之众犯我兰州。大军进讨，追及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败其众，斩馘

无算，生擒严奉先、韩礼儿、李察、罕不花等。惟扩廓帖木儿遁去，已命将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绥德卫擒送平章彻里帖木儿。问知为君旧用之人，特命赍书致意，事进退之宜。适《元史》告成，朕以令先君各三十余年之主，不可无谥，以垂后世。用谥曰顺，已著于史。君之子买的里八剌亦封崇礼侯，岁给食禄。及其来者，与之同居无恙，但不知君之为况何如，君其审之。”

李文忠由开平进兵，复取应昌。时元主已殂，其子爱猷识理达剌闻兵遁去。文忠追至北庆州，不及而还。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女，并诸官属，朔庭遂空。是役也，裨将孙虎战没，曾恤有加。文忠奏捷。上乃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仪，使引买的里八剌具本俗冠服朝见，行五拜礼。至东宫见皇太子，四拜。其母及妃朝见坤宁宫，命妇具冠服侍班。朝毕，俱赐以中国冠服，并赐第宅于龙广山，命优廩饩。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诏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孙，使作宾王家，其来尚矣。曩因元失其政，四海分争，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区宇，为天下主。而买的里八剌实为元之宗孙。比者遣将北征，尔祖已殂，既克应昌，尔乃来归。朕念帝王之后，爰稽古制，锡以侯封。尔其夙夜恭称朕优礼之意。”

上谓省臣曰：“朕见前代帝王革命之际，获亡国后妃往往不以礼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为，朕甚不敢。今元后脱忽思氏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饮酪，且不耐暑热，饮食居第务适其宜焉。若其欲归，当遣还沙漠。”上擢元臣危素为大学士，与刘基、胡铉等同侍弘文馆。素字太朴，金溪人。元时为侍讲，至右丞。徐达收燕，令故臣投告身。素与编修黄碍誓同死。碍竟死，而素为报国寺僧所阻。达以素归授侍讲学士，特备顾问。上以素老，赐小车免朝谒。一日，上御东阁，闻履声橐橐，上方诘之，而素适至。乃谓之曰：“是汝，吾以为文天祥邪！”未几，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国之臣，不宜居侍从。乃谪居和州之含山。

又有张昶者，仕元为户部尚书。以奉使来朝，上因见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参政。昶外示诚款，内怀阴汁。与杨宪、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辩，知识明决，熟于前代典故。凡国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决如流，事无停滞。昶恒自以元臣失节，谓不能无议己者，心常怏怏。时扩廓帖木儿兵尚强，元都未下。昶窃语其所亲曰：“吾若得归元，是所愿也。”间使人上书颂功德，劝上及时娱乐。上以语太史令刘基曰：“是欲为赵高也。”基曰：“诚如圣见，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穷治，斥焚其书。复劝上严刑法，重赋役，多陈厉民之术，欲上失人心，阴为元计。上皆不从。昶不自安。时元主谓昶已死。赠昶官谥，擢用其子。会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长寿丑的等至京师。上释之遣归元。昶乃阴托长寿丑的奉表于元，且寓书其子，询存亡。会昶卧病，宪往候。偶于

昶卧内得书表，遂奏之。上命大都督府按问，昶书八字于牒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上始惜其才，犹欲存之。及得其所书牒词，曰：“彼意叛矣，是何赦焉。”遂诛之。

初李文忠捷奏至，时百官方奏事奉天门，闻元主殂，遂相率称贺。上曰：“元主守位三十余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谓治书侍御史刘炳曰：“尔本元臣，今日之捷，尔不当贺。”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文忠遣送买的里八剌等至京师。省臣杨宪等请献俘于庙。上曰：“古者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宪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就令谢恩。复谓宪曰：“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原有此礼，不必效之。但令衣本俗服于中宫朝见。”见毕，赐之中国服，亦令就谢。

按我祖开基，虽延揽英雄，不问其类，而于节义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阙、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后。北方捷至，则尝仕元者不许称贺。其扶植纲常，培养节气，而为万世人臣立极。奚暇顾一时左右之难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难之士。感应之机，真捷若影响矣。

按李文忠之入燕也，仁恩著于市肆之不易，威声播于扩廓之穷奔。分友德以西巡，付兴祖以留后，其制置可谓周矣。若夫开平之于上都，岐阳之于应昌也。捷奏朝驰，隼夕返，留兵置将，俱所未闻，卒之燕京磐石而二地沦夷，则识者不能无憾焉。

遣使往绍兴葬宋理宗顶骨。先是上与侍讲学士危素论宋元兴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间，胡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时夏人杨鞏真伽为江南总摄，奏请如二僧言。遂发诸陵，取其金宝。以诸帝遗骨瘞于杭之故宫，筑浮屠于其上以厌之。又截理宗顶骨为西僧饮器，天下闻之，莫不伤心。上叹息久之，谓素曰：“宋南渡诸君无大失德，与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取之，何乃复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将吴勉访索顶骨所在，果得诸西僧庐中。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绍兴府以《永穆陵图》来献，遂敕葬于故陵。

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长芦淮盐各一引，引二百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从之。

徐达、李文忠等班师还至龙江，车驾出劳于江上。达等奉车驾还宫。明日，上御奉天殿。达等上《平沙漠表》称贺。诏议赏征讨将士，大封功臣。李善长韩国公；徐达魏国公；常遇春之子茂郑国公；李文忠曹国公；冯胜宋国公

；邓愈卫国公。汤和中山侯；其诸唐胜宗、陆仲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禄有差，并赐诰券世袭。惟善长称守正文臣，余皆宣力武臣。封汪广洋忠勤伯；刘基诚意伯。亦称守正文臣，子孙不世袭。上大宴诸功臣。宴毕，因语之曰：“天下大业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宴安，不知爱患之来常始于燕安也。今日与卿等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

明日，徐达率诸将诣阙谢。上退御华盖殿，赐达等坐。从容语之曰：“曩者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无救民之心，徒为生民之患。若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独无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初与二寇相持，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必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越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则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下。或劝朕荡平郡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张、李，二人望绝势穷，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于是达等顿首谢上。

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赏，死者不及一见，乃设坛亲祭之。且抚其子孙，俾食其禄。又设坛祭战歿军士，养其父母妻子。复命礼部，凡武官有迁葬者，皆官备祭物，道里远者给其费。礼部以品秩次第定给有差。

四年春二月，元臣驴儿有众万余，岁窥伺畿外，至是入居常峪。夏四月，诏招降北虏，仍以玺书谕驴儿曰：“三月间罕帖木儿火者归，言将军驻常峪，又将移营东去。将军能事幼主，自是世间美事。但恐幼主失所，群臣中强者自立，弱者从之，将军能忘君以事仇乎！驱兵向之，又恐力有不赡，何若通使于我，结大丈夫之知。他日遇难，相托为依，庶进退有据也。”秋八月，虏平章僧家奴北牙头以兵寇云州。华云龙侦知之，潜以精兵迎袭，突入其营，禽僧



家奴，并获驼马四百余。遂分遣神将赵端等追击，至开平大石崖，比分攻刘学士诸寨，克之。端中飞石，伤左腿，右臂甚重，督战不置。复追驴儿，破其军。遂取开平诸寨，归前所徙吏，议复立故州县。

故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数遣使奉表来降。诏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以益为指挥同知。辽东卫遣人奏言元将呐哈出据金山扰边，为辽阳患。乞益兵以备。乃遣黄侑赍书谕呐哈出曰：“前者万户黄侑回，闻将军威震辽左，英姿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复，君子当察。昔在赵宋君主天下，立纲陈纪，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权纲解纽，故元太祖兴于朔方。世祖入统中国，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广，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众，城郭非不坚，及红巾起于汝颖，群资偏于中原，名僭号者继出。小明王称帝于亳；徐真一称帝于蕲地；陈友谅称帝于九江；张士诚称王于姑苏；明升称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拥兵数万，割据中夏，逾二十年。朕本淮民，为群雄所逼，因集众御乱，遂渡江与将军会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礼遇，且知将军为名家，故纵北归，今又十七年矣。朕见群雄无成，调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闽越，东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为俘虏。惟元君奔北自亡。华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闻将军居金山大张威令，吾兵亦守辽左，与将军旌旗相望。将军若能遣使通问贡献，姑容就彼顺其水草，犹可自逞一方。不然胡五百年之运，大厦既倾，非一木可支。衅之后先，惟将军自思之！”侑至金山，呐哈出拘留不遣。

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没边境，臣愿率将剿绝之。”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于是命达出雁门，李文忠出应昌，冯胜出金兰。达至岭北，战不利而还。延安侯唐胜宗往筑宁化城，率千户唐成等剿野寇四达子等部落。指挥谢彦来守朔州。秋七月，时诸将北征。指挥章存道从中山侯汤和守合墩不刺营，至断头山遇虏，力战死之。断头山在阳和北境外。

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抑闻之长老曰：“存道骁将，其死可惜。”又曰：“断头名恶，兵家忌焉。时有劝存道移军者，不从卒败。”噫！武王以甲子兴，岂有是邪！虽然，柏人、彭亡、落凤、狼牙，在古亦有是说矣，将冥数有适会与！

都督蓝玉兵至土刺河，遇王保保，击败之，保保遁去。冯胜、傅友德率师至甘肃，故元将上都驴降。李文忠追虏至土刺河。虏将哈刺章悉骑渡河，文忠督兵搏战。宣宁侯曹良臣、指挥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歿。文忠马中流矢。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自夺虏骑乘之。文忠麾众更进，士卒皆殊死战。虏

遂败走，获人马以万计。曹良臣等死事闻，上命恤其家，遣官祭葬，各树碑于墓道表之。

征西将军冯胜自甘肃班师至京。靖海侯吴祜还京师。先是祜督饷定辽，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还。上曰：“海内悉归版图，固可喜亦可惧。”祜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复何忧？”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广，而元主荒淫，国祚随灭。可不惧乎？”祜对曰：“圣虑深远，臣愚不及此。”

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者不赏。上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汉祭遵为将，忧国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自省之！”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

遣使与元幼主书曰：“朕观前代获亡国子孙，必献俘庙社。夸示中国，其有阳示优待者，不久非鸩即杀。君家待宋幼主至削发为僧，终不免于一死。朕则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优待有加。君宜遣使取归。朕本布衣，生长君朝，混于民间，岂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盗起汝、颍、蕲、黄间，君家天运已去。人心已离，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议兴师，保身救民，一时僭称名号者尽为俘虏。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运，非人力也。故特致书以达朕意，君宜察焉。”

又与元臣刘仲德、朱彦德二生书曰：“朕观二生乃间气所钟，古今如二生者绝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尘而崩，幼主孤弱，大臣无不叛去，独二生竭力守护，诚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谕尔君，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剌归，二生宜察之。母教人绝父子之伦，尔君之宗祀不绝，二生之家族亦可长保。如其不然，中国六军出讨，旌旗数百里绵亘于阴山，二生若忠于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载，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徇国，偷生苟免，将何面目与朕相见？惟熟虑之！”

太仆寺丞梁仙、帖木儿言：“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从之。（此经略宁夏之始。）

淮安侯华云龙镇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诸关，东自永平、蓟州、密云，西至五灰岭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处，相去约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岭口，关隘有九，约去五百余里，俱繁扰冲要之地，并宜设兵守之。若紫荆关及芦花山岭尤为要路，宜设千户所守御。”从之。（此经略蓟州及紫荆关之始。）诏以大同极边，且去太原远，特置山西行都指挥使统之。

六年，上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谕曰

：“创业之初，君臣固共艰难，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之休息！但居安虑危，不可不慎。今闻胡人窥塞，有入寇之意。再命卿等总率大军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欲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率精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皆老将，临机制胜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者。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夏四月，北虏寇武朔。时大将军达屯临清。闻报即遣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子兴御之。师至，虏夜遁。秋八月，北虏寇朔州。指挥谢彦破之，禽其将知枢密院张宝、院使哈喇叭都、参政高惠并其部众。

冬十月，副将军李文忠出塞击北虏，破之。出朔州，禽其太尉伯颜不花。十一月，文忠已退师。虏酋王保保复寇大同。达乃与文忠、冯胜复去大同，至猫儿庄遇雪退壁，于雁踏堡，逻骑获其平章邓孛罗帖木儿。达诘之，知怀柔有伏兵。分兵掩击，禽其将康同金，保保夜遁。

上以徐达等久出师，遣使赍敕谕之曰：“卿等与朕平定天下，勋业已成。而琐琐残胡不能尽讨，致连年出师，劳民扰众，孰任其咎！昔田单攻狄，久之不下，问计于鲁仲连。仲连曰：‘将军在即墨时，饮食起居与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胜。今将军东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驰骋乎淄、澠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艰难，岂不犯仲连之诮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怀！”

上遣宦者咸礼表、卜花帖木儿送崇礼侯买的里八剌北还，厚赐之。复遣其父爱猷识理达刺织金文绮。辞行，上谕之曰：“尔本元君子孙，国亡就俘，曩欲即遣尔归，以尔年幼，道理辽远，恐不能达。今既长成，朕不忍令尔久客于此。故特遣归见尔父母亲戚，以全骨肉之爱。”又谕二宦者曰：“此尔君之嗣，不幸至此。长途跋涉，尔善视之。”因致书于爱猷识理达刺曰：“昔君在应昌，所遗幼子南来，朕待以殊礼，已经五年。念君流离沙漠，后嗣未有，故特遣咸礼表等护其归。庶不绝元之嗣，君其审之。”

王保保定西之败，走和林。元君复任以事，后从徙金山之北而死。其妻毛氏亦自缢。保保骁勇绝伦，致之不得。上尝问诸将曰：“当今孰为好汉？”或对曰：“常遇春所向无前，可谓好汉。”上曰：“是奚足哉！当今好汉只一王保保耳。”诸将或有以功相夸者。上曰：“汝岂能擒王保保来耶？”上意盖欲倡勇敢如此。

命中山侯汤和、颖川侯傅友德往延安防边。上谕曰：“自古中国无事则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与胡虏接境，虏人聚散无常，若防之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受苦矣。特命卿等率众至边，常存戒心，虽不见，若临敌，则不至有患矣。”

七年春正月，虏数出没北境，诏副将军文忠北伐。时文忠驻代县，乃分遣景指挥先发。景出白登，遇虏败之，禽其国公孛罗贴木儿。初设雁门关置守备，仍置守御，所隶代州振武卫（守备初驻代州，后嘉靖二十三年移驻广玉城）。文忠以七月攻大宁，克大石崖。八月，至丰州击虏，破之。斩其鲁王及司徒答海俊、平章把都、知院忽都，得鲁王妃蒙颺及金印玉图书之类。北虏乃儿不花遣人款大同塞，言欲降。虑以前犯塞获罪。手诏谕之曰：“尔遣人自大同来，言于平地驻牧，意在臣顺。却以前日犯塞之故，惧不相容，是何言也！古之为天下者在安民而已，无伤物心。且尔元之故臣，幼君流离沙漠，余息尚存，有所干犯，为其主也。亦何虑哉！去就之机，在乎识时。能上观天象，下察人情，趋吉避凶，斯智者矣。”

初，元改云州为大同路，隶山西行中书省。国初因之，至是改行省为布政司，改大同路为大同府。又于府置分巡按察司，岁差按察司官一员分巡，号冀北道，后专除。

八年春正月，征虏大将军冯胜出大同塞，击虏定，未下散不刺地，逾月还。

十年，城蔚州。指挥周房董其役，規制极壮丽，基石砖甍楼櫓之类甲于诸边。

元君爱猷识理达剌殁，遣使致祭。礼部以道远难至。上曰：“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自为文祭之曰：“生死废兴，非一时之偶然，乃天地之定数。古之圣贤于是四者，一或临之，不为之变。何也？盖知天命而不惑者也。君之祖宗昔起沙漠，弯弧矢入我中国，横行天下，九夷八蛮尽皆归之，非天命不至是也。及至君父子，正当垂衣守成之时，而盗生汝颖，华夏骚然。号令不行，以至失国。此人事欤？天命欤？朕于其时，非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惟君主沙漠，朕主中国，君与群臣乃固执不移，致边警数兴。今闻君殡于沙漠，朕用恻然。特遣人致吊，奠以牲醴，尔其监之！”

按野史载太祖既有天下，建庙以祀历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元世祖其面屡为泪痕所，塑工频加修饰，越宿则又如故也。太祖闻知，幸庙以手指曰：“痴达子，痴达子！汝何人，入主中国，可谓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王。朕今天命人归，奄有天下，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则朕之待胜国亦可谓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于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无泪矣。

敕送故元官蔡子英归塞北。子英，河南永宁人。元季举进士，为扩廓帖木儿所知荐用，是累迁显官。王师征定西，扩廓贴木儿军败。子英单骑走关中

，入终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师，至江滨亡去。至是陕西又捕得之，械过洛阳，遇汤和不为礼。和怒焚其须，终不屈。其妻适过洛阳，闻子英至，欲与相见。子英避不肯见。至京，上命释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书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时而起，提三尺剑削平群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蛮莫不宾贡，英釜鱼漏网假息南山。曩见获河南，拘送京师。垂及渡江，复得脱亡。七年之久，勤劳有司，既违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虽死罪不足以拟英。而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疗其疾，易以冠裳，赐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无极，非不欲竭犬马之力以报覆载之仁，但以名义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韦布，遭值乱离，操戈行伍，智识粗浅，过蒙主将知荐。仕至七命，跃马食肉，十有五年，愧无尺寸之功，以报国土之遇。及国家板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士？所以宁死不敢有他志，盖臣之事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禄，终身无二。昔冯道历仕五朝，司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为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为臣。’伟哉言乎！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陛下金城汤池，兵极其精，器极其利，府库充实，米粟红腐，国家之盛古未有也。犹以为未足，于是兴学校，明人伦，褒死节，奖忠义，盖谓治天下之本莫大于礼义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岂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于国？舍英不用，何损于事？陛下创业垂统，正当提挈大经大法，以昭示圣子神孙、功臣贤士，不宜以无礼义廉耻之俘虏而厕于维新之朝贤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获以来，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为今日惟死可以塞责。陛下乃待英以礼，沐英以恩，臣固不敢卖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禄。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锢海南，以终薤露之命。则虽死于炎瘴，亦感恩极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内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于匹夫之贱。然英闻仁者不中道而改节，义者不苟生以图荣，勇者不见几而不作。故王闭门以自缢，李芾辟门以自屠。彼非恶安逸而乐危亡，顾义之所在，虽汤镬有所不避也。眇焉之驱，仰止古人，死有余恨。冒渎天颜，伏俟铁钺，不知所言。”上览奏而益重之。命馆于仪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问其故，子英曰：“思旧主耳。”语闻，上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之出塞。

按武王释箕子之囚，复商容之位，此其为再见矣。培养元气以固国家灵长之命脉，非与天地合德者，其孰能与于此！

十四年夏四月，北虏寇开平。指挥使丁忠击败之，战于毡帽山，斩获数百。

十八年，大学士宋纳上守边策。略曰：“今宇内又安，蛮夷奉贡，独沙

漠未遵声教。若置之弗治，恐边圉渐荒，岁久滋患；若穷追远击，恐士马疲费，馈饷艰难。陛下为圣子神孙万世计，莫若求守边之策耳。盖守边固先乎足食，足食又先乎屯田。今诸将岂皆借才于异代哉，宜选智勇谋略者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远近高下分屯。所领卫兵斟酌损益，率五百里为一屯，彼此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守边之策也。”上善其言。

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赵庸、王弼、胡定、郭英为左右参将，商参赞军事，率师二十万讨纳哈出。又命李星隆、邓镇、吴良等皆随征师行。纳哈出弃金山巢穴，营于新泰州。去辽阳千八百里。初，纳哈出分兵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虏主数招之不往。及是，大军将逼之，纳哈出计无所出。乃刺吾因劝之降，纳哈出犹豫未决。胜遣指挥往谕之，纳哈出乃遣使至胜营，阳为纳款而实觐兵势。胜遂遣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虏使见胜还报，纳哈出闻之，指天啧啧曰：“天不复与我有此众矣。”遂率数百骑自诣玉纳降。玉大喜，出酒与之饮，甚相欢。纳哈出顾其下咄咄语将脱去。时郑国公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语者以告茂。茂直前缚之，纳哈出大惊，起欲就马。茂拔刀砍之，伤臂不得去。耿忠遂以众拥之，见胜。纳哈出所部妻子将士凡十余万，在松花河北。闻纳哈出被伤，遂惊溃。胜遣前降将观童往谕之，于是其众悉降。胜以礼遇纳哈出，复加慰谕。令耿忠与同寝食，遣使奏捷于京。遂班师，悉以纳哈出来降，将卒妻子及其辎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将骑兵三千为殿。纳哈出之象有窟匿未降者，恨大将军以其降众俱南，乃设伏途，候大军过而邀之。英等后至，伏发，英猝为所乘，众寡不敌，遂见执。英绝食不言，乘间自剖腹而死。英，庐州人。少以勇敢闻，累功升中军都督佥事，至是没于虏。上闻之，惊悼。追封金山侯，谥忠襄。

上闻冯胜等在军事多不律，遣使敕谕胜及傅友德等曰：“古之名将为国效忠，勋名千载。在我朝若徐达、常遇春平定夷夏，未尝行一不义，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尔等率师，何冯胜膺大将军之任，而乃专为己私。播恶胡中，降虏致恨，古之名将岂如是耶！及旋师之际，部伍无法，致使濮英等人马三千陷没于虏。又不听朕命，擅发留守大宁军卒，遂遗残胡后患。凡若此者，论以国法皆在不宥。朕以将军尝有战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虑，庶可保全，以图后功。往来人言颇多举其大概，于将军亦赧哉！”

常茂，胜之婿也。胜每于众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逊语，胜衔之。及濮英死，胜欲自解，故归咎于茂而奏其惊溃虏众。诏械茂。既至，茂陈其故。上曰：“如尔所言，胜亦不能无罪。”命收其总兵官印，召胜还。令蓝玉行总

兵官事。

纳哈出等赴京入见。上赐纳哈出以一品服，封为海西侯。其所部官属悉赐衣服冠带，授以指挥千百户有差。俾各食禄，不任事，分棣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处之。纳哈出寻卒。其子察罕袭封沈阳侯。茂坐前罪，当诛。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释之，安置于广西之龙州。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胜至京，上以其勋旧不加谴，命建第凤阳，奉朝请。

故元四大王来降。上以其元之子孙，悯而宥之，且厚其赐赆。命随西平侯沐英戍守云南。大将军蓝玉送降胡寡妇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绮帛衣四百八十余袭、钞一千二百三十锭给赐之。

二十年冬，闻漠北复立脱古思贴木儿为主。遣永昌侯蓝玉讨之。玉得降人脱脱等，言故元丞相哈刺章等遁入和林，乞进兵共剿。

二十一年春，遣定远侯王弼等七将军从征。四月，闻虜主在捕儿海。兼程进至百眼井哨，不见虜。将还，弼曰：“吾等深入，徒劳师旅，将何以复命哉！复进。侦知虜营在海东八十里，直簿其营。始虜以我军乏水草，必不深入。大军忽至，其酋大尉蛮子率众拒战被杀。虜主与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等遁去。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吴王、代王等三千六十人，军士男女八万，得宝玺、金银印、图书、牌面百五十三，车三千辆，马驼牛羊十余万。又破哈刺章营。六月，献俘京师。命有司给第饷养。

方大军之度岭也，进次游魂南道。无水，将士渴甚，至一小山，忽闻有声如炮，使人视之，则四泉涌出。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余流溢出成溪。先是，上尝梦殿西北隅有小泉流出，至御足下，至是适与梦符。玉等还，上大喜，拟封梁国公。既而有言玉逼私元主妃者。上怒谓玉曰：“尔北征功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礼，又恃劳遣人入朝觐伺，此岂人臣之道哉！今屈法宥尔，尔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终。”改封凉国公，仍镌其过于券。宴征北诸将于奉天殿。上赋《平胡师》二章，命群臣和之。元主妃愧玉事，自杀。地保奴由是有怨言。乃遣使护送琉球安住。

二十二年六月，捏怯来等遣人降。知虜主至和林为也速失儿所害。

蓝玉，定远人。其姊归常遇春。胡、陈之党，玉尝预焉。上以开平之功，宥而不问。征陕西取获月鲁帖木儿还，意觊升太师爵。命为太傅，玉怒。退语所亲曰：“上疑我矣。”时鹤庆侯张翼、侍郎傅友德等及诸武臣尝为玉部将者，晨夜会玉私第。为锦衣卫指挥蒋告变。命群臣讯状，皆伏诛。

按野史载玉往见铁冠道人，铁冠草鞋出迎之。玉遽云：“著草鞋以迎宾，足下无履。”（言无礼也）玉偶持椰杯劝酒，铁冠即云：“执椰杯而劝酒，尊前不钟。”（言不终也）未几，玉果就戮。铁冠固前知耶？又闻太祖克金

华，召一星者刘曰新推命。答曰：“将军当极富极贵。”又推诸将校，则言或为公或为侯。太祖怒其不言官职。刘请屏去左右曰：“极富者富有四海，极贵者贵为天子。”太祖大喜。洪武四年召至。问：“欲贵乎？”曰：“不愿。”“欲富乎？”曰：“不愿。”问：“何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以遍游天下耳。”太祖因以手所挥白扇题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横行天下走。”识以御宝。刘持此遍游十二年。回家忽对妻子言：“我当死于非命，故归。”欲作别去游京师。妻留曰：“既当死，死于家耳。”答言：“当死于京。”遂至南京都市中，但讲命而已。盖先被旨不许与人算故也。蓝玉平云南回，因诣刘。言：“将军将星见梁地，当封梁国。然七日必有一险，我当与将军同死。”后果封为梁国公。侍朝穿红袍，在西班牙日照映。上目之曰：“此将军不独外邦人畏之，朕亦胆寒矣。”有张尚书者，同往云南，与玉不睦。对曰：“此人陛下前不妨，但恐非少主臣也。”上由是欲诛之。因潜令科道纠玉。科道问张尚书何以为罪。张第言军还不交军，欲乘此作乱耳。玉临刑时叹曰：“神乎刘先生之言！”上闻，因逮刘至。问：“汝与玉算命？”对曰：“曾算。”又问：“汝命尽几时？”曰：“尽今日。”因杀之。今其家子孙犹在，赐扇尚存。

二十四年春三月，傅友德北伐，驻师开平。因命齐王以护卫兵至开平闪猎。敕曰：“山东都司各卫骑士皆从友德调发。军政尔毋有与。遇战可自为队，或在其左，或在其右，有胆略则当前，无胆略则继后。奏凯之时勿自矜伐，与诸将分功。八月秋高，可以师旋。”

按此因山东骑士悉发北征，因命齐府以护卫至也。夫齐称东秦，人急功利，故北征赖之。亲藩身将护卫悉行，所以均劳逸习地利也。今河南班军犹存此意。而练习之政渐弛，技击之长靡效，失本意矣。

二十五年春三月，安庆侯仇政、西凉侯濮来宣府理武备。以沿边诸州武备渐弛，分遣重臣理之。政理振武、朔州，理岢风、蔚州。都督刘真、指挥使李彬来宣府，行障塞，历宣德、兴和、云州、大兴、保安、龙庆、怀来诸处，度量城隍，增设险隘。上谕宋国公冯胜、隶国公傅友德曰：“屯田守边，今之良法。然寓兵于农，亦古之制。今与其养兵以困民，曷若使民力耕而自卫。尔等宜从山西布政使司集守令耆老，以朕意谕之。”乃分命开国公常升、定远侯王弼、全宁侯孙恪、凤翔侯张龙等往平阳等府，安庆侯仇正、怀远侯曹兴等往太原等府阅民。户四丁以上者抽其一为军。蠲其身徭，分隶各卫，赴大同等处开垦荒田。东胜与大同城中各立卫五，大同北境立卫六。戒其屯耕，所在毋扰于民。



遣都督周兴总兵讨故元逆臣也速迭儿。先是蓝玉北征，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遁至也速迭儿部，为其所弑。其众悉奔散来附。是岁兴等进讨，追至彻彻儿山。大败之，自是虏不敢进边者十余年。

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卫于宣德府，万全左右卫于宣德县，怀安卫于怀安。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余丁实之。

二十七年春三月，初谷王封于宣府，以旧城隘，至是命增大之。都督真、指挥使彬役所统展筑今城及德胜口。

二十八年春三月，城怀来，役北平都司燕山诸卫军。

按十五年以后，宣府之经略置卫成城，大抵皆刘、李二公之画也。夫不急其工，举恒春暮，无妨<亩犬>亩，役以部兵，斯其为国初人物也与。

三十年，夜有星大如鸡子，尾迹有光。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随之，至游气中没。上敕成祖（时为燕王，上第四子）及晋、代、辽、宁、谷六王曰：“稽之历代天象，若此者边戍不宁，往往必验。今天示象与往昔正同，不可不慎也。其应虽非今岁，然二三岁灼有寇边者。宜令军马东西布列，各守其地。兵法云，致人不致于人，多算胜少算不胜。况无算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难于运筹。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思远虑，倘或失机误事，非惟贻忧朕躬，尔等安危亦系于是，可不慎哉！吾今略与尔谋，倘遇胡骑十数万寇边，不宜与战，收入壁垒，或据山谷险隘之处，夹以步兵，深伏以待。彼见吾不与战，必四出抄掠，俟其骄怠分散，我以马步邀截，破之必矣。若一见胡马，辄以三五千或一二万，轻与之战，岂特不能胜，必至于失利。”

成祖（时为燕邸）及代、辽、宁、谷王率都督杨文、武定侯郭英来备北虏。时塞下屡警，诏成祖曰：“闻烽火警数，此胡虏之诈。欲诱我师出，纵伏兵也。可西凉召庄德、张文杰二指挥，开平召刘真、宋晟二都督，辽东召武定侯郭英会兵一处。步军须十五万，布阵以待。武定侯与刘、宋翼于左，庄、张与指挥陈用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无不胜矣。”复敕都督杨文以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宁护卫精锐从成祖；敕武定侯郭英以辽东都司辽护卫精锐从辽王。悉至开平，相择险要，屯备一切，号令悉听成祖节制。

三十一年，城阳和、天城卫。上不豫。赐敕成祖曰：“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王犹告成王曰：‘诘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虽四海无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岂可不防！朕之诸子，汝独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已命杨文、郭英并辽府护卫悉听尔节制。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用防边患，又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慎之勿怠！”

上进齐泰为兵部尚书。尝召齐泰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泰出袖中手册进。简要详密，上大奇之。闰五月，乙酉，召齐泰受顾命，辅皇太孙。上崩于西宫，寿七十一。遣诏皇太孙嗣位。

按圣祖之攘胡元也，既逐之出境矣，然于其父子生则有书谕之使，死则有吊祭之礼焉。俘其孙复封之，既封之后复归之，所以待亡国其恩甚厚。至于边防，则屡添卫增戍以定兵，屯田以足食；数遣功臣视师而边将警惰；命亲王出塞而武备扬威。凡可以慎固封守者无不曲尽。虽在弥留，而未尝倦勤，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怠。若是者，盖其得之也艰，故其防之也切；虑之也远，故其谋之也深。使后世守其成规，不愆不忘，则瀚海永清，幕南永空矣。安有所谓烽火通甘泉也哉！

又按是时建六王于边地，而末命独委重于燕邸。盖圣祖知燕王雄略神武，足以系单于之颈，而宿将重兵遂得藉以为龙飞之资，岂非天命攸在，假之翼哉！史载圣祖尝欲易储立燕王为太子，问高后。后曰：“幸无泄。”又密问侍臣曰：“太子卒，皇孙弱，立燕储可乎？”学士刘三吾曰：“皇孙尚富春秋，徐俟其成，立嫡孙礼也。”乃止。及疾亟，遣使持符召燕王来。至淮安，用事者矫诏却回。临终问曰：“四子来未？”圣祖之属意有在矣。事虽中阻，其如天命何！

三十二年，成祖由紫荆历广昌、蔚州进幸大同，诸将张玉、朱能、薛禄、陈亨一子愆，皆以兵从。

按此靖难之师也。盖自河南画后顾之谋而东催蓟门之师，东平奔郑村之阵而西收云中之助，由是鼓行以南，遂下镇定也。於戏！蓟宁者，燕都之左藩；宣大者，燕都之右翼。即成祖开创之规模，非后世培植之大较乎！今宣大虽重镇而士马日耗，蓟宁虽近地而经略渐废。且朵颜渐倔强，云中数反侧，则杞人者何能无戚戚也！

三十三年，北虏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刺帖木儿等率众至北平助靖难兵，成祖大加赏赉。既而谍报胡寇将侵边，成祖以书谕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继脱古思帖木儿立者），并谕瓦剌王（鞑靼别部）猛哥帖木儿等以祸福。

按太祖初封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时姚广孝预语成祖曰：“殿下能讨臣辅佐，当使戴一白帽。”（王字上加白字）于是奏讨之。及至藩，又告曰：“浙东袁珙（即柳庄）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棣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至见上，因极道天表之盛。曰：“髯过脐必登大宝，为二十年太平天子。”后建文间，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逡巡未举。指挥张玉进曰：“安可束手待缚？”遂夺九门杀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知成祖之有天下始于姚，定于袁，成于张也。然非姚则不萌，非袁则不决，非张则不聚。岂非天意有右而致此

三人之言耶！《寓圃杂记》曰：“自五代以来，北虏侵我疆土，索我金帛，以宋太祖、太宗之继兴，终不能制。下至靖康之变，尤不忍言。盖由都非形势之地也。胡元据有中国，垂九十载，无复天理之可言，天生我太祖扫除之。推戴之初，即欲宅形势以临中夏，御夷狄，故尝幸汴、幸关陕而还。斯时中原之地，久为胡马所践，继以寇盗，民不聊生，六非所过，率皆空城。于是定鼎江南，以资兵食，而都北之志未尝一日忘也。且以燕城为元旧都，形势可以制虏，因以封我成祖焉。及上登极，即广旧邸为皇城，频年驻蹕，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谋迁者，论以妖言。”于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罚。自此基命始定，遂成万世之业。虽淆函之固，莫能及矣。永乐壬辰之后，频征沙漠，搜剿遗孽，屡抵巢穴而归。是则都燕之志，太祖实启之，成祖克成之。祖宗之功德盛矣！”

### ●卷十八 鞑鞑

永乐元年，弃兴和。洪武末，调大兴卫左所来守兴和，是为兴和所，至是以兴和无援，置移宣府镇城。

或问兴和之所以弃。曰：“余闻之士人云，国初有新兴伯谭某者，镇守兴和。尝出猎，守备王涣候之郊，中酒，为伏虏所缚。因胁其从人乘昏呼门。守者不察，纳之，城遂陷。今考成祖北征，每驻兴和，而所卒不复，岂以其孤绝难守，鉴涣事邪？然自是遂失兴和矣。”

上遣使谕鞑鞑可汗鬼力赤（继坤贴木儿立者）曰：“元运既衰，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抚有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继大统，嘉兴万邦，同臻安乐。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恍惚等赍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烽埃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并遣敕赐虏太师右丞相马哈儿暨太傅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谕以遣使往来之意。

虏寇辽东三万卫，辽东都指挥沈永匿不以闻。上以欺蔽诛之。命兵部榜谕天下镇戍武臣，凡有盗贼及虏寇声息不奏者，罪如之（国初治边臣欺蔽，其法甚严如此）。谕宁夏总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宁夏多屯所，虏卒至时，恐各屯先受掠，可于四五屯内择一屯有水草者，四围浚濠，广一丈五尺，深如广之半，筑土城高二丈，开八门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辘重粮草皆聚于内。无事则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则驱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至，则寇无所掠。其攻取战守之策，尔辈其深思之。”（此即坚壁清野之策。近日边乡屯聚皆当遵此。）

御史有言：“甘肃总兵官宗晟擅窃威权，事多专制。”上谕侍臣曰

：“任人不专则不能成功。况大将受边寄，岂可尽拘文法。今当明与晟言，使之释疑。”敕晟曰：“前者御史言卿专擅，此言官欲举其职。夫为将不专则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阃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后闻。自古明君任将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诚。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虽有言，卿勿置意，且且尽心边务，以副朕怀。”

陈瑛等劾奏驸马都尉梅殷畜养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余人。又私匿鞞鞞人，又与女秀才刘氏造为邪谋，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处之。”因命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应得仪仗户及从人数以闻。命锦衣卫执殷所匿鞞鞞人送辽东，后殷被盗所杀。

甘肃总兵官宋晟奏以急乏边储，乞不为常例，五分官民，令于甘肃卫仓中纳淮浙盐，庶边储易充。从之。上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皆总兵何福勤于用心所致。又以福请更定屯田赏罚，为经久之计，降敕奖谕之。

遣书谕赵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余年，每有边报，但令谨守地方，未尝遣人轻出。昔中山武宁王，开国元勋，亦惟严守边境，防慎出入，故无败失。凡遇警急，但令严固守备，勿轻出兵。”

遣忽都帖木儿答刺罕赉敕谕鬼力赤部下阿鲁台曰：“曩者丑间回言，尔聪明识天命，有归诚之心。近忽都帖木儿至又言，尔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怀先见之明者，能审时宜识去就。如王陵、陈平去楚归汉；尉迟敬德、李靖舍隋归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数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几，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孙。况尔明达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则当决之趋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举。他日进退两难，虽悔莫追。尔宜审之！”仍赐阿鲁台织金文绮二端。改北平行都司棣后军都督府徙于保定。命郡王高煦往开平操备。后太白出昴北，遣书谕高煦曰：“仰观乾象，当知所省。占书云，金星出昴北，北军胜；金星出昴南，南军胜。今钦天监奏金星出昴北，而我军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略。”

按太祖因天厨入紫微而有边寇之敕；成祖因金星出昴北而有加慎之谕。盖二祖之备胡，每以天象为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之边将其果有知天文者乎？宜其制胜之不如昔也！然成祖之命高煦往开平操备，亦因其前在燕有功，故重委之耳。而不虞高煦乃因有夺嫡之志也。

二年，移万全右卫于德胜口。

三年，置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驻宣府，专总兵事。于是宣府称镇

六年，置巡抚大同都御史史仲成始任。

故元宗室本雅失里。初，虏主坤帖木儿被弑。鬼力赤立，以非元裔，部

下叛杀之。阿鲁台为太师代领其众，至是迎立本雅失里。瓦剌三酋马哈木等不附，与阿鲁台相仇杀。乃皆来贡。诏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后马哈木死，命其子脱观袭封顺宁王。

七年，遣给事中郭骥赍书谕虜主本雅失里通好，为所杀。

置镇守大同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驻大同、江阴侯吴高始任，于是大同称镇。命淇国公丘福为征虜大将军；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为左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远为左右参将。率师征本雅失理。

甘肃总兵何福奏鞬鞞脱脱卜花等各率所部来归，今止于亦集乃。上遣杨荣赍敕谕福曰：“脱脱卜花等既来而止于亦集乃，迟回日久，或致生变。尔可与杨荣计度从长行事。须斟酌权宜，处之务在得当。”

八月，丘福等率将校千余人至胘胸河，获虜一人。福饮劳而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惧欲北遁，去此可三十余里。”福喜曰：“当疾驰禽之。”是时官军未集。诸将皆曰：“恐虜遣此人诱我。且驻兵候诸军俱至而后击之，毋堕虜计。”福不从。令所获者为响道，率众直薄虜营。每战虜辄佯败引去，福锐意乘之。李远曰：“孤军深入，虜故示弱诒我，进必不利；莫若结营自固，以待我军毕至。”王聪亦力言不可。福皆不从。谋遣火真使虜营假言求和，自率骑继之。火真犹豫未决。福厉声曰：“不从命者斩。”乃先驰马麾士卒行，控马者皆泣下。诸将不得已与之俱行。虜众奄至，李远、王聪率五百骑突虜阵。聪战死；远马蹶被执，骂不绝口而死。福与火真、王忠为虜所执，俱死之。

九月，遣书谕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没于虜。辱国如此，若不再举殄灭之，边祸未已。来春决意亲征，凡国家之事尔当慎重，不可忽也。”（时太子留守南京。）

上亲征虜酋本雅失里。诏告天下，命湖广杨荣、金幼孜扈从。命夏原吉辅皇长孙留守北京。车驾发北京。三月，驻蹕鸣銮戍。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遣使贡马，谢恩。赐彩币裘衣。上大阅誓师，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顾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尚敢倔强，果何所恃哉！”进至清水源，其地水皆咸苦，不可饮。人马皆渴，忽有清泉涌出。上命取尝之，人马给足，赐名神应泉。进次玄石坡。制铭勒于立马峰之石。铭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进至于难河，元太祖始兴之地也。本雅失里率众拒战，一鼓败之。本雅失里弃輜重牲畜遁去。下令班师，至靖虜镇，阿鲁台复来战。上亲率铁骑败之。次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罽，天山为镗，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上在军中，每日暮，中官请进膳。上曰：“军士未食，朕何

忍先饱乎！”次开平，宴劳诸将士。上曰：“朕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在塞外念士率艰苦，岂能甘味，故宁已之。”车驾至北京，何福惧罪自杀。

按《北征录》曰：“六月九日发飞云壑，虏列阵以待。上敕诸将严行阵。虏伪乞降，上命敢招降敕授之。俄而左哨接战，至为龙口虏拥众犯御营。都督谭广以神机营兵直冲其阵，败之。追奔十余里。上亲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虏叶辘重弥望，牛羊狗马遍满山谷。广，骁将也。每用为前锋。此北伐之初驾也。此时虏尚能师，所谓列阵诈降是已。

九年，阿鲁台遣使来纳款，且请谕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上问黄淮。淮曰：“虏使各心则易制，若并为一则难图。此实其奸谋，不可听。”乃诏却之。敕阿鲁台无以丘福事怀虑。汉呼韩邪、唐阿史那社尔受享显爵，福及子孙，尔宜效焉。特赐尔母子金币。谕意瓦剌三酋共废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贡使亦不至。

十二年，议亲征瓦剌。命安远侯柳升将中军，武安侯郑亨、宁阳侯陈懋领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谭清领左右掖，都督刘江、朱荣等为前锋。三月，设隆庆州，并永安县隶北京行部。隆庆，古缙云氏所都之地。金置缙山县；元仁宗生于县东，改为隆庆州。国初移其民入关内，州遂废。至是以其路当要冲，土宜稼穡，改为隆庆州。又设永宁县隶焉，以有罪当迁谪者实之。

庚寅，车驾发北京，皇太孙从行。上谓侍臣曰：“朕长孙上聪明英睿，勇智过人。今令躬历行阵，知用兵之法。且见将士劳苦，征伐不易。”又谓胡广等曰：“每日营中闲暇，尔即与讲说经史，文事武备不可偏废。”车驾至撒里怯儿之地，虏酋答里巴及马哈木三酋率众逆战。上麾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十级，余众败走。上还帐中，皇太孙入见，叩首称贺。上曰：“此虏尚未还，夜中尤须慎防。迟明追扑之，必尽歼乃已。”太孙对曰：“天威所加，虏众破胆矣。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从之班师。驻蹕三峰山之西南。阿鲁台遣所部都督来朝。命中官王安赉敕往劳之，赐米百石、驴羊各百头。马哈木亦遣使贡马谢罪。敕宁夏镇守陈懋曰：“瓦剌使者言马哈木虑阿鲁台与中国和好，将为已害，拟今冬袭之。斯言虽未可信，然吾边境须有备无患。大抵御寇之法，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此最上策也。”敕大同、开平、辽东守将皆如之。

按《北征录》曰：“六月七日，发仓崖峡，次急兰忽失温。虏酋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四集高山，可三万余。上躬环甲胄，师官军精锐者击之，诸军继进，火铳四发。寇溃弃马走，奔集山巅。将暮，复命精锐前突，继以火铳。虏大败，号恸宵遁。遂名其地曰杀胡镇。十一日，出峡。余虏复聚峡口，诸军仍以火铳击走之。十七日，阿鲁台遣头目数十人谒军门

朝见，赐劳回沙城，即元中都。此北伐之再驾也。盖此时虏尚能阵，所谓四集山巅是也。闻之土人，是役也，我兵每以火铳取胜，由此中国益重神器云。

驾次黑山峪。敕太孙以班师告天地宗庙社稷，遂颁诏天下。秋七月，驻蹕宣府，至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书金忠、指挥使杨义奉表迎銮。迎使来缓，且奏书失辞。曰：“此辅导者之不职。”遂征黄淮等。淮先至下狱。后二日，杨士奇及司经局正字金问至。上曰：“士奇姑宥之，朕未尝识金问，何以得侍东宫？”命法司鞠之。已而亲召士奇，问东宫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诚至，凡所稽违，皆臣等之罪。”上悦而罢。于是行在部院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独宥，乃下锦衣卫系之。未几特宥复职。上至北京，御奉天殿受贺。大宴群臣及从征将士，诏礼部议功赏。

二十年，阿鲁台数寇边。时议北伐，廷臣方宾等以为宜先养民，宾复言粮储不支，遂召问。户部尚书夏原吉对曰：“仅及将士之费，不足以供大军。”即命原吉至开平稽视军饷。至则具奏与宾同。且言圣体多疾，不宜出塞。上怒，急召原吉还。宾惧自杀。原吉系内官监，籍其家。大理寺丞邹师颜尝署户部，并系之。命英国公张辅等同六部官议北征馈运。先是阿鲁台为瓦剌马哈木等所败，穷蹙日甚。以其部落奔窜而南，奉表称臣，贡驼马。上曰：“虏性黠诈，势穷来归，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发育而已，岂有所择哉！”遂纳贡使。诏封阿鲁台为和宁王，母妻皆为夫人，赐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鲁台感恩，遣其子来朝，贡马。数年，生聚蕃富，复萌凶悖，其贡使归往往就途劫掠。朝使至彼或恣慢侮拘留之，至是大寇兴和。守御都指挥王祥战没，亲征之议遂决。告于天地宗庙社稷，遣官祭旗纛、太岁风云雷雨等神，及祭居庸山川。

辛巳，驻蹕鸡鸣山。虏闻亲征，遂夜遁。诸将请急追之。上曰：“虏非有他计能，譬诸狼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平逾应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次龙门，戍卒言虏遗马二千余匹于洗马岭。敕宣府指挥王礼尽收入城。次云州阅兵，顾谓侍臣曰：“今从征之士若不阅习，何以御敌，兵法‘以虞待不虞者胜’，又曰：‘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端午节，次独石。赐随征文武群臣宴。度偏岭，命将士猎于道傍山下。上顾从臣曰：“朕非好猎，士卒随朕征讨，道中惟畋猎可以驰马挥戈，振扬武事，作其骁勇之气耳。”

金幼孜《扈猎诗》曰：“羽士如林亦壮哉，长风万里蹴飞埃。雕弓射雁云中落，锦臂鞬鹰马上来。绝壁重重围网近，高峰猎猎竖旗开。从臣载笔长扬里，薄薄{斩心}无献赋才。”

上大阅，谓诸将曰：“兵行如水，水因地而顺流，兵因敌而作势。水无

常行，兵无常势，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今先使之习熟行阵，猝遇寇至，麾之左则左，右则右，无往不中节矣。”戊辰，观士卒射一小旗，三发皆中，赐牛羊各一，钞二锭，银碗二。上曰：“赏重则人劝。”是日，上亲制《平虏》三曲，俾将士歌以自励。召英国公张辅、安远侯柳升、宁阳侯陈懋、隆平侯张信、应城伯孙亨等令就营中驰射，上亲观之。惟辅、升、懋连中，余或半中。孙亨不中被罚，罢其领兵之任。张信托病不至，降充办事官。发隰宁，次西凉，乃故元往来巡游之所。上望其颓垣遗址，树木郁然，曰：“元氏创此将遗子孙为不朽之图，岂计有今日，可以为殷鉴矣！”因下令禁军士斩伐树木。次闵安。下令军中牧放樵采，皆不得出长围之外。时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卒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长围又在神机营之外，围各周二十里。上谕诸将曰：“卿等尝从朕征讨，百战成功。试言今日驱除此寇之策。”诸将叩头言：“臣等浅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盖用兵之际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驭众之道固须部伍整肃，进退以律，然必将帅抚士卒如父兄于子弟，则士卒附将帅亦如手足之捍头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济。至于同列，尤须和协，一队当敌，则各队策应，左右前后莫不皆然。譬如同舟遇风，齐力以奋，波涛虽险，靡不获济。尔等勉之。”

发威镇，次行州。命户部以山西、河南、山东所运粮六万余石储于山海。次威远川，开平报虏复攻万全，诸将皆请分兵还击。上曰：“不然，此诈谋也！虏虑大军径捣其巢穴，故为此牵制之术，不足虑也。”次杀胡原，前锋都督朱荣等获阿鲁台部属送御营。备言车驾亲征，阿鲁台举家惴栗。其母及妻骂曰：“大明皇帝何负尔，必欲为逆天负恩事！”阿鲁台尽弃其马驼牛羊辎重于阔栾海，与其家属直北遁矣。上曰：“此黠虏或挟诡谋示弱以误我，不可不严备。”前哨继获虏部曲，验其果遁。乃召都督朱荣等还，发兵尽收虏所弃牛羊驼马，焚其辎重。上曰：“朕非欲穷兵赎武，虏为边患，驱之足矣。将士远来，亦宜体息。”遂命旋师。

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自称可汗。瓦剌脱欢攻阿鲁台，败之。虏中有来降者，言阿鲁台将犯边。上召诸将谕曰：“去秋此寇犯兴和，朕率师捣其巢穴，其穷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复出，故萌妄念。朕当率兵先驰塞外以待之，虏不虞吾兵已出，虏轻肆妄动，我因其劳而击之，破之必矣。”诸将皆曰：“善。”是日命柳升、陈英将中军，郑亨、张辅等将左右军，陈懋等将前锋，先驰攻之。车驾发宣府，次沙岭。赐诸将内厩马。次万全，兵民有进马、牛、瓜等物者，命倍时值酬之。虏中阿失帖木儿、古纳台等率其妻子来降。言阿鲁台今夏为脱欢所败，部落溃散，无所属。今若闻天兵复出，必疾走远避



，岂复南向。命赐酒馔衣服，以二人为正千户。

陈懋等以鞑靼王子及其部名王也先土干来降，陈懋引见。土干遥望天颜，尚有惧色。上命稍前曰：“华夷本一家，岂有彼此！”封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并诰命铁券玉带。又以其甥把台罕赞土干归顺，封为都督，赐冠带织金裘衣。左右皆赞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颉利入朝，太宗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敢。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边境无虑，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初，金忠来归，屡请讨阿鲁台，愿为前锋自效。上曰：“兵岂堪数动，朕固厌之矣！”忠曰：“虽天地大德，无物不容，其如边人荼毒何时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须有名，姑待之。”是日边报阿鲁台入寇。召公侯大臣计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贼不可纵，边患不可坐视，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决之。”上可其奏。即日敕缘边诸将整兵以候驾。次开平，上召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夕三鼓，梦有若世所画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有意此寇属乎？”荣对曰：“陛下好生恶杀，诚格于天。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即命草敕，遣中官伯力歌及所获胡寇赉往虏中，谕其部落曰：“往者阿鲁台穷极归朕，朕待之甚厚，朕何负于彼而寇掠不止！朕体上帝好生之仁，亦犹冀其或改自新也。今王师之来，罪止阿鲁台一人，其所部头目以下悉无所问。有能敬顺天道输诚来朝，悉待以至诚，优与恩赉，毋怀二三，以贻后悔。”

次长乐镇。杨荣、金幼孜待，上曰：“汉高祖过柏人，虑迫于人。今朕至长乐，思于天下同乐，何时而庶几也！”荣等对曰：“陛下圣志如此，天必助顺矣。”次清镇。即元之应昌路。是日，两重车皆在后，上谕诸将曰：“辘重者，六军所恃以为命。兵法无辘重，无粮食，无委积，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绍者，先尽其辘重。今诸军皆至而重车在后，尔等独不远虑耶！”遂命分兵接之。

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本儿河，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疑其遁已久矣。”上遣张辅、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贼。次连秀坡。陈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无所遇。以粮尽还。张辅奏：“愿假臣等一月粮，率骑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早塞，一旦有风雪之变，归途尚远，不可不虑。杨荣、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数十丈。命杨荣、金幼孜刻石纪行曰：“使后世知朕亲征过此也。”

次翠微冈。上御幄殿，凭几而坐。上顾问内侍海寿曰：“计程何日至北

京？”对曰：“八月中可至。”上颌之。即而谕荣、幼孜曰：“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荣、幼孜对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属心，允称皇上付托。”上喜，顾太监马云赐荣、幼孜羊酒。

次苍崖戍，上不豫，下令大营五军将士严部伍，谨哨毋忽。次榆木川。上大渐，遗命传位皇太子。上崩。太监马云等以六师在远外，秘不发丧。密与杨荣、金幼孜议丧事，一遵古礼。含敛毕，载以龙舆，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仪。遗诏赦夏原吉，给还其家。

此北伐之三驾也。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贼巢而士卒多艰。杨荣、金幼孜夙夜私虑，奏言虏已远遁，遂获班师之命，而龙驭上宾矣。尹耕曰：“二祖之御北虏，缓急不同，战守各异何也？太祖之时，北虏初遁，边境未安。王保保等盘据于西土，蛮子沙不丁辈觊伺于东方，而中山、开平之扫除，岐阳、颖国之经略，日不暇给，良亦劳止矣。太祖知穷寇之难尽，兵威之不可不戢也。惩和林之愤，抑请将之请，实开平之戍，城德胜之关，按甲息兵，以须边人之和，谨烽广侦，以伺犬羊之隙，此与汉高白登解围，绝口兵士之意同。而汉高失之于骄盛之时，得之于围困之后，且奉亲之策，宗女就行，金缯岁费，视此为霄壤也。成祖之时，边土又安，虏亦渐炽，兵不可以忘战，将不可以忘兵。成祖知一劳之永逸，牝牛之不可不豫也，集诸路之师，兴三驾之役，寒突豕之胆，空漠北之穴。张皇六师以示威，招来阿鲁以示德，此与汉武下诏复仇鞭撻四夷之意同。而汉武不顾海内之虚耗，兼事西南之不急，且委任将校李陵败降，二师覆没，视此为霄壤也。夫太祖之休息正所以为今日三驾之资，成祖之三驾正所以成前日休养之绩，其旨固无不同也。太祖末年整饰边兵，联络布阵，步兵调集必十五万以上，此何意也？盖将以有为也。成祖班师至翠微冈谓杨荣等曰：“东宫历涉年久，政务已熟，还京以政付之。朕惟优游暮年。”此何意也？盖将以少息也。於戏！驰张文武之道，二祖备之矣。后圣继嗣，值闾阎之困乏，则生养以保民，当士马之盛强，则诘戎以警侮，具有成宪也夫！

洪熙元年，复前户部尚书官原吉在狱时丧母，未克成服，乞赐归葬终制。赐原吉米十石、钞一万贯、胡椒一百斤，命有司治葬事。

宣德三年，永平及山西民张简等自虏中逸归。上谓户部曰：“此皆身陷虏中数年，艰苦多矣。今获来归，可悯也。其令充御马监勇士，给衣粮以优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为令。”

上御奉天门。召公侯伯五军都督府谕之曰：“胡虏每岁秋高马肥必扰边，比来边备不审，何以东北诸关隘皆在畿内。今农务将毕，朕将亲历诸关，警饬兵备，卿等整齐士马以俟命。”蹇义、夏原吉、杨士奇等各率其职扈从。敕

附马都尉袁容、都御史顾佐等居守。车驾发京师，度潞河，驻蹕虹桥。召诸将谕曰：“朕深居九重，岂不自乐，但朝夕思念保民，故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经，皆水潦之后，秋田无获。朕念民艰，悯焉于心。尔将士敢有一毫侵扰民者，必杀不赦。”遂命锦衣卫遣官巡察。

入蓟州境内，上览郊原平远，山川明秀。田畴刈获之后，颇有遗秉滞穗。上甚喜，叹曰：“使他处皆若此，朕何忧焉。”次蓟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朝见，上进其州官谕之曰：“此汉渔阳郡也。昔张堪为政，民有乐不可支之歌，流闻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远，尔曹勉之！”又进其耆老谕曰：“今岁斯郡独丰稔，无他虞，善训励子孙，务礼义廉耻之行，毋安于温饱而自弃也。”众叩首而退。

总兵官覃广奏和宁王阿鲁台遣使来朝贡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贵驰往宣府劳之。时兀良哈入寇大宁及宽河。上亲击走之。（详具《兀良哈传》中）诏班师。

兵科给事中载弁奏：“自山海至蓟州，守关军万人，列营二十二所。操练之外无他差遣，若稍屯种，亦可实边。请取勘营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给，且屯且守，宝为两便。”上嘉纳之。命户部同兵部各遣官与都督陈景先经理。四年，置镇守偏头及雁门、宁武三关总兵官，驻偏头。

按国初建将屯兵，首先偏头，以其极边耳。故偏头当与宣大较，不当与雁宁较也。

阳武侯薛禄至宣府护军饷，于是定开平每岁运粮四万石。自京师至独石立十一堡，每堡屯军千名，各具牛车转运，以六十日达独石。其开平备运官军则于独石转运。禄往来督军防护。盖道里险难，胡马出没故耳。开平不易守以此。五年春二月，北虏寇开平。阳武侯薛禄击败之。战于奇黄山，斩获颇多。

此护饷之战也。故开平之弃，禄持议甚决。

城独石、云州、周鹞、赤城、葛峪、常峪、青边口、大白阳、小白阳，设隆门关诸处。成城设守，及前赵川、张家口城，俱阳武侯禄建议。

弃开平。洪武二十三年，北虏来降者众。诏于潢水北兀良哈之地置朵颜、大宁、福余三卫，命其酋长为都督，使为东北外藩。成祖征伐，三卫从战甚力。乃从封宁府，移大宁都司营州卫于内地，尽以大宁之地与三卫。由是宣辽隔绝，开平失援，虏时出没，饷道艰难。至是阳武侯禄上疏极言其状，以为宜弃开平。时议难之。禄至京面陈其详，遂从开平卫于独石，弃地盖三百里。

尹耕曰：“开平，元之上都也。滦水远南，龙冈奠北，盖形胜之地也。元人以之肇基，成祖北伐往来由之。东路有凉亭、沈河、寨峰、黄崖四驿以接大宁；西路有恒州、威虏、明安、隘宁四驿以接独石。巨镇隐然屏我山后，遇

有警急则宣、辽有首尾之援；居常戍防则京师得封殖之固。夫国家定鼎北平，不患于带几之无凭，而患于肩背之失恃。大宁既委三卫，开平复移独石，遂使京师之北仅存藩篱，犬豕游魂籍声黄内，所关岂细微哉！究而论之，则屯田便宜于转输，一劳可以永利。大宁要害于开平，易置亦颇非难。夫五原在丰胜之外，沙碛之间，昔人且犹开渠营田，以规全利。何龙冈之沃，滦水之润，开平独不可田邪？又失开平则后背虽空，尚有宣府独石之固，失大宁则左肩全弱，宣辽隔绝矣。故尝为薛禄计曰：‘开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则易置大宁可也。’夫刘秉忠诸人皆于开平树艺卜隐，则开平无不可田之理。开平为元故都，山水明秀，壤城郭宫阙而留其民居以与三卫，则三卫亦无不乐从之理。二策无不可就也。土人称禄驰驱边塞，悉心经营。然禄知谨于封疆之小利，而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惩乎目前之纷扰，而滞乎继世之权变。开平孤远，不易守矣，而北门单弱之不恤；饷道艰难，不易致矣，而屯田开垦之不求；割弃境土三百余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卫之不讲。此所以效成于一时而祸伏于异日，恩加于近塞而谋失于远猷。智者穷源，不能无慨也。

七年春正月，虏由段家村入寇偏头。总兵官李谦设伏于黄草梁，禽其酋隐克力等。置协守大同副总兵官。国初以都督方昭镇东胜，称副总兵，至是定为协守。

初，兵部尚书张本奏：“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粮饷皆出民力运输，所费浩大。近数年来各处边隅无警，田禾丰稔，军士一切用度多以谷粟易换。请遣人与总兵镇守官会议，彼处应用布帛等物，户部差人运去。依价收采，每处谷粟或十万石二三十万石，岁以为常。储为粮饷，则民力可省，边储可充。”上令遣官驰驿与各处守将计议以闻。至是武安侯郑亨、宁阳侯陈懋、都督谭广、刘广言：“甘肃、宁夏缺丝绵布绢绵花；大同、宣府缺布绢绵花茶盐及农器犁锄等物。如运至依时，易换为便。”户部遂请以折粮丝绵布绢绵花及收买农器，支在官茶盐遣人运送。陕西委参政陈琰、山西委参政樊镇、口外委户部郎中王良等专理其事。从之。

按此事今亦宜。因边地有收之时，间一行之，亦可积粟。

遣兵部侍郎柴车往山东经理屯田。时巡按御史张勳言：“大同地平旷，所种粟麦有收多为军官据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视，占耕者分与军民为便。”乃命车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九年，行在户部员外郎罗通奏：“今运粮赴开平，每军运米一石，又当以骑士护送，计人马资费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军民人等有自愿运米至开平中纳盐粮者，乞将旧例二斗五升减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纳米五百石可当五百军，所运且省行粮二百石。”从之。

瓦剌脱欢攻阿鲁台，杀之。欲领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后脱脱不花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噶等部皆应之。脱欢使臣昂克等朝贡。陛辞。命指挥康能等送之还，并赉敕谕脱欢曰：“王克绍尔先王之志，遣人来朝进马，具见勤诚。闻杀阿鲁台，尤见王之克复世讎。所云已得玉玺，欲献，亦悉王意。然观前代传世之久历年之多，皆不系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赐脱欢贮丝五十表里，以答其献云。

车驾巡边，幸宣府镇城。

十年，始置镇守监枪宦官，宣大各二员，雁门关一员，驻太原各路，仍置分守守备，几遍边境。说者谓三杨论思之失。北虏入寇偏宁，由七里沟入。指挥江海、千户包让、百户赤盏胜死之。

按宣庙在位十年，巡边者四。故虏不敢窥隙，其振扬威武，后世莫继。是时宣府为朝廷北门，阳武侯薛禄、都督谭广相继守之，为各边最。侍郎刘珪参谋军事，凡所措画，得边人心，一时君臣之盛如此。

正统元年，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车参赞陕西军务。先是虏酋朵儿只伯拥众入寇镇番，副总兵刘广往援，遇虏而退。虏随逼凉州，广闭门不出，虏大掠而去。广奏功微赏。车劾其罔上不法诸事，请置之法；又劾奏宁夏守将失律。诏各械系至京下狱。朝廷以车公严执法，可当师帅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绮赐之。

镇守平凉等处都御史罗亨信命都督赵安率岷洮等卫兵巡边，遇虏。安与都督蒋贵听都指挥安敬议，逗留不行。亨信至其营责之。贵等以刍粮不继为解。亨信劾贵、敬等老师玩寇，侵克军饷，乞正罪以振军法。上乃敕兵部尚书王骥巡边，许以便宜行事。骥至甘肃稽阅边备，见庄浪、永昌、山丹路俱废烽墩，军无纪律，大会诸将于辕门。问：“先年大军遇虏畏敌不畏军令者谁最甚。”咸曰：“都指挥安敬。”命引出斩之。徇于众曰：“自今遇敌畏缩者视此。”三年股栗。因大阅士伍，谨斥堠，严部伍，勤训练，利器械，军容肃然。虏入甘肃，王骥督诸军御之。

赞理陕西军务侍郎柴车尽心边务，每纠劾将佐欺玩章前后凡数十上。或怵以后患。车曰：“吾敢爱身以误国乎？”同事者多耽宴乐，忽大计。车遂断酒肉，澹泊自处。凡燕会皆不与，而持论益坚，据理守正。每有功赏，虽敕下必覆验而后行，设有诈冒，必纠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挥石能以家人冒功升赏，车奏罢所升官。能复请，上宥之。车反覆论其不可，曰：“诈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核，今宥能，如余人何？若无功而得官，则捐躯死敌者何以待之！”诏嘉车忠诚。遣使赐白金四十两，文绮四表里，仍进从二品禄。

虏酋阿台朵儿只伯入寇。王骥选精兵二千，遣都督蒋贵将之。濒行戒曰

：“兵精气锐，遇贼不能剿杀无复相见。”贵父子感奋。继遣赵安率兵由东凉州逾白鸦狐口，北抵赤林铁门诸关为犄角之势。贵遇虏于石城儿泉，破走之。骥与太监鲁安、都督任礼帅马步出镇夷关。与贵期以狼心山举火为号。贵袭虏巢穴。与任礼等纵兵夹攻于梧桐林，擒其骁贼虎都丹等三十余人。复进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转战二千余里，俘贼男妇二千余口，马驼畜产不可胜计。虏酋率数十骑远窜，寻死。

骥以甘州官军冗滥，徒费粮饷，不堪用，乃选留壮卒二万五千。余还本卫，更番代上，于是兵得休息，且减转输之劳。骥遂还京。贵起于行伍之微，升至大将。能与部下同甘苦，凡出境捣虏，衣粮器械皆自赍，不役一人，临阵则挺身奋击，子弟士卒如蚁附，以死向敌，敌皆披靡，用是立功。惟不知书，短于谋略，必得军师而后成功。然能忘己之势，听人指挥略不较。守河西，以功封为定西伯，亦名将也。

令大同、宣府辽东、陕西沿边空闲田地许官军户下人丁尽力耕种，免纳子粒。三年，宣府置巡抚，都御史李仪首任，仪素持正，至镇行伍肃然。七年，以辽东守将数失机，命都御史王翱提督军务。至镇，守将以下庭参。翱诘责玩寇之故，将斩之，再三祈哀，乃释。于是三军莫敢不用命。逾月行边，自山海关直抵开原，高墙垣深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烽燧斥堠珠连棋布，千里相望。仍简阅戍卒，更其老弱。谓边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词讼无问轻重，以布绢谷粟量罪准赎，虽人命亦许赎之。曰：“偿命无益死者之家，财或足以济其用。”行之不疑。在辽数年，措置粮银马疋数万，边用充足，器械鲜明。

八年，瓦剌顺宁王脱欢死。子也先嗣。也先同普花可汗遣人贡马。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至也先益横，北边自此多事矣。十二年，罗亨信在宣府上言：“也先窥伺衅端，图谋入寇。宜豫于直北要害增备，不然恐贻天患。”中官王振专国，议寝不行。以杨洪为宣府总兵官，洪初破虏阿台于塞下，封昌平伯。

十四年秋七月，北虏寇独石马营。杨洪之子俊为独石马营守备，惧不敢战，乃弃城而遁。虏遂陷其营。

按天顺多事，昌平驰驱，然而土木之变根于此路之不守。由于杨俊之失机，故杨氏有余诛也。

虏寇云州。永宁守备孙刚、谷春率兵来援，战不利，入城缢死。城遂陷。刚，齐东人。春，宦官。时官军死义者更九十余人。

先是，有二使至虏（通事马清、马云）。其一人将还时，也先作番乐举宴饯之。谓也先曰：“公等惟识此！宁知中国歌唱妇人笙箫细乐之美，我他日来乞一班以赐汝。”也先闻而喜。其一人因也先命其子劝之酒，谓也先曰

：“好与中国结亲，吾归与朝廷言赞成之。”也先喜。附进马三疋为仪。然二人实诳之。先后归，皆不敢奏。也先失望，深怨朝廷。乃欲托他事以起边衅。至是年例进马，也先遣使则多报人数，以窥朝廷。王振怒其诈，拘留其使，减去马价。也先益怒，合诸部大举。及陷独石，势益急。王振擅命，跋扈岁久，至此不复与大臣议，挟天子亲征。廷臣大小上章论利害，恳留。不从。次日即行，扈从臣僚皆忙迫失措，人情汹汹。驾出居庸关，连日风雨。至宣府，会暮，有黑云如伞罩其营，雷雨大作，人马满营皆惊。随贺大臣连疏请还宫。振益怒，俱令略阵。吏部郎中李贤与三五御史约谓：“今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无不切齿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执振厂其首于上前，数其误国，请遣将率师往救大同，而后驾可回也。欲谋于张辅，不得间而止。至大同，振欲出塞。未已，会偏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车驾幸王振故宅。镇守中官郭敬密言于振，车驾势决不可行，振始有回意。

明日，下令旋师。至晚雷雨满营，又连日皆雷雨。大同副总兵郭登请学士曹鼐、张益谓车驾宜从紫荆关入，可以避虏。鼐、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荆，人情大安。行四十里，忽折而东。盖振闻辎被虏所遮，乃麾军复由故道耳。遂遣张辅率兵五万迎虏，冒入鹞儿岭，为虏击死。车驾至狼山土墓，日尚未晡。去怀来城二十里，欲入保怀来。振辎重千余辆尚在后未至，驻土墓以待之。驸马都尉井源、成国公朱勇复前，败死，师居丧营中。将领不识地利，远绝水路，人马饥渴，掘井深二丈无泉。虏四面薄击，兵士争先奔走，行列大乱，势不能止。上与亲兵乘马突围不得出，虏拥以去。扈从臣僚死者尚书邝野、王佐、曹鼐及行人司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壖等百余人。虏获辎重无算，自谓出望外。

按英公历事四朝，为元老上将。自王振盗权专横，与三杨皆避祸，不以国家安危自任，言于皇太后请诛之，由是国命皆归于振。己巳亲征，心知不可而从之出，不免于难。若早与三杨谋，而去振，则祸不待避，节不须折，何至临老身膏草野乎！

又按王振，山西大同人。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于嗣，愿自净身，令入官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英宗登极，即侍左右，言无不从。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处分。数年间，政治清明，为本朝之极盛。振每承命，至文渊阁，二公与之言，振必立受。自圣母上仙，杨荣继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坚卧不出，溥惟一人当事，年老势孤，继登庸者皆不能自奋。于是内阁之柄悉为振所攘，生杀与夺尽在其手。遂杀谏官刘球，去大臣之不辅己者，举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给事中蒋性中至一

处。有门南向，甚宏丽，蒋白东横行诣门，遥见都御史陈镒、王文跪门外，俯首向北。性中以为驾在，步稍缓，微闻二人连诺而起，急趋而东。性中遇之，问曰：“上在邪？”二人曰：“王太监也。”性中既见，乃是索辽东地图。言毕，性中遽出图。乃成祖朝所画，久藏兵科，后来图籍堆压其上甚多，寻之数日，方得送去，不知其何用也。后有御史因见振不跪，坐事送锦衣卫狱，捶楚几死，发极边充军。振之作威如此。

也先奉上居伯颜帖木儿（也先弟）营。报至，京师大震。皇太后遣使赍黄金珠玉缎疋等物诣也先营请还车驾。命成阝王权总万几，于午门南面见百官启事施行。诏立皇氏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仍命成阝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天下。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权误国之罪。成阝王谕以朝廷自有处置。百官言振罪恶滔天，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何以慰安人心！因恸哭声彻中外。王起入内，众随拥入。太监金英传令旨且退。众奋欲厂英，英惧。复传旨言籍没王振等家。英脱身入锦衣卫。指挥马顺从旁叱各官且去。给事中王愷起厂顺首曰：“顺平昔助振为恶，祸延生灵。”众争殴蹴踏，顷刻而毙，血流庭中。复索振所亲信长随王、毛二人，亦殴杀之。都御史陈镒奉令旨籍振宅，并其党。执振侄锦衣卫指挥王山至，反接踞于庭，众共唾骂喧哗，班行杂乱，无复朝仪。王亦疑惧，屡起欲退还宫。兵部侍郎于谦直前扶掖劝止之，且请降令旨。马顺罪恶应死勿论。奖谕百官各归莅事。磔王山于市，族属无少长皆斩。皇太后命以于谦为兵部尚书，治兵备虏。以各营精锐尽没，军资器械亡失一空，乃议奏遣官分投招募武士舍饮义勇，及起倩民兵替出缘河漕军，赴京训练。移文工部督内外局厂昼夜并工造修战具。近京城镇戍所在各戒严。

甲戌，虏拥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驾。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城谢曰：“赖宗庙社稷神灵，天下有君矣。”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连，何外朕若此！”登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随侍校尉袁彬以头触门大呼。于是广宁伯刘安、孙祥、霍等括公私金银共万余两出迎驾。既献，虏笑不应，竟拥驾去。初谋劫营夺驾，选壮士七十余人与之盟，激以忠义，约事成高爵厚赏，士皆奋跃用命。会有以危言沮者，既淹久，虏惊扰而去。

也先屡欲谋害上。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马，由是恐怖益加敬礼。锦衣校尉袁彬为虏所掠，得侍上左右，颇知书识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铭者先随使臣吴良羁留在虏，至是同侍驾留虏庭，维持调护，二人之力居多。又有卫士沙狐狸者，在虏中汲水取薪，备及劳苦。也先问之，亦善于应对，云：“皇太后诏，皇太子幼冲，未能践祚。成阝王年长，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于是群臣劝进，择日登极。”上在虏营，也先遣使来言，欲送上还京师。使回以金百两、银二百两、彩缎二百疋赐也先。也先复遣使致书，辞甚悖慢。于



谦曰：“虏贼不道，气满志得，将有长驱深入之势，不可不预为计。京师九门宜令都督孙镗、卫颖等统领军士出城守护，列营操练，以振军威。选给事中御史如王辈分投巡视，勿致疏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内随地安插，毋为虏所掠。弃东胜。”国初置东胜诸卫，然多事草创，什伍虚耗。至是虏寇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盖尝论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间玩常而不思其变；景泰、天顺之际守近而不谋其远。由是偏头邻于犬羊而全晋以北单矣，岂惟全晋，五原云中赵武灵所欲下甲咸阳者也。此而不守，则右臂断，全陕危矣。可惜甚哉！少保公极力于独石而不注怀于东胜，其意何也！

也先以送驾为名，与可汗脱脱不花入寇紫荆关。京师戒严。先是太监喜宁者，胡种也。少给事掖庭，性惠黠，得上皇心。及北狩，宁随之，降于也先。尽以中国虚实告之，为彼向导。虏破紫荆关，入杀指挥韩清等，都御史孙祥走死。朝野汹汹，人无固志。太监金英召廷臣问计，侍讲徐呈自以为通晓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师必不可守，必须南迁，语琐琐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乡进士练纲（长州人）上《勤王急务疏》曰：“虏势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国家富强，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师道、李纲，亦未多见。乞遴选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奋击之。及敕边将勒兵内向，邀其归路。设有倡为和议，缓于武备。且请南迁以图偷安者，即为奸臣，宜即加诛，以为众戒。”上奇其才，擢为御史。明日，于谦上疏言：“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咸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矣。”太监金英宣言于众曰：“有以迁都为言者，必诛之。”乃出榜晓谕，固守之议始决。

虏焚长陵、献陵、景陵，喜宁喉也。先遣使议和，索大臣出迎驾。众知其诈，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出朝上皇，见也先。也先谓：“尔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谦、石亨、杨善等来。”复辞归，上皇谕二人曰：“彼无善意，尔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虏复纵骑四面剽掠，攻城益急。先是都督石亨协守大同，坐不救驾，下吏。或言亨勇略者，上出之于狱，以为大将。命于谦总督军务。亨议欲尽闭九门，坚壁待虏，谦不听。未几，也先入关，长驱直前。谦与亨分军德胜、安定二门外，亨众虽新集，号令严明。虏先至者四散前突，坚不为动。虏知有备，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谦促亨与战，亨挺刀单马进，独杀数十人。从子指挥彪持斧率诸亲信子弟从之。诸军由是欢呼踊跃，声震天地。虏却而西，亨追至城西，复战，虏复却而向南。亨命彪率精兵千人至彰义门，虏见彪军少，易而逼之。亨统大军遽乘之。谦尽谍知虏移车驾离其垒渐远，乃炮击其垒，虏死炮下者

万计，溃而南奔。是时，分守各门诸将都督孙鏗、卫颖、范广、张义、雷通各率兵追之。凡三日，遇于清风店。时朝廷又召宣府、辽东兵入援。募将士能擒也先者，封国公，予万金。虏惧，将由紫荆、倒马关北出，虑官军后蹶弗利。亨令谍者给虏，谓亨未至，在阵者假亨名耳。虏信之，率众来攻。亨领彪与精锐数十骑奔击大呼，直贯虏阵，刀斧齐下，杀虏数百人。虏知其为亨也，惊骇器乱，自相蹂践。官军乘之，复斩首无算，积尸十数里。也先潜从数骑夜遁走。所掠羊马货物弃遗如丘陵，虏号而奔，蹶枕藉，得归者才十之二三。脱脱不花闻之亦北遁。

崆峒李副使梦阳《石将军战场歌》曰：“清风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巳年间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镞尚带勤王字。忆昔蒙尘实惨怛，反覆势如风雨至。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内有于尚书，外有石将军。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震天风怒号。儿女床头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将军此时挺戈出，杀胡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染刀，白日不动苍天高。万里烟尘一剑扫，父子英雄古来少。天生李晟为社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处处欢声操鼓旗，家家牛酒劳王师。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经过泪满巾。黄云落日枯骨白，沙砾惨淡愁行人。行人来折战场柳，下马坐望居庸口。却忆千官迎驾初，千乘马骑下皇都。乾坤得见中兴主，日月重开再造图。枭雄不数云台将，石家善战天下无。呜呼石家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华宗泂荣“《己巳北征诗》曰：“晓日都城动鼓鼙，五云高捧六龙飞。虏邦负固当声罪，戎卜屋兴师未决机。车驾北巡沙漠杳，兵戈南隔信音稀。圣朝威德非炎宋，未必胡尘裨袞衣。（其一）黄沙白草路漫漫，喋血辕门战未残。部落风霜兵骑勇，行宫雨雪翠华寒。五朝臣庶怀忠愤，万国山河望治安。寄语旃裘须苦服，承恩未受漠衣冠。（其二）万乘如云拥阵图，关城笳鼓应山呼。本期突厥归唐室，谁信单于袭汉符。战士妄身皆效死，元戎讨贼尚弯弧。皇明践祚天威重，擒虏何当一献俘。”

也先复以上皇北去。也先出居庸，伯颜帖木儿营上皇出紫荆关。连日雨雪，上下艰难。遇险则袁彬执控，哈铭随之。既入虏境，也先来见。宰马披刀割肉燎以进云：“勿忧！终当送还。”食讫辞去。

脱脱不花遣使来献马议和。朝廷却之，胡滢、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献以间之。”上从其言。使人入见，赐衣服酒饌金帛，视常年有加。初报也先逼朱谦于关子口。又明日，报追石亨于雁门关。言者谓宜急发京军往援。于谦料虏不能持久，奏上方略。密授朱谦等仍令各营设伏

兵为遥援，先声侍报，虏果出境。

按自土木陷驾，边报络绎，讹言万端，事情百出。谦摄兵部，先事预防。折冲制变，京师复安者，谦之力也，可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者矣。

初，边城多陷，宣府孤危。朝议复召宣府总兵官入卫京师。人心皇皇，或欲遂弃其城，众纷然就道。都御史罗亨信不可，仗剑坐当门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首斩之！”众始定。城中老稚欢呼曰：“吾属生矣。”因设策捍御，督将士誓死以守。虏知有备，不敢攻。赖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初，先府总兵杨洪生长在边，起于行伍。历升都督挂印，纪律颇严，士卒用命。为人机警有权略，兵行出诡道，善于劫营。自宣德以后，虏人与中国和好，未常大举扰边。或有出腊行劫者，多不过百余骑，少则数十骑而已。洪每出其不意，捣其虚取胜。虏人畏之，呼为杨王。至己巳，也先大入，经宣府，洪莫知为计，闭门不出。朝廷闻，逮洪系狱。至是释之，使自效。洪乃与孙鏜、万广等击余虏于涿州等处。至固安，大捷，捕虏阿归等四十八人，斩首四百余级，邀还俘掠人万计。

按虏犯统幕，洪能自后冲之，必无是败。洪竟不顾英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及虏逼都城，始与辽东守将曹义被召同赴阙，适虏退，终不能挫贼锋。朝廷念其宿将，与石亨偕受赐赏爵。洪，昌平侯；亨，武清侯。亨既败虏，名动四方，后虏众见边人必称曰石爷爷。洪子俊以禽喜宁功，进秩都督，改东路参将。巡哨怀来，擅调永宁官军于怀来守备，永宁西城门砌塞。于谦劾其方命专擅作威福，诏宥不问。又以私怒杖杀都指指陶忠。洪惧祸，奏取俊还京，随营操练。既至，谦并劾其独石弃城丧师，怀私捶死边将之罪，请非诛俊无以示威将来。兵科给事中叶盛等亦劾之。于是逮击法司议罪，斩于市。

又按初文皇时，有皇甫仲和者，精天文推步之学。与袁忠彻俱从亲征。至漠北不见虏至，上意疑欲还师，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间，虏至自东南方。王师始却，终必胜。”召忠彻问之，皆如仲和言。上怒二人朋欺。戒之曰：“虏今日不至，皆死。”伺之日中，复召二人，上对如初。顷之，虏大至。上登高望之，东南我师已却。总兵谭广率精兵舞牌斫其马足，虏败去。至是己巳，仲和老矣。大学士曹鼐与邻居，以亲征事谋之曰：“胡、王两尚书率百官谏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诸星皆动矣。以老夫计之，当先治内而后行。”曰：“已有旨，某监国，某从。”仲和曰：“不如立储君。”曰：“东宫尚幼。”仲和曰：“恐终不免于患。”及虏逼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高望，谓家人曰：“云头不向南乎？大将气至，虏将还矣。”明日，杨洪等入援，虏遂遁。观是虽其术之神妙，亦可见国家安危，胡虏盛衰，自有定数，非人力所能为。但在君相则不可言命耳。内修外攘，人定胜天，强为

善而已。

初，喜甯既道也先入关，复嗾六七大臣议和，索金帛以万万计。礼部使往问于谦，谦曰：“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对垒七日，竟不议和，而虏自退。初议者欲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谦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顾不惜耶！”传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数日粟尽入城矣。人谓谦材过李纲，谦谢之不敢当。大同参将许贵奏欲与虏和，暂示休兵，俟人马强壮，密定讨伐之。许下其议，于谦驳之。谓当去年秋冬之间，正虏势方张之际，朝廷亦尝赍金帛往使虏庭，贿赂才入于穷庐，虏骑已至于关口。切惟今日之事理与势皆不可和。何也？中国与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则背君父而忘大义，此理有所不可和也；且丑虏贪而多诈，万一和议即行，而彼有无厌之求，非分之望，从之则不可，违之则速变，此势有所不可和也。苟以为虏强难制，姑谋和以缓其兵，臣等请质之前代，宋真宗澶渊之役，契丹之众累被宋兵推阻，既盟之后，朝廷尚岁输银绢；徽钦北狩，中国名将韩岳之辈屡败金师，及奸臣秦桧主和，则朝廷既割领土以与之，复输岁帛以贿之，甚至降黜尊号，屈己从虏，含垢忍耻，冀免其侵，然而国势陵夷，无救成败。援古证今，和议之不足恃也明矣！莫若选将练兵，养威蓄锐，贼若来侵，则相机而往剿。贼若远遁，不贪利以穷追。万一复有大举入寇之谋，则我兵训习有素，加以将帅思奋，臣等当尽死效力而雪国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厌乱，列圣有灵，黠虏自知数寇不利，遣使入贡。则我亦不拒绝，量与赏赐遣回。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则示彼以弱，适启其轻侮之心，万万不可也。”

### ●卷十九 鞞鞞

景泰元年正月朔，上皇在虏营写表祝天行礼。也先迎上皇幸其帐，宰马设宴。上皇书至，索大臣来迎。命公卿集议。廷臣因奏请遣官使北贺节，进冬衣。上谓必能识太上者始可行。群臣惧，谢罪，檄纳原奏，事遂寝。

先是独石等八城为虏所据，边将皆走还京。亦有被徵入卫者。及虏自居庸关出，京师解严，被征者当遣还。大臣有奏留边将守京师者。兵科给事中叶盛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观，边关不固，京师虽守不过仅保九门无事而已，其如陵寝何！其如郊社坛址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回边将，固守宣府居庸为便。”朝廷从之。命昌平侯杨洪至宣府行理障塞。

北虏入朔州，大同守将郭登败之于栲栳山。初，贼入境，登率兵蹶其踪。行七十里至水头，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二鼓，东西沙窝贼营自朔州掠回。登召将士问计，或言贼众我寡，莫若全军而返。登曰：“我军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马疲倦，贼以铁骑来追，难以自全。”即按剑起曰：“敢言退

者斩。”于是径薄贼营。天渐明，贼以数百骑迎战。登奋勇先驱，军后继，呼声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至栲栳山，斩首虏二百余，夺回被据人口牛马弓刀器械以万计。捷闻，赐敕褒美，进封定襄伯，食禄千一百石，与世券。登，武定侯子兴之诸孙也。初以舍人从侍郎金间学。先夕金梦一缘虎拜其前，怖寤。翊日登往拜之，衣绿。金喜留，卒业门下，记诵词章胜逢掖之流，骑射无不精馭。军行师一祖兵法，廉而尚谋，有古良将风，文武全才，为本朝之冠。及己巳之变，登欲自大同率兵勤王，以蜡书驰奏。有曰：“忠诚切己，敢忘报国之心，成败在天，不负为臣之节。”奏至，贼已退，识者壮之。及是，果有是捷。正统以来为边将战功第一。

叛臣喜宁伏诛。宁阴怀二心，上皇深患之。时校尉袁彬久被眷倚，宁甚忌，因诱彬出营，举刀欲杀之。上皇急救乃止。至是四月，彬与上皇谋将遣宁传命入京，讲好先使军士高{斌金}导路，密书系{斌金}髀间，令至宣府与帅臣为禽计。守备万全都指挥江福得书，因厚赂{斌金}。且与盟曰：“功成归汝，汝第毋泄，姑待益兵至，乃可为也。”随请于参将杨俊。俊遣骑兵伏野狐岭关旁，{斌金}迎宁及所随百余骑至，福令指挥胡观、孙素率壮士里甲执馭，且自出关见之。因恳宁下马，宁难之。福再三恳请，乃下马。福又为畏惧状，请退兵队，宁挥少却。福目壮士禽之。关内兵鼓噪而出，虏骑驰遁，并禽数人以献。也先谋始渐懈。

按喜宁之禽，士人皆谓出自江福，而本兵故牒率以为杨俊功。盖福会请兵于俊，而俊之气势又能掩而有之耳。功成，俊受上赏不以及福，而福亦不以自明。非得事上之忠保身之哲者，曷足以语此。

也先遣知枢密院阿剌为书，及参政完者脱欢赍番文赴京讲和。是时鞑鞑政事皆也先专之，其兵最多。脱脱不花虽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众虏鼎立，外亲内忌，其合兵南侵，利多归也先，而毙则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阴使阿剌等来言。于是礼部会奏议和。于谦亦劝答使尽礼，可纾边患耳。乃升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左侍郎，罗绮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敕书既下，惟言报礼，不及迎复。实惊讶，诣内阁白之。遇太监兴安，被诟曰：“尔奉黄纸干事，他何与焉！”实等遂偕虏使北行。时上皇在虏，音问不通者一载。也先以下见上皇皆行臣礼，每二日供一羊、七日供一牛为御膳。荐女弟侍寝，上皇不纳。实、绮往，首至伯颜帖木儿营，见上皇。次见也先，与议迎复，也先许之。

李实诗曰：“万里穷荒极远游，风凉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浑忘险，饮腹腥膻自解愁。驼马连营劳馈饷，犬羊夹道喜歌讴。虏酋悔过重朝贡，早奉銮輿复帝州。”

重整衣冠拜上皇，偶闻天语甚凄凉。腥膻充腹非天禄，草野为居异帝乡。始信奸臣移国柄，终教胡虏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辇南旋省建章。”

实骑还，未入关而脱脱不花亦遣使通好，邀人偕往朝廷，复议遣使迎驾。诸人皆惮往，鸿胪寺卿杨善慨然请行曰：“此为臣效命之秋也。”命为左都御史，往报。也先闻其至，密遣一人若接伴者，私来见善问：“向日土墓王师何以不战而溃？”善语以故，且曰：“汝勇幸而得胜，未见其福也。”因语以嗣君聪明英武，纳谏如流，尽集群策，所以胜虏者历道之。其人辞去，潜告也先。次日善至其营，也先问往日拘留使臣、克减马价之故。善曰：“汝瓦剌使臣进马，前者不过三十人，今多至三千余人。我朝各赐织金裘衣，为欲恩享于汝也。临行又加赏宴，可谓拘留之者若是乎？间有在中国为奸为盗，惧其归而得罪，故亡去耳，岂中国拘留之耶？若马价之减，亦自有说。汝前日以书与中国使臣王喜寄送某官，误投吴良，遂进之朝。后其官俱究，乃结权臣言所进马非正贡，故减其价。又密语汝使臣曰事出吴良，盖欲汝仇害良也，岂谓汝果中其计乎！”也先曰：“然此事果为小人所构？”善曰：“汝为大将，听小人之言，忘大明厚恩，扰害我中国，虐殄我人民，上帝好生，汝何好杀，恐得罪于天耳。今日和好如前，早出号令，收回番军，则上天可不发怒降灾也。”也先笑曰：“善。”因问：“上皇回时，可再登否？”善曰：“天位已定，难再更易。”也先曰：“此尧舜何如？”答曰：“尧禅位于舜，今日上皇传位于皇帝。古今一道也。”伯颜请留善，更遣人往问，须上皇复位则归之。也先曰：“向我邀中国大臣来迎，今至而不与迎，失信在我，不可。”平章昂克问善：“汝来迎驾用何物？”善曰：“苟用物来，是公等贪利，非美名也。若徒手迎回，非公等平日有仁义，顺天道，何以能然？是古今好男子，他日吾书之史册，万世称述矣。”也先大悦曰：“为我好书之。”

次日，也先宴上皇为饯。自弹琵琶，妻妾奉酒。善侍立于侧。也先言于御前，请善坐，上皇命之。对曰：“虽居草野，不敢废君臣礼。”也先顾羨曰：“中国好礼数。”明日，宴使臣。伯颜饯上皇。宴使臣如其兄。次日驾行，也先率众酋罗拜而别。伯颜领番兵送至野狐岭，痛哭别去。仍令五百骑送还宫。道中昂克因猎回，亦追至献一獐。

李文达公曰：“此事虽由也先累受国恩，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负忠义之气，发于言词，应对不穷，耸动观听，阴折凶顽，开其向善之心，则彼未必不犹豫迟留，要素重利，往复再三，安得一旦慨然无疑以出乘舆于不测之境哉！若宋屡使奉迎徽、钦不得，祇见其辱耳！呜呼，使臣若此，千载一人而已。

按上皇回銮，固天命有在，亦人谋之善也。当时苟无于少保折冲御侮

，力引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主战不主和，则送驾之日已先堕虏彀中。和而不就始战，战而不胜则危矣。国事已去，安望其回銮也。且夫宋二帝之不归，由于祈请之不已。汉太公之得返，由于分羹之一言。譬如仇敌，执大家之质而索之赎，大家竟欲弃之，待讼而取，期于讼之必胜，而不期于质之幸还，则仇人知留质无益，不若不待讼而归之之为恩。此也先一隙之明也。

上皇至怀来，将抵居庸，群臣同礼部议迎复议注。王文忽厉声曰：“黠虏岂诚直，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许多事！”众素畏文，皆相顾无复有言者。胡滢独具仪注送内阁。上皇至唐家岭，遣使回京，诏谕避位。百官迎于安定门。

按建文时，节义之士相踵，视如死归。至正统、景泰间，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难，未闻皎然死节如所谓南朝李侍郎者，岂亦建文末年摧抑太过，而士气不无少挫邪！噫，此士气之所以当培植也。

工部尚书石璞来督宣大军务，敕曰：“镇守以下悉听节制。”此文臣总督各边军务之始，又以都御史镇守雁门、偏头、宁武关，后用山西巡抚兼之。盖度支责之户曹，赞理归之巡抚，而复以机宜进退付诸一人，所以置诸将之发踪，合两镇之极权也。

冬十二月杨洪至宣府。上言独石八城俱宜修复，然须责委任事之臣，专督其事。事下会议。礼部尚书王宁以为宜且弃置，以俟余日专力永宁、怀来，以通宣大。少保谦抗疏曰：“独石诸城外为边境之藩篱，内为京师之屏蔽，不可自委以资仇敌，尺寸进退之极，安危治乱之所系也。且当干戈扰攘之时，尚宜慎守封疆，况于平居无事之际，而可自蹙土地耶！”上意大决。乃诏都督董斌提督独石、马营、云州、周鹞、赤城、龙门、长安，领李家庄诸城工役。

此所谓口外八城堡也。失之杨俊而复之于董斌。内而肃愍、文壮之执议，外而杨洪、朱谦之图画，俱不可诬也。今八城为宣府北路，虽称孤县，而所以屏蔽镇城，声援京国者，实重且大矣。於戏！由是而及开平而大宁，固不有深思乎！善哉，少保之言曰，“尺寸进退之机，安危治乱之所系也。”

初，都督孙安久废。荐起之，议授方略。令率兵度龙关，且战且守，以复八城。由是八城完固如初。三年，有被虏女子回言，在虏营时闻虏议南侵。女子，涑水县人。少保谦曰：“是必也先也。去岁也先入寇抵涑水，而此女子被虏。今言营，也先营也。”乃请命游击将军石彪、雷通屯宣大，且言事如不急，请身至怀来相度方略。

按先辈慎于极宜，且身请行军，不恤劳悴如此。

京营兵来输宣府饷（十万石哈脚价），以右佥都御史李秉参赞宣府军务

，总督边储。金都李秉请银三万两买牛给贫乏军民耕种，秋成，偿其价。军民乐业，边饷充足。时北虏以剽掠男妇易米。朝议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虏不从。秉曰：“是重物而轻人也。每口与米一石。”总兵官以为碍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为夷人耶！专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数与之。”后闻，上以秉为是。

城白阳、常峪、青边、张家口。李秉上议曰：“独石诸城可以无患。白阳、青边诸处内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实为要地，宜增筑城堡。”总兵官纪广坚执以为非宜。诏责让广，从秉议。于是悉城。秉上言：“尚书石璞总督时，拣选镇兵分为三拨，以次接战。然分数不明，强弱间置。欲行再阅，付其名实，仍为三拨，以备调遣。”上从之。

按兵莫善于奇正之相生，而莫不善于应援之无继。夫鸷鸟之击也，必伏其形；蜂虿之螫也，不尽其毒。古人因败以为功，始却而终胜者，其机皆在此也。是故连营七百里，伏终不行，百万压淮淝，一败涂地。何者？势露于悉陈，力止于一击也。三拨之说，余于是乎有取焉。

诏参政叶盛赞理独石军务，独石诸城屡事修复，未见安辑。盛乃上兴革事宜八条行之，军民大便。盛复请官银五千两买牛千余头，简戍卒不任战者，俾事耕稼，岁课余粮于官。凡立社学以教子弟，置医药以济疾病，立义冢以葬死亡，设暖铺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给将士，皆于余粮取给，制度品式纤悉具备。由是独石虽悬远，屹然巨镇矣。

按充是以为开平谋，亦何不可？是故阳武之见，武人也。

又按宣府督饷自主事王良之后，继者率不得人。后虽遣重臣，亦不能为边人信服如良，至是，众议举盛来督军饷，盛来而镇始镇也。

置分守大同西路参将驻平虏城，属以平虏、朔州、二坪三城。秋七月，谪罪人来实独石。少保谦议发罪囚充军者于独石诸城。逃者觉察之。并罪居庸紫荆提督官。

四年，北虏也先弑其主脱脱不花，并其部落。遣使入贡。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诏而疑所以称之者，命群臣议。礼部郎中章纶言：“可汗乃夷狄极尊之号，今以称也先则非宜。若止称太师，恐虏酋慚忿。宜因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剌王，庶几得体。”从之。

募罪人来宣大输粟杂，犯死罪二十石三，流徒三年十六石，余递减有差。召大同总兵定襄伯郭登还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骄逸，官无廉耻，惟肆贪婪，酿成污浊之风，致有夷狄之祸。”又曰：“虏势虽云请和，变态岂能预度，倘或渝盟，则大同一镇首先受敌。及今无事之时，若不早为措置，一旦贼至，又似前日手足无措。中国受侮已深，边事岂容再坏。



”正欲大兴屯田，以病召还（后天顺中，以前在大同对虜言中国已有主，谪居甘州，革伯爵）。募罪人输通仓粟，至宣府赤城。又募宣府罪人输隆庆仓粟至龙门。

兵部侍郎王伟往宣大稽军饷。伟为少保谦所知，以御史迁兵部职方司郎中，一时奏牍多所草定。谦引使佐己，至是擢侍郎，出视军饷。伟察访夷情，审度形势。密具方略付谦所托，时议重之。

冬十月，北虜入贡。少保谦曰：“今次入贡，既由甘肃、大同，复由宣府、独石而来，则是各处道途俱有虜通，伺门窥隙，可虑为甚。请行边将飭备。”

按尝反覆景泰之事，而知少保公之烈也。止议以排纷，虚己以应变，审问以谨微，三者定而国势尊。虜情得，中兴之基固矣，夫祸莫大于主出国危。自金人以和愚宋，数百年来，贤智浼首无能自奋。己巳之变，公独排和主兵，罢迁置守，劾失律以警人心，倡死节以伸大议。故当时中官边将一言及和，则抗章论之，乞正刑书。外为有君之辞，内寓不和之间，是故正议一申而义徒之气凜然也。及夫乘輿既反，虜使来廷纳马，奏章一切不拒，虽边尘之警日奏于耳，而缿币锡予聊不少靳，岂不以兵交使存，临机用间，彼狡黠之纷纷，固不足弛我之备守，是故虚己以待而虜之情伪昭然也。乃若察虜口之言，策也先之南下，因分贡之迹，虑窥伺之有谋，公岂一日而忘怀哉！论者谓者公志切于图存而心懈于返蹕，勇奋于接战而智短于纾谋，可谓以形似论也。

叛贼小田伏诛。田，边人降虜也。先信用之，视喜宁侍郎。伟既至边，受少保谦密计图之。至是田随虜入贡，伟亲至阳和城纳之。因其行独后，伏勇士于道执斩之。给曰：“彼思其亲亡去。”虜不疑。边扰大息。

五年，置协守宣府副总兵官，分守宣府北路参将。初，诸将列衔不一，印者称总兵官，亦有称副总兵者，北路初称镇守。景泰间，称提督，至是始定。宣府自镇守总兵官外，置副总兵一员，统奇兵，称协守。北路置参将一员，称分守，驻独石，属以口外八城堡。北路后增属滴水崖、青泉、镇安、镇宁、金家庄、牧马诸堡。置分守宣大布政司，岁差山西布政司参议各一员分守，后专除。诏雁门、偏宁三关番休戍卒。正统末，边塞多事。雁门戍至万九千人，皆振武卫民及大康民壮，长役不休，时以为苦。镇守都御史朱鉴请分番，不许。至是虜寇稍宁，少保谦乃上启，宜听其更，从之。

虜虽和，谦虑其未革心，益为安内攘外之策。永乐以来，安置降胡于河间东昌境内，生聚蕃息，骄纵莫驯。正统初，吏部主事李贤建议比留五胡，欲国家销此积久难除之患。不从。及也先入关，果有欲乘机骚动者。谦因南征苗寇，举其有位号者以随。事平，遂奏留其地。都督杨俊议奏悉调拨内外军马出

塞征虏。谦谓如此则京师各边一切空虚，若犬羊闻之，以重兵迎截我军，牵制分兵，从间道剽掠，所在城池何以御之。进退之间，两有所碍，此岂全胜之道。上疏阻其议。

三年，也先遣人来献捷。初，也先强盛，欲为可汗。辄又劫普化。普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不得为太子，而以他妻子为太子，也先谏之不从，顾攻也先。也先不得已与战，败之。普化率十余骑遁去。也先尽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献良马二匹奏捷。命宴其使，赐钞币。十月，也先遣人来朝，贡马，请命使往来。上曰：“正统中缘使臣往来构隙，几危宗社。令听虏使朝贡，优其赏宴便。”遂敕边镇练兵防虏。宴瓦剌使臣二千九百四十五人于礼部，令人得买瓦剌使臣马。瓦剌使臣携昔所虏中国男女百余人至会同馆。诏谕人与赎彩币二表里。使臣初诈言普化并也先令携还中国人，已乃匿不发，赎才十二三。

少传王直请答使瓦剌，下兵部。谦言：“臣职兵戎，知战而已。若贼渝盟，敢为悖逆，当肃将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预。”议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诸酋乞黄紫织金九龙贮丝及金酒器、药材、颜料、乐器、佩刀诸物。礼部言：“龙袍金器非所宜用。但与药材诸物。”当是时，也先使每至京几千人，出入骄恣，殴守卫，掠人财物。至，欲骑入长安门，稍稍约束，即弯弓持刀，夺马杀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语阻之，不听，辄侮骂。

四年，敕瓦剌太师曰：“太师求答使，朕恐使者交构，彼此怀疑，以故不遣。太师遣人多，二次三千余人，边将坚请谢绝。朕念太师忠义，姑听使人入京。自后可少遣，太师并各头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升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赏银厢犀带九、级花金带九、素金带三、花银带一。其三千余人贡马，貂鼠皮，赏织金彩表苙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绢九万一百二十七、衣靴帽万。谕太师知之。”

也先攻败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杀普化。也先遂自立为可汗。尽杀故头目苗裔，杀白马九、黑牛五祭天。期八月入西番，寇我甘凉。十月，也先遣哈只贡马、貂鼠、银鼠皮，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华言天圣也。末书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命，今得元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宝，宜顺天道，遣使和好，庶两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以书示礼官，会议答书。吏科都给事中林聪言：“也先不敢辄称可汗，使觐中国，若辄从其称，长纵逆贼，仍其故号，激怒犬羊。乞敕其来使，归语也先以华夷之分、顺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国体。”安远侯柳溥言：“宜仍称瓦剌太师，否且绝其使。彼犯我边塞。即兴师致讨。”仪制郎中章纶言：“可汗二字在中国固为戎狄酋长之常称，在戎狄则为皇帝之位号。观其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元世祖为成

吉思可汗，可见矣。向者脱脱不花为可汗，乃其世传所称，名犹近正。也先弑主僭称，名实大舛。今若因而称之，彼以为中国天子亦称我为可汗，夸示群酋，群酋畏服，无复携贰。益窥中原，后祸未测。仍其故称，彼必惭怨，益肆侵扰，均为不可。莫若赐敕封为敬顺王，或称为瓦剌王便。”上曰：“也先虽驾{敖鸟}，亦能敬顺朝廷，宜如议称瓦剌可汗。”上遂敕文武督兵大臣：“也先擅易名号，其所遣使从大同来或从宣府、甘肃来，奸计叵测，京师备御不可不严。尔等其选兵训练，条上长策，听便宜行事。”并敕沿边城守戒严。

先是于谦上议，京师三营虽各有总兵，号令不同。一遇调遣凑拨，兵将不识，或至误事，乃于三营马步官军选择十五万列为十营，团练制虏。及此吏部侍郎李贤议请造战车，参预机务；侍郎商辂议请发遣外军各回守边守关，给与原旧田土屯耕。皆从之。

李贤疏曰：“臣观今日军中有拒马木，止能拒马，不能避箭。挨牌能避箭，又不能拒马。惟有所谓战车者，不但能避弓马，又有取胜之道焉，火枪是也。近日乃不能以此取胜者，非火枪之过，用之者不得其法耳。夫使火枪者须要先遮其身，以壮其胆，然后发而中。不然畏其箭来，手足失措，虽能发枪，不暇取中矣。臣观车制，四围箱板内藏其人，下留銃眼，上开小窗，长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后左右横排枪眼。每车前后占地五步，若用车一千辆，一面二百五十辆，约长四里，四面共长十六余里，欲行则行，欲止则止，谓之有脚之城，内藏军马粮草辎重，以此御敌，使其马不能冲阵，箭不能伤人。彼若近前，则火炮齐发，而奇兵继出；彼若远避，则我势自张，我威益振。中国长策莫善于此。”

商辂疏曰：“宣大、独石营等处官军。在边年久，屡经战阵，正统十四年，因虏贼侵犯，漫散逃奔至京，或有军头带领而来者，久已偷安内地，却令各处调发官军及河南轮班官军在彼戍守。此属既无室家可恃，又无田土可耕，因循度日，悬望更替，欲为久远之计难矣。若复姑息因循，不行发遣，则边境城臣俞见空虚。设有贼至，将何备御？臣又访得永平等关口守御官军精壮，所在人民皆安业，而紫荆、倒马诸关官军怯弱，关内人民不免惊疑。盖永平等处系本土官军，而紫荆、倒马等处系客兵所在，衣食不给，略无顾恋于彼者。贼寇若来，不过为逃遁之计而已。然此事屡有言者，而本部未即施行。其意盖谓京师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城精锐官军戍守，而京军脆弱，可拨遣至彼守关。殊不知方今急务，守边为上，守关次之。若徒守京城，此为下策。何也？盖边方失守，则关隘警急，关隘失守，则内地人民将望风流移者。纵有京师军马，虏寇在边，亦何所施。臣又访得关外田地极广，惟屯田军士地亩已有定额，其守关守城军非但无力耕田，虽有余力亦无可耕之田。推原其故，盖附近

城堡膏腴者，先年在京功臣之家夺作庄田。已久空闲者，彼处镇守总兵参将等官占为己业，每岁私役军夫撮借官牛等项，耕种利。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汉赵充国、诸葛亮、晋羊皆已行之。今日守边之要莫过于此。”

瓦剌使臣进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遣人贡马。自是，稍出入东西塞上为寇，不复深入。时也先新立，恐诸部不从，亦欲与中朝通好，贡市往来。然数年赏赐虏费不下百万计。

八年，边报北虏欲寇京师。时上不豫，前废正统长子，立己子见济。后见济病故，储位未定。百官问安，太监兴安曰：“徒问不能为社稷计。”于是科道奏立东宫。不允。诸衙门又皆会议，学士商辂主笔请复立茂陵。本具阁下，召石亨会本。亨曰：“上病，且休激他。”盖十三日亨召至榻前，面受代行郊坛之礼，故知病重也。时亨意以复立东宫，不若请太上皇复位。会都督张一、太监曹吉祥合谋，同扣太常卿许彬，彬曰：“此社稷功也，虽然彬老矣，无能为，盍图之！”徐元玉、一、亨等从其言。是月十四夜，会徐有贞，有贞曰：“太上昔日出狩，非以游畋，为赤子故尔。今天下无离心，谋必在时，不知南城知此意否？”一等曰：“两日前已阴达。”有贞曰：“必伺获报，乃可启议。”一等去，两日夜复会，有贞言：“报得矣，计将安施？”有贞乃升屋览步乾象，亟下，拊一等背曰：“时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与密语。已而一云：“今虏骑薄都城，奈何？”有贞言：“正宜乘此。以备非常为名，阴内兵入内，谁不可者！”一等首肯之，仓皇以出。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祸。”遂往会一、亨、吉祥、王骥、杨善、陈汝言等，诸门钥。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近千人。宿卫官军惊愕不知所为。有贞命仍锁诸门曰：“万一内外夹攻，事去矣。”锁迄。有贞取钥投水窦。时天色晦冥，一等惶惑。有贞辄行，一顾谓曰：“事当济否？”有贞大言：“时至矣，勿退！”薄南宫，城门铁锢牢密，扣不应。俄闻城中隐然有开门声，有贞等命取巨木架悬之，数十人举才重城门。又令勇士逾垣入，与外兵合毁垣。垣坏，门启。城中黯然而无灯火。一等入见，太上烛出。谓一曰：“尔等何为？”俯伏合声：“请陛下登位！”乃呼兵士举舆来。兵惊惧不能举。有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舆。有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辉光。上皇顾谓有贞等：“卿为谁？”各对官名。有贞等前导，密迳属东，既升奉天殿。诸臣犹在舆前，武士以椎击有贞，上皇叱止之。时黼座尚在殿隅，诸臣往推之至中。上皇升座，钟鼓鸣，群臣百官入贺。景帝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左右对曰：“太上皇帝。”景帝曰：“歌歌做好。”上既复辟，即日命有贞为副都御史兼翰林学士，明日升兵部尚书，掌内阁事。三月封武功伯。

志载锦衣卫指挥卢忠初有南城复辟之言颇泄，又尝屏人请卜者全寅筮之

寅叱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赎。”忠惧。乃佯狂为风状。学士商辂与太监王诚等言：“卢忠是个疯子，岂可听信他，坏了大体，伤骨肉之情！”后追问忠，果谓供养真武，得其通报，以妄言伏诛。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聪警，学京房《易》，占断多奇中，名闻四方。正统间，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阴遣使命镇守太监裴当问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贺矣。龙君象也，四初之应也。龙潜跃必以秋，应以壬午浹岁而更，龙变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还则必幽勿用，故也。或跃应焉，或之者疑之也。后七八年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岁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岁数更九跃则必飞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卫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复入寇，京师戒严，寅时在石亨幕下，召问休咎。寅筮之曰：“无能为也，且彼气已骄，战之必克。”虏果败去。逾年也先欲奉上皇南还，时率以为诈。寅力言于亨曰：“虏人顺天举义，我中国反失奉迎之礼，独不为夷狄笑乎！”亨遂与于谦协议遣使。虏果奉乘舆来归。观此则历数所归，有开必先。诚不可以人力争也。或谓上北狩时宜奉太子居摄，谦非见不及此，盖以社稷为重，若太子居摄，则父为重，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获安，而上皇得以复辟者实权舆于是也。然南城之镬已昧子灭之节，易储之举益滋诊臂之谋，而委任权力之重如于谦者，顾独无一言。金牌之祸恐亦不当独罪徐有负也。

逮巡抚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狱，寻令致仕。时富被参将石彪奏害，逮系至京，上问李贤曰：“年富何如？”对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惮富，不得遂其私耳。”乃遣官体勘无实状，富遂致仕亨因与张一等固请尽罢各边各省巡抚及提督军务等官。从之。

天顺元年，户部郎中分诣各镇督饷，兼理屯田。自是郎中督饷遂为定制。初有谓王振陷虏中反为虏用者，振族诛，第宅改为京卫武学，至是振党以闻。上大怒曰：“振为虏所杀，朕亲见之。”追窜言者过实，诏复振原官。刻木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祀之，敕额曰旌忠。以僧照胜奉其香火。

二年夏四月，复置巡抚都御史。上召大学士李贤谕曰：“各边自革巡抚，军官纵肆，士卒疲惫。朕初即位，此皆奉迎之人纷然变更，不出朕意。今大知其缪，卿与吏部王翱举才能者用之。”于是贤、翱荐白圭、王守等六人备各边巡抚。

也先荒于酒色，又残忍，诸部不悦，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欲攻，恐不胜。乃召哈刺子饮酒，鸩之。哈刺子呕吐，觉走出，不能行。啮指血身染箭，令其仆持告哈刺。哈刺阳不知，益敬顺也先。也先仓皇战败走，从数十骑遁。又恐此数十骑通哈刺，半夜又弃此数十骑，与二亲信走。道中饥窘，至一妇

人所乞浆，妇人饮之酪，遂去。夫归，妇言状，夫疑其为也先，急追及，杀之。诸部遂分散，而孛来腐王子为雄。孛来腐王子又杀其主小王子，入寇陕西。孛来近边打围，石亨欲领兵巡边取传国玺。李贤曰：“连年水旱，军民疲困，宜与休息。若玺乃秦所造，亡国之物，实不足为主。”乃罢。

三年，虏寇延绥。命忠国公石亨御之，无功而还，以罪伏诛。亨生方面体长大，须髯过腹乃膝，望之若关羽然。其侄彪貌亦雄伟，髯长过脐。亨、彪常贯饮酒肆，有相者曰：“今当平世，造化何生此二人！”亨袭伯父指挥职，善骑射，提大刀轮舞如飞虎，每从征，辄敢当先立奇功，封侯。彪以官舍从亨，有功升大同参将。后亨矜夺门功，彪恃宠而骄，会御史杨劾亨侵估民田。亨疑徐有贞李贤等排陷，诉于上。乃诏下贤与有贞并都御史耿九畴等于狱。降谪有差，有贞仍被亨赞其怨谤，发金齿为民。由是朝论不平，贤再入阁，亨与有力，而终衔亨矣。久之，亨干预朝政，或乞请大频，上亦厌之。贤因发其私，言夺门非美名，且置陛下于危道而幸其成。邀为己功耳，非为社稷计也。上以为然。及亨生子，三日，命之负见。上曰：“虎儿也，佳善抚之。朕当与卿结婚耳。”盖意欲其子为附马，且探亨意浅深也。亨不知，对曰：“臣儿无福，安敢！”上笑颌之。命赐金锁系其项，封锁定侯。亨谢，负出。上由是亦疑亨矣。既而彪在大同数侵侮其总兵官，总兵官因彪尝欲城威宁海子，遂密言彪潜蓄异志。而大同边人适奏保彪为其镇总兵官，上遂大怒，思为殛除计矣。无何，进彪定远侯，召令归为亲卫。亨觉上疑，即令人促彪疾驰入京以解之。会北虏入贡，见彪于朝，罗拜称王，左右既又密闻，而上疑遂不可解。密诏御史按劾，即日拿彪弃市，藉其家，而亨亦逮系锦衣狱死。

南大吉论曰：“亨虽不学，性亦直爽轩豁，而无极变之巧。当英皇北狩，群胡进围京城时，四方震恐，中外戒严，大将元老束手无策，微亨则国家几殆，然则亨此功虽谓再造社稷可也。使其后无迎驾夺门之事，则威权不赫，彪亦何时而骄哉！夫何王文辈希图富贵，顿起异谋，遂致亨承内旨率兵迎立，功归臣下，威震朝宁，谗媚既作，谋孽亦随。当是之时，谓亨叔侄恃宠骄恣，则固有之。若口大逆不轨，盖亦莫须有耳。乃阖门就戮，以快仇隙之心，哀哉！敢表之以示公论云。”

又志称亨门下有瞽目指挥童先手出妖书曰：“惟有石人不动。”谓天意有在。亨信之，乃与其党卢旺、彦敬、杜清谋曰：“大同人马甲天下，我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异日命虎代李文挂镇朔将军印，北塞紫荆关，东出山东，据临清以绝饷道，则京城可不战而疲。”遂议以卢旺守里河一带。是年虏寇延绥。命亨御之。童先力赞亨成前谋。亨曰：“此事不难，天下各处都司除代未周，为之未晚也。”童先曰：“恐时一失不可复得。”亨不听。童先私骂曰

：“这厮不足干大事！”至是亨死，其党童先等皆坐。李贤曰：“在京武官多出亨门下，而亨又握兵权，天下精兵无如大同。稍有变动，内外相应，其祸可胜言哉！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刚明果断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此论与吉大同正相反。盖贤固亨之仇也。但亨与徐有贞共谋杀于谦等，亨亦自沦于祸而有贞竟金其首领。且有贞心术奸险，嗜进无厌，首倡南迁之议，便当时非谦之定见，则社稷不知何如也。予谓有贞死且有余辜，金齿之行，奚足言天道之报哉！有贞天才绝世，尤善天文地理方伎。己巳之祸，前数月莹惑入南差斗，亟命妻孥南归，皆重迁，公怒曰：“直欲作达人妇也。”遂行，过临清数驿而土木败报至矣。其后得宠，时常不乐，谓所亲曰：“火星甚急，候稍退方可自安。”未几竟贬。公后居乡，一日语客曰：“子见天象乎？宦官之祸作矣！吾为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祸，视吾更惨也。”未旬日，而吉祥被诛。公初下制狱，引镜自鉴曰：“面色灰败，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诵其所奉《斗母咒》。又数日，复就镜曰：“吾今知免矣。”迨狱且论决，而风雷大作，承天门灾。方瞑晦中，或见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盖斗神所为也。公奉斗极诚，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初无间寒暑，合门不食豕肉。沈处士周少被公赏爱，尝从容请其术。公笑曰：“子欲试之乎？顾庭中有犬卧焉，因取衣佩一人，发圈加于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系，辗转欲绝。又旋而右，犬安卧如故矣。又公谪金齿，过某寺，见老僧治果茗远迎。公讶问，僧曰：“吾寺有石羊，有异人至则鸣。宋时一鸣，有苏相至。昨夕复鸣，知为异人来，故迎耳。”又石亨西征旋师，舟次绥阴河中。天暝，亨独扣舷而歌，忽闻一女子溯流啼哭，连呼救人者三。亨命拯之，绝色也。女曰：“妾姓桂名芳华，初许同里尹氏，家贫。父母逼妾改醮，不从，故捐生耳。”亨曰：“汝欲归乎？为我副室乎？”女曰：“愿奉箕帚。”亨纳之。裁剪烹饪俱妙。亨甚劈幸，凡亲爱者辄出见。于谦时为尚书，至其第。亨命之出，以夸美于公。督促相踵，女竟不肯出。亨怒，欲斩之。女走入壁中语曰：“妾非世人，实一古桂。久窃日月精华，故成人类耳。于公社稷之器，安敢轻诣。独不闻武三思爱妾不见狄梁公之事乎？”言罢杳然。夫于谦、有贞忠邪不同，而同为鬼物所敬，岂非爵与德达尊之验耶！漫纪异闻石。

虜孛来寇陕西。总兵安远侯柳溥御之，败绩。御史刘浚劾溥，溥行贿得释。浚谪官。已而虜大炽，召溥还，夺其太傅。孛来大举入寇，自大同威远西拥众南行。边将高阳伯李文素怯懦，按兵不敢当其锋。已而虜众直抵雁门关、代、朔、忻州一带，四散抢掠。炮火彻于京师，人民惊疑，拥入京城，莫能止。上初谓虜不过掠牛羊去。李贤曰：“京师宜出军于紫荆、倒马二关驻扎。非欲与之对敌，一则安抚人民，二则使彼知惧，不敢深入久停。”会兵部奏，欲

遣将统京军赴大同。上曰：“缓不及事，徒劳人马，驻关之说可行。”于是遣都督颜彪屯紫荆，冯宗屯倒马。然虏已有所获，见我军不动，去而复来。遂复敕二关之军赴雁门。人民恃以不恐，既而虏亦引去。

按魏尚、廉范一太守耳，能以其民起家人田亩拒匈奴。大同自郭登治备以来，号为雄镇，骑卒万二千余。而李文不能一当其锋，文可诛也。贤能叩榻请兵，而不能正李文之罪，何哉！

宁夏总兵都督张太破虏于东坝。虏酋孛来寇河西甘、凉、庄浪等处。总兵仇廉败绩，虏益猖獗，关中震恐。遣怀宁伯孙镗帅师御之，以兵部尚书马昂总督军务。

时太监曹吉祥在正泰间屡出征，麾下多达官，结以恩惠，收为腹心。天顺初，呼召此辈迎驾，俱升峻秩。吉祥卖官鬻爵，渎货无厌。上初不得已而从之，后不能堪，稍疏抑之。吉祥辄怀异志，令其侄昭武伯钦纠集所恩，谋为不轨。会马昂、孙镗有甘、凉之命，期七月二日早辞朝。钦与吉祥约乘是日杀昂、镗，因拥兵入宫为乱，吉祥居禁中为内应。幸而都指挥完者秃亮风闻异谋，时漏下二鼓，诣长安门通镗等潜报于内，直先执吉祥，将禁门严闭。钦不知谋泄，乃诣锦衣卫指挥逮杲宅前，遇杲方出，斩首碎尸。盖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廷委任行志尝缉钦过恶，钦最恨，故先杀之。然后分布诸恶于各禁门，待开拥入。钦兄弟四五人俱在东长安门。李贤四更时到朝房，闻枪马惊乱，以为出征之军。及入房，闻呼寻李学士。贤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门。见甲士数人，中一人砍贤一刀。适钦至叱退，谓贤曰：“我父子兄弟尽忠迎驾，今被逮杲潜毁。”提杲头示贤曰：“诚为此人激变，不得已也。”贤曰：“此人生事害人，既除之，即可请命。”钦曰：“就与我写本进人。”即令人挟贤至吏部朝房尚书王翱处，就纸笔写成。贤拉翱同行，于门缝投进。钦见门不开，乃举火焚烧，复寻尚书马昂，幸翱等解之。及天明，钦上马呼众，驰往东安门，忽孙继宗、孙镗袭而围之，贤乃得脱。时恭顺侯吴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军逆击，俱被杀死。至晚大雨，官军围钦等于其家，尽诛之。贤即上疏，请急宣旨，协从者罔治，以安反侧之心。是晚吉祥等俱伏诛。籍钦等家，以赏将士。余党并流岭南。追封吴瑾梁国公，谥忠庄；寇深少保，谥庄愍；孙继宗加太保；孙镗进封怀宁侯；马昂、王翱、李贤并加太子少保；进完者秃亮为都督；余将士升赏有差。京师有贺三老者，钦妻父也。先是见钦声势日盛，绝不与往来。钦尝欲为求一官，力辞不可。及钦败，凡姻亲诛窜殆尽，三老获免。

按：是时有曰万祺者，江西南昌人。少遇异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极贵。”因留一书与之，乃禄命法也。于是研精，以卜公卿贵人。多奇中。景泰问，以吏胥办事吏部，众奇其术，授鸿胪序班。及召见，有言辄验。赐以白



金彩币。既而景泰不豫，有议召襄藩者，石亨至，问祺。祺曰：“皇帝在宫，奚事他求，刻期复辟。”上既复位，召见文华殿。即日擢验封主事，累进郎中。曹钦反执王翱、李贤时，祺在旁。钦问之，对曰：“公勿负国家，宜以死上谢，则自求多福。”王、李获免。

事平，上闻。召赐宴劳，升太常卿。陕西管粮通政司参议尹奏贼退河开，供输困极，请乞罢兵。议者惧有后惊，难之。李贤上言：“兵出在外，可暂不可久。暂则为壮，久则为老。莫若令彼处官军日耕且守，调去军马俱令回还。只留文武官各一员，提督彼处城堡，庶为允当。”从之。

擢巡抚大同都御史韩雍为兵部右侍郎。上谕李贤曰：“须得似韩雍者方可代。”李贤以山东按察使王越对。及越至，陛见。上曰：“越丰姿，是武臣之英迈者。”遂用之。复定襄伯郭登爵。镇守甘肃，寻召还提督团营。登事母孝，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为之。

成化元年，置雁门兵备道，以叶盛为兵备副使。自天顺以来，废镇守都院。山西巡抚兼提督，论者以雁门隘地，恐不专，故有是命。以山西副使理之。盛首任，振废补偏，多所裨益。

二年，盛后巡抚两广，议事至京，给事中张宁等举盛堪入内阁。或谗于李贤，贤沮其进，转盛巡抚宣府，兴宣大营田。正统间，诏垦荒田。然塞下尚多弃地，又军中有愿耕者，苦无耕具。于是都御史盛请得五百金买牛千余，摘戍卒不任战者课之岁耕，收余粮以为买马赏功之费。田既新播，岁复屡登，所省转输甚巨。盛复藉画疆亩，自记其略曰：凡垦田七千余顷，岁得米粟七万四千石有奇，又补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所。

礼部言：“迤北酋奏欲朝廷遣使，旧无此例。宜令通事申谕来使还语其酋，曰尔欲中国遣使往来，洪武年间旧无事例，正统中尝一遣之，反失和好。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违尔。每差人朝贡，朝廷如例优赏。不得别有希冀。”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等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必能奋力各护其家。”兵部覆奏，请敕御史往会官点选。于是延安之绥德州、葭州，庆阳之宁州、环县，皆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每名量免户租，时得丁壮伍千余名，委官训练听调。由是土兵盛强，而毛里孩连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绥，若九边行之，则边民不困于赋役而心皆内向，无复北走之人。虏虽欲入，谁为向导？此实久安长治之至计。竟无有申明此意者。今虽延绥此法亦就废弛，而各边多事，兵力财赋日不暇给矣。安得如卢祥者当事而力主此议也。

三年，虏大入榆林塞。杀孤山守将汤胤绩。

按胤绩，信国公孙也。徐武公、李文达当国，曲意承奉。徐则以为狂生，李颇重基文墨。每自言：“士不脱颖而出，何见其才？使某独当边方一面，必有可观。”李因荐为参将守边。人称为“汤一面”。一日，与友人正饮，闻虏人牧马城下，遂勒兵出，语友曰：“擒此胡来饮。”不意虏兵大至，汤兵寡无援。虏直前一箭而毙，人遂传曰：“汤一箭。”数月后，口外通州驿天色将暝，忽有兵官骑从甚盛，来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纸笔灯烛，闭户而寝。明早驿吏候起，寂然无闻。开门惟见壁间一诗云：“手提长剑斩渠魁，一箭那知中两腮，胡马践来头似粉，老鸦啄起骨如柴。交游有义空挥泪，弟侄无情不举哀。血污游魂归不得，幽冥空筑望乡台。”一时哄然。人以汤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

延绥纪功，兵部郎中杨琚奏“延绥、庆阳二境，东接偏头关，西至宁夏花马池，相去二千余里。营堡迂疏，兵备希少，以致河套达贼屡为边患。近有百户朱长年七十余，自幼熟游河套，亲与臣言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种食。正统间，有宁夏副总兵黄鉴奏，欲偏头关、东胜关、黄回西岸，地名一颗树起，至榆沟、速迷都、六镇、沙河、海子山、火石脑儿、碱石海子、回回基、红盐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沟，至宁夏黑山嘴、马营等处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台，东西七百余里，实与偏头关、宁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当时议者以为地土平漫难据己巳之后，总兵官石亨又奏，欲将延绥一路营堡移从直道。是虽不免暂劳一时军民之力，实为万世防边之长策也。”上曰：“杨琚所奏移堡防边甚有证据，其言有理，兵部即会官议处以闻。”

按曾铣几于复套，其计盖不出杨琚之说。惜乎垂成而杀身也。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鉴言：“神木、府谷等县堡以至安边、定边等营寨，相去千有余里。抚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边塞士卒为官旗侵渔虐使，以至衣食不给，战马不暇饲牧，器械不得修整，岂能御虏？乞行抚按分巡等官时常行边，禁革奸弊。”诏可。

按王鉴斯言真恻切而有余悲矣！迩来边方抚按既不巡行边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参谒抚按，往返动一二千里岁。岁月几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令之当事者，宜深体王鉴之言而严为之所也。

召大同总兵杨信还京。李贤等奏：“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胡虏巢穴，今虏酋毛里孩居处其中，出没不常。古云，不一劳者不永逸。今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乞令兵部会官博议进兵搜剿，务在尽绝。”于是兵书王复等集议，以为大举搜套，必主将得人。今镇守大同总兵杨信旧镇延绥，稳知地利，宜召还京，面受成算。其陕西、延宁、甘凉、宣大镇巡诸官，亦宜敕令整饬

兵备，候至期调发。又信既召还，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拟。遂召信还。敕陕读西巡抚项忠、太监裴当、总兵杨信协谋征剿河套。

安远侯教读戴仲衡上言：“两军交战，生死定于呼吸。彼摧坚执锐之士奋不顾身，何暇首级之顾，此其功最为上也。今论功者，反以首级生擒验功升赏，而当先破敌不为上功，所以士无斗志。惟图幸取首级，往往坐是而败。乞稽洪武、永乐间旧例，以当先者为奇功，生擒者次之，斩首者又次之。”上命仲衡随杨信剿贼，仍命兵部议。王复奏擒斩者有实可验，而当先者无迹可凭，不免有滥报之弊。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满停俸，妻子在京无贍。命以训导俸给之。

按仲衡之论是矣；而王复之说亦为有理。然当先破敌，人所共见，岂尽无凭？要当另作一等，不与首级并论可也。

兵书王复奏：“臣奉命整饬延宁、甘凉边备，东自黄河岸府谷堡，西止定边营接宁夏花马池，东西萦纡二千余里，无有屏障，止藉墩台城堡为守备。旧城堡二十五处，参差不齐，道路不均。兵马屯操反居其内，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贼入境，策应无及。及西南直抵庆阳等处，相离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边一带，墩台疏阔，难以了望。趁今声应稍宁，先行摘拨军余，采辨木植，候春暖土开，并力兴工。府谷堡移出芭州旧城；东村堡移出高汉岭；响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门堡移出十顷坪；大兔鹑堡移出响铃塔；白落城堡移出甑营儿；塞门堡移出务柳庄。不惟东西对直捷径，而水草亦各利便。内高家堡至双山堡、榆林城、宁塞营、安边营、定边营相去隔远，合于各该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树涧、瓦札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邻近营堡，量摘官军哨守。又于安边营起，每二十里筑墩台一座，通共二十四座，连接庆阳；定边营起，每二十里筑墩台一座，共十座，接连环县。俱于附近官军量拨守了。北面沿边一带，各添墩台一座，共三十四座。随其形势以为沟墙，必须高深足以阻贼。来路宽大，足以积刍粟、容客兵，庶几稠密联络，而缓急易于策应，可以遥振军威。”从之。

旧例，迤北入贡，必由大同路，其宴赏优于他夷。至是瓦剌太师阿失帖木儿遣使哈三帖木儿等贡银鼠皮及马，乃挟朵颜三卫人从喜峰口入。上命只以三卫常礼待之。哈三帖木儿不平，通事谕之，始悟。乃上番书服罪。上曰：“虏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礼待之。求讨官职者，给以冠带，惟过分如蟒龙等物不与。”比辞，礼部奏瓦剌两月之间进贡二次，又不经由故道。用诡计以结各虏，由近径以窥边方，宜有以破其诈。遂敕瓦剌曰：“自尔祖脱欢以来，朝贡有常时，道路有定处，朝廷亦待之不疑，无有败事。尔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时月，既差兀纳阿等纠同卜刺罕卫来朝，未及两月，又遣哈三帖木儿等

同朵颜卫，不依故道，却从东路来朝。二卫朝贡自有常例，今纠引而来，甚非所宜。尔今后当体尔前人所为，每年冬月遣使来朝，不过三四十人，仍由大同旧路进入，则事无猜疑。朝廷得以专意款待，庶几永享太平之福。”

总兵杨信等奏：“虏酋毛里孩近虽北遁尽，畏迤北强虏，复回河套驻扎。请更调宣大等处马队，与臣等原统官军计有十万，以来春三月初旬会合。克期进兵，并力剿绝，以除边患。”

镇守开原右监丞韦朗坐失机召还，以监丞张鉴代之。于是辽东属卫指挥王纶等诣镇守太监李良保留。良因奏：“胜败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韩琦丧师西夏，自古用人未尝以一失遽弃。今纶等保留韦朗，乞令带罪杀贼。”兵部覆奏，谓：“街亭、好水川之败，以马谡任福违节制，非武侯、韩琦之过也。朗私役军人，围猎误事，岂得援以为比？宜勿许。”内批：“朗既为良等保留，仍旧开原守备。张鉴回李良处监枪，俾各用心御寇。”

三年，置宣府游击将军。选镇兵精锐者自为营，以游击统之。前此称游击者，所部多京营兵。至是始选镇兵，号前锋云。后复增选一营，曰新游兵，亦置将统之。

初设宁武关，置守备。巡抚都御史李侃上言：“宁武北临云翔，西带偏保，虏入要冲，请设关防守。”从之（后弘治间，都御史侯恂复奏置守御所）。以王玺为偏头总兵。玺甚有威名，乃恐长城，起老营丫角墩，接朔州，至老牛湾二百四十里，号为二边。

巡抚辽东都御史张峡，以挟私生事，酷害边军，为军士所奏。命给事中邓山、刑部员外郎周正方往按之。按巡抚之尊，被军士之诉，虽其不职自取，而体统亦甚丧矣。往勘之命，不若取回另查。庶不启上下凌迟之渐耳。此亦异事，故记之。

四年，陕西固原土鞑满四反，据石城。官军讨之，寻平。满四者，故元平凉万户把丹之孙也。把丹雄长四陲，国初款附，斥平凉、固原余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垂百余年。生聚日蕃，号满家营。有数千人，皆骁雄善骑射，岁以纵猎山野为利。而满四其酋豪本名俊。及是固原守将饜御失德，虏潜蓄异志，鸠聚隆德、安定内附诸胡种，及迫胁邻土杂居军民，而攘其马驴牛羊财帛。不旬月众至数万。据石城之险，密援外虏为应。城距故营数十里，遂徙为家，伐木结栅，城上蒙生牛革以为固。四面陡崖深沟，惟东西门入。道仰跻欹仄，骑不可成列。近城曰炮架山，日照壁山，高千仞，由葫芦凹以登焉。四守之，引置木石其上，俟攻至，下施飞击，中人必死。四常自语，天设金汤。先是，四徒掘得前代行元帅府事铜印，每以是部署帐下，群丑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哥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势甚猖獗。前巡抚陈

、宁远伯任礼、广义伯吴琮、参将刘清发兵三万薄城，屡战，大失利。都指挥蒋泰、申澄死之，远近骚然。事闻，上敕项忠为总督，太监刘祥为监督，平虏将军都督刘玉为都统，副以伏羌伯毛忠等，率京师及三边马步精兵八万有奇，七道攻进，环石城山谷为营阵，大小数百战。毛忠、都指挥周玺、费澄战死。忠曰：“虏乌合之众，利在速斗，不能持久，吾将坚陈以待其毙。”乃下令深沟高垒，不轻与战。是月慧出西方，忠曰：“昔李晟讨朱Γ，莹惑守岁，卒以成功。今殆类此乎！”即以师据贼水草赭其旁近地。贼夜汲者，复设伏擒之。由是贼人马饥渴，势日困。而抚宁、定襄两侯伯虑贼与沙漠相通，连请遣京军往助忠。兵部尚书程信主其议，内阁辅相彭时、商辂不可。程信忿出危言，以为必失关中。廷臣附信咸尤，时、辂二人执愈力，必保无虞，忠亦坚主坐困之策，与贼相恃三月余。贼刍水俱乏，贼将有杨虎者，骁勇多智，四倚为谋主。至是官军攻急，虎见势不可为，夜潜出诣军门降，忠厚加慰劳，示以赏格，令擒贼首来献。虎隳请诱彼出战擒之。忠许诺，遣虎回。明日，忠伏兵东山口，四果出战，遂为官军所擒，余党溃散。凡北走者，忠命官军追戮之。械满四赴京伏诛。时贼仅平，而延绥忽报北虏入河套矣，于是诸军悉撤回原镇。人始服彭时之镇静，能料敌知人也。按项襄毅之困满鞬，无愧赵充国之困西羌，而彭文宪之主义成功，亦不愧于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

吏科给事中程万里言：“陕西重镇，国初以来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种类蕃息。往年虏贼侵扰，今岁亢旱饥馑，有司失于抚恤，是以满四等据险啸聚。今毛里孩去边不远，兵荒之后民穷盗起，乞敕有司存省赈贷。仍选大臣二员，奉敕往彼，与守臣会议，招土达中年高有识者，宣上恩威，谕以祸福，使之各率其属，无自疑贰。且罢一切苛政，庶足歆动其心，潜消其患。臣又意毛里孩有可败者三：距我边方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一也；驰驱不息，人马疲劳，二也；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为今之计，宜选京师骑兵一万，宣府、大同各一万，每三千人为一军，骁将十人统之。严其赏罚，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昼伏夜行，径捣其垒，破之必矣。宜及其未发，早为之所，欲战则图方略，欲守则饬兵力。毋祇凭文移，致误大计。”诏下兵部。廷臣议谓：“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师，恐非万全之计。请敕东北边臣，但戒严以备。”上是其议。

按成化间，程万里之言不行。嘉靖间，曾铣之计不竟。自是无复敢为复套之议矣，惜哉！

陕西总督项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丰茂，内为土达巢穴，外为北虏出没，守城惟一千户所，军少势孤，是以满四陆梁。州北有西安废城，相距三百余里，宜于此添设一卫一所，以振其要冲。”从之。五年，初孛来稍衰

，其大酋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孛来相仇杀，而立脱思为王。虏中言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酋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时遣人贡马。然亦通朵颜诸戎，窥边郡。

成化初，阿罗出结加思兰，孛罗忽结毛里孩，各为党，出入河套。我汉人被虏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为之乡导，遂攻堡围墩，深入内郡，杀掠人畜。加思兰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满鲁都。满鲁都替称可汗，以加思兰为太师，住牧河套。延绥、宁夏之间骚然。于是宣大兵至秋悉赴延绥策应，逾春乃还西援。至九年方已，后不备纪。

置分守宣府东路参将。东路旧有将臣驻怀来城，或称镇守，且罢置不常。至是定置参将，称分守。驻永宁城，属为阴庆、永宁、怀来、保安、保安新城五城堡，后增属四海冶堡。置大同游击将军，立营选锋，与宣府同。陕西巡抚马文升奏：“陕西三边，榆林最为要害。河套山泽之利，足以资虏，是以侵犯我边，曾无虚岁。请敕该部每岁秋初，遣主事一员督军计办粮草，事竣还京。务使常有十数年之积，则军民免转输之劳，地方无惊疑之患。”事下户部议。以为：“陕西岁徵税粮，及部运银布三百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处岁支粮料并银布折支俸粮，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万六百八十三石，尚余一百三万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开中监粮之类，以三年计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计之，可足四年有余。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纳耳。乞移文巡抚并布按二司，总督粮储官预计各边所用之数，酌其地里远近，量为派拨。秋收征完，则足以供用，不须借拨他省，别行措置。”从之。

八年，敕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议搜河套，复东胜。越言：“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统制诸军，往图大举。”乃命武靖侯赵辅充总兵官，总制各路军马搜套。未几，辅以疾还，搜套亦不复举。又命吏部侍郎叶盛往视，归奏以为套地不可耕种，且事势所难，遂止。陕西都指挥董缙失机，巡抚马文升械之至京。上曰：“缙既临阵先遁，本当处死。姑从宽典，降三级，令当先杀贼。今后失机将领，监候奏治，不必解京。著为令。”刑部主事张鼎上疏言：“臣生长陕西，比见边务日殷，谨陈事宜以备探择。其一曰：陕西八府三边，腹里俱有镇守、总兵、巡抚、都御史等官，不相统一，遇事各为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事体归一。其二曰：顷年军法不行，为将者纵贼杀掠，出入自由。后有失机，宜从律例科断。其三曰：腹裏官军素系怯弱，惟土兵骁勇，而边将多侵夺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优恤，有功不得隐蔽，则土兵效勇而乡导可得矣。其四曰：今边将上下相蒙，遇虏入寇，闭门不出。或有失机，多归罪于下。古之为将者与士卒同甘苦，而今之为将者每以供馈饷，劳人千里之外，宜禁绝之。”

九年，虏酋脱脱遣使四十余人，至大同贡马。

十年，置分守宣府西路参将。旧亦时置将臣称镇守，至是定置参将驻柴沟堡。属以柴沟、万全左右卫、新河、新问口、怀安、洗马林、西阳河、张家口九城堡。

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上疏言：“陕西有三边，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国初逐出残虏，远遁黄河之外。至正统初，虏始渡河来犯。近边守将于缘边立界石，创置榆林诸营堡，外又筑墩台以瞭望。天顺以来，虏知我东西诸边各据险，难物于窥伺。惟延庆地无险阻，可以驰突，屡来犯边，掠我边人以为向导，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虏硕居内，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请于缘边一带墩台中筑墙建堡，其旧界石一带多高山，宜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崖，或累石，或挑堑，延引相接，以为边墙。”于是东起清水营之紫城砦，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则为敌台，营砦连比不绝。又于中空筑短墙横一斜二，略如黼月状，以为侦敌避箭之所。凡为堡十二，营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两月而功毕。虏过城下者啮指相顾，号为骆驼城。子俊又请即榆林堡置卫，取逋丁之当勾者及戍南土者之子孙，益兵以实之。凡内边旷地悉令垦为屯田，岁获数万石。又奏立卫学以教军中子弟。凡军中器用皆范铜铁为之。俗初不习艺圃，求种教之植，自是蔬果与内地等。榆林遂为重镇。士马精壮，雄于诸边，子俊之力也。

敕边军遇贼，如曾率众对敌，有众寡不敌者，虽失利不罪；其闭门坐视，见贼先退者，乃坐失机。

按我朝达贼所以敢深入无忌者，正以损军之罪重而坐视之罚轻耳。今先退之令黷矣，然玩愒成习，令后不行，所以边患无已也。

兵部侍郎马文升奏：“辽东地三百受敌，中东西路遇有警报，彼此应援。切见辽阳之西一百六十里，广宁迤东二百里，有辽河一道，分界辽之东西。冰结则人马可行，易于应援；或遇冰开，贼先据之，我兵虽有渡船，不能径济。彼此势孤，误事非小。请造大船十数，横列河中，下联铁索，上加木板，以为浮桥。遣兵护守，以便往来。设或有警，则东西声势相连，不致误事。”从之。

大同巡抚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计修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三年二月，虏酋满都鲁、加思兰遣使桶哈刺阿忽平章等三千余人至大同贡马驼。诏许一千七百人，余省谕还。虏告饥，镇抚官廩之而去。时虏中相猜，加思兰女妻满鲁都，欲代满鲁都为可汗。恐众不服，又欲杀满鲁都而立干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干赤来。加思兰匿不与，遂相仇杀。

十五年，满鲁都寇榆林。山西巡抚何乔新奏：“缘边军民潜出境外伐木捕兽，猝遇虏拘执，冀得免死。遂为向道犯边。宜严禁防，凡守关之人知情故纵，俱谪发烟瘴地方充军。有能捕获者，给赏犯人财产。”从之。

十九年，镇守大同太监汪直奏：“小王子欲大举复仇，乞将直旧所统达官头目卢深等兼程赴援。”下兵部议。尚书张鹏等谓：“大同各边士马数及四万，兵亦足用，直所请姑勿许。宜敕守将合兵御虏。仍令水平、山海、辽东各边严谨提防。且言京师武备所以控制四夷，必须养威蓄锐于闲暇之时，方能折冲御侮于有事之日。趁来困于差役，锐气消沮，恐一旦警急，难以调用。宜悉停其役。”诏可。

虏寇大同。总兵许宁、巡抚郭镗、镇守内官蔡新以失机下狱，命锦衣卫三法司会鞫具奏。诏宁等轻率进兵，折损官军，本当处死，姑从轻。宁降羽林卫带俸指挥，镗降射洪县知县。复命余子俊往宣大等处总督军务仓场。宣府巡抚李岳等奏：“连岁兵荒，恐言者仍以修边为事，未免动众妨农。乞暂停止，以待丰年。”事下兵部。尚书张鹏等以为差官修边已有成命，请自圣裁。诏令余子俊至彼酌量处之。

二十年，置分守宣府南路参将。顺圣川旧为牧场，其东西城未有官守。子俊以其军匠杂居，恐生他变。又十九年虏寇二城，罹害甚惨。乃请招募新军千余，设分守南路参将，驻西城。属以东西城、蔚州卫、广昌所、五城堡。

二十一年夏四月，筑宣大长城，起大同至偏头关界六百里。尚书子俊上言：“臣先巡抚延绥时曾筑长城。或斫山为墙，或立墩挑堑，西人至今赖之。今宣大地势平漫过于延绥，筑城为险，尤不可缓。欲朝廷不惜小费成此大功，使两镇之间雄峙足备。”又曰：“每城二里须墩一座，墩设县楼，以施炮石。夫炮石所及不下里余，今以两墩共击一空，为守不难。其修筑工算则一万人十日可成墩二十，为役亦不为久也。”从之。五月，京营兵来助役。子俊复言：“山西荒旱，无所须力。乞发京营兵助役。”于是都指挥顾纲率二万人至。子俊分万三千余役宣府，六千余役大同。城井坪。子俊又言：“威远至朔州百七十里，寇入，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转运必经之路数为虏断，宜于适中置所筑城，以通警急。”诏从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调朔州军百名为十百户，而以诸州县土兵千人戍之，边塞称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二十二年，子俊言：“工役既兴，必得宪臣二人督理军饷，稽察奸弊。”乃命副使毛松龄、佥事周宁来宣大理军饷。此两镇有分巡之渐也。

始赋垦宣大，田子俊令庆阳府同知郭智检校宣大垦田。凡二万三千七十余顷，请每亩赋粮三升，得粮六万一千一百石，草二万七千六百束。

按是时边土尽辟，而顺圣川马房复罢，是故垦田出而粮额增也。於戏



！塞下粟一石内境数钟上也，塞田垦则边储增，边储增则转输省，所关非细也。然塞田薄，每亩粮三升则似过重矣乎！

户科都给事中刘昂等劾奏：“子俊取民无度，用财无节。国家赋有定制，今则创为预征；边有常供，今则索于额外。借漕运而京储因以不充，急才穴运而京民为之扰动。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为大臣妄费边储之戒。”御史朱钦等奏：“子俊于凋弊之余，辄兴城堡之筑。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边备空虚，群情嗟怨。”疏并入。上命工部侍郎杜谦等勘报还奏。以为子俊在边未及二年，费用官银一百五十万余两，粮料二百三十万石。虽出公用，然亦劳民伤财，不为无罪。上曰：“子俊处置乖方，费用数多。姑置不问，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按延绥故老咸曰：镇城旧在绥德，余公迁出榆林，军民役死不下万计。至今榆林孤城悬于荒漠，劳师戍守，岁费万千。绥德藩篱竟失锁钥，虏骑长驱直闯内地，其贻谋盖不审矣。

二十三年，西番王罕慎来贡，言瓦刺有克舍太师、革舍太师。克舍死，其弟阿沙赤为太师。革舍弟阿力阿古多兀与阿沙赤相仇杀，遂西走据哈密。时北虏大抵瓦刺为强，小王子次之。二种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贡马二种亦相继往来，恐中国有所左右。以故虽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内地。未几满鲁都衰弱，不知所终。而把秃猛可王、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干屡遣人贡马。

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虏中以太师官最尊，王幼，恐太师专权，遂不复设太师。伯颜猛可及其酋长与瓦刺酋亦遣人贡马。时马文升在兵部，许进巡抚大同。进数条边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进，进疏至，辄允下。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刺二种闻进威名，遣具酋长哈桶察，察等少保贡马，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猫儿庄入。比至塞，皆下马脱弓矢入馆，进亦严兵待之。诸虏留塞外者亦时与酒肉，华人盗虏马请斩徇。大同、宣府、河曲皆无虏患。

四年正月，刑部尚书何乔新乞禁胡服胡语。

五年，毛松龄、周宁督理宣府军饷，事竣辄去。至是始议置分巡，岁差山西佥事一员，号口北道，后专除。

九年，虏由羊房堡入寇宣府，北至龙王堂。总兵庄鉴、副总阮兴出战，斩七十余级。

十三年，虏火筛本小王子部落，强盛跋扈；又有脱罗于之子大节亦雄黠，为部众所服。小王子不能制。六月，火筛、大节分道自小同东西路入。西路历威远左卫，驻营朔州；东路历天城、阳和，驻营蔚州城西暖泉。散掠马邑、

怀仁、应州、广昌。副总兵姚信、游击陈广、李祥拥众坚壁不敢战（或曰火筛乃虏别种，号鹅掌鞞鞞）。诏督平江伯陈锐、户部侍郎许进击贼，亦不敢前。虏纵掠数日引去。巡按御史赵鉴疏论信、广、祥罪。诏信等立功自赎。

初，兵出，中贵子弟踵故弊求报效。旧例留之帐前为参谋，待升赏。进至大同，悉编入行阵，中贵子弟皆怨。暨班师，交谮进在军中作威无状。语闻于上，进致仕去。时论为之不平。进著《九边论》甚悉云。

十四年，虏酋火筛复拥大众寇榆林。命保国公朱晖、都御史史琳调集诸军，号十万，分布韦州等处。户部侍郎李牟遂总饷，挽八郡之粟，随军供给御之。覘虏酋所在，潜师河套，乃急捣其巢穴。会夜大雾，虏闻炮惊遁。仅毁其庐帐，斩老弱百余首。晖军归。以南鸿胪卿陈寿巡抚延绥。时火筛侵犯剧甚，边堡失事，镇城昼闭。寿兼程赴任，先恤阵亡官军。随易诸路将领，两旬间与虏战三胜。虏知有备，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讽寿注子弟姓名战籍中，当有功赏。寿曰：“我子弟皆不谙弓马。”竟不许。时论贤之。

时虏逼塞下，中官苗逵力请出兵。刘大夏议不可。上曰：“永乐间，频年出塞破虏，今何不可？”对曰：“皇上圣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将士远有不逮。不若且令各边料敌战守。”上曰：“朕几为人所误。”事乃寝。

甘肃副总兵鲁麟，自先世归附，居庄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众，麟结纳嬖近，求为挂印总兵不得，遂弃官归大同。不臣之风渐闻于京师。上问刘大夏何处以之，对曰：“亦听其归耳。闻麟贪酷失下心，去其兵权，无能为矣。”麟家积黄金数十万，遣人贿大夏，愿竭貲取挂印。大夏曰：“麟苟笃忠贞，且为国家名将，何挂印之足言！今归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殃殃病死。

罢雁门参将，置协守副总兵官，行事视镇守。兵部奏准各边应禁林木，不许军民砍伐。违者发烟障地面充军，武职降级。

按国初建节，偏头屏蔽全晋。后来罢置，议论不常，重虏患则以罢之为非；惜戎费则以置之为冗。亦彼此殊也。夫西北之形势，战守之便，宜有定形有成算也，胡如其舛邪？故尝曰：“蓟州、辽东，京师之左翼；宣大、偏头，京师之右翼。宜重其防。太原、泽、潞所以给，宣大、山东、河南所以供，辽蓟宜宽其力。论者曰：‘偏头倚大同为蔽，夫丫角之西，牛湾之东，偏守自为边也。大同何得蔽之？’晋溪王公曰：‘国家屯兵大同，固足为太原之蔽。然虏自西北马邑而入，则大同路远不能相援。’意亦谓此也。”

十五年，提督都御史史琳言：“雁门楼子营去关七十余里，宜储饷以备客兵。请城之。”诏可之。乃城楼子堡。诏升平凉府开城县为固原州，设大臣总制夹西三边军务。命尚书或侍郎兼宪职领敕书镇治于此。

《固原边论》曰：“固原，开城县地也。成化以前，河套虏未炽，平、巩之间得以休息，所备者北西黄河一面耳（有靖虏卫，以陕西巡抚总兵进领北边，与三关事体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筛入掠之后，开城遂为虏冲。于是始改州立卫，设总制大臣领参游等官屯驻，屹然一巨镇矣（固原所辖则有黑木、镇戍、平虏，红古、板井、彭阳等城，西安州、海刺都等营。环庆则有走马川、青平山、城西水等城堡，靖虏、兰州则有乾甜池、打刺赤、一条城、十字川、西古城、积积滩等堡，处处可以通贼。弘治十五年，兵部议设总制于固原后，总兵亦住此城。以固靖、兰，四卫专隶。嘉靖十八年，命总制镇花马池，陕西巡抚总兵移镇此边）。镇与宁夏为唇齿，花马池一路边人谓之大门。若并力坚守花马池，则固原自可无虞。而响石沟至靖虏卫边墙修筑，又在所缓，盖力分则势弱。寇已入门，主人难御。若总制不驻华马池，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虏卫侧每岁黄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贺兰山后之虏踏冰驰蹕，则兰，靖安会之间，便为祸阶。何者？调兵此时为防虏，而西凤、临巩之卒多未经战，岂能捍御？然则不添缘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调客兵在他镇，有事则然，无事则已。若固原防守之戍，则每岁凡四阅月而粮刍不为之预处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盐池批验旧在固原，盖欲来商旅纳货贿填实此地。而王琼移置下马房，其见偏矣。然此特一隅之论耳，若夫任将任官足食足兵之汁，孰不能言之！所以体权尽变，则存乎其人焉耳！（固原在宁夏之南，实关中要害之地。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河西。弘治间，总制秦筑内边墙自饶阳界起，至徐斌水，三百余里，又自徐斌水起，至花儿岔，长六百余里。至今二八月，修筑之为内地重险，犹室家之有堂奥也。有故则总制运筹于中，总兵参游提兵会各镇折冲于外，处置得宜，全陕可恃以无忧矣）

十七年，小王子遣使求贡，意甚恳。大同镇抚以闻，诏二千人入贡。既而不至，谍报虏中说欲抢黄里（谓京城也）。又云朵颜卫头目可儿乞蛮通和，小王子引诱入寇。内阁议户部侍郎顾佐往宣大督理军务。上御暖阁，指佐名曰：“力量颇弱，恐不了此。”众举左侍郎王俨。上曰：“俨好须掌印。”又留佐与俨议事。次日，内批阎仲宇赴宣府。（详具《兀良哈传》中）

按廷臣之才知之必真，督军之任用之必慎。故副使李梦阳谓上晚年益明习天下事，是类也夫。

十八年秋七月，虏由新开口入寇宣府，至虏台岭。副总兵白玉、游击张雄合参将李稽及大同副总兵黄镇、游击穆荣御之。虏纵数千骑尝我军，玉置营土阜，虏望见指笑曰：“彼自落乾地，可立伺其败也。”乃合兵围我军数重，绝汲道，止留隘地一隅。时总兵张俊别营在外，不知其计。以兵来援，因与

玉合营。虏复断隘道，于是内外不相闻，粮水俱绝。命军营中掘井深十余丈，不得泉，遂大困，争饮马溲咀马矢。至七日，天大雨雹。贼乃解去。士卒死者八千人，马畜甲仗尽为虏有。诏杨一清经略陕西边务。

按此汉虏胜衰之候。我国家养兵百年，极盛而よ一大变也。合宣大之良歼于一旦，至今六十余年，而疮痍之疾，呻吟之声，往往在人耳目。边军缘此逡巡畏敌，无复迎战矣。

正德元年，改杨一清为总制。一清奏：“请修筑边墙，自宁夏花马池，东至延绥定边营，西至宁夏横城堡。绵亘四百余里，所费才二三十万。而人民有耕牧之地，官军省往戍之烦。”报可。兴役克期而完。中官刘瑾憾一清矫诏，沮之。仅筑四十余里而罢，边人惜之。瑾又逮一清下狱，李东阳营救得释归（其后二十年，一清再临，又当轴柄，国迄不能再举也）。

初，弘治中（六年）。户部尚书叶淇奏改商人赴边纳米种盐之法，令其纳银运司解户部，分送各边余米。淇，准人。天下盐课独淮为盛，在淮商人多淇亲识，欲便之，故轻变法。自后各边始有年例银之送，人忘其即种盐商米折色，自各运司转归户部而来者。至正德三年，户部奏送各边年例银时，中官刘瑾擅政诘之，尚书顾佐不能答。瑾怒命捡旧例。佐阿意曰：“捡无之。”瑾大怒，谓户部通同边方，共盗内帑。悉追问，矫诏停送各边年例银，并禁盐商报纳粮米。边储遂大匱乏。因询国初如何足饷？议者以为国初屯田修，故能足饷。后屯田为势家所占，故军食不给耳。（此亦正论，但少分缓急之势）瑾遂遣御史胡汝砺、周东、杨武、颜颐寿等分往各边丈量屯田。侍郎韩福总理之，以增亩数完逋租多寡为功罪。于是使者诣各边行督责之政，增屯田数百余顷，悉令出租。人心怨愤（后瑾败，汝砺自杀。乃罢）。

宁夏镇将何锦、周昂等遂杀都御史安惟学，伪立安化王牟 番，边地大扰。牟 番性素放悍，多不法。见瑾擅政，常怀不轨之念。至是丈田官夺其素业地，益不忿，因众乱遂为之主，移檄数瑾恶，兴师问罪。上闻变，命提督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会兵讨之。都指挥仇钺先被牟 番威胁同事，及闻天兵将至，乃计擒宾馆及其党何锦等。八月，张永献俘。瑾不欲一清入朝，乃留为陕西总制。永与一清定谋，与宦侍张雄等乘间共诉瑾流毒海内，激变宁夏，阴谋不轨，宜早擒之。上犹豫未决，永等曰：“少迟我辈皆齑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亲至瑾第观变。时漏三鼓，禁兵排闥入。瑾惊起，曰：“事可疑矣。”趋出户，遂被执。坐以谋反，凌迟三日，诸被害者争取其肉啖之，悉诛其家属。论宁夏功，封仇钺为咸宁伯。召一清为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王恭襄公曰：“成化间，开设榆林卫，增置城堡，以陕西民供不继，奏送江南折粮银补其不足，然亦依原折银旧例，每银二钱五分准米一石，支与军士。其后大同等边

缺粮，亦暂送银往补。然皆不多，未有以万计者。至弘治间，户部分送各边，始有年例银多至数万两。其实不过以补商人赴边上纳之米耳。然送银各边余米，而边方米价涌贵，市余甚艰。不如商人报数上纳，本色之犹为得实利也。今并革罢之，边储安得不缺乏乎！使当时顾佐于瑾问之时，答曰昔盐课在各边上纳米，故无送银之例，后改银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边买米。如此则瑾必不怒而反正盐法，边储利益矣。”

《宁夏边论》曰：“宁夏亦朔方地也（秦为上郡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与甘肃东西相连，国初立宁夏府。洪武五年废之，徙其民于陕内地。九年，设宁夏等五卫于此，其地有汉、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称富庶，盖乐土也）。贺兰山据其西北，黄河环其东南，险固可守。又汉、唐旧渠皆在，厥田上上，引水可以灌稻，人易为生。成化以前，虏患常及河西，自虏据套以来，河东三百里乃更为敌冲，是故窥平固则直犯花马池，掠环庆则由花马池东入灵州等处，则花马池西清水营一路所必经行者。至于贺兰山后虏寇出没无时，而花马池、盐川东西三百里，地势平漫，与兴武营、灵州一路则又套贼内侵所必由之径也。筑墙画守，则始自巡抚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见。而总制杨一清、王琼、唐龙皆尝增筑，更益敌台，足御窃发矣。顾兵寡势分，难当大举之寇，岂人谋地利有未尽耶！今之论者，以固原为堂奥，响石沟至花儿岔比之前门，花马池、定边营一路比之外门，谓有重险矣。不知贼已入门，则堂奥虽隔，风雨飘忽之所及。内地村聚人畜满野，一闻寇至，急欲收保而无由也。弘治以前，虏住河套不常，间有连岁不入者。我边每岁于河冻时，候其出入，入则戒严，出即解散，至冰泮后则不复能出入矣。今虏军脱飞渡，数万立济。经年住套，安为巢穴，逋逃教诱，尽知我内地虚实，此岂可以往日例论哉！花马池东河津适其利涉之境，游骑出没，无日无之。宜乎延宁、固靖终岁不得少息也。试尝筹之，若择花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设参游，移总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兴等营，使三百里旌旗相望，刁斗相闻，其有水之处，水草大路亦如近日尽建墩堡（虏依水草为居。花马池东南一带，惟铁柱泉有水，又东南梁家泉有水，又东南甜水、红柳、榆树等泉，史巴都、韩家、长流等处有水。总制刘天和奏请筑城铁柱泉，筑堡梁家泉，筑墙甜水泉、史巴都等处。一时水各据守殆尽，贼无饮马之处，诚百世之利也）。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计，东援榆林，西援宁夏，亦常山蛇势也。又洪武以来，虏出入河套，往来甘凉，皆由贺兰山后取道。总兵杭雄败后，遂以山前为通衢。赵瑛、周尚文御虏皆败，由此不已，愚不知宁夏所终也。或曰，旧墩望直出，山外有警即闻，易于遏绝，今皆废矣。或曰赤木、黄峡等口，旧皆叠石固塞之，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御虏也。夫败军法重，背水阵同也。尝闻先襄毅云，成化中，败军法重，无苟

免者，是以边臣知畏，地方获宁。弘治中，太平滥觞，稍已懈弛。至正德，则一空案虚狱耳。今宁夏失机屡矣，而旧将晏然无事，求之各边无不然者，此不可为边民痛哭哉！镇城南北仅百里，东西止二百余里耳，王琼废镇远关，而筑边城弃地，盖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虏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谋者一至是乎！若山前作堑，以遏西来之寇则得之，至于中卫，僻在西隅，虽地狭易守，顾山后之虏窥靖虏者数数寻计。故事云，自贺兰山直西至镇番内，皆洪武旧地，今弃之矣。果如所论而城守之，则庄、凉、靖、固中卫俱安枕矣。”

九年秋七月，北虏由膳房堡、野孤岭入掠宣府及蔚州，复由顺圣东西城以出。游击将军张勋、倪镇出战，兵败死之。时复有顺圣西城守备廉彪、东城守备田倚俱没于战。虏大入塞。陕西总制尚书才宽亲督兵御之。都督宁夏总兵曹雄倚其子谥连姻刘瑾，不出兵为援。宽败歿，瑾反庇宽，匿边臣奏，论功封雄泾阳伯（未几瑾败，雄坐诛）。九年，整理陕西粮储，户部侍郎冯清奏西安、延绥、庆阳等府粮草皆改征折色，以银解边。

陈建曰：“轻边旧法，自古所难。前此叶尚书既变储米为送银，于兹冯侍郎又改粮刍为折色。作俑之罪，乌可逃乎！”

十一年七月，虏由岔道怀来入。分兵虏掠，东至隆庆、永于，西至保安。六日而镇兵始出阵。兵部劾奏总兵官潘浩怯懦。诏立功自赎。八月，宦官张忠、都督刘晖来屯宣府，一时军需至六十余万计。

按宦官镇守，宣德末事也。其出将，则正德间事也。一则宣皇弥留之际，一则权奸用事之时。可慨也夫！

拣阅宣大镇兵，总兵朱振以军中司伍强弱相杂。会抚臣检阅精壮者为前营，次者为后营。前营出战，后营为援。自后前营恒统于总兵，后营则隶于镇守，出战为援之画寻失之矣。

十二年，虏寇洗马林。守备张杲以五百骑御之。至馒头山，虏四面合围。杲一矢毙其铁骑略阵者。虏渐引去。

十三年二月，颁宣大应援节度。兵部尚书王琼建议曰：“十年，虏寇延绥，兵调固原，分部不明，遥制不审，以致失事。乞著令行宣府、大同、延绥三镇抚镇，各先整饬奇游兵马。虏不渡河，则延绥听宣大调用；虏如渡河，则宣大听延绥调用。无得先期，以费储备后骑，以失事机。”从之。

江彬，蔚州卫指挥也。性权谄，仪丰伟，骑射优长。祖父时，尝调阅镇城，因徙家焉。正德壬申，畿内流贼刘宠沆甚，上诏边将讨之。彬从游击将军许泰战于淮扬，身中三矢不退。泰以上闻。及凯旋，引见内殿。上迎谓曰：“若果强勇尔耶！朕用若，若必无朕负也！”即日拜都指挥，充大同游击。时近幸献计言：“京都军不能战陈，宜调宣大军各三千卫京都。而以京都军充

数出戍，岁春秋两番行，如宣德初班操事例。”上深然之。彬遂得留京。屡召见论戎事，辄当意。彬掌宣大、辽、陕四镇兵，谓之外四家营。彬与诸将俱为义子，赐姓。彬宠特甚，上呼曰彬儿。进左都督，食与朕几，寝与朕榻，行与朕镳，差后无一时不在左右也。岁丁丑六月，上猎近郊，问彬边计。彬指画山川险易道路直纡，状甚明审。上曰：“信若此，朕何难擒黠虏耶！”即下令出师。度居庸，历怀保，驻蹕宣府。数月，大学士杨廷和等疏请回銮。给事中孙懋疏请除奸恶安宗社，皆不省。彬又劝上建镇国府于宣镇，谓之外宅。及营安乐堂以居侍从，开皇店积货征商谓之宫市。上幸阳和卫城，方猎，天雨冰雹，军士有死者。其夜又有星陨之异，上惊怪久之。天甫明，即移驾大同镇城。又明日，虏众八万遂围阳和，转掠应州。上命彬等领诸将往击，虏寻引去。闰十二月还京，封彬平虏伯，赐诰券焉。戊寅四月，大行太后王氏丧。山陵甫毕，诏出关，幸宣府，自称为总督天下军马威武大元帅。国公廷和等再谏不从。十月，幸榆林。三月，有旨南狩。时宸濠将起兵江藩，朝臣惧有不虞，俱以死谏。彬方纠诸将各献擒濠策，谏者俱被罪谴。庚辰正月，上在南京，彬统边兵数万扈从，恃恩跋扈，敖狠，无人臣礼，下视公卿，潜怀不轨。时晋人乔宇为南京兵部尚书，独任留守机务，诸司皆倚为重。宇镇静，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惮不敢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门锁钥，城中惊骇。督府徐魏公遣人来与宇谋，宇曰：“守备正以谨非常耳。城门锁匙孰敢擅取与乎！纵出天子诏，且柰何！”魏公乃以宇言拒之，竟寝。十月，上自南京班师。三月晏驾。皇太后懿旨族诛彬，散各边兵归镇。

詹氏涛曰：“昔司马光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然自今日观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权贵贪黷之家也。如正德末年抄没江彬，家产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每柜二千两；金银杂首饰一千五百箱。此一人已尔，况其他辈合计之哉！”

### ●卷二十 鞞鞞

嘉靖元年，诏正各边军功。正德间，阉宦用事，诸报效奏带人往往籍名各边，伪上首功。或一人数处，或一时数名，并功授职，极为滥冒。又赐姓人荫录，爵衔者众，至是悉革正。其旧有军门办事皇后掌理诸名称者，仍置之法。初各镇人徼幸于此者，率贵盛，一旦权行，闾里道路以目。至是边人始有生乐，合掌叹服，以为天道难欺，国法有在云。

初，成化、弘治间，胡虏远遁，粮饷及时，二镇颇称富庶。后饥谨荐臻，寇复数拥，又值武宗巡边，贼臣乘机科索，军马往来，支费无纪，边储日耗。正德十六年，宣府管粮郎中冯曾缴送本年秋季文册，内开见在本色粮五万四千八百六十石；料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八石；草一千三百五十九万七千三百五束

；银二十八万三千五百三十五两。大同管粮郎中陆杰缴报本年秋季文册，内开见在本色粮十四万五千四百二十三石；料六万四千六百三十五石；草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四千九百余束；银九万六千六百三十九两。俱仅可为平常之用，一遇有倣，遂不能给。

及宣大走回人口张小儿、王成（俱正德七年被小王子部下达贼抢去）报称，达贼在于西北住牧，要来边上抢杀。宣府巡抚李铎疏言：“所报虏贼众多，必须调取主客兵马，分布紧要城堡，按伏防虞。即今仓库空虚，主兵月粮尚欠，客兵从何处给。乞查照原讨挖运粮米数十万石，速发来边，以救目前之急。惟复先发银五七十万两，听管粮郎中设法采买，以备客兵之用。”事下户部。议得太仓官库收贮抄没犯人银内，动支六万两。内四万两准作嘉靖元年年列之数，余作例外补给。遂命主事孙仪运送。又户部前因大同巡抚右佥都御史杨志学疏，缺边饷，乞给银开中引盐改纳本色，以救济窘迫。议将两淮运司嘉靖元年分额盐二十万引，每引价银五钱五分，开中仍于太仓动支抄没银四万两正，诏从其议。复榜谕各关守备等官，不许仍前遏粟，致误边储。遂差进士端廷赦运送。

吏科给事中杨秉义奉敕往宣大等处散赏还朝。复上疏曰：“臣等比出居庸，过岔道，但见去关渐远人烟渐疏，以为沙漠之区，固如是不足异也。行经旧榆林向水铺处，昔皆有名村堡，今鞠为故墟，屋壁倾圯，烟不黔突。及入宣府，市肆嚣然，斗米二钱。食粮仅千数官军，旧粮尚欠十月，而频圣川等处至有无米可买者。又至大同，穷苦与宣府相当，而仓粮不及其半。去至应州，盘得见在仓粮止有一斗七升。而其余城堡，颗粒无存者尚众。又井堡等处，调到按伏参将郑彻等呈称，欲去则达贼在境，欲往则日食无粮，进退甚为狼狈。臣等惊异，以为宣大京师之门户，如此室家，其何以宁处哉！又访得真、定、保三府及山西等处，秋收颇丰，米价视二镇不啻减半，移粟之计未必不可为今日急务也。伏望将内库户部收贮银两内更发三四十万，选委廉能部属官于居庸、紫荆、雁门等处，分投招买粮米。令二镇就于附近拨人挖运，则此可省脚价，彼可多致米。无事则可给官军月粮，有事则可以应客兵支用。可为经久至计，缓急有资，战守皆利。”诏户部议。尚书孙交题称：“差官召买，重遗劳费。及查本部粮草折银。因各处拖欠蠲免，解到甚少，俱难议动，乞请再于太仓库收贮抄没犯人银内动支二十万两，内宣府十万两，大同十万两。宣府六万两，大同七万两，准作嘉靖元年年例之数，余作例外补给。行咨各该巡抚并管粮郎中会同计议，将先今解送并彼处见在支剩各项银两，查照地方丰歉道里远近，从公估计定拟斗头数目，趁时召商采买粮米。严立限期上纳，于紧要城堡收贮，以备支用。待米完之日，就将前银照数挨次支給。其主兵月粮量留折色银



两，相兼放支，急听从宜区处，余米在仓，先将旧欠俸粮，官军量给一二月以济春荒。仍行镇守内外官员斟酌边情缓急，非有重大声息，不许轻调官军。按伏浪费粮草，致损边储。”上悉行其议。以陈九畴为都御史，巡抚甘肃。

先时，甘州五卫旗军月粮每一石折放白银七钱。正德十六年，年丰米贱，巡抚许铭欲照时估折与银三钱三分。本年十二月初二日，铭与镇守太监董文忠、总兵李隆等俱在会议厅议事，五卫旗军二千余人赴告，要照旧价支放。铭不允，各军忿怒，打毁大门，一时拥入。铭喝令军牢将为首数人缚打数十。众军稍退不散，待至起更时分，各军齐声呐喊。董、李二人先行躲避。各军投掷砖石拥入，将铭打死，用火烧毁。及烧厅房，又将分巡西宁道僉事刘经搜拿，要行谋害。经潜避肃府田承奉宅内，越墙走脱。又将都司广盈库并军器库打开，劫出银两布疋盔甲。又烧断事司，并中前卮三卫镇抚司，打开囚犯出狱。至晓，太监总兵再三抚谕，众人方退。后将解到兰州未交官民运银五千三百余两，令太仆寺卿李炫同副总兵李义给散每军银七钱，折作十二月月粮一石。又令监枪太监申永下甘肃仓，每军给麦一石，亦作嘉靖元年正月分月粮。太监总兵会出告示，晓谕军民舍余人等内有被其胁从者，就便改过作为良民，入队听候操调，并不坐罪，悉便遵听。随假报有虏寇声息，齐军分布于各街口扎队，军威振作。初三日晚，差出巡视官军底十九等，擒获元恶王礼、罗月、屈伏、高乞儿等四名，斩首示众。同颗贺保儿等三十余人下狱，由是余党渐息。

二年正月初八日，董文忠、李隆上其事。以为：“许铭自渡河西，每行酷刑，打死西宁范百户等。又行文各司查审，不分久近商人号为流民，纳银公用。又抽减商人纳过粮草原价，又将此银纳豆者，每石加增三斗。革除夜不收月粮，审取三等九则，人户办纳银两，滥受革前词讼，良善惊疑，一次写匿名帖子绑在箭上射入都察院，一次帖于臣门，言地方事情不便，要将三堂改正。臣等闻之，甚为寒心，累次劝谏，未蒙听允。似此酷克，致生此变。即今变乱已平，内患已缉，边境获安。实仰仗我皇上威福所致，臣等不职之罪责亦难辞。乞敕兵部计议，将臣等提获。余党亦照例问拟如律，以示将来。”

于是陕西巡按御史喻茂坚疏曰：“都御史乃朝大臣，亲承上命，巡抚一方，任用非轻。及查许铭条约俱系除革宿弊，报国筹边至计。但锐意坚执，不无大急。夫何各军倚恃平素骄横，辄肆穷凶，聚至千数，肆行残杀，焚其尸首，极其惨毒。劫去库银，擅放狱囚，悖逆已极，大骇人心。及照李总兵、董太监各操统率军马之权，岂有不能救正之理。况彼时会议同在一处，乃任其作变，束手先避，罪岂容逭！及戕害已极之余，虽称擒获为首四名，为从三十余人，未审是否真正原谋同恶之人？虑恐尚有主使，元恶未获，冤愤何由而泄，国法何由而彰！乞速选风力老成练达都御史一员，星驰前去，巡抚与同镇守总兵

官同寅协恭戮力边务，庶重镇无不制之兵，而衅孽可弭矣。”

陕西御史许翔疏曰：“甘肃为西陲臣镇，人杂，夷虏少知礼义之化。数年以来，上下剥削诛求，军民困苦已极。许铭锐意事功，除奸清敝，惊骇人心。不无太急，一时无知小民有不堪者，讹言繁兴，遂相媒孽，构成大患。其首从恶逆死有余辜。镇守总兵将领等官，亦有不得辞其责者也。”事俱下兵部议，乃会推九畴为甘肃巡抚。

兵部尚书彭泽疏称：“镇守董文忠、总兵李隆统领官军在彼，既不能设法调度，为预防于未然，又不能极力拯救，消祸乱于临事，顾乃假以劝谕为名，以致怨归巡抚，自脱罪愆。迹其所由，固许铭欲振肃风纪于初任，而未免抚驭少恩，亦缘切禁总镇官员沿集之宿弊，而寅恭未洽，各官虽无故纵主使之情，难免嫁祸苟全之罪。其副总兵李义、陕西行都司并各卫等官，平时既已失军士之心而无约束，临难又疾视长上之死而不救，援论法通合拿解来京，追究重治，但地方缺官，干碍人众，请行彼处巡按会勘拟奏发落。其总兵太监乞降敕切责，令各戴罪管事，务要与新任巡抚同心协力，修举边务。不许仍分彼此，失机误事，貽患地方，自取重罪。”上从其议。诏有罪人犯着巡按御史会同守巡兵备等官从公查审，拟议情罪。其余军士人等不曾同入帮恶，情有可原，俱免追究。许铭着以礼棺殓，照例祭葬，并伊家小差官护送还家。

时三边传报紧急声息。兵部尚书彭泽请设总制官以御虏患。上乃命侍郎李越兼都御史巡视经略，遇有达贼侵犯，即便调兵防御剿杀。陕西三边镇巡等官俱听节制，京营大宁等处官军不必带去，宣大、山西官军有警，急调应援，事宁具奏回京。越既拜命，即上疏曰：“御戎之道，守备为本，守备所资，钱粮为急。陕西三边地方广阔，年来将不择人，守备全废。兼以剥削日甚，索取百出，以致衣粮不得给散，军士因而逃亡。缺伍粮草，托故扣除，马匹因而瘦损倒伤，积弊之极，言不能尽。各该镇巡总兵等官连章奏主讨拖欠年例等项银两，虽已经户部奏准辘解应用，但所解之数不能尽偿所负，及已解去计今亦恐费尽。臣品识凡庸，当此巡视经略之责，敢不罄竭心力，仰副简命。念惟事须预图，庶克有济。臣即日起程前去，到彼之日，贼尚住牧在套，必须调度人马分布要害，先为防守。仓卒应变，钱粮最为紧急，若不早为计处，临期方行奏讨，不无缓不及事。乞敕户部于太仓及内府抄没犯银内动支三十万两，兵部于太仆寺常盈库动支马价银一十万两，各委的当官员管解军前，听臣分派各镇采买粮料草束，买补征骑。”

事下兵部议。彭韶上疏曰：“陕西三边地方十余年来，虏患侵扰不时，债帅贪官剥削尤甚。京运民运之粮银拖欠数多，修边买马之劳费徼派未息，甚至月粮布花经年不得关支。祇因贫苦之极，遂萌悖逆之谋，将巡抚重臣杀

害。虽其逆理戕上，自取极刑，而饥寒困迫亦当軫念。且延绥巡抚姚镛奏要修理边墙；宁夏巡抚王时中奏要招募军士，用银不下十万，俱未给发。所据见差巡视经略李越奏讨粮饷马价银两，殊不可缺。请行太仆寺常盈库及敕户部于内府抄银并太仓收贮银两俱如数给发，以救三边倒悬之苦，用舒皇上西顾之虑。所属应解各边民运粮料本色折色及布花一应拖欠侵盗之数，一并查究，督发施行。其户部并本部累次解去粮料马价银两支销出入的确数目，行李越逐一清查明白。甘肃见监并未获人犯仍咨行巡按御史从公勘问，查议明白，奏请。”上乃命动支内府并太仓银两各十万两，前去支用马价。太仆寺动支十万两。甘肃勘问罪人、各边清查钱粮等项事情，俱依拟行。新任巡抚陈九畴着上紧去。

御史王应鹏疏曰：“朝廷之所恃以控制海内者惟威与福耳。威福不行，则朝廷不尊，不尊则人心不葺。于是有畔涣不轨者，无忌而肆行矣。今天下承平日久，言治者每病其恩之多、威之不足也。近见甘肃都御史许铭被旗军杀死，何以有此？往年闽阨作乱，其祸起于镇守太监罗钥，未几钥亦不免。盖乱不可启，祸不可长，可以犯彼则可以犯此矣。固理势之必至也，李隆等独不鉴欤！《易》曰：‘履霜坚冰。’至若今日之事，则可以言冰不可以言霜矣。切恐天下之强军捍卒闻而效尤，斯不为之寒心耶！”

兵科都给事中许复礼疏曰：“唐臣兵部侍郎许孟容上宪宗之言曰：‘自古未有大臣横死路隅而盗不获者，此朝廷之辱也。’宋太宗亦谓宰臣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姑息当如是耶！’我国家自正德以来，政教号令不大行于天下，而姑息苟且之政足以废法度而紊纲常。况甘肃穷荒极鄙之隅，亦常有需求征调之扰，人心玩揭，思变久矣。请以往事陈之：昔年都御史才宽被害不明，竟未查究；都御史安惟学被乱军杀死，未正典刑；”都御史屈锐被军众囚禁，亦未伸法。至于福建效尤福州卫，则拥入布政司打碎屏风，要将布政伍符杀害；郡武卫则群呼攘闹，将教谕洪鼎捉锁遂行；建宁卫则将通判张鸿乱打辱骂；宣府则于三堂教场演武，传示呐喊，无一人应之，几至成变。此皆以缺粮为由，倡乱梗化，目中已无法度矣。而地方之官常隐忍而不报，朝廷之上每每视为泛常。但以招抚为名，反加酬劳之典，养其骗横狂悖之气，良可慨也。故曰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镇非能亡唐，唐自亡也。臣等读董文忠、李隆等章奏，反覆玩味，事有可疑。都御史、太监、总兵号称三堂，同功一体之人也。古称将相调和，则士豫附。今都堂受害，而太监、总兵安全无恙，有是理乎？为各官者正宜引罪自责，以俟朝廷之处分为当。且罗织事端，妄行参效，欲脱己罪而归咎于人，未复称变乱已平，内患已弭，夸张自是，不以为罪，而反以为功。盖谓天高可欺，诚诬罔也。伏望痛惩往事之愆，大奋乾刚之断。乞敕该部议处选差三法司堂上官各一员，前去甘州地

方从公查勘，追究根由，细分等第，奏请处治。以剪削渠魁，屈此群丑，以伸朝廷之法，以泄九原之冤。

六月二十六日，达贼一万七千余骑自平凉府一带泾河、阳保二州原拥进。尘土蔽天，直抵窑店等处地方扎营。三日至七月朔起营，通共五日联接老营五十余里，四散锁牵汉人指引掏挖抢杀。陕西巡按俞茂坚疏称：“宁夏中路住扎小盐池参将杨义、陕西住扎固原卫总兵官刘淮胆丧魄夺，百千生灵被其糜烂而官军不闻有一矢之或遗，此其故何哉？实由亏折官军，难于回护，则各将之罪难逃。杀抢人民，难以查考，则各将之罪易掩。故为将者每每坐视，宁杀万姓，不折一军。夫民以供军，而民反为军而死。军以卫民，而军却倚将而生。吾民何辜，一至此极！乞敕将杨义等提问如律。”

御史黎贯等疏称：“陕西总兵官刘淮、延绥副总兵朱銮、宁夏副总兵刘玉、宁夏游击周尚文、固原游击陶文丧师辱国，巡抚陕西都御史王羽、镇守陕西太监晏宏、总制陕西、延宁、甘肃侍郎李钺覆将败军。乞敕兵部议拟，即将失事将官刘淮、神揖等拿解来京，从重治罪。王羽、晏宏取回究治。李钺亦乞降敕严加戒责，令其戴罪备御。”或者又谓：“临敌易将，兵家所忌，只宜姑记其罪。然赵用廉颇而易之以赵括则败；秦用王羽而易之以白起则胜。盖临敌易将顾所易何如耳！”上诏：“这套贼为患，先因守土官员调度失宜，堤备不谨，彼此推托，节次误事。朝廷特简素有才望大臣前去总制军务，各该镇巡等官不行协谋共济，合兵追剿，以致虏寇深入，肆行杀掠。本当拿解来京，从重治罪，但有事之际，刘玉、朱銮、神揖、周尚文、陶文、时陈，且着戴罪杀贼。着巡按御史查勘有无后功，并各官失事情罪，明白奏来定夺。各该巡抚镇守官都着从实回将话来。刘淮革回原卫，带俸还。写敕与李钺，着展布四体，加意规画，先事如何遏截，临事如何追剿，查照你部里节次题奉事宜，议拨方略，处置停当，严督各属同心戮力，以责后效。再有互相观望阻坏军情的，指实奏来处治。”

五月，大同镇城军士因出教场演试武艺，各军虑恐生疏比较，张的祥等遂以边粮修边为词，哄然呐喊。回到四牌楼将卖米蒋彪等在市粮米或抢或撤，拥众到于巡抚门首。时都御史杨志学因病不曾开门，各军呐喊嗔言，不与主张及不讨粮，将告示牌面打毁。又到管粮郎中巡按御史门首，因见各官闭门，将门前照壁折取砖瓦抛打门外，排栅告示牌面俱各打毁。提督侍郎臧凤上其事。上诏：“张的祥等骄纵狂悖，渐不可长。著臧凤再审为首及情重的，即于军前斩首示众。为从的调发极边卫分常川哨守。其余旗军人还出榜晓谕，令各安心护守城池，再有违犯，不饶。镇巡官节制欠严，张钦简阅欠处，本当究问，且都饶这遭。”

御史俞集疏曰：“宣府乃京师巨蔽，大同亦西藩。先帝往来巡幸，而江彬诸党席宠怙权，颐指抚臣殆若下吏，下之人见宁呆辈忍耻屈辱，遂有轻褻抚臣之心，滋寢成俗。虽有巡抚都御史如杨志学之镇静养士，李铎之振起颓弊，风犹未殄。伏望特降中敕，得以专断外阍。人或干纪，许以军法从事。使人皆知抚臣之威，凜然有不可犯。朝廷之势，隐然日益以尊，岂非所以奸宄之心乎！两镇频岁荒歉，而权家势要耗损边储，军士衣粮亏欠，未支者约有数十余万之多。伏望轸恤穷军，诞敷渥泽。旧欠者将臣等查出银两照数追补，新支者悉得以按月关给，无令乏匮。否则宣大之患不在夷虏之远，而在镇城之近矣。宣府地方有屯田团种地亩等，粮岁不下十余万石。有椿朋尖丁团种马价等银，岁不下五万两。郎中总粮储，分巡理刑名，固未遑于催督也。例该属之都司。往者甯呆侵渔数多，悉焚都司案卷，以致漫无稽考，侵克蠹费。伏望该部议处，添设分守参议一员，专以督司各项出纳，庶事体归一。宣府一镇分东西南北中五路，大同一镇分东西中三路，其土：马之供应，钱谷之出入，责皆萃于郎中也。迩来拘于资格，往往多不得人。且以正德年来郎中观之，宣府仅有解经一人操守，深为可称人才，诚为难得。今后差遣总理毋得拘泥常资，郎中乏人，即于员外内选差，员外乏人，即于主事内委用。取其操履清修，而不在年限之深浅。求其才识端敏，而不在爵序之崇卑可也。”

老营堡地方旧规，游击将军俱在本堡住扎。竇牟 訇畏惧边境，擅自呈请回关，扇摇各军。后在教场操练，有管队步军四千余人执旗，齐声说称先年拖欠月粮通未补给，去年五月至今，虽每月阙支银陆钱，米价腾贵，止买米三斗，父母妻子不能相顾。一齐拥入，要赴巡抚衙门诉告。镇守山西太监张景昌、提督都御史胡錠各参称：“竇牟 訇回家旬余，各军未应便迫于饥苦，当放军点卯之际，即为下操溃乱之举，纵军虏掠，事殊狂悖。夫指缺粮为由，倡乱胁迫之事，其来已久。自福建军士打入布政司，要将伍符杀害，七卫同风相继而起。在先朝姑示薄罚，未及议处，是以前日又有甘州之变。甘州杀害抚臣，宜早正典刑，以辑人心，迄今未见归结。是以前日宣府、大同又有拥众呐喊，打毁公廨之变。宣大未久，而此又继之。识治体者岂不寒心！”上命竇牟 訇革任，提问为首人犯，体勘情罪。上请定夺。

八月二十四日，三山堡境外达贼约有五万前到本堡西安等墩掏开边墙七处，陆续行走径往宁夏地方去讫。总制侍郎李钺疏曰：“看得前项套虏拥众拆墙，进入延绥地方，志欲向东，先行奔西。既而迂绕东入琵琶等城，随遣轻骑侵扰固原边境。盖欲缓我延绥地方不及为备，牵制固原兵马不能应援。踪迹诡秘，向往难测。今虽被官军设伏冲击，斩获首级九十五颗，夺获战马一百四十一匹。及照延绥总兵官武振亲临本镇地方调度兵马，并游击将军彭英、参将周

伦料敌设伏，以寡击众，酉虏颇挫。请先以礼奖犒，用示激劝，仍俟巡按御史查勘，至日照例升擢。”御史黎贯、给事管律疏曰：“三边地方虏势猖獗，必须耆德重望诸练边务，如致仕大学士杨一清，久住奉省，总制军务，威名素著。要将本官查照古昔大臣，出将入相者，特赐起用，径赴陕西总制。及将侍郎李钺改委甘肃，自河以西听其经略。”上诏：“是近年以来权奸乱政，边方推用将官多非公举，功罪不明，赏罚不当，以致边备废弛，军威不振。李钺承积弊之后，渐次经画，今已有功。着展布心力，益竭忠勤，内修外攘，以副朝廷委任至意。杨一清先已有旨起用，待有缺用他。”

巡抚甘肃都御史陈九畴疏曰：“臣至庄浪到任，五月始到甘州。即与太监董文忠、兵备姚文渊等相会，密访得都御史许铭凡事严肃。旧例三堂到任，皆有贺礼，许铭弗受。李隆不悦。许铭颁出禁约严密，该载镇守总兵之事独多。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分月粮，许铭照依时估折与银三钱三分，众军嫌少，再四缠告。许铭恼怒，将为首二人责治逐出。李隆闻知，欲邀人心，数为固请。许铭坚执不与。隆令亲信中军指挥杨淮、苏秀分付各军务具三日乾粮，待十二月初三日下操告粮。他若坚执不添，你们只在城外扎营三日，看他慌也不慌。每月初二十六三堂该于公议府会事。其日李隆天明先到，许铭方赴，将到土主庙，众军拥遮栏扰告添粮价。许铭怒喝不允，遂喧呼嚷骂，砖石抛打。董文忠将丢石五人拿住，带到公议府打至四十。李隆厉声曰：‘这是军不是贼，怎么这等打！’军士喧呼：‘只要打杀都堂。’左右劝许铭越墙避难，铭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避难而生，何面目以临其下！’已而日落昏黄，众军拥入后堂，将许铭一棍昏迷倒地。移时方起，将面上血首抹洒洒墙上，至今血迹犹存。外又偶有一人来问：‘许都堂在那里？’一人应曰：‘已打倒在地。’其人曰：‘事已到此，若不做个了当，我们终久是死。’用火点烧，将许都堂抬丢火上。许都堂犹挣起欲走，众军拿住，用门扇压于火上。须臾腹破声向如鼓。初李隆之鼓众军也，实欲困辱许铭，以挫其威重而已，初无致死之心。但日暮人多，军士酒醉，莫如之何。诸军见许铭已死，知事已不可收什，遂为谋叛之举。许铭次子剥去衣服，裸体跟随门子走出，藏于董太监处。数日后，李隆收殓许都堂余骨，分散孝布。董太监曰：‘许二歌也，与他些。’李隆愕然曰：‘何在！’太监曰：‘在我家里。’李隆色变不语者移时。许铭既死之明日，太监拨军人三十余名，每夜守护尸灵。一夕漏才初下，军人未寝，偶见堂上一人着红服据案而坐，大声曰：‘小二歌子，不知今在谁家，谗杀他了！’军人皆伏俯不敢仰视。俄而不见，说者以为许铭魂见。夫庶人疆死犹能恁依以为淫厉，况许铭平昔博学深造，忠肝义胆，足对鬼神，而又剔历中外，节操清苦，其钟天地之异气，与夫所资藉者厚矣，宜其强死而能为鬼。此李隆至今不敢

一至死所者，实畏其威灵而有惧心也。乞将李隆梟首藁街以谢许铭。”

兵部尚书彭泽奏称：“李隆捏词装点许铭贪酷激变等情，会奏遮饰，显是李隆主谋，猖乱杀害，巡抚跋扈擅权，阴蓄异志。将李隆牢固监禁听候。仍咨甘肃监察御史会同巡抚陈九畴见今各劾奏情由，逐一查勘，奏报。”上从之。

二年，陈九畴奏：“许铭之死，实由李隆狱具上请。”上诏：“这事情重大，还于午门前会同多官从公再问明白来说。”于是府部科道等文武诸臣集于午门前覆审，众奏：“李隆法虽罹于谋杀，情又涉于谋叛。”上乃诏：“差三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前去彼处从公勘问，明白来说，各写敕与他。”给事中陈时明疏曰：“尝读《易贲》之大象曰：‘山上有火贲，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言狱未具者当求以情，狱已具者当致其罚也。今李隆罪状已明，乃复远勤有司，窃以为此举或过矣。况陛下平日所托以为股肱耳目者，在内则世勋三公九卿台谏诸臣也，在外则地方抚按也。今抚按已勘而不信，则抚按之臣不胜任矣。甫于阙前覆番，乃复差官勘问，则举朝之臣亦不胜任矣。抚按不胜任使则抚按当罢去，举朝不胜任使日日随行朝著，此何人哉！向也萃数百人于阙廷之前参订其狱，犹不称圣意，今独以二三人于数千里之外探求巨猾秘缩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当圣意否耶！此臣之所谓不必差官而复差者也。非独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变，其为谋非一日，说者犹以为差官勘问有以激之。近闻巡按御史刘种将及甘州，五卫之众亦尝疑曰：‘刘御史领凉州人马来洗甘州。’遂溃上山。都御史陈九畴仓皇肆出抚安，众疑稍释，实以前日之变诳误者众，故畏罪者多。勘官之往彼，必自疑曰：‘首谋已擒，勘官复来，无乃搜索余党乎？’万一激成他变，谁执其咎！李隆既笼中之鸟，必无复纵于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与俱至甘州，谁则对理？若与偕行，彼岂不自知恶极罪大，终难掩饰。万一萌侥幸之心，同恶相助，图为邀劫之谋，不西走哈密则南走亦不刺矣。异日诱引外患，如唐之仆固怀恩，于时悔之其能及矣！盖事久则变生，势穷则虏易，固其理也。伏望陛下收回差官之命，早置李隆于法，予以释中外之疑。”不从。于是大理寺卿郑岳、锦衣卫指挥使王佐奉敕前往陕西，会同巡抚王羽勘照杀害抚臣事。还奏同前。上诏：“李隆运谋鼓众，杀害巡抚，构成大乱，几危边镇。李自当等首为不道，情罪深重，各依律处决梟示。董文忠著照旧用心镇守，李隆降二级调用。”

密云参将霍汝愚修理石塘，领北关。虜入寇，杀死把关指挥殷隆、千户刘臣、百户梁玉、旗牌崔通，重伤三名。兵部尚书彭泽疏曰：“看得前项地方密迩京师，甫及百里，被贼拥众深入，失事情重。被处镇巡衙门将及一月不见奏到，若非霍汝愚展转遮饰不行呈报，必是镇巡官曲为回护不即以闻。如此因

循，地方何赖？相应究治。转行直隶巡按御史先将汝愚行提问罪，员缺推补。其镇守总兵官马永等、巡抚都御史孟春俱著令从实回话。”上从之。御史许宗鲁疏曰：“洪惟祖宗定鼎北都，宣大二镇实惟重地，故各宿重兵，特严警报。中间独石一路虽尝暂失，不旋踵而辄收复。百有余年，边鄙有宁辑之庆，军民无争战之苦。自弘治十八年以来，与虏失好，贡献道绝，于是乎兵争日繁。加以正德年间权奸柄用，债帅纵横，平居则剥军纳贿以自固，临事则丧师失地而无罚。宣府之兵首覆没于虞台岭，继而西海子、千家荣、贾家湾败衄迭见。而大同应州落岸桥之役，虏骑骋于野，我军连营数万，寂不敢动，兵威士气消折尽矣。自是虏患日侵，制御无策，于是弃边之议兴。有谓野有稼穡，实足招寇，则大同城北膏腴良田始鞠为茂草矣；有谓大边地卑，墩台难守，则宣府龙门所等处望处所始荡为虏穴矣。自边地不耕，民用斯困；险要已弃，我守无据。于是宣宁水谷关、头黑山等堡日渐抛弃，视为境外。大同左右二卫危如垒卵，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堡、四海冶等城堡侵犯日深，田土抛荒，沿边军余终年无糊口之计，月粮陪屯田之租，仓库空虚，而兵力不振矣。揆厥颓废岂无所由哉！然当时守臣不以闻，朝廷不之知。祇云边警告急，发兵发财，终无济事。竟不闻追究弃守招寇之因，致使彼时守臣得以追诛戮而全首领，不亦大幸矣乎！间有都御史文贵修复大同诸堡守备，指挥韩雄整理龙门边备。然皆挠于时势，限于才力，卒不能复国家之旧疆，以慰边人之期望。臣闻古人之论防边者，或募民以实塞下，或屯田以充边储，未闻赤地废耕可以绝寇之来也；可筑受降叁城以扼其吭，或立河西伍郡以断其右臂，亦未闻弃险内徙可以缓寇之侵也。兴言及此，痛恨何如！臣近巡历其地，目睹其弊，咸谓二镇修复旧边，诚有不可缓者。盖大同地方屏蔽山西、北直隶、真定等处，实中原之门户。宣府地方龙门、四海冶等处密迩都城，拱卫山陵，实京师之肩臂。门户不固则家室易窥，肩臂婴疾则心腹失荷，此有识者所为寒心也！先该巡按史张钦奏要修复大同边堡，一向会议未见施行。近该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奏议自近及远，限以数年期完旧疆，此亦审时量力不得已之论，正恐建议兴作，用财用力，朝廷不之从耳。总而论之，大同之边弃久地远而功难，宣府之边弃近地少而功易。方今大同镇巡等官锐意修复，若将内帑太仓钱粮作急给发二三十万两，先济其急用，然后徵前项各色钱粮以补其数，更调延缓、宣府游兵一营同备其不虞，责成于镇巡等官，令其远采文贵之规画，近参张钦之建白，酌量参议韩邦靖之估计，折衷都御史张文锦之议处，审时度地，乘虏远遁，日夜并工一齐修理，边墙务令完固，墩台务令相接，严设望，兴筑弃堡，安插耕种，以为良久之计。不可因陋就简，苟完一时以偷目前之安。其宣府龙门等处工用，本镇游兵一营会同北路参将张镇，令其相机度力，参酌本官近日修复之议，防护



兴作，稍给工食银数千两，俟至来春土和风暖，乘时修理各堡。务以恢复旧疆图取实效为期，毋得妄费工财，徒事虚饰。务使弃地尽复，荒田尽垦，使在我有可据之险，虏无可乘之隙，无致他日追悔犹今之于昔焉。再照大同北路诸堡险远难守，若非兵卫，终恐有失。先年曾议添设参将一员，分守其地。臣看得大同原设兵马数少，益分益孤，分守参将未易得人。本镇见有协守左副总兵杨贤部下奇兵三千员名，合无比照辽东、甘肃事例，行令分守前项地方，常川住扎。则兵不改聚，将不添设，事体简便，亦似相应。然举大役而无劝惩，则偷惰者无所警，而勤力者或以隳。再乞悬重赏以待有功，明大法以警不恪。一有功过，施行不爽，则激劝之下，趋事争先，而工可成矣。但动众者怨易作，用财者谤易生。发言盈庭，作舍道傍，皆古人之所忌也。更望陛下始谋惟审，断以必行；终谋惟坚，断以必成。毋惑他议，废此大图。唐臣韩愈有言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臣请以是为今日颂。”

先是，大同北无亭障，又长城岁久浸坏，虏入即至城下。巡抚都御史张文锦议曰：“虏入即至城下者，烽堠失也。失烽堠则解屯戍。墩卒惧攻，匿警不报。且镇城下即战场，何以示武？虏倏忽往来，何以耕牧？且宣大咸镇也，虏犯宣不数日，不屡战不能至城下。以葛峪、白阳诸堡为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独否？于是城红寺、葫芦圈、窑山墩、水尽头、沙河堡，议设屯守。”文锦之治大同也，愤正德末戒令弛废。用法深严，及城五堡将就，遂议屯戍事曰：“发军须二千余，即于镇兵内摘拨。”或劝文锦招募，不听。指挥贾鉴者，故西路参将。以言事得幸文锦，立赞之。会总兵官镇守太监咸以为言，文锦怏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标下者非镇抚亲兵部曲乎？先以是往军中服矣。”三标下皆素游惰，有良室家宅业者，闻当发大恐。于是伍豪郭鉴、柳忠、陈浩、吴雄、郭疤子等百余辈聚谋曰：“五堡虏穴也，非人所居。我辈宁死不往。”

时文锦荐贾鉴为参将督工，而即以当发者兵护役。鉴为人多欲行，视美好水泽土田可禾稻确者私之。役护役军垦田穿渠，且督工急。郭鉴等号于军曰：“都府城成，即置我辈于死地。首画是策者贾鉴也，而又多自私，重役困我。即杀之役可也。”因大呼曰：“同谋噪而面不拥声不疾者杀之。”夜二鼓，拥至帐杀贾鉴。遂叛出寨，营于焦山。使人请曰：“必宥擅杀之罪，不然即北走胡。”文锦闻变，不知所措。令指挥徐辅、大同县知县王文昌出寨抚之。两往诸叛，乃还。张文锦乃奏称：“焦山营中帖内闻贾监统领马步官军三千五百员名，前往水口堡，修筑披塌堡墙券门盖房。本官不时将官军用意虐害，差心腹主文识字李义传说贾鉴，言语每队要银五两，各军委的艰难，无从辇办。贾鉴怨恨，说称你们这里做工，我一面行大同前后二卫起车送各堡官军家小

，我明日上工，每官军各加一捆，定打四十大棍。各官军畏惧，人心慌乱。望乞早请示下奏讨赦文，以安地方，赦我等入城，庶得下情便益。续据原差都指挥徐辅等回称，各官军坚执惧罪，不肯回城。臣会同镇守太监王觐、总兵官江恒、副总兵时陈，议照前项官军变起狂谋，几非得已，事情之重大，不可干休，次焦山而请明，仰祈宽宥。臣等切念夤夜祸生，诚难指摘，干连人众，岂可胜诛。若臣等抚按无方，调度失策，罪咎诚当万死。伏望圣明早赠宽恩，宁靖疆场，止将臣等提究罢黜，惟复别有区裁。除再出示选差的当人员赍执至彼，抚谕入城另行外，为此具奏。”

时诸叛相约曰：“不可解散，闻炮声则聚而坚壁。”由是率数十百人党行衢市中，时横劫不可制。既而文锦下令迹首谋杀贾鉴者。郭鉴等即夜举炮聚众攻都院。火其门，杀文锦，劫府狱兵仗库，出罪人，夺诸城门自守之。且间使走胡求附（此大同初变也）。叛兵推朱振主军事。朱振者，山阴指挥也。旧任宣大总兵，素机诈，敢大言，失事怨望，时以赃罪系府狱。诸叛既杀文锦，劫狱出之，推以为主。振因上言，不得已为众所迫。乃以三事约束诸叛，令不得犯亲王宗室、损仓库军资及劫掠闾里。且为诸叛乞贷。自后纷梗多其画云。

巡按王官曰：“疏臣看得大同极边地方，军士作变。杀死将官，又杀抚臣，烧毁官府，劫放重囚，内有宗室，俱被震惊，居民人家多被扰害。见今聚众动静不常，十分危迫。伏望皇上轸念西北重镇，急救该部会集廷臣，从长议处。一面查先该镇巡官并臣奏讨宽宥事理，早为泽赐；一面合无俯顺群情，或令原任大同巡抚今养病都御史杨志学星夜前来，照旧巡抚，以安人心，则凶焰可暂熄矣。”上诏：“这地方事情已有旨宽宥。巡抚都御名李铎便差人马上赍敕，上紧前去，协同差去内外官员用心抚处。”

尹耕曰：“朱振为叛兵所迫，然乎？曰，非也。振自失职以来，心怀邑怏，貌著倔疆，霸栖镇城，起衅乐因变，自利其宿心也灾。夫牙校拥克用，而段文楚之死无所逃刑；泾原推朱Γ，而段秀实之击名其为贼。彼虽藉口拥迫，其孰贷之然！尝谓籍茅求安，饲虎遗患。故凡罢将之贪纵奸黠，刚而犯上者，不可使居镇城，以迓戎器。一则代者难于更革，有掣肘之虞；一则行伍藉其威声，为倚车之势。近来永居宣，亦颇类此。附耳反唇，识者寒心。於戏！此督府所以有听勘京师之议也。”

时诸叛屯结，不解人情，益伺惧。乃命桂勇为总兵，蔡天为巡抚，往抚处之。天闻命就道。或沮之曰：“城中不可测也。”天曰：“蔡人尚吾人，况云中乎？”疾驰至镇。勇亦入城，与天共议，密捕首恶二十余人诛之。既而参将李贤兵征回夷，过镇止宿郊外。诸叛复噪曰：“屠城兵至矣。”聚众杀知县

王文昌。于是天密疏请兵曰：“事已至此，法不可不讨，威不可不行。幸亲藩业已出城，无以臣为虑也。”上乃诏：“这叛逆军士先次已曾从宽赦宥，却又不知悔悟，益肆骄纵，反覆无常。近闻别处征调，辄行啸聚，难再姑息。”便写敕与大同镇巡官著宣布朝廷恩威，明白晓谕，决要惩治造意下手、罪恶深重的数人，其余一切不问。胡瓚着兼左佥都御史，总制宣大等处事务。鲁纲着充总兵官，一面统调官军前去大同近地住扎。“若无罪军士能擒缚造意首恶及真正下手助恶之人送官，即日奏请班师。其擒缚首恶的，赏银五百两，升受三级。擒缚助恶的，赏银二百两，升授二级。胁从无罪的，事毕也各赏三两。”

巡按御史王官疏曰：“用兵之道，贵密贵速。此等叛卒先后二次作乱，辄敢啸聚人众，守把四门，内外之人俱不得出入。镇巡等官亦束手无为，恐惧宗室，扰害军民。今若敕遣文武大臣提督兵马，自京师压境而来，又在近处住扎，震惊之余，未免反侧知备，扇惑之际，难保人心不摇。在外者劳师费财，在内者受惨被祸。纵使朝廷恩威之隆，从何而宣布之，恐非万全之计也。臣巡按二镇，往来有名，彼不甚嫌。自叛卒反侧之后，亦尝与诸将议擒捕之法。臣闻兵难遥度，巧迟不如拙速。机不密则祸先至矣。伏望皇上将侍郎胡瓚等暂且留住，不必着令前来。先密降敕旨一道与臣，容臣择用宣府兵将与大同镇巡等官密约定计，里应外合以图之。所有赏功银两先于万亿库借支若干，责令分巡官押解眼同应用。事宁之日，将有功官军奏请定夺。仍将罪人过恶行法司刊刻大字榜文，晓告天下，以彰国法。如其不效，治臣以罪。方遣胡瓚等前来亦未为晚。”

上下兵部议。左侍郎李昆疏曰：“御史王官请密擒叛卒，具见本官临事效忠，固为良策。但其建白稍迟，师已出关，势难中止。请王官就彼协力同心赞决机宜，纪劾功罪诚为便益。”上乃诏：“王官既欲定计擒捕叛卒，如何不及早具奏。今师已出关，军士首恶尚未献出，国法具在，决难姑息。着胡瓚等统兵在宣府驻扎。催督大同镇巡等官设法擒获有名人犯。如有他变，即便拥兵前进，相机抚剿。王官就彼协同赞决，纪劾功罪，不许狐疑观望。”

先是兵部左侍郎李昆奉敕前往大同抚安，乱军一至，宣诏毕即还。疏曰：“臣会同司礼监左监丞王敏于嘉靖三年八月初九日赍敕前往大同开读，及抚谕前项军士宁妥。但大同一镇极临边境，且宗室众多，士民繁庶，军伍作乱关系匪轻。而朱振等乃能临难效忠，披诚化暴，遂使凶乱军士敛手待命。卒致宗室无恐，居民安业，转危为安之力卓然可称。若不据实上陈，原功请录，何以慰答人心。况臣等访得朱振监追赃银，系当武宗巡边驻蹕之日，正群奸横索钱货之时，所犯罪谴亦有可推。如蒙乞或宥其追徵，或加以录用，庶可慰大同一镇人心酬报之公，为天下臣子忠尽之劝。”

桂勇见诸叛复杀王知县，乃奋然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吾辈已任事而坐视贼子戕命吏乎！”乃伪召郭鉴等与计事，赐之食。令家丁桂全胜等即令所斩之。乃伪为有所遗失，遣执旗官索于民舍，各即其家图之。凡斩三十余人，函首以献。其余党喧曰：“镇府卖我也，始言见原而今尽杀之。”邪噪而攻勇。勇登门拒之，从旦至暮，失尽被执。时天在病闻变，輿至，斥诸余党曰：“尔辈戕都堂，宁有不讨之理！得首恶以献则余者免矣。桂实活汝，仇之邪！”乃噪而解勇，因留宿故总兵叶氏宅。诸余党数窥门。且曰：“叶氏为我留桂公，不可使脱去也。”会有诏召勇还。勇问行赴京师。于是瓚、纲以兵进驻阳和。诸余党仍推振为主。瓚、纲亦自军中上书为之言。诏以振为总兵，旧犯一无所问。

按节度使由军容废立，此唐之所以衰也。朱振包藏祸心，窥伺旌节，叛卒业共推之矣。首恶之禽斩，若罔闻知；桂勇之攻围，无能为救。则振之情见矣。瓚、纲恳请立之，比天朝于晚唐，寻逆迹于河朔，其罪可胜诛哉！

胡瓚等至宣府，闻桂勇已诛郭鉴等，即奏称：“大同地方今幸按堵如故，此桂勇、朱振先后戮力剪除凶恶之功。郭鉴等敢谋叛乱，罪不在赦。命臣等兴师问罪，止及敕内有名首恶，其余不问。痛念大同军民本皆良善畏法，胡为不幸生此妖孽。今已明正刑诛，遗寇延喘朝夕。计料朱振才足捕处，以此遵奉敕旨，于嘉靖四年正月初四日班师回京。臣望陛下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广用忠直，开通言路。如桂勇等奋义立功者，用之不疑；靳英等怯懦保身者，黜之必速。如此庶庙堂收明良之誉，疆场获保障之功，而陛下中兴大业重光无穷矣。再照臣力绵福薄，旧患热病，行至宣镇，前病既作，容臣径归原籍调理。设若大同余孽复肆乱逆，朱振等身负委用不能靖恭，朝廷不得已议再兴师，虽臣在籍，岂敢辞难！上命一临，当即赴镇。”

上乃命差官往勘叛军事。御史萧一中疏曰：“迩者大同军士叛逆，皇上特敕侍郎胡瓚假以提督之权，统兵擒剿。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谋，未见有功。仅赖总兵桂勇奋不顾身，擒斩郭鉴等十数人。而首恶郭巴子等尚未得获，余党仍旧守把城门。稔恶不悛，以此廷臣会议兴师。方奏请施行，而瓚已班师还矣。方且论功议赏，曰某俱宜量加恩典。臣与鲁纲宣布恩威，不足多录。臣意瓚之厚颜无耻，欺罔君上，一至此也。前此李昆抚安未定而辄还，是以有今日之举。今者瓚行糜费无功而班师，是以劳体勘之官。二臣之不忠，皆可罪也。瓚前谓朱振足以了事，臣窃料已有规避之心，不知朝廷遣彼此行谓何，而乃欲以未了之事属之朱振耶？顷闻差官体勘，知事有不妥，遂陈乞休之疏。乞将瓚先赐罢黜，待各官体勘至日，与鲁纲等另行议处。庶人知所警而忠于所事矣。”

给事中郑鹏疏曰：“臣闻大君御天下之柄莫重于纪纲。纪纲立则法令行，则

体统正而朝廷尊。大同叛卒戕杀主将，剖割抚臣，逼挟亲藩，抗拒朝命，陛下不忍加诛，开其自新之路。而乃不思悔误，弥造凶残，赫然徂征，瓚、纲专阍，轻卜寡谋，刚愎自用，重劳大众，未弘庙谟，隐匿贼情，辄拟奏凯。敕旨有曰，禽斩首恶，及真正下手之人早正天诛，解散余党。则杀参将贾鉴、都御史张文锦及执总兵官桂勇之首恶助恶，是在必诛者也。今郭鉴等之诛，出于桂勇。在瓚、纲未至之先，徐毡等之党率皆逃匿，实系未获之数，而瓚、纲辄尔班师，且为朱振请命。夫以桂勇谋略，不能尽斩首恶，以速报复之祸，朱振受叛卒拥立之恩，而能制其死命邪。陛下以讨贼付瓚、纲，瓚、纲乃欲付之朱振，盖自料其力不能办，无以解脱，援立朱振。则振必为叛卒掩覆弥缝而已，因之以粗了前事，其为不忠甚矣。伏乞将胡瓚、鲁纲等削夺官爵，拿送法司，俟勘回之日，处以失误军机重罪。”不从。时辅臣已建招抚之议，每人赏银三两。众叛始定，而其渐不可长矣。

十一月，盗杀山海关主事王冕。先是邓三、陆雄（正德十一年四月）闻知游方人自称活祖，习学白莲教术，夜放毫光惑人。雄与李真等投跟习学年久，每人与迷惑黑色药丸一包，各带在身，要行迷人（正德十四年五月）。活祖故遗传李真，有君王天分，沈淮为军师，雄等俱是臣宰。雄等假乞白赆，讲道为名，各处扇惑，广集人众，将雄为局头，管领人马（嘉靖三年十二月）。有李伯川写立帖文，调雄等约在本月二十六日早到山海关取齐，开门突入，先杀守关主事，入城就杀守备官，把关门城池锁钥夺了，内外召兵为王，以阻绝东西兵马。至日早，雄等赴约。主事冕坐堂开关验放商人。雄等暗藏兵器，李成骑马悬带弓箭，假充商人，执赆文引混入众商人内进关。雄等上主事前堂，大叫：“李王到此，主事接驾。外有三千人马在后，本处多人接应。”冕不从。雄等当将冕赶至后堂杀死，将伊母砍伤。当有守门军人走报守备官田登，率领官军将雄等擒获，及将雄等随身各带李真原散会兵妖言号帖符咒药包等件收获。提督侍郎李昆上闻。上诏：“这妖言贼余党着各该镇巡官多方访察，严限捕拿。仍出榜晓谕，但有习学邪术惑众之徒，即便举首，不许互相容隐。田登虽防御欠严，但当时能擒斩贼犯，不必查参。王冕着措置优恤，护送还乡。”

四年正月，镇守蓟州、山海关太监李能题称：“本镇所属山海关递年各处诸色买卖客商往来经过把截关口照验文引，但是出入货物俱有分例门单使用，准令臣收受按季交割本镇修理边墩。”

兵部侍郎李昆疏曰：“切照前项山海关系临要害去处，原设初意止是盘结往来奸细，原无征税之例。如近日妖贼入关，为因盘结，辄杀主事。若复加以征税，则行旅阻滞，商贾嗟怨，其害有不可言者。诚孟轲氏所谓今之为关者，将以为暴也。候命下本部行令太监李能安静行事，不许轻信下人生事图利

，扰害地方。”上诏：“这该关往来客商著镇守巡抚官会委公正官员会同兵部主事，从宣抽取门单使用收贮在官，以备修理边墩等项支费，不许侵欺。”

御史刘颖疏曰：“我太祖、太宗奄有寰宇，法古出治。内而两京则有宣课司之设，外而府州县则有税课局之设，鱼课有河泊所之设，盐铁有场冶之设，至于竹木，有工部抽分厂之设，舟船有户部钞关之设。其取利于民极为纤悉而周密矣。顾于沿边诸关，则未始有商货之征也。今太监李能阳假修筑边关之邪谋，阴济渔猎罔利之私计，事若出于至公，心实怀夫规利。夫商贾弃父母离妻子，正欲图锥刀以为生耳。且经过税务部厂验税抽分屡矣，今复抽取门单使用，何重病之也。乞重念边关干系，毋规小利。”不从。

按前山海主事之死，不由于虏，特书重关也。重关所以重虏防也。至于内官抽分，果御暴哉，为暴哉，毋乃内虏之伏也。噫！

初，瓚、纲班师，余恶及执勇者皆漏网。都御史蔡天付耳目于诚朴者，间以他事弊之。至是逋逃郭雄辈见事宁渐归。天捕斩得四十余人。随下令曰：“杀巡抚之首恶未尽，执总兵之再犯未究，虽尔辈可遂以为安乎！今兹尽已究矣，其安生理！此后以变中事来告言者罪。”于是大定。

尹耕曰：“是变之定也，则惟天之功。盖其镇静舒徐委曲详慎者，至矣。而或者每每究之以为酿祸，於戏！桂勇奋谋而被执，瓚、纲未捷而班师，庙谟重难，于用兵反侧日有所腾吠，斯何时敢，而可易谈之邪！或曰，是举也，朱振不有力乎？曰：振曲庇余党，危言时发，微天为所摇矣。然予又闻之父老云，事所宁、诸恶以次诛。振时出危语憾天，天不为动。振益不自安。及大诛余党，乃令人火其门曰，余党憾予如桂勇也。噫！斯其得振之心乎。然知之者鲜矣。”

张文锦妻李氏奏称，伊夫被边将挟谋纠害，乞为辩雪。上以文锦处事乖方，激成边患，李氏如何又捏词奏辨？诏追究主使抱本之人。巡抚江西都御史陈洪谟乃上疏曰：“大同叛卒既贼虐将官，复戕害抚官。皇上震怒，命将出师，不旬日间，闻就擒斩者五十余人。此诚服奸雄、易危为安之机也。近睹邸报，侍郎胡瓚掣军宣府驻扎，总兵桂勇行取回京别用。第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王师所指，必令歼厥渠魁，搜捕首恶，而后眚灾肆赦，肋从罔治，庶几威令可行，纪纲可振。否则奸{宀九}犹昔，而欲国体之尊，世道之理，盖亦难矣。又张文锦叨膺重任，致兹大患，诚宜深加谴责，以为付托不效之戒。然事在朝廷，虽诛夷之可也，若因假手士卒，又从而怂恿之，传之四方，群小皆得以藉口，而寝生陵替之阶，其紊国家纪纲之大，岂细故也哉！矧自正德年来，江彬用事，诱置边卒出入禁庭，后虽分遣归镇，此辈犹怀怏怏，稍不如意，辄敢抚剑疾视，仇其长帅，渐成骄横难制。甘肃之变，已为之先矣，然则可独归咎于

文锦乎！查张文锦、贾鉴修复水口，果为公无私。或量赐优恤，庶名分可全而纪纲为之稍振矣。”上诏：“陈洪谟受命巡抚一方，当理职务，来必修举，如何又出位妄言，欲尽理天下之事！况大同之事情，朝廷处置得宜，恩威并著，边境已宁。张文锦家属薄示惩戒，有何重究？乃特出意见，轻率奏扰，好生不知事体。著从实回将话来。”

提督雁门都御史毕昭疏曰：“山西全省地方极临边境，除大同一镇外。其所以保障军民，豫防虏患，惟在雁门、偏、宁三关而已。而雁门一关相临应、朔，稍近腹里，隘堡联络，有险可恃。若偏、宁二关地方平旷，虏骑要冲，两关相距约有一百八十九里，若虏从中路突入，两关人马急难会合。老营堡人马亦难卒至。惟八角堡北至偏头关、老营堡各九十余里，南至宁武关亦九十余里。固虏骑累犯之冲，亦我兵会合之总，若于此处建官设所，积众兵粮，诚保障之至计，经略之远图也。但移旧更新，事情重大，各职未敢轻议。久访彼处军民，皆称堡北四围俱镇西卫屯地，若于此处立所，则屯种之人便矣；又称镇西卫之军见在偏头关备御，若于此处立所，则镇西之军便矣；又谓八角常年守堡，俱系镇西卫官员，若于此处立所，则镇西之官便矣。揆之人情，上下称便，于此立所防边，诚为相应。”上从之。准改调八角守御千户所。

北虏由许家冲入寇。龙门守备马骥以兵少不敢战。度虏必由旧路出，乃率兵断其路。路在两山间，骥浚壕深二丈许。虏闻之大惊，以精甲拒后，绳牵蚁渡而去。土人曰：“是时行官军一营至，则虏可歼也。”

按闻边人之谈虏情者，曰：“百骑不越城，千骑不越路，万骑不避镇。”言虏骑愈多则所入愈深也。又曰：“镇守战，原野撼；分守战，山谷断；守备虞，溪岸ツ。”言所统既寡，则相机其宜也。若骥者，其足以知此乎！纪之以为小校法。

### ●卷二十一 鞑靼

五年秋八月，北虏寇井坪。乃西路地也。中路参将李瑾曰：“是可视为两家事邪？”驰兵赴之。时西路参将刘铠、游击李鉴兵先至，惶惧不知所出。瑾为申令戒众，合兵置阵，先据荷叶山。虏数冲突，不为动，最后以大炮击其中坚，而自督劲骑驰下击之。虏披靡引去。

按李瑾奋于决机，不以人已介意，有古名将风矣。

六年春正月，北虏寇葛峪。参将关山、王经死之。虏大举由毛家沟入寇葛峪时，诸营兵未至。山独将所部不满千人直前突战。虏见兵少，合围数十重，矢下如雨。会风霾，两军混战，山遇害。经，西路参将也，闻寇率兵援山，至华家营，遇虏，亦力战而死。

按山、经之死，其忠义之激乎！盖至是则正德之滥功尽革，边塞之赏罚

大明，行伍浸浸生气矣。而力不从心，竟至陨没，可惜也哉！且李瑾、王经皆赴同事之难，而一死一全，亦有命夫。

命刘源清为宣府巡抚都御史。六年，虏酋锁合儿伯通复以一千七百余骑折边墙九十九处，入犯花马池，将犯固原。总制尚书王宪豫调延绥、宁夏、固原官军共二万七百人，分路按伏。贼过铁柱泉、小盐池、韦州、镇戎平虏二所，至八营攻门。固原参将刘文等击败其众，追至细沟营，斩首九十五；贼奔溃至哲思沟，榆林副总兵赵英等伏发，斩首二十二；贼过平虏所青杨岭，榆林游击卜云伏发，斩首九十五；贼回，遇宁夏总兵杭雄等邀击之，斩首复九十五。前后诸将斩首三百余，获马五十三匹。锁合儿伯通死于阵，余贼由故道遁出境外。自来三镇御虏，未有若是克捷者也。

七年秋九月，滴水崖军人贾鉴、钱保等与市商讼，不胜。因激怒众曰：“我辈出死力捍地方，商非土著人，坐肆纲利，反蔑我辈邪！”遂聚围商居，掠其货，纵火焚仓场婴城。且曰：“兵至即走胡。”时官兵在境外烧荒。巡抚都御史源清闻之大骇，密遣人至境外，檄副总兵刘渊、参将李彬曰：“事已，无归镇，便可出间道至滴水禽诸恶也。”渊等驰赴之。故作乱之二日，兵即至城下。彬部卒飞石坠其陴，众遂附登。已而渊至，呼曰：“兵一入所，杀岂止乱者邪？又能止焚掠耶！”众乃止。于是令城中曰：“抚台已得情，所禽止鉴等十八人耳，余不问也。”鉴等多自杀。门开，渊整兵入禽未死者数人，送镇斩之，一堡悉定。

分巡冀北道佥事田承、胡瓚调整粮草，从阳和起马前往浑源州公干。行至离城一百余里，前到大同县地名瓜园儿迤南，遇潜伏达贼约有五百骑，骤马前来，当将田承并抬轿军人俱各砍死，将田承身尸移在本村龙王庙内停放。上命与祭一坛，护送丧柩。

镇守宁夏总兵种勋谋欲更调镇守地方。檀起符验关文，节次遣人驰驿，藏带金银并金银器皿及各色五彩织金蟒龙麒麟云鹤等件绒疋，用使图书书柬礼帖记事赍执至京，投托近侍官李镗引领打点送銮选衙门。先是有孙昂、赵凤将种勋原干更调地方金银壶盏并银两寄王文进家，盖御史王官之父也。东厂太监芮景贤访获，奏请将选法人等连赃并书柬礼帖记事及批文等件通行拿送究问。上诏：“王官、李镗等下锦衣狱，种勋差官校拿解来京问理。”给事中解一贯疏曰：“廉耻者国之大维，清介者士之大节。种勋猥以一介武夫，谬膺一方重寄，不思体国戮力以为忠，却乃纳贿买官而罔上。计此财物，若非剥削军士，必是侵盗官钱。再照李镗、王官，一则以近侍之职，不知戟陛为何地，而甘为败鼓之皮；一则以风宪之官，罔思激扬为何事，而自处粪秽之下。但知营充囊橐，不顾贻诮士林。一时之清议难逃，千载之污名莫涤。若不痛加惩治，何



以警戒将来。且有书柬分明，可以知所与为何人，有礼帖开写，可以知所馈为何物。又有记事簿籍，中间已馈者某人，未馈者某人，必一一列其明白。若不备细查究，中间恐在夤缘作弊，侥幸漏网者。伏望照数稽查，褫其衣冠，削其士籍，以为钻刺贪饕无耻之戒。”于是宁夏缺总兵官。推举得南京后军都督佥事杨宏、后军都督府杭雄。给事中郑一鹏疏曰：“国家之败由官邪民，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近年以来，兹弊复生。幸而种勋事败。杨宏有勋之夤缘而济之以狡猾，有勋之贪婪而饰之以文墨，有勋之奔竞而辅之以羽翼。若果见用，边鄙之害当有不可胜言者。伏望将杨宏亟赐罢黜，仍敕该部从公再推老成廉静将官，取自上裁。”

按各边参总其以贿赂为功级，以钻刺为韬略，往往皆然。是以将不得人，武事不饬。且此馈送之物，果奚自来？非侵渔士卒之饷粮，则克减朝廷之赏赐。是以军不得饱，勇气不扬。其敝已久，岂特一种、宏哉！姑纪此以例其余云。

七年四月，御史张恂按临保定府。知府屠侨在于官厅伺候。忽有保定等卫旗军千余人拔剑开弓，喊声动地，高叫：“屠知府何在？今日与你有个死活！”屠侨见势凶恶，逾垣逃遁。各军赶寻不见，将把门快手用刀砍伤，一齐拥入察院。喊称知府欠我月粮，悭吝不与，你叫他出来，我们与他说话。张恂再三慰谕，各军不肯出门。后有分守保定副总兵陈瑾到院，张恂将伊责让。瑾用手一麾，各军方才散去。恂访得陈瑾与屠侨素有嫌隙，诸军之横皆出陈瑾之谋也。

都给事卫道疏曰：“窃惟天下之政莫大于纪纲，纪纲之立莫严于名分。爰自甘肃戍卒倡乱，戕害都御史许铭。既而大同叛军继之，杀害都御史张文锦、参将贾鉴。自是而后，强犷之军每挟其骄悍之气而陵犯上官，塌茸之官每畏夫反侧之祸而姑息下士。纪纲因之而大坏矣。追纪祸源，至今有识者所以犹轻李隆之死也。保定之事颇与甘肃相类，犹幸屠侨得生，故变乱未成耳。向使屠侨之遁不急，诸军之怒得逞，锋刃之下，死生未保。地方祸变，今日又不知何如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慎也。今日之事可以言冰，不可方霜矣。若不通行究治，窃恐天下之强军悍卒闻而效尤，犯分凌节，无所不至。纪纲既坏，将有不可收拾者矣。参照副总兵陈瑾，存心凶狠，守己贪婪。先曾被劾而罢官，后乃夤缘而复起。坐观军士殴骂守臣，若无主使之情，亦有纵容之罪。保定府知府屠侨轻人傲物，志广才疏，拖欠军粮，久不处给，横被殴辱实其自取。倘激成变，罪将谁归？再照前事，臣等风闻已久，以事欠真切，不敢上闻。意者抚按等官必来奏报，经今将及一月，事颇得实，报久不至。又况张恂亲经事变，稽缓未言，虽得静以弥乱之方，似非见恶必击之义。乞敕兵部马

上差人赍文，着落巡抚都御史王应鹏作急查勘。”上诏：“这地方军士激变，各该官员既不能禁制，又隐匿不奏，兵部参看了来说。”

七年夏六月，北虏寇朔州。由火石梁入。

八年冬十一月，虏酋小王子纠套虏七万余骑，由井坪入，遂掠朔州。至偏头关，乃退套虏，北虏居河套者八年。

宣府都御史源清上言：“彰往所以劝今，表忠所以励俗。本镇为国后门，捍御北虏。历年以来，将帅士卒宣力效忠，伏节死者不可无祠也。”诏从之。于是源清毁淫祠为褒忠祠。祀将臣谭广、薛禄而下，军士穆得海、王羊儿而下若干人。近时如关山、王经辈皆在列。

各边御史毛凤韶极言宦官出守之非，且曰：“兵不额增，饷不廩实，而使刑余不任之人坐食其上。既不可责其战功，又不可属之吏事，一职数人，一城数职，是坐困也。而况依阻为奸，渔猎所部，其为罪状又可胜言邪！”兵渐蹙之，因覆议曰：“塞粟一石，中土数钟，边军一人，供户百辈。此省节边方对症之药也。”乃罢各边监枪分守诸宦官。宣、大各留镇守一员。

九年夏六月，虏以三万骑入马营。参将兵被围。赤城守备刘傅闻传炮，即率所部仅百数十骑赴援，中途逢虏，直前搏战。虏围之数重，传令士皆下马步斗，引满四射，箭无空发。最后射杀其酋长，虏咬指引去。传身中矢如猬毛。先是虏酋阿尔秃斯渡河，由宁夏北境入庄浪住牧。九年二月，至青海与亦不刺和亲，亦不刺女先许嫁小王子，至是更嫁阿尔秃斯之子。阿尔秃斯子领众二娶亦不刺女归，复自宁夏入河套住牧。

十年，虏寇大同。夹镇城西下，总兵官彭英坚壁南山，不敢战。虏遂入怀仁山阴，至广武，大掠而退。初议罢诸宦官，独留镇守，至是虏深入，总兵官彭英获罪。言官因并论之，遂罢诸镇守宦官。九月，以李瑾为大同总兵官。

十二年春二月，北虏寇大同右卫，由双城入。冬十月，镇兵杀总兵官李瑾以叛。大同近胡地，寇时至。旧将令宽慢，诸军追虏有不至者，失期者咸置不问。墩卒惧虏攻围，或歇役，烽燧屡失，甚有受虏遗为缓其逢者，比兵出则无及矣。又朱振之罢，仍寓镇城代将，有大区画必与之谋。振以示惠于诸军，结其雄长，伍中诸有心计及异能若织组技艺者，班下恒役于其家，时时巷议新政。瑾至军，申令戒严。有警，鼓于军曰：“期某刻至某境，径以亲近往。”虏退，索诸失期后至者，刑之塞下，乃归。烽燧失传，虽微必治。置革鞭鞭之曰：“异于挺伤骨也。”又不咨询朱振，于是伍中及墩卒时出怨言。振因以微言动之，诸来役者泣诉法太严。则曰：“李瑾生长右卫小城，无长人度。彼信知伊小城中军伍易制也，岂知镇城多杰者邪！”又曰：“往年张文锦之变，军人岂独于总兵官不敢发邪！”于是旧杀文锦脱漏未诛如王福胜辈，咸僨曰

：“必杀之。”及是有二边之役，诸军以给犒暂还，既给犒，瑾令曰：“来日黎明至工所。”其夜有大星陨西北方，众星随之如雨。瑾自见之，嗟叹就寝。夜二鼓，王福胜等喊噪集众，得三四十人，共围烧瑾廨门。始瑾与诸将吏约，有急举炮，则各以兵至。闻变举炮，凡三举，将吏不至，而诸凶悉集矣。瑾知事急，率弟月执弓矢登门拒战。比明，尽矢数房，所歼十余人，伤者数十人。至辰力疲，叛者一从傍刺其弟坠，诸凶杀之。瑾知不免，免胄掷地曰：“恶狗！吾为大将，岂死汝手邪！”遂自刎。因坠门下，诸凶共毙之。遂共劫库出仗，执都御史潘仿，诸为桂勇、蔡天所用禽捕首恶者悉杀之。夺门钥，陈火器婴城以叛。遣人以金币女伎会遗北虏，乞援曰：“中土富乐，可来自帝，胜沙漠也。”远近大震。

尹耕曰：“此大同再变也。其所以致此者有三，而李瑾不与焉。世之论瑾者曰：‘赋性严刻，刑罚过施，犯众之怒，以戕其身。’噫！此未考其素者也。尝闻瑾之为将矣，劳不偏安，贫不殖货。其至大同也，与士卒共甘辛。斩敌首者亲为露布其门，死战者设坛祭，伤者为傅药，勤恳抚之，未尝或懈。独于追寇失期，烽堠失警者不少贷。革鞭虐伤生，匪以为虐也。夫卫青为将称仁慈，不擅诛于外；而李广之后期，至于自刎，不敢对簿。广为将极简便，士以此乐从，而亦严斥候，远要害，失期之无罚，烽燧之不慎，无所事将矣。瑾严于失期烽燧者，非以虐于军也。昔宋太祖斩此例登闻者四十余人，昔人称其善振五代之颓。而顾以此责瑾乎！故曰未考其素者也。又曰：‘法行有渐，骤施则骇。瑾不审夙昔，一旦以严加之，所以致败。’噫！此未致其详者也。尝稽瑾之为将矣，自壬辰建节至是，已逾一年。追奔屡出，若干卒伍之不肃，清野数令，失于传报之不审。每每抚髀叹曰：‘兵将尚不相识邪！我思用右卫人，申饰既至，鞭朴继施。夫子产惠人，以为为政莫如猛；子仪长者，以为私不可受，舍法而受私，无所事将矣。’瑾用法于一年之后，亦可谓有渐也。昔孔明以严治蜀，先正以为善救刘璋之弊。而顾以此责瑾乎！故曰不致其详者也。然则瑾奚以死？曰，有三：瓚、纲处置之失宜。朱振怂恿之不已，巡抚方与诸将吏环视而莫救也。何者？礼以严君子，刑以惩小人，惟名与器不可假人。夫巡抚者，藩镇之司命，上古之所谓得与天子立殿陛相可否者也。一旦执杀之，此其人自分有获生理邪！桂勇甫诛而未竟，朱振继事以弥缝。刑典不明，兵车亟反，抗章朝堂，谓为已定，而复为朱振请节钺，使奸雄俾倪，旁视者饱其欲而谁何！彼塞垣强悍之资，素无知方礼义之教，观此操纵，孰不荷戈效尤也乎！故曰瓚、纲处置之失宜也。龙蛇见血，本性自张。朱振罢柄以来，觖望殊甚。前以乱军拥己，执桂勇以坚其援，焚廨门以文其奸，此其人更复为盛德事邪！事宁更置，不谨绦笼，夜议晓诮，反覆交乱，遂使诸悍结怨公庭，怀恩私

室，彼久逸凌节之凶，而鼓之以兴戎起衅之口，值是多事，有不奋然思逞者乎！故曰朱振怂恿之不己也。又瑾之约曰，有急举炮，咸以兵赴。岂不以处荆棘之丛，馭反侧之众，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即有不讳，则五步之内不得施其众乎！夫总兵可以援巡抚，则巡抚可以济总兵矣。而况镇城之中，有协守，有两游击，有都指挥僚属。凡诸为长者，固数十百人也。举炮登门，间关射拒，意以为必有援之者矣。而自夜及辰，为时久矣，矢尽数房，为力疲矣。巡抚潜避，僚佐不前，擲胄自残，此其心能无憾于群公邪！夫江桓不至抚台而文锦死，天肩輿戈甲中而桂勇生，顾不有明证乎！又往时父老谓予曰：诸逆攻围瑾，久不能胜。天渐晓，可辨人，稍稍引去，独始倡者二十余人，念姓名已为人知，攻不置。於戏！此时而有人乎！其侧急之可以禽诛，缓之可使离散矣。故曰巡抚方与诸将吏环顾而不救也。是三者有一焉，足以死瑾矣，而况其夥邪！若瑾者死可矣，独惜夫论者不致其讨于诸人，而顾喋喋于瑾也。”

总督侍郎源清、都督永来讨叛兵。叛兵复推朱振主军事。初变闻，廷议以大同再变，士卒骄肆，不有大惩，终鲜戒心。诏源清进兵，且命永为提督。源清乃檄问变故，兵驻聚落堡；永师趣镇城南，宣声诛杀总兵者。诸叛复拥振为主，出库仗火器，列置障，婴城拒命。日劫掠诸富家，搜杀诸定变有功者，一言不相入及素睚眦者，咸灭族矣。后永攻南关，破之，杀戮亦众，然皆愚痴守里不去者。永乃为长围守之。天既寒冻，官兵疲，贼乘间突战，数不利。初官兵始至也，辽东兵乘胜入其南城，以永未至，令未下驰而出，至是咸惜之。十一月，朱振既主军事，上言乞救叛者请斩首恶以献，缚乞丐者十余人以至。源清乃檄召振计事。先是诸叛遣人赍金帛使北虏，逻徼获其二人，源清簿讯之。具得振受诸叛拥立，及为规画城守拒命使为己请节钺诸奸谋，振不知也。及至，源清诘之，不服，出逻获者证之。振震惧，是夜服药死。

十三年春正月，叛兵以北虏入寇。初，诸叛使人以金币啖北虏，有邢通事者，素盗马徼外，颇知虏驻牧所，率数人往。虏初疑之，既而知戕总兵是实。虏酋吉囊、黄台吉、青台吉等以五万骑至。宫军坚壁不敢战，而饷道断绝。源清兵驻聚落堡，与虏角不利。永屯城南，不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诸叛以虏使十数人入城，指代王官示之曰：“此与汝王子居。”虏使咬指称死，扣头去。诸叛欲尽纳虏入城。城中人不听，乃止。已而虏自解去。或曰有陕西游击某者，潜出塞袭其辎重，虏闻之乃退。

尝论十三年之役有三失焉：主兵不睦；几断不早；进攻太逼也。夫二卿相恶，楚师以败；将相交欢，汉祚斯安。源清号称忠正，而遇事颇疏；永则阴险贪婪之资，而济之以弥缝钻刺之奸者也。二人共事，同执兵权。则举动何能无掣肘，臂指何能悉如意乎？且永曾建节上谷矣，源清两疏论罢之，则相为猜

忌也深矣。夫以阴险贪婪之人而重之以夙昔猜嫌之深，此其人能如李临淮、范文正忻然相得戮力平贼也邪！是故羽檄甫驰于诸道，而科索已闻于四境，校佐未谒其牙纛，而贖货已满其私囊。殆夫进兵无谋，辽阳尽锐而无继，馭军失律。南关纵戮以邀功，则源清已不能制永。而付之浩叹矣！古曰将帅不睦，其兵可禽，此之谓也。裴度平蔡，惟断乃成；亚夫制楚，从天而下。方大同之初变也，建议盈庭，莫能适主。然究其指归，不过二端：曰抚，曰剿而已。乃若抚矣，而首恶之诛必严剿矣，而胁从之罪宜宥，则适中之说也。夫蔡天者，世所谓应变之才，大同人深信而诚服之者也。使决于抚矣，则天可用也。匹马叩关，无不解甲，首恶可以渐禽，余党可使解散，盖不特免朱振之纷扰，缚乞丐以希恩，亦且无聚落之仓皇，挟腥膻以危众也。又大同一城生齿甚庶，爨薪食米仰给他方，神器火药发自内帑，居常推挽输之辙结毂系尚且不支，而绝源俟涸，断哺待饥，彼乌能与我持久邪。况初变之时，人心摇抗，事势未一，首恶未敢讼言以主谋，胁从未至一心以效力。盖闻十日之外，且犹未断行旅，亲藩宗室相继逊奔，诸司吏长往返省视，使决于剿矣，则间可用也，或募人入城以烧其仓廩，或购中伺便以焚其戎揣，刻日齐发，百炬并热，比其戒严，灰烬遍矣。而众论纷舛以莫定，主者观望以徘徊，则虽源清辈亦莫有一定之见，而况其他乎！古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之谓也。又用兵之道，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战，胜于战先，谋于事始。夫大同为西北之极徼，自韩信、陈倚外援以中陵，卢绾、卢芳视穷荒为逋藪，不待今日始知之也。彼变一闻，则我备宜预。连精骑于塞下，而重募逋徼之人，申守备于三关，而大严出入之禁。夫大同之边有限，通虏之使微行，付心膂于忠诚，重恩赏于捕获，彼岂能飞越邪！外备既严，内间用命，徐以偏师壁其四面，去城二三十里不必造郊，连营十四五屯不必合网，巡哨则骑兵递相往来，设伏则步卒互为耳目。夫锡腊沟之炭不入则爨釜不鸣，诸城堡之米不继则枵腹莫振，军器火药焚于内，楼橹阵毁于外，然后县格军门，射书城上，束手者皆为良民，斩级者必书上绩，严首恶则询访必实，谨根蔓则缉捕必尽，名姓有定稽，形貌有定识。逮夫凶恶尽诛，然后恩宥大布。诸军解严以旋镇，抚臣建节而入城。除彼苛烦，与之更始，已前之事置不复言。斯或抚剿之中庸，恩威之极致也。而乃议未成谋，备未周险，仓卒配发，轻用大众。五六万骑顿之坚城，欲战不能，欲攻不克。夫未有陷坚之议也，而云梯冲车罗列于阵前；未有悉屠之说电，而婴孩白首横戮于南郭。坚肋从之心，实狂之口，卒之虏骑再南，人情怵匈惧，举天下精兵几尽歼于一旦，所失岂细故邪！古曰“急而走险，将失厥鹿”，此之谓也。

辽东巡抚吕经委指挥武勋、经历郝人英审编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均徭。武勋妄将老幼一概编役，又将原帮壮丁拨出徵银。吕经又听广宁中军都指挥袁、

刘尚德修筑城墙，栽柳种田，不得休息，月粮失期，众军怨愤。有左所马军赵憨儿倡乱，众军拥入都察院喊叫，先将刘尚德捉打。吕经越墙走苑马寺避之。憨儿等遂放火劫狱，将肃清等九门关闭，仍在狱中劫出高大恩。寻至苑马寺围经采打，抬送都司霸住。时巡按御史曾铣在栾古驿，闻变即趋辽阳。出示晓谕本城军人等各安生业，毋得惊疑，各官旗依旧操防，及将经所行不便事件尽行除革。憨儿等听信散讷，铣疏参经激变，乞为罢黜，另选练达边务者代任。及言开端鼓祸者容查究，胁从者暂宽斧钺。上乃命吕经革职闲住，以都御史任洛巡抚辽东。经离任行至广宁，取原留衣服书厢。袁传称经要办毡扛，将草价每石扣除二分，收买军人于蛮儿等欲乘机劫掠，鼓惑众军，遂打开院门，将经剥衣拔须，拉送卫监。蛮儿等将迎恩等五门关闭，又将袁赤身头带草圈上插小旗肘镣，同经抬在车上，执旗呐喊，推游五门。游毕仍送在监。太监王纯、总兵刘淮、游击史俊见经被蛮儿等打伤沉重，央浼保出分司存住。蛮儿等又与管粮郎中李钦昊讲要粮赏。李钦昊每军放草七束，银一钱一分外，又多加银一钱二分，及添银一分作袁克扣之数。曾铣闻之，遣武举韩承庆宣谕众军，暂依宁息。蛮儿等又胁迫刘总兵奏讨旧巡抚周、都御史总兵前来安抚。事闻，上遣官校蔡玺赍捧驾帖将吕经拿解来京，总兵刘淮等俱往会府迎接开读。蛮儿等疑说既来捉经如何无敕书黄榜，止用一片白纸，必是经家人诓他脱身。遂一拥将蔡玺扯打送监。曾铣乃差指挥柯玺执案验告示晓谕。蛮儿等方将经送交蔡玺赴京。上命工部侍郎兼都御史林庭昂往辽东勘问。赵憨儿乃潜至广宁与蛮儿谋同拒勘。诈称林侍郎领兵要将两城追究，以惑众军。谋于六月二十五日夜刘淮进表会府，纠各摆队军人杀淮，将各官关在城外，逼他顺从，并掠各衙钱粮人家财物。刘淮知觉，时值天雨，命各军散讷，至天明方拜表。蛮儿不得间。乃造妖言紫微星下界，真人出世，白龙驹出现，二十八宿扶助，天兵百万，要从开原杀起，直抵山海关。有顺从者升用，不顺者全家不饶，用黄纸写成贴各门。又谋劫狱。铣闻之。密计行副总兵李鉴、参议高登、韩承庆等，督令官军杨世禄等将憨儿七名擒获；史俊、刘淮复密计命郎山、金镇擒陈羊儿。羊儿亦贼首也，宿于娼妇张大儿家。金镇往擒，羊儿执刀迎敌。郎山用铁尺打倒，拖至猪市街杀死。铣乃遣百户崔捷传示辽阳，首恶已擒，即分布官军擒蛮儿等。奏乞依法处决，其余胁从俱免究。上诏：“这悖乱军人，有名首恶，既都擒获，地方已宁，不必查勘。法司从重拟罪来说。林庭昂取回，曾铣升大理寺右寺丞，赏银二十两。林庭昂、任洛各十两。”

时抚顺城守御指挥刘雄刻减军士月粮，士兵王经等不忿，纠众乘夜打入雄宅，劫掠家财。明日，众军缚雄各上楼，鸣钟吹号，将城关闭。铣闻之，即遣指挥胡承恩代雄备御，晓谕众军照旧操守。经等见事不谐逃躲。铣行胡承恩

捉获经等斩决。城中始安。

按三城之变，起于一时，亦甚危矣。况各镇之变，相循于数年，抑何故哉？盖上有假借之法，则下多放荡之情。往者，宁夏之军曾一变矣，未几，而后有大同之变。说者谓所以处宁夏者启之也；大同杀参将，杀巡抚，既变于前矣，未几，而又有杀总兵李瑾之变。说者谓所以处张文锦者启之也。然则，辽东之变谓非生尤于处大同者乎？蠢兹小丑，习于耳目，自谓陵辱命臣、贼杀主帅，其祸不过如彼。而我等纵一为之。料无远害。此所以倡之即应诱之无忌尔。今铤不动兵奉，潜消大乱，其功足多。而鉴往惩来，尚刚制以法云。

初（十三年），大同叛贼未伏辜，朝中犹有难于用兵者。岳伦请早定大计，疏曰：“大同军士往年尝杀都御史张文锦，继又执总兵官桂勇矣，今此举则三变也，其进兵征讨必矣。臣独虑抚巡乡宦在利害中为生死所迫，鲜不为彼陈乞。而在廷之臣主利害者计难易，较钱谷者计劳费，保全宗室者计俱焚，有一于此皆足误事。万一复蹈往年故辙，杀无干乞丐以缓王师，将诸边效尤，纲纪大坏矣。所愿锐意进兵，务在必剿。夫处利害之内者，其谋论不足采；除蛟龙之害者，其网罟不足惜；制坚城之敌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时当隆寒，官兵不必顿之城下，只于聚落堡、怀仁县诸处环而攻之，使锡腊沟之炭一月不入，四方之米二月不至，可以坐待其毙。或宥或诛，威福之柄在我矣。昔澶渊之盟。寇准谓以战盟则盟在我而可坚，以和盟则盟在彼而易叛。今切不可使朝廷之赦在彼也。”又曰：“大同一隅，九边观望。今日以诸边讨大同为力易，他日以天下讨诸边则为力难。是今日之讨大同所以为诸边地也。今日之举，当以理势论，不当以难易论；当为异日计，不当为目前计。”又曰：“近见邸报，以鲁纲镇守大同，督其赴任。使纲一入大同，使为彼所牵制，不若别给符印，令驻阳和，使得便宜调遣。则各城之兵有所仰望，系属不敢携贰观望。仍别置管粮郎中一人共驻阳和，以供军饷。以明示置大同城于度外，则进退伸缩在我矣。”

初，户部郎中詹荣以理储至镇，有父丧，值变作，不克去。荣素允于出纳，且为诸军计供饷诚恳，故不为所怨。至是闻官军战数不利，诸叛复构将至，乃止哭离苦，奋然曰：“君亲并急，予何敢自附于执礼，矧父丧母氏俱在此乎！”遂潜使镇抚王宁者，诣军前呈储牒。宁至，既呈牒，督府三麾之，跽不去。督府悟，屏人与语。宁悉陈荣意，且曰：“荣言不敢爱死以忘君父。今兵屯已久，外寇且复来。主上宽仁，德音屡布，罪止渠魁，而为凶恶所遏，城中人弗闻也，即闻弗信也。得片札为徵约，内应图之，不数日可辨。夫渠魁不数十人，而城中生齿且数万，军门忍尽残之乎！”督府曰：“善。”给印札。临行戒宁曰：“为我谢詹君。忠孝，臣子事也，勉为之！”宁还。荣乃以札示游

击戴廉。时诸叛推指挥扬麟、马主军事。廉曰：“马亦治世能臣也，必得与谋。”荣曰：“然。”遂召告之，曰：“公生死骨肉我也，不敢避。”荣复欲有所计议，军前使扬言曰：“自兵断炭路，城中冻甚，詹中郎有信义，盍涣之一出。”乞军门，诸叛不疑也。荣至军计事毕，出遇兵部主事楚书于途。手荣曰：“大事可就，愿与君共之。”于是荣复与书定谋。且曰：“城中不知德音，吾谋就公以天使赉诏入，一省慰之，则事济矣。”书曰：“诺。”荣入城，给曰：“炭路许通，然闻有天使赉赦至，阖城或可生也。”及复密与及素忠愤者二十余人共盟于廨。升泣曰：“有如图事不谐而死，其以百口累公。”荣许之。升乃复扬言：“天使至。”众迎书入。宣慰毕，书出。是夜升与同盟者擒诸首恶二十余人，斩之。函首军前。次日，大军退舍，诸胁从登城望见之，惧且喜。呼曰：“是真活我也。”荣令开诸城门，去备具，迎巡抚都御史樊继祖以入，遂定。

按边父老曰：“官军顿城下，战不利。督府令为地道垂城，为贼所觉。后引水灌城，城土坚不隳。传言虏复至，人情惶匈惧。更五日不下，有他虞矣。於呼！有他虞则国势危，虏再至则镇人左衽矣。若詹公者，功真再造也哉！”又尹耕《九宫私记》曰：“十二年，耕为藁城令，藁有张尚书子麟者家居。一日乡人至，报大同之变。耕走谒张，因言下城策。张曰：‘此事只要朝廷主张定，果欲大惩之，乘其未备，募人入城纵火为善。’又曰：‘闻大同如浑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后闻用兵时穴地道，决水注之，城不隳。耕因思《宋史》有‘太祖灌太原，契丹使臣讥其不知俟涸’之语，疑之。庚子，耕改官归，父老谓耕曰：“兵已退数日，水涸城乃隳。”于是知古今事势不远，而人之知识才力有逮不逮也。乙亥，耕过东平，谒故总督刘公源清，语及灌城俟涸事。刘曰：“彼时实思不至此。”

夏四月，礼部侍郎黄绾来赈。时大变甫定，城中饥饿。代王以为言，绾抚视赈济，于是诸被杀者家稍稍来告。绾与抚镇官复密谋，禽斩王福胜等二十余人。

梁震为大同总兵官。震，陕西人。素著战功，善用人，家丁辈乐为效死。尤长于出塞捣营。时大同乘两变之后，悍卒纵肆，主将每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则反唇瞪目，或为飞章讹语相摇撼。震素知其态，命下率所亲家丁三百辈驰至，申严约束，禁治私聚，一军大惊。其家丁辈时时向镇兵语曰：“乐敢蔑主将者，恃其众耳。儿郎辈在此，无不一当百，五步之内，恐尔不得用其众。”镇兵皆咋舌。

或言家丁之弊始于震。夫震之家丁，有家丁之利者也。今之家丁，利去而害存者也。夫震，西产也；其家丁，亦西产也。结发从震战，颐指色授，无



不如震意者。今将臣建节，始募家丁，市井狡伪，呶呼四集。甚至藉军中之锐号为家丁，损伍额以张恶党，增游惰恣而暴横，若震者羞之矣。

十六年，梁震出塞击虏，战于玉林川，斩首百四十。

按迩来边尘日警，小惩则大戒，近劳则远逸。若震者功何如也，而论者以为出塞起衅，误矣。

虏由阳和入寇。震及副总兵戴廉、游击王升督兵赴之。既而虏由野狐岭直犯大同镇。巡抚都御史史道率都指挥徐珏等，以步卒陈于城东东塘坡。虏遂南掠至怀仁乃退。是役也，虏先以偏师诱我兵东出，而以大众向镇城。过城下呼曰：“尔梁太师何在？”盖觇知震东矣。时骑兵尽出，止存老弱。微道出阵，几致不测。然虏所残破亦不胜计。

按梁震擅时名而不能识虚实之势，东塘虽结阵而不能遏驱掠之锋。声东举西，凶志必惩，虏何人斯而能有成算也！虽然，诱兵东致，以震在也，能为有无亦庶几哉！

虏寇宣府。总兵张镇、参将张辅国败绩。虏伏兵右卫城东柳沟，而以数骑近城。辅国新进，甫任兵事，不审虚实，遽驱兵追之。至柳沟伏发，兵大败，死者千余人，辅国亦没。由是右卫军锋顿挫，报至，宣府大震。时镇亦初总兵事，闻之色丧。驰见巡抚都御史登庸曰：“祸至矣，奈何！”登庸怒曰：“尔妇人邪？闻败不提兵往援，而但忧祸至邪！”镇不得已，出兵至水关，惧不敢前，辄报虏退而还。其次日，右卫人咸出收葬死者，虏复至，仍驱之去。于是巡按御史阎邻劾奏镇缓追逸贼，轻退失关。械系京师，罢宣府镇守宦官。前罢宦官镇守杨诚，颇勤慎，留之。至是以虏入，亦罢。

十七年六月，北虏入寇宣府。总兵官郝镗败绩。虏至宣府，比时镗代张镇，素无望，且将由赂授，军士轻之，莫有斗志。镗复不身先，令坐营指挥周镗以本营精锐往。至姚家庄未阵，虏纵骑蹙之，兵遂溃，周镗没。比镗出师，虏去远矣。事闻，械系京师。

八月，北虏寇隆庆。参将丁璋败绩。虏潜师夜入，抵州城入。郭璋闻之，仓卒出战。时部曲逸散，所率不过家丁，战又不利，城中大惧。会虏自解去。璋身被数创，然素有勇力，亦手斩八级。军中之论边将曰：“徐珏整而有谋，纪律素定；丁璋勇而玩寇，斥堠不施。”及是乃信。

十月，北虏寇深井。杀掠甚众，掘窑搜藏粟，载以革囊。至清水河，总兵江桓将宣府兵及所调大同游击毕集列河上，凡九营。时天寒甚，河冰新合，滑不可渡。虏望见大惧，刃囊弃粟如丘。诸将共议曰：“我乘其半渡，击之，蔑不胜矣。”桓素怯懦，且业以隆庆之役获愆，无战情。令诸军曰：“但坚壁，有罪老仆自当也。”会游击章镇、参将李彬等喧于帐下，固请以家丁出。

桓拔刀曰：“诸君不哀怜老子，欲重其辜邪！即桓死，于诸君何有！”镇等叹惋而退。虜见我壁不动，分劲骑掠前营。前营者，桓营也。营脚动，诸军方议援之，虜已鱼贯而渡。毕渡，劲骑亦引去。初虜至，被驱妇女千余人在营，见官军自分得生，及渡，皆南向痛哭，声闻数里。

按此清水河之设也，论者以为自景泰以来得胡之便，无逾于此。虜深入马疲，一也；近塞欲遁，无斗志，二也；河冰初合，滑不可遁，三也；我兵大集，九营同列，四也；纵之前驱，邀其半渡，五也。吁，桓罪深矣。

十八年三月，命兵部尚书翟奎往劳九边将士。时车驾巡幸承天府。特命奎宣布德意，劳赏将士。

五月，城弘赐五堡，置分守。北路参将张文锦之遇害也。水口诸堡悉废。是后虜寇无岁不警，警无不至大同城下者。时论惜之。尚书毛伯温既总军务，行边至大同。北望大漠叹曰：“国初置镇于此，以北无山险，独当虜冲也。是故可以藩蔽雁门、紫荆矣。然镇北属堡不立，斥堠鲜施，则何以遏驱追奔相犄角邪！”乃上疏力言之，且曰：“时不可苟失，言不可人废。文锦昔画不为不伟，但其作事不识通变，重拂人心耳。后来主者遂以为讳，今臣修复之。地置不必仍旧，但求要害；土田不必起科，但令开垦；戍卒不必摘发，但取乐从。”及条上诸设官添仓事宜。诏下巡抚。于是巡抚史道奋然曰：“吾事也！”与总兵官梁震同出塞规视之，以镇胡地险，移置稍西名镇边堡；水头地僻，移置稍东名镇川堡；沙河地沮洳，移置河南名镇河堡；红寺仍旧，改名弘赐。又于弘赐西置镇虜堡，号曰北路。置分守参将，驻弘赐堡。诸堡各置守备，募人垦田。为军三日而伍实，三月而工就，期年而田尽垦。

按此之谓经略也。方当戕筑之时，且犹多口；迄于工就，乃始帖然。夫仁愿三城，文正环庆，古人以为美谈，胡今时举事之难也。然尝论五堡之事，伐斫伤手，文锦之谓矣；而因噎废食，则继事诸君有焉。夫桀纣以女色亡天下，而汤武不屏内御，势不可也。自甲午之变，继事诸君言及五堡，摇手闭目，深恶痛绝。甚至曰：“此为复修文锦之旧也，何以安反侧？”夫文锦以五堡召祸，将遂废五堡；然则文锦以巡抚败，遂将废巡抚乎？伯温此举可谓破群惑而铮铮者矣！

闰七月，北虜由石窑沟入，寇大同。时五堡初就，兵戍新合，且垣堑为险可据。总兵梁震督兵御之。虜退。此五堡之功也。秋九月，兵部尚书翟奎行边还。上疏曰：“宣府生齿日繁，供费日广，方面臣止有分巡佥事一员，恐不暇给。夫国家置守巡于诸道，所以督粮储理狱讼，不可偏废者也。宣府独置分巡臣，愚以为非制也。”乃诏置分守布政司参议一员，给敕行事视分巡。

十九年，虜号十万，一入宣府右卫，掠顺圣城、蔚州、广灵县。一入弘

赐东口，掠怀仁、浑源、灵丘、马邑、朔州，复由弘赐东口而出。杀戮甚众。游击将军戴升承调援广灵，至红山遇虏，兵败，死者千余人。

按是时梁震死。祝雄代镇，失良将，捍御隳绩，然自是山西之祸成矣。闻之父老，震建节时，虏亦无此大举。所谓畜谋日深，发之一旦也。近年边将负才名者三人：李瑾、梁震、祝雄也。三人之中，瑾为上，震次之，雄复次之。夫世之称瑾者曰：“性孝友，勇而有智，料敌多中，治人不敢于以私。”称震者曰“巧于袭营，善用人，下乐为死。”称雄者曰：“循循如书生，与人信，士卒同甘苦。”瑾以行法遇害，可深惜也；震数立功境外，其时鲜失事；而雄则败衄偏师，戕艾生齿。且弘赐之外捍不严，而全镇疮痍，西路之中坚失据，而山西蹂践。将所值之异邪？胡名实之不副乃尔！噫，震、雄同事者，巡抚史道也。道之疏曰：“震刚愎骄横，虽称难处，而壮勇多机，闲习戎务，臣与矢心，少答恩眷。今之将帅未可倚恃，臣诚傍观无以自宁，则又安可委之所值邪！”

十九年秋七月，虏由宣府右卫红糖口入。总兵白爵将镇兵一接战不利。虏遂大掠而南，逾十八盘渡口，过蔚州，进薄广昌，杀戮极惨毒。又欲循山而东，犯保安、怀来诸处。爵尾其后，不复进。参将镇计曰：“虏众，尾之无益也。”乃分精骑伏蔚东山下。时参将徐珏已遣兵断美峪口。于是虏不得东，先驱入山者，多弃马步返。镇因邀击之于大比庄，败之，斩七十余级。虏引去。

秋，虏酋吉囊拥众数万，由偏头等关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贼为乡兵所歼。既而又犯延绥西路，从定边营毁墙入境。是日雷雨大作，连旬不止，泥淖深陷，马足不能驰逐。总制刘天和豫往花马池，调集都御史杨守礼、尹嗣忠、赵廷瑞，各镇参游守备官军分布城堡及隘口，按伏夹攻。九月朔，虏至硝河城结营自固，不敢纵掠。逾五日，陕西总兵魏时兵至，遏其南；黄恩兵阻其西；崔嵩、杨琮环其北；郑东、王升、高、陈爵等兵联络以击其背；庐瞻等所统庄浪、凉州、西宁、永昌援兵接踵渡河，军声大振。任杰、周尚文皆在行督战，斩首四百余。吉囊次子曰小十王者及其妻弟、一大将皆被杀。十一月，虏众恐慑，皆出河套，离为二地以居：其一驻旧东胜，大同兵邀击之，斩首九十一；其一驻贺兰山外，庄浪、宁夏兵互击之，斩首一百八十一。时套中俱无虏矣。

二十年，吉囊入寇报怨。不敢犯延绥，复由山西偏头关入，犯岚石等州。杀一参将，大掠，直抵平定州。窥井陘诸关，欲犯畿甸，以冰滑岭峻，不能攀援渡马而止。然山西自来被虏，杀人之多，未有过此者。入朔州等处而去。是时所在居民无避者多受祸，有备居城中者皆得免。

二十六年夏六月，虏酋俺答阿不孩者，小王子别部也，机诈，雄于沙漠

。至是遣所虏汉人石天爵与虏使一人至大同，言：“累年犯塞，兵刃残伤，所得诸畜出塞辄死失。且北部素通中国，进贡不绝，后因小失乖异。今愿入贡，献马驼，贡道得通，则两不猜忌。中国可出二边，垦田北部。自于碍北畜牧。请饮血为盟，以示诚信。”于是抚臣史道、总兵官王升以闻。诏购斩俺答阿不孩，且令不得私释石天爵还。时石天爵已去，于是抚镇咸获罪。后石天爵复至塞，为墩卒诱擒斩之。诏备北虏。俺答求贡，抚镇许为疏请。后俺答亲自塞下邀戍官相见，席地传饮，又归近时别虏所驱墩卒。于是抚镇复以为言，且曰：“求我愈深，则望我愈厚，倘无许贡之期，应有诘兵之令。”诏申严守备。

都御史杨守谦论曰：“壬寅夏，俺答叩边通款，杨职方博过谦曰：‘俺答求贡，今当如何？’谦曰：‘宜许。’杨意亦同。及兵部疏上，当道驳之。再上，而议论异矣。既而斩石天爵，又购斩俺答。夫兵交使在其间，况求贡乎！杀一天爵何武？借曰不许，亦当善其辞说；乃购斩之，此何理也？横挑强胡，涂炭百万，至今无一人知其非者。巡抚史道乃以交通外夷拟死刑，虽释不诛，当事者惧矣。夫今之以贡为疑者，必曰宋以和议误国。不知此贡也，非和也。九夷八蛮皆许其贡，何独北虏而绝之。

秋七月，虏寇大同。由左卫猪儿入，掠马邑、朔州，遂入阳武峪，抵太原，复掠灵丘诸处而出。

此二十年之役也。督军者惧获罪，于是始有寻功抓级之事矣。

是年九月，宣府叛贼张雄伏诛。雄与僧人王姓者结庵隆庆之青风砦。州人刘伯川、赵天禄辈尊礼之。聚众既多，遂谋不轨。雄衣黄，出铁印，署伯川辈伪职，谋潜使人约胡。守备丘陵、知州辛住闻变，使军人徐龙往从之，潜为内应。陵随以兵至，擒雄等送镇伏诛。

## ●卷二十二 鞞鞞

二十一年夏四月，虏自大同由左卫吴家入掠马邑、朔州，历太原、汾州，抵平阳，复掠平虏诸处而出。先是，虏寇宁武。偏头关副总兵李瑾战于刘海庄不利（十八年）。时警报迭至，以为虏议掠太原以南。于是巡抚都御史陈讲上议曰：“西北边镇莫重宣大、三关。国初，急宣大而缓三关，以大同足蔽三关也。今时则异矣，故必急三关。急三关必增戍，增戍必先设险。夫雁门有勾注之险，偏头、上老营之扼，故增戍必自宁武始。阳房口者，朔州之大冲也，往年虏寇由之。臣愿籍山西民壮夫力，而济以郡县赎金，城是大险，不三月可就。”从之。于是起阳房口经温岭、大小水口、神池、荞麦川，至八角堡悉城，凡百八十里，且筑且，土石相半（二十年）。虏寇宁武，由朔州入，至王野梁。副总兵丁璋、游击周宇以兵御之。时璋已得疾，乘板舆督战甚力，与宇俱死于阵。

以樊继祖虜总督宣、大、偏、保军务，与银九十万两。又起翟鹏总督京城南面山东、河南军务。继祖至不出，纵其深入山西，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杀掠人畜万万。吉囊才出关，未至塞上，俺答复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杀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张汉赈山西被虜郡县。

二十二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继祖，竟不罪得归田。陈讲、史道为民。宣府、大同总兵王陞、白爵仅罢官。鹏亦召还京。是月，虜掠兰州。

三月，边臣言虜且至。又以鹏总督宣大偏保及山东、河南军务。五月，时宰恶鹏直，遂会鹏乞兵粮，内批罢鹏，革总制官，专责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龙大有、楚书、刘臬、刘隅四巡抚。五月，右清纪郎周铁言：“虜必再至，乞早为防御计。”谪铁庐州府知事。六月，虜吉囊病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驻威宁海上。俺答纠数酋经朔州破雁门掠太原，京师戒严。七月，复鹏提督宣大偏保山东河南军务（旧总督止节制宣大，今三关不支，诏雁门、偏头、宁武悉听节制）。上出赏格擒斩俺答，银千两，升不次。他酋三百两，升三级。时俺答清台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拥万众越太原列营汾河东西，散掠上党、平阳、下邑。时鹏未至，我师连营莫相掇，观望不肯战。纵贼深入，杀掠人畜万计。且归，偏帅张世忠等自侯城村起营，盟约诸将，蹶虜力战。诸将闭营不相援。贼见世忠军壮，战又力呼，集精骑三千余合围世忠。世忠被箭伤，裹疮下马，四面步战。贼亦窘，会矢火药尽，世忠愤呼曰：“我军被围战苦，诸将竟不相援，后宪天刑，宁汝追耶！”复上马往来督短兵血战，自己至酋。贼见我无援力竭，遂履我营。世忠头中二矢，坠马死。张宣、张臣等痛世忠死，犹率旗军曾五等力战，宣、臣并死。虜自代州从广武站出关去。虜自六月丁酉入塞，至七月庚午，凡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虜二十余万，牛马羊猪畜二百万。赠世忠右都督，与银十斤；宣臣各四十两。仍祠祀。时羽书急议筑京师罗城，兴役九月。给事中刘养直力言不可，遂止。

按《吾学编》云：“十八年二月，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台吉皆屯牧塞外，时时掠宣府。总兵江桓竟不出，劾罢。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诸堡。逮总兵江桓下诏狱。十九年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杀掠人畜万计。总兵周尚文驻兵青秋原，虜退，以捷告。虜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马营诸堡，得我神枪铳炮千计，刍粟牛羊万计，掠一妇人往。时虜多掠妇女，近数年乃掠谷畜火器，遇妇女辄杀不掠。四月，风霾，旨下兵部，议防边方略。言官交章劾兵部尚书张瓚贪鄙误国。不听。七月，虜入宣府塞，大掠，至蔚州，尽破其关厢堡塞，杀人盈野。总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儿，大败。副总兵云冒遇虜于马连堡，又败。先是大同叛卒逐出，尽走虜中。虜择便捷辈多与牛羊帐幕，令为僧道乞丐人调我边，西至甘、凉，东出山东，或入京师。凡地理险易、

兵马强弱、抚镇将领勇怯利害，尽告虏酋吉囊、俺答。至是二酋分进入塞。大同军顾与虏约，无掠我人畜，我亦不复阻若。虏喜，啮指折箭去。至秋，竟越大同抵雁门，度宁武入岚静、交城，掠杀人畜万计。大同军有得虏掠我辎畜，名买路钱。大同巡抚史道、总兵王升幸无事，若不闻，闻亦不问。大同军亦骄悍不用命。宣府总兵白爵调援亦不肯战。虏益无忌顾，且欲攻雁门。山西抚臣陈讲告急，大同抚臣史道竟匿不以闻。是月陕西总制尚书刘天和率精兵九千驻华马池。虏数万入安边、定边塞，大掠固原。抚按羽书沓至，天和为虏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斩虏首五百，卒张奴儿杀吉囊之子，虏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锦衣正千户，升赏三镇文武吏士千余人，张奴儿升世指挥僉事。内阁以谋谟帷幄，夏言加少师，翟奎少保。本兵以曲尽方略，坐收全功，张瓚加少保，叙一子锦衣卫副千户。观此则各边之驰兵养寇，非一日矣。皆由朝廷之赏罚不明耳，噫（此所纪与前稍异）！

初，偏头关置副总兵官，宁武隶焉。论者以偏头数警，副总兵权轻，改总兵官。时山西抚臣虞于内突又请移驻宁武，以便援应宁、雁。从之。铸印建节，于是三关称镇，峙于宣大矣。

尹耕曰：“夫国初之经略边镇也，以宣大偏头为极边。是故宣大置总兵，偏头置副总兵，所谓重之也。以雁门、宁武、平刑为内边，故但设守御所守备官，视彼为稍缓焉。宁武之数扰，则大同之失守为之也。而乃移偏头之兵将于宁武，斯不为全算矣。於戏！京东之外镇，营、蓟、辽阳也；京西之外镇，宣大、偏头也。京东之内险，山海也；京西之内险，居庸、白羊、紫荆、倒马、雁门、宁武、平刑、龙泉也。外镇以屯重兵，进与之战；内边以严隘塞，退为我宁。斯其画一之论乎！”

翟鹏言：“大同有五堡，北边少事。五堡能御患者，以恃沟垒也。则五堡而东而西顾不可乎？今讥自镇边堡而东至阳和后口，镇何堡而西至老营堡，凿为长堑。其间山险不可凿处不过三十余里，量为堑崖修墙。”从之。乃凿长堑。

按设险有三道：曰垣；曰堑；曰窑而已。筑土为防曰垣；凿地横亘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窑。夫设险以止虏驱，其仿于秦皇乎？秦王起辽东至临洮为长城，所谓垣也。而曰堑山烟谷，则亦堑窑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为华夷之限。人于其有余不足者，少损益之，斯亦裁成辅相之一端也。而论者怨于秦失，执不肯举是，非胶柱之谈也邪。

置分守大同南路参将驻应州。属以浑源州、怀仁、山阴、广灵、灵丘县六城，城靖虏诸堡。长堑既成，总兵官周尚文议于堑内城灭虏、靖虏、破虏、威虏、宁虏五堡，招募边人为军。垦地资养，堡置把总指挥统之。后复城灭胡

、破胡、残胡、败胡诸堡，布列堑内。

秋七月，宣大二镇兵乘塞。旧镇兵皆团操，镇城有警出战。后虏患渐炽，亦往往夏秋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至是总督鹏及抚镇建议，入秋悉令赴塞，画地分守，谓之摆边，入冬而罢。

七月，郡兵乘雁门塞。国初，设有大边二边，俱于西北极境。故宣大建大将，屯重兵，号曰镇。三关惟偏头与大同接，置副总兵老营堡游击。其雁门、宁武比于内地，虽设防戍步卒，而无马兵，亦不置参游将臣。至是以虏连南下，大同不能捍蔽，于是山西建议掣回大同协守班军，增置参游将臣，徵集内郡太原、平阳、辽、沁民壮，借倩屯夫弓兵，悉集三关。以次步列，分地画守。按此所谓内边之戍也。岂惟山西、河南、山东俱有班戍，真、保、顺、广之间塞役不休矣。于是大河以北无息肩之期，而两镇连百数十城有弃置之恐矣。其时复有筑堡之役，杵声遍于中原，农事废于南亩。於戏！不以战为守，而以守为守；不以塞为塞，而以内地为塞。斯画也失之远矣。使大同失守，山西内边八百里之间，弱兵仅四万余，其能遏虏之入否也！虏所垂涎多在山西，不在大同，三四年来大同幸不溃防，山西方有宁宇。是故守大同者，守山西也。

虏寇大同。总兵周尚文御却之。斩五十余级，内一人金带锦裘，其酋首也。

十月，北虏寇膳房。总兵官欲永督参将祁勋御之。永既素无纪律，勋复贪纵，士不用命。虏遂溃垣而入。永惧，合五战锋：一副总兵、两游击、三参将之兵，尾虏后。虏过蔚州，声言南下。遂抵广昌，攻破三家村堡，杀搃三千余人。紫荆震动。会虏马疲，拔营归，而五战锋之师值之。战锋官李彬战死，余奔山陈师，自绕获免。初，虏以太原残破，平阳涂远，又连年入寇皆于秋初，虽旧牧田野而不利霖雨，故谋东入。且于冬深，又用马馱草绳长数丈，曰嚼马，而饮之水可支数日。既至蔚，叩南山，见峻隘不敢入，乃西出红沙坡。路坦而远，凡五日乃至广昌，虏酋怒，欲斩乡导者。乃急攻三家村，会食而退。时紫荆初掣备，故论者以为非蔚南山峻隘，几致大失云。或曰乡导者，即叛贼王三也。五战锋官：李彬、董肠、李塘、张忠、江瀚，皆以罪人拔用（时设有战锋营）。

按永以镇兵九营从红沙超尾虏后。虏五日甫达广昌，人马饥疲，乃急攻三家村。镇兵在后，无能救也。村破，尽杀所获，食之才一饱而已。乃拔营还，而战锋兵值之。独李彬搏见杀。余四营登山以避，虏亦决去不之顾。故土人曰：“不斩永，则三家村之愤不消；不斩四战锋官，则李彬不瞑目也。”

二十三年，三关既设官增戍如两镇，于是巡抚曾铣建议大城雁门长城，自老营堡丫角山至平刑关东八百余里。铣又以雁门新塞高厚过于宁武，于是

复增筑宁武者如雁门。调各镇兵至大同防秋。时虏酋遣我叛人至京师入兵仗局习伏郎机銃，获诛之。遂散各镇防秋兵。

叛贼王三，大同人。犯罪逃虏中，以中国虚实告虏，且教之深入。数为虏乡导，连岁犯太原、平阳，及声言入寇真定、临清，皆其谋也。诏县赏购之。是年寇回，虏众过东城。三以数十骑叩水地堡，自呼其名曰：“我大同人也。速饮我酒！”时大同参将张凤，兵驻堡中，驻人刘伏者老矣，私谓其子曰：“即禽是。张在堡，必不破也。”乃具酒匍匐以献。时三已醉溃矣。顿首示惧。三麾其骑令却。复慰以畏刃。三见其诚，且已老易之，解所佩掷远地，稍稍前就。佯酌酒，拉之入堡。堡人皆鼓噪登陴，凤亦令士卒举炮。虏骑立视良久去。于是抚镇檻三致京师伏诛。

二十四年二月，兵部侍郎翁万达督大同军务。时边方多故，军政废弛，总督之任值者推避万端。达闻命即至，其谢疏曰：“方今地方边事之故，借箸难详。将来设施措注之方，掣肘是虑。覆车当鉴，易辙乃行。欲持永安，必略近效。”识者传诵，以为名言。三月，并民堡。边方村落多民堡，缘役起闾阎，谋鲜周密，亦有一乡数堡，一堡数家者。又素无弓弩火器，虏入，守空陴坐视。恒有陷失，杀戮动千数百人。至是总督军门下令合并，其孤县寡弱度不可守者废之，编其民于附近大堡，协力拒守。每堡择才力者为堡长，次者为队长，堡长得以制队长，队长得以制伍众。立法曰：“守陴之众每五十名为一队，每队奇正各半。队长二人，一统其正，一统其奇。居常则人守一陴，奇正相间，一方有急，则三方应援。奇者赴之，正者摄守。每队为红黄二旗，队长执之，以分其众。为方圆二牌，堡长收之，以调其奇。又多造火銃，飞炮，佛朗机之类，分给堡寨。

按此督府经理民堡，使自为守也。盖尝闻虏之攻堡矣，声其诸处，而掩其一隅，诱之策应，而乘其不备。乡民无远识定守，往往搅乱以堕其计，奇正相间，一调一守，规画密矣。

六月，翁万达以近岁偷玩，盘诘鲜实，奸细得行为虏耳目。虏入道里必知，至有杀掠时呼人姓名者。于是下令诘边，且督诸将分遣间谍，往来塞外，多方巡徼。于是境上始严，虏莫能窥我虚实矣。

七月，大同宗人充灼谋反伏诛。充灼者，和川王府奉国将军也。素淫纵，不事产，乐与诸里市恶少酣饮呼庐，以夜继昼，禄入恒不给，生计转难。然敢为大言，诸恶少复谀和之。且曰：“岂有雄侠如三将军而贫者邪！”灼行三，称三将军，或谓之和三。时奉国将军俊桐、俊{临木}、俊{临木}及中尉俊振、充儿、充儿亦酗酒无行。灼皆与之善，为恶号相眩吓，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头、道大、稀毛诸称。禄给入则群饮于市，使酒刃人



，不给则时时劫掠民间。于是大雷公诸名闻者蹙额矣。每为人所陈诉，当道以其宗人也，启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怨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刘永以忧归，灼辈御之于门，劫其装。抚镇以闻，诏夺禄，由是益横肆。已而灼快曰：“丈夫举大事则富贵由己，而以掠数钱为罪邪！”俊桐辈皆应曰：“善。”时有罗廷玺者，与汾州民王廷荣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变，诸叛兵所遣入虜曰卫奉者，尚漏未诛。或告灼曰：“罗廷玺有神术，移天拆地，卫奉知虜中要领，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罗廷玺、卫奉。皆至。与俊桐辈软血盟。罗廷玺见灼，伪大惊，伏谒称臣。喧于众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贵不可言。”乃复纠二狂生造飞语危言，刻天师将军通侯印，相署置议。遣奉使虜曰：“兵分三道，一入阳和、天城，一入左右卫。”令酋长至镇城下，而已开门应之。徐以兵下平阳，自立为帝。既又曰：“必燔诸刍场，使兵马不易集，我举事可万全。”遂遣卫奉赍金币使虜。诸里市悉少以火箭燔刍场。于是浑源、山阴右卫、平虜诸刍场同日火。

先是总督侍郎万达以大同素反侧，时时驻节安集之。一日暮，抵应州。有书生叩马曰：“愿有谒。”及问曰：“大同宗人可虑也。”问其详，不对。督府扬言曰：“生狂妄语邪！”既而至镇城，私与都抚詹荣定计。荣曰：“此地易摇，今反侧子甫贴席，一有所问，则呶喧矣。惟静定以计禽之。”督府曰：“吾意也天镇兵迹来无不感国恩者，吾辈又日教阅抚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泽谋，易与耳，但当虑其北走。”于是召总兵官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谍能入吾境乎？”曰：“知。”曰：“然岂无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且君不以私人密布境上，而但求于案牒叱咤之间，误矣！”尚文乃县赏曰：“得虜谍或私出塞者，国典外给百金。”不三日，而诘边之令偏矣。

时卫奉辈自虜中返，语灼曰：“已见虜酋察罕儿，令制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为信。”灼大喜，制旗。又令狂生为表，许以大同为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阳，大同以畀北胡，不设兵戍也。”付奉使与其党刘大济、王儒复往。奉曰：“当道何故诘边？”灼曰：“六刍场同日火，彼安得不诘边求奸细邪？”决计遣行，而令罗廷玺至汾州约王廷荣为内应，使潜为火器诸不轨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军诘，则曰：“总兵官遣哨料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镇河墩，诘对如前，遂出塞。抵榆树湾，遇雨，出诸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逻徼周现辈至镇河墩，诘墩卒近出塞者。曰：“咋有数人当未还。”现等私谓曰：“无遣人而曰遗，岂虜谍邪！”群走追之，至榆树湾。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诸物。于是总督万达具论灼等反形已具，无可矜疑。且言：“近时虑患殊异，往昔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无内应耳。充灼欲为内应，悖慢不臣。使其谋获售，祸且滔天。将不啻若乍番之于宁夏，宸壕之在江西也。

”诏械系京师。初，上意不忍置法。逾年廷议再具，遂伏诛。狂生张文博、李款皆镇城人。

按此大同三变也。籍重地以畜不轨，非觐比于陈；援外寇以肆中陵，致毒同于韩信；而许赂重藩，称臣丑类，又敬塘之遗凶也。狐踪未布，雷断即施，是固天佑圣朝。若或启之，而督府之思患预防，抚镇之矢心戮力，功真不细也哉！夫以明宗御世，而敬塘有赂地之谋，敬塘在河东而张彦朝有蔚州之叛，盖自信、以来，畜异谋而不获逞。边塞之人，垂虎口而得更生。作谋之功，止见今日也。

秋七月，颁宣大乘塞。节度总督侍郎翁万达疏曰：“当今之急，宣大宜以战为守，择要而屯兵。诸关宜以守待战，画地而联戍。数年以来，各镇将臣力主摆边，已成故事。骤焉更之，百为未备，群志未同，譬若理绳，急之则乱。故因事而稍为之通，补偏而聊救其弊，下惜劳费，兼用恩威，庶先声可以慑人，伐谋足以制敌。”乃下令分布诸将，定所将多寡，摆守远近，及诸摆守节度使有实效。盖至是边兵始知军令云。八月，犒宣大乘塞兵。往岁，乘塞兵必有犒，然罢役始给，颇称后时，总督万达具奏曰：“赏以酬劳，亦以鼓勇。方其入境，将有事于战斗之时，因而劳之役，当怀挟纩之恩，思敌忾之义，设有谩期，及兵羸弱，则靳勿全给，固亦寓激劝之微权也。若役终畀之，则恩先之意疏，风劝之机昧矣。”又曰：“均一赏也，与其后时而无益，孰若先时以劝勤。”从之。

虏寇宣府膳房堡。总兵官赵卿御却之。铁裹门、鹁鸽峪之役，虏败衄出塞。督府乃驰檄喻总兵官赵卿曰：“是必移兵东，寇不可不备。”已而虏果至膳房堡，卿督兵御却之。虏益东，卿亦益东，至张家口，复仰塞攻，不利去。

九月乘塞兵还镇。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罢，寇至。于是当事者不敢主罢戍边塞。塞苦秋深凛烈，总督侍郎万达奋然曰：“明主可为忠言，要之虽噎无废食也。”乃上疏曰：“国家御虏，四时不辄备，而独曰防秋者，以秋高马肥，虏时深入，特加严耳。然往者罕调客兵且不乘塞，近因贼势纵横，二议遂作，劳费数倍，已觉不堪，又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非用武之经，可继之道也。夫客兵承调，去家一二千里；主兵摆边，远者京不下三四百里。朔风凄肌，馈饷不给，鹁衣野处，龟腹徒延，设有脱巾之诉，何以应之！夫使之不以其时，散之不由其旧，虽有不可测度之恩威，而窜者逸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万，将不可禁也。彼时尽制之法则太苛，遂释其辜则启玩，万一不忍饥寒，不俟命令，哄然解去，所损岂其微哉！故乘塞兵入冬不可不罢也。然臣所谓罢，谓罢异镇客兵及远地主兵耳。至于本路士兵，则仍其旧。边事有常，存警不废，前岁一报掣兵，诸防悉解，事起仓卒，束手无措。臣以为未可与今日同

论也。”于是乘塞兵罢远镇。

十月，劳宣大总督侍郎万达。敕旨有“铁里门、鹁鸽峪、阳和川诸役，尔万达躬环甲冑，督厉将士，始伐虏谋，继收战绩，尽心体国，功可嘉尚”诸语。先是归正人至境上，墩军以为奇货，往往执杀伪首功。遂有南望号泣不敢近塞，及间窃入被执，抵为虏谍者。总督万达曰：“首功赏重，招来赏轻。小人惟利是趋，其势必至杀降以邀重也。”乃议定招降赏格曰：“远哨人于太边外招降人至者，壮男子与五金，幼弱妇女三金，同行入众壮男子每一人递加三金至三十金，幼弱妇女每一人二金至二十金；墩卒帮送者壮男子三金，幼弱妇女一金，同行入众亦递加有差。”颁布诸镇路行之，于是一年得降口数千百。边人曰：“是不惟全生命而革伪级，惜官禄亦钜万也。”

按被虏之人本我赤子，一陷遐荒，永隔天日。万死为谋，窃命南窜，此其残喘惊魂，可为流涕者也。登我垣塞，如睹所生，而凶悖墩卒杀之以规利，贪淫将校纵之以邀功。夫祸莫大于杀已降，而况妇正人乎！逆天招灾，亏仁干宪，至是极矣！督府赏格一颁，咸保生活，其斯为阴德与！

城镇羌四堡。弘赐诸堡既立，镇城赖以藩障。至是巡抚大同都御史詹荣、总兵周尚文，复议于弘赐诸堡之北添设军堡，以相犄角。城废，水口堡改名镇羌，废宣宁县改名拒墙，废乱草营堡改名拒门。又于灭胡堡北增筑拒马堡，各募军屯守。镇羌、拒马设守备，拒墙、拒门设把总指挥统之。

按此所谓塞外四堡也。险以渐增，地因时辟，善矣。然守塞之道，长城以为守，而必资敌台之助，敌台以为助，而必赖内堡之援，故台必丽城，堡必近塞。防秋则步卒登城，骑兵伺于未于内堡；掣警则戍军还镇，墩卒望于墩台。今四堡置于外，屯戍已自孤县，长城限于内，矢石不相援救。故近时虏不能穴城，则每每垂延于四堡也。然则如何，曰我力不足则移四堡以近垣，我力有余则城外边如内制，斯当有从宜之画乎。

初，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寇，率由朔州南逼雁门。当事者遂以朔州为要冲，总督开府其地。侍郎万达至，乃曰：“朔州虽虏故道，今大同重屯兵，三关新筑垣，虏知之矣。且太原诸邑已残破，虏必舍置，是夫二十三年之寇虏不利紫荆，不及掠洪蔚。故今有犯必阳和，志洪蔚也。且总督以宣大为名，朔州倚于一偏，驻朔州是不恤宣大也。阳和居宣大中，其铁裹门、水峪口、鹁鸽峪非得勇将守之不可。”乃移府阳和以翼蔽宣大，又增设铁裹门诸隘戍兵。至是报虏骑近塞，督府曰：“是必先阳和也，宜急之。”

守将张凤者，故大同西路参将。刘伏禽叛贼王三，凤时驻其堡。后与伏争功获罪，发督府立功自赎。磁人王邦直生而奇异，骈肋多力，号千钧。慨然有请纓之志，以台涑荐兵部檄送督府。时复有罢任总兵官张达、总兵官王升子

国顺、生员成谐、张霆，儒士尹秉衡、降者火力赤、勇士王万臣辈，咸以自效至督府，皆厚遇之。知凤、达有立功志，数言激之；又知邦直忠孝人也，待以殊礼。引与共坐论边事，至夜分乃罢。于是诸人咸大说，邦直时时语人曰：“自邦直之至军门也，谒使相三人矣，无如翁公推赤心者，邦直不难一死以报知己，兹其所哉！”及是报有警，督府分诸人为二部：达将左部，尹秉衡、张霆佐之，火力赤及千户乌马勋辈为之锋；凤将右部，邦直、谐佐之，国顺、国臣、千百户李瓚、刘钦、李尚伦辈为之锋。檄曰：“达、秉衡援铁里门，凤、邦直援鹑鸽峪。”且曰：“二者可守，虏不足忧矣。”二部以其夜至隘。既而虏果寇铁裹门。达、秉衡挽强弓射却之。虏益攻尽日，达、秉衡力战不为挠，多发毒火炮。秉衡善神箭，袖箭长尺许，发以竹筒，剽疾而深入，中人骑皆没羽。虏即得箭，箭短不及弦，无反也。相骇颜以为神，乃益合众攻鹑鸽峪。凤、邦直亦射却之。虏复至，众欲稍前，凤不听。成谐呼曰：“尔自守死地，虽足拒敌，而难以获功。有如虏至绕山下绝汲道，不坐困乎！虏锋已扎，直前搏之可走也。”遂跃马而进，邦直等继进，凤语邦直曰：“前有不虞柰何？”邦直曰：“虏如可畏，虽不前，能舍我乎！且成生行矣，当如之何？失成生无以面军门也！”既而虏大合。凤、邦直分众结方阵拒之，射皆命中。虏初突围，顺发七矢，毙其七骑，后又毙其一酋。虏痛哭，谋解去。已而愤曰：“南军不数百，我以数万返，何以复军！”乃益合围。而凤为所杀。于是有劝帮直溃围出者，邦直抚膺曰：“吾誓以腔血报军门，有奔北乎！且凤死矣，吾不忍独生！”会夜，复冲突十余阵。比曙，皆困惫不能战，而死者且半。邦直绕营视叹曰：“得至午，援兵当至，虏虽倾国来，吾足御之矣。”会虏以马相联击，驱之前而步继之。邦直奋击已数十百人，而马至者死者拥遏于前，不能远奋，乃弃其大力，提铁筒四面击，渐击渐困惫。一虏自马腹下匍匐至手其膝，邦直知不免，大呼曰：“天也！”拔佩刀自刎。虏群斫之，于是死者百余人。虏愤所杀伤多，皆剖腹实之以石。是役也，凤、邦直虽死，而虏杀伤几五六百人。归正者言虏共举大刀羨叹之，每食必祭曰：“大刀那颜”云。国朝自永乐北伐之后，勇奋中坚，威震北虏，推是举云。

虏得入鹑鸽峪，遂南下列营阳和川。总督万达闻虏入曰：“噫，邦直死矣！”乃自督诸军出阵，而遣劲骑伏白登村。白登村者，虏掠洪蔚必由之路也。檄总兵官周尚文曰：“急捉兵自二边遮其归，吾拒其前，尔邀其后，虏可缚也。”是日，虏以精锐向我军置阵锐首。督府今开壁门，中军振鼓作乐不之顾，而潜伏死士于两腋。令曰：“虏叩壁，炮发两翼，横冲断之，左翼拒外，右翼拒内，而又偃诸炮及毒火銃数重于壁门。”虏不敢犯，移阵还营。两翼追之，几造其垒。周尚文得檄驰至阳和山后，计曰：“此去阳和六十里，夜不可进

，须晓恐不及。虏连战疲矣，可先声惧之。”令喊于军者三。时静夜风猛，声闻山前，于是虏大惧。虽我军亦以为尚文兵即至也。四鼓，虏拔营遁。我兵追出塞，不及而还。于是阳和一禾一畜无所失遗。盖虏战铁裹门、鹁鸽峪已有惧心，而中军之坚壁，应兵之时至，几成大捷。故论者犹以尚文先声为漏机；然死寇不遏，亦兵法也。

按是役也，策之于数月之前，应之于瞬息之际，虏即倏然宵遁矣。於戏！谓伐谋非上策可乎？或疑督府亲驻战场与虏角，为非大帅之体，则又未审于事势缓急，大臣不避艰险之义矣。

诏劳巡抚大同都御史詹荣。阳和之设，饬备发援，镇人赖之。总督万达上言，诏赐敕奖励。

二十五年春三月，筑大同长城。初，总督鹏议凿长堑，后抚镇渐筑城垣。及增筑靖虏五堡、灭胡九堡、镇羌四堡，大同西北号为重障。至是，总督侍郎万达集都御史荣、总兵官尚文议曰：“堑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长城。长城必有台，利于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且曰：“自阳和至宣府李信屯旧无城者也，自丫角山至阳和旧有堑，或城而不固者也。”于是议通筑，补故创新，凡三百余里。敌台暗门称是，增筑保安堡，设兵戍守。又多筑土堡于内，以屯伏兵。

接近来边患，大同为剧。弘赐五堡未立之前，十之八九；丫角以东筑垣之后，十之五六；阳和天城悉垣之后，十之一二。且大同地形平直，山险少于宣府；又无孤县突出受敌之所，若独石然者。夫地平直则道里易通，策应便宜；少山险则城以土筑，不虞剥削；无孤县受敌之所则旋折透迤，不相辽邈。此大同之边所以可守，而并守之议为有真见也。但城必有台，而诘察之令当严；堡必近塞，而占著之画宜讲。诘察稍失严，则秋深休戍之后，窥伺可虞；占著无定画，则连年征戍之劳，无时获已。於戏！可遂以为已安而不之虞邪！

宣府长城岁久倾圯。先巡抚都御史楚书、王仪奏请修缮西中路者，然未详酌事宜、审画形势，又规制不定、督验失严，间有要而见遗，缮而复坏者，戍守病之。总督万达既建议筑大同长城，敌台暗门悉有定制。复自计曰：“宣府西中路与大同西路接境，若举此失彼则遗虏入矣。且宣府诸路地形夷险，邻虏远近者各半。今纵未能一举大成以全形势，而于其夷且近者，安故守常，莫之事事，几何不厚误军机邪！”乃具议曰：“西路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诸处，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诸处，宣府次急者也；其余北东路诸处，则又稍缓者也。最急者宜督军夫举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又援者留候他举。审明量力，期于有成而已。”又曰：“版筑之役，全在得人。经营得失之间，非止费用省滥，视以为差

，而稽其成功，相去且十百千万矣。臣一人兼总四镇，戎务殷凑，簿领烦猥，耳目心思多所不逮。乞敕抚镇诸臣暂辍他务，注意边防，必期费省功倍，一劳永逸也。”从之。

按此宣府长城之筑，为始条理也。何始于此？曰：“子俊往年之役为制颇疏，书、仪近日之举不称其实，盖至是始以地险为戍守之资，城台为地险之实。西路之塞举矣。

夏四月，定西路戍援节度。时长城之役，宣大并举。西路洗马林、西阳和者，两镇接境也，始大同长城议自高山遵山麓而东，至水磨口，又至李信屯，以与宣府接。虽土地平坦易城，而界西阳和于外。巡抚都御史孙锦曰：“是弃西阳和也，堡中生齿数千家，膏腴地且千顷，推而远之，无乃不可乎！”然使大同边北出不界西阳和于外，则山险中断，应援不便，大同以为争。持议不决，于是总督侍郎万达下教曰：“地不可弃，兵必有援。徇宣府疆域而置大同戍卒于绝地，是不恤大同也；便大同应援而置宣府西阳河于境外，是不恤宣府也。若地徇宣府，兵便大同是为两得。”乃修边自水磨口而东北逾山，至马头儿地，又度沟而北，至宣府镇口台边戍，属之大同，而以应援责之宣府。著令曰：“居常戍不备，罪大同；有警而宣府西路不以兵至墙下应援者，罪宣府。”议乃定。由是西阳和人喜不见摈，歌舞称庆。而大同戍卒知宣府应援之兵密迹，亦恃以无恐。是举也，微军门纾谋，几两失之。

五月，大抡各边将领。给事中李文进、御史赵炳然上言：“将必得人，斯无僨事，宜下总督巡抚考察将校，上自参将，下至把总官人加品题，定其黜陟。”于是大抡。六月，宣大被虏人回，多言虏忿于铁裹门、鹁鸽峪之役，行且入寇，俺答不孩已悉众渡河而东。于是复征客兵凡五营至。总督侍郎万达上言曰：“残虏游魂不忘南牧，民贫费侈，势不获已。乞罢河南、山东防秋兵，省其财力，以给边镇。”时论然之。

城松树、君子堡。宣府北路，号称孤县，北路诸城，马营为要。马营北旧有二堡：东曰君子，西曰松树。在两山之间，南通马营，土极平饶，多警以来，堡弃不守。先年翟鹏会议修不果，至是万达城之，置把总官。

游击将军吕阳、北路参将董麒出塞袭击李家庄诸虏，败绩。初，督府议曰：“宣府所急者西中路，北路虽邻李守庄，鼠窃虏耳，故边役始西路，次中路。今岁分布储将，署阳屯新河口，麒留本路。阳比发，请于抚镇曰：“必立功以报国。”抚镇壮之。至是阳与麒出塞，袭击李家庄虏，斩三十余级而还。会大雨，虏追及，兵不能战，遂败。麒惧，先入塞；阳亦间关获免。守备陈勋死焉，诸骑兵死者百余人。于是军门论阳作俑贪功，废谋轻举；麟见虏先回，不援后拒。悉抵罪。

八月，虏寇云州、赤城。守备易纲、戴纶及陕西游击将军陈言击却之。时西中路长城成，虏莫能犯，乃伺北路。会北路兵集西偏助役，虏遂由青泉堡入寇。纲，云州守备也，闻警，以家丁数十骑驰至永镇堡据险虏对射，虏疑有伏不进。先是，督府令延绥游击陈言以一军北路近地，曰备北路缓急。至是督府所遣督阵官赵升呼曰：“北虏不通，大举者恃山险也，稍缓，虏出险矣。”言乃介而驰。虏望见兵至，少却。纲因驰入言军，请身为先率。言喜，遂同进战，凡数合，虏皆北。纶，赤城守备，亦以家丁邀虏，夺被虏人口牛马。同言、纲追虏出塞还。是役也，纲、纶皆以数十骑赴战，而言兵与虏人合者数，故土人称纲、纶二校勇，延绥兵喜野战云。

九月，宣大乘塞兵还镇，总督侍郎万达复上疏曰：“沿边城堡额设官军，四时皆防者，常戍之兵也。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阵军马列营者，防秋之兵也。防秋之兵，秋尽而辄，此自常规。边臣惩二十三年之役，过为疑虏，将领以委抚镇，抚镇以委总督，然臣愚不敢犹豫持两可者，诚以阃外之寄，有不得而辞也。夫远戍军士与土著不同，冬来衣粮不便，饥寒切身，虽父兄莫能令子弟。欲保其必不散，必不死亡，臣不能也。然虏方众强，草枯冰结，欲保其必不出没，必不侵犯，臣亦不能也。所恃者常戍之兵，各有信地，能存警戒，日若临敌，即不资异镇之兵，亦足以自防矣。”于是罢还。

十月，初议并守。国初以宣大为重边，建将屯兵，号曰两镇。自十九年之寇，大同失防，太原告急，始添置太原、宁、雁、汾、潞兵将，缮紫荆、倒马、平刑、宁、雁边隘。至秋徵兵，防戍如宣大，号内边。由是山西无宁日，而北直隶、山东、河南之间摇动不已。总督侍郎万达恒曰：“宣大宜以战为守，腹里宜以守代战。”又曰：“山西不籍蔽于大同，大同不需力于山西，计两失之。”又曰：“摆守无险，步兵日危，列营历时，客兵日费，二弊不去，终负国家也。”及是，山西巡抚都御史杨守谦议曰：“山西外边自丫角山至大同仅七百里，其内边自丫角山至平刑关则八百里。今以六万兵既守外边，复守内边，两不获固。请与大同共守外边。夫山西兵六万有奇，大同七万有奇，合诸路客兵计十五万有奇。今丫角以西，阳和以东，城垣足据，需兵不三万人。中间仅四百余里而以十二万众守之，无不固者。守边之时，量兴垣役，不三阅月其土可完，则客兵可以渐掣，供亿可以大省矣。”督府得之大喜曰：“与吾共事者杨君也。”于是具奏曰：“山西起保德州透迤而东，历偏关，抵老营堡尽境；大同起丫角山透迤而北，东抵阳和镇口台；宣府起西阳和透迤而东，北抵永宁四海冶为塞，千九百里皆逼临胡虏，险在外者，旧所有外边也。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刑关，又转南向东，为保定府界，历龙泉、倒马、紫荆至沿河口，又东北历顺天、高崖、白羊至居庸关

，为地一千余里，皆峻山层冈，险在内者，新所增内边也。外边西连延绥，东距蓟州，势相犄角，屏蔽京师；内边惟紫荆、宁、雁通虏，次居庸、倒马，余称腹里矣。外之不御，内安可支？故论者有唇齿之喻；又有门户堂奥之喻。贼窥堂奥，必始门户；唇不危，则齿不寒。理所易晓也。迩年以来，犯宁、雁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事有可征也。山西旧规，守偏老一带，岁拨班军，备御大同，内边则但存防守隘口之兵，以为大同声援，原无摆守例也。比因大同失防，山西罹害，于是山西掣回班军，摆守内边，已失建置本意。继置太原诸处忝游兵将，公私转输，内地骚动，财匱于兵众，力分于备多，此之谓也。宜罢征兵于内省，分镇兵于外藩，外备既严，则内境无患。其内关额设兵马，照额存照，以复旧制。”诏从之。于是外边戍守布置愈密，所省供费岁计六十万余。

二十六年夏，俺答阿不孩复遣使款塞求贡。且言中国长城已成，屯戍增广。纵能入寇，得不偿失。彼国卜之大神，羊年不宜犯顺。俺答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且言北部四酋为雄，小王子、吉囊、把都儿、俺答也。今小王子庭直辽东，吉囊直陕西，把都儿直宣府，俺答直大同。许之贡则诸边俱靖，永不相犯也。时塞役未全，俺答因戒令不相犯，且曰但许通贡，筑垣无伤也。

盖尝论俺答之三款矣：其始也可拒，其继也可疑，其终也可信。夫自虞岭失利之后，我军M衄，虏势骄肆，一旦求通，即甘应之，彼谓中国无人，以战为讳矣，故曰可拒；既诛天爵，复购俺答，彼固有愤于我，而有雁门、太原之逼，虏势方张，情伪莫测，此时求通，即漫然许之，则不惟不识其包藏之祸心，亦且以兵行成矣，故曰可疑；乃若阳和之三战不前，两镇之边工几就，彼复以好求成，自誓不扰，许之宜也，故曰可信。今一概拒之，不懈吾备，是亦一策也夫。

### ●卷二十三 鞑靼

二十四年，虏大入榆林。总督尚书张珩、延绥巡抚张子立谪戍。

二十五年，虏深入陕西，杀掠人畜。总督侍郎曾铣遂上复河套议曰：“我朝以东胜孤远，撤之内守，复改榆林为镇城。方初徙时，套内无虏。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兽生息。当事之臣不以此时据河为守，乃区区于榆林之筑。此时虏势未大，犹有委也，失此不为。弘治八年，虏编筏渡河，剽掠官军牧马。十二年，拥众入寇。自后常牧套内，侵扰中原。孝庙有欲复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庙，尝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虏酋吉囊得以据为巢穴。祸根既种，窃发无时。出套则寇宣大三关，入套则寇延宁、甘固。生民涂毒，全陕困敝已极。此拨乱之功，天将有意于我今日也。皇上选将练兵，宵旰日切，岁发帑银以济



边圉。凡所以攘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实鉴之。而当时封疆之臣曾无有为国家深长之思者，盖军旅之兴，国之重务，图近利则坏远谋。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继踵而至，折镬刀锯，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虑者几希。况复所见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来年。使已迁延不振，日复一日，长寇贻祸。臣虽愚昧，岂不知兵凶战危，未易举动。但近年以来得之见闻，常怀愤激，今复亲履其地，身任其责，目击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齿痛心，实有寝不安席焉者也。故敢冒昧，辄以短见上尘睿览。或曰：“榆林边墙，方议修筑，今仍辄有复套之议，会极归要，顾当何如？”臣曰筑边之议为数十年之谋也。譬之作堤壅水，一朝溃决，则泛滥不支矣。若夫复套，振武扬威，歼彼丑寇，驱其余党，置诸大漠。临河作障，天险为池，皇灵既昭，贼胆应裂，狼顾胁息，虽数百年不敢轻肆侵轶。譬之大禹治水，以海为壑，而水归其所，不至横流。此社稷之计也。

时辅臣夏言复起当国，力主从之。初，言以议大礼当上心，自给事中屡迁入相，最得宠遇。后上修玄益精，进赐言法冠，言不受忤意，罢去。以严嵩为首相。言家居与同乡宴，有张通判者以齿坐上，言不忿，寻谋起用。上亦时念之，乃召复入内阁，独专制命。严嵩事之甚谨，而内怀猜忌。嵩之子世蕃，狡悍雄世，恃父势纳贿招权，言切齿之。世蕃以事诏下狱抵死，嵩哀乞于上得免，仍历官为尚宝卿，及是欲倾言。时咸宁侯仇鸾以屡立建功，甚承倚信，言无不从，镇守延绥，铄发其奸赃被逮，世蕃乃阴使讐铄，行赂于言，掩败冒功，妄议复套，关中人情大摇。上下铄诏狱，命兵部尚书王以旗代铄，而以刘储秀代以旗。储秀谢恩，疏中语忤上，削籍去，又以赵廷瑞代储秀。落言少师职，以尚书致仕。铄坐交结近侍律，二十七年被诛。鸾竟释不问。九月，虜大入塞，直抵居庸关，嵩以虜因复套报仇，言死于西市。嵩遂益见宠，世蕃专恣，政以贿成。边将皆有常馈，户部给边银两半输嵩家，而各镇军事益不可为矣（后鸾复以纵肆，为锦衣卫都督陆炳所讐，被诛）。

按刘天和一振兵威，而丑虜皆避出境。河套寇巢遂空，则此地无不可复者，然当时未即收取，必以兵少粮乏，若与久战非计出万全，虽得之莫能守耳。曾铄恢复之议亦为有见，且闻其所监火车、地炮等攻具数万，皆可用成功者，惜事机中沮耳。

二十六年，宣大总督侍郎翁万达上《安边书》虜患以来，岁调客兵甚众，皆于夏月至镇，入秋则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马兵列营，号曰摆边。然山西惩前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募兵置将，亦如边镇，岁费大增。而山东、河南之间一切搔动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罢，虜寇即至。一时倡议诸臣俱伏重宪，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后期不解，而宣府中东北路、

大同西东路故无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罗列沙碛，识者危之。万达至镇，分布诸将，申饰节度，曲尽便宜，骑营步屯，始相联络。且赏罚明信，人人自奋。于是铁裹门、鹁鸽峪、张家口、膳房堡、云州诸战，率皆以寡敌从，虏始疑惧，有进贡之请矣。万达叹曰：“摆守无险，步兵日危；列营历时，客兵日费。二弊不去，予终负国家也。”为《安边书》上之。且曰：“宜罢徵兵于内省，分镇兵于外藩，使山西籍备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边大势，大同最称难守，次宣府，次山西之遍老。分之则大同之最难守者北路，次中路，次东路。宣府最难守者西路，次北路，次东路。”乃寻昔年修筑规辙，区别缓急，酌量工役。及议山西大同并守事宜，修陈乘城之目二，乘塞之目八，悉见施行。

夏四月，筑长城。初，督府上《安边书》，言：“宣府西路长城已成，他路未成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势。且城成而不式，与役兴而不终，敝也。他路固有已城而卑圯，初筑而中停者矣。宜酌量虏患缓急以为工役次第，数年之间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隳，始者不以无继而沮矣。”从之。于是分北中路百七十里为极冲，二百六十余里为次冲，城之。而又增城先年东西中路未城者百余里（此宣府长城之筑为中条理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虏寇天城。初，督府移近塞墩，于长城增卒为守。令曰：“乘塞兵至，则谨饰烽埃；乘塞兵罢，则带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许，冬暮春初，鲜大举，即小警举烽共拒之，不数刻所司兵至矣，故冬暮率无事。及是，逼正旦，所司督察稍怠，墩卒有潜赴城货易者。虏伺便，烧暗门入，驱羊马数百去，官军亦有在野被驱者，于是天城诸守备俱重愆，边令益严矣。

秋八月，虏寇拒墙。总兵官周尚文击破之。初，尚文城拒墙五堡，在长城外，督府难之，然业已成立。督府乃檄尚文曰：“入秋便可伏精骑获禾稼，且虞有战也。夫虏不获逞志于塞内，能无致毒于塞外堡乎！”至是尚文遣家丁千余，骑伏弥陀山。刈禾者出，虏果纵数千骑逾山而东。家丁战焉，矢尽登山自守，一夕五告急。督府曰：“不救是后不可使人，且虏今次不愆，后无五堡矣。”促尚文出师，令兵备副使魏尚纶、佾事尹纶参其军。尚纶、纶至，与尚文谋曰：“此出塞无山溪，惧其蹂践我也。且家丁保弥陀者三日不食矣，何能自拔！”乃括民车百余辆，列火器其上，实以熟食蔓精之类，遂出塞。虏见易之。尚文环车为营，且战且行，度虏阵厚集也，火器大发，虏死者众。遂解弥陀之围。家丁得车，食饱而复战，虏大奔，斩首甚众。初，督府不欲置堡塞外，而尚文已城。议者往往咎之，及是君子以为善补过云。

九月，虏寇隆庆。总兵赵卿败绩。初，宣府以西中路为极冲，虏岁犯之

。北路号严险，东路亦远僻。又李庄诸虏巢北路塞外，素不与大营虏合，而东路塞外花当、朵颜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肯令大营虏得东，故二路鲜虏患。长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西中路长城成，虏遂数来往北路。塞外李庄虏亦畏慑逃避，或曰为大营虏歼焉。至二十五年，虏遂犯云州，与守备易纲、游击陈言战，不得志而去。复谋曰：“北路险远，即入不战而疲矣。不若由北路左右腋窥隆庆，隆庆素不被兵民，堡损坏，易攻也。”时督府料虏必东，檄将校曰：“虏犹水也，城塞以止驱，犹筑防以障流，防不备则水注于不备之地，防既备则水漏于不固之防。今者虞大同则大同长城成，虞山西则并守议定，虞宣府则西中二路长城举役矣。所不备者北东路也。财力有限，工役因时令未能即城，北东路如西中而不厚集兵申警备，是遗之门也。”于是布兵设伏，倍于往时。九月，谍报虏窥镇安。督府檄赵卿曰：“镇安之险可据也，扼镇安，虏不能入矣。”时卿驻兵云州，去镇安仅三十里，督府以为无虑。继报虏攻独石，卿弃镇安走独石也。惊曰：“虏入矣。”乃东驰一昼夜行三百里，抵怀来西界。复檄卿曰：“虏入镇安必由长安岭，长安岭死地也。分遣精锐间道截击雕鹗、合河、黄家、白草之间，我可以一当百。”卿故儒吏，善谈论而性实懦怯，徒以廉谨为时重，得檄不敢发。为危语曰：“督府误矣，虏已入塞，仆无所逃罪。臣子至忧在京师与皇陵耳。今不匿形稍纵之南，而分兵截急，彼见兵进必东奔，东奔则畿甸皇陵搔动矣。十辈谒止。督府击其使，发令旗促之。卿乃稽延不前，而虏已抵隆、永。由是隆庆、永宁大被荼毒。督府策卿懦不即进也。则自以麾下合诸营老弱留城者驰而东北，至虏营噪而鼓行。虏乃退，由滴水崖出。于是督府捶胸曰：“悔不早易卿，将貽生民虐也。”乃上疏自劾，及论列卿罪。诏遣琐闼近臣出核之，核如劾。论者犹惜卿廉谨，诏夺兵曰：“衣还伍，督府亦夺三官。”

二十八年春二月，虏寇滴水崖。去年之寇，督府策其由滴水崖入，已而由镇安入。督府大喜，以为虏蹈死地，可歼也。而赵卿惧不敢前，督府劾之。是后恒檄将校曰：“虏悔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故今春即议伏兵滴水崖。谍人蓝伏胜者，犯法当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督府异之，以语兵备副使魏尚纶。尚纶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盍贷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语之。”魏语伏胜，誓死报。因使入虏中为间，还曰：“虏声言西下，而数询被虏人隆、永间事，必东寇也。”于是督府再檄卿曰：“即将所部于北东路适中处若滴水崖塞下，坚壁以戒不虞。”时总兵周尚文以宿将稔兵事，镇大同者数年矣。雅以私惠得士卒心，然尚文为人矜已获前，颇幸邻镇事变。时有归正人至塞语墩卒曰：“虏马首已东，将趋明沙滩矣。”明沙滩者，独石塞外地也。蓝伏胜时巡塞，闻其语惊曰：“事急矣，走白督府。”督府使视归正人，则

守臣系解诣尚文。尚文闻虏东，即稽其解曰：“送督府须易公牒也。”留三日未发。督府闻之曰：“虏审东矣，厉邻镇以张己能，猾老故态也。”时赵卿以隆、永之役在论，未有代。督府乃檄尚文曰：“已悉虏情，即日东寇，宣大相援制也。其以兵援滴水崖。”又虑尚文不时至，则具疏言之。且曰：“卿既获罪，待者未至，已令尚文戒严东援滴水，不若令尚文暂代卿将，乞诏旨促其速至。”尚文初得檄犹豫，会命下，乃介而驰，未至而虏攻滴水塞矣。瀚，故战锋将也，李彬之死，论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责其后效，及是以坐营官随卿戍滴水。卿闻尚文当暂代，已而虏寇且至，则以兵三千人付瀚曰：“为我戍滴水。”身归镇听代，督府不知也。卿既归，虏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岩，县绁登高华沟转双盘道出。瀚皆夹攻之，兵遂败。瀚挥双力战，杀数十人而死。于是虏入，复东向怀来。而尚文之兵至，壁于石柱村，军容甚整。虏大骇，未敢犯。遣间来约曰：“诘朝当见。”比晓则伐树拆屋，毁门关，令步卒肩之以御矢石，而骑随之噪且突阵。旧列营必列木为栅以拒一轶。其夜尚文计曰：“栅目可见，不若穴地为暗窖。”乃令人七窖于壁外，窖深及膝，大容马蹄。及战，虏马多仆，军中发火器击之。凡二日，阵百余合，虏死者数千人。虏大沮，然恃其众，不归也。酋俺答阿不孩拔刀曰：“不胜，是即刎吾首。”乃复攻围，两军俱惫。

初，督府闻卿还镇也。大骇曰：“三千人足戍滴水乎？”疾促尚文前，而自以亲兵及他路未发者驰赴之。至是，闻尚文战且二日。计曰：“鼓三则竭，兵无三日战不疲者。不援尚文，是弃师也。夫尚文与虏角，杀伤过当，而虏不退奔者，惭于不胜，且惧尚文蹶其后。所谓两虎共斗，势难先止也。我鼓行而前，尚文兵闻之，气自倍。虏遁矣。不然，则虏与尚文角且惫，而我乘之，渔人之获也。”时西风大作，乃令于军曰：“不必结阵，五人为伍，雁行疾驰，有警人自为战，人自为救。”鼓声大振，扬尘蔽天，未至虏营十五里，虏拔营遁，尚文以久战士惫，不能蹶也，兵罢还镇。始督府疏调尚文，论者以游兵有应援之责，主将无暂摄之例，疑焉。当路者主之曰：“兵有先声，将专阃外，不宜异同以失事机行之。”及是，边人举手加额，服督府料中，感庙谟能决策云。

虏既连犯隆、永，翁万达曰：“虏之为患，犹泛滥之水；中国设守，犹障水之堤。诸堤悉成，则渐寻隙漏；诸堤未备，则先注空虚。乃今注隆永矣。夫隆永者，京师北门也。城诸路以为堤，遗隆、永以为壑，愚窃惧焉。”乃上疏曰：“臣闻首尾腹背之论定而后形势明；轻重缓急之分较而后便宜得。臣本书生，不暗戎计。然识险夷于驰骋，稽难易于筹思，颇得其概，不敢不遂言之。夫天下形势重北方，以邻虏也，然我朝形势与汉、唐异。汉、唐重西北，我

朝重东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汉、唐都关中，偏西北；我朝都幽苏，偏东北。汉、唐偏西北，故其时实新秦、开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偏东北，则皇陵之后，神京之外，其所以锁钥培植以为根本虑者，可但已哉。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数警也。然近时便宜与往年异，往年虞山西，近时虞京后。何者？虏情不常也。大同之门户不严则太原急；宣府北路之藩篱不固则隆、永急。往年急太原，其时内边之修，外边之筑，建议并守，不惮劳也；今时急隆、永，则皇陵之后，其所以锁钥培植以为根本虑者，又可已哉！国之后门犹人之肩背，养其肩背以卫其腹心。蓄艾七年，防危一旦，察脉观兆，不见是图，乃今则病形已见矣。夫往年城紫荆、倒马诸边，备畿辅之西也；城雁门、宁武诸边，备太原之北也。紫荆、倒马有宣府、大同以为外扞；雁门、宁武有大同、偏、老以为外扞，且犹为设重险。隆、永去神京二百里，而近无外扞足恃，而重险不设，专恃北路，非计之周也。且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由朔州以窥雁门，志太原、平阳也；二十三年之寇，由蔚州、广昌以窥紫荆，志真、保定也。塞垣成而雁门寝谋，铁裹门、鹑鸽峪战而紫荆绝望，虏情可推而知也。昨岁豕突于镇安，今兹狼顾于滴水，摇尾以归骈首，不解其志欲何为哉，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往之经略所以裕今，今之措注不思善后，封疆之臣其敢一日忘其死邪！往年修边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东二路，限于力，则间多未举。又以独石、马营、永宁、四海冶之间素称险峻，朵颜支部巢处其外，尚能为我藩篱，臣亦每有抚处之议。今西中路塞垣足恃，虏不易犯，其势必不肯以险远者自沮。而朵颜支部复为所逼，徙避他所，东北二路之急，视前盖数倍也。试以二路边计之，东路起四海冶，镇南墩而西至永宁尽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东而南，至龙门城尽界。为边凡七百里，而二路马步官军不过三万，除城守站递诸役防秋摆边，仅得二万。兵分于地广，备疏于无援，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地要而不重其防，兵分而不虞其害，封疆之臣又敢一日忘其死邪！天下之事，不有所待无以全其势，不有所更无以尽其利。宣之北路溪谷，僻仄之域，贫瘠之区也，往年不数患虏者，彼诚避其险远无所于利。近两入寇，志在内地，内设重垣，虏计斯沮。不窥内地，则外诸城堡昔为大举必经者势亦自缓，而左腋龙门卫、杨、许二冲，右腋龙门所滴水崖一带厚为之备，绝其必窥。设使虏仍贪入，则须由独石、马营而南，逡巡前却于溪谷僻仄之间，攻不可隳，掠无所获，疲其力而冲其中虚，伺其隙而邀其归路，当无不覆之寇矣。故外边以扞北路，内险以扞京师。寻常窃发，外边自可支持，万一一轶内险，复成犄角，外边兼理堡寨，进可以逐北，退可以致人。内险专事堤防，近以翼蔽隆、永，远以系籍关南，缓急相资，战守并用，兹所谓审形势酌便宜而尽之人谋者也。拟于东路镇南墩与苏州所属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筑垣

仅三十余里，可以省百数十里之戍。自北而西，历四海冶、永宁、光头岭、新宁墩一带地势可守者，循其旧边地势不可乘者，稍为更改。又自永宁墩历雕鹗、长安岭、龙门卫至六台子墩，别为创修内垣一道，与北路新墙连而为一。北路原额官军不轻内调，内垣乘守别措兵马，盖不止备金汤之设，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应之利也。”从之。乃城北路内塞。

二十八年夏四月，北虏款大同塞。五月，城大同外塞。弥陀母之役，虏虽奔北而堡人惧。督府曰：“吾终不以血战易是户寸也。”乃与都御史李仁计，下令城外塞。塞如偃月形，东西皆附于旧塞，暗门敌台如制。

尹耕曰：“余犹记童儿时有事镇城也。抵北门不敢出窥观焉。其时北郊二十里许曰孤店者，虏日至之。巡抚史道之视地形也，饭于北极神祠，虏忽突至，望麾盖集矢如猬，诸军力战以免。故文锦之五堡，识者恨其不究自总督伯温之主弘赐议也。由是镇城以北商贾行矣。尚文城灭虏九堡以联其两翼，而复为拒墙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则五堡不为极塞，而镇城腹里矣。然议者犹为拒墙五堡危之，兹城其终条理乎。由是而推，则宣府之兴和不可理而复，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东胜、丰、榆之境不可渐而图，非夫也。”

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渔阳塞。犯京城，焚劫至德胜、西直门，窥八陵，掠教场。上震怒，杀兵部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自是调边兵入卫京师，无虚岁矣）。于是总兵赵国忠，帅宣镇兵入卫京城。半月，虏乃由白羊口出。过怀来、保安抵宣镇城下。呼守陴者曰：“无恐！知尔兵在南，所守妇女城耳。且不尔攻，我所得固人，人足也。”时守陴人见所掠关南人口，行竟日不绝，号泣之声震动山谷，力不能救。是夜，虏营于西门外二三里间，以久劳皆酣寝，城中无一兵可出劫其营，镇人惜之。次日，虏至万全右卫，由野狐岭出塞去。

三十一年，虏由野狐岭入，掠宣府卫城西南。参将史略率师御之。虏预以其半伏路侧，略方倚冈为阵，虏辄冲突，火器猝不能击。冲数合，虏作却状，我师前追数里许，伏兵出截，我师为二，略与守备指挥任镇俱死，士卒被杀伤者过半云。三十二年秋，虏骑约五六万由张家口入。过怀安，抵顺圣东西城，南及蔚、广，攻毁堡寨，杀掠人畜甚众。既折而东，将犯保安，至宣镇城东南地名谷村。总兵郭都率兵二十余相值，方为阵以待，虏四面围之，用精骑突阵，我兵势不能支，都厉声曰：“毋惧！吾寡，第直前，不死此即回，无生理也。”于是领哨应袭千户王国乃身先士卒督领血战，士卒半已死伤，都与国略无惮色。各中矢，被刃无数，乃亡。事闻，诏褒赠之。都，辽人。国，宣人也。

三十三年五月，虏由马营盘道墩入塞。寇云州、赤城等处，攻毁属堡二

十余座，杀掠人畜殆尽。八月，复由云州，两湖口静宁墩空入。寇雕鹗、永宁、怀来，攻毁杀掠，北夏过之。我军时因年饥，逃亡且半，总兵刘大章率师御之，将领亦畏虏，不敢径当其锋，遥望数日，引军而归。虏扬扬得志去。

三十四年，虏寇宣府。先是督府以宣镇数被虏害，镇兵寡弱不支，檄召延绥游击张乡宏兵来备御。秋七月，虏十余万众毁垣入，散掠保安东西川。乡宏因率所部三千兵往击之，猝遇于张家堡南，虏众来冲，乡宏令我军开壁纵千百骑入，乃合壁，杀所纵入虏。虏怒，合众围四面者重匝。乡宏又令士卒毋取首，弟殊死力战，由是虏被挺与刃死者无数，绪亦力尽死，士卒尽覆歿云。按是役，将率全损，士人不以为败绩。虏死伤者众也。自后被虏逃回人，多述虏中追谈是役，犹咬指为惧辞。则乡宏之死不为无益矣。乡宏，陕西人，忠勇素所自许，是举其真无负哉！

三十五年春，虏入寇。参将都指挥李光启死之。时葛峪边外劲虏数千骑数突入侵，苦居人。光启愤焉。至是警报至，光启遂率所部兵疾驰图歼之，未及为阵，虏四至，大呼杀入，兵为所杀太多，光启亦被缚引去。去二日，光启给虏曰：“我为帅，第引我亭障下，当有赎者。”于是虏引至亭障下，呼卒曰：“我获尔大人，将金帛来，还尔也。”光启曰：“臊狗！宜杀我，我非不肯死，虑我中国人疑我真降虏，徒负辱国大罪尔！亭障卒其视我死毋赎！”虏亦骂曰：“奴给我！”遂剖其腹，截其支体，懊恨而归。

三十六年，都指挥祁勉代光启任中路参将，惩往日玩寇致愤事，因亟为扼塞计。未即行，虏数往来长城下扰之。勉曰：“不尽歼此虏，我土人安能牧耕，我安能饬边备。”未几，虏果下，辄率兵直前，士卒反为所杀戮。监司以为伤勇也，劾奏之。将罢官，候代去，至是虏又寇边。勉曰：“我固将去，然义不得避艰险，更共此虏戴天也！”仍引兵往战，以兵寡势不相当，因被困围，力屈而死。

三十八年，虏数万驻独石边外颇久。至七月，乃毁垣南下，由麻峪口入寇怀来、保安间。游击将军董国忠不度无援兵，望见哨马贼少，即帅所部兵数百骑驰逐之。虏续至，因被刃死，数百骑兵亦鲜生还。由是他将闻知皆远避去，虏得大利而归。八月，虏再寇顺圣东西二域，抵于蔚州，所过村堡俱破，十丧八九，人畜杀掳数万计。边人谓近年虏患莫此为大且惨，我兵竟避其锋不与相值云。

是年，虏寇蓟、辽。入遵化等处，所过杀掠无遗，积尸遍野，村堡俱空。诏械系总督都御史王忬予至京。忬予，苏州人，曾巡视两浙。初，两浙因倭奴船泊宁波，杀人掳掠，创建巡抚军门，以朱纨首任，纨严下海之禁，奸豪不便。朝议改巡抚为巡视，忬予代纨，矫其弊，安静持重，地方赖以宁谧，颇有

声誉，故移节薊辽。及是虏至，一无备策，坐视猖獗。败衄之后，弥缝其失，已得免究，而内多遵化人，家被祸者往往在内号泣，上闻讯知其故，适彼处巡按某上疏，论予不能御虏，乞行罢黜。上命收予治罪，坐失机弃市。自后虏骑岁至，不为大举。

四十五年秋，复拥众寇大同。总兵马芳力战却之。亦称大捷云。

先是，大同博野王府将军充占娼为盗不法；后广灵府将军充将长史司印给禄米领票当借人钱。乃纠充等百余人围绕大同府，欲白手支领，知府师桂不从，即将桂束带扯作三段，至晚复执砖瓦欲打府门。桂具启代王，令旨将无票各宗支与七分，有印票者与三分。桂遵放问，充等拥拉桂自堂至门外群打。巡抚张志孝具奏，行巡按蒙诏，问充等革爵，发送高墙。未几，潞城府将军俊德、俊柳因争食粮，大同县知县朱可进有所左右，俊柳不忿，纠各宗打入县门，可进越墙奔诉军门，各宗即将都御史张志孝围住，且逼令志孝责治可进送监，汹汹喧呶，欲打志孝。代王令旨解散巡按蒙诏。及志孝、代王、廷琦交章请勘。上命刑科右给事中严从简往问，将俊柳等革爵，发闲宅住。（时代宗繁多，富骄贫鹜。官府略以法绳，则云我教达子踏番这城。自充谋逆之后，今凌虐府县，渐不可长也。从简会问时，奏过不朝代府，且上供圣旨，令各室下跪廷鞠。宗人始知朝廷法度，而代府甚憾，流谤当路，从简寻谪官云。）

初，北虏小王子继脱脱不花为大酋，号亦克罕（即唐时之呼可汗也）。有三子，长曰阿尔伦台吉（台吉如华言宗室）。次日阿着卜孙，次日满官嗔不孩。正德初年，阿尔伦为其叔父阿尔秃厮及太师亦卜刺所杀，遗二子，曰卜赤，曰也明。小王子死，次子阿着卜孙立。亦有二子，长曰吉囊，次日俺答阿卜孩。阿着卜孙死，众立卜赤。卜赤有众七万，分为五营。其东部三酋有众六万，在沙漠，东与朵颜为邻；南部二酋有众五万；西部二酋与满官嗔不孩。七营俱旧属亦卜刺。亦卜刺以小王子怒，奔出河套，拥部落万余至凉州，乞空地以居。凉州将官闭门不敢应，凡十余日，始大掠诸堡而去。攻破西宁安定王等族，夺其印，据青海住牧。后总制杨一清遣总兵徐谦征之。虏闻，南渡河，掠洮岷，奔松潘，已而复据青海，为河西患。今属吉囊，为四营，有众七万。官嗔不孩部合别营六酋旧属火筛，今俺答阿卜孩领之，皆在河套。又有兀良哈一营，乃小王子旧部，与诸部自相攻杀。总诸部不下三十余万人，其驻牧虽逐水草，迁徙不定，然分地自不相乱。而吉囊、俺答之子皆素称雄黠，每岁入贡，宣大尤苦之。

《九边考》则云：“北虏曰罟留，曰罕哈，曰尔填，三部俱近宣府北边住牧。罟留部下为营者三，潘惠王领之；罕哈部下为营者三，猛可不郎领之；尔填部下为营者一，可都留领之。总凡七营，约众六万。曰哈刺嗔，曰哈连



，二部俱近大同北边住牧。哈刺嗔部下为营者一，把答罕奈领之；哈连部下为营者一，失刺台吉领之。二营约众五万。亦克刺一部近三关住牧，为营者五，察罕儿、克失、且卜尔报领其三，阿儿、把即各领其一在东西，五营约众五万。惟阿儿入寇无常。曰应绍不，曰阿尔秃斯，曰满官嗔，三部住贡河套。应绍不部下旧为营十，曰阿刺，曰阿刺嗔，曰舍奴即，曰孛来，曰当刺儿罕，曰失保嗔，曰曰儿厥，曰荒花旦、奴母嗔，曰塔不乃麻。俱属伪太师亦不刺，后各分散，惟哈麻嗔一部存，疑即哈刺嗔也，今移营不在河套。阿尔秃斯部下旧为营七，属亦不刺，今为营四，曰孛合斯，曰偶甚，曰拔哈思纳，曰打郎。属吉囊满官嗔部下旧为营八，属火筛，今为营六，曰多罗土闷，曰畏吾儿，曰兀甚，曰拔要，曰儿鲁，曰土不刺，属俺答阿不孩，今住河套。总凡十三营，拥众七万。宁夏北边无住牧，瓦喇一部在甘州西北，环绕北山住牧。小王子居沙漠，其属有黄毛、胡畏、吉囊等仇杀，不敢南向。往时，各部皆太师领之。太师，虏中大将方得称，有纪律，志不在于抢掠。后太师废，以那颜领之。那颜，华谓之小官，受差遣烦，惟台吉得免，故诸部乐属之领。凡台吉在孕，众即推以为主，而供给其母，今部落多领于台吉。然台吉皆荒淫，志在于抢掠。近闻朵颜卫酋革兰台亦与北虏和亲，不与和亲者，惟女直耳。其俗：随水草畜牧，无屋居，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自君长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贵壮贱老。其单于朝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幼右。其送死有棺槨而无封树。凡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亏则退兵（匈奴）。怒则杀父兄，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也。其嫁娶先私通，掠其女，或半岁百日后，使遣媒送马驰牛羊以为聘。其父子男女相对踞蹲，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病以艾炙成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其痛病处以刀泱脉出血。俗贵兵，死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烧而送之，言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乌桓）。厥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舁之以毡，随日转九回，每一回臣下皆拜讫，乃扶令乘马，以帛绞其颈，使才不致绝，释而急问之曰：“尔能作几年可汗？”其主精神昏瞶，不能详定多少，随其所言以验修短之数。其征发兵马及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印封之以为信。有死者，停尸于帐，春夏死者候花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花叶荣茂，始坎而瘞之（突厥）。父母死而悲哭者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之山树上，经三年后，收其骨而焚之，酌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嚣，于诸夷为甚（契丹）。其山：曰阴山（冒顿所依阻，武帝夺其地），曰狼居胥（霍去病所封），曰浚稽（李陵所搏战），曰窋颜（霍去病所追虏），曰燕然（去塞三千里，窦宪所勒铭），曰金微（窦宪大破匈奴），曰禽胡。初，洪武中，王师禽胡寇乃儿不花于此。永乐八年，车驾征虏，制铭曰“白云永乐

”，赐名曰立马峰。永乐勒铭曰苍山、曰沙岭，皆永乐驻蹕，曰凌霄峰（永乐驾登绝顶）。其川：曰饮马河（旧驴胸河），曰蒙山海（永乐驻蹕），曰清流泉（永乐勒名）。其古迹和宰路城（元太祖始建都）。

其产：马、橐驼、野马、原羊（似吴羊而大角）、角端、〈鼠军〉、貂鼠、青鼠、土拨鼠、丨（猴属。已上六物皮毛柔软，可为裘）、东墙（似蓬草，实如捺子，十月始熟）、沙鸡、酥酪。其厥贡：马、宝、貂鼠皮、海青。其里至：东兀良哈，西脱忽麻、撒马儿罕，北尽沙漠。

予闻答之妻第七夫人者失宠，有侍女名桃花，乃新被掳大同妓也。妓思归，因诱七夫人言中国富盛，衣服秀丽，饮食珍品，且有美男子，不若到中国去受用。七夫人遂与乘间逃出，已入大同，镇关盘获，送至京师。时严氏当国，不敢上闻。发锦衣卫狱另一室好供给之。后答知其妻在中国，欲兴兵来取。边人报有声息，遂令人将其妻送出别关，弃之野中。令边人与彼通事佯言，见有一妇在某处，不知是否。答寻获之，白手刃劈死。方此妇在卫，严氏宴私客，每取出观，亦颇丰艳，衣中国所赐绢，足穿皂靴，以金嵌之，比妓色殊胜也。此予得之于同年亲见者，乃嘉靖四十年前事也。书之以备博闻。

## ●卷二十四 北狄

### ◎兀良哈

兀良哈本春秋时山戎地。秦为辽西郡北境。汉为奚、契丹所据。东汉征败，其酋走匿松漠间。后魏之先，复居于此，号库莫奚。后属契丹，名兀良哈。元为大宁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年，既城会州，建大宁部指挥使司，为重镇，在宣府、辽东之间，宿重兵。

二十二年，故元宗室辽王阿里失礼及朵颜元帅等各部遣人入奏，愿内附为外藩，诏以地居之，在大宁之北境，立三卫焉。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曰泰宁卫；自黄泥洼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卫；自全宁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颜卫。以阿里失礼为泰宁指挥使，塔宾贴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为福余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

按观此则长陵未许此虏时，而山后诸州先皆为其属矣，况复与之耶。此亦当时之失计。故居庸之外所恃为藩篱者，止宣府耳。而辽阳一带不可通也。

上谓后军都督沐春曰：“曩者胡虏近塞，兵卫未立，所以设兵守关。今虏人远遁，已置大宁都司及广宁诸卫，足以守边。其守关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关犹循故事，七站军士实废，屯田养马。自今一片石等关每处止存军士十余人，讥察逋逃，余悉令屯田。”

按大宁都司设而守关军士可撤，则大宁之地其所系岂小哉。即此可见当时之倚重于大宁者亦不浅也。

建文间，燕府靖难兵起，出刘家口，袭破大宁，都指挥朱鉴死之，都指挥房宽、王权皆降燕。李景隆开燕府，攻大宁，引兵攻北平。燕府尽拔大宁诸军及兀良哈三卫，胡骑挟宁王入松亭关，趣援北平。

永乐元年，敕谕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临天下，尝遣使赉诏谕尔，尔等闻命即遣人来朝，其诚可嘉。今仍旧制，设大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处。军民镇守边境，旧尝授官者，列名以闻，咸复之。若头目人等今当授者，亦第其名来闻，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业。”乃废大宁镇，空其地给赏三卫。夷人每岁朝贡，以为东北外藩。

按宁献王权，高庙第十六子也。封于大宁，即三卫之地。靖难师起，与之协谋。盖燕时兵力不敌，特藉兀良哈人马以取中原耳。太宗登极，宁王入见，愿迁国入内地，于是遂居南昌，惟事注书作画，以消朝廷之疑。而大宁之地既无王府又无守将，原得其兵之力也，因弃与之，亦出一时假寓之权，宜非永世经略之究竟也。夫成祖北伐至鸣銮，谓金幼孜曰：“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永无事。”夫大宁以处三卫矣，而复曰独守大宁、辽东，其旨何也？弃大宁则开平难守，不急开平，则三驾何为也？汉人议处南匈奴，其言曰：“北虏既破，可使复其旧地。”成祖之于三卫，其有原复旧地之意乎？规画宏深，廷臣莫不窥其际者。残胡远遁，漠北寂然，此成祖将有措置之时，而龙驭上宾，遗旨靡究。后之经理边事如薛禄者，但知开平之县远，而不知大宁之不可久假也，其于成祖之画失之远矣！大宁都司之内徙也，而皆不没其名，岂非欲复之一证哉！故曰出一时寄寓之权宜，非永世经略之究竟也。

二年，上谓兵部曰：“福余卫指挥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互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

八年，遣指挥木答哈赉敕谕朵颜三卫酋曰：“昔兀良哈之众，数为鞑鞑抄掠不安，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我太祖高皇帝矜獯困穷，设三卫官职，俾各领其众，臣属既久，后竟叛去，及朕即位复遣人来朝。朕略其旧过，加意抚绥，数年以来，生聚蕃息，朝廷于尔可为厚矣。比者尔等为本雅失里所胁，掠我边卒，又遣苦列儿等给云市马，实行窥伺，狡诈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挥木答哈等谕意，如能悔过，即还所掠戍卒，仍纳马三千匹，姑赎前罪，不然发兵诛叛，悔将难追。

二十年，鞑鞑酋帅阿鲁台寇兴和，上亲征。谕诸将曰：“阿鲁台敢为悖逆者，以兀良哈为之羽翼也。今阿鲁台远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当还师剪之。”遂简步骑二万，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贵神速，所谓迅雷不及

掩耳也。”诸将顿首受命，上曰：“官军至彼，虏必西走，朕当以兵从西要之。”遂率精骑数万驰往，命郑亨、王通、薛禄将之。上率师至屈裂儿河，虏寇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山泽中。上麾骑兵为左右翼齐进，寇望官军势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锋冲之，斩首数百级。寇自蹂践，死相枕藉，余寇尚数百人跃马而走。上曰：“必有首虏在其中，须击之。”率骑兵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虏数十人，生擒其党伯儿伯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兵器。暮次丰润屯，诸将皆顿首贺，上曰：“用兵吾岂得已哉！”诸将曰：“天道福善祸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宁兆民，非过举也。”

宣德元年，辽东总兵武进伯朱荣奏：“朵颜卫指挥哈刺孙等朝贡不至，请掩击之。”上曰：“古者驭夷当宽，其来不来何足与较。况虏多诈，用兵未可轻忽，但谨堤备耳。”

三年，车驾巡边阅武，至苏州遵化县，驻师石门。边报兀良哈万余骑入寇，将及宽河。上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召问诸将，诸将有请益征兵者。上曰：“孽虏无能为，但谓吾边无备，故敢来。若知朕在，当惊骇走矣。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险，单骑可行，若候诸将并进，恐缓事机。朕以铁骑三千先进，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与和，不在多。”遂决亲征，车驾出喜峰口。夜，车士皆啣枚，敛甲韬戈，驰四十里，昧爽至宽河，距虏营二十里。虏望我军以为戍边之兵，即悉众来战，上命分铁骑为两翼夹击之。上亲射其前锋，三人殪之，两翼飞矢如雨，虏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余悉溃走。上以数百骑直前，虏望见黄龙旗，知上亲在也，悉下马罗拜请降。皆缚之，斩其酋渠。驻蹕宽河，分命诸将搜山谷捣虏穴。是役也，番将忠勇王金忠，故鞑靼名王子也，先于永乐二十一年亲征率众来归，赐名金忠；又有鞑靼平章把都帖木儿，永乐初来归，赐名吴允诚，二人奏请自效。有谓此皆虏党，往则不反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独少此二人耶。以诚心待之，犬马识豢养之思，况人乎！”遂遣之。驾蹕会州，以重阳节飨文武将士。二人奋勇，斩俘最多，上亲制诗歌慰劳之，累功封恭顺伯，世禄不绝。时以二人虽汉之金日碑、唐之契苾何力，无以过云。

陈氏建曰：“宣庙英武，亚于成祖，故一内难剪外寇，躬履戎阵，如摧枯拉朽。所以然者，由宣庙为太孙时，常因猎讲武，屡从成祖北征，久知用兵；又去国初未远，乘祖宗百战之余威，将士闲习骑射击刺，其战胜攻克非偶然也。至正统之末，国家承平已久，英庙生长深宫，王振不思而欲效之，故有蒙尘之祸。建尝谓正统丧师辱国，宣德此役误之也。”

正统九年，兀良哈三卫夷人寇边。发兵二十万分为四路讨之。成国公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马谅出界岭口，由北路；兴安伯徐亨出刘家口由

南路；都督陈怀出古北口，由西路。渡柳河（常鄂公卒处）至全宁，遇福余夷人，逆战走之；收虎头山，遇大宁朵颜夷人，又击败之。御史姚鹏上其功，升赏有差。

十四年，北虏也先入寇，三卫夷人往附之。既而杂北虏使中，充贡使来京窥视。朝廷待北使礼厚，以为国家畏强者，由是常挟北虏为重以结昏，迤北恐惧，中国尽没辽河东西三岔河北故地，国家亦不复问，今广宁前屯至定辽往来，仅一线之路也。

天顺初，朵颜三卫夷人，因虏酋孛来诱犯独石，巡抚都御史韩雍集大军出其不意袭之，贼惊各遁去。

成化元年，三卫与迤北同贡。敕谕迤北孛来使臣曰：“我祖宗以来，四方朝贡使臣，管待赏赐俱有定例，不可增减。朵颜等三卫，曩时无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怜悯，设立卫分授以官职，俾近边住牧，每年朝贡俱从东路喜峰口进。今都督朵罗千等不遵旧例，却差人与尔等同来，希图混赏。悉照旧例分别，庶见朝廷厚待尔处，特谕尔知之。”

严辽东马市之禁。先是陈钺巡抚辽东，奏开马市于开原、广宁二处，朵颜诸夷每月两市。后通事刘海、姚安稍侵侷之，诸夷怀怨，寇广宁，不复来市。至是钺为兵部尚书，惧罪及己，乃奏言：“初立马市非资外夷，马以为中国之用，盖以结朵颜之心，撒海西之党。今宜申严禁例，每为市，令参将一员、布按司官一员监之，有侵克者重罪之，庶毋激变之患。”诏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刘海、姚安之罪以闻。

授沙狐狸金吾卫千户。初，正统中，沙狐狸随英宗驾于虏中汲水取薪，极其勤劳，也先奇之。召问：“中国如尔比者几何？”对曰：“我何足数，胜我精敏者十万。”也先曰：“何不以此辈来迎驾？”曰：“先是往征东南诸国未回，回即来此。”也先色动。及驾旋，被留虏中。虏授为头目，浸用事，纳妇生子，遂致富贵。亦时奉虏命至朵颜三卫开马市，殆四十年，至是访得旧在中国时所生子，令输情于朝，期以明年当遂归朝。其子以闻，上允且深悯之。如期率其胡妇及儿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见，上恐其诈，命所司详验，莫有识者。狐狸曰：“先帝尝赐我一绣囊，曰此周太后手制也。”所司取以进。太皇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乃授以千户，赐宅一区。泰宁卫都督兀喃帖木儿等奏欲于边地收买牛只农具，并乞赐莽衣。上曰：“莽衣不可与，其欲与民交易，可许之。”

朵颜三卫头目兀研帖木儿奏乞职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劳，例无升授，不许。

弘治十七年，朵颜卫酋阿儿乞蛮率众三百人往与北虏小王子通和，与一

女寄养，劝之入寇大同。守臣报急。上命选京军三万往讨。辅臣刘健等俱以为边事固急，京师居重驭轻，未可轻动。李东阳曰：“朵颜北虏相通，潮河川古北口甚为可虑。若彼声东击西，则我未免顾彼失此矣。须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师遂不出，虏亦引去。

按嘉靖中，虏由古北口潮河川径抵京师北关，及通、蓟，大掠而去。果符诸臣所料。时大同巡抚刘宇虑潮河川无险，鉴品字窖及制铁子炮为备，上知其用心，赐敕奖励，一时君臣其谋远矣。

正德十年，参将陈乾烧荒，朵颜卫酋花当子射杀之。事下兵部。尚书王琼议讨之，令通事往谕，必斩其子乃可赎罪。花当惧，竟斩其子首以来献，花当亦虏中推为豪者。

嘉靖二年，朵颜都督花当男把儿孙递年恪修职责，又节次送回人畜，上赐以彩段衣服。随复差人进马谢恩，求讨升职。蓟州巡抚孟春代为奏请云：“揆之以理，似不当予。然犬羊之类，不可律以常法，乞要议处量升一职，以示柔远之意。”上命把儿孙既效顺有劳，准与做千户。兵科都给事中许复礼疏称，要将把儿孙升授暂行追寝，酌量停当，然后施行。及称各边镇巡等官只合拒之于外，使不得虏掠，不当纵其虏掠，然后信其欺诈，曲为陈请。及又要将被虏人等少者作何惩治，多者作何处分，查明旧例，通行遵依。上乃命把儿孙且不升，著照旧管束部落，修奉职责。待积有年劳，奏来定夺。还通行各该镇巡等官，今后边方但遇失事及走回人口，务要从实奏报，明白查对。若有欺隐情弊，照例降级罢职，不许仍前蒙蔽。其走回人口亦不许故为阻塞。

提督三关侍郎臧凤奏称：“五月十七日，有独石常胜墩传到龙门所守备官田勋称，在阵时，有众贼见我官军奋勇拒敌，收扎一处，说称我与你门讲和等语，退回拾获，丢下番文一纸，无人辩识。臣查得龙门所境外先年有朵颜卫达贼约有千余，在彼住牧，近边布种糜黍，时或潜入窥伺，抢掠人畜。近被官军防范严切，又于本年闰四月十四日斩获首级六夥，得获达马夷器，想是纠众报仇，又为我兵敌退。所遣番文未知是何缘由，乞敕该部行令译字卫门译出情词，议拟应否处分。”兵部乃译出达字番文一张。尚书彭泽茹：“番文译出所言事虽无据，但夷情谲诈，或恐以此诱我弛备，亦未可知。合无本部行文提督臧凤并宣、大、蓟州等处镇巡等官，务要比常严谨堤备，远为哨探，遇有报到声息，彼此互相应援，不许怠忽误事。本部仍行巡抚顺天都御史审各关验放夷人，通事序班有无受要各夷财物放进，及将两个儿子作一个名字开写等项情弊，明白参究。上从之。

十月，大喜峰口等关指挥甘露见境外达贼三百余骑，竟到关城下拆城进入。守备右监承杨世英策应，各贼退回。十一月，把儿孙统领达贼一千余骑

，从洪山口关拆墙而入。总兵官马永统领官军与贼对敌，斩获首级五十八颗。虏大遭挫衄，奔北远遁。巡抚孟春疏曰：“今岁秋冬之交，把儿孙节次纠众犯边，密云地方抢掳人畜五次，议院等口杀掳人畜二次，又节次杀害出哨夜不收人等。及查得正德十年，把儿孙统领夷种大举入寇，杀死马兰谷参将陈乾、指挥谈茂等，事闻，先朝命将出师征剿，彼才遁去。后该兵部议处俯从宽宥，责令花当都督痛加责治。以后把儿孙送回掳去人畜，以致殷勤约束住牧达子，数年边方安静，遂求讨官职荣身。臣与太监李能、总兵官马永看得夷人向化，相应俯从，量与一官，以责后效。续该兵部议奉钦依把儿孙与做千户，钦此。后因给事中许复礼极论其不当予，遂收回命，把儿孙缘此一向怀恨在心，谋为扰我边疆。今两旬之内，两次大举入寇，夫固有所致之耳。宜准前旨，量与一官以消其忿。”上以捷音至，诏写敕奖励总兵马永、太监李能。

御史卢琼疏曰：“近该三屯营把总田登等呈，大喜峰口等关斩获首级外，复闻议欲量授把儿孙一官慰快望之心。夫以在山之虎，未入陷阱，欲投以羊而驯之，羊虽费而虎终不可驯。自古中国之于夷狄，静有所待，动有所制，常使在我者有不可犯之威，而不以无事幸于人；来则御之，去则追之，常使在彼者有不敢犯之心，而不以私恩小惠启其欲。诚使武备修而自治强，虽犁其庭而扫其穴，亦不敢怨，况敢望以官与之乎！否则虽重官厚赂，不能止其溪壑之欲，况一官之小，其安足以系其心乎！且把儿孙杀我将帅，侵我边疆，十余年来，陆梁不臣之心固不在于一官之得与不得。今虽颇有斩获，不过应兵以阻其入而已，果能堂堂正正如古之声罪致讨，以慑服其心乎！其心不服而辄与之官，是要我而得也，要而得官，彼肯以为惠乎！求官不已必欲赏赐，求赏不已必欲封爵。一有不遂皆足生怨，怨愈深而寇愈数，何以制其后哉！乞敕将领官严加防守以杜其奸。就使把儿孙果有效顺，受我约束，亦当姑待贡献数年，观其心之向背何如，然后熟讲而缓行之，亦未为晚。”

三年七月，兵部尚书金献疏曰：“虏众二万俱已入套，亦不刺盘据于西，把儿孙窥伺于东。即今秋高马肥，正系出没之时，若不早为之备，临期未免误事。合无查照往年旧规，于宣府、大同、山西、雁门等三关，陕西、甘肃、延绥、宁夏、蓟州、辽东诸镇，请敕一道付本部，分投差人赍与各该镇巡等官，务要戮力同心，操兵秣马，或城堡坍塌壕堑填塞，则并工修理，或器械朽坏马匹损失，则如法修补，粮料草束储蓄以候主客马支用。如有不足奏请区处，无致缺乏。一遇有警必须彼此应援，不得推托误事。其副参以下官员中间果有贪懦不识，应合革退，有才力不及应合降调者，抚按官俱要指实参奏，以凭上请定夺。请敕九道。”上悉从之。

二十二年春三月，宣府总兵官永出塞袭击李家庄诸虏。初，李家庄塞外

有住牧虏数百，朵颜别落也，善盗塞，边将鼠窃防之。然此虏不通诸大营虏，亦能盗大营虏马。大营虏觉，追之，入险辄不能逼。其地可糜，渐有板庐，每当盗马过我墩，呼戍卒曰：“往大营盗马，无南事也。”其还亦然。狡而善射，故不为大营并，而北路以此鲜大寇。论者以为宜抚处之，使为我用，然边将贪功者恒朵颐焉。至是，永以兵出塞袭击之，斩四十余级而还。

按永之斯举不惟失李庄诸虏之心，无以成抚处之计。抑使之饮恨于我，盗边日甚。或自虞孤弱求合之营，所失非寻丈也。

初，大同守将咸宁侯仇鸾屡立战功，上宠信之。奏讨钱粮更不少靳，惟其所言。鸾恃恩骄恣，多养家丁，颇蓄异志。潜与虏约，召之至，则私馈犒之，满欲而去，遂报大捷以邀赏赉，岁以为常。至二十九年，鸾又召北虏，由大宁故地入古北，蹂践蓟边，抵京师北门，上命御史魏谦吉等典九门奇正营规画防范，竟被虏大获而去。后鸾益横，一应边务俱直达御前，皆如其请。命由中下，户兵二部无敢少忤。既而鸾谋泄伏诛，虏遂少悉。然亦三卫夷人与虏通好，受其假道长驱耳。

四十一年，虏酋黄台吉复通三卫，拥众由蓟边缺垣入，大掠顺义等县，至张家湾，仅隔一河，京师戒严，大小文武俱乘城守备。虏掠得利，饱其欲，遂自引去。自来虏所未至者。

《蓟州边论》曰：“蓟，京师左辅也（拱卫京师，密迩陵寝，此之他边尤重。三屯营居中，为重镇。东至山海关三百五十里，西至黄花镇四百五十里）。我太祖既逐元君，命魏国公徐达起古北口至山海关增修关隘，以为内边。又即古会州之地设大宁都司，营州等十一卫，而封宁王与辽东及宣府东西并列，以为外边。神谋邈哉远矣。成祖靖难后，因赏兀良哈，乃改封宁王于江西，徙大宁都司于保定，散置营州等卫于顺天境内，而以大宁全地与之，令其每年朝贡者再。三卫每次使各百人，永为属番，往来互市。辽东、宣府自此隔涉，而声援绝矣。正统以前夷心畏服，边地宁谧。朝廷但令都督或都指挥于大喜峰口故地口等处验放入关，别无多官。土木之变，颇闻三卫欲为也先向导，始命都御史邹来学经略之。此后因而添设镇守、参将等官。而夷情亦异，变诈不同，然尚未敢显言为寇也。弘治中，守将杨友、张琼因烧荒掩杀无辜，边衅遂起。正德以来，部落既蕃，朵颜独盛，阳顺阴逆，累肆侵噬。花当则胁求添贡，把儿孙则深入寇掠。参将陈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后陷没，他可知矣。故三卫夷情难与正统前例论，祸机所伏，不待智者而后知。黄花镇拥护陵寝，京师后门也，今守兵逃亡，止余二百。河涧等卫之戍，空名无实，此其单弱极矣。议者谓更当增戍，而关外闲田可募兵垦，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称要害，而潮河川残元避暑故道，尤为虏冲，作桥用浮沙，难成为堑，则水涨易涸



。巡抚洪钟虽曾设有关城，亦势孤而不易守。今须傍川大建石墩数十，令其错综宛转，不碍水路，庶几可以久乎！喜峰口三卫入贡之路，抚赏诸费久累军丁，近取诸马场子粒似矣。建昌营自裁革中官之后，以其兵多于燕河营，乃复添设游击，甚为纡缪。夫游击之名，谓居中而可四面驰击也。今僻在东隅，其谓之何！矧东去燕河营参将仅五十里，西去太宁寨参将仅六十里，不为赘员，且掣肘乎！愚尝谓蓟镇在今日当重其事权，总兵须与挂印者同。督抚驻蓟，其游击则驻三屯营，燕河、马兰、密云三参将仍旧，而以太平寨并入建昌，共一参将，则庶乎体统正，缓急有济矣。夫设关于外所以防守，立营于内所以应援（国初，东至山海关，西至黄花镇，为关寨者二百一十二，为营堡者四十四，为卫二十二，为守御所三，设分守参将五，于燕河营、太平寨、马兰谷、密云县、黄花镇以管摄营堡，谓之关。设守备都指挥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蓟州、三河以管摄卫所，谓之营也）。关营提调既分为二，则关独当其害，营但肆为观望耳。嘉靖十八年，巡抚戴金奏复如旧制，相为防守，假令营之提调即司所直之关，责又攸归，后将谁诿？又本镇额兵数少，而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余，所在单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班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设险修关，严燧远谍，选将练卒，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计，不可一日而不讲也。

其俗同鞑鞴。其山曰马孟（广袤千里，中峰形类马孟）。其产：马、橐驼、黄牛、青牛、玛瑙、鹊、桦皮、白葡萄。其贡：驼、马。其入贡：凡每年圣节、正旦，其入每卫许百人。其里至：东海，西南开平，北北海。

## ●卷二十五 女直

### ◎东北夷

女直，古肃慎之地。在混同江之东，后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唐、隋曰黑水。唐初渠长阿固郎始宋朝，开元中以其地为燕州，置黑水府，其后粟末强盛，号渤海，黑水往属之。及渤海浸弱，为契丹所攻，黑水复擅其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辽东兴宗讳，改曰女直。臣属于辽，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国曰金。灭辽，伪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改为会宁府。金亡，归元。以其地广阔，人民散居，设水达达等路军民万户府五以总摄之（又名合兰府）。

本朝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诏抚之（吉烈迷进女色于枢，枢拒之不受）。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授督罕河卫令马吉你为指挥。上谕胡广等曰：“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自昔扰边，至宋岁赂金币，卒为大患。今既来朝，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损小费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乃诏自开原东北至松花江

以西，置卫一百八十四（曰建州，曰必里，曰毛怜等名），所二十，为圉为地面者各七，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寻复建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之地，设都督、都指挥等官，与各卫所不相辖属。其有愿居中国者，于安乐州于开原，自在州于辽阳以处之。量授以官，任其耕猎。故时各卫酋每入贡，赏赐甚厚。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永乐末，建州夷人前居开原者，叛入毛怜，自相攻杀。宣德间，朝廷复遣使招降之。辽东守臣遂请以建州老营地居之（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复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耳，然亦岁遣各数百人入贡以为常。

正统十四年，北虏也先入寇，犯京师。脱脱不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掠尤盛，故海西建州夷人所在皆起为乱。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兵部侍郎于谦上疏略曰：“野人女直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近来相率投降者众。朝廷许其自新，推以旷荡之恩，宥其反侧之罪，授以官职，嘉以赏劳，辽东总兵等官就于自在州并东宁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此等之人狼子野心，中难测度。即令丑类犯边，我军失利，遂起奸谋，结连内应，其貽后患虑恐非关细故。矧近日辽东安插鞮人纠合谋叛出城，潜从虏寇者动至一二十，此正其验，不可不防者。宜令寇深、宋文毅、曹议等公同计议区画，将以安插夷人，若何设法关防铃束，以消意外之变，而为经久之策。后来降者俱从起送赴京处置，或量与官赏，令回本土住种。何者为便，或别有长策，可以安内攘外，防患弭奸者，俱令区画驰奏。”至景泰后，始克宁谧。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其子孙以无祖父授官玺书，不复承袭。岁遣使入贡，第名曰舍人。以后在道不得乘驿传，锡宴不得预上席，赏赉视昔有薄，皆忿怨思乱。辽东人咸知之，而时未有以处之也。

天顺三年，建州夷酋都督董山结朝鲜谋入寇。巡抚辽东都御史程信上其事，命译者往诘之，山惊，复贡马谢罪。

成化二年，整顿边备。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怜、海西等诸部落野人女直来朝贡，边臣以礼部定议名数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且貂产于黑龙江施北，非建州、毛怜所有。臣闻中国之待夷狄，来则嘉其慕义，不计其物之厚薄。若必责其厚薄，则虏性易离，或以启衅，非厚往薄来之意。”礼部因请敕戒辽东守臣，自后夷人入贡验数放入，不得过为拣选，以起边衅。从之。

董山复来朝贡，争席出不逊语。乘是激海西夷人寇边，一岁凡九十七，杀十余万人。朝廷命武靖伯赵辅充总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军务，往讨之

。分兵五路，渡苏子河至古城。时朝鲜国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等率其万众以助官军，直抵虏巢。寇望风披靡，获虏酋指挥苦女等以千数，擒董山送京师伏诛。时积雪盈尺，寒风烈肤，不可久居，乃整兵凯还。寻有遁寇指挥张额的里率其妻赴军门哀词乞降。且曰：“吾所处之地，自汉以来人迹罕到。唐太宗东征至凤凰城而止，亦未尝入吾境土。今大兵率然至此，使我丧亡已尽，岂非天地耶！辅遂具奏纳之。仍命安置其部落诸夷于两广、福建，然所损士马亦不少也。

三年，巡抚袁恺奏辽东频岁被女直之寇，乞免岁贡人参。从之。

六年，建州夷潜谋作乱。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讨之散解。先是任巡抚者，与镇守中官不相协，不以边储为意，仓无岁之粟。虏觐知之，声言入寇。谊获谍者讯之，盛称女直林翳险阻，中国粮少士饥，虏固无怨。谊命斩以徇。其人哀求，谊释之语曰：“汝虏恃翳，不见中国匠剝木之器乎，使万卒持之，人剝木千，不终朝可尽也。汝虏何恃耶！刍粮又在吾庾内，发万人连之来，山斯积矣。”谍报，虏未信。谊果发饷实铁岭沈阳三万，诸卫相继于道，乃阅兵建大将旗，出辽阳塞，部伍整严，旗旌蔽野。命都指挥崔胜进击，擒建州酋斩之，夺其马骡器械辎重。虏奔溃，自是远遁。边境稍宁。

十二年，女直人宋全为武驤左卫勇士，又称宋达子，与都指挥滕云相结为盗。往来京城外，劫财奸妇，多所杀伤。官校莫能捕。后云被获服罪，全削发如僧，将北走虏地，为千户李端等所获，命梟首示众。

十四年，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散赤哈上番书，言开原验放夷人管指挥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辽东守臣都御史陈钺勘究。召散赤哈赴广宁对理。散赤哈率所部十余人欲由抚顺关入赴广宁。参将周俊（与管指挥同事者）守关，虑散赤哈至，面白其受贿之情。乃遣使诡告守臣，谓海西人素不由抚顺关入，今熟知此路，恐启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诈，从之，阻不许由抚顺。时散赤哈已入关，闻之大怒，折箭为誓，欲报仇。备御夷人都指挥罗雄知事不协，具酒食慰遣出关。进建州蕃落窥伺，欲雪董山之忿，全籍海西兵势，缘此遂留散赤哈与俱来犯。辽东守臣以闻，命诏土兵往讨之。然出榜招众，徒张虚声，其实兵将皆顾恋私家，不趋辽阳。建州贼因得纠合海西蕃落数千，乘虚入寇，大掠凤集诸堡。报至广宁，陈钺始赴辽阳，而近边住耕也僧格等十八蕃户皆有家丁，入贡未还，恐误罗兵入，及京师拘留，乃走抚顺所报曰：“犯边者皆海西人也。”陈钺与分守辽阳副总兵韩斌意在不分白黑，扑灭夷人，诬奏朝廷。悉收十八人于浑阳卫狱，乘夜率诸军袭各家屠之，及搜所掠人畜，并无有焉。其精壮者间亦脱走，捶死也僧格于狱。乃以捣巢之捷闻，众论藉藉。

中官汪直势焰方炽，惑于通事王英，谓往抚可邀大功，请任其事。掌司

礼监太监怀恩以直年少喜功，沮之。命兵部侍郎马文升率大通事一人往抚，及令整饬边务。马文升至辽东，趋沈阳、抚顺所，召各卫酋长听宣敕谕。夷众闻累累皆至，而被屠之家数百人争诉其冤，谓：“遣使入贡，初无犯边状，一切冒当杀戮。谓我劫掠人畜，果何可证？今虽仰荷朝廷招安，实难于聊生。”文升承制，各以牛布赈给慰之，且令其酋长赴京。适谍报海西酋犹欲寇边大掠始归。文升侦察得实，以其事闻于朝。谓夷虽听招抚，观其言貌词气，尚怀反侧，难保遽安。乃密檄总兵欧信、副总兵韩斌、参将崔胜各率所部往开原，及调开原参将周俊伏精兵三千于凤集等堡。贼以为无备，果分数路入寇。诸军以逸待劳，斩首二百余级，生获数千人，收贼马及器仗无算，所斩者率多海西人。文升因论诸虏反侧情状，请移兵往剿，或姑与自新，仍旧抚之。事下兵部主抚，朝廷从之。海西人闻之，则感惧交并。文升复检先授官停袭子孙名数，令译者审实请于朝，下兵部赴内阁考验玺书底簿明白，由是得袭官者复数十人。蕃族愈感国恩，文升之功也。中官汪直意犹未已，请于上便宜巡边。陈钺乃戎装远迓，长跪叩头而渴，贿悦兼从，狐媚蝇营，无所不至。文升则与直抗礼，奴视其左右，鼠辈多誉钺而诋文升于直。直还，会余子俊有劾陈钺疏，钺疑文升所为，遂嘱直奏女直建州夷人之屡寇边，皆文升禁不与农器交易故也。文升由是下狱罢官，遣戍重庆卫。

明年，陈钺又说直立功，已亦得以攀附幸进，乃虚报建州女直将入寇，请命谋勇大臣捣其巢穴。乃命直监军，得便宜生杀升赏。抚宁侯朱永为总兵，陈钺参赞军务。时都御史王越亦有垂涎督师之意，而命不及越。亦拟余子俊所阻，乃言本朝未有武职节制文职大臣者，且征夷重务，岂可无文臣总督？意盖自荐也。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圣断，不可复移。钺且以计阻越，竟得参赞之命。时称钺、越相竞云。按王越廷试时，风卷试卷，飞扬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内阁别纸赐写。后汪直坐西厂刺，权势益炽。王越日伺候之，滋久相得，进越兵部尚书加宫保。十六年，越阿赞汪直，偕其巡边，至大同，虏营在威海，发兵袭之。俘男妇百七十人，以大捷闻。越封威宁伯，直授都督，中官加武职，前此未之有。而越飞腾之意亦验云。越忽思退休，赋诗云：“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绿醕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事业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未几，竟以事败，徙陆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讖。翰苑有和者云：“那有伊周事业来，耻随郭隗上金台。权谋术数何深也，局量规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过，一场富贵似花开。于今门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嘲越附汪直，故云。然闻其人虽尚权谄，实文事武备者也。故李西涯称其议论英发，边徼虏情，将士强弱，皆在胸中，才智乐为之用。又诗虽粗，亦有好句，如“此间惟有征夫苦，天

下无如边塞寒”，“发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炼成丹”，亦佳也。或谓越北伐时尝亲视诸军食饮，数赐酒肉，动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贷。每暇命出猎，计矢中禽之多寡，于敌阵为先后。有将官告奸受金者，置之计出死力不问。于是将士感泣，无不用命者。

时建州贡使郎秃等六十余人过广宁前屯卫，直与之遇，以为窥伺，驰奏于朝，请拘囚之。郎秃等入京，有司给就鸿胪寺。三校卒擒一人，格斗扰攘，困乃就缚，下狱。建州诸酋不意大兵猝至，壮者尽逃匿，惟余老弱，被杀掠而还。钺因侵盗边库十万两，并玉蝴蝶诸异晶，又私匿所掠子女人口，父子各占一姝。录平建州功，加汪直食米岁三十石；镇守太监韦朗十二石；升陈钺为右都御史。

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复仇为词，深入辽东。犯阳清河等堡，长驱四百余里，势甚猖獗，所掠男妇皆支解，或确舂火蒸以泄其忿，劫夺牛羊，焚烧庐舍，如蹈无人之境。边将敛兵自守而已。陈钺方冒前功，恐阻其赏，隐匿不奏。于是屯堡屏迹，弗克耕耨，而辽地骚然矣。识者忧焉。

辽东御史强珍劾韦朗、陈钺等失机。诏停俸戴罪。既而汪直憾珍，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参被虏人畜名数过多，请治其罪。命锦衣千户萧聚往核聚械珍至京。直先执珍于御马监拷掠，然后奏闻。谪之，戍辽东。后汪直败，钺下狱，人皆为之危。钺乃洋洋然对法吏谓：“子女金宝不敢谓无，但分遗于人耳。”所引皆大臣，皆为钺极力营解，仅坐除名。起文升巡抚辽东，边境始得安。

命斩刘八、当哈于辽东，果首示众。发张驴儿等六人充军。八、当哈，东宁人。天顺间，因盗马事露，奔建州张驴儿等。成化初，为虏所掠，因相与导虏寇边。至是各冒虏酋阿卜等名朝贡。比还辽阳，为亲知所识，拘留之。陈钺等奏请梟二首以示众，事下兵部。尚书余子俊言：“八、当哈等虽华人，然既冒虏名朝贡，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开将来之隙。宜姑纵之，以怀远人。”诏下公卿议。咸言八、当哈叛华附夷，宜服显戮。张驴儿等为虏所掠，可待以不死，乃有是命。

嘉靖元年，建州右卫都指挥牙令哈奏称赎送人口有功，比例讨升都督职事。辽东巡抚李承勋题请行鸿胪寺，通事王臣等审得牙令哈成化十五年授职，正德十等年赎送被虏军人汉人，交与指挥宁等，又领三堂钧批捉拿反叛王浩等，交与指挥刘尚德。兵部议拟具题。上命牙令哈准升都督僉事。

时朵颜、把儿孙亦准授千户。给事许复礼疏请将把儿孙、牙令哈升授暂行追寝。兵部尚书彭泽议谓：“许复礼前题无非制驭外夷，爱惜名器之意，相应俯从。合无将各夷今升官职俱暂且停止，行文各巡抚将把儿孙来贡人役并牙令哈明白省谕，令其回还，照旧管束部落，时修职责。如果积有年劳，功绩异

常，候镇巡官再为奏到，另行议拟升赏。毋自拟沮，有负圣恩。再照各边抚、镇、副、参、游击、守备等官，平居则惟图玩愒，曷略无经久之谋，临事则代为请求，苟安目前之利。走回男妇日见题知，进送汉人每言劳迹，殊不知边方若能戒严，人口何缘出境？计其节次送回之人，多非开报抢虏之数。上下扶同，已非一日，兵政废弛，实肇于斯。合无本部通行各边抚镇等官，今后大小失事，督令所属从实开报。凡遇虏中走回男妇及进送汉人，必须查对先年奏报之数，如果相同，照常施行。若有欺隐情弊，指实参提。”上乃命：“牙令哈既历年效劳，与竹孔革事体相同，已升了罢。余悉如议行。”自后朝贡如期，至今相继往来。

《辽东边论》曰：“辽东，《禹贡》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东北（{巫}无闾之地）为幽州，即今广宁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广宁以东之地（即辽阳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城一千七百里）。历代以来皆郡县（元李时为平章刘益、高家奴分据，洪武初奉表来归。四年，置定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司；十年，革所属州县，设卫二十五。永乐七年，复设安乐、自在二州），我朝改置卫。而于辽阳、开原二城中设安乐、自在二州，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自易站抵开原，邻建州、毛怜、海西、野人、兀者诸夷，而建州为最。自开原之北，近松花江山寨，众夷亦海西种类。又北抵黑龙江，诸夷江夷为最。自广宁前屯东抵开原，中间地没入兀良哈三卫。今特山海关一线之地可以内通）。互市通贡，势虽羁縻，形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西北边之患。南则海上自刘江之捷，而倭寇屏迹。弘治中曾一见之，未及岸而去。若今则晏然久矣。所备则东北、西北二夷。东北屋居耕食，不专射猎，边警差缓。而西北则俗仍迤比，虽未尝大举入寇，然窃发颇多。故辽东夷情与诸镇异，要在随方拊辑，处置得宜（北邻朔漠，而辽海三万，沈阳铁岭四卫足遏其冲。南枕沧溟，而金复海、旅顺诸军足严守望。东西则广宁、辽阳各屯重兵以镇压之。复以锦义、宁远前屯五卫以翼广宁，增辽阳东山诸堡以扼东建）。先事戒严，防守不堕，俾恩威并立，足制其心，乃策之上。而俘斩论功，此第二义也。开原、广宁并据襟吭，金复海上颇称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数百里，辽阳旧城在焉。木叶、白云二山之间，即辽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丰茂，更饶鱼鲜。自国家委以与虏，进据腹心，阻隔东西，道里迂远，而守望劳费，辽人每愤愤焉。成化以来，论者率欲截取之。而屡付空谈，竟不见施行者，无亦有识者，为起衅边方之虑乎！若夫革互市之奸欺，禁驿传之骚绎，纠验放夷人抑勒之弊塞，请开贡路生事之门，墩军增其月支，百姓教其岁蓄，专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责矣。

其俗：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好养豕，食肉衣皮，冬则厚涂豕膏御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体。臭秽不洁，作侧于中，环之而居。好勇善射，弓长四尺，矢用苦，长尺八寸，青石为镞。便行船，好寇盗。（《东汉书 把娄传》）嚼米为酒，饮之亦醉。以溺洗面。婚嫁男就女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湿。秋冬死，以尸饵貂，貂食其肉，则多得之。（《北史 勿吉传》）勇悍，食生肉，饮糜酒，杀人不辨父母，众为缚之，俟醒而解散。居山谷，自推豪杰为酋渠。（《文献通考》）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狗车、木马轻捷之便。狗车形如船，以数十狗泄之，往来递运。木马形如弹弓，系足激行，可及奔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元志》）

建州颇类开原，旧俗其脑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直，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弯弓相射。可汗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其阿迷江至散鲁江颇类河西，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种，性柔刻贪狡，捕鱼为食，著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不识五谷，惟狗至多，耕田供食皆用之。死者刳腹焚之，以灰烬夹于木末植之。乞里迷去奴儿于三千余里。一种曰女直野人，性刚而贪，文面椎髻，帽缀红缨，衣绿彩组，惟裤不槿。妇人帽长珠珞，衣缀铜铃，射山为食，暑则野居，寒则室处。一种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一种住平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类狗窝。一苦兀，在奴儿于海东，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亲死剖肠胃，曝干负之，饮食必祭，三年后弃之。其邻有吉里迷，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椎腥鲜。

其山川曰长白山（故会宁府南，其巅有潭，周八十里，南流为鸭绿江，北为混同，东为阿也苦河），曰混同江（开原城北），曰黑龙江（开原城北，旧居）。其产：苦矢、石（黑龙江口出名水花石，坚利，入铁可锉矢镞。人将取之，必先祈神）、重楼、金线（长白山）、赤玉、真珠（阿也苦河，甫里河、珠出河出）。金、（双城）麻布、盐（生木枝上，亦有盐海）、阿胶、马、野猪、野牛、野驴、黄猫、虎皮、熊皮、狐狸皮（有黑白黄三色）、海豹皮、驴皮、海獾皮、海猪皮、海牛皮、海狗皮、失刺孙（即土豹）、好刺（即各色鹿）、殊角（即海象牙）、鲂须、貂鼠皮、青鼠皮、鲸睛、け腩脐、海东青（五国城东出，小而健，能擒天鹅，爪白者尤异）、鹰、鹞、鸦、鹊、兔、鹁、鲟、鳊鱼、牛鱼（混同江出，大者长丈五尺，重三百斤，无鳞，骨脂肉相间，食之味长）、五味子、粟、麦、积、葵菜。其贡：马、貂鼠皮、舍列孙皮、海青、兔、鹁、黄鹰、阿胶、殊角。其进贡来朝，都督许带达子十五人同。其国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自混同江达于京师三

千五百里。